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上　册

〔古希腊〕修昔底德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上 册

〔古希腊〕修昔底德 著

谢德风 译



商务印书馆

1985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全两册）

〔古希腊〕修昔底德 著　谢德风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96

1960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5年5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 613 千
印数 6,000 册　印张 23 5/8 插页 16

定价：5.05 元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本书主要根据华尔纳（Rex Warner）的英译本（企鹅古典丛书，1956年伦敦企鹅出版公司重印本），并参考克劳莱(Richard Crawley)英译本（近代丛书，1934年纽约出版）、斯密司（Charles Forster Smith）英译本（罗依伯古典丛书，4卷，1928年伦敦和纽约，重印本）和昭伊特（Benjamin Jowett）英译本（2卷，1900年牛津出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 版 说 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译者序言

一、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平[①]

古代希腊历史中，有两次巨大的战爭：第一次是公元前500—449年的希波战爭[②]，第二次是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爭。在第一次战爭中，希腊人联合起来，英勇地击退了波斯的侵略军队，这是正义的战爭。在这次战爭中，希腊人使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脫离了波斯的羁绊，打通了达到黑海沿岸的道路，在那里取得了原料、奴隶和市场，为其高度的文化发展提供了经济的条件，这一时期是希腊奴隶社会欣欣向荣、向上发展的阶段。关于这次战爭的史迹，有希罗多德史诗一般的著作《历史》传于后世(他的著作只记载至公元前478年雅典人攻陷塞斯都斯时为止)。第二次战爭，即伯罗奔尼撒战爭，是希腊历史的转折点，希腊奴隶社会开始由繁荣走向衰落。这次战爭，无论对雅典或斯巴达任何一方说来，都是非正义的战爭。在这次战爭中，希腊奴隶社会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奴隶与奴隶主间，自由民各阶层(民主党与贵族党)间，两个同盟集团间，盟主国与同盟国间的一切矛盾——都暴露出来了。关于这次战爭的史迹，有杰出的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爭史》传于后世(他的著作只记载到公元前411年为止)。

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平，除从他本人的著作中所能找到的材料外，我们知道得很少。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几乎沒有人提到过他。公元前一世纪以后，希腊、罗马的作家提到他的也只有一些片断的

① 参考格兰狄:《修昔底德和他的时代的历史》,第一章。

② 希波战争在公元前479年基本上结束了，以后希腊人转入进攻阶段，至公元449年希腊与波斯才正式订立和约。——译者

记载。第一个给他写传记的人马赛林那斯已经是五世纪的人了。近代编纂修昔底德的著作的人，总是把他写的《修昔底德传》放在著作的前面。但是他所根据的材料只是修昔底德本人的著作以及他的前人关于这部著作的注释。因此，他所得的结论大部分出自猜测，有许多是自相矛盾的。另外还有一部传记，我们既不知道作者的姓名，也不知道成书的年代，它所供给我们的材料也不多。

首先谈谈修昔底德的出生年代。关于他出生的年代，我们没有完全可靠的资料。我们推算他出生年代的根据有三：(一)他开始著作本书时的年龄；(二)公元前 424 年他担任将军职务时的年龄；(三)他的著作终止时的年龄。罗马尼禄皇帝时代一个女作家旁菲拉说，在战争爆发之初，哈兰尼卡斯[1]年六十五，希罗多德年五十三，修昔底德年四十。[2]她的推算是根据修昔底德自己的记载。他说，在战争爆发之初，他就已经开始写这部历史，[3]当时他的年龄已相当大，能够懂得事物发展的意义了。[4]所以他已是壮年。根据这个推算，他大约出生于公元前 472 年。[5]如果这个推算正确的话，那么他死的时候，一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但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回国时似乎还没有达到高龄，马赛林那斯说他死时也不过五十多岁。

他于公元前 424 年担任将军职务，这是一个可靠的年代。依照雅典法律上的规定，必年满三十者才能担任这个职务。[6]根据这一点推算，他的出生最迟应在公元前 455 年或以前不远，他回国时不过五十多岁，他死时也不到六十岁。

---

① 列斯堡的散文历史编纂家。

② 奥拉斯·泽力阿斯:《亚狄迦之夜》XV. 2 引用。

③ 第 2 页。(指本书页数，下同。)

④ 第 373 页。

⑤ 阿坡罗多拉斯推算他出生于公元前 470 年。《牛津古典辞典》推算他出生于公元前 460—455 年之间。

⑥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Ⅳ.3—4，中译本第 7 页。

其次关于他的亲属关系。他自己称他是“奥罗拉斯的儿子”。①此外，他沒有谈到任何其他的事了。普鲁塔克说：“米太雅德的儿子赛蒙的母亲是色雷斯国王奥罗拉斯的女儿赫泽息帕尔，正如阿基拉斯和美兰梯阿斯给米太雅德本人所写的诗歌中所说的一样；史学家修昔底德和赛蒙的家族有亲戚关系，所以他的父亲也名叫奥罗拉斯。奥罗拉斯袭用其祖先的名字，在色雷斯占有金矿。”②他又说：“他（指修昔底德——笔者）的遗体运回亚狄迦，墓碑在赛蒙的妹妹厄尔品尼克墓的旁边，和赛蒙家族的墓碑在一起。但是修昔底德是阿利摩斯得莫人，而米太雅德的家族是雷克亚底得莫人。”

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单凭修昔底德的父亲的名字和赛蒙的外祖父的名字相同，不能证明他们两人之间一定有亲属的关系。并且修昔底德既当选为将军，他自己又常正式称为“奥罗拉斯的儿子”，他们父子都是雅典的公民，是沒有问题的。依照公元前451年公民法的规定，必须是父母双方都是雅典公民，才能够取得公民权。如果他的父亲是色雷斯人，则他不能取得公民权，更不能当选为将军了。

关于修昔底德葬在赛蒙的祖先墓地里的事也是传闻之讹，本文在后面要详细谈到这事。③

修昔底德自己说到，他在色雷斯占有金矿，对当地的居民有很大的势力，④这些金矿当然是在雅典殖民地之內。他怎样取得这些金矿的，我们不知道。马赛林那斯说：这些金矿是因为他和斯加普特-亥尔的一个女继承人结婚而取得的。⑤但是沒有其他证据可以充分证实这件事情。

---

① 第331页。

② 普鲁塔克：《赛蒙传》iv。

③ 译序第14—15页。

④ 第331页。

⑤ 贝克：《修昔底德》，I. 10.4。

马赛林那斯又说到修昔底德和庇西斯特拉图有亲属关系。[①]这个推测之产生是因为修昔底德对于希帕库斯被刺的事特别感到兴趣，不惜两次用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这件事情，[②]同时他说他得到这些消息的来源比别人可靠些。[③]实则这个证据是很不充分的。

他的童年生活，我们一点也不知道。马赛林那斯说到一个故事：修昔底德在童年时代，听到希罗多德在奥林匹亚朗诵他的历史著作的时候，感动流涕。希罗多德看见这个情况时，对修昔底德的父亲说："奥罗拉斯，你的儿子深受到求知欲的感动。"[④]这个故事也很可能是因为修昔底德对于希罗多德的著作很熟悉而想象出来的。实则修昔底德对于希罗多德的著作很熟悉，不一定是因为他在童年时代听到过他的朗诵。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话，琉细安说到希罗多德在奥林匹亚的朗诵感动人很深的时候，就不会不说到这段故事的。并且如果承认旁菲拉所说关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年龄是准确的话，则希罗多德在奥林匹亚朗诵的时候，修昔底德已经不是童年了。

从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时起，到公元前424年他任将军时为止，他在这一段时间内的生活，我们也一点不知道。他自己说，在这些年代中他已经从事于搜集材料，以编写这次战争的历史。[⑤]在这七年中，他可能全部时间，或者至少一部分时间是住在雅典的。他很清楚地说到，当公元前430年雅典发生瘟疫的时候，他自己得了这种病，他也看见别的人患着这种病时所受的痛苦，[⑥]而当时这种瘟疫在别的地方似乎很少流行。他又说到，他有机会看到交战

① 贝克：《修昔底德》I.4.4；本书第462页注①。
② 第16页，461页。
③ 第462页。
④ 贝克：《修昔底德》I.8.11。
⑤ 第2页。
⑥ 第138页。

双方的行动;[1] 又说道,他的著作中所载的演说辞，有些是他亲自听到的,[2] 尤其是伯里克利的演说,他一定是多次听到过的。这只有住在雅典才有可能。在这些年代中,他可能有时候住在色雷斯,经营他的金矿。

他当选为将军的任期是公元前 424—423 年。[3] 在此以前，他可能参加过一些海军和陆军的战役，否则他不会一下就取得这样高的位置的;但是他具体参加过那些战役,是很难确定了。将军的选举是在四月或五月中举行的；他的就职是在七月或八月中。在这一段时期内,他一定是在雅典的。

公元前 424—423 年的冬季,当伯拉西达袭击安菲玻里城的时候；他正指挥七条雅典战舰驻扎在塔索斯。驻守安菲玻里城的雅典将军攸克利求援于他,他驶往援救;他虽然打败了伯拉西达的军队,救了爱昂，但是他终于沒有来得及挽救安菲玻里。[4] 安菲玻里的失陷,主要是由于攸克利的疏忽，但是他后来并沒有受到处罚,而修昔底德却因此遭到放逐。修昔底德本人对于此事沒有作任何辩护。马赛林那斯说,修昔底德是由克里昂的建议,以叛逆的罪名而被放逐的。[5] 当时是克里昂最有势力的时候,而且克里昂对安菲玻里的陷落十分愤恨,他提议放逐修昔底德是很有可能的。

从他被放逐到他回国这一段时期內他的生活，我们也完全不知道。唯一可靠的事实是公元前 404 年以后不久,他回到雅典了;这一点不但他自己的话[6] 可以证明，并且他的著作中有许多回国后修订的痕迹，例如他记载了公元前 404 年雅典及庇里犹斯的城

① 第 373 页。
② 第 17 页。
③ 第 331 页。
④ 第 332 页。
⑤ 马赛林那斯,46,55。
⑥ 第 373—374 页。

墙的被拆毁,①这只有他回到雅典后才可以作得到的。此外其他的事情都是由著作中推测得来的。他自己说到,在这段时期中,他有更多的闲暇来编写他的历史著作,他更有机会得到伯罗奔尼撒方面的消息。②事实上也是这样的,自从他被放逐以后,他和雅典断绝了联系,他编写历史的材料主要来自伯罗奔尼撒。

马赛林那斯说,修昔底德在被放逐的时期中,一部分时间是住在色雷斯的斯加普特-亥尔编写他的历史著作。③这是可能的,因为尼西阿斯和约订立后,安菲玻里并未交还雅典,他住在那里是安全的;假若他住在雅典势力范围内的一个地方,他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因为他的被放逐,不是因为普通的疏忽职务之罪,而是叛逆罪。在这个地方,他可能认识了伯拉西达,因为在他的著作中,他不但对于伯拉西达极其崇拜(其崇拜的程度仅次于伯里克利),花了很多篇幅来描写他的才能,并且他知道伯拉西达许多内幕的事;如果他和伯拉西达沒有交谊,他是不可能知道的。

此外,他一定经常在伯罗奔尼撒各地以及西西里游历,尤其注意视察那些曾经发生过重大战役的地方。雅典和亚哥斯、门丁尼亚以及伊利斯所订条约的內容,④可能是他从奥林匹亚石柱上的铭刻抄下来的,现在从地下发掘出来的碑文和他著作中的记载基本上是相同的,只在文字上略加修改而已。关于门丁尼亚之役⑤的材料完全是从伯罗奔尼撒人方面得来的。他一定到过西西里,否则在描述西西里诸战役时,他对于西西里的地形不会如此熟悉;关于雅典人在西西里惨败的情况,他是从雅典的俘虏口中得来的。

---

① 第66页。

② 第373—374页。

③ 马赛林那斯;贝克,I.10.4。

④ 第388页。

⑤ 第403页。

他自己说，他过了二十年的流亡生活才回到雅典来。[①] 如果眞的是二十年的话，他的回国是在公元前 403 年。波桑尼阿斯说："奥诺比阿斯对奥罗拉斯的儿子修昔底德作了一件好事，因为他使召回修昔底德的特别命令得到通过"（奥诺比阿斯就是那位守安菲玻里城的攸克利将军的儿子）。[②] 如果他被放逐的罪名不很严重的话，他应当在公元前 404 年雅典投降莱山得后的普赦之后就可以回雅典；但是他被放逐的原因是叛逆罪，所以需要一个特别命令。

修昔底德回到雅典之后多久才死呢？死在什么地方？怎样死的？葬在什么地方？关于这些问题，众说纷纭。波桑尼阿斯说："修昔底德在归国途中遇刺身死。"[③] 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从他的著作的修改情况来看，他一定是回到雅典，经过一个短时期之后才死的，在上面已经说过，修昔底德提到雅典和庇里犹斯城墙的被拆毁。[④]他在晚年至少有一部分时间是住在色雷斯，因为在他的著作中他提到安菲玻里城塞建筑的改变。[⑤] 传说他晚年住在马其顿王阿基拉斯的宫廷里，并且死在马其顿；这是因为他在他的著作中对于阿基拉斯有详细的叙述[⑥] 而引起的推测。但是他既住在安菲玻里附近，这些事情不是一定要住在马其顿宫廷里才能知道的。所以这个传说是不可靠的。

关于修昔底德死亡的地点，马赛林那斯的说法前后也不一致。他时而说，修昔底德死于色雷斯，[⑦] 又说，他死在他流亡时所居的

---

① 第 373—374 页。
② 波桑尼阿斯，I. 23.9。
③ 波桑尼阿斯，I. 23.9。
④ 第 66 页。
⑤ 第 329 页。
⑥ 第 179 页。
⑦ 贝克，I. 39.8 和 I. 1.9。

地方，[1] 意思也是指色雷斯；但是他又说：根据狄狄马斯从琐皮罗斯那里得来的消息，修昔底德从放逐归来后，在雅典遇刺身死。[2] 至于泰米阿斯说修昔底德死在意大利，并且埋葬在那里的说法，他认为是不正确的。[3] 普鲁塔克说，修昔底德死于色雷斯的斯加普特-亥尔。大体上说来，修昔底德死于色雷斯一说是比较可靠的。

古代的作家，如波桑尼阿斯、普鲁塔克、马赛林那斯等都说他是遇刺身死的，这个传说大概是因为他的著作突然中止而猜想出来的。

所有古代的作家都沒有说到他死亡的确实年代。从他的著作中可以推想他在回雅典之后不久就死亡了。在他的著作中，他所提到公元前404年以后的事情是马其顿王阿基拉斯的改革，[4]阿基拉斯死于公元前399年。修昔底德的死亡可能在公元前399年之后不久，至迟不会过公元前396年，因为那一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他完全不知道了。例如他提到公元前425年厄特那火山爆发的时候说，"这是五十年以来第一次火山爆发"，[5] 这证明他不知道公元前395年所发生的一次火山爆发。[6]公元前393年雅典人在科浓领导之下，恢复海军势力，重筑雅典城墙的事，他也不知道。[7] 如果他出生于公元前455年，而死于公元前399年或396年的话，他的寿年是五十五岁或五十八岁，这和马赛林那斯说他死时年五十多岁的说法是相符合的。

他死后埋葬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沒有弄清的问题。许多

---

① 贝克，I.5.6。
② 贝克，I.15.6。
③ 贝克，I.25.6。
④ 第179页。
⑤ 第261页。
⑥ 这次火山爆发，见戴奥多鲁斯，XIV.49。
⑦ 第66页。

古代作家肯定地说他是葬在雅典。普鲁塔克说他葬在赛蒙家族的墓地里，前面已经说到了。波桑尼阿斯也说，他在回雅典途中遇刺，“他的坟墓在离麦利提亚门不远的地方”。[①] 马赛林那斯也说：“所谓赛蒙家族的墓地是在科伊利的麦利提亚门附近，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坟墓也在那里。”[②] 因此他得出修昔底德和赛蒙有亲属关系的结论。但是史学家希罗多德是死在南意的条立爱，并且葬在那里的，为什么他的坟墓又到了这里呢？在另外一个地方，马赛林那斯又说：“有些人说他死在他流放的地方，他在雅典的坟墓只是一个衣冠墓，”“因为墓上有一个桅杆，这是习惯上那些不幸死于海外，而沒有埋葬在雅典的人的衣冠墓的标识。”[③] 后来他在他写的传记上又很具体地谈到修昔底德的坟墓：“依照安替拉斯所说的，他的坟墓在城门附近亚狄迦一个叫做‘圣地’的地方；安替拉斯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善于解释历史，所以是一个可信的见证人。他说，‘圣地’上有一个石柱，柱上有这样的铭刻：‘奥罗拉斯的儿子修昔底德，阿利摩斯得莫人。’有些人还在后面加了几个字：‘安葬于此。’但是我们说，这些添加的字样是捏造的和窜改的，因为铭刻上并沒有‘安葬’等字样。”[④]

从上面一些引证看来，我们知道，关于修昔底德的葬地的传说是多么纷歧。上述的一个传说说到修昔底德有这样的一个坟墓在雅典，似乎证据很确实，所以有些权威学者也信以为眞了。但是仔细研究起来，这个证据是很不可靠的，事实上都出自一个来源，而这个来源是可疑的。这些作家都是从公元前二世纪地理学家波利蒙的著作《雅典卫城的周围》一书中得到他们的资料，马赛林那斯

① 波桑尼阿斯，I.23.9。
② 贝克，I.30.3。
③ 贝克，I.5.6。
④ 贝克，I.18.11。

曾两次引用这本书①：第一次引用这本书作为证据，说明修昔底德的坟墓是在麦利提亚门附近的“圣地”，和赛蒙家族的坟墓在一起；第二次是提到有许多历史上知名的人的名字都叫作修昔底德。所以麦利提亚门附近可能有一个名叫修昔底德的人的坟墓，但不一定是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坟墓。不错，雅典有一种风俗，为那些不幸淹死在海中的人所作的衣冠墓上有一个桅杆作为标识，但是这种风俗是修昔底德死后百年才有的，这是波利蒙时代的风俗，而不是修昔底德时代的风俗。所以修昔底德埋葬在雅典的说法是虚构的；他的坟墓究竟在那里，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平，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上述的一些。关于他的传说大部分是不可靠的。

二、关于修昔底德的著作

修昔底德的著作是世界历史文库中少有的一部著作。但是他死后三百多年中古代作家很少提到过他。公元二世纪中叶的罗马作家琉细安说到，希腊最伟大的雄辩家德谟斯提尼曾经抄写过修昔底德的著作八遍，② 但是这个传说在德谟斯提尼本人的著作中找不出根据。传说，修昔底德死时，他未完成的遗稿由他的女儿保存，后来交给一个人去编订，有人说是交给色诺芬。三世纪的戴奥真尼·雷欧息阿斯说：“他（指色诺芬——笔者）秘密地取得修昔底德的著作，想自己出版，因为这部著作以前还沒有人知道。”③ 人们认为当时代的人，以历史知识和军事知识而论，沒有人比色诺芬更适宜于编订修昔底德的著作，因此产生了这个传说。修昔底德的著作写至公元前411年为止，是一部未完的作品。后来有三个

① 贝克，I. 2. 4; I. 33. 5。
② 琉细安：《反对无知》。
③ 戴奥真尼，II. V. 13。

作家继续修昔底德的著作：色诺芬继续写到公元前 362 年止；开俄斯人提奥彭帕斯继续写到公元前 394 年止，其著作仅有片断遗存至今；雅典人克剌替帕斯继续至公元前 394 年止。[①] 但是这三个人的作品都不能和修昔底德的原著相比。公元前四世纪史学家非利斯都在他的《西西里史》中，不仅模仿修昔底德的风格，并且采用了他的一部分材料。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提到修昔底德的名字，但是在他的《雅典政制》一书中，他叙述哈摩狄阿斯和阿利斯托斋吞的故事以及"四百人"寡头政治的时候，除有几处略加修改外，几乎完全用了修昔底德的文字。由此看来，修昔底德的著作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引起当时的重视。

修昔底德的著作湮没了几百年后，直到罗马共和国末年及帝国初年才又流行起来。共和末年的史学家萨拉斯特模仿修昔底德的作品。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经常称赞修昔底德的文章紧凑、简洁、生动，可见他对于修昔底德的作品是很欣赏的。但是到公元二世纪以后，一般人都不能欣赏修昔底德的作品，而把希罗多德放在他之上，模仿希罗多德的文体和语言成为一时风尚了。

修昔底德的著作，在他死后三百多年湮没无闻，至公元前一世纪曾风行一时，至公元二世纪以后又不为人所注意了，这是什么原因？我们只能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学术风气和修昔底德的著作本身中去寻找原因。

从公元前六世纪起，希腊奴隶社会欣欣向荣。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一方面与旧贵族作斗争，建立奴隶主民主政治；一方面与自然作斗争，自然哲学发展起来了。马克思曾指出，"希腊的内部极盛时

① 1906 年在埃及发现一部希腊史残稿，经专家考订，有人认为是提奥彭帕斯的作品，有人认为是克剌替帕斯的作品，现收录在牛津文献丛书 (Oxford Text Series) 中。

期是伯利克里时代”。[①] 在这时期里，哲学方面，从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论和阿拉克萨哥拉的种子论发展到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打击了神创造万物的宗教世界观，使朴素唯物论哲学发展起来了；哲人派思想家教导雅典人对于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从新估价，研究思维的法则和表达思维的方式，注意逻辑和修辞，对自然现象作更深刻的研究，否认神的存在，甚至怀疑到奴隶制度的合理性。在文学方面，伟大的悲剧家歌颂民主政治，批判邪恶的神。例如幼里披底在《伊菲庚尼》一剧中，当阿伽美浓把自己的女儿作为牺牲，献给神的时候，舞台上的合唱队却唱着：

“可敬的公主，你的灵魂是崇高的，而她们——女神和命运是邪恶。”

他们歌颂人的力量，如在索福克利的《安提峨》一剧中合唱队唱着：

“世界上有许多力量，
但是自然中没有什么比人类更为有力。”

这一切都是奴隶社会上升时期的反映。

修昔底德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养育出来的，他的思想受当时社会趋势和学术潮流的影响。他把自然哲学家和哲人派思想家的研究方法应用到他的历史著作中。他批判传说和迷信，相信人的力量。他通过伯里克利的口说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②] 尼西阿斯也这样鼓励他的士兵：“建立城市的是人，而不是那些没有人的城墙和船舰。”[③] 当然他们所谓人，只是奴隶除外的自由民而已。在他的整个著作中以及著作里的演说辞中都有严密的逻辑性。在文字风格上，组织严谨，常用一个字代替一句，一句代替一段的意思，所以他的文字有时达到晦涩的程度。起初，有些校勘的人总以为这是由于抄本上的文字有讹误或错乱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② 第103页。
③ 第556页。

原故。但是后来在埃及发现了公元一世纪的草纸文书，其中保存有修昔底德第四卷的片断，和现在传下来版本上的文字基本上是相同的。[①] 修昔底德的著作是要用脑筋去思索而不是用耳朵去欣赏的。他自己就说过："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能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②]

从公元前四世纪起，直到希腊化时代，希腊世界的社会经济起了重大的变化。作为奴隶主民主政治基础的自由民大都破产，无产者人数增加，他们的出路不是变为奴隶，就是去当雇佣兵。这个变化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奴隶主民主政治的衰落，奴隶主贵族政治的抬头，最后走向君主政治的道路；在哲学上，反映在唯物论哲学的衰落，唯心论哲学的抬头，哲学家所考虑的问题，不是怎样和自然作斗争、和反动阶级作斗争的问题，而是怎么维持个人幸福和心灵安宁的问题，这是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奴隶社会日趋没落的一种反映，因此宗教迷信普遍流行，奴隶主追求耳目之娱，不喜欢需要深思熟虑的作品。在文艺方面，缺少和现实作斗争的内容，只利用辞藻的装饰，博学的炫耀，情节的离奇可笑，以满足奴隶主阶级厌恶现实斗争与享乐生活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修昔底德的著作不为人所重视，是不足奇怪的。

罗马共和末年和帝国初年是古代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同时也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期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卢克莱茨的«物性论»，无论在哲学上、科学上和文学上都是杰作。西塞罗的演说辞和维吉尔的诗歌，虽然已有偏重辞藻的倾向，但是还是和现实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时期中，修昔底德的著作又风行起来了。但罗马帝国的成立即是奴隶主军事独裁的确立，社会运动暂时处于低潮；在共和末年作

① 格兰狄，前书，第48—50页。
② 第18页。

为政治斗爭有力的工具的雄辯术，至此已无用武之地而趋于衰落。至二世纪时，整个西方奴隶社会开始走向衰亡。在哲学上，为统治阶级服务、只强调服从的斯多噶派哲学流行，为基督教的兴起开辟道路；在文学上，以迷信怪誕为內容，词藻修饰为形式的散文（例如阿普列乌斯的《金驴》）流行。在这个时期，一般人喜欢希罗多德的著作而不喜欢修昔底德的著作也是不足怪的。但是一些比较进步的作家还是受修昔底德的影响的，例如杰出的史学家塔西佗和阿庇安常常模仿修昔底德，杰出的诗人琉细安也常称赞他。

在漫长的中世纪时期中，修昔底德也和其他许多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作家一样，不为人所知。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新兴资产阶级的学者为寻找反抗封建主义的精神武器，才恢复了古典希腊罗马哲学、文学、艺术的研究。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学者对于修昔底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校勘和翻译的工作。

但是资产阶级学者是不可能了解修昔底德的著作的。他们只忙于文字的校勘，"莫须有"事实的考证，文笔优美的欣赏，尤其歪曲修昔底德的著作，以为其臭名远扬的客观主义作宣传，诡称修昔底德"是沒有偏见的；如果不是他自己经常提到'雅典人修昔底德'的话，天眞的读者有时会诧异他是那一国的人"。① 他们的用意很明显，是想引诱读者沉湎于繁琐的考证，文字的欣赏，而忽视修昔底德著作中所反映的奴隶社会中各阶级、阶层间的斗爭。眞正伟大的历史家，如果依照社会发展的本来面貌叙述历史的话，多少会反映出社会中的阶级斗爭。读者从这些历史著作中受到教育，知道过去奴隶主都是被奴隶革命打倒而退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和奴隶主一样，同是剝削阶级，他们也不会逃脫这个命运。资产阶级及其御用的学者最害怕这一点，所以千方百计地想使读者看不见优秀古典著作中所反映的阶级斗爭，妄想使

① 参阅斯密司译本第I卷，导言，第18页。

其本阶级永远保存下去。修昔底德热爱自己的祖国和祖国的民主政治；对于国内少数野心家不顾国内遭遇强大敌人的侵扰而去从事西西里远征，他给予沉痛的批判；对于阴谋推翻民主政治的寡头政变，他沒有给予同情；对于出卖祖国利益，利用替萨斐尼来讹诈雅典人，又利用雅典人以讹诈替萨斐尼的亚西比得，给予无情的谴责。而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却歪曲修昔底德，说他客观到那种程度，甚至敌我不分。他们目的是很清楚的，是想利用反动的世界主义来消除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便接受他们的统治。

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是不可能、也不愿意真正了解古典作品的伟大意义。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才能把古典作品放在它应有的地位。修昔底德的著作有较高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而且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很重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他们的著作中曾多次引述过此书，[①] 并且说，这是“令人感到新鲜”的书。[②]

修昔底德是第一个注意到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影响的史学家。在第一卷第一章[③]中，他叙述早期希腊的历史时，他说：在早期希腊，尙无定居的人民，只有一系列的移民，人民无积蓄。后来有了积蓄，人民开始过定居生活。商业发展，出现了城市——最初的城市只是一些沒有设防的村落而已。航海技术逐渐改进，海上贸易因而发展起来了，海军为保护商业、增加财富的有力工具。[④]他说到过去希腊人有过随身携带武器的风俗，这是古代劫掠到处流行的遗迹，后来“蛮族”中还有这种风俗流行。[⑤] 这意味着各族

① 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04页注79，第405页注80（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176，181，183，184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0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都曾引述此书。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02页，《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1，5，29（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③ 依照本书的分章，不是传统的章节。

④ 第2页。

⑤ 第5页。

人民都经历过类似的社会发展阶段。他说，在特洛耶战爭时期，希腊人还沒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只有各部落的名称。[1] 共同的名称是后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各族采取联合行动之后才产生的。他说到西部希腊有许多部落还沒有国王，[2]以及提秀斯统一亚狄迦[3]的情况。修昔底德的叙述大体上符合部落发展到部族，氏族社会发展到国家的过程的。

修昔底德是第一个尝试揭露历史事件发展中的眞正因果关系的史学家，尽管他的尝试是不会、也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可以看出，他比他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要高出一头，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他和希罗多德来比较一下。希罗多德说明希波战爭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希腊人从异邦人那里劫走了一个妇女，异邦人从希腊人那里劫走一个妇女，希腊人又从异邦人那里劫走了一个妇女。"[4] 很有趣的，阿里斯多芬在《阿卡奈人》一剧中，说到伯罗奔尼撒战爭的爆发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因为一些年轻人喝醉了酒，抢来了麦加拉人西迈塔的妓女。麦加拉人反过来抢劫了阿斯帕西亚的两个妓女。"为了三个娼妇，战火就在全希腊烧起来了。"[5] 可是修昔底德不这样简单地把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归之于某种偶然事件上，而力图寻找更为深刻的原因。他说明伯罗奔尼撒战爭发生的原因，是由于长期来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斯巴达的嫉妒以及科林斯和麦加拉的恐惧，[6] 而科西拉事件和波提狄亚事件[7] 只是战爭的借口而已。显然，修昔底德对战爭原因的分析，要比希罗多德和阿里斯多芬深刻得多。不过，修昔底德也仍然沒有

---

① 第 3 页。
② 第 163 页。
③ 第 117—118 页。
④ 希罗多德，中译本，第 164；167—168 页。
⑤ 《阿里斯多芬喜剧集》，中译本，第 30 页。按阿斯帕西亚是伯里克利的情妇。
⑥ 第 19，28，62 页。
⑦ 第 35，46 页。

摆脱古代历史学家的共同缺点，就是对命运的信仰，认为人类无力抗拒变化无常的命运。他的历史观的基础是人性不变的观念，他是从心理方面来解释历史事件的。这样他就堕入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泥坑中去了。

又例如特洛耶战争，据荷马说，是因为特洛耶王子巴黎斯诱拐了斯巴达国王的王后海伦而引起的。[①] 但是修昔底德说："依我看来，阿伽美浓一定是当时最有势力的统治者，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能够召集舰队，进攻特洛耶，而不是因为那些向海伦求婚者对丁达里阿斯宣了誓，必须跟随他的原故。"[②] 他又说到那次战争拖延了十年之久，不是由于希腊军队人数的不够，而是由于经济资源的不足。[③]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他常借伯里克利之口，说明长期战争完全靠有经济的支持。[④] 在他的著作中能够反映经济和政治以及军事的关系，这是古代历史著作中少有的。

希罗多德说到波斯侵略军失败的原因是由于神要惩罚泽尔士的骄傲。他利用波斯官吏阿尔塔巴诺斯之口教训泽尔士："你已经看到，神怎样用雷霆打击那些比一般动物要高大的动物，也不许它们作威作福，可是那些小东西却不会使他发怒。而且你还会看到，他的雷箭怎样总是投掷到最高的建筑物和树木上去；因为不容许过分高大的东西存在，这乃是上天的意旨。"[⑤] 修昔底德不是这样借神的干涉来说明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的。他分析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国内党争，削弱了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同时要对付自己的敌人和自己的同盟者。[⑥]

---

① 《伊利亚特》，中译本，第51，52页。
② 第6页。
③ 第6，10页。
④ 第100页。
⑤ 希罗多德，VII. 10，中译本，第636页。
⑥ 第150页。

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不是单纯地叙述历史事件的经过，而是在他的具体叙述中力图揭露历史事件中的因果关系，这是他对于史学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修昔底德生长在希腊奴隶社会正当由繁荣走向衰落的转变时期。当时斯巴达和雅典两集团之间、盟主国与同盟国之间和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趋激烈。在他叙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时候，这些斗争都多少有所反映。奴隶社会中的基本矛盾是奴隶和奴隶主间的矛盾。奴隶最多的国家是斯巴达，希洛人反抗斯巴达人最为激烈，例如在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时，斯巴达人召集所有同盟者向他们进攻，战斗延续了十年之久，后来允许他们安全退出伯罗奔尼撒，战事才告终结。[①] 斯巴达人对待希洛人也最为残酷，甚至欺诈地要希洛人自己选出二千有功无罪的人来，后来都被他们屠杀了。他明确地指出，"斯巴达人对希洛人的政策，总是完全以自己的安全为基础的"，[②] 即斯巴达的政策是建立在镇压希洛人的基础上的。在战争期间，奴隶的逃亡对其本国的影响很大，例如雅典人占领派娄斯时，希洛人的逃亡使斯巴达政府感到恐慌；[③] 斯巴达人在狄西里亚设防，雅典二万奴隶的逃亡，破坏了雅典的经济基础；[④] 雅典人进攻开俄斯时，开俄斯的奴隶逃亡，开俄斯人不能支持。[⑤] 这些事情都可以间接说明奴隶劳动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奴隶的逃亡和暴动使奴隶主政权感到岌岌可危，各国的奴隶主不得不联合起来对付，因此在国际条约中有彼此不得收容逃奴、[⑥]彼此互相援助镇压奴隶暴动[⑦]的规定。各奴隶主国家间的斗

① 第71—73页。
② 第315页及其注①。
③ 第291页。
④ 第516页。
⑤ 第591页。
⑥ 第340页。
⑦ 第371页。

争虽然激烈，但在对付奴隶的意见上是一致的。这是奴隶社会危机加深的象征。

同时，自由民各阶层间的斗争也甚为激烈。几乎所有的希腊国家，内部都分裂为两个党派。伯罗奔尼撒战争可以说是代表工商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和代表大土地所有者利益的贵族党间的斗争：雅典支持各国的民主党，而斯巴达支持各国的贵族党。科西拉的流血斗争①是最典型的。修昔底德对于这个斗争有生动而详细的叙述，并且说到民主党与贵族党的斗争是这个时代的特征。②

此外，雅典和它的同盟国间的矛盾也是尖锐的。雅典的经济不仅建筑在对奴隶的残酷剥削上，并且建筑在对同盟国的残酷剥削的基础上，不但雅典人自己知道这一点，他们的敌人——伯罗奔尼撒人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雅典一方面力图向外扩张，一方面加强对自己的同胞③以及同盟国④的剥削。雅典屡次派往小亚细亚征收贡款的将军们常被本地人所杀，⑤可见属民仇恨雅典之深。雅典人妄想以屠杀来防止同盟国的暴动，而同盟国的暴动不是残酷的屠杀所能吓倒的，密提林的代表在奥林匹亚的演说⑥以及后来爱奥尼亚的暴动⑦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同盟国的暴动是雅典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伯里克利在作战之初所没有充分估

---

① 第231页以下。

② 第237页。

③ 例如公元前428年首次向自己的公民征收捐税，第194页。

④ 同盟国的贡款初定为每年四百六十他连特（第68页），至克里昂时加倍（为九百六十或一千四百六十他连特）。此款不能全部收足，乃征收五厘入口税（第517页）。

⑤ 第154，194页。

⑥ 第188—192页。

⑦ 第574页。

计得到的。

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多少能够在客观上反映希腊奴隶社会中各阶级和各阶层间的尖锐矛盾，这是他的著作又一重要的特点。

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修昔底德的历史方法和希罗多德的历史方法。希罗多德对于所听到的故事，毫无批判地记载下来。他自己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实有其事，我只是把人们传说的写下来。"①有时连他自己不相信的故事，他也记录下来了，例如，据说涅乌里司人每人每年都有一次变成狼，这样过了几天之后，再恢复原形。②有时候，他把人家捏造的故事当作眞实的历史记载下来，例如说波斯王在沙漠中饲养一种比狗小、比狐狸大的蚂蚁，专门用来捕获那些在沙漠中偸金沙的人。③由这些例子看来，希罗多德对于史料可以说是毫无批判地一概接受。

修昔底德对于希罗多德这种方法加以批判。④他说到他自己不会"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眞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力的不完全"。⑤他善于分析神话传说，驳斥其中夸张或错误的成分，吸取其中史实的核心。例如，他分析荷马史诗，考证希腊远征军的人数以及战争持久的原因，⑥考证提洛岛为古代爱奥

① 希罗多德，IV. 195，中译本，第506页。
② 希罗多德，IV. 105，中译本，第472页。
③ 希罗多德，III. 102—105，中译本，第406—407页。
④ 第16—17页。
⑤ 第18页。
⑥ 第9—10页。

尼亚人赛会之所。[1]他利用碑铭证明希帕库斯不是僭主。[2]他利用提洛岛上坟墓发掘的资料说明古代开利阿人在爱琴海中岛屿上的殖民。[3]这样，他的历史著作就比希罗多德的有高得多的科学性。希罗多德相信神明启示的各种各样的预兆。他相信奇迹、预言、幻象、梦兆、牺牲的占卜等等。他说："当城市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朕兆的。"[4]他认为每次预言都是应验的。他把民间传说公元前480年在小亚细亚发生的日蚀（实际上发生于478年）作为泽尔士侵略希腊失败的预兆。[5]希罗多德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朕兆的地方，不下三十五次之多。

修昔底德尽管在某些地方反映了当时的宗教观念和人对超自然的迷信，但他不把自然现象当作灾异看待。尼西阿斯因为月蚀而迟误了撤军的日期，[6]以致全军复灭，他沉痛地谴责他的愚蠢。希罗多德提到波斯军队将侵略希腊时，提洛岛上发生了一次地震，他认为是上天显示的朕兆。[7]修昔底德却指出其虚妄，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所发生的一次地震，是希腊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如果其他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也会同样加以附会的。[8]

他不相信神谶。例如阿波罗的神谶说："住在皮拉斯基土地上的人，灾祸临头。"他解释这个神谶说："雅典遭到灾难，不是由于在此地的非法居住，而是由于战争，使人不得不在此地居住，……但

① 第253页。

② 第462页。

③ 第6页。

④ 希罗多德，VI. 27，中译本，第578页。

⑤ 希罗多德，VII. 38，中译本，第650页。

⑥ 第534页。

⑦ 希罗多德，VI. 98，中译本，第609页。

⑧ 第110页。

是神谶中并沒有提到战爭。"① 他说明神谶利用双关语，以适应后来发生的事故来欺骗人民。例如战前有一个神谶说："'和多利亚人的战爭一旦发生，死亡与之俱来。'有人说，诗句中所用的字眼是'饥馑'而不是'死亡'。在目前的情况下(即瘟疫流行，死亡很多的情况之下——笔者)，自然主张'死亡'的人占优势了；这就是人们使其回忆适合于他们的痛苦遭遇的一个例子。……如果这次战爭之后，再有一次和多利亚人的战爭，而那次战爭的结果引起饥馑的话，那么，很可能人们会采取这诗句的另一个解释了。"② 他进而揭露有些神谶是因为贿赂而捏造出来的。例如斯巴达人控告国王普雷斯托安那克斯和他的兄弟向特尔斐的女祭司进行贿赂，使她作出神谶，要斯巴达人召他回国。③ 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知道，贵族们是怎样利用神谶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的。

修昔底德不仅否认自然现象为灾异，并且进一步企图以科学方法说明自然现象产生的原因。例如公元前 426 年地峡区域发生地震，迷信最深的伯罗奔尼撒人以为是凶兆，因而停止进攻亚狄迦；同时，优卑亚和奥彭梯亚的罗克里斯沿岸，海水暴涨，发生水灾，他不但不以之为灾异，并且能够说明"这些事情(指水灾——笔者)是由地震引起的。在地震强烈的地方，海水就被吸引离开海岸，然后更强烈地冲回来，因此产生水灾。如果沒有地震的话，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怎样能够发生的"。④

修昔底德抱着理性主义的态度，不以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历史，这在古代历史学家中是很难得的。

修昔底德的著作不但有较强的科学性的內容，而且是用很高

① 第 119 页注②。
② 第 142 页。
③ 第 355 页。
④ 第 243 页。

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的。它的结构，可以和希罗多德的著作作一个鲜明的对比。希罗多德的《历史》以希波战争为主题，共分九卷。第一卷叙述小亚细亚、米提、波斯、巴比伦的历史；第二卷叙述埃及的历史；第三卷叙述大流士即位时朝代的变更；第四卷叙述西徐亚和利比亚的历史；第五至第九卷，才说到希波战争本身。每说到一个国家，就从它最早的时代说起，说到它被波斯征服时为止，成为许多独立的故事，不但和其他国家的历史沒有內在联系，就是一国历史的前后也沒有什么联系，只借波斯的征服作为骨架，把这些故事在形式上联系起来。

修昔底德的著作不是这样的。他把继续二十七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作一个整体来叙述，各部分是紧密地互相联系着。全书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卷是绪论：其中第一章是著者的序言，说明早期希腊的历史及其撰写历史的方法和目的；第二至十一章说明战争的远因和近因。第二卷至第五卷第二章记载最初十年，即阿基达马斯战争的历史，自战争的爆发至尼西阿斯和约为止。第五卷第三章至第七章记载尼西阿斯和约和西西里远征之间五年半的历史，雅典和斯巴达间虽然订立了和约和五十年同盟条约，但矛盾的根源并未消除，战争在有些地区并未停止。第六卷和第七卷记载公元前415—413年间雅典人的西西里远征及其全军复灭。第八卷记载战争最后阶段(狄西里亚战争和爱奥尼亚战争)最初两年间的历史。这五部分虽可各自独立，但是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个故事，各部分不是单凭时间上的线索联系起来，而是彼此间有內在的联系，所以全部著作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品。

在整个著作中也有几个插话，但是这些插话，跟希罗多德著作中的插话大不相同，它和整个著作有密切联系。第一段插话是第一卷第七、八两章，追述雅典势力的扩大；第二段插话是波桑尼阿斯和地米斯托克利的故事。波桑尼阿斯为希腊联军总司令，

驻扎在拜占庭，横行霸道，丧失人心，后来被召回国。这是雅典取得海上霸权的一个关键。地米斯托克利鼓励雅典人建设海军，说他们的将来是在海上；他又劝雅典人建筑雅典和庇里犹斯的要塞，以及雅典和庇里犹斯间的长城。这是雅典和斯巴达互相猜忌的开始。不说明这些事情，无法说明两国冲突的原因。第一卷的主要內容是说明两国发生冲突的原因，所以详述这两个有重大关系的人物的始末，这些事情和本卷中其他事件是有密切关系的。第三段插话是第六卷第五章中哈摩狄阿斯和阿利斯托斋吞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说明雅典人民如何仇恨僭主政治，热爱民主政治。西西里远征前，赫尔密石像被破坏，政府中有些人把它当作推翻民主政治、恢复僭主政治阴谋的证据，所以严厉追究这件事情的眞相。不说明雅典人民对僭主政治仇恨之深，无法了解当时雅典政府严厉追究这件事情的原因。所以这段插话和整个叙述也是紧密联系着的。

修昔底德著作的艺术性又表现在他叙述的生动性和眞实性上。他本人是一个参加实际活动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又在许多地方作过实际调查。无论他叙述一个政治斗爭的场面，或者一个战役，他都能使读者如身历其境。例如他叙述科西拉的流血斗爭①或雅典的重装步兵及民众拆毁寡头政府在庇里犹斯所筑的要塞②宛如一幅浪漫主义派的图画，表现了各阶层人民在斗爭中的紧张状况。又例如他叙述福密俄在科林斯湾两次打败伯罗奔尼撒的海军，③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雅典人的海军技术远远地超过伯罗奔尼撒人。又例如他描写雅典人和叙拉古人最后在大港中的决战，④双方作战的英勇和斗爭情绪的起伏，使读者与之共呼吸。接

① 第231页。
② 第630页。
③ 第165—173页。
④ 第547—548页。

着雅典军队从陆上撤退，最后在阿栖那鲁斯河畔遭到叙拉古人的袭击，[1] 战败的惨局使人惊心动魄。修昔底德的叙述总是这样真实，这样生动，以致有人疑心每次战役他都是在场的。实则艺术家的创作虽然包含有自己的亲身经验在内，但他们表现的并不一定事事都是他曾经亲身经历过的。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修昔底德著作中演说辞的作用。

修昔底德著作中的演说辞约占全部著作四分之一的篇幅。每篇演说辞不仅其本身是一篇文理并茂的艺术品，而且和整个叙述是有机联系着的。他巧妙地通过这些活动家亲口说出的言辞来说明他们行动的动机和背景。例如在战争爆发的前夕，伯里克利对雅典人说明雅典和斯巴达在人力上、财力上和军事上的对比，以及他所采取的战略。[2] 这是他的行动纲领。我们读了这篇演说辞之后，对于双方军事行动的意义就有更深刻的了解。又例如密提林代表们在奥林匹亚向伯罗奔尼撒人求援的演说辞，[3] 告诉读者雅典人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同盟国的，以及同盟国暴动的必然性。对于当时形势的概括叙述，不是个别事件所能说明的，必须借当时活动家自己的口才能说得透辟。修昔底德著作中演说辞的作用，正象希腊悲剧中合唱队的作用一样。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到情节紧张、达到高潮的时候、或要加强动作的力量或要说明动作的动机的时候，都是借合唱队的歌唱表达出来。这里修昔底德很明显地受悲剧的影响。

这些演说辞，[4] 有些可能是他亲自听到的，例如伯里克利的演说辞；有些可能是他听得别人说的，例如第一次斯巴达同盟代表大会中科林斯人、雅典人、阿基达马斯和斯提尼拉斯的演说辞；有些是他根本不可能听到的，例如赫摩克拉底在机拉会议中的演说辞。

① 第 560 页。
② 第 99—104 页。
③ 第 188—192 页。
④ 参阅格兰狄，前书，第 19—23 页。

并且两军对峙，双方的司令官对自己的士兵说话的时候，他们好象是面对面辩论的一样，互相吹嘘自己的优点，攻击对方的弱点。但是这一点无损于其艺术的真实性。他自己也说："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现成的演说辞，有些是正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时期中发表的。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词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接近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①

修昔底德的文字简洁、紧凑、直率和生动。他用很少的文字表达意义深长、情感丰沛的内容。无论多么复杂的场面，他好象伟大的画师一样，只用不多的笔墨就把全部紧张的局面表达出来了。我在上面所举的例子，如科西拉的流血斗争、雅典军队在阿栖那鲁斯河畔遭到叙拉古人的屠杀、雅典人在庇里犹斯港拆毁寡头党人所建筑的要塞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修昔底德和他同时代的乃至比他晚一些年代的文艺家和修辞学家不一样，后者只斤斤于字句的对偶或结构的平衡，以增加文字的优美；而修昔底德是从大处着眼，对复杂的事物作出鲜明的对比，给读者一个难忘的深刻印象。例如伯里克利在战争将爆发之前，把斯巴达的资源和雅典的资源作一个对比；② 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辞中，把雅典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跟斯巴达人的作一个对比；③ 科林斯人在第一次斯巴达同盟代表大会中的演说把斯巴达人的保守性和雅典人的进取心作一个对比。④ 修昔底德在整个著作的叙述中，常巧妙地运用对比的方法给读者以强烈的

① 第 17 页。

② 第 99—104 页。

③ 第 130 页。

④ 第 47—51 页。

影响。例如他叙述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歌颂雅典的光辉灿烂，接着就是雅典的瘟疫流行，死亡狼藉；他叙述雅典人对弥罗斯人的欺凌屠杀，接着就是雅典人自己在西西里所遭遇的惨局；他叙述雅典西西里远征军在庇里犹斯港起程时壮志凌云和军容空前的盛况，接着就是远征军在大港的惨败，从陆地上溃逃，死者来不及安葬、生者无法自存的悲惨下场。这些叙述显示了修昔底德很高的艺术手腕。

修昔底德以较强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叙述希腊奴隶社会正在由繁荣将走向衰落的这一段时期的历史，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集团间以及阶级间的矛盾。其著作不但为以后罗马的一些史学家以及中世纪的史学家所不及，更为许多歪曲历史史实的资产阶级史学家所不及。但他的著作不是没有缺点的。他的缺点首先表现在主题范围的局限性。

公元前五世纪是希腊奴隶社会的全盛时代。当时以奴隶为主体的希腊劳动人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其影响远远地超过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身。修昔底德生长在这个时代，叙述这个时代的历史，但是他把叙述的范围严格地限制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方面；对于后世影响更大的文化方面，却避而不谈。① 当时雅典新建筑成的帕德嫩神庙、雅典卫城正门普洛匹利亚和雅典娜女神雕像都是历史上伟大的艺术作品。但是他提到卫城中储藏的金钱，②而没有提到帕德嫩的名字；只因为雅典的经费开支，才提到雅典卫城正门普洛匹利亚的建筑；③ 只因为雅典娜女神雕像上的金叶可以取下来供紧急时的需

① 参阅《大英百科全书》(第14版)修昔底德条。

② 第115页。雅典的金钱是储藏在神庙中的。起初，帕德嫩仅指神庙西部的储藏室而言，至德谟斯提尼时代，才以帕德嫩为整个神庙的名称。

③ 第115页注③。

要，才谈到雅典娜女神的雕像。[1] 对于这些伟大建筑和雕刻的形象没有一字说到；对于创造这些建筑和雕刻的伟大艺术家，如牟奈西克利、菲狄亚斯、玻力诺塔斯等，连名字都没有一提。他说到雅典有许多伟大建筑物时，[2] 也没有具体地提到这些建筑物。古典时代希腊的戏剧在教育人民、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方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当时爱斯奇里斯虽然已往西西里去了，但是索福克利和幼里披底的悲剧以及阿里斯多芬的喜剧还不断地在雅典舞台上上演，而且这些戏剧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例如幼里披底的《特洛耶的妇女》，表面上虽然取材于荷马史诗，但实际上是描写雅典人对弥罗斯人的屠杀，其目的是反对西西里远征。又例如阿里斯多芬的《骑士》是攻击克里昂的；《阿卡奈人》是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和平》是庆祝尼西阿斯和约的成立的。这些著作和当时的战争都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丝毫没有得到反映。

他提到公元前427年林地尼的代表团来到雅典求援。[3] 领导这个代表团的是哥尔基亚。他以后留居在雅典，宣传哲人派的哲学思想和建立了雅典艺术散文的基础，对于当时雅典学术界的影响很大，修昔底德本人也受到他的影响。但是在他的著作中，连哥尔基亚的名字也没有被提到。在雅典发生瘟疫时，苏格拉底年已四十，并且经常和亚西比得在一起，和亚西比得一同参加了第力安的战役。修昔底德也没有提过他的名字。对于希罗多德的著作，他虽然屡次提出批评，但是始终没有提到过希罗多德的名字。但有些关系不很大的事情，如关于哈摩狄阿斯和阿利斯托斋吞的故事，他不惜重复地用很大的篇幅来叙述，何以这些和当时以及后代有如此重大关系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反而只字不提。在这一点上，希

① 第115页。
② 第9页。
③ 第241页。

罗多德就不同：凡是他所看见和听见的事情，只要和他的叙述稍有关系，就都记载下来；虽然有些记载不尽可靠，但是作为史料的范围则远远超过了修昔底德。

他的著作的另一缺点，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把历史事件的发展归之于帝王将相的活动。修昔底德生长在公元前五世纪后期，即希腊奴隶社会由繁荣时期即将进入衰落时期的转折点，他本人又属于富裕的奴隶主阶层。他不可能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不能理解人民群众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他对于许多英雄人物，推崇备至，特别对伯里克利。他甚至说，如果伯里克利不死，或者死后他的继承人遵守他的教导，不继续向外扩张的话，雅典是不会战败的。雅典帝国的倾覆，是奴隶社会內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一二伟大人物所能挽救的。

修昔底德站在奴隶主民主派的立场上，赞成民主政治，反对贵族政治。他的所谓"民主政治"，自然只是对奴隶主的民主，而决沒有奴隶的民主，并且就当时号称"最民主的雅典"的政权，也只是操纵在少数最有势力的奴隶主手中。

修昔底德从他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同情伯里克利派的溫和民主党，反对急进民主党。修昔底德的政治态度表现得最明显的，是他对公元前 411 年溫和民主派推翻四百人议事会寡头政治的看法。他说："眞的，在这个新政权的初期，雅典人似乎有了一个比以前较好的政府，最低限度在我的时代是这样的，因为这样使少数的上层阶级和多数的下层阶级有了一个合理的、适当的和解；这个和解首先使雅典在遭受着许多方面的灾难之后，再恢复起来。"[①] 这个意见亚里士多德也是赞同的。[②] 当时雅典社会，正如柏拉图所说的，"穷人聚在城里，身怀白刃，有的负债累累，有的颠连无告，

① 第 634 页。

②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III，中译本，第 38—39 页。

有的则兼有此两种不幸而充满愤恨，打算对付夺去他们财产的人——他们在打算起义。”[①] 两个这样敌对的阶级，怎么能够有“一个合理的、适当的和解”呢？在这点上，修昔底德和贵族派的政治观点相接近了。

修昔底德把延续二十七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作一个整体来叙述，但是他回到雅典后不久就死去，他来不及把全书作最后的修订，所以他的著作在内容上和形式上是有缺点的。

关于十年战争的叙述(第二卷至第五卷第二章)是他回到雅典后经过修改的，但是还有缺陷。例如关于哈摩狄阿斯和阿利斯托斋吞的故事，他在第一卷第一章中已经说到了；在第六卷第五章中又重复地说到这个故事。[②] 自从公元前 424 年他被放逐后，关于雅典的事情他有许多不清楚了。例如，他谈到公元前 423 年雅典派遣代表往波斯去商谈，无结果而回；[③] 公元前 424—422 年间，雅典和波斯间的外交关系是很重要的，但是他完全没有提到。

第五卷第三章至第七章叙述尼西阿斯和约以后和西西里远征以前一段和平时期的历史，它是十年战争和西西里远征间的桥梁。他强调地指出，这段时间内名义上虽然是和平，实际上战争并未停止，所以以前的战事和以后的战事是一个连续的战争，把这一段时间不包括在战争之内是不妥的。[④] 但是他在第五卷第三章中，又写了一篇序言，[⑤] 这很明显地表示他原先是把十年战争的历史当作一独立的著作，后来才又继续写以后的历史的。并且在这几章

---

① 柏拉图:《共和国》卷四，四二二e—四二三a。

② 第 16 页；第 460 页。所以在本书中把第一次的叙述当作注释了（第 16 页注 4）。

③ 第 296 页。

④ 第 373 页。

⑤ 第 371 页。尼西阿斯和约订立后，一般人以为战争已经结束，所以修昔底德起初也是把十年战争的历史作一个独立的著作，并且可能是公开发表了的。

中所叙述的门丁尼亚战役(第六章)和弥罗斯人的辩论(第七章)几乎成了两个独立的插曲，和以前的十年战争以及后来的西西里远征相并行了。对于门丁尼亚战役，他几乎完全只用斯巴达的材料，站在斯巴达的立场，来叙述这次战役。这可能是由于流亡生活使他不能接触到雅典的材料的原故。如果他回国后有足够的时间的话，他一定会充分地利用雅典的材料来补充的。

第六至七卷叙述西西里远征军的悲剧，这是他全部著作中最完美的一部分。

第八卷叙述战争的最后阶段，即狄西里亚战争和爱奥尼亚战争。这段历史叙述的不完整是很明显的。他在第二篇序言中说到，他将把"这段历史一直写到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把雅典帝国毁灭，把长城和庇里犹斯占领时为止"，① 换一句话说，就是他要写到公元前 404 年为止。但是他的著作最后叙述到公元前 411 年冬季就突然中断了，显然他的著作是沒有完成的。

第八卷不仅在形式上沒有完成，而且对內容也沒有作最后的修订。例如，在以前诸卷中，他巧妙地利用活动家的言辞说明他们自己的动机。在第八卷中，活动家发表演说的机会是很多的，特别是在雅典寡头政变一段时间內，而且寡头政变的领导人中间，有许多是著名的演说家；但是他完全沒有利用直接演说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据说，和修昔底德同时代的克剌替配斯说，这是由于当时雅典文风的改变。如果这个解释是眞的话，为什么色诺芬在继续修昔底德的著作，写《希腊史》的时候，还是利用了演说辞的形式呢？为什么修昔底德在他的第六卷、第七卷中也还是用了演说辞的形式呢？② 很明显地，如果修昔底德有时间作最后的修订

① 第 373 页。

② 格兰狄，前书第 I 卷，第 528—530 页。

的话，他一定也仍然会采取演说辞的形式的。

尽管有这些缺点，但是无损于修昔底德的著作是古代历史文献中少有的一部杰作。他把古代希腊一段重要时期内的战争史实生动地刻划出来，传给后世，使后世的人知道在古代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国家为着扩张和掠夺而进行战争，必然走向毁灭，正跟现代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到处扩张和掠夺，也必然将走向毁灭。

三、关于中文译本

自十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关于修昔底德著作的校译注释，版本很多。① 这个译本主要是根据雷克斯·华尔纳（Rex Warner)的译本（企鹅古典丛书，1956 年伦敦企鹅出版公司重印本）；同时参考克劳莱（Richard Crawley）的译本（近代丛书，1934 年纽约出版），斯密司(Charles Forster Smith)的译本（罗依伯古典丛书，4 卷，1928 年伦敦和纽约重印本）和昭伊特(Benjamin Jowett）的译本（2 卷，1900 年牛津出版）译成的。克劳莱的译本以文字典雅有力著称，1874 年由斐坦姆(R. Feetham)修订。斯密司的译本是希腊文和英文对照的，译文最为忠实。华尔纳的译本在用字、造句、分段各方面常与其他译本不同。例如希腊人称波斯人为米提人，因为古希腊人对于波斯人和米提人是分辨不清的；华尔纳的译本则改称波斯人。希腊人称外国人为"蛮族人"，正和我国古书上称"南蛮北狄"一样，有轻视外族人的意思；华尔纳的译本都改称"外国人"。其他译本上所称为拉西德梦人的，华尔纳译本都称为斯巴达人；其他译本上所称为斯巴达人的都是有公民权的统治阶级，庇里奥西人是没有公民权的半自由人；而华尔纳译本称有公民权的斯巴达人为"军官阶级的斯巴达人"，称庇里奥西人为"非军官阶级的

① 参阅后面附录的修昔底德著作版本目录。

斯巴达人”。在这些地方，华尔纳的译本和原文不尽符合，但是颇便于普通的读者的。

我之所以采用华尔纳的译本作为主要根据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它出版的年代比较新，译文比较现代化，而主要是因为它的分章比较明确，便于读者。斯密司和昭伊特的译本都只分为八卷，除在每页边缘上附载传统的章节号码外，卷下不再分章。昭伊特译本于正文之旁，用斜体字加了一些副标题，斯密司的译本连这样的副标题也沒有。每卷的篇幅很长，包括的事件很多，阅读时和检查时都很不方便。克劳莱的译本，每卷分为数章(第一卷分为五章，其余各卷，每卷分为三章)；但是每章还是很长，包括的事件还是很多。华尔纳的译本，每卷分为七至十一章，每章包括一两个重大的事件，首尾鲜明，自成段落，每一章几乎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叙述。每读完一章，读者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

华尔纳的译本还有一个特色：修昔底德的文字虽以简练严密著称，但是文字中也还夾杂了一些节外生枝的解释。华尔纳大胆地把这些节外生枝的文字，和正文分开，变为脚注的形式，列在每页正文的下面。他在序文中说，如果修昔底德还活着的话，他本人也一定赞成这个办法的。我们认为这个办法是很好的，可以使原文的意义更加清楚，免得读者浪费精力去思考这些枝节的东西。

这样把原文分裂为小章，又把原文中一部分枝节说明的文字割裂为脚注，附在正文之后，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可能有人提出异议，说这样作，就是破坏了修昔底德原著的形式。我的回答是这样的：修昔底德的著作分为八卷，也不是修昔底德著作的原来形式，因为马赛林那斯说过，[①] 在古代曾经有一种分为十三卷的修昔底德版本流行。可见分为八卷，也原不是修昔底德自己确定的，而是编订者确定的。只要无损于修昔底德的原意，而有利于现在的

① 马赛林那斯，58。

读者，这样改编，为什么不可以呢？

经过这样改编之后，华尔纳译本的章节和传统的章节号码就不尽符合了。所以中译本也和华尔纳的译本一样，把传统的章节号码都删去。引用本书时，不用传统的章节号码，而以页码代替；这样，检查时更加方便了。

中译本虽然基本上是以华尔纳的译本为依据，但是有些地方的文字是参考了斯密司、昭伊特和克劳莱等人的译本翻译出来的。

中译本增加了一些附录。卷首增加了两个附录：第一个附录是“修昔底德著作版本目录”，这个目录是根据斯密司译本第一卷第 xxi 页所附的目录译出来的。版本目录是需要的，它不仅可以供读者进一步研究的参考，并且在本书的注释中也常提到这些版本。第二个附录是“注释中所引作家及其作品的简单说明”。英译本的注释引用古今作家，都用缩写，不用全名，有时其著作的名称也省略了。这样，不仅初学者感觉困难，就是一些历史专家有时也要弄错，因为古今有许多名字相同，著作相类似的作家，容易发生紊乱。①

在卷末增加了四个附录：第一个附录是阿基达马斯战争（即十年战争）年表。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这个战争自成一个独立的单位，叙述比较详细，译者参考《剑桥古代史》第五卷第 252 页后的年表以及修昔底德本人的著作，制成此表。第二个附录是古代希腊大事年表（公元前 500—404 年）。修昔底德本人有意识地想继续他的前辈史学家希罗多德的伟大著作，所以修昔底德著作中许

① 参阅威廉兹：《史学家世界史》第 1 卷第 v 页。在此地编者举了一个好例子。普通粗心的作者只空泛地说，“根据休谟的记载”，迦的斯在 1596 年陷落，这里所说的休谟究竟指那个休谟呢？有两个休谟的著作都谈过这件事：一个是马丁·休谟的《西班牙人的起源、发展和影响》；另一个是大卫·休谟的《英国史》。古典作家中同名的更多，例如名叫奥尼素的，至少有十三人之多。所以简单地说明所引用的作家及其作品是必要的。

多插话和演说辞都经常提到希波战争中的事迹。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希腊历史是希波战争时期希腊历史的继续和发展。为了明了这两次大战时期中希腊历史发展的全貌，特参考《剑桥古代史》第五卷第486页后的年表及修昔底德的著作，作此表。第三个附录是本书的要目索引。1934年出版的克劳莱译本和1956年出版的华尔纳译本都沒有索引。斯密司的译本第四卷后面附有详细的索引，颇嫌过于繁琐。本书的索引基本上是根据1874年出版的克劳莱译本上的索引，参考了斯密司译本上的索引作成的。当然，这个索引是很不完备的，但是对于希腊的奴隶、雇佣军、雅典的税收以及相同的人名和地名是特别注意到了的。第四个附录是译名对照表。各种译本中所用不同的译名也列入表中，以便检查。

本书中所附的地图十四幅和插图二十八幅，都是华尔纳的英译本所沒有的。我相信这些地图和插图对于读者了解原著是有帮助的。

关于度量衡制度，华尔纳的译本都改为英美制，沒有保留希腊度量衡的名称，本书参考斯密司译本予以恢复，并在脚注中注明折合英里和公里数目。其计算标准如下：

1 斯塔狄亚＝606.9 英尺＝0.115 英里，
＝185 公尺＝0.185 公里。

货币制度在本译本中仍用希腊名称。希腊各国货币的名称虽然相同，但是随着时代、地域的不同，形状、[1] 成色、价值[2] 因之而异，折成现代货币更加困难。斯密司译本的注释均以一他连特折成972

---

① 厄基那银币，一面为海龟形象，一面为四方形，分为八个三角形；雅典银币，一面为梟与橄榄及雅典名字的缩写，一面为雅典娜女神头像；科林斯银币，一面为戴盔的雅典娜女神头像，一面为飞马图腾。

② 例如在厄基那，一他连特等于36公斤，在优卑亚等于26公斤。雅典初用厄基那制，梭伦改革时始采用优卑亚制。一腓尼基德拉克玛仅等于雅典德拉克玛的5/6多一点。（《剑桥古代史》卷五，第13页注1）

美元。[1]《剑桥古代史》的作者估计，一他连特相当于 270 英镑，其购买力相当于 1,200 英镑，即其货币价值的 4.4 倍。[2] 如采用美元作为单位，一他连特的购买力等于 972 美元的 4.4 倍，即相当于 4276.8 美元。但由于英美货币的不断贬值，这种折算方法当然是很不准确的。如果把它折成实物，可能较为准确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一麦斗（medimnus=52.3 公升，一公升相当于一市升）大麦的价格是两个德拉克玛，[3]那么，一他连特可买大麦 1,569 市石。[4] 由此可以推知当时一他连特购买力的一斑了。

拙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 1960 年 4 月初次出版的。我趁重印的机会，把全书从新校阅了一遍，作了一些修改。在修订本书过程中，同事李长林同志、莫任南同志和侄儿益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均此表示谢意。由于译者对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理论水平很低，同时对外国文字和文学的素养不够，错误之处势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谢 德 风

1977 年 8 月 22 日

---

① 以雅典币制为标准，因为雅典制流行最广。美元重 1.672 公分，成色百分之九十，可以直接换黄金，成为国际货币。但现在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美元贬值，也不能直接兑换黄金了。

② 《剑桥古代史》第五卷第 31 页估计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初十年的战费为 12,000 他连特，相当于 3,250,000 英镑，其购买力相当于 14,400,000 英镑。

③ 公元前六世纪初，梭伦改革时，一麦斗大麦的价格是 1 个德拉克玛，公元前五世纪末为 2 德拉克玛，公元前四世纪初为 3 德拉克玛。（参阅《剑桥古代史》卷五，第 25 页）

④ 100 德拉克玛=1 米那，60 米那=1 他连特。

修昔底德著作版本目录

（甲） 抄本

依照休德(Hude)的意見，下列修昔底德的抄本是最重要的:

A　山南本或意大利本 (Cisalpinus sive Italus), 現在巴黎 (suppl. Gr. 255)，羊皮紙，十一或十二世紀。

B　梵蒂岡本 (Vaticanus), 罗馬梵蒂岡图書館 (126)，羊皮紙，十一世紀。

C　罗棱坦本 (Laurentianus),佛罗棱薩罗棱坦图書館 (69, 2)，羊皮紙，十一世紀。

E　巴拉丁本 (Palatinus), 海德尔堡图書館 (252)，羊皮紙，十一世紀。

F　奥古斯丁本 (Augustanus)，慕尼黑图書館(430)，羊皮紙，十一世紀。

G　摩納森本 (Monacensis)，慕尼黑图書館 (228)，紙，十三世紀。

M　不列顛本 (Britannicus)，不列顛博物館 (11727)，羊皮紙，11 世紀。

这些抄本中，沒有那一个抄本，在年代上或質量上都胜过其他抄本的，但是有两个系統可以辨別出来：一个系統包括C和G两个抄本，而以罗棱坦本为首；另一个系統包括 A、B、E、F諸抄本，而以梵蒂岡本为首。不列顛本介乎两者之間。休德主張罗棱坦本为优；克雷松(Classen)依照貝克(Bekker)的意見，主張梵蒂岡本为优。关于第七卷和第八卷，梵蒂岡本特別有价値，因为它可能是出自另一个不同的抄本。

（乙） 全書版本

阿尔都斯 (Aldus)：第一版，威尼斯，1502年，对开本；注釋，1503年。

斯梯芬那斯 (Stephanus)：巴黎，1564，对开本；附注釋及 1452 年伐拉 (Valla) 的拉丁文譯文。第二版 (1588年) 为修訂基督教圣經拉丁文譯本的資料。

貝克　牛津，1821年，四卷，附注釋及杜克尔 (Duker) 的拉丁文譯文。又有鉛印本，柏林，1832年 ('46, '68)。

坡波 (Poppo): 莱比錫, 1821—40 年, 十一卷 (附序言、注釋等)。

坡波: 小版本, 莱比錫, 1843—51 年, 四卷; 1875—85 年斯塔尔 (Stahl) 修訂本。

哥勒 (Goeller): 莱比錫, 1826 和 1836 年, 二卷, 附注釋。

阿諾德 (Arnold): 倫敦和牛津, 1830—39 年, 三卷, 附注釋。

第多 (Didot): 巴黎, 1840 年, 附哈斯 (Haase) 拉丁文譯文。

布洛姆菲尔德 (Bloomfield): 倫敦, 1842—43 年, 二卷, 附注釋。

克魯格 (Krüger): 柏林, 1846—47 和 1858—61 年, 二卷, 附注釋。

柏麦 (Boehme): 莱比錫, 1856 年和 1871—75 年, 附注釋; 新版, 魏德曼 (Widmann) 校訂。

克雷松: 柏林, 1862—76 年和 1875—85 年, 八卷, 斯条普 (Steup) 校訂。

斯塔尔: 鉛印本, 莱比錫, 1873—74 年, 二卷, 原文附序言、校勘記。

梵·赫維敦 (Van Herwerden): 烏得勒支, 1877—82 年, 五卷, 原文附校勘記。

瓊斯 (Jones): 牛津, 1898 年, 二卷, 附原文。

休德: 莱比錫, 1898—1901 年, 原文附校勘記。

(丙) 單卷版本

席勒多 (Shilleto): 第一卷、第二卷, 倫敦, 1872—73 年, 附校勘及注釋。

熊恩 (Schoene): 第一卷、第二卷, 柏林, 原文附校勘記。

克劳塞 (Croiset): 第一卷、第二卷, 巴黎, 1886 年, 附注釋。

腊瑟福德 (Rutherford): 第四卷, 倫敦, 1889 年。

美国《大学丛書》, 波士頓, 根据克雷松-斯条普的版本; 莫理斯 (Morris), 第一卷, 1887 年; 福勒 (Fowler), 第五卷, 1888 年; 斯密司 (Smith), 第三卷, 1894 年; 第六卷, 1913 年; 第七卷, 1886 年。

兰柏敦 (Lamberton): 第六卷、第七卷, 紐約, 1886 年; 第二卷、第三卷, 1905 年。

荷尔登 (Holden): 第七卷, 劍桥, 1891 年。

谷德哈特 (Goodhart): 第八卷, 倫敦, 1893 年。

馬强特 (Marchant): 第二卷, 倫敦, 1893 年; 第六卷, 1905 年; 第七卷, 1910 年。

斯普拉特 (Spratt)：第三卷，劍桥，1896年；第四卷，1912年；第六卷，1905年。
福克斯 (Fox)：第三卷，牛津，1901年。
塔克 (Tucker)：第八卷，倫敦，1908年。
米尔斯 (Mills)：第二卷，牛津，1913年。

注释中所引作家及其作品的簡單說明

本書的注釋，計有四种：第一种是从修昔底德原文中摘取其枝节的文句，作为注脚，列于每頁之下，并以引号〔“ ”〕标識出来，表示这是修昔底德的原文。第二种是斯密司譯本中的注釋。这类注釋最多，凡本書中未另加說明的注釋均屬此类。事实上他是集諸家注釋之大成，他所引別家的注釋也分別注明了來源。注釋中有許多是关于校勘方面的；因为譯者不懂希腊文，讀者懂希腊文的也恐怕不多，故关于校勘方面的注釋一概从略。第三种是昭伊特譯本上的注釋，于注后加一(昭)字，以示区別。昭伊特譯本于1883年初出版时，原附有注釋一卷；1900年的修訂本，将該卷删去，附加的注脚，除有关校勘者外，为数很少。第四种是譯者所加的注釋。这类注釋均于注后加“譯者”，以示区別。

注釋中引用了許多古代及近代作家的作品。有些作家只有一种著名的作品的，則直書其名以代表其作品，有些作品多的作家，則于作家名字后列其作品的書名或篇名。書名后附加的罗馬数字及阿拉伯数字，为其卷、章和节的号碼，或詩歌行数的号碼。例如希罗多德，V. lv. 4，即指希罗多德的«希波战爭史»第五卷，第五十五章第四节（实际上是节和句）。又例如普魯塔克：«賽蒙傳»，xii，即指普魯塔克«希腊罗馬名人傳»中«賽蒙傳»第十二节。又例如幼里披底：«奥勃斯特»，123，即指幼里披底的悲剧«奥勃斯特»第123行詩句。余类推。

本書的譯文沒有标記傳統的章节号碼，故在注中指本書时，只标明第几頁，而沒有用章节的号碼。

这里所介紹的作家和作品大体上只以注中曾經引用者为限，間或也提到其在史料上的价值。

（甲） 希腊作家

1，荷馬（Homer）：傳說中公元前九世紀的盲詩人，他的两部史詩，«伊利亞特»（Illiad）和«奥德賽»（Odyssey），不仅是偉大的世界文学遺产，而且是研究古代希腊社会的重要資料，有中譯本，傅东华譯（«奥德賽»，商务印書館«万有文庫»本；«伊利亞特»，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所谓《荷马的颂歌》，如《阿波罗颂歌》(Hymn to Apollo) 等，过去认为是荷马所作的，可能是吟诵歌手模仿荷马的作品。

2，品达 (Pindar, 518—438 B. C.)：底比斯的爱国诗人，其颂歌最有名。《奥林比亚颂歌》(Olympian Odes) 是歌颂奥林匹亚赛会中胜利者的诗歌。

3，希罗多德 (Herodotus, 484—428 B. C.)：著《历史》(Historiae)，或称《希波战争史》，九卷。有中译本，王嘉隽译，1959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4，索福克利 (Sophocles, 496—406 B. C.)：希腊悲剧家，《伊勒克特拉》(Electra) 为其作品之一。

5，幼里披底 (Euripides, 480—406 B. C.)：希腊悲剧家，《特洛耶的妇女》和《奥勒斯特》为其作品，见中译本《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第二卷（罗念生、周岂明译。195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6，安多西德 (Andocide, 440—390 B. C.)：雅典演说家。公元前 415 年以瀆神罪被控，后来发表《神秘祭论》(De mysteries) 以自辩。这篇演说辞是研究当时雅典社会和政治的重要资料。

7，莱西亚 (Lysias, 459—380 B. C.)：雅典十大演说家之一，其代人起草的演说辞反映当时雅典社会各方面的生活。

8，阿里斯多芬 (Aristophones, 450—385 B. C.)：他的作品，例如《骑士》(Equites)，《阿卡奈人》(Acharnesis) 等都是反映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雅典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有中译本，罗念生译，195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9，色诺芬 (Xenophon, 434—355 B. C.)：希腊史学家，著有《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雅典的收入》(Revenues of Athens，有中译本，张伯健、陆大年译，1961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斯巴达政制》(Resp. Lac.)、《希腊史》(Hellenica) 等书。他的思想是反动的。其集中有《雅典政制》一书，实际上不是他的作品，故称“伪色诺芬书”。

10，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 436—338 B. C.)：希腊演说家和修辞学家，罗依伯古典丛书中有他的著作的英译本三卷。

11，柏拉图 (Plato, 427—347 B. C.)：雅典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其著作有《筵话篇》(Symposium)、《修辞篇》(Georgias) 等对话集。

12，德谟斯提尼 (Demosthenes, 384—322 B. C.)：雅典杰出的政治家和

演説家。其«演説集»有英譯本二卷。

13,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 C.): 希腊著名哲学家，著有«修辞学» (Rhetoric)、«雅典政制» (Athenian Constitution) 等書。«雅典政制» 有中譯本(日知、力野譯，1957 年三联書店出版)，为研究雅典政治制度的重要史料。

14, 戴那卡斯 (Deinarchus, 361—291 B. C.): 雅典十大演説家最后的一个，其演説辞現存者仅三篇。

15, 挨拉托色尼 (Eratosthenes of Cyrene, 275—194 B. C.): 希腊化时代的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著有 «地理学» (Geographica) 三卷，詳述各国地形、历史、風俗等。原書散佚，現仅有輯本。

16, 阿波罗多拉斯 (Apollodorus): 公元前二世紀雅典学者，著有«神話集» (Bibliotheca, 罗依伯古典丛書中有英譯本)及其他关于地理方面的書。

17, 西西里人戴奥多魯斯 (Diodorus Siculus): 公元前一世紀的希腊史学家，著 «历史丛書» (Historical Library) 四十卷，現存者仅一至五，十一至二十諸卷。 七至十七卷叙述自特洛耶战爭至亞历山大时代的希腊史。

18, 戴奥尼素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約 66 B. C.—10 A. D.): 希腊史学家及修辞学家，著有 «修昔底德論» (De Thucydides Iud) 三篇和 «古代罗馬史» 二十卷 (現存者仅一至九卷)。

19, 科濃 (Conon Mythographus, 36 B. C.—17 A. D.): 著有 «希腊英雄故事集» (Narrat)。

20, 普魯塔克 (Plutarch, 約 46—120?): 希腊傳記家，著有«希腊罗馬名人傳»，他利用历史人物的瑣碎言行，宣傳其奴隶主阶級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但因其反映出許多史籍上所缺少的資料，故不无参考的价值。他在另一部著作——«道德对話集» (Moralia)——中，利用对話的形式，宣傳唯心主义道德思想，«七賢宴会篇» (Convivium Septem Sapientium) 卽其中的一篇。其集中所載«十大演説家傳»(Vitae decem Oratorum) 不是他的作品，故称为 "伪普魯塔克書"。«希腊罗馬名人傳» 和 «道德对話集»在罗依伯古典丛書中均有英譯本。

21, 波桑尼阿斯 (Pausanias of Lydia): 公元二世紀的地理学家，著有«希腊评述»(Periegesis of Greece) 二十卷，为研究古代地理和历史的重要参考資料。罗依伯古典丛書中有英譯本五卷。

22，馬賽林那斯（Marcellinus）：公元五世紀人，根据古代注釋，編撰《修昔底德傳》，这是第一部系統的修昔底德傳記，但其所記載的事实，不尽可靠。

23，阿吉替阿斯（Agathias, 536—582）：拜占庭的学者，編有《警句集》，(Circle of Epigrams)，大約包括一百个警句。

24，拜占庭人斯梯芬那斯（Stephanus Byzantinus）：公元六世紀初期拜占庭的地理学家，著有《地理辞典》（Ethnika），仅有断片遺傳至今。

25，戴奥眞尼（Diogenes Laertius）：生于公元三世紀前半叶，著《哲人传》，其中載有許多哲学家傳記的材料。

26，琉細安（Lucian of Samosata, 120—180）：罗馬帝国时代的希腊諷刺作家，其思想接近于伊壁鳩魯学派。著有《諸神对話》，《反对无知》(Adversus Inductum) 等作品。

（乙） 罗馬作家

1，西塞罗（Cicero, 100—43 B. C.）：罗馬共和末年的政治家和演說家，他拥护騎士阶級的利益，反对民主运动。他的著作《布魯图》（Brutus, or De Claris Oratorilus）是論雄辯术的自傳性著作，公元前 46 年他献給布魯图的。

2，斯特累波（Strabo, 63 B. C.—24 A. D.）：罗馬的地理学家，著有《地理学》十七卷，有关于地中海沿岸各地的历史和風俗的重要报导。罗依伯古典丛書中有英譯本。

3，李維(Titus Livius, 59 B. C.—17 A. D.)：罗馬帝国初年的著名历史学家，其《罗馬史》叙述罗馬自建城以来至公元前九年間的历史，共一百四十二卷，十一至二十和四十六至一百四十二諸卷已失傳。

4，奥維德（Publius Ovidius Naso, 43 B. C.—17 A. D.）：罗馬帝国初年的詩人，其最著名的著作是《变形記》（Metamorphoses），有中譯本，楊周翰譯，1958 年作家書店出版。

5，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 55—120）：早期罗馬帝国时代杰出的史学家，其《編年史》(Annals)叙述自奥古斯都死时至尼祿皇帝死时的历史。

6，奥拉斯·澤力阿斯（Aulus Gellius, 123—165）：罗馬作家，其所著《亚狄迦之夜》（Noctes Atticae），二十卷(現首尾残闕)，保存了許多有关古典时代的历史、文学、哲学及自然科学的資料。

（丙） 近代資产阶級史学家

1，墨勒（Karl O. Muller, 1797—1840）：德国古典語言学家及考古学家。著有《古代希腊文学史》（1847年倫敦英譯本）及《艺术考古手冊》（Handbuch der Archäologie der Kunst, 1878年斯图加特出版）。

2，柏克（August Bockh, 1785—1867）：德国古典学家。他利用希腊銘刻的材料，写成《雅典財政》（Public Economy of Athens），1824年譯成英文。他发起編纂《希腊碑銘集成》（C. I. G.，即 Corpus Inscriptium Graecarum），第一卷出版于1825年。

3，庫齐烏斯（Ernst Curstius, 1814—96）：他是墨勒和柏克的学生，著有《希腊史》三巨冊，有英譯本。《希腊碑銘集成》第三冊是他編的。

4，格罗特（George Grote, 1794—1871）：英国史学家，著《希腊史》十二卷，叙述梭倫改革至亞历山大时代的希腊历史，1846—56年出版。他对雅典的民主政治，估价甚高。

5，赫伯斯特（W. Herbst）：德国古典学家，著《密提林的暴动》（Der Abfall Mytilenes），1861年出版。

6，萊塔烏塞（Leithaüser）：德国古典学家，著《密提林的暴动》，1874年出版。

7，和謨（Adolf Holms 1830—1900）：德国史学家，著《古西西里史》（Geschichte Siciliens in Atertum），1870—74年，萊比錫出版。

8，碩曼（G. F. Schoemann）：德国古典学家，著《古希腊史》（Gr. Alterthumer）。

9，布索尔特（Georg Busolt, 1850—1920）：德国史学家，著《希腊史》。

10，赫采（Hutsch）：德国古典学家，著《希腊罗馬度量衡及貨币的研究》（Gr. und Prom. Metrologies）。

11，弗雷澤（J. G. Frazer）：編有波桑尼阿斯的《希腊评述》，加注释，共六卷，1898年出版。

12，弗里曼（Edward Augustus Freeman, 1823—97）：英国史学家，著《西西里史》（History of Sicily），1891—94年出版。

13，澤布（Sir Richard C. Jebb, 1841—1905）：英国古典学家，編著《亞狄迦演說家，从安替芬到爱栖阿斯》（The Attic Orators, from Antiphon to Isaeus），二卷，1893年，倫敦出版。

14, 格兰狄 (G. B. Grundy): 英国史学家，著《修昔底德和他的时代的历史》，(Thucydides and the History of His Age)，二卷，1910年初版，1947年再版，牛津。

15, 瑟耳沃尔 (Connop Thirlwall, 1797—1875): 他是格罗特的同学，续写《希腊史》八卷，1835—47年出版。

16, 利克上校 (Col. William Martin Leake, 1777—1860): 英国古典地形学家，1808—10住在希腊，搜集古代碑铭，著《摩里亚》(Morea, 1830) 等书。摩里亚即古代的伯罗奔尼撒。

17, 克鲁斯 (F. C. R. Kruse): 德国史学家，著《希腊》(Hellas, 1826) 一书。(此外，校订修昔底德著作的学者，如休德、斯塔尔、熊恩、克雷松、阿诺德、斯条普等，均见修昔底德著作版本目录中，不重复。)

（丁） 其他

1, 《佩洛斯石刻》(Parian Marble or Parian Chronicle): 此石刻的半块发现于佩洛斯，1627年运往伦敦，现由牛津大学保存；另有半块发现于1897年，现存佩洛斯博物馆。石刻长 $3^1/_2$ 英尺，简单地记载公元前1318—264年间希腊的大事，现存者仅至公元前354年止。为校订希腊古典作品的重要资料。碑文见雅各比 (F. Jacoby) 编《希腊史学家残篇》(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chen Historiker)。

2, 《亚狄迦碑铭集成》(C. I. A., 即 Corpus Inscriptium Atticarum): 编集在亚狄迦所发现的古代铭刻而成，1825年后陆继出版，为研究希腊古史的重要资料。

3, 《抄本 F》(Codex F): 见修昔底德著作版本目录抄本项下。

4, 《赫尔密斯》(Hermes): 德国研究古典语言学的杂志，1866年创刊，德国古典学家讨论修昔底德著作的许多重要论文，都在此杂志上发表。

5, 《希腊研究杂志》(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美国研究古代希腊语文及历史的杂志，1880年创刊。

6, 《德国考古研究所(雅典部门)通讯》(Mitteilungen des deuschen arch. Inst. Athenische Abteilung)。

7, 《希腊碑铭》(I. G.=Inscriptiones Graecae): 柏林出版的希腊碑铭丛书。

目　录

第　一　卷

第　二　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地圖目录

插圖目录

第 一 卷

第一章　这次战爭的重要性。古代战爭的不足道。海上势力的重要性。历史的方法和目的

在这次战爭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历史著作，相信这次战爭是一个偉大的战爭，比过去曾經发生过的任何战爭更有叙述的价値。我的这种信念是根据下列的事实得来的：双方都竭尽全力来准备；同时，我看見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就是那些現在还沒有参加战爭的国家，也正在准备参加。这是希腊人的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騷动，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說，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虽然对于远古时代，甚至对于我們当代以前的历史，由于时間的遙远，我不能完全明确地知道了，但是尽我的能力所及，回忆过去，所有的証据使我得到一个結論：过去的时代，无論在战爭方面，或在其他方面，都不是偉大的时代。

例如，現在所称为希腊的国家，在古时沒有定居的人民，只有一系列的移民；当各部落經常受到那些比他們更为强大的侵略者的压迫时，他們总是准备放弃自己的土地。当时沒有商业；无論在陆地上或海上，沒有安全的交通；他們利用土地，只限于必需品的生产；他們沒有剩余作为資本；土地上沒有正規的耕种；因为他們沒有要塞的保护，侵略者可以随时出現，把他們的土地夺去。这样，他們相信在别处也和在这里一样，可以获得他們每日的必需品，所以他們对于离开他們的家乡也沒有什么不願意的，因此，他們不建筑任何或大或小的城市，也沒有取得任何重要的資源。凡是土地最肥沃的地方，如現在的帖撒利、彼奥提亚、伯罗奔尼撒的

大部分(阿卡狄亚除外)以及其他希腊最富饒的地区，人口的变动最为頻繁;因为在这些肥沃的地区,个人容易获得比其邻人优超的权势,这就引起紛爭,紛爭使国家崩潰,因而使外族易于入侵。[①]

还有一点,照我看来,可以作为这个国家早期居民的弱点的良好証据:在特洛耶战爭以前,我們沒有关于整个希腊共同行动的記載。当然,我認为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甚至还沒有叫做“希腊”。在丢开利翁的儿子希倫[②]以前,希腊的名称根本还沒有;各地区以各种不同的部落名号来称呼，其中以“皮拉斯基人”的名号占主要地位。希倫和他的儿子們在泰俄提斯的势力增长，并且以同盟者的資格被邀請到其他国家以后,这些国家才因为和希倫家族的关系,各自称为“希倫人”。但是經过很久之后，这个名称才排弃了其他一切名称。关于这一点，在荷馬的史詩中可以找得最好的証据。荷馬虽然生在特洛耶战爭以后很久，但是他从来沒有任何地方用“希倫人”这个名称来代表全部軍队。他只用这个名称来指阿溪里部下的泰俄提斯人;事实上,他們就是原始的希倫人。其余的人,在他的詩中,他称为“得納安人”、“亚哥斯人”和“亚加亚人”。他甚至沒有用过“外族人”这个名詞;我認为在他的那个时候，希腊人还沒有一个統一的名称,以和希腊人以外的世界区别开来。[③]无論

① “很有趣的,讓我們看看亚狄迦。因为它的土地貧瘠、沒有政治紛爭、它始終为同一个种族的人所居住。我說.别的地方发展的不平衡是民族迁徙的結果.对于这种說法,当然亚狄迦是一个重要的例証;希腊其他地方的人,因为战爭或騷动而被驅逐的时候,其中最有势力的人逃入雅典,因为雅典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他們变为公民,所以雅典的人口很快就比从前更多了。結果,后来亚狄迦面积太小，不能容納这么多的公民,所以派遣移民到爱奥尼亚去了。”

② 根据希腊神話,丢开利翁是盜神火給人类的普罗米修斯的儿子，遇着洪水淹沒全希腊,人类死絕,只有他和他的妻子获得保全。希倫是他的儿子,至公元前八世紀全希腊人才把他当作他們的共同祖先,而自称为希倫人。——譯者

③ “照我看来,‘希倫人’这个名称似乎不仅指那些因共同語言发展的結果,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先后采用这个名称的人,并且还指那些后来把这个名称当作共同名称来称呼的人。”

如何，这些不同的希倫人集团，在特洛耶战爭以前，沒有参加过集体的行动。就是对于特洛耶的远征，也只有在事先获得更多的航海知識的时候，他們才可能行动一致的。

根据傳說，米諾斯[①] 是第一个組織海軍的人。他控制了現在希腊海的大部分；他統治着西克拉底斯群島。在这些大部分的島屿上，他建立了最早的殖民地；他驅逐了开利阿人之后，封他的儿子們为这些島屿上的总督。我們很有理由料想得到，他必尽力鎮压海盜，以保障他自己的稅收。

这时候海上的交通比較便利些了，所以不只是希倫人，还有住在沿海一带和島屿上的蛮族[②] 都把海上掠劫作为共同的职业。海盜的領袖是强有力的人；他們作海盜的动机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扶助他們同族中的弱者。他們襲击那些沒有城牆保护而分散在四处的村鎮；他們以劫掠这些地区来謀得他們大部分的生活。在那个时候，这种职业完全不認为是可耻的，反而当作光荣的。这种态度，就是在現在的习俗中，还可以找到例証：大陆上居民中有些在海上行劫而致富的，他們还被認为是可以自豪的；在古詩中，我們也发現，对于由海上来的人，总是問这个問題：“你們是海盜嗎？”[③] 被这样詢問的人从不畏縮而否認曾經作过海盜的事实；詢問他們的人也不会因为他們曾經作过海盜而譴責他們。

同样武装行劫的事情在大陆上也流行；就是現在希腊大部分地区还有古时的生活习慣——例如奥佐利亚的罗克里斯人，[④] 挨托利亚人和阿开那尼亚人，以及大陆上这些地区附近的其他人民，

---

① 傳說中的克里特国王，其全盛时代約在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譯者

② 例如腓尼基人，开利阿人，可能还有伊璧魯斯人。

③ 参閱《奥德賽》III. 73 以下，IX. 252；《阿波罗頌歌》450 以下。（昭）

④ 希腊罗克里斯分为东西两部：东部是奥彭梯亚的罗克里斯；西部是奥佐利亚的罗克里斯。——譯者

他們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慣就是古代劫掠風俗的遺留；因为有一个时候，住宅沒有保障，彼此来往，很不安全，所以全希腊都有随身携带武器的习俗。过去随时携带武器是一件平常的事，正象現在的蛮族人一样。上面我所說的这些人民至今还是过着这种生活，这一事实足以証明过去在一切希倫人中，这是普遍的习俗。

雅典人是最早放弃这种随身携带武器的习俗而采取比較安逸和奢侈的生活的。事实上，有奢侈嗜好的富裕家族中的老輩只是近年来才不穿亚麻布的貼身衣，不把他們的头发打个椎髻吊在头后，用一个金蚱蜢扣針系着：[①] 同样的風俗傳到了他們在爱奧尼亚的同族中，并且在那里的老人中間繼續了相当久的时期。斯巴达人是最早依照我們近代的風尙，穿着簡单服装的，富裕的人也尽可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們也最早实行裸体运动，公开地脫掉衣服；运动后，用橄欖油遍擦身体。在古代，就是在奧林匹亚賽会时，运动員常用腰带遮盖他們的腰部；在不久以前，这种习慣还是保存的。就是現在，許多蛮族人，特别是在亚細亚，当拳术比賽和摔跤比賽时，还系着这种腰带。当然，很多其他的例子可以說明早期希倫人的風俗和現在蛮族人的風俗是类似的。

在以后时期中，城市的位置不同了；因为航海事业比較普遍，有了資本儲蓄，有城牆的新城市事实上是建筑在沿海一带的，有些地峽[②]被占据着，以为通商和防御邻国侵略之用。由于海盜的广泛流行，島屿上和大陆上的古代城市是建筑在离海岸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这些城市，直到現在还留在原来的地址上。因为海盜們不但彼此掠劫，而且掠劫沿海居民，不管他們是不是以航海为职业的。

---

① 把头髮在头上打个椎髻，用一个蟬形的扣針插着，这种蓄髮的方式在雅典似乎保留了很久，这是古老习俗的标志。

② 有些半島上建立了設防的城市，半島以地峽与大陆相連，当时地峽上建筑城牆，以与大陆隔开而成为伊庇丹努（第 23 頁）和波提狄亚（第 342 頁）。

海上劫掠在島屿上的开利阿人和腓尼基人中間也同样流行。他們事实上把这些島屿的大部分殖民地化了。[①] 但是米諾斯組織海軍后，海上交通改进了；他派遣殖民团到大部分的島屿上，驅逐著名的海盜；結果，沿海居民現在才开始获得財富，过着比較安定的生活了。根据他們新財富的力量，他們有些为自己的城市建筑城牆。因为图利的普遍欲望，弱者安于忍受强者的統治；那些因为获得財富而势力强大的人則控制小城市。当特洛耶远征时，希腊人沿着这些路綫已經发展得相当远了。

依我看来，阿伽美濃[②] 一定是当时最有权势的統治者；正因为这个原故，他才能够召集艦队，进攻特洛耶，而不是因为那些向海倫求婚者对丁达里阿斯[③] 宣了誓必須跟随他的原故。[④] 根据伯罗奔尼撒最可靠的傳說，彼罗普斯是由亚細亚来到伯罗奔尼撒的。他随身携带很多財富，定居在一个貧瘠的地区时，获得这样大的势力，以致他虽然是一个异乡人，但是整个地区因他而命名。[⑤] 他的子孙們更加兴旺了，攸利斯提阿斯在亚狄迦被赫丘利的后裔所杀；他在出国之前，把迈錫尼和迈錫尼的政府委托他的亲戚阿特里阿斯[⑥]，阿特里阿斯是因为克賴西巴斯[⑦] 之死而被他的父亲所驅逐

---

① "这一点由下面的事实可以証实：在此次战争中，雅典人在提洛島上举行祓除祭典时，島上的坟墓都被发掘。从殉葬武器的形式和埋葬的方式看来，墓中的人大半是开利阿人；这些武器和埋葬方式与現在的开利阿人所用的是相同的。"

按雅典在提洛島举行祓除祭典是在此次战争的第六年，即公元前426年，参閱第252頁。

② 傳說中，迈錫尼的国王，希腊人进攻特洛耶时的联軍总司令。——譯者

③ 海倫的父亲。——譯者

④ 根据荷馬以后的傳說，所有向海倫求婚的人都宣誓要保护她所选擇为丈夫的人，免受侵害。参閱伊索克拉底，X. 4；波桑尼阿斯，III. 9；阿波罗多拉斯，III. x. 9。

⑤ 傳說中，彼罗普斯是伊利斯地方比薩的国王，他是阿特里阿斯的父亲，阿伽美濃的祖父。伯罗奔尼撒因他而得名，意为"彼罗普斯的島屿"。——譯者

⑥ "阿特里阿斯是攸利斯提阿斯的母舅。"

⑦ 克賴西巴斯是阿特里阿斯的同父异母弟，彼罗普斯和阿克西奥克的儿子。阿特里阿斯和他的弟弟泰尼斯特受了母亲喜波达迈亚的慫恿，把克賴西巴斯杀死了。

的。阿特里阿斯以力大著名，同时，他在迈锡尼很得人心，所以当攸利斯提阿斯沒有回来的时候，他就因为迈锡尼人的請求(因为他們害怕赫丘利的后裔)而即迈锡尼王位，統治了攸利斯提阿斯所曾統治的全部領地。所以彼罗普斯的子孙开始比柏修斯[①]的子孙更有势力了。阿伽美濃正是繼承了这个帝国，同时他有比其他統治者更强的海軍；因此，照我看来，他之所以能够募集远征軍进攻特洛耶的原因，不是由于同盟者对他的忠順，而是由于同盟者对他的畏惧。如果我們能够相信荷馬史詩上的証据的話，阿伽美濃自己指揮的船只似乎比其他任何人要多些，同时他又帮助阿卡狄亚人装备了一个艦队。[②] 在描写阿伽美濃所繼承的权杖时，[③] 荷馬称他为:

"許多島屿和全亞哥斯的国王"。

他的势力根据地是在大陆上；如果他沒有一个强大海軍的話，除海岸附近的几个島屿外，他不会統治着其他任何島屿的。从这次远征，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想到以前其他远征的情况了。

迈锡尼当然是一个小地方，当时的許多村鎮，我們現在看来，都不是那么很大的，但是这点不足以成为一个可靠的証据来否認詩人們以及普通傳說所說到这次远征軍的龐大武装力量。举个例吧，假如斯巴达城将来变为荒廢了，只有神庙和建筑的地基保留下来了的話，过了一些时候之后，我想后代的人很难相信这个地方曾經有过象它的名声那么大的势力。但是斯巴达人占有伯罗奔尼撒半島五分之二的土地，它不但在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島上，并且在半島以外許多同盟国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因为斯巴达城不是有規則地設計的，城內沒有壮丽的神庙或紀念物，而只是一些古老形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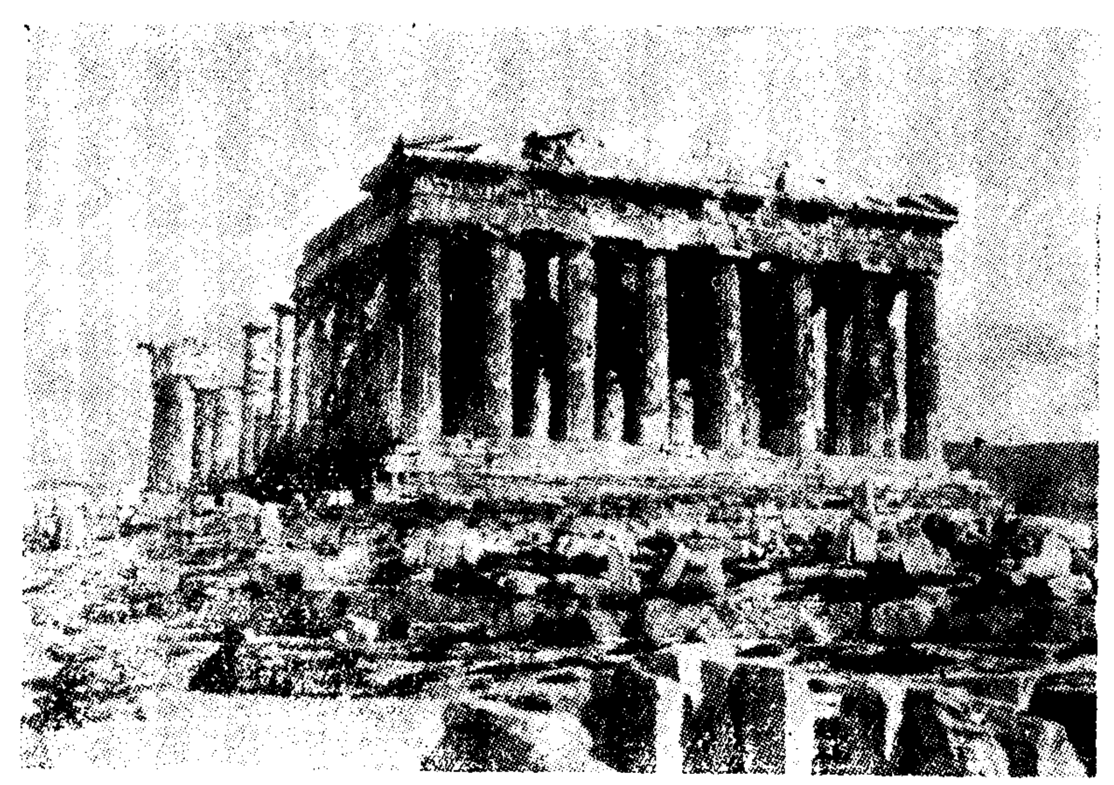
① 傳說中太林斯的国王，他的子孙統治太林斯。——譯者

② 参閱《伊利亚特》ii. 576 和 612，中譯本，第 35—43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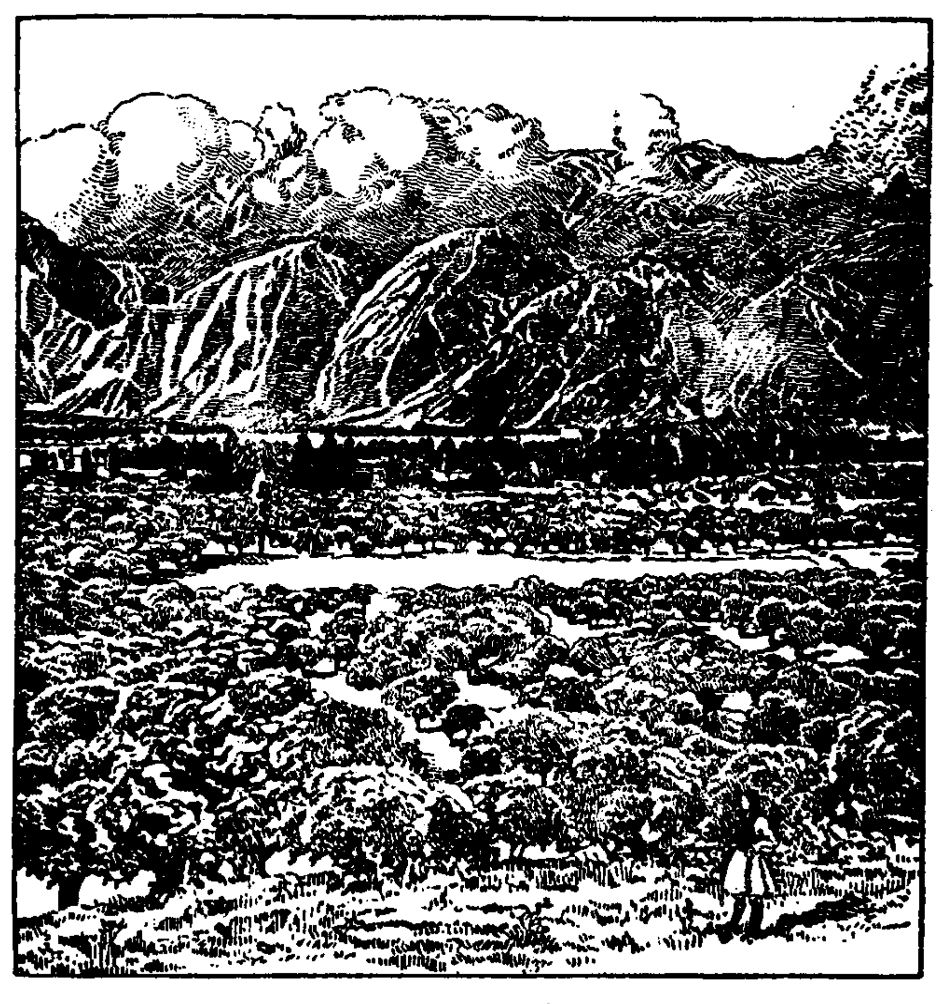
③ 参閱《伊利亚特》ii. 101 109，中譯本，第 24 頁。



公元前五世紀雅典卫城上的建筑



帕德嫩遺迹



古代斯巴达所在地

村落的聚集，它的外表不如我們所料想到的。在另一方面，如果雅典有同样的遭遇的話，一个普通人从亲眼所看見它的外表来推测，会認为这个城市的势力两倍于它的实际情况。

因此，我們不应单凭城市的外表来判断而不考慮它們的实力；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特洛耶远征是过去所有曾經发生过的最大一次远征。同时这次战爭不是按照近代战爭的規模进行的，这也是眞的。我們可否完全相信荷馬史詩中的人物，这是頗有問題的；因为他是一个詩人，他的人物可能是夸大了的。就是我們承認这些人物的話，但是阿伽美濃的軍队似乎也比現在的軍队少些。荷馬記載船舶的数目是一千二百条。他說每条彼奥提亚船上的水手是

一百二十人，每条法罗克提提斯船上的水手是五十人。[①] 我認为这些数字是他說明各种船舶上人数的最大量和最小量。总之，在他的船舶目录中，他沒有記載水手的数目。这些人不仅是桨手，同时也是战士。关于这点，他在描写法罗克提提斯人的船舶时，說得很清楚，船上的桨手都是弓箭手。除国王和最高官吏外，船上不会有很多不是水手的人，尤其是因为他們必須携带全部軍需，横过公海，而且他們的船上沒有甲板，是仿照旧日海盜船的形式建造的。因此，如果我們把最大的船和最小的船一般平均数来計算作戰的总人数的話，把它当作全希腊共同行动的軍队来說，这个数目不是很大的。[②]

其所以这样的原因，不是由于人的缺少，而是由于錢的缺少。給养的缺乏使他們不得不減少人数，使他們能够在进行战爭的国家中維持生活。就是他們在登陆获得胜利[③] 之后，他們似乎也沒有用全部軍队作战；他們耕种刻索尼苏斯半島的土地；并且因为給养不足的原故，繼續劫掠。正因为希腊軍队的分散，特洛耶人才設法支持了十年的战爭，因为他們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那些当时在战場上作战的一部分希腊軍队。但是假如当阿伽美濃到达时，有充足的給养，假如他們能够利用全部軍队繼續不断地作战，而不分散他們的軍队去劫掠和耕种土地的話，很明显的，他們会很容易地得到胜利的；因为当他們不是全軍作战，而只利用他們所能够利用的那一部軍队作战的时候，他們尙且能够牵制特洛耶人。因此，假如他們全部軍队安定下来，同时进行圍攻的話，他們会在更短的时間內，在遭遇着更少的困难中，把特洛耶攻下来的。

事实上，以前的远征，因为金錢的缺乏，都不是眞正重要的。

① 参閱《伊利亚特》ii. 510，719，中譯本，第35—43頁。

② 人数是十万零二千；即一千二百条船，每条船上八十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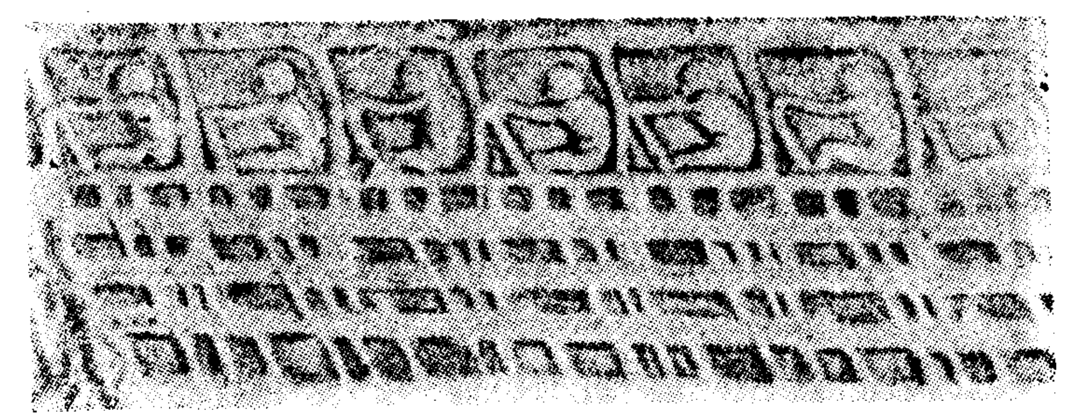
③ "很明显的，一定是打了一个胜仗，否則他們不可能在他們的陣地周圍建筑要塞的。"

这次远征也是一样，虽然它比过去其他远征著名些，但是如果我们检查事实的证据，我们会发见，它并不是如我们所理想的，尤其不是如通过诗人的影响使我们相信的那么重要。

就是在特洛耶战争以后，希腊居民还是在迁动的状态中；在那里经常有迁徙和再定居的事，因而沒有和平发展的机会。经过很久之后，希腊军队才从特洛耶回来。这一事实本身就引起许多变化。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党派斗争；那些被放逐而流亡的人建立了新的城市。特洛耶陷落后六十年，近代的彼奥提亚人[①]被帖撒利人驱逐出阿尼而定居于现在的彼奥提亚地方，此地过去叫卡德密斯。再过二十年后，多利亚人和赫丘利的子孙们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半岛。

这样经过许多年代，遇着许多困难之后，希腊人才能够享受和平的定居生活，人民迁徙的时代才告终结。接着就是殖民时代。[②]雅典人殖民于爱奥尼亚和大多数的岛屿上。伯罗奔尼撒人建立大多数殖民地于意大利和西西里，也建立一些殖民地在希腊的其他地方。所有这些殖民地都是在特洛耶战争以后建立的。

古老的政体是世袭君主制，君主有确定的权力和限制；但是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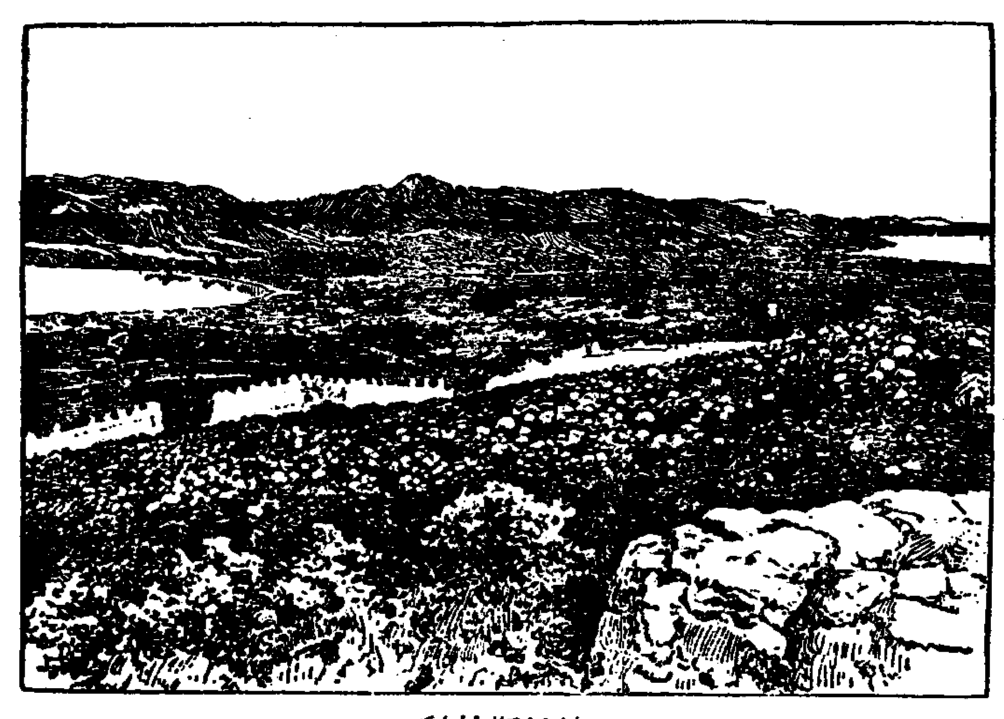
三列桨战舰及其桨手

① “这个种族的一部分人在此以前即定居于彼奥提亚了，其中有些是参加了特洛耶远征的。”

② 约公元前十二—六世纪。这里作者把公元前二千年代末至一千年初的希腊移民和后来公元前八—六世纪的大殖民等同看待了。近代史学则将二者作了区别，认为前者基本上是部落移徙，后者是产生阶级社会后的奴隶制城邦殖民。——译者

为希腊的势力增加，获得金錢的重要性愈来愈明显，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建立了僭主政治。收入增加，造船事业兴旺，于是它們的野心开始倾向于海上势力了。

一般人都認为科林斯人是最早采用近代方法建造航海設备的，[①] 据說，希腊最早的三列桨大船是在科林斯建造的。当时科林斯有一个造船人阿密恩諾克利，他似乎替薩摩斯人建造了四条船。将近三百年以前（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結束时計算起）[②]，阿密恩諾克利到薩摩斯去。历史上所記載的第一次海軍战役是科林斯人和科西拉人間的战爭，这个战役大約发生在二百六十年以前。[③]



科林斯地峽

科林斯位于地峽之上，自远古以来卽为重要的商业中心，虽然古代的交通是在陆地上而不靠海道进行的。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島上的人和半島以外的人来往必然經过科林斯的領土。所以科林斯

① 这里似乎是指海港及船塢的建筑和船舶的构造（卽船上安置甲板）而言。参閱第9－10頁。

② 公元前704年。

③ 公元前664年。

因其财富而势力增加;这一点,古代诗人在科林斯的名字前面,常加一个“富庶的”形容词[①]可以看出来。当希腊的海上运输事业更发达的时候,科林斯人有了一个舰队,镇压海盗;同时因为它能够在陆地上和海上供给通商的便利,从海陆交通上得来的收入使它富强起来了。

后来爱奥尼亚人也成为一个海上的势力,这是在波斯第一个国王居鲁士[②]和他的儿子冈比西[③]的时代。当然,在他们反抗居鲁士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时期控制了整个爱奥尼亚海。

当时萨摩斯的僭主波利克拉底[④]利用他的海军,增加了自己的势力。他征服了许多岛屿,累尼亚岛也在内,他把这个岛贡献给提洛岛上的阿波罗神。[⑤]

当佛西亚人建立马赛时,[⑥]他们也在一次海上战役中打败了迦太基人。

这些是过去最大的海军,就是这些海军,虽然比特洛耶战争晚了许多世代,似乎有三列桨战舰[⑦]的还不多;它们和过去一样,还是由一些长船和五十桨大船组织而成的。最早使用三列桨战舰较多的是西西里的僭主们和科西拉人。这正在波斯战争和继冈比西为波斯国王的大流士死亡[⑧]以前不久。在泽尔士远征之前,希腊没有其他重要的海军。雅典、厄基那和少数其他国家可能已经有了一种所谓海军,但是这些海军主要由一些五十桨大船组织而成

① 参阅《伊利亚特》ii. 570,中译本,第37页;品达:《奥林匹亚颂歌》XII. 4。

② 公元前559—529年。

③ 公元前529—522年。

④ 公元前532—522年。

⑤ 参阅第252页。

⑥ 约公元前600年。佛西亚位于小亚细亚,建立马赛时约当公元前七世纪末。马赛在当时叫做马萨利亚。——译者

⑦ 过去最大的船是五十桨大船,现在三列桨战舰上有桨手一百七十人,这是造船术上一大进步。——译者

⑧ 公元前485年。

的。在这个时期的末期，当雅典和厄基那作战以及外族将要入侵[①]的时候，地米斯托克利才说服他的同胞建造船舰，他们利用这些船舰在萨拉米作战。就是这些船舰也还不是完全建造了甲板的。

希腊的海军，无论在较远的时代或在较近的时期中，都是这样的；尽管如我所描述的，但这些海军还是各海上强国势力的来源。它们为国家取得收入，是帝国的基础。利用海军征服岛屿，最小的岛屿最先陷落。在领土的扩充中，沒有陆地上的战爭，只有边疆上的小冲突，沒有派遣陆地上的远征军，离开本国去征服别的国家。沒有小国在强国领导之下组织起来的同盟，也沒有小国自己在平等的基础上组织共同行动的联盟。战爭只是邻国间的地方事件而已。[②]

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国家遇着不同的困难。例如爱奥尼亚人的势力很快就兴起来了，但是波斯国王居鲁士和他统治下的波斯人消灭了克劳苏斯[③]之后，侵入哈利斯河[④]与[爱琴]海间的土地，把大陆上爱奥尼亚人的城市幷入波斯帝国之內。后来大流士利用腓尼基人的海军，也征服了一些岛屿。[⑤]

希腊国家由僭主们统治。僭主们总是考虑他们自己、他们个人的安全和他们自己家族的光耀。因此这些政府的主要政治原则是安全，它们沒有值得提及的成就——事实上，除了它们的直接地

---

① 指泽尔士的入侵。这次厄基那战争在第33页中提到了。

② "最近于联合行动的是古代卡尔西斯和耶利多里间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希腊世界其他国家，有些帮助这一边，有些帮助那一边。"

这次战争是为着争夺利兰丁平原（参阅希罗多德，V. xcix 中译本，第558页；斯特累波，X. i. 11.）。通常认为这次战争发生于公元前7世纪，但是库齐乌斯认为是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参阅《赫尔密斯》X. 第220页以下）。

③ 公元前546年。克劳苏斯是当时最富裕的吕底亚国王。——译者

④ 在小亚细亚。——译者

⑤ 公元前493年。

方利益以外，它們什么事也沒有作。[1] 因此，在长期中，整个希腊的国家不能联合一致，作出什么了不起的事业来，就是单独的城市也缺乏进取心。

但是最后斯巴达鎮压了雅典[2] 以及希腊其他地方的僭主政治。[3] 希腊其他地方的僭主政治大多数比雅典的僭主政治长久得多。自从多利亚人定居在斯巴达的时候起，斯巴达有一个特别长久的政治混乱时期，但是斯巴达很早就有一个宪法[4]，它从来沒有过僭主政治。四百多年以来，[5] 他們的政府沒有变更，这点不仅是它內部力量的源泉，并且使它能够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

希腊僭主政治終結不久，波斯人和雅典人发生了馬拉松的战役。[6]十年之后，外族敌人又带着巨大的軍队想来征服希腊；[7]在这个危急的时候，斯巴达人指揮希腊的联軍，因为他們的势力最为强大。雅典人在被侵略的时候，决心放弃他們的城市，拆毀他們的房屋，登上他們的船舶，全部人民成为水手。共同努力把外族的入侵击退。但是不久之后，希腊人——那些在战争中共同作战的和那些后来背叛波斯而来的——分裂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以雅典为領袖，一个集团以斯巴达为領袖。雅典和斯巴达显然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在陆地上称雄，一个在海上称霸。在一个短时期內，战时的同盟还繼續存在；但不久后，爭端卽起，雅典和斯巴达各有同盟者，彼此間发生了战争，而其余那些自己有糾紛的希腊国

① “西西里的僭主們是例外，他們扩張了很大的势力。”

② 公元前510年。（昭）

③ “西西里的僭主政治除外。”

④ 来庫古的立法，修昔底德定为伯罗奔尼撒战爭結束以前四百多年，卽約公元前804年；挨拉托色尼定为公元前884年。

⑤ “从这次战爭結束时起計算。”

⑥ 公元前490年。

⑦ 公元前480年。（昭）

家，时而参加这一边，时而参加那一边。所以自从波斯战爭終結到伯罗奔尼撒战爭开始，中間虽然有些和平的时期，但是就整个情况說来，这两个强国不是彼此間发生战爭，就是鎮压它們同盟者的暴动。因此，它們在軍事准备方面都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同时在危难的艰苦訓練中都获得了它們的軍事經驗。

斯巴达人沒有要求他們的同盟国繳納貢款，但是注意使这些国家都是由那些为着斯巴达的利益而工作的貴族寡头所統治着；而雅典則逐漸夺取它的同盟国的海軍（只有开俄斯①和列斯堡②是例外），要求它的同盟国繳納貢款。因此，在这次战爭中，单独雅典一国所能应用的軍队比同盟全盛时期的同盟軍的总数还要多些。

在研究过去的历史而得到我的結論时，我認为我們不能相信傳說中的每个細节。普通人常常容易不用批判的方式去接受所有古代的故事——就是对于那些和他們本国有关的故事，他們也是这样。例如，多数雅典人以为被哈摩狄阿斯和阿利斯托斋吞所刺杀的希帕庫斯③是当时的僭主，而不知道希比亚是庇西斯特拉图的儿子中的最长者和支配者，而希帕庫斯和帖撒拉斯只是他的弟弟。④

其他希腊人⑤也同样地不但对于記忆模糊的过去，而且对于

① 参閱第481頁；第537頁。

② 公元前427年暴动后，丧失了它的独立。参閱第215—216頁。

③ 公元前514年。关于这个題外的問題，可参閱希罗多德，V.iv，中譯本，第535頁；VI.cxxiii；中譯本，第619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VIII.3—5，中譯本，第21—22頁。

④ “事实是这样的：正在他們准备行刺的那天，当然是在最后的俄頃間，哈摩狄阿和斯阿利斯托斋吞疑心有些同謀者已經把阴謀向希比亚告密了。他們相信希比亚預先受到警告，所以他們避开他。但是他們想在他們被捕之前，作出一番勇敢的事来。他們发现希帕庫斯正在利俄科里翁組織泛雅典节游行，他們就把他杀死了。”（参閱第461頁以下。按利俄科里翁在雅典內陶器区保护神阿波罗神庙附近。）

⑤ 这些被批評的希腊人中間，无疑的，希罗多德也是一个。关于两个表决权的事，参閱希罗多德，VI.lvii，中譯本，第590頁。

当代的历史，有许多不正确的猜想。例如，一般人相信斯巴达国王每人有两个表决权，而事实上他们每人只有一个表决权；也有人相信斯巴达人有一个名叫“彼塔那”团的军队。这样的一队兵士是根本沒有的。事实上，大多数人不愿意找麻烦去寻求眞理，而很容易听到一个故事就相信它了。

但是，我相信，我根据上面的证据而得到的结论是不会有很大的错误的。这比诗人的证据更好些，因为诗人常常夸大他们的主题的重要性；也比散文编年史家的证据更好些，因为他们所关心的不在于说出事情的眞相而在于引起听众的兴趣，[①]他们的可靠性是经不起检查的；他们的题材，由于时间的遙远，迷失于不可信的神话境界中。如果我们考虑到我们是研究古代历史的话，我们可以要求只用最明显的证据，得到合乎情理的正确结论。至于目前这次战争，纵或普通人很容易想到他们所正在进行的战争是所有的战争中最伟大的；同时，当战争完结的时候，他们又回转来对于更古远的事迹感叹欣赏了；但是任何人，只要看到事实的本身，就会知道这次战争是所有的战争中最伟大的一次战争了。

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现成的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时期中发表的。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词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

---

① 诗人和早期历史家的著作，通常都是通过公开朗诵的方式传达到民众面前的。

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見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見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經过我仔細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眞理还是不容易发現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說法，由于他們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記忆的不完全。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讀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書中缺少虛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認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話，那么，我就心滿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諸永远的。

过去最偉大的战爭是波斯战爭，但是那次战爭在两次海軍战役[①]和两次陆軍战役[②]中就迅速地决定了胜負。而伯罗奔尼撒战爭不仅繼續了一个很长的时間；并且在整个过程中，給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痛苦。过去从来沒有过这么多的城市被攻陷，被破坏，[③]有些是外族軍队做的，[④]有些是希腊国家自己做的；[⑤]从来沒有过这么多的流亡者；从来沒有过这么多生命的喪失——有些在实际的战斗中，有些是在国內革命中。过去有許多奇怪的古老故事，在近代的經驗中沒有得到証实的，現在都变为可信了。例如，广大地区受到猛烈地震的影响；日蝕和月蝕比过去从来所記載的都頻繁些；在全希腊各地区有广泛的旱灾，繼以飢饉；有严重的瘟疫，它所伤害的生命比任何其他单独的因素更加多些。战爭爆发后，所有这一切的灾难都一齐降到希腊来了。

---

① 阿提密喜安之役和薩拉米之役。

② 德摩比利之役和普拉提亚之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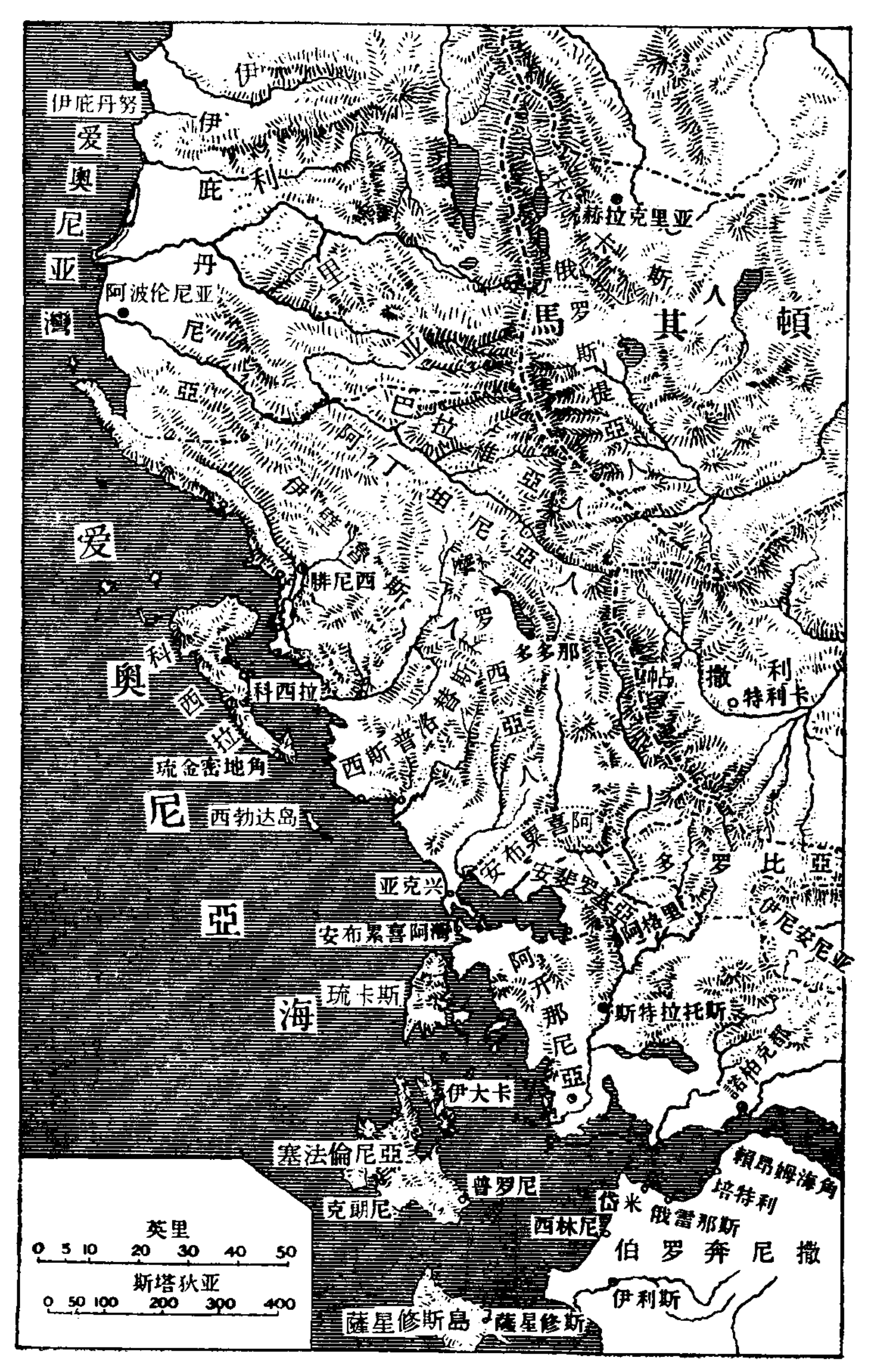
③ “这些城市有些被攻陷后，卽有新的居民移住。”例如索利安姆（第126頁），波提狄亚（第154頁），安那克托里安（第296頁），賽翁尼（第377頁）和弥罗斯（第421頁）。

④ 例如科罗封（第202頁），密卡利苏斯（第518頁）。

⑤ 例如普拉提亚（第229頁），泰里亚（第300頁）。

当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破坏了攻陷优卑亚后所訂立的三十年休战和約[①]时，战爭就开始了。至于他們破坏和約的原因，我首先說明双方爭执的理由和他們利益冲突的特殊事件，使每个人都毫无問題地知道引起这次希腊大战的原因。但是这次战爭的眞正原因，照我看来，常常被爭执的言詞掩盖了。使战爭不可避免的眞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双方所公开表示破坏和約而宣布战爭的原因我在下面要說到的。

① 公元前445年。参閱第79頁。



伊庇丹努
爱奥尼亚湾
伊利庇利丹里亚
阿波伦尼亚
赫拉克里亚
馬其頓
巴拉维亞
阿丁提尼亞人
伊庇鲁斯
腓尼西
多多那
科西拉
琉金密地角
西勃达岛
特利卡
亚克兴
安布累喜阿
安布累喜阿灣
阿格里
斯特拉托斯
琉卡斯
阿开那尼亞
伊大卡
塞法倫尼亞
普罗尼
克朗尼
西林尼
伯罗奔尼撒
伊利斯
薩星修斯島
薩星修斯
爱奥尼亞海
英里
0 5 10 20 30 40 50
斯塔狄亚
0 50 100 200 300 400

科西拉与希腊西北部

第二章 关于伊庇丹努的爭端

伊庇丹努城位于爱奥尼亚灣入口的右边。它在蛮族的領土內，这个地方的居民是伊利里亚族的道兰提亚人。它是科西拉的殖民地，是赫丘利的后裔、科林斯人挨拉托克利德的儿子法利阿斯所建立的。依照旧日的風俗，城邦的建立者是由母国請来的。殖民中有些是科林斯人，也有些其他多利亚人。

經过相当长久的时間以后，伊庇丹努的勢力逐漸强大起来，人口众多，但是后来发生多年的政治混乱，据說，这是因为和当地蛮族居民的战爭所引起的。結果，伊庇丹努衰落，它的大部分勢力丧失了。最后，正在雅典和斯巴达間的战爭之前不久，[①] 民主党驅逐了貴族党，于是貴族党人投奔城外的蛮族敌人，他們和蛮族敌人联合一起，从陆地上和海上向伊庇丹努作海盜式的襲击。城內的民主党人受到窘迫，派遣使团到科西拉去，請求母国救援，以免灭亡；請求它帮助他們和流亡党人訂立和解协定，以結束和蛮族的战爭。使者們坐在科西拉的希拉神庙中，呈递申請書，但是科西拉人民不肯接見使者們，他們交涉毫无結果就回去了。

当伊庇丹努人民知道他們不能从科西拉得到援助的时候，他們感覚恐慌，不知道怎样来应付这个局勢。于是他們派人往特尔斐去問神，是不是他們应該把城市交給科林斯人；因为这个城市是科林斯人建立的，他們可能从那里得到援助。神的回答是：他們应該把城市交給科林斯人，并接受科林斯的領导。所以他們遵守神讖的指示，派人往科林斯，把殖民地交給科林斯人。他們指出：

---

① 公元前435或434年。(昭)

原先建立这个城市的是科林斯人；他們說出他們从特尔斐得到的神識，請求科林斯人援助他們，使他們不致于遭到毁灭。

科林斯人同意援助他們。科林斯人覚得他們很有权利这样做，因为他們認为：他們和科西拉人一样，可以把这个殖民地当作他們自己的；同时，他們怨恨科西拉人，因为科西拉人对科林斯沒有表示一个殖民地对母国应有的尊敬。科西拉人和其他殖民地不同，在公共节日賽会①时，沒有給予科林斯人以特权和荣誉；在祭神的时候，也沒有給予科林斯人以应有的便利。②他們輕視他們的母邦，自称他們当时的金融势力可以和希腊最富裕的国家匹敌，而他們的軍力大于科林斯。他們特别夸耀他們自己的海軍优势；据說，著名的水手腓阿西亚人是在他們以前住在科西拉的，③有时候，他們甚至把这一点当作他們海軍强大的理由。④

这一切都引起了科林斯人对科西拉的恶感，所以他們很乐意派遣援兵到伊庇丹努去。他們招募志愿者到那里去移居，并派遣了一支軍队去，这支軍队里面有安布累喜阿人、琉卡斯人和他們自己的公民在內。这支軍队由陆地上进至科林斯的殖民地阿波倫尼亚，他們避免海道，因为恐怕中途被科西拉人所截断。

当科西拉人发見这些移民和軍队到达伊庇丹努，以及殖民地已交給科林斯的时候，他們大为憤怒。他們得到这个消息后，馬上

① 希腊有四个大賽会，此地无疑地是指在科林斯举行的地峡賽会。母国的“特权”是指荣誉的地位，殖民向母国呈献的犧牲，派遣代表参加科林斯的节日典礼，等等。

② 依照希腊城市的习慣，外人不能貢献犧牲，除非通过一个公民作他的代表。祭神时，把作为犧牲用的动物的前額毛割下来，交給科林斯的代表，使他投入火中（克拉森）。

③ 参閱第231頁，这里提到科西拉有一个腓阿西亚国王阿尔辛諾阿的神庙圣地。古人相信科西拉就是荷馬史詩中的社里亚，但是这在《奥德賽》詩中是沒有根据的。

④ “这种信仰使他們特别注重他們的海軍。他們的海軍不小。在这次战爭爆发的时候，它有一个一百二十条三列桨战艦所組成的艦队。”

總着二十五条船艦駛往伊庇丹努，后面还跟着另一个艦队。他們用最威胁和最恶劣的語言要求伊庇丹努人：第一，恢复流亡党人的职位；[①] 第二，遣散科林斯的駐軍和移民。

这两个要求，伊庇丹努人都拒絕了，于是科西拉人利用四十条船艦的艦队向伊庇丹努人进攻。他們带着流亡者（他們允許恢复流亡者的权力）和一支伊利里亚人的軍队。他們兵临城下的时候，即宣布：凡自愿离开城市的人，不管是不是公民，他們都不加伤害；凡沒有利用这个机会离开的人都会被当作敌人看待。对于这个宣言，沒有任何反应；于是他們开始圍城，这个城市是位于一个地峽上的。

伊庇丹努的使者不久之后就带着伊庇丹努被圍的消息到了科林斯，科林斯开始准备派遣援軍。同时，他們招募志愿者在伊庇丹努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地。凡往那里去的都有絕对平等的权利；凡不准备馬上去，但是愿意在殖民地中有一份的，可以繳納五十科林斯德拉克馬的款項，購买一份，保留他們的权利。这个建議有很大的反响，愿意馬上去的人和愿意繳納款項的人都很多。他們請各城市派遣船艦护送，以防科西拉人在中途阻难。麦加拉供給了八条船艦，塞法倫尼亚的培尔城供給四条，挨彼道魯斯供給五条，赫迈俄尼供給一条，托洛溱供給二条，琉卡斯供給十条，安布累喜阿供給八条。他們請求底比斯人和夫利亚西亚人供給金錢，請求伊利斯人供給金錢和船身。科林斯人自己准备一个三十条船艦的艦队和三千重装步兵。

当科西拉人听到了这些准备的消息，他們派遣代表团往科林斯去，并带了一些斯巴达和西息溫的代表同去，来支持他們。他們

① “以前，这些流亡者已經跑到科西拉去了，他們利用他們和科西拉人間的宗族联系（指着他們的共同祖先的坟墓），請求科西拉帮助他們回国。”

要求科林斯把它的軍队和移民退出伊庇丹努，因为伊庇丹努和科林斯毫无关系。但是(他們說)如果科林斯提出反要求来的話，他們愿意接受仲裁。他們可以用协商的办法，选擇伯罗奔尼撒的城市来作仲裁，仲裁者断定这个殖民地应該归那一方面就归那一方面。如果这样做还不可以的話，他們建議去詢問特尔斐的神讖。他們劝告科林斯不要发动战爭；并且說，如果它眞的发动战爭的話，他們純粹为着自卫計(不是由于他們自己的过失）就不得不轉向别的地方，轉向他們原不愿意的地方去寻找朋友。[①]

科林斯人的答复是这样的：如果科西拉人从伊庇丹努撤退他們的艦队和蛮族軍队的話，那么，商談可能有好处；但是，当伊庇丹努还在被圍的时候来談仲裁，这是很荒謬的。

科西拉人又建議說：如果科林斯人从伊庇丹努撤退軍队，則他們也撤退。或者，他們准备簽訂休战和約，保持原状，直到仲裁結果宣布时为止。

这些建議，科林斯人都拒絕了。这时候，他們的船員已經配备齐全，他們的同盟者也已經准备了。他們派遣一个傳令官当着同盟者的面前宣布战爭。[②] 于是他們带着七十五条船艦和二千重装步兵航往伊庇丹努去和科西拉人作战。艦队由培利卡斯的儿子阿利斯提阿斯、卡利阿斯的儿子卡利克拉底和提曼提斯的儿子提曼諾尔指揮。陆軍由攸利提摩斯的儿子阿基提摩斯和伊薩庫斯的儿子伊薩基达斯指揮。

他們航行到安那克托里亚的亚克兴（在安布累喜阿灣的口子上),那里有一个阿波罗的神庙。他們在那里遇着科西拉人派来的一个傳令官,他乘着輕舟而来,带着指令,劝他們不要进攻。同时，科西拉人也正在配备他們的船員；他們在旧式的船上安置新的横

① 这是威胁科林斯人,說他們将和雅典人訂立同盟。

② 公元前435年。——譯者

梁，使之适于航海，并注意他們其余的船艦准备作战。这时候，他們的傳令官回来了，报告他的和平建議被拒絕了。他們一共配备了八十条船艦[①]的船員。于是他們航出海上，抵抗敌人；他們排成横队，开始作战。战爭的結果是科西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們摧毁了科林斯人的十五条船艦。正在同一天中，圍攻伊庇丹努的軍队迫使伊庇丹努投降了。投降的条件是所有駐軍中的外国軍队和移民[②]都被卖为奴隶；科林斯的公民則被俘虏，他們的命运等待将来决定。

战后，科西拉人在科西拉的琉金密地角建立一个胜利紀念碑。于是他們把科林斯人以外的俘虏都杀死，科林斯人則还是被幽囚着。

这次海軍战敗后，科林斯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回国去了，現在科西拉在它自己的領海上有完全的控制权。科西拉的艦队襲击科林斯的殖民地琉卡斯，把它的領土完全破坏。他們又焚毁伊利斯人的海港西林尼，因为伊利斯曾以船艦和金錢供給科林斯。这次战役后的大部分时間內，科西拉人控制了海上，派遣艦队襲击科林斯的同盟国。但是最后，在夏季开始的时候，科林斯人看見他們的同盟国遭受灾禍，派出了一个艦队和一支陸軍。为着保护琉卡斯和其他友好的城市起見，这些軍队在亚克兴和环繞着基美利烏姆（在西斯普洛替斯）建筑要塞。科西拉人也用他們的海軍和陸軍防守琉金密的陣地，与之相对峙。在整个夏季中，两軍就在这里相持，双方都沒有进攻；直到冬季开始的时候，两国的軍队才各自回到本国的根据地去了。

① 还有四十条船艦正在圍攻伊庇丹努。

② 即安布累喜阿人和琉卡斯人。参閱第 22 頁。

第三章　科林斯和科西拉的辯論

和科西拉的战爭引起科林斯人的憤怒。在战后的整个两年中[1]，科林斯人建造船艦，尽一切可能的努力以增加他們海軍的效率。从伯罗奔尼撒半島本身招募桨手；并以优良的待遇招募希腊其他地区的桨手。

这些准备的消息引起科西拉的恐慌。他們在希腊沒有同盟者，因为他們旣沒有参加斯巴达同盟，也沒有参加雅典同盟。后来他們决定轉向雅典，参加雅典同盟，看他們能不能够从那方面得到支援。

当这个消息傳到科林斯的时候，科林斯人也派代表到雅典，因为他們恐怕雅典和科西拉的联合海軍势力阻碍他們不能按照他們自己的意志去解决对科西拉的战爭。雅典召开民众会議，[2] 双方代表发生辯論。科西拉的代表发言如下：

"雅典人：在目前的形势之下，最恰当的是应該首先把一些問題弄清楚。我們請求你們援助，但是我們沒有权利說，因为我們过去对你們有什么重大的貢献，或者根据現有的同盟关系，你們有帮助我們的义务。我們必須說服你們，首先，你們援助我們是对于你們自己有利的，或者，至少对于你們自己是沒有害的；其次，我們要說明，我們一定会感激你們的。如果在这几点上我們覚得我們的言辞不能說服你們的話，那么，对于我們的使命之失敗，我們一定不覚得詫异。

"現在科西拉派遣我們到你們这里来，相信在請求加入你們的

① 公元前435,434年。(昭)

② 公元前433年。(昭)

同盟的时候，在这几点上我們是能够使你們滿意的。事实上我們过去的政策似乎是不合于我們目前的利益的，使我們不宜于向你們請求援助。过去我們有意地不参加一切同盟，而現在又来請求援助，当然这似乎是不恰当的；正因为这个政策的原故，現在我們和科林斯发生了战爭的时候，我們完全孤立了。过去我們常認为我們的中立是一件聪明的事，因为它可以使我們不至于因为别人的政策而被牽入危險之中；現在我們很清楚地知道，这是缺乏远見，同时也是我們軟弱的原因。

“当然不錯，在最近的海战中，我們单独地战敗了科林斯。但是現在他們正在伯罗奔尼撒半島和希腊其他地区招集更大的軍力来向我們进攻。我們認識到，如果我們只有我們自己国家的資源的話，我們不可能自存；如果他們战胜了我們的話，我們的前途是我們所能够想象得到的。因此我們不得不向你們和其他的人請求援助。你們不要譴責我們，說我們遇着現实时，就改变了我們旧日的孤立政策。我們过去的行为不是怀有恶意的，不过現在我們認識我們是錯誤了。

“如果你們允許我們的請求的話，你們会发現，我們在这个时候加入同盟，在許多方面是一件好事。首先，你們不是帮助侵略者，而是帮助被侵略的人民。第二，現在我們正在极端危急之中，如果你們在此刻欢迎我們加入同盟，我們会对你們永远感激。第三，除你們之外，我們是希腊最大的海軍势力。如果你們建立这样的海軍势力，你們一定要花費很多金錢；如果我們站在你們一边，你們一定会很乐意的。这样看来，我們自愿参加你們的陣容，投靠在你們一边，不致引起任何危險，或任何費用，难道这对于你們还不是一件难能可貴而且将引起你們敌人嫉妒的幸运嗎？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們帮助了我們，我們对你們会很感激的；对于你們的慷慨好义，全世界会欽佩的；而且你們自己也会因此比以前更加强大

了。这些利益能够同时得到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很少有的；同时，在过去也少有的是：要求加入同盟的国家可以向它請求帮助的国家說，它能够提供这样多的荣誉和保証，决不少于它将会接受的。

"一旦发生战事，很明显的，我們对于你們是有用的，但是你們中間有些人也許認为目前沒有发生战争的危險。那些这样想的人是欺骗他們自己；他們沒有看見事实上斯巴达害怕你們，想要发动战爭；而科林斯是你們的敌人，[1] 它在斯巴达是有势力的。科林斯首先向我們进攻，以便后来再向你們进攻。它不想把我們两个国家同时当作敌人，使我們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它。它想从下面两个方法中采取一个来对付你們，以便取得初步的优势：不是消灭我們的势力，就是并吞我們的势力以符合它的利益。但是我們的政策是先发制人，这就是我們請求你們允許我們加入同盟的原因。对于这些事情，我們最好是采取主动的地位——首先采取我們自己的政策，而不要处于被动的地位来应付别人对我們的阴謀。

"如果科林斯人說你們沒有权利接受他們的一个殖民地加入你們的同盟的話，那么，你們可以告訴他們：如果一个殖民地受到良好的待遇的話，它是尊重它的母邦的；只有它遭到虐待的时候，它才对母邦疏远。派到国外去的移民不是留在母国的人的奴隶，而是他們的平輩。就我們而論，很明显的，錯誤是在科林斯方面。我們請求他們以仲裁的方式来解决伊庇丹努事件；但是他們不以合理的方法来解决，而想用战爭来实現他們的要求，[2] 我們是他們的同族人，他們对待我們的态度应該使你們警惕，你們不要墮入他們的詭計中，或者听从他們那些似乎老实的要求。对敌人讓步的人往往会后悔的；讓步愈少，則愈为安全。

"如果你們允許我們加入同盟，不能說你們是破坏了你們和斯

① 这种說法，在科林斯的发言中加以否認，参閱第33頁。

② 参閱第24頁以下。（昭）

巴达所訂的条約。[1] 我們是中立的，你們的条約中有明文規定，在这种情况之下，任何希腊国家是可以自由参加任何方面的同盟的。眞正可恶的是科林斯能够从它自己的同盟国中以及从希腊其他地区（尤其包括你們自己的人民在内）替它的船艦找到水手；而我們則完全被封鎖，沒有一个完全正式的同盟国，当然也不能从任何其他地方得到援助：达到頂点，甚至如果你們允許我們的請求，他們也会譴責你們，說这种行为是非法的。事实上，如果你們不愿支持我們的話，我們将有更大得多的理由来埋怨你們：我們不是你們的敌人，而你們拒絕我們；他們是你們的敌人，同时也是侵略者，而你們不但不阻止他們，反而实际上讓他們利用你們自己帝国内的資源来扩充他們的势力。难道这是正义的嗎？无疑的，你們应該制止他們从你們自己的人民中招募軍队，或者也給予我們以你們認为适当的帮助。最好是你們允許我們公开地加入你們的同盟，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我們。

“我們已經提到，这样的政策对于你們自己是有很大的利益的。[2] 对你們最大的利益可能是你們可以完全信賴我們，因为你們的敌人也正是我們的敌人，同时这些是强大的敌人，很有能力加害于那些叛离他們的人的。对你們說来，拒絕一个海軍强国加入同盟和拒絕一个陆地强国加入同盟，完全是一回不同的事。无疑的，你們的目的，如果可能的話，是根本不許任何其他国家有海軍；如果这一点作不到的話，其次，最好是使現在最大的海軍强国站在你們一边。

“你們中間也許有人虽然承認我們所說的，这个同盟对你們是有利的，但是你們还覚得恐怕違背了你們和斯巴达所訂的休战和

① 参閱第79頁。（昭）
② 第27頁。

約①。这样想的人应該知道：不管他們怕不怕，如果我們加入你們的同盟，你們的势力一定会加强；这样就会使你們的敌人必須愼重考慮，然后向你們进攻；② 但是如果你們拒絕我們的話，不管你們有多么大的信心③，事实上你們的势力会因此而削弱，强大的敌人对待你們就不会那么尊重了。目前你們在考慮这次正将发生的战爭——事实上，这是一个已經爆发了的战爭。象科西拉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友誼对于你們是多么有利；它的敌視，对于你們是多么危險；如果你們現在还犹疑不决，不知道要不要把科西拉拉到你們这一边来的話，那么，你們对于你們自己城邦的考慮是太沒有远見的。除其他許多利益之外，科西拉在往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沿海途中占着优越的地位，④ 因此它能够防止从那里往伯罗奔尼撒半島去的，或者从伯罗奔尼撒半島往那些国家去的海上援兵。

"全部事情可以簡单地說出来，这几句話可以把你們不应該放弃我們的全部論据告訴你們。希腊有三个大的海軍势力——雅典、科西拉和科林斯。如果科林斯控制了我們，你們讓我們的海軍和它的海軍联合在一起，那么，你們就不得不与科西拉和伯罗奔尼撒的联合艦队作战。但是，如果你們允許我們加入你們的同盟，那么，你們就可以得到我們的船艦和你們自己的船艦并肩作战。"

科西拉人发言之后，科林斯的代表发表下面的演說："这些科西拉人，在他們的发言中，沒有把他們的論据限于你們是不是应該允許他們加入同盟的問題上。他們說我們是侵略者，而說他們自己是非正义战爭的牺牲者。因此，在談到其他論点之前，我們必須首先說明这两点。我們的目的是想使你們对于我們向你們請求

① 和斯巴达訂立的三十年休战和約，参閱第 19 頁。

② 意思說，他們的敌人自己会破坏休战和約的。

③ 即对休战和約的保証。

④ 古代的水手宁願紧靠海岸航行，而不願通过公海航行。

的眞实情况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并且說明你們很有理由拒絕科西拉的請求。

"科西拉人用'聪明'、'中庸'等字眼来描写他們不参加同盟的旧政策。事实上，他們的动机完全是恶意的，他們完全沒有什么好心腸。他們不要同盟者，因为他們的行动是不正当的，他們耻于招进他人来看見他們自己的恶行。科西拉的地理形势使其居民有相当的独立性。别国的船舶不得不經常进入它的港口，而科西拉的船舶則很少往别国的港口里去。因此，科西拉人侵害他国人民的案件是由科西拉人自己来审判，不是由和别国协商而指定的裁判官来审判的。他們这种中立的政策，听起来似乎是天眞的，但事实上是他們所采用的伪装，其目的不是在于防止他們参加别人的恶行，而是在于他們自己可以自由作恶：当他們有足够的力量的时候，他們就用暴力夺取别人的財产；当他們能够逃避别人的注意的时候，他們就欺騙别人；享受他人的利得，毫不以为耻。但是，如果他們眞的是正直的人，如他們自己所冒充的一样的話，他們的独立性就会使他們在这种公共正义的关系中有最好的机会，可以表現他們的善良品質。

"事实上，他們的行为，无論对我們或对任何其他的人，都是不正直的。虽然他們是我們的移民，但是他們对我們从来就不忠实。現在他們和我們作战了。他們說，他們被派遣出去的目的不是来受虐待的。我們說，我們建立殖民地的目的也不是来受他們的侮辱的，而是要保持我們的領导权，并且要他們对我們表示适当的礼貌。总之，我們的其他殖民地对我們是尊敬的，当然，它們对我們有很好的感情。旣然大多数殖民地对我們滿意，那么，很明显的，科西拉是沒有理由說只有它是不滿的；并且我們的作战不是沒有原因的，只是受到他們特别挑衅的結果。卽算我們錯了的話，正当的作法也是要他們向我們申請；如果我們不尊重这样合理的态度

的話，那就是我們的耻辱。事实上，因为他們妄自尊大和倚仗自己的財富，他們在許多事情上对我們极无礼貌，尤其是关于我們的屬国伊庇丹努的事件。当这个地方遭到灾难的时候，他們沒有采取步驟去控制它；但是当我們去援助它的时候，他們馬上就用暴力占領它，并且至今还占据这个地方。

“他們說他們首先准备把这件事情交給仲裁来解决。一个已經偷偷地占据优势的人，从安全的地位作出这个建議来的时候，这句話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开始敌对行动之前，和敌人站在眞正的，而不是虛伪的平等地位的时候，这种建議才是可以采納的。他們的情况是这样的：在他們开始圍攻伊庇丹努之前，他們沒有提仲裁这个良好的意見；只在他們認为我們不会讓他們这样作的时候，才提出这句空話来。

“在伊庇丹努事件中，他們自己既然是錯了，現在他們又跑到你們这里来，他們不是来請求加入同盟的，而是来請求你們共同参加他們的罪恶行为的。他們正在和我們作战的时候来請求你們欢迎他們加入同盟。他們所应当作的是在他們眞正安全的时候和你們靠攏，而不应当在这个时候，不应当在他們已經侮辱了我們而遭着危險的威胁的时候。在目前的形势之下，你們将帮助那些过去从来沒有要你們分享过他們的权力的人，同时你們会迫使我們認为你們将和他們一样，負担同样的責任，虽然你们没有参加他們的恶行。无疑的，如果他們希望你們現在和他們共命运的話，他們应当过去和你們共享他們的权力。

“我們認为我們已經說明了我們有理由向他們提出控訴；同时，他們的行为是狂暴的和貪得无厌的。其次，我們想要你們知道：你們接受他們作为同盟者是不恰当的。虽然和約中有一条說，沒有参加原有和約的任何城邦可以自由参加任何方面，但是这一条款不能指参加同盟的目的在于伤害其他的国家；它不能指一个

城邦在暴动中寻找安全；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不冷靜地考虑的話，允許它加入同盟的結果，会不是和平，而是战爭。如果你們不听我們的忠言，你們所遭遇的問題正是这样的：你們会不仅是帮助他們，而且是准备和我們作战，我們对于你們是負有条約上的义务的。如果你們和他們联合在一起来进攻的話，我們为着自卫起見，不得不对抗你們和对抗他們一样。

"无疑的，你們的正当行动是保持严格的中立；不然的話，就要参加我們一边来对抗他們。至少，你們对于科林斯是有条約上的义务的；而你們和科西拉間，就是和約也从来沒有过。你們不要开一个先例，使一个国家接受另一个国家的叛变人民参加它的同盟。当薩摩斯人叛变你們的时候，[1]伯罗奔尼撒諸国对于是否帮助他們的問題，意見分歧，当时我們不是投票反对你們的；相反地，我們曾公开地反对他人，說每个国家应当有权利控制它自己的同盟国。現在如果你們欢迎并且援助那些侮辱我們的人，你們会发現你們自己的人民正也有同样多的人会跑到我們这边来，而你們将开一个对于你們的禍害更大的先例。这一切，我們根据希腊的法律和习慣，有权利向你們要求。我們还想向你們进一忠言，并且提出我們有权利要求你們的报答。我們不是你們的敌人，因为我們沒有向你們进攻的企图；但是我們和你們的友誼也不是那么亲密，以致常有相互間的帮助的。因此，我們可以說，过去我們帮助过你們，現在你們报答我們的时候到了。

"正在波斯人入侵之前，当你們和厄基那作战的时候，你們缺少船艦。当时科林斯把二十条船艦給你們。这种友好行动的結果使你們能够征服厄基那；又因为我們对你們其他的帮助，我們阻止了伯罗奔尼撒諸国援助薩摩斯，結果使你們能够处罰这个島屿。

---

[1] 公元前440年，参閱第79頁。

我們作这些行为都是在紧急关头的时候，在人們尽力攻击敌人，不顧一切，只图获得胜利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人們甚至把过去的敌人当作朋友，只要这些敌人能够帮助他們；甚至把眞正的朋友当作敌人，如果这些朋友阻撓他們的話；事实上，他們专心致意只图获得胜利，而不顧他們自己最大的利益了。

“我們希望你們仔細考虑这几点。关于这些事情，我們希望你們的青年問問他們的长輩，讓你們决定你們应当对待我們犹如我們过去对待你們一样。你們不要这样想：‘科林斯人所說的完全是对的；但是一旦发生战争，这一切都不符合我們的利益。’在考虑中最少犯錯誤的，通常是最好的政策。你們应当知道，虽然科西拉人想把将要发生的战争来訛詐你們去作不正义的事，但是战争不一定就会发生的。你們也許認为科林斯将来会变为你們的敌人，但是你們不要因为这种思想而誤入迷途，因而現在就把我們当作公开的敌人了。一个聰明得多的政策是消除因为麦加拉的关系[①]我們对你們已有的怀疑。你們知道，給予及时的帮助能够消除旧日的嫌隙，其效果远远超过帮助本身。

“不要因为他們向你們提出一个强大的海軍同盟而受他們的影响。公平地对待一个平等的国家比急于抓着一个表面上似乎有利而实际上很危險的便宜是更会得到眞正的安全的。在斯巴达討論的时候，我們定下了一个原則：每个国家应当有权利处罰它自己的同盟国；現在我們自己所处的地位正和你們在那时候所处的地位相同。我們要求你們維持这个原則。在那时候，我們的表决既然帮助了你們，你們也不应当用投票反对我們的方法我来危害我們。不，你們应当对待我們犹如我們过去对待你們一样。你們应当知道：我們現在处于危难之中，援助我們，可以得到眞正的友誼；

① 很明显的，这是指禁止麦加拉人进入雅典統治下的海港而言（第 47 頁）。

反对我們，将得到眞正的仇恨。不要和这些科西拉人訂立同盟来反对我們。不要帮助和唆使他們进行罪恶的行为。这样，你們就作了你們所应当作的，同时也是采取了合于你們自己利益的最聪明的决議。”

这就是科林斯使团的发言。雅典人听了双方的发言之后，在两次民众会議中討論了。在第一次会議中，一般的意見似乎贊成科林斯人的論点；但是在第二次会議中有了变动，議决和科西拉人訂立同盟。这不是双方有任何战爭都参加的全面同盟；因为雅典人知道，如果科西拉要求他們联合起来进攻科林斯的話，那么就是違背了和伯罗奔尼撒所訂的和約的。而这个同盟是防御性的，只有雅典、科西拉或它們的任何同盟国受到外敌攻击的时候，它才发生效力的。

一般人都相信伯罗奔尼撒战爭是无論如何会发生的。雅典不希望科西拉的强大海軍落在科林斯手里。同时它希望两国因互相战爭而削弱；因为这样，如果战爭眞的爆发的話，雅典自己会比科林斯及其他海軍国家[1]的势力都强大些。此外，事实上，科西拉在往意大利和西西里去的沿海道路中占着很便利的地位。[2]因为这些原故，雅典就和科西拉訂立同盟了。

第四章　雅典干涉对科林斯的战爭

科林斯的代表們回科林斯去了；不久之后，雅典就派了十条船艦去援助科西拉。这些船艦由塞蒙的儿子拉西达蒙尼阿斯、斯特罗姆毕庫斯的儿子戴奥提摩斯和挨彼克里斯的儿子普罗提亚斯指

① 特别指第22頁所說的那些国家。

② 参閱第30頁。

揮。他們所受的命令是这样的:除在下面的情况下之外,他們应当避免和科林斯人发生战爭。如果科林斯人向科西拉航行，其目的是想在科西拉本島或科西拉領土內任何地点登陆的話，他們应当尽一切力量防止它。这些命令的目的是想避免破坏現有的条約。

这十条船艦到了科西拉，而科林斯人也完成了他們的准备工作,派了一个一百五十条船艦的艦队向科西拉航行。这些船艦中,十条是来自伊利斯,十二条来自麦加拉，十条来自琉卡斯,二十七条来自安布累喜阿,一条来自安那克托里安,九十条是科林斯自己的。每个分遣队有它自己的軍官；科林斯的海軍大将是攸西克里斯的儿子塞諾克萊得斯,他有四个副将。

这个艦队从琉卡斯出发,到了科西拉对岸的大陆,停泊在西斯普洛替斯境內的基美利烏姆。这里有一个海灣，并且在离海面有相当距离的地方是伊利斯地区的挨非里城。在挨非里附近，阿刻魯西安湖的水流入海中，这个湖是因阿刻隆河而得名的。这条河通过西斯普洛替斯,流入湖中。这个地区还有一条賽阿密斯河,它是西斯普洛替斯和塞斯特林的边界。科林斯人停泊和扎营的地方正是大陆上这个地点。

科西拉人听到敌人将到的消息，馬上配备一百十条船艦的水手,由密西亚德、阿伊西馬得和攸利巴都斯指揮，在西勃达群島中一个島上扎营。雅典的十条船艦也和他們在一起。他們的陆軍駐扎在琉金密地角上，薩星修斯派了一千名重装步兵来增援。科林斯人在大陆上也得到了很多各地土人派遣来的增援，因为这些土人和科林斯人总是处于友好关系的。

科林斯人作好了一切准备之后,他們携带三天的粮食,晚間从基美利烏姆航入海中,想和敌人作战。黎明时,他們看見科西拉的船艦已在公海中,并且向他們突击。他們彼此看見了的时候,双方馬上排好陣势,准备战斗。雅典的船艦在科西拉行列的右边,其余

的陣地由科西拉人分三个分艦队占据，每个分艦队由一个海軍大将指揮。这是科西拉人的战斗序列。在另一方面，麦加拉和安布累喜阿的船艦构成右翼，其余同盟国的分遣队在中央，而科林斯人自己带着他們最好的船艦，保持左翼，对抗雅典人和科西拉人的右翼。双方发出信号之后，他們就开始战斗了。这是一种頗为陈旧的战斗方式，因为在海軍方面，他們还是落后的，双方都有一些重装步兵、弓箭手和投枪手在船上。他們虽然沒有海战的技术，但是战斗还是很激烈的。眞的，这与其說是海战，不如說是陆战。当船艦相碰的时候，这些船艦就很难完全逃脫，因为战斗的船艦这样多，同时它們又列成密集队形。事实上，双方都靠重装步兵来取得胜利；重装步兵站在甲板上，排成正規的队形作战，而船艦則停着不动。他們沒有运用突破敌綫，进行撞击的战术。[①]事实上，在这种战役中，勇敢和单純的气力比科学方法更为重要。在战斗中，到处都是混乱，四面八方都是叫喊的声音。

科西拉人受到窘迫的时候，雅典的船艦卽来支援，以威胁他們的敌人。但是他們沒有公开地参加战斗，因为雅典的司令官恐怕違反了雅典的命令。

科林斯陣綫的右翼受到最大的損失。在这里，科西拉人領导一个二十条船艦的分遣队击潰了敌人，在混乱中把他們赶回大陆，直追到他們的营地；科西拉人登陆后，把他們的空营放了火，把他們的財产洗劫一空。科西拉人在这里取得胜利，而科林斯人及其同盟者遭到失败。但在左翼，因为科林斯人自己在那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科西拉人的人数，在开始时，就比較少些，又有二十条船艦追赶敌人去了。現在雅典人看見科西拉人受到窘迫，开始更加公开地援助他們了。起初他們压制自己，不去撞击科林斯的船

① 卽突破敌人陣綫，以便向敌艦的側面或船尾撞击。

艦；但是最后，科西拉人毫无疑問地是战敗了，而科林斯人还在繼續猛攻；到了这个时候，每个雅典人都参加战斗，毫无顧忌了。在这种形势下，科林斯人和雅典人中間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战斗了。

科林斯人胜利之后，他們沒有把破坏了的船艦拖去，只注意船艦上的人。他們在海上巡邏，把破船上的人杀掉而不俘虏他們。这样，他們在无意之中，把他們自己一些朋友也杀掉了，因为他們不知道他們的右翼战敗了。双方作战的船艦很多，作战的海面很广，所以一旦交鋒，就很难辨别誰胜誰敗了。当然，以船艦数目而論，这是两个希腊国家間所发生的一次最大的海战。[1]

科林斯人驅逐科西拉人到陆地上之后，他們开始注意到那些被击沉的船艦和他們自己的死亡者[2]，大多数这些死者的尸体他們都能找着，送回西勃达，[3] 他們的土著同盟者是駐扎在那里来支援他們的。于是他們重整軍队，又航行出来进攻科西拉人了。

科西拉人恐怕科林斯人在島上登陆，于是带着他們所有的船艦，包括雅典的十条船艦和他們自己所剩下来船艦在內，出来抵抗科林斯人。

当天已經很晚了，双方唱了战斗前的胜利歌；那个时候，科林斯的船艦忽然开始倒划。他們看見从遙远的地方又来了二十条雅典船艦。这些船艦是雅典后来派出来援助原先那十条船艦的，因为雅典人恐怕科西拉人战敗而他們自己的那十条船艦不能够支援他們(后来事实証明，这是很正确的)。科林斯人所看見的正是这支援軍。他們疑心这些船艦来自雅典，并且以为他們所看見的船艦后面还有更多的船艦。因此，他們开始退却。

---

① 修昔底德沒有把薩拉米之役計算在內，因为那个战役是希腊人反抗波斯人的战爭。

② 失掉战斗力的船艦上的死者的尸体。

③ "是西斯普洛替斯的一个海港，但是沒有人住在那里的。"

从科西拉人准备进攻的方向看去，比較看不清楚，所以他們沒有看見前面的船艦。当他們看見科林斯人退却的时候，他們觉得很詫异。最后有人看見了这些船艦，于是大声喊出，說前面有船艦。所以他們也退却了，因为当时天已将黑了，科林斯人繞过去，沒有和他們接触。科西拉人回到他們在琉金密的营地；而雅典的二十条船艦在利格魯斯的儿子格劳康和利奥哥拉斯的儿子安多西德的指揮下，通过許多破坏了的船艦和陣亡者的尸体，往他們的营地航行。这些船艦被看見之后不久，就开始向那里航行；因为現在是晚上了，科西拉人恐怕它們是敌人的船艦。但是后来它們被認識出来了，所以安然停泊。

第二天，三十条雅典的船艦和科西拉所有的船艦都开往科林斯人所停泊的地点——西勃达港，看科林斯人是否准备战爭。科林斯人把船艦从海岸边开出，在公海中列成陣势。他們停在那里不动，无意发动攻势。他們看見了新从雅典开来的艦队，他們知道自己的困难：他們船艦上的俘虏須要有人防范；他們駐扎在这个荒凉的地方，沒有修理船艦的便利。最使他們煩恼的，是他們怎样才能够由海上回到家乡的問題。他們担心雅典人認为他們之間的条約已因最近的战爭而解除了；在他們回国的途中，雅典人可能截击他們。因此他們决定派一个使者，不带傳令官的权标，[①]坐一条小船往雅典人那里去試探他們的企图。

他們派使者前往，使者对雅典人說：“雅典人：你們錯了，你們不遵守条約而发动战爭。我們到此地来的目的是对付我們的敌人，而你們阻撓我們，拿起武器来反对我們。現在你們既然是有意阻止我們航往科西拉，或航往其他我們想要去的地方，換一句話說，你們既然破坏条約，那么，你們就可以把我們在此地的人当作

---

① 带傳令官的权标是承認战爭狀态的表示，而科林斯人不願意雅典人把他們当作敌人。

你們的第一批俘虏，把我們当作你們的敌人。”

科林斯人說完之后，科西拉的軍队里面听見了他們的說話的人都高声呼喊，要把他們俘虏起来，然后杀掉他們。但是雅典人回答說：“我們不是发动战爭，也不是破坏条約。这些科西拉人是我們的同盟者，因此我們来援助他們。如果你們往其他方向航行，我們不阻拦你們；但是如果你們航行去进攻科西拉或它的其他任何領土的話，我們将尽力阻止你們。”

科林斯人得到这个答复之后，就开始准备航行回国。他們在大陆上西勃达地方建立一个胜利紀念碑，以紀念他們的胜利。同时，科西拉人把他們遇难的船艦和陣亡者的尸体打撈起来。①当晚起了大風，所以这些尸体都被風和海流冲走，分散在四方了。于是他們在西勃达島上建立一个胜利紀念碑，以表示他們在这次战役中的胜利。

双方都認为是胜利了，而树立胜利紀念碑的理由是这样的：直到傍晚，科林斯人在战斗中占优势；所以他們取得了大多数被击沉的船艦和他們自己死难者的尸体；他們所俘虏敌人至少有一千名和击沉敌艦約七十条。科西拉人击沉敌艦約三十条；雅典人到达之后，他們在沿海附近撈取了死难者的尸体和被击沉的船艦。战后的当天，科林斯人因为看見了雅典的艦队而倒划，在科西拉人的面前退却了；雅典人到达之后，科林斯人再沒有从西勃达出来作战。因此双方都說自己是胜利的。

科林斯人在航行回国途中，占取了安布累喜阿灣口上的安那克托里安。这个地方原是科林斯人和科西拉共有之地，科林斯人利用阴謀夺取了这个地方。他們把自己的移民安插在那里，然后航行回国。在他們所俘虏的科西拉人中，他們卖了八百名原来是

① 不請求敌人的允許而打撈死者的尸体，这表示他們保持住了他們的战場，因此可以說他們是胜利了。

奴隶的;他们把其余的二百五十人仍然拘禁起来,但是对待他们很好,希望将来有一个时候,他们可以回去,使科西拉再转到科林斯这一边来。① 事实上,这些人大多数是在科西拉很有势力的人。

这样,科西拉在和科林斯的战争中仍然沒有被征服,雅典的舰队离开了科西拉岛。但是这就是科林斯和雅典作战的第一个理由,因为雅典在休战和约还有效的时期內,已和科西拉一起向它作战了。

第五章 关于波提狄亚的争端

接着又发生了雅典和伯罗奔尼撒间的另一个爭端。这个爭端也是引起这次战爭爆发的原因之一。这个爭端和住在帕利尼地峡的波提狄亚人有关。他们虽然是科林斯的移民,但是他们是雅典的纳贡同盟者。② 科林斯正在寻找报复雅典的方法,而雅典也知道科林斯对它的仇恨。因此雅典向波提狄亚提出下列的要求:拆毁面向帕利尼方面的城墙,向雅典交纳人质,驱逐科林斯人派来的地方官,并且以后不许科林斯人每年再派遣这种地方官来。雅典提出这些要求,因为它恐怕波提狄亚受柏第卡斯③ 和科林斯人的影响,起来暴动,因而引起色雷斯地区內其他同盟城市的暴动。在科西拉海岸附近的海战以后,雅典对波提狄亚马上就采取了这些防范的政策。现在科林斯公开地仇视雅典;马其顿王柏第卡斯(亚历

---

① 后来科林斯人实行这个计划,引起科西拉的流血党争;参阅第 231 页。

② 雅典纳贡的同盟国有两类:一类是缴纳贡金的,一类是不纳金而出船的。后一类很少。——译者

③ 柏第卡斯是亚历山大的儿子。在波斯战争中,亚历山大是希腊人的朋友。柏第卡斯原先只有下马其顿地方,后来他夺取了他兄弟腓力的领土上马其顿,现在是全马其顿的国王。参阅第 179 页以下。

山大的儿子)虽然过去是雅典的朋友和同盟者,現在也是雅典的敌人了。柏第卡斯仇恨雅典,因为雅典和他的兄弟腓力以及得达斯訂立同盟,他們联合起来反对柏第卡斯。他們的行动使柏第卡斯恐慌起来了,他不但派遣使者往斯巴达去,想使雅典和伯罗奔尼撒間发生战爭;并且和科林斯接近,以支持波提狄亚的暴动。他也交結色雷斯的卡尔西斯人和波提亚人,劝他們同时暴动。这些地方都在他本国的边界上,他認为如果他和他們結成同盟的話,有了他們的支援,他自己进行战爭会更容易些。

雅典人知道他的活动,所以想在这些城市暴动之前,卽先发制人。他們正在派遣一支有三十条船艦和一千名重装步兵的軍队,往馬其頓去,由来康米德的儿子阿撒斯特拉图和其他四个司令官指揮。他們所受的命令是去取得波提狄亚人的人質,拆毁波提狄亚的城牆,同时注意防止邻近城市的暴动。

同时,波提狄亚人派遣代表到雅典去,希望雅典人不要改变他們的現況。他們也派遣代表,和科林斯人同往斯巴达去,希望万一必要时,他們能够得到斯巴达的支援。他們在雅典长期談判之后,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他們虽然尽了一切的努力,但是派往馬其頓的艦队已經受命出发了,这支軍队也是来对付他們的。而斯巴达当局則答复他們說:如果雅典人进攻波提狄亚的話,斯巴达人就侵入亚狄迦。于是波提狄亚人認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他們就和卡尔西斯人①以及波提亚人訂立同盟,叛离雅典。

正在这个时候,柏第卡斯說服了卡尔西斯人拆毁并放弃沿海一带的城市,迁居于奥林修斯內地,把它变为一个大城市。对于那些这样离开他們自己的家乡的人,他把自己在迈多尼亚境內博尔布湖周圍的土地,在和雅典作战的时期內,供他們使用。于是卡尔

① 卽色雷斯的卡尔西斯人。

西斯人毁坏他們的城市后，迁居內地，准备战爭。当雅典人的三十条船艦到达色雷斯的时候，他們发現波提狄亚和其他城市已經暴动了。雅典的司令官認为在他們指揮下的軍队不能对抗柏第卡斯和暴动城市的同盟；因此他們把注意力轉向馬其頓，因为馬其頓是他們原来的目标。他們駐扎在海边，和腓力以及得达斯兄弟們联合起来作战，当时腓力和得达斯兄弟們已从內地侵入馬其頓了。

因为波提狄亚已經暴动了，而雅典的三十条船艦駐在馬其頓的海岸附近，科林斯人恐怕那个地方会失掉，他們把保全那个地方作为自己的責任。因此他們派遣一支軍队，包括科林斯本地的志愿軍和伯罗奔尼撒其他地方的雇佣軍在內。这支軍队共有重装步兵一千六百名，輕装步兵四百名，由阿第曼图斯的儿子阿利斯提阿斯指揮，他总是波提狄亚人民的朋友。大部分科林斯志愿軍之参加这次远征是由于他个人的深得民心。这支軍队于波提狄亚暴动后的四十天到达了色雷斯。

这些城市暴动后，雅典人也馬上得到消息了。他們也听到阿利斯提阿斯領导軍队前往增援。他們派遣二千名公民重装步兵的陆軍和四十条船艦的海軍前往鎮压这些地区的暴动。这支軍队由卡利阿德的儿子卡利阿斯和其他四个司令官指揮。他們首先到馬其頓；在那里，他們发現原有的一千人軍队已經攻陷了德密，而現在正在圍攻彼得那。于是他們参加了圍攻彼得那的工作。他們圍攻了相当的时候，但是最后他們和柏第卡斯达成协定，和他訂立同盟。他們急于要和波提狄亚作战，同时阿利斯提阿斯已經到了那里，所以他們不得不这样做了。

他們离开馬其頓后，到了培罗耶；又从培罗耶前往斯特累普薩。[1]他們进攻斯特累普薩，但是沒有攻下，就由陆地上往波提狄

[1] 在迈多尼亚，位于德密之北。

亚去了。他們有自己的三千名重装步兵；此外还有很多的同盟軍和从腓力以及波桑尼阿斯[①]的軍队里来的六百名馬其頓騎兵。和他們在一起的，还有七十条船艦沿着海岸航行。他們緩步前进，于第三天到了基哥那斯，就在那里扎营了。

波提狄亚人和在阿利斯提阿斯指揮下的伯罗奔尼撒軍队已經在等待雅典軍队了；他們在面对着奥林修斯的地峽区域扎营，在城外建立一个供軍队用的市場。同盟軍推选阿利斯提阿斯为全部陆軍的总司令，柏第卡斯为騎兵司令官。[②]阿利斯提阿斯的計划是这样的：他带着他自己的軍队駐扎在地峽上，在那里等着雅典人的进攻；卡尔西斯人、地峽外的其他同盟軍[③]和柏第卡斯的二百名騎兵駐扎在奥林修斯；当雅典人进攻地峽的陣地时，这支軍队即从他們的后方进攻，这样使敌人受两面夾攻。

但是雅典的将軍卡利阿斯和他的同僚派遣他的馬其頓騎兵和少数同盟軍队往奥林修斯，以防止敌人从那方面来的增援。于是他們拆掉他們的营帳，向波提狄亚进軍。他們到达地峽时，发見敌人已經准备作战了。他們也排成战斗行列，战斗馬上开始了。阿利斯提阿斯所指揮的一翼是科林斯人和其他精兵，他們把敌軍击潰，并追赶了相当的距离。但是波提狄亚人和其余的伯罗奔尼撒軍队則被雅典人击敗，逃入波提狄亚城中。当阿利斯提阿斯从追击中回来的时候，看見其余的軍队都战敗了，他很难决定，不知道要向那一方跑才是安全的，往奥林修斯去呢，还是往波提狄亚城中去呢？最后，他决定把他的軍队集中在一个最小的空間，以快步冲进波提狄亚城內。他是沿着通过海中的防波堤冲进城內的；但这

---

① 馬其頓人，得达斯的兄弟。——譯者

② “柏第卡斯馬上又破坏了和雅典所訂的同盟条約，現在帮助波提狄亚作战。他本人沒有在那里，他派爱奥劳斯作他的代理司令官。”

关于他的第一次背叛雅典人，可参閱第42頁。

③ 即波提亚人，他們也和卡尔西斯人一样，是住在地峽之外的。

是一場艰苦的战斗，因为沿途都有箭和标枪向他的部队射来；他虽然使大部分的人安全地通过了，但是他也丧失了一部分的人。

在战役开始的时候，信号旗升起了，① 那些原来想用以增援波提狄亚人的軍队駐扎在奧林修斯，奧林修斯距波提狄亚六十斯塔狄亚②，可以看得見波提狄亚。他們前进了一个短距离，想来助战；但是馬其頓的騎兵守着陣地，阻止他們前进，雅典人很快地得到了胜利，信号旗就降下来了。因此，从奧林修斯城內出来的軍队退回城中，馬其頓的騎兵又和雅典人联合在一起了。所以双方都沒有騎兵作战。③

战后，雅典人建立了一个胜利紀念碑，同时和波提狄亚人訂了一个休战条約，使他們可以取回陣亡者的尸体。波提狄亚人和他們的同盟者被杀的将近三百人，雅典公民陣亡者一百五十人，④包括他們的将軍卡利阿斯在內。

雅典人馬上建筑一条和那条横过地峽的城牆的北面相接的相对城牆，⑤ 并且派兵駐守。对着帕利尼的那一边，他們沒有建筑要塞，⑥ 因为他們認为他們的力量不能够同时駐守地峽上的城牆，又横过地峽到帕利尼来建筑另一条城牆；他們恐怕他們的势力分散时，波提狄亚人和他們的同盟軍将向他們进攻。

雅典国內的人听到沒有建筑要塞封鎖帕利尼的消息后不久，

---

① 这些不是作战的信号，而是要奧林修斯的輔助軍前来增援的信号；由于雅典人的迅速胜利，他們显然不能达到目的，所以这些信号旗馬上降下来了。

② 約七英里。——譯者

③ 雅典方面有六百名馬其頓騎兵(第44頁)；波提狄亚方面有在柏第卡斯指揮下的二百名馬其頓騎兵。

④ 修昔底德沒有說到雅典同盟軍死者的人数。

⑤ 波提狄亚人在地峽一边的城牆，見第44頁；在帕利尼一边的城牆，見第41頁。

⑥ 他們是这样包圍波提狄亚的：利用封鎖城牆，首先把城市的北部，后来把南部包圍起来；城市的西部和东部面临大海，用船艦封鎖起来。

他們就派遣一支公民重装步兵一千六百名的軍队，由阿索匹阿斯的儿子福密俄率領前来。福密俄到达帕利尼后，他把阿非提斯作为根据地，慢慢地向波提狄亚进軍，沿途进行破坏。波提狄亚人沒有从城中出来作战，所以他建筑一条城牆，使他們和帕利尼隔絕起来。因此，現在波提狄亚在两方面的陆地上都被严密地封鎖起来；同时，雅典的船艦把它的海面也封鎖起来。于是波提狄亚完全与外面隔絕，阿利斯提阿斯沒有挽救它的希望了，除非有奇迹发生，或者伯罗奔尼撒人来援救。他劝告波提狄亚人等待順風，然后航海逃出，只留五百名駐兵守城，使他們的粮食可以支持得长久一点。他本人也愿意留着守城。但是他的意見沒有被采納。他希望他能够在目前情况下，作到他所認为最有利的事，同时取得外面的援助；所以他从波提狄亚航行出来，偷偷地越过了雅典人的封鎖綫。于是他和卡尔西斯人在一起，帮助他們作战。除其他軍事行动外，他在塞密尔城附近設置埋伏，杀了許多塞密尔人。他又和伯罗奔尼撒取得联系，想从那方面取得援助。

因为波提狄亚已經完全被包圍了，福密俄用他的一千六百人的軍队，破坏卡尔息狄斯和波提亚地区，同时也攻陷了这些地区的一些市鎮。

第六章 在斯巴达的辯論和战爭的宣布

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都已經有了互相控訴的理由了。科林斯訴苦，說雅典人在圍攻它自己的殖民地波提狄亚，那里有科林斯人和其他伯罗奔尼撒人；而雅典也有它自己的理由向伯罗奔尼撒人控訴，說他們支持它的納貢同盟城市的叛变，并且公开地和波提狄亚人联合起来和雅典作战。尽管这样，但是战爭还沒有公开

地宣布，休战和約还是有效的。一切所发生的事情，到目前为止，还只是科林斯一方面私自发动的。

但是現在科林斯把問題公开提出来了。波提狄亚被圍，科林斯自己有些公民在圍城中。它又担心这个地方可能会陷落。所以它劝它的同盟国的代表們馬上到斯巴达去。在那里，它自己的代表們猛烈地攻击雅典人，說他們破坏了休战和約，侵犯了伯罗奔尼撒人的权利。厄基那人站在它一边。他們害怕雅典人，所以沒有派遣正式的代表团，但是暗中派了代表参加；对于战爭的醞釀，他們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說，他們沒有得到条約中所允許他們的独立。斯巴达人也邀請他們自己的同盟国以及任何認为因雅典的侵略而受到損害的人，参加会議。于是他們举行他們的同盟代表大会常会，使代表們有发表意見的机会。許多代表在会議中提出各种控訴。尤其麦加拉的代表，提到許多其他痛苦之外，指出他們被排斥于所有雅典帝国的海港以及雅典市場本身之外，这是違背条約上所規定的。讓前面发言人激动了斯巴达人之后，最后科林斯人站起来发言。他們是这样說的：

“斯巴达人：我們有意見发表，你們似乎不愿意听，这是因为你們相信你們自己的宪法和生活方式而不相信别人的。这种性格使你們在判断事物时，表現得稳健；但是你們在处理外交事务时，表現得有点无知，或許也是由于这个原故吧！过去我們多次告訴你們，我們将受到雅典的禍害，你們每次总是不关心我們对你們所說的話，反而疑心我們的动机，認为我們所說的只是关于我們自己的痛苦。因此，你們不在我們受到損害之前，召集我們这个同盟代表大会。你們等待着，直到現在我們实际上已經受到了它的損害的时候，才来召集这个会議。在所有的这些同盟国中，可能我們是最有权利說話的，因为我們有最严重的控訴。我們一定控訴雅典的横蛮侵略，控訴斯巴达对我們的意見的忽視。

“假如关于雅典对整个希腊的侵略，还有任何怀疑或不够清楚的地方的話，那么，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把事实摆在你們的面前，告訴你們一些你們所不知道的事情。事实上用不着冗长的发言。你們自己能够看見雅典已經怎样地剝夺了一些国家的自由，[①]还在計划剝夺其他一些国家的自由，特别是我們自己的同盟国家；因此，它自己已經长期准备，以防战爭的不測；否則，它为什么要从我們手中夺去科西拉的統治权呢？为什么要圍攻波提狄亚呢？波提狄亚是色雷斯最好的軍事根据地，而科西拉可以供給伯罗奔尼撒同盟以一个很大的艦队。

“这一切都是你們应該負責的。在波斯战爭以后，首先允許雅典人在他們的城市中設防，[②]后来允許他們建筑长城[③]的，都是你們。自从那时候以来，直到現在，你們不但压制了那些被雅典奴役的人民的自由，并且压制了你們自己同盟国的自由。当一个国家的自由被剝夺的时候，它譴責那个把枷鎖加在它身上的国家是对的；但是它譴責那个有权力阻止它，而不使用这个权力的国家，更是对的——特别是那个享有希腊解放者的光荣名誉的国家。

“就是在这个时候安排这个大会也不是順利的；就是在这个大会中，也沒有确切的綱領。为什么我們还在考虑我們是不是受到了侵略的問題，而不考虑我們要怎样才能够抵抗的問題呢？能有眞正行动的人，首先作出他們的行动規划来，然后毫不迟疑地去进行，而他們的敌人还沒有打好主意。至于雅典人，我們知道他們的方法，他們怎样逐漸地侵略他們的邻人。現在他們是慢慢地进行，因此他們認为你們对于形势麻痹大意，使他們能够暗中进行而不被发覺；一旦他們知道你們看見他們所作的，而不去制止它的时

① 尤其是指厄基那人，其他情况是指麦加拉人和波提狄亚人。

② 参閱第63頁以下。

③ 参閱第75頁。

候，你們就会知道，他們将以全力来进行的。

"在所有的希腊人中間，只有你們斯巴达人是很鎮靜地等待事变发生的；你們的防御不是靠你們的行动，而是靠使人家認为你們将要行动；只有你們在早期阶段中不作一点事来防止敌人的扩充，你們等待，直到敌人的势力已經加倍地增长了。[①] 眞的，你們是常以安全和稳健著名的，但是現在我們不知道这个名誉是不是名副其实。波斯人，我們自己知道的，来自遙远的地方，直到他們远达伯罗奔尼撒之后，你們才調出相当数量的軍队到战場上去抵抗他們。和波斯人不同，雅典人就住在你們的邻近地区，但是你們似乎还沒有注意到他們；你們不去抵抗他們，反而站着不动，等待着，直到你們受到攻击的时候，然后冒着一切危險来和这个比原先的势力强大得多了的敌人作战。

"事实上，你們知道，波斯人侵略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波斯人自己的錯誤政策；你們也知道，我們多次勇敢地抵抗雅典人的侵略，这不是因为我們从你們那里得到了什么帮助，而是因为雅典人自己的錯誤。当然，我們已經能够想到許多的例子，說明那些倚賴你們而自己不作准备的人，因为他們对你們的信任而遭到毁灭。[②]

"我們希望你們不要認为我們是对你們采取非友好的态度在这里說話。我們只是对你們进忠言，正好象一个朋友犯了錯誤我們向他进忠言一样，是很自然的。眞正的控訴，我們要留着对付那些实际侵害我們的敌人。

"此外，我們認为我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有权利指出我們邻人的錯誤，特别是我們認为你們和雅典人有很大的差异的时候。照我們看来，你們是很不知道这个差异的；你們从来沒有想到过，

① 指雅典的海軍因最近得到科西拉的艦队而加强了。

② 可能是暗指塔索斯人(第71頁)和优卑亚人(第78頁)。

将来会和你們作战的这些雅典人是怎么样的一种人——他們和你們多么不同，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啊！一个雅典人总是一个革新者，他敏于下定决心，也敏于把这个决心实現。而你們是善于保守事务的原况；你們从来沒有創造过新的观念，你們的行动常常在沒有达到目的的时候就突然停止了。其次，雅典人的勇敢常常超过了他們人力和物力的范圍，常常違反他們的善良判断而去冒險；在危难之中，他們还能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你們的天性总是想作得少于你們的力量所能够作到的；总是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不管这个判断是多么健全的；总是認为危險是永远沒有办法可以挽救的。你們也想想这一点吧：他們果决而你們迟疑；他們总是在海外，而你們总是留在家乡；因为他們認为离开家乡愈远，則所得愈多，而你們認为任何迁动会使你們既得的东西发生危險。如果他們胜利的話，他們馬上穷追到底；如果他們战敗的話，他們絕不退縮。至于他們的身体，他們認为是給他們的城邦使用的，好象不是他們自己的一样；但是每个人培养他自己的智慧，其目的也是为着要給他的城邦作一点显著的事业。如果他們作一点什么事情而沒有成功的話，他們認为他們所有的一切都完全被剝夺了；但是如果他們的事业成功了的話，他們就認为这种成功和他們所将要再作的事业比較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如果他們作一件事情沒有成功的話，他們馬上把他們的希望放在另一个方面，以来弥补这个損失。只有对于他們，我們可以說，他們一开始想要一件东西，他們就馬上取得了那件东西，他們的行动是这样迅速地和他們的决心相伴随的。所以他們一生的时間都是繼續不断地在艰苦危險的工作中渡过的，很少享受他們的財产。他們把一个假期只看作是履行一种义务而已；他們宁愿艰苦而活动，不愿和平而安宁。一言以蔽之，他們是生成不能自己享受安宁的生活，也不讓别人享受安宁生活的。

"这就是反对你們的那个城邦的性格。但是你們还是迟疑不决；你們不知道，最可能获得和平的方法是这样的：我們的力量是用来支持正义的，但是我們很明显地表示，我們是坚决地反对侵略的。相反的，你們認为正当的行为是避免妨碍他人，因而也免得自己受他人的妨碍，尽管这是保卫自己的利益的問題。縱或在你們自己的边界上有一个国家，和你們一样，坚持这个原則的話，这样的政策也很难成功的。但是現在，如我們所已經向你們指出来了的，你們整个生活方式，和他們比較起来，是已經过时了的。在政治上，也和在任何手艺上一样，新的方法必須排斥旧的方法。当一个城邦能够在和平和安宁中存在的話，无疑地，旧式的方法是好的；但是当一个城市經常遇着一些新的問題的时候，它必須用一个新的方式去理解这些問題。因此，有各种各样經驗的雅典，和你們比較起来，是一个远为近代化的国家。

"你們的迟疑不动，已經造成了許多禍害。現在你們不要再这样了。你們应当依照你們在条約中規定的，援助你們的同盟国，特别是波提狄亚，并且馬上侵入亚狄迦。不要讓你們的朋友和同族人落在他們的死敌手里。不要讓我們其余的人不得不在失望中去另找同盟者。如果我們这样做的話，无論那些我們当着他們宣誓的神祇也好，或者那些了解我們的处境的人也好，都沒有理由来譴責我們的。破坏同盟条約是那些沒有給予他們在誓言上所曾允諾的援助的人，而不是那些被拋弃在危难中，因而須另找援助的人。但是只要你們下定决心，行动起来的話，我們一定拥护你們。如果这样，我們还变心的話，这是違背天理；同时，我們也找不着另一个关系这样密切的同盟者。我們所要說的話，你們都听到了。仔細考虑你們的决議。你們从你們的祖先們繼承了伯罗奔尼撒的領导权。請保持它的偉大。"

这是科林斯人的发言。这时正碰着有些雅典的代表們在斯巴

达，他們是因为别的事情到那里去的。当他們听到了大会中的发言之后，他們决定也应当要求一个发言的机会。关于各城市对雅典的控訴，他們并不想替自己作辯护，只想作一个一般的声明，并且指出：这样重大的事情，須要进一步的考慮，不要馬上作出决議来。他們也想說明他們的城邦是怎样的强大，以提醒大会中的年长者，使他們回忆他們自己所已經知道了的事实；并告訴年輕者，使他們知道一些他們所不知道的事情。他們想用这个方法来使听众不要主張战争而贊成維持現況。于是他們走近斯巴达人的面前，說，如果沒有人反对的話，他們也想在大会中发言。斯巴达人允許了他們的請求。于是他們走向前面，发言如下：

“我們这个代表团不是到这里来和你們的同盟者爭辯的，而是来办理我們城邦委派我們来办理的事务的。但是我們看見有人特别对我們攻击，所以我們上来說几句話。关于这些城市对我們的控訴，我們不作任何答辯，因为你們的会議不是一个法庭，沒有权力听审他們的或我們的抗辯。我們的目的是希望你們对于这样重大的事情，不要因为听了你們同盟者的意見而采取錯誤的决議。同时，我們想考察他們所用以反对我們的一般原則，使你們知道我們所获得的是很合理的，而且我們的城邦是值得你們相当尊重的。

“我們用不着談很久以前的事情，因为我們对于那些事情的証据只是耳聞，而不是目見。但是我們要提到波斯战争，提到你們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事件，縱或你們也許因为經常听到这个故事而感到厌倦了。在当时的战争中，我們为着共同的利益，冒着一切危險；你們也分享了这一切的利益；在这次战争所带来的光荣和利益中，你們不要剝夺我們所应有的一份。我們說这些事情的目的不是想来要求你們的爱顧，而是想証明你們不能仇視我們。我們想向你們說明，如果你們作出錯誤的决議来的話，你們将来和它进行战爭的是怎样的一个城邦！

“这是我們的成就。我們在馬拉松[①]抵抗波斯人到底，我們是单独对付他們的。以后他們再来进攻，我們在陆地上不能抵抗他們的时候，我們和所有的人民都登上船艦，在薩拉米交战。[②]就是这次战役阻止了波斯人，使他們不能航海来进攻伯罗奔尼撒，使他們不能一个一个城市地破坏；因为面临着波斯海軍的优势，互相防御的制度是不可能組織成功的。关于这一点，最好的証据是波斯人自己的行动。他們在海战失败以后，馬上知道他們的軍队失掉了战斗力，立即把他們大部分的軍队撤退了。这就是那次战役的結果。这証明希腊的命运依靠它的海軍。对于这个結果，我們有三个重要方面的貢献：我們提供了最多的船艦，我們供給了最有才智的将軍，我們表現了最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四百条船艦[③]中，将近三分之二是我們的。司令官是地米斯托克利；在海峡的战役中，他是主要負責的。很明显的，他是我們的救星。事实上，你們自己也因为这一点而对待地米斯托克利比对待任何其他外宾都要尊敬些。[④]我們所表現的勇敢是无比的。陆地上沒有人来援助我們；直到我們的境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被奴役了，而我們自愿放弃我們的城市，牺牲我們的財产；在那个时候，我們在共同事业中，尙且不肯遺弃我們其余的同盟者，也不分散我們的軍队，使我們自己变为无用，我們登上船艦，选擇了一条危險的道路；对于你們不早一点来援助，我們毫无怨言。在你們后方的城市中，还有人民居住，你們作战的目的是想保全他們；当你們派遣軍队出来的时候，你們为他們而担心的多，为我們而担心的少（无論如何，一直到我們所有的

① 公元前490年。——譯者

② 公元前480年。——譯者

③ 根据希罗多德，是三百七十八条船艦（VIII. xiviii），中譯本，第744頁，其中二百条是雅典的（卽一百八十条，再加上借給卡尔西斯人的二十条，VIII. 1，中譯本，第728頁）。雅典的代表們所說的数字可能有一点夸大。

④ 参閱希罗多德，VIII. cxxiv，中譯本，第776頁；普魯塔克《地米斯托克利傳》XVII. 3。

一切都丧失了的时候，你們才出来)。而我們的后方是一个已經不存在了的城市，[1]但是我們还是繼續前进，为着这个似乎不可能恢复了的城市，我們冒着生命的危險。因此，我們和你們联合在一起，不但挽救了我們，同时也挽救了你們。但是，如果我們也和其他的人一样，怕丧失了自己的土地，而在你們到达以前就和波斯人講和，或者，如果后来我們以为自己遭到破坏，永久不能恢复了的，因而沒有勇气登上船艦，那么，你們也沒有任何据点可以和敌人在海上作战了，因为你們是沒有足够的船艦的。那么，一切事情都会和波斯人所希望的一样，很順利地进行了。

"斯巴达人啊，对于我們在那个时候所表現的勇敢、毅力和能力，无疑地，希腊人是不应当把这样过分敌視的态度来报答我們的——特别是关于我們的帝国。我們不是利用暴力取得这个帝国的，它是在你們不愿意和波斯人作战到底的时候，才归我們的。那个时候，我們的同盟者都自愿跑到我們这一边来，請求我們領导。事物发展的实际过程迫使我們增加我們的实力，达到現在的程度：我們的主要目的是因为害怕波斯，虽然后来我們也考虑到我們自己的荣誉和利益。最后，我們的四周都有了敌人；我們已經鎮压了一些暴动；你們对我們失去了过去的友好感情，反而起来反对我們，因而引起我們的疑心——在这个时候，如果我們放弃我們的帝国，特别是当那些叛离我們的同盟者将跑到你們那一边去了的时候，那么，很明显地我們是不会安全的。当一个人被卷入很大的危險中去了的时候，任何人也不能責备他，說他不应該只顧自己的利益。

"当然，你們斯巴达人，在你們領导伯罗奔尼撒諸国的时候，安

---

① 参閱阿第曼图斯的嘲笑語(参閱希罗多德 VIII. lxi. 7，中譯本，第749頁)："你們为着一个已經不存在了的国家而作战，"和地米斯托克利的著名回答(VII. lxi. 8，中譯本，第749頁)："我們一旦有了二百条装备得很好的船艦，我們馬上就有一个比你們更大的城市和国家。"

排了各国的事务以适合于你們自己的利益。[1]假如在我們現在所談到年代[2]中，你們在战爭中繼續采取积极行动，在行使你們的領导权的过程中，也和我們一样不得民心的話，我們認为，无疑地，你們也会用强硬的态度来对待你們的同盟者的；同时，你們也会被迫着，不是强硬地統治，就会使你們自己的安全发生危險。

“我們也是这样的。我們所作的沒有什么特殊，沒有什么違反人情的地方；只是一个帝国被献給我們的时候，我們就接受，以后就不肯放弃了。三个很重要的动机使我們不能放弃：安全，荣誉和自己的利益。我們也不是首創这个先例的，因为弱者应当屈伏于强者，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則。同时，我們也認为我們有統治的資格。直到現在以前，你們也常認为我們是有資格統治的；但是現在，你們考虑了自己的利益之后，就开始用‘是非’、‘正义’等字眼来談論了。当人們有机会利用他們的优越势力得到扩張的时候，他們絕对不因为这种考虑而放弃的。那些合乎人情地享受他們的权力，但是比他們的形势所迫使他們作的更注意正义的人才是眞正值得称贊的。我們認为，如果任何其他的人处于我們的地位，那么，我們的行为是不是合乎中庸之道，无疑地，就会馬上明白了。但是，正就是我們为别人着想的地方使我們受到責难而不是贊揚，这是很不合理的。例如，在因契約关系而和我們的同盟者所发生的訴訟案件[3]中，我們把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我們把这种案件在雅典由公平的法庭审判的时候，人們只說我們过于好訟，沒有人耐煩去查問，为什么那些虐待臣民远甚于我們的其他帝国反而沒有受到这种責难：当然，事实上是因为它們利用武力，所以沒有訴訟

① 卽在各国建立貴族政治，参閱第16頁。

② 卽希波战爭的时候。——譯者

③ 公元前466年开俄斯人首先承認一切商业訴訟在雅典由雅典法官审判，其国内的刑事案件，非得雅典同意，不得处死刑。后来其他同盟国也照样。这是雅典干涉同盟国内政的行为。——譯者

的必要了。在另一方面，我們常以平等的地位对待我們的同盟者；因此，在他們認为自己是对的，以及因为我們的法庭的判决或我們的帝国所授予我們的权力而受到一点不利的时候，他們就感覚失望了；那个时候，他們就不感激我們所已經給予了他們的一切利益：[1] 当然，这种輕微的不平等的事情伤害他們的情感很深；如果我們自始即把法律拋弃在一边，公开地牺牲他們的利益以自肥的話，他們的情感反而会伤害得少些。在那种情况下，他們一定不会爭辯，只說弱者应当屈服于强者了。事实上，人們对于法律的差錯比对于暴力的虐待，似乎更覚得憤慨。在第一种情况下，他們認为是受到了平輩的打击；第二种情况下，他們認为是被一个优势者所强迫。当然，他們在波斯人統治之下的时候，他們忍受了更大的痛苦；但是現在他們認为我們的政府是压迫的。这也許是很自然的，因为受統治的人民总是覚得現在是最难忍受的。但是有一点，我們覚得毫无疑义的：假如你們摧毁我們，把我們的帝国夺去的話，你們就会馬上失去他国因为害怕我們而对你們所表示的好感——就是，如果你們还是坚持过去在你們領导希腊人反对波斯人的短时期內所表現的那种行为的原則[2]的話。你們自己有規則的生活方式和别人的生活方式不相融洽。同时，事实上当你們中間任何人到了国外的时候，他旣不依照你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也不依照其他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了。

“对于你們的决議，多花費一点时間来討論，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决議。不要因为受别人的意見和别人的訴苦的影响而把你們自己牽入困难中，同时也想想不可預測的成分在战爭中的重要性：現在在你們眞正作战之前，想想这一点。战爭延长得愈久，事物的变化依賴意外事故的程度愈多。这些意外的事故，你們不能够看

① 卽他們在法律上平等。

② 例如第 90 頁所描写关于波桑尼阿斯的行为。

得透，我們也不能够：我們只在黑暗中等待事变的結果。当人們开始作战的时候，他們所作的往往完全是顚倒的：他們首先是行动，只有在他們已經受到痛苦的时候，他們才开始思索。但是我們完全沒有这种錯誤的态度；我們相信，你們也是这样的。所以我們奉劝你們：当我們双方都还可以自由地作出聪明的决議来的时候，你們不要破坏和約，不要背弃你們的誓言；讓我們依照条約上的規定，以仲裁的方式解决我們的爭端。如果你們不这样作的話，我們有那些听見你們的誓言的神祇作我們的見証。如果你們要发动战爭的話，我們会在你們所愿意的全部战場上和你們会战。”

雅典人的发言如上面所述的。現在斯巴达人已經听到了他們的同盟者对雅典的控訴和雅典人的答辯。于是他們請所有的外人退席，他們自己討論当前的形势。大多数人都傾向于一个結論——即雅典既已实行侵略，应当馬上宣战。但是以聪明而溫和著名的国王阿基达馬斯走向前来，发言如下：

“斯巴达人：在我的一生中，我曾参加过許多战爭；同时，我知道，你們中間和我年龄相同的人也参加过許多战爭。他們和我都有經驗，所以不会有要求战爭的一般热忱，也不会認为战爭是一件好事或安全的事。如果仔細考虑的話，你們会知道，你們現在所討論的战爭不会是什么小規模的。当我們和伯罗奔尼撒人或邻人[1]作战的时候，双方的軍队是同一个类型的，[2]我們能够迅速地攻击我們所希望攻击的地方。和雅典作战就不同了。这里和我們作战的人住得很远，他們有最广泛的海上經驗，在所有其他一切方面都有很好的装备，无論个人或国家都是很富裕的，有船艦、騎兵和重

① 照修昔底德的意思，伯罗奔尼撒人是指斯巴达的同盟者，那么，邻人就是指沒有参加同盟的伯罗奔尼撒国家，例如亚哥斯。

② 都是陆軍而不是海軍；同时，在財富、装备、沒有国外資源、沒有进貢的同盟国等方面也是类似的。

装步兵，入口比希腊任何其他地方为多，同时也还有許多納貢的同盟者。那么，我們怎么能够不負責地向这样一个部族发动战爭呢？如果我們毫无准备地冒失投入战爭中，我們所能凭借的是什么呢？是我們的海軍嗎？我們的海軍不如他們的；如果我們适当地注意，建造海軍达到他們的力量，那么，需要时間。或者我們可以依賴我們的財富嗎？在这方面，我們的条件更差：我們沒有公款，从私人来源求得捐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①]可能我們有信心的理由是重装步兵和实际人数的优势，这些是使我們能够侵入并破坏他們国土的資本。但是雅典在亚狄迦以外控制了許多土地，能够从海上輸入它所需要的东西。如果我們想使它的同盟国背叛它，我們必須有一个艦队去支持它們，因为它們大多数是在島上的。那么，我們所将进行的战爭是怎样的一种战爭呢？如果我們旣不能在海上打敗他們，又不能剝夺他們的海軍所倚賴的資源，那么，战爭对我們的禍害多而对我們的利益少。到那时候，我們甚至想求得一个光荣的和約尙不可得，特别是人家認为爭端是由我們发动的时候。我們不要因为这个虛假的希望而自信，以为如果我們破坏他們的領土，战爭就会結束了。我担心我們很有可能把战爭在我們死后遺留給我們的儿子們。我深信雅典人有很大的自尊心，不致于变为我們自己国家的奴隶，他們也不致于象那些沒有战爭經驗的人一样，在战爭面前退縮。

“我并不是建議我們要毫不关心地讓他們侵害我們的同盟国，而对他們的阴謀詭計閉眼不見。我所建議的是在目前我們不能作战，而要派人到他們那里去向他們抗議；我們不要太公开地用战爭来威脅，虽然我們同时要說明我們是不会讓他們这样一意孤行的。同时我們应当自己准备，从希腊人中間和外国人中間——从任何

① 伯里克利所提到伯罗奔尼撒人的貧穷，見第101頁。这句話对科林斯人以外所有的伯罗奔尼撒人都是对的，特别是对斯巴达人。

我們事实上能够增加我們的海軍和財政資源的地方，爭取新的同盟者；当我們的地位事实上被雅典人破坏的时候，我們和外国人以及希腊人訂立同盟，以保护我們自己的安全，这是沒有任何人能够責难我們的。同时，我們应当整頓我們自己的事务。如果他們注意我們的外交抗議，那么，再好也沒有了。不然的話，再过两三年，我們的地位巩固得多了；如果我們决定要向他們进攻的話，我們就可以向他們进攻了。当他們看見我們所說的話和我們的实力是一致的时候，也許他們会更容易讓步些，因为他們的土地还沒有遭到破坏，在下决心的时候，他們会考慮到，他們的利益仍然在他們自己手中，沒有受到摧殘。因为你們应当把他們的土地当作担保品，土地耕种得愈好，則它的价值愈大，你們应当尽可能地长期爱惜它，不要把他們赶到絕望的地步，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們将会更难对付的。如果現在我們沒有准备的时候，破坏他們的土地，仓卒地采納我們同盟中抱怨者的主張的話，我要提醒你們注意，不要給伯罗奔尼撒带来更多的耻辱和更大的困难。至于这些抱怨者，不管他們是城邦的代表們或私人的代表們，他們是能够和解的；但是当我們整个同盟，为着我們中間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宣战的話，在战爭結果尙不可能預测的时候，欲求得一个光荣的解决就完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如果我們有許多城邦而迟疑不去进攻一个单独的城邦的話，不要讓人家認为这是懦弱。他們也有和我們一样多的同盟者，而且他們的同盟者給付貢款。在战爭中，金錢比軍备更为重要，因为只有金錢才能使軍备发生效力：特別在一个陆地强国和一个海上强国作战的时候，尤其是这样的，所以讓我們首先檢查我們的財政；在檢查之前，我們不要被我們的同盟者的言辞所迷惑了。无論战爭的好坏，对于战爭的后果，将来負担最大責任的是我們，所以应当讓我們有充分的时間来从容地估計到一些可能性。

"至于迟緩和愼重——这是人家常常批評我們的——这毫不足以为耻。如果我們在沒有准备的时候，就把事情承担起来的話，在开始时匆忙的一定在結果上迟緩。并且我們的城邦总是自由的，总是著名的。'迟緩'与'愼重'和'智慧'与'賢明'是一样好的。无疑地，正因为我們有这些品質，所以只有我們在成功的时候不傲慢；在困难的时候，不和其他人民一样易于屈服。当别人用阿諛来劝我們走向我們所認为不必要的危險中的时候，我們不受阿諛的迷惑；当别人想用恶言来激怒我們的时候，我們也不致于因为自羞而采納他們的意見。因为我們有良好秩序的生活，我們在战爭中是勇敢的，在智謀中是賢明的。我們勇敢，因为自制是以自尊心为基础，而自尊心又以胆量为基础。我們賢明，因为我們沒有受到太高的教育，以致于鄙視我們的法律和風俗。我們受着訓練，避免那些无用的纖巧事物[①]——例如，对于敌人的陈述能够作出一个絕妙的理論批評，而在实踐上不能好好地反抗敌人。我們不是这样的；我們受着教育，知道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别人的思想方法中間，是沒有很大的差别的，正确地估計由偶然性决定的事件，[②]是不可能的。我們所采取的实际政策总不是以我們的敌人是愚笨的假定作为基础的。我們应当把我們的希望寄托在我們自己謹愼的可靠性上，而不寄托在我們的敌人犯錯誤的可能性上。我們用不着去認为人与人之間有很大的差别；[③]但是实际上那些杰出的人是那些經过最严格訓練的人。

"这种訓練是我們的祖先遺傳給我們的，我們現在还保持着，它总是給我們带来了好处；我們不要放弃这种訓練。我們的决議将深刻地影响到許多人的生命和他們的財富，影响到許多城邦和

① 看看雅典对于精神教育的注意，特别是对于雄辯术。

② 参閱第49頁科林斯人責难斯巴达人，說斯巴达人所倚賴的是偶然性。

③ 参閱科林斯人对雅典人优越性的夸贊，第50頁。

它们国家的光荣，我们不要仓卒地在一天的短时间内就通过决议。我们比其他的人更能持久，因为我们是强大的。至于雅典人，我主张派一个代表团到他们那里去，谈判波提狄亚以及我们的同盟者所说到他们遭受损害的其他事件。特别因为雅典人自己有意把案件提交仲裁，① 我们更加应当这样作；当一造提出要求仲裁的时候，而向它首先进攻，这是非法的，纵或很明显地错误是在它的方面。但是同时，你们要继续准备战争。这是为着你们自己的利益所能作的一个最好的决议，也是最能引起你们的敌人畏惧的一个决议。”

阿基达马斯发言之后，当年监察官之一的斯提尼拉伊达走向前面，作了最后的发言。他的发言如下：

“雅典人所发表的这篇冗长的演说，我不懂。虽然他们说了许多赞扬自己的话，但是他们没有否认他们侵略我们的同盟国和伯罗奔尼撒的事实。无疑地，他们过去在反抗波斯人的时候行动是很好的，而现在对于我们的行动就很坏；既然这是事实的话，那么，他们应当受到加倍的处罚，因为他们过去是好的，而现在变坏了。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脑筋是清醒的话，我们应当不许任何人侵略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应当及早帮助他们，不再拖延。他们受了虐待，也不能拖延了。别人也许有很多的金钱，很多的船舰和很多的马匹，② 但是我们有勇敢的同盟者。我们不应当出卖他们而投靠雅典人。这不是可以用法律诉讼或言辞辩论来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自己的利益不是因为言辞而受到损害。我们应当迅速地以全力援助我们的同盟者。不要让任何人对我们说：当我们正在被别人攻击的时候，我们应当坐下来讨论；这种长期讨论只对于那些计划侵略的人是有利的。因此，斯巴达人啊，表决吧！

① 参阅第57页。

② 参阅第57—58页。

为着斯巴达的光荣！为着战爭！不要讓雅典的势力更加强大了！不要完全出卖我們的同盟者！讓諸神保佑，我們前进，和侵略者会战吧！”

发言之后，他亲自以监察官的权力，把問題提交斯巴达民众会議表决。他們是用高声呼喊的方式，而不是用投票的方式表决的。斯提尼拉伊达起初說，他不能辨别那一方面的呼喊声音大些。这是因为他想要他們公开地表示他們的意見，使他們更加热心地主張战爭。因此，他說，“斯巴达人啊，你們中間那些認为和約已經破坏而雅典人是侵略者的人，起来，站在一边。那些認为不然的，站在另一边。”他指出他們所要站的地方。于是他們站起来，分作两部分。大多数的人認为和約是已經被破坏了。

于是他們招請他們的同盟国代表到会場来，告訴他們說：他們議决，雅典人的行动是侵略的，但是当他們表决的时候，他們想要全体同盟国都来参加；① 这样，如果他們議决作战的話，他們就可以在全体一致議决的基础上来进行战爭。

同盟国的代表达到他們的目的后，就各自回国了。后来雅典的代表作完了他們来这里所要作的事之后也回去了。和約已經破坏了，这个斯巴达民众会議的决議发生于优卑亚事件②后所訂的三十年休战和約③之后的第十四年④。斯巴达人之所以議决和約已經被破坏，应即宣战，不是因为他們受了他們的同盟者发言的影响，而是因为他們恐怕雅典的势力更加强大，因为他們看見事实上希腊的大部分已經在雅典控制之下了。

---

① 这是邀請全体同盟国参加会議；现在仅一部分同盟国被邀請了（第47頁）。参閱第82頁，在那里这个計划实現了。

② 参閱第79頁。

③ 公元前445年。

④ 公元前432年。——譯者

第七章 〔追述〕雅典势力扩大的开始

这章是记载雅典怎样获得这样大的势力的。

波斯人在海上和陆地上被希腊人打败了[①]之后，从欧洲回国，他们有些从海上逃往密卡尔的，又被歼灭了。后来在密卡尔指挥希腊军的斯巴达国王利俄提基德也带着伯罗奔尼撒诸国的同盟军回国了。但是雅典人带着叛离了波斯国王的爱奥尼亚和赫勒斯滂诸国[②]的同盟军留在后面，围攻塞斯都斯，当时塞斯都斯还在波斯人手中。他们在那里过冬；最后，波斯人撤退了，他们就占领了那个地方。于是他们从赫勒斯滂航行出来，各自回到自己的城市去了。

同时，当雅典人的土地从外族的占领下解放出来了之后，他们马上开始从他们所安置的地方[③]带回他们的妻子和儿女以及他们所剩下来的财产。他们也开始重建他们的城市和要塞；因为四周的城墙只有一小部分还保存着，他们大部分的房屋都变为废墟，只有少数曾为波斯的重要军官所驻扎的房屋还保存着。

斯巴达人听到了雅典人正在进行这些事，即派遣一个使团来到雅典。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雅典或其他城市建筑要塞，但主要地是因为受他们同盟国的怂恿；他们的同盟国看见雅典海上势力的加强和在反抗波斯人的战争中雅典人所表现的勇敢，因而感到恐慌了。斯巴达人建议，不但雅典不要建筑要塞，并且雅

① 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战役，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亚和密卡尔战役。

② 指诸岛屿及小亚细亚沿岸诸城市；密卡尔战役及希腊人进军至阿卑多斯的结果，这些城市都加入希腊同盟了。

③ 指萨拉米、厄基那和特洛溱，参阅希罗多德，VIII. xli，中译本，第742页。

典应当和他們联合一起来摧毁伯罗奔尼撒以外現在还存在的一切要塞。对雅典人提出这个建議来的时候，他們隐藏了他們的眞正用意和他們的眞正恐惧；他們說，这个計划的目的是这样的：如果波斯再来侵略的話，他們不会有一个可以进軍的强固根据地，如过去他們在底比斯所有的一样；并且伯罗奔尼撒能够供給每个国家的需要，既可以作为避难所，又可以作为反攻的根据地。



地米斯托克利像

斯巴达人发言之后，雅典人依照地米斯托克利的主張，回答說，他們将派遣一个使团到斯巴达去談判这些已經被提出来了的問題，于是他們把斯巴达的使者送回去了。地米斯托克利建議，他們应当馬上派遣他往斯巴达去，但是暫时不要把选出来的其他代表和他同去，而要等到他們建筑要塞达到相当高度，足够防御的时候，才派他們去。同时全城的人民都开始筑城，任何私人房屋或公共建筑，只要对于筑城有用的，都一律拆毁，在所不惜。

地米斯托克利作了这些指示，并且說明在斯巴达所要作的其他一切事，他自己都会安排的。于是他离开了雅典。他到了斯巴达的时候，并不馬上去謁見政府当局，利用各种借口拖延。如果当局有人問他，为什么不出席民众会議，他回答說：他正在等待他的同僚，他們因为有重要的事情不能离开雅典，但是他希望他們早点来，同时他也詫异，为什么他們还沒有到。斯巴达人相信他所說的

話，因为他們很尊重他。但是当别些不断从雅典来的人都确切地說雅典人正在建筑要塞，并且已經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們不能不相信了。地米斯托克利知道了这事之后，就对他們說：他們不要为謠言所誤，应当派遣他們自己一些可靠的人亲自去看看，然后带着正确的消息回来。斯巴达人这样作了，而地米斯托克利暗中派人往雅典去，告訴雅典人留着斯巴达的代表在那里，尽可能地不要公开地拘禁他們，但是不要讓他們回来，直到他和他的同僚回国时为止。現在他的同僚代表們——萊西克利的儿子阿布罗尼庫斯和萊西馬庫斯的儿子亚里斯泰德——到了，并且告訴他，城牆已經建筑得相当高了。他們担心斯巴达人一旦听到这些眞实情况，不会讓他們回去了。

雅典人依照他的指示，留住斯巴达的代表們。地米斯托克利往見斯巴达的当局，終于公开地对他們說了。他說，雅典現在已經設防，足以保卫它的人民了；如果斯巴达人或他們的同盟者，无論为着什么事要派代表到那里去的話，他們去的时候要准备承認，雅典人对于他們自己的利益和希腊其他国家的利益，都能够自己决定的。他指出，当雅典人决定放弃他們的城市而登上船艦时，他們沒有和斯巴达人商量，說他們要采取这个勇敢的决定了；凡是他們和斯巴达人商量的时候，很明显的，这是因为沒有其他的人能够提供更好的意見。現在他們認为他們的城市建筑城牆是比較好些，这对于他們自己的公民是比較好些，同时对于整个同盟也是有利的；因为只有在平等力量的基础上，才可能平等地和公平地討論共同的利益。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不能命令所有同盟的城市都拆掉城牆的話，就应当允許雅典人建筑自己的城牆。

斯巴达人听了这番話語之后，对于雅典沒有不高兴的公开表示。事实上，他們原先派往雅典去的使团并沒有表示有阻止他們行动的任何企图，只在那里提出意見而已。同时，这个时候是斯巴

达对雅典特别友好的时候，因为雅典在反抗波斯人的战爭中表現得很勇敢。但是斯巴达人的目的沒有达到，暗中是因此而感到煩恼的。两国的代表各自回国，沒有表示任何怨言。

这样，雅典人在很短的时間內就建筑了他們的城牆。就是現在[①]我們还能够看得出，这个建筑是仓卒筑成的。[②]它的基础是用各种石头建造的，有些地方的石头还沒有合攏，只是当时把每块石头拿来就砌；有許多从坟墓中取出来的石柱和雕刻的断片和其他石头混合在一起。城市的范圍在四周各方面都扩大了，他們在仓卒建筑中，把一切可能找到手的材料都毫不吝惜地应用了。

地米斯托克利又說服他們完成了庇里犹斯的城牆，这个城牆过去在他作执政官的年內已經开始建筑了的。他很喜欢这个地方的形势，因为它有三个天然的海港，[③]他認为如果雅典人成为一个航海部族的話，他們有一切的优势，可以增加他們的势力。眞的，他是第一个敢于对雅典人說，他們的将来是在海上的。[④]

城牆的厚度是依照他的計划建筑的，正如現在我們在庇里犹斯的周圍还可以看得見的。两輛四輪馬車載着建筑的石料可以在城牆上相对走过。牆的中間不是用碎石和泥土塞滿，而是用大块

① 从这段文字看来，修昔底德看見了雅典城牆的拆毁，但是沒有看見科濃所建筑的新城，可見他是死于公元前 404 年以后和 393 年以前。——譯者

② 現在我們所看見在庇里犹斯半島四周城牆的遺址不是地米斯托克利城牆的遺址（地米斯托克利的城牆是伯罗奔尼撒战爭結束时被拆毁了的），而是科濃在公元前 393 年建筑的城牆的遺址。在庇里犹斯半島之北，靠近大陆的地方，有这些遺址的一小部分，正如修昔底德所描写的——是坚固的石头造成的，厚在二十五英尺以上。但是从大部分遺址中可以看見，牆的两边外层是石建的，中間的間隙是塞滿了碎石和泥土。在曼尼基亚方面，地米斯托克利时代的坚固城牆沒有一点痕迹了。

③这里所說的庇里犹斯是就广义来說的，它是一个半島，其中心是曼尼基亚高地，从此地伸入海中，好像一片鋸齿形的叶子，构成三个天然的港口——庇里犹斯、塞阿和曼尼基亚。

④ 其他的人馬上帮助雅典人奠定了他們的帝国的基础。

石头鑲砌起来的，外面用了鉄和鉛的夹板。他們所完成的城牆高度还只达到他原定計划的大約一半。他的用意是想利用这些巨大而高厚的城牆抵抗一切敌人的进攻，他認为他們只要用少数劣等的軍队就可以很好地防守，而其余的人就可以在海軍方面服务了。他的思想是特別集中在海軍方面。我認为他知道，波斯軍队从海上达到雅典比从陆地上来要容易些，所以依他的看法，庇里犹斯比雅典的上城[①]还重要些。当然，他总是劝告雅典人，如果有一天他們在陆地上被窘迫的时候，他們应当走向庇里犹斯，登上船艦，抵抗一切的敌人。

正在波斯人撤退之后，雅典人就这样建筑了他們的城牆，因此他們的地位一般地加强了。

不久之后，斯巴达派遣克利俄姆布罗塔斯的儿子波桑尼阿斯为希腊联軍总司令。他率領伯罗奔尼撒的船艦二十条，雅典人有三十条船艦参加他的軍队，此外还有其他同盟国的許多船艦。他們首先駛往塞普魯斯去，征服了这个島上大部分的土地；后来他們又去进攻拜占庭，当时拜占庭尙在波斯人手中；他們在波桑尼阿斯指揮之下，迫使这个城市投降。但是波桑尼阿斯已經开始暴露他妄自尊大的本性，[②]希腊人，尤其是爱奥尼亚人和那些新近从波斯統治之下解放出来的人，漸漸不喜欢他了。这些国家的人民和雅典人都是同族人，[③]所以他們靠攏雅典人，請求雅典人保护他們，制止波桑尼阿斯的专制行为。[④]这些建議是雅典人所欢迎的，因为雅典人决定制止波桑尼阿斯，把一般事务安排得合于他們自己的利益。

---

① 上城即卫城，是城市最早建立的部分，最初为軍事首領駐扎之地；后来城市发展，工商业人口增加，住在上城的周圍，成为下城。——譯者

② 参閱第90頁。

③ 他們以雅典为母邦，参閱第11頁。

④ 公元前478年。

同时，斯巴达人因为听到了各种情报，召回波桑尼阿斯去审问。许多到斯巴达来的希腊人对他提出严重的控告，说他似乎想把自己当作一个独裁者，而不是一个总司令的态度。他之被召回国，正在因为他丧失人心，而除伯罗奔尼撒的士兵以外，所有其他同盟国都倾向雅典一边的时候。

在斯巴达，对于波桑尼阿斯各种侵犯个人利益的行为被判为有罪；但是对于所告发的主要罪状，他被宣布为无罪。[1] 斯巴达人没有再派他为总司令，而派遣多尔西斯和其他军官带着很少的军队去了。但是这时候，同盟军已经不愿意接受他们为最高司令官了。斯巴达人知道这种情况，所以也就回国，以后斯巴达也沒有派遣其他司令官去了。他们担心他们的军官到了海外，生活腐化，如他们在波桑尼阿斯的情况中所看见的一样；同时，他们不想再负担反对波斯的战争了。他们认为雅典人完全能够指挥，并且当时雅典人对他们也是友好的。

这样，雅典就取得了领导权；因为厌恶波桑尼阿斯的原故，同盟国也愿意雅典取得领导权。于是雅典人规定各同盟国在准备对付波斯的战争中所应缴纳的各种捐助，确定那些国家是给付金钱的，那些国家是贡献船舰的——共目的是劫掠波斯国王的领土，以报复他们过去所受的损失。在这时候，[2] 所称为"希腊财政官"的官吏第一次由雅典人任命。这些官吏收取贡款，贡款是同盟国所缴纳金钱的名称。原来贡款的总数规定为四百六十他连特。同盟金库设在提洛岛上，同盟代表大会也在这地方的神庙中举行。[3]领导权是属于雅典的，但是同盟者是原来独立的国家，它们在代表大会中通过它们的决议。

---

① "告发他的严重的罪状之一是他私通波斯人。关于这点，似乎是很有根据的。"

② 公元前476年。

③ 因此称为提洛同盟。——译者

第八章 〔追述，續〕雅典帝国的扩張

現在我将叙述，从波斯战爭終結到伯罗奔尼撒战爭开始中間一段时間內，雅典人在战爭方面和在一般事务的管理方面所作的事情。在这些行动中，有些是对付波斯人的；有些是当他們的同盟国暴动时，他們对付自己的同盟国的；有些是对付伯罗奔尼撒諸国的，他們在各种事項中，常常和伯罗奔尼撒諸国发生糾紛。我离开我的主要叙述而追述这段历史的原因，是因为以前的作家沒有談到过这段历史，他們的主題不是波斯战爭以前的希腊史，就是波斯战爭本身。赫拉奈卡斯[①]在他的《亚狄迦史》中，是他們中間唯一的一个作家接触到这个时期的，但是他对于这个題目沒有給予多大的篇幅，而且他書中的年代也是不正确的。同时，这些年代的历史可以說明雅典帝国是怎样形成的。

雅典人第一次軍事行动是圍攻爱昂，这是波斯人在斯特賴蒙河畔占領的一个小市鎮。他們在米太雅德的儿子塞蒙指揮下，攻陷了这个地方，把居民变为奴隶。[②]于是他們轉向爱琴海中的西罗斯島，島上的居民是多罗比亚人。他們把居民变为奴隶，把这个地方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接着他們就对卡里斯都人进行战爭，卡里斯都人沒有得到优卑亚島上其他城市的援助；結果，卡里斯都依照条件投降了。这次战爭之后，那克索斯叛离同盟，于是雅典人对它作战。[③]在被圍攻之后，它被迫又忠順于雅典了。这是原来的同

---

① 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腊史学家，著作很多，希罗多德的著作引用了他的材料；但仅有断片遺傳至今。——譯者

② 公元前476年。

③ 公元前466年。

盟宪法遭到破坏的第一次例子，一个同盟国丧失了它的独立。这些暴动的主要原因是沒有交納貢款或法定数量的船艦，有时完全拒絕提交船艦。因为雅典人坚持严格履行义务；他們对于那些不慣于牺牲，也不愿意牺牲的同盟国进行严重的压榨，因此他們丧失人心。在其他方面，雅典人作为統治者的資格，也不如过去一样得到人心了：在实际战爭中，他們的兵役負担超过了他們的应有份額；但是这样使他們更容易强迫任何想叛离同盟的国家回到同盟来。这种形势之产生是由于同盟国自己的过失。因为它們不愿意服兵役，它們大多数是依照規定的数額繳納金錢，而不提供船艦，以避免在海外服役。結果，雅典人利用它們的金錢，建造强大的海軍，而它們暴动的时候，总是发現它們自己的武裝力量不够和战爭經驗缺少。

后来在旁菲利亚发生攸利密頓河之役，[①] 雅典人以及他們的同盟者和波斯人在海上和陆地上会战。雅典人在米泰雅德的儿子塞蒙指揮下，在同一天中，海战和陆战都取得胜利，他們俘虏或毁灭了包括二百条三列桨战艦的整个腓尼基艦队。

經过相当时候之后，发生了塔索斯的暴动。[②] 这是因为对于对岸大陆上色雷斯的市場和塔索斯人所占領的矿产[③] 发生爭执而引起的。雅典人率領艦队駛往塔索斯；他們在海上战敗塔索斯人之后，在島上登陆。大約同时候，他們派遣自己的公民和同盟者一万人，移居于一个名叫"九路"[④]的地方(現在叫做安菲玻里)。这个地方原是伊东尼亚人居住的；雅典人驅逐伊东尼亚人，占領这个地

① 賽蒙这次光荣胜利的日期(公元前466？年)不很确定。参閱戴奥多拉斯，xi. 60；普魯塔克，《賽蒙傳》，X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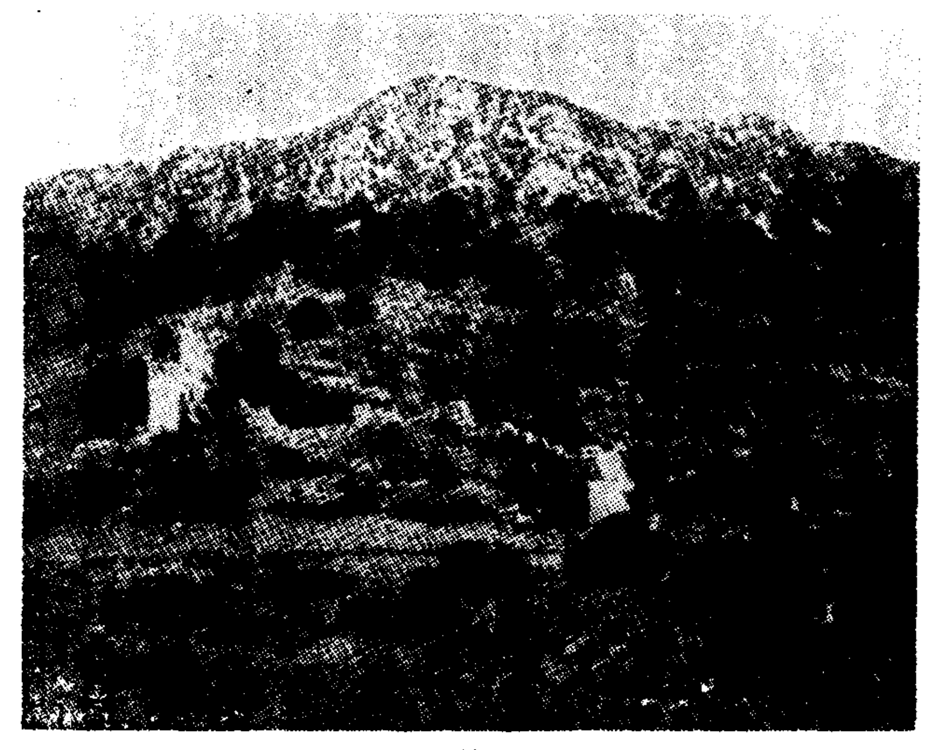
② 公元前465年。

③ 塔索斯人在色雷斯海岸旁边斯加普特-亥尔地方有一金矿，他們从那里得到巨大的收入。参閱希罗多德，VI. xlvi以下，中譯本，第586頁。

④ 根据克劳莱等譯本，这个地方又叫作厄尼亚-荷多依。——譯者

方。但是当他们深入色雷斯内部时，他们的军队在伊东尼亚人的市镇德拉比斯卡被色雷斯人的联合军截成片断，色雷斯人认为雅典人在“九路”建立殖民地是对他们的一种敌对行为。

同时，塔索斯人战败后，现在被包围了，他们向斯巴达求援，劝斯巴达人侵入亚狄迦，以解除他们的包围。斯巴达人沒有把他们的意见告诉雅典，允许了塔索斯人的要求。但是当时发生了地震①，同时②又发生了希洛人③和一些庇里奥西人的暴动④，他们逃往伊



伊汤姆山及美塞尼亚城墙

① 在第88页，称为“大地震”。

② 公元前464年。

③ 古斯巴达分为三个阶层：(1)斯巴达人，是一个军事贵族集团，本书中常称为“军官阶级的斯巴达人”；(2)庇里奥西人，是斯巴达人在征服拉哥尼亚过程中被驱逐到边区的居民，保持人身自由，但无政治权利，在本书中常被称为“非军官阶级的斯巴达人”；(3)希洛人，是斯巴达人征服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过程中的被征服者，处于斯巴达国家奴隶的地位。——译者

④ “发动这次暴动的是希洛人和庇里奥西人中的图里阿人和伊泰安人。希洛人多半是古代美塞尼亚人的后裔，他们在一次著名的战争中被奴役了。因此他们都开始被称为美塞尼亚人。”(这次暴动即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公元前464—453]。——译者)

湯姆而宣布独立，所以斯巴达人不能侵入亚狄迦了。現在斯巴达人要鎮压伊湯姆的叛变者，所以塔索斯人在被圍的第三年，被迫而接受雅典的条件：拆毁他們的城牆，交出他們的海軍，馬上給付一笔賠款，以后繳納貢款，放弃在大陆上的权利和金矿。

現在斯巴达人知道在伊湯姆的战爭沒有結束的希望，所以他們請求同盟国(包括雅典在內)的援助。雅典人带着一支大軍，在塞蒙指揮之下，来到斯巴达。他們請求雅典人援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雅典人是以善于圍城战术著名的；經过长期圍攻之后，斯巴达人很清楚地知道他們自己缺少这一門战术的經驗；否則他們早已用猛击的方法攻陷那个地方了。这次远征是雅典和斯巴达間发生第一次公开爭执的原因。斯巴达突击伊湯姆，沒有攻下的时候，他們害怕雅典人的冒險和革命精神；同时，他們也認为雅典人是异族人，担心雅典人留在伯罗奔尼撒，也許会听伊湯姆人的話，而煽动一些革命的政策。所以他們留下了其余的同盟者而遣送雅典人回国；他們沒有公开地說出他們的疑心，只說他們不再需要雅典人的帮助了。但是雅典人知道，他們的被遣回不是这样的一个光荣的理由，而是因为他們被人猜疑的原故。他們感到憤怒，認为斯巴达人不应当这样对待他們。他們回国后，馬上就通告廢除原先和斯巴达所訂立的反抗波斯的同盟条約，而和斯巴达的敌国亚哥斯訂立同盟。同时，亚哥斯和雅典都根据完全相同的条件和帖撒利人訂立同盟条約。

同时，伊湯姆的暴动者經过十年战爭[①]之后，不能再支持下去了，于是和斯巴达人談判成功，他們投降的条件是这样的：在保障生命安全的条件下，他們离开伯罗奔尼撒，再不到那里来了；如果将来有人再来的話，任何人捉着他的，就可以把他作为奴隶。[②] 因

① 公元前455年。

② “斯巴达人从特尔斐得到一个神讖，神讖指示他們釋放在伊湯姆祈禱宙斯神的人。”

此，他們带着他們的妻室儿女离开伯罗奔尼撒。雅典人因为对斯巴达的恶感已經增加，所以接受这些被逐放的人，把他們安置在諾帕克都市鎮中，这个市鎮是他們最近由奥佐利亚的罗克里斯人手中夺来的。

这时候，麦加拉也参加了雅典同盟；它廢除了和斯巴达的同盟，因为它和科林斯人发生边疆糾紛，而科林斯人向它进攻。这样，雅典人占据了麦加拉和培加[①]，替麦加拉建筑从麦加拉到尼塞亚[②]的长城，并派雅典軍队駐守。这就是科林斯人对雅典怀着深恨的主要原因。

大約在这个时候，埃及边界上的利比亚国王薩美提卡斯的儿子伊那罗斯在腓罗斯島之南一个市鎮美里亚，发动了几乎整个埃及的暴动，脫离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而独立。他旣取得政权之后，請求雅典援助。正碰着雅典人率領他們自己的和同盟国的船艦二百条，准备远征塞普魯斯島；[③]他們放弃了这个远征，来到埃及，[④]由海道入口，溯尼罗河而上。他們控制了尼罗河和孟斐斯城的三分之二，于是他們企图攻下其余的三分之一，那个地方叫做白塞，那些逃走了的波斯人和米提人以及沒有参加暴动的埃及人都住在那里。

在这个时候，雅典人又派遣一个艦队在哈利伊斯登陆。在这里，他們和科林斯人以及挨彼道魯斯人的軍队作战，科林斯人胜利了。后来在西克魯菲利亚附近，雅典的艦队和伯罗奔尼撒的艦队发生海战，雅典人胜利了。

这次战役之后，雅典和厄基那間发生战爭，在厄基那附近，雅

① 培加是科林斯灣上一个麦加拉的海港。

② 尼塞亚是薩罗尼灣上一个麦加拉的海港。

③ 参閱第67頁。

④ 公元前460年。

典人和厄基那人在海上大战，双方都有同盟国的支持。在战争中，雅典人胜利了，他們俘虏了七十条船艦。于是他們在斯特罗布斯的儿子利俄克拉特的指揮下，在厄基那登陆，开始圍攻厄基那。正在这个时候，伯罗奔尼撒人带着三百重装步兵在这个島上登陆，想解除厄基那的包圍；这些軍队是过去帮助科林斯人和挨彼道魯斯人的。同时，科林斯人夺取哲朗尼亚高地，居高临下，攻入麦加里德，他們相信雅典人不可能来援助麦加拉，因为雅典人在厄基那和埃及已經有了两支大軍在作战了；他們認为，如果雅典眞的想援助麦加拉的話，它必須从厄基那撤退它的軍队。但是雅典人完全不是这样作的。他們召集留在雅典的老年人和年輕人組織軍队，① 在迈隆尼德指揮下，进入麦加拉。在那里，雅典人和科林斯人发生战争，胜負不决。战爭終止时，双方都認为自己是占优势的。但是科林斯人撤退后，雅典人建立一个胜利紀念碑；事实上，在战爭中，雅典人是尽了一切力量的。科林斯人受到自己城里的年老者的唾駡后，作好准备，大約十二天之后，又出发到了那里，建立自己的一个胜利紀念碑，表示在那次战爭中，他們是胜利的。雅典人又从麦加拉出来，击潰了正在那里建立胜利紀念碑的分遣队，进而和其余的敌人作战，也把他們打敗了。当战敗了的科林斯人正在撤退的时候，一支人数頗多的軍队，因为被雅典人紧紧地追击，又不識路，冲入一个私人的园地，园地的四周都有深沟，沒有出路。雅典人知道了这种情况，就用他們的重装步兵把守主要的入口，用輕装步兵包圍园地的其余部分，把所有在沟里面的敌人都用石头打死。这对于科林斯人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們大部分軍队撤退到科林斯去了。

① 这些人只在非常时期才服兵役的；老年人是五十至六十岁的人，年輕人是二十岁以下的人。

大約同在这个时候，①雅典人开始建筑他們达到海边的两条大长城：一条到法勒隆，一条到庇里犹斯。同时，佛西斯人进攻多利斯，这是斯巴达人的原始家乡，包括培翁姆、錫丁尼昂和伊林翁姆等市鎭在內。当他們攻陷了一个市鎭之后，斯巴达人就派遣他們自己的重装步兵一千五百人和同盟軍一万人来援助多利亚人。这支軍队由克利俄姆布罗塔斯的儿子尼科美德代替国王普雷斯多安那克斯指揮，因为国王尙未成年。斯巴达人强迫佛西斯人議和，并退还他們已經占領了的市鎭。斯巴达人于是准备回国了。如果他們由海道横过克利塞灣的話，雅典人的艦队可能追上来阻撓他們；同时，横过哲朗尼亚的道路似乎也不安全，因为雅典人占据了麦加拉和培加。越过哲朗尼亚山峽的道路是很难走的，并且总是有雅典人駐守在那里；何况这个时候，斯巴达人已經得到消息，說雅典人想尽一切方法来阻止他們从那里通过。因此，最好的办法似乎是留在彼奥提亚，等着看从那方面进軍是一条最安全的路綫。同时，雅典有一个党派，正在秘密地和他們商談，希望推翻民主政治，阻止长城的建筑；斯巴达人也受到这种事实的影响，所以决定留在彼奥提亚了。

雅典人出动他們的全部軍队来对抗斯巴达人了。他們有亚哥斯的軍队一千人，以及其他同盟国的分遣队来支援，共有軍队一万四千人。他們想向斯巴达人进攻，一則因为他們認为斯巴达人在归国途中发生了困难，二則他們怀疑有推翻民主政治的阴謀。

这次战役是在彼奥提亚的塔那格拉进行的。双方都受到很大的損失之后，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軍获得了胜利。于是斯巴达人进入麦加里德，砍伐了一些农場的树木之后，横过哲朗尼亚，由地峽回国了。战后的第六十二天，雅典人在迈隆尼德指揮之下，攻

① 公元前457年。

入彼奥提亚。他們在恩諾斐塔的战役中打敗了彼奥提亚人，征服了整个彼奥提亚和佛西斯。他們摧毁了塔那格拉的城牆，在奥彭梯亚的罗克里斯人中，取得一百名最富裕的人以为人質。同时，他們完成了他們的长城建筑。不久之后，厄基那投降了，[①] 被迫而拆毁城牆，交出它的艦队，并承認以后繳納貢款。当时，雅典人又在托尔馬阿斯的儿子托尔密德指揮之下，环繞伯罗奔尼撒半島航行，焚毁斯巴达人的船塢，[②] 攻陷科林斯的城市卡尔西斯，并在西息溫登陆后，打敗了西息溫人。

同时雅典人及其同盟軍仍在埃及作战；他們遭受着战爭中的各种意外变化。起初，雅典人占据了埃及，波斯国王派了一个波斯人麦加培扎斯，带了金錢到斯巴达去，想賄賂斯巴达人侵入亚狄迦，以迫使雅典人从埃及撤回他們的艦队。但是这些談判沒有成功；金錢花掉而无結果，所以麦加培扎斯带着余下来的金錢，被召回亚細亚去了。于是波斯国王又派了一个波斯人瑣皮罗斯[③] 的儿子麦加培扎斯率領一支很大的軍队[④] 往埃及去。他由陆路达到埃及，战敗埃及人和他們的同盟軍，并且把希腊人赶出了孟斐斯。后来他把他們赶往普罗斯匹提斯島上，把他們包圍了一年又六个月。最后，他把島的四周圍的水引到别处，使之干涸。这样，雅典的船艦都擱淺，島的大部分和大陆相連起来了，于是他的軍队步行进攻島上，把它攻陷了。所以希腊人的这次冒險行軍，經过六年战斗之后，完全被消灭了。[⑤] 全部大軍里面，只有少数人通过利比亚，安全达到塞勒尼；此外，几乎全軍复灭。埃及又归波斯国王統治，只

① 公元前455年。

② 即在拉哥尼亚灣上的基賽阿姆。

③ 攻陷巴比倫的英雄。

④ 根据戴奥多魯斯的記載，他和阿塔培扎斯有軍队三十万人(xi.75)和船艦三百条(xi.77)。

⑤ 公元前454年。

有沼澤地区的国王阿密尔塔阿斯仍然保持独立。① 因为沼澤地区面积太广，波斯人不能捉着他；同时，沼澤地区的人民是埃及人中最善战的。发动埃及暴动的利比亚国王伊那罗斯为人們所卖，交給波斯人后，被釘死于十字架上。同时，雅典及其同盟国的五十条船艦駛出，来增援在埃及的軍队，进入尼罗河的門提西亚河口，他們不知道埃及方面所发生的事情。他們在陆地上受波斯軍队的攻击，在海上受腓尼基艦队的攻击。大部分的船艦都丧失，只有少数設法逃跑了。这就是雅典人和他們的同盟軍大举远征，进攻埃及的結果。

同时，帖撒利国王爱撒克拉提德的儿子奥勒斯特被逐出本国后，劝雅典人恢复他的王位。雅典人带着彼奥提亚和佛西斯的軍队(彼奥提亚和佛西斯現在是他們的同盟国)，向帖撒利的法賽魯进軍。他們在这里控制着帖撒利，但是他們不能远离他們的軍营。② 他們沒有攻下法賽魯；他們沒有取得任何結果，又带着奥勒斯特回国了。

以后不久，③ 雅典軍队一千人在培加乘船(培加此时在雅典人手中④)，沿海航行，往西息溫去。这支軍队是由桑西巴斯的儿子伯里克利指揮的。他們在西息溫登陆，战败了那些和他們作战的西息溫人。于是他們馬上带着亚加亚人，渡过海灣，进攻阿开那尼亚的市鎮伊尼亚第，把这个市鎮包圍起来。但是他們沒有攻下这个市鎮就回雅典去了。

三年之后，⑤ 雅典和伯罗奔尼撒訂立了一个五年休战和約。雅典人在希腊沒有战爭了，于是他們在塞蒙指揮之下，带着他們自

---

① 参閱希罗多德，III. xv，中譯本，第335—336頁。

② "帖撒利的騎兵使他們不能离开他們的軍营。"

③ 公元前454年。

④ 参閱第73頁。

⑤ 公元前451年。

己的和同盟国的二百条船艦远征塞浦路斯。其中六十条，因为埃及沼澤地区国王阿密尔塔阿斯的請求，被派往埃及；他們带着其余的船艦圍攻息提昂姆，但是因为塞蒙之死以及粮食的缺乏，他們不得不从息提昂姆撤退。[1] 当他們离开塞浦路斯的薩拉米的时候，他們和腓尼基人、塞浦路斯人以及西里西亚人的陆軍和海軍发生战争。他們的陆軍和海軍都获得胜利，然后和从埃及回来的六十条船艦一同回国了。

此事之后，斯巴达人参加了所謂神圣战爭。他們占領了特尔斐的神庙，把神庙交还給特尔斐人。他們撤退后，雅典人馬上进軍，又夺取神庙，把它交还給佛西斯人。

过了一些时候之后，彼奥提亚的流亡者占領了奥科美那斯、喀罗尼亚和其他一些彼奥提亚的市鎮。雅典人即派托尔馬阿斯的儿子托尔密德率領雅典人及其同盟者的重装步兵一千人向敌人的根据地进攻。[2] 他們攻陷了喀罗尼亚，把所有的居民变为奴隶，留軍駐守，然后离开那里。在奥科美那斯的彼奥提亚流亡者（他們有罗克里斯人的援助）、优卑亚的流亡者和其他政治观点相同的人在途中襲击雅典人于科罗尼亚。他們打敗了雅典人。雅典人有些被杀，有些被俘。于是雅典人和他們訂立条約，取回被俘虏的人，以退出整个彼奥提亚为代价。彼奥提亚的流亡党恢复了政权，其他各国也恢复了独立。

此后不久，[3] 优卑亚叛变了雅典。伯里克利率領雅典軍已經渡过海峽，到了优卑亚；当时他得到消息，說麦加拉暴动，伯罗奔尼撒人将侵入亚狄迦，以及麦加拉的雅典駐軍除少数人逃往尼塞亚者外，都被麦加拉人所歼灭了；麦加拉人准备暴动时，已經引导科

① 公元前449年。
② 公元前447年。
③ 公元前446年。——譯者

林斯人、西息溫人和挨彼道魯斯人的援兵进入麦加拉。伯里克利急引軍从优卑亚撤回;不久之后,伯罗奔尼撒人在国王普雷斯多安那克斯(波桑尼阿斯的儿子)指揮下,侵入亚狄迦,大肆蹂躪,直达挨琉西斯和特利阿斯。但是他們沒有繼續前进,卽撤兵回国了。

雅典人在伯里克利指揮之下,又渡过海峽,攻入优卑亚,征服了全島。优卑亚将来的地位,在条約中規定;[①]只有赫斯替亚的居民被雅典人驅逐,他們的土地被雅典人占領了。

雅典人从优卑亚回来之后不久,他們和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訂立了三十年休战和約:他們放弃了在伯罗奔尼撒所侵占的一切地方——尼塞亚、培加、托洛溱和亚加亚。

訂立休战和約后的第六年,[②]薩摩斯和米利都为着爭夺普賴伊尼发生战爭。米利都人在战爭中惨敗之后,来到雅典,对薩摩斯提出严重的控訴。他們的主張为薩摩斯一些想建立一个不同的政体的各种私人所支持。所以雅典派遣四十条船艦往薩摩斯,在那里建立民主政治;他們取得儿童五十人,成年五十人,作为人質,并把这些人質安置在雷姆諾斯島上。他們留駐軍在薩摩斯后,卽回国了。但是有些薩摩斯人不留在島上,而逃往大陆上去。他們和那些还留在城中的寡头貴族取得联系,并和当时薩第斯的波斯总督匹苏斯尼(喜斯塔斯皮的儿子)訂立同盟。他們招募雇佣軍約七百人,乘夜間渡海到薩摩斯。他們首先攻击民主党,把大多数民主党的領袖下于獄中;然后从雷姆諾斯島上夺回他們的人質,于是宣布独立。他們把駐扎在薩摩斯島上的雅典軍队和軍官們交給匹苏斯尼,馬上就准备进攻米利都。同时拜占庭也参加了他們的暴动。

雅典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們派遣六十条船艦駛往薩摩斯,其

---

① 如建立民主政治等等(参閱«亚狄迦碑銘集成» IV. 27a)。

② 公元前 440 年。

中有十六条船艦沒有参加战斗,[①]其余的四十四条船艦由伯里克利和其他九个將軍[②]指揮，和正从米利都回来的七十条薩摩斯的船艦(內有二十条运输船)的艦队在特累基亚附近发生战爭。結果,雅典人胜利了。

后来雅典又派四十条船艦,开俄斯和列斯堡派二十五条船艦,来增援他們。他們在薩摩斯登陆;在陆地上的軍队取得优势之后,他們建筑三条城牆,封鎖薩摩斯城,这个城市在海面上已經是被封鎖了的。伯里克利听到了腓尼基人將向他們进攻[③]的消息，他馬上从停泊在薩摩斯附近的艦队中,調出六十条船艦,迅速地駛往考諾斯和开利阿。正当伯里克利不在那里的时候，薩摩斯人突然襲击雅典的軍营，他們发現雅典的軍营沒有設防。他們毀灭了雅典的守望船艦，战敗了其他来和他們作战的船艦。所以大約十四天之內,他們控制了他們島屿四周的海面,可以自由地把他們所需要的东西运进去或运出来。但是当伯里克利回来的时候，他們又被海軍封鎖了。后来雅典的艦队又得到了新的援兵：从雅典来的船艦中，有四十条是修昔底德[④]、哈格濃和福密俄指揮的,有二十条是特雷波利摩斯和安提克利斯指揮的；还有三十条船艦是从开俄斯和列斯堡开来的。薩摩斯人在海上抵抗了一个短时期后,就不能支持了,經过九个月的包圍后[⑤]被迫而接受投降条件了:他們拆毀自己的城牆,交納人質,交出他們的艦队，并承認分期繳付賠款。拜占庭也承認恢复到附庸城市的地位了。

---

① "这十六条船艦中，有些是被派往开利阿去,以防范腓尼基人的艦队；有些是开往开俄斯去請求援兵。"

② 索福克利是当年十將軍之一,也在船艦上。

③ "实际上是斯泰賽哥拉斯和其他的人乘着五条船艦，去請求腓尼基人来援助的。"

④ 有些人認为这就是著本書的历史学家；但是也有人認为这是美利西阿斯的儿子,伯里克利的政敌;还有人認为是阿刻都斯自治村(得莫)的詩人。

⑤ 公元前439年。

第九章　斯巴达第二次同盟代表大会。科林斯人的發言。表决贊成宣战

不过几年后，[①]就发生了我在上面所已經叙述了的一些事件——科西拉事件[②]，波提狄亚事件[③]和一些构成雅典和斯巴达間战爭原因的其他事故。[④]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希腊人彼此間以及抵抗外族的一些軍事行动都是发生于澤尔士的敗退和这次战爭之間大約五十年的时間內。[⑤]在这些年代中，雅典人使他們的帝国日益强大，因而也大大地增加了他們自己国家的权势。斯巴达人虽然知道雅典势力的扩大，但是很少，或者根本沒有制止它；在大部分的时間內，他們仍然保持冷靜的态度，因为在傳統上，他們如果不是被迫而作战的时候，他們总是迟迟作战的；同时也因为他們自己国內的战爭，[⑥]他們不能采取軍事行动。所以最后，雅典的势力达到頂点，人人都能够很清楚地看見了；同时，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同盟国了。在这时候，斯巴达人感覺到这种形势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所以决定发动現在这次战爭，企图以全力进攻，如果可能的話，他們想消灭雅典的势力。

斯巴达人虽然已經議决[⑦]雅典人的侵略破坏了休战和約，但是他們还派人到特尔斐去問神，他們是不是可以作战。据說，神是

---

① 不到四年，因为科西拉人和科林斯人間的海战似乎是发生在公元前435年。
② 参閱第二——三章。
③ 参閱第五章。
④ 斯巴达民众会議中的交涉，参閱第六章。
⑤ 即公元前476—432年。
⑥ 希洛人暴动，見第71頁以下。
⑦ 繼續第62頁的叙述。

这样回答的：如果他們以全力作战的話，胜利是屬于他們的；不論他們是不是向神祈禱，神自己也会保佑他們的。但是斯巴达人还召集了他們的同盟者，① 因为他們希望同盟者对于应不应当宣战的問題表示态度。各同盟国的代表們来了。在大会中表示了他們的看法，大多数是攻击雅典，主張宣战的。科林斯人恐怕再迟緩的話，他們会失掉波提狄亚，所以他們已先派遣自己的代表到各同盟国去，劝它們贊成战爭。他們自己也出席这次大会。他們的代表們最后发言。他們的发言如下：

"盟友們：我們現在不能再向斯巴达人抱怨了。他們自己已經表决贊成战爭，并且召集我們到这里来同样这样作。真的，这是一个領导者所应当作的——照顧自己的利益和其他任何人一样，但是为着报答别人对他們所表示的尊崇起見，也特别考虑到共同的利益。

"現在，对于我們那些和雅典人已有来往的人，用不着說，我們应当防范他們；但是那些住在內地和离开商路很远的人应当認識到这个事实：如果他們不支持海濱强国的話，他們很难为他們的出口貨找到出路，也很难得到从海上輸入的貨物；因此，他們应当仔細考虑我們現在所說的話，不要以为这是和他們沒有什么关系的；他們一定要看到，如果海濱强国受到牺牲的話，危險就会很快地扩展到內地来，直到他們也受到威胁时为止；因此，这个討論会影响到他們正和影响到我們一样的。他們不应当因为采取战爭而不采取和平的前途而畏縮迟疑。聪明的人，只要他們沒有受人侵略的时候，当然愿意过着安靜的生活的；但是勇敢的人，当他們受到損害的时候，就会拒絕和平而宁愿战爭，虽然在战爭的过程中，他們随时准备达到协議。事实上，他們既不会因战爭胜利而驕傲，也

① 公元前432年。

不会因迷恋和平的幸福而忍受别人的侵凌。凡是考虑到自己的幸福而对战争畏缩的人，很可能因为他的迟疑不决而丧失了那些正是使他畏缩的幸福；反过来说，凡是因为战争胜利而抱着过奢的野心的人是不知道他的信心是虚假的。许多计划得很坏的事业常常侥幸成功，因为敌人表现得更加愚笨；甚至更多的时候，有些似乎计划得很好的事，但是结果没有成功，反而遭到耻辱。没有人能够在实行的时候和在计划的时候一样，有同样的自信心；当我们作计划的时候，我们觉得十分安全；但是在行动的考验时，我们的恐惧心就使我们的理想丧失了。

"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是被侵略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所以我们要作战了；一旦我们得到安全，不受雅典的侵略了，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恢复和平。有许多理由，我们一定会胜利的：第一，我们在人数方面和军事经验方面，比他们占优势；第二，我们一心一意服从指挥。至于海军方面，他们虽然强些，但是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同盟国现有人力和物力，以及奥林比亚和特尔斐的资财①来建设我们的海军。如果我们从那些地方借贷金钱的话，②我们可以利用高薪的办法，吸引雅典海军中的外国雇佣水手。因为雅典的势力倚靠着它的雇佣水手，而不是倚靠它自己的公民；而我们受这方面的影响可能少些，因为我们的力量在于人，而不是在于钱。如果他们一旦在海上打了一个败仗，他们的一切很可能都完蛋了。③如果他们真的能够设法支持下去的话，那么，这就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改进我们自己的海军战术；一旦我们的技术达到他们一样的水平，在勇敢方面，我们无疑地是处于优势的。

① 参阅第115页，伯里克利也建议利用同样的资源。根据第81—82页的记载，特尔斐的神谶也祖护伯罗奔尼撒人。

② 希腊神庙掌握雄厚资金，常借贷给各邦政府。——译者

③ 因此被雇佣的水手会成群地跑往伯罗奔尼撒那边去，以图得到较高的薪水。

我們天生的善良品質不是他們所能通过教育而获得的；而他們在技术上的优势是我們可以通过艰苦訓練而获得的。实行这些計划时，需要金錢，我們愿意捐献。他們的同盟国从来沒有停止过捐献款項来維持自己的奴役地位；而我們的目的在于复仇和自存，反而不願意花費金錢来防止我們所积蓄的这些金錢被雅典人夺去，因而造成我們的痛苦，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惊异的事情啊！

"我們还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进行战爭。我們可以煽动他們的同盟国叛变——这是剝夺他們的力量所在的資源的最好方法。或者我們可以在他們的領土內建筑要塞。还有其他的方法，我們在目前不能預見的；因为战爭，无疑地，不是那种依照一定的模型来作的事情；而它常常造成自己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个人要把自己适合于变动中的局势。所以当人作战时，如果他維持冷靜的头脑，他会更安全些；而过于紧張的一边是最容易犯錯誤的。

"还有一点要考慮到的。如果这只是平等国家中間的一个边疆爭执的問題，只影响到个别国家的話，那么，局势就不会这样严重；但是事实上我們作战的对象是雅典，而雅典比我們同盟国中任何一个国家都强大得多，所以它能够抵抗我們全体国家联合起来的势力。如果我們不是每个城市、每个国家抱着同一目的，以全力对雅典作战的話，它发現我們的势力是分散的，就会很容易征服我們了。虽然听来是可怕的，但是我們一定要知道，战敗的后果只能是我們全体都变为奴隶而已。只要提到有这样的可能性，就是这样多的城市将遭受到一个城市的压迫的話，这就是伯罗奔尼撒人的莫大耻辱。假如这种事情眞的发生了的話，别人不是說我們应当受这些痛苦，就会說，由于懦弱，我們忍受他們，表示我們远不如我們的祖先；因为我們的祖先使全希腊获得自由，而我們不但不能保卫自己的自由，而且容許一个国家在希腊作暴君，尽管我們在个别国家中确定了推翻暴君的原則。在我們看来，这样的政策必不可

避免地犯着三个最大的錯誤:缺少智慧,缺少果断或缺少責任心。我們認为你們只自夸优于敌人,也不能免除这些恶名。这种优越感曾經产生过很多危害;真的,許多事例可以証明,这种优越感常常带来巨大的灾禍,所以它开始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不是优越,而是可鄙的愚笨。

“但是对于过去的事情,除了那些对于目前有用的以外,我們不要再抱怨了。至于将来,你們一定要保持你們現在所有的,愿意担当牺牲,将来是有指望的。把一切美德当作辛勤劳动的結果,是你們的傳統;縱或你們在財富方面和势力方面暫时有点优势,你們不要变更这种习慣;因为以富裕的原故而失掉了所有因貧乏而获得的东西是錯誤的。我們不应当这样,而应当勇往直前,参加战争,因为我們知道有許多理由可以自信:我們的行动得到了神的允許,神自己也答应支持我們;并且在这次战斗中,所有希腊的其他国家都会站在我們这一边,不是因为恐怕遭到奴役,就是希望得到解放。首先破坏和約的不是你們,因为神在命令我們作战的时候,認为和約已經是被破坏了。而你們是在执行一个已被人破坏了的和約。和約是第一个侵略行为所破坏的,而不是为着自卫而采取的对策所破坏的。

“因此,从各方面看来,你們有很好的理由作战。这个方針是我們把它当作我們全体的利益来推荐的,因为我們知道,城市和城市間或个人和个人間,利益的一致是最可靠的保証。因此你們应当馬上援助波提狄亚的人民,不要再迟延了。他們是多利亚人,現在正在被爱奧尼亚人所圍攻——这是和过去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况。你們也应当帮助其他地区的人民爭取自由,不要再迟延了。我們中間有一些人已經遭受了侵略;如果敌人知道我們在这里开会,而不采取自卫的策略的話,我們中間其余的人也一定会受到同样的痛苦的;所以毫无問題,已經不能再拖延了。不,盟友們啊,你

們应当認識，严重的时机已經到了，我們所給你們的意見是最好的意見，你們应当表决贊成战爭。不要担心暫时的恐怖，要爭取战后的永久和平。战爭使和平得到巩固；如果为着安宁而不肯作战的話，那么，仍然不能免于危險的。至于那个在希腊已經建立起来了的暴君城市，我們深信它是想同样地統治全希腊的，它現在正在計划征服那些还沒有被它征服的国家。讓我們进攻它，毁灭它，讓我們将来能够安全地生活着，讓我們解放那些已經被奴役了的希腊人！”

这就是科林斯人的发言。現在斯巴达人已經听到了每个人的意見，于是讓所有出席会議的大小同盟国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表决。大多数表决贊成战爭。但是他們議决，在目前他們还沒有准备的情况之下，不能馬上进攻；只是議决，每个国家应当自己作好准备，不得再迟延。尽管这样，他們从事于这些必要的准备工作，經过一年或不到一年之后，他們才侵入亚狄迦，公开地进行战爭。

第十章　战前的間隔时期。波桑尼阿斯和地米斯托克利的故事

在战爭爆发前的間隔时期中，伯罗奔尼撒人不断地派遣代表团到雅典去，提出各种抗議，使他們在被拒絕的时候，尽可能有一个作战的借口。

斯巴达派往雅典去的第一个代表团受着指示，要求雅典人“驅逐那些被女神詛咒的人。”这句話的意思是这样的：过去有一个名叫庫倫的雅典人，他是奧林匹亚賽会的一个胜利者，出身于貴族家庭，他本人是有很大势力的。他娶麦加拉人特西阿眞尼之女为妻，特阿眞尼是当时麦加拉的僭主。庫倫到特尔斐去問神，神的回答

是要他在"宙斯的大节日"夺取雅典卫城。特阿眞尼給他一些軍队，所以当伯罗奔尼撒的奥林匹亚节日到了的时候，他召集他自己的一些朋友和他在一起，夺取卫城，想自己作僭主，[1]因为他認为奥林匹亚节日一定就是神讖中所說的"宙斯的大节日"，同时他也認为这是适合于他自己的情况的，因为他是在奥林匹亚賽会中获得了胜利的。[2]神讖中所指的节日是在亚狄迦[3]或在其他地方，他根本沒有考虑到，神讖中也沒有任何启示。所以他認为他的看法是对的，他企图夺取政权。但是当雅典人发現这件事的时候，他們都从乡村中赶来，以全力抵抗庫倫的党羽，把他們包圍在卫城中。經过相当长的时候之后，雅典人对圍城工作感到厌倦了，他們大部分散去，只留九个执政官[4]在那里繼續圍城，他們有全权依照自己的意思处理一切事务。同时，被包圍的庫倫及其党羽，因缺乏粮食和飲水而感到痛苦。庫倫和他的兄弟設法出逃，但是其余的人大受窘迫，事实上有些人餓死了。于是他們坐在卫城上神坛[5]前面祈禱的位置上。防守着他們的雅典人看見他們将死于神庙中，劝他們离开那个地方，并且有一个諒解，不伤害他們的生命；但是雅典人引导他們出来后，就把他們杀死了。有些在途中逃避于

① 公元前630年。——譯者

② 关于在雅典第一次建立僭主政治的企图，可參閱希罗多德，V. lxxi，中譯本，第541—542頁；普魯塔克《梭倫傳》xii。（僭主政治运动是反对貴族政治的市民运动。庫倫沒有在广大农民中树立自己的支柱，所以农民反而帮助貴族，把暴动鎭压了。——譯者）

③ "事实上雅典人也有一个大宙斯节日，叫作第阿西亚。这个节日的祭典是在城外举行的，所有的人都在那里用此地所特有的祭品来祭祀，不用动物作牺牲。"（第阿西亚是雅典人每年二三月中举行的节日，用一些动物形状的餅子作为祭品，而不用牺牲。——譯者）

④ "当时雅典主要的政权在九个执政官手里。"（公元前506年克利斯梯尼改革以后，执政官的权力减少，主要以司法职权为限；政权在十个将軍手里了。——譯者）

⑤ 即保护女神雅典娜的神坛。

恐怖女神的神坛[①]面前，雅典人也把他們杀死了。因此，这些杀死他們的人及其后裔[②]都被称为女神的罪人和被詛咒者。当然这些罪人被雅典人驅逐了；后来斯巴达人克利奥密尼斯得着雅典一个党派的支持，又驅逐了他們一次；雅典党人放逐了他們的生者，掘开死者的坟墓，抛出死者的遺骨。但是后来他們又从放逐中跑回来了，他們的后裔还住在雅典。

現在斯巴达人所要求驅逐的正是这些"被詛咒的人"。他們說他們第一个目的是对神表示尊敬，但是，他們当然知道桑西巴斯的儿子伯里克利在他的母系方面，是和这个詛咒有关系的，[③]他們認为如果他被放逐了的話，他們比較容易取得雅典人的讓步。他們并不是眞的預料到雅典人会放逐他，但是他們实在希望使他在雅典不得人心，因为雅典人会以为战爭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原故[④]而引起的。他是当时最有势力的人；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他不可避免地要反对斯巴达，他不会讓步而要劝雅典人作战的。

雅典人对斯巴达人提出相对的要求来，要求他們驅逐塔納魯斯的被詛咒者，因为斯巴达人过去有一次把一些在塔納魯斯地方波賽敦神坛前面禱求庇护的希洛人拖出去杀掉了。他們認为斯巴达的大地震[⑤]是这次瀆神事件所引起的結果。雅典人也要求斯巴达人驅逐那些被黃銅宮[⑥]中雅典娜女神詛咒的人。这句話的意义是这样的：

---

① 即攸門尼德神殿，位于卫城和阿勒烏柏果斯小丘之間。

② 主要地是阿克密尼德族，其首領是麦加克利斯，他在庫倫暴动时为执政官。

③ 伯里克利是麦加克利斯的第六代子孙，他的母亲阿加利斯特是阿克密尼德族克利斯梯尼的侄女（希罗多德，VI. cxxxi，中譯本，第623—624頁）。

④ 因为他和那个被詛咒的家族是有血緣关系的。

⑤ 参閱第71頁。

⑥ 这是斯巴达卫城中雅典娜女神庙的名称。波桑尼阿斯說（III. xvii. 2），神庙和女神像都是黃銅造的。

斯巴达人波桑尼阿斯第一次[1]被他的政府从他在赫勒斯滂指揮軍队的职位上召回受审，并被宣布无罪以后，他沒有以政府的职位被再派往那里去了。但是，他沒有得到政府的允許，私自乘着一条三列桨战艦，从赫迈俄尼鎭航往赫勒斯滂。他假装是去和波斯人作战的，但是事实上他是去私通波斯国王，这事在过去已經开始了的，他的目的是想作全希腊的統治者。他第一次使波斯国王感激的是下面一件事情，这就是他整个阴謀的开端。当他以前从塞普魯斯[2]回到那个地区的时候，他攻陷了拜占庭（过去拜占庭是在波斯人手中的），他在城中俘虏了一些波斯国王的亲戚朋友。那时候，他瞞着他的同盟者，把他們送回去，說他們是逃走的。这件事情是通过耶利多里人龔基拉斯作的，龔基拉斯正是負責防守这些俘虏和拜占庭本城的。他并且派龔基拉斯带了一封信給波斯国王。这封信后来被揭发出来了，內容是这样的："斯巴达总司令波桑尼阿斯，因为想对你表示好感，特意把他在战爭中所俘虏的这些人送回来。同时，我向你建議，如果你允許我和你的女儿結婚的話，我可以把斯巴达以及希腊其余的地方都归你統治。我認为，如果得到你合作的話，我完全能够作到这点。因此，如果你同意的話，請派一个可靠的人到海边来，我們将来可以通过他，互通消息。"

信中所揭发的就是那么多。澤尔士收到这信时，很高兴。他派法那西斯的儿子阿塔培扎斯到海濱，并且命令他代替麦加巴特作达西利翁姆省的总督。他把回答波桑尼阿斯（他在拜占庭）的信交給阿塔培扎斯，要他把信赶快送过去，并且把国王的印鉴給他看；如果波桑尼阿斯对国王的事务有任何提議的話，就应当忠实地、竭全力地支持他。

阿塔培扎斯达到海濱时，馬上执行国王的命令，把信送到拜占

① 公元前478年，参閱第68頁。
② 参閱第67頁。

庭。国王的回信是这样的:"国王澤尔士致書于波桑尼阿斯：你救出了你从拜占庭海外送給我的那些人，我很感激，我的王室将永远不忘。你的来信我也喜欢。你应当日夜注意履行你对我所許的諾言，不要讓任何东西阻碍你——金銀的費用也好，軍队的数目也好，只要你在任何地方需要的話。我派了一个好人阿塔培扎斯到你那里来，你可安心地和他交涉，依照对我們两人最好和最可能成功的方式促进你我两人的利益。"

就是在过去，因为他在普拉提亚战役中所表現的将才，波桑尼阿斯在希腊人中有很大的声誉；現在，他收到了这封信的时候，他更自命不凡，不能再安于普通的生活方式了。因此他从拜占庭到外地去的时候，常常穿着波斯人的服装；当他旅行經过色雷斯的时候，他常有波斯人和埃及人的卫队护送；他按照波斯人的方式举行宴会；当然，他的眞正目的已經完全不能隐瞞了，因为在小事情方面，他把将来在大規模上所要作的事情很清楚地表現出来了。他和别人的平常接触隔絕了，他对任何人都是一种粗暴的态度，所以沒有人能够和他接近。这就是同盟軍轉而傾向于雅典人的主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斯巴达人听說他的行为是这样的，所以他們已經把他召回来了一次。現在他沒有得到斯巴达人的允許，又乘着船艦从赫迈俄尼出去了。很明显地，他的行动和过去正是一样的。当他被雅典人包圍而驅出拜占庭的时候，他沒有回到斯巴达去；有人报告监察官，說他駐在特罗阿德的科倫尼，和波斯人进行阴謀活动，无故逗留在国外。这时候，监察官不能再等待了。于是他們派一个傳令官，带着急令权标[1]，命令他随着傳令官回国；如果他不回

---

[1] 斯巴达人有两个大小相同的圓形权标，一个放在斯巴达，一个在海外的司令官手中。一个紙条斜着卷在权标上，急令縱着写在紙上。当所卷急令打开的时候，急令的内容是不知道的；但是斜着卷在司令官的权标上，命令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去的話，斯巴达人将宣布他为公敌。

波桑尼阿斯希望他能够避免嫌疑，同时他自信他能够利用賄賂把自己的罪名洗清。所以他第二次回到斯巴达了。他一到斯巴达，监察官就把他投入牢獄中（他們是有权力幽禁国王的），但是后来他設法使自己被釋放了；他表示在审問时，他将对任何控告答辯。

斯巴达人——无論他的私敌也好，整个国家也好——都沒有对他不利的直接証据，沒有什么确切的事实足够判决这样一个王族的成員，而且当时处于这么高的职位的人。① 但是因为他对于礼仪的輕視，对外国人生活方式的模仿，斯巴达人广泛地怀疑他是不愿意遵守斯巴达的現行习慣的；于是进而仔細檢查他过去其他一切行动，看他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有違反現行习慣的地方。有一个特尔斐的三脚香爐② 事件。这个三脚香爐是希腊人把它当作反抗波斯战爭的第一批胜利果实貢献給神的。波桑尼阿斯擅自在香爐上面雕刻下列的对句：

> “战爭中希腊人的領袖，反抗波斯人的胜利者，波桑尼阿斯建造这个紀念品，献給飞巴斯。”③

斯巴达人馬上把这个对句擦掉，刻上所有联合起来打敗波斯人，并貢献这个紀念品的那些城邦的名字。就是在当时，这件事情也被認为他是犯罪的；但是現在，从他最近的活动看来，这件事情和他現在的思想一点也不矛盾。同时也有人报告，說波桑尼阿斯正在

---

① “国王普雷斯他庫斯（利奥尼达的儿子）是他的侄儿，尚未成年，所以他为攝政王。”

② 安置在一条三头的青銅蛇上的一个黃金香爐（希罗多德，IX. lxxxi，中譯本，第825頁）。黃金香爐在神圣战爭中被佛西斯人运走了（波桑尼阿斯，X. xiii. 5）。三条蛇纏着的青銅支柱，高十八英尺，后来被君士坦丁运往君士坦丁堡，放在馬戏場（即近代的阿特麦丹）中，現在还在那里。香爐內部雕着参加波斯战爭的三十一个希腊国家的名字。

③ 这个对句是西蒙尼德作的。（飞巴斯意为太阳神，因为这个香爐是貢献給阿波罗的。——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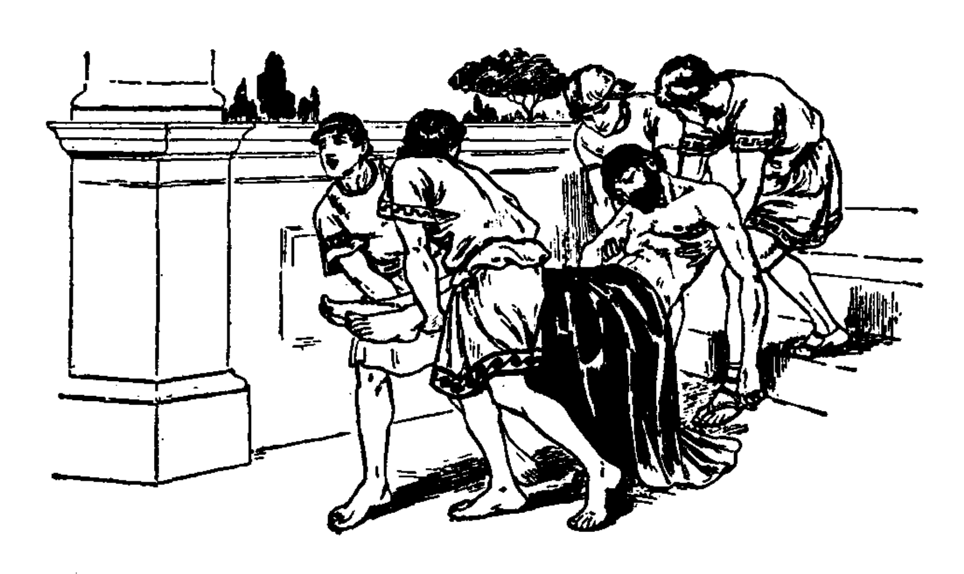
和希洛人阴謀，这也是事实。如果希洛人参加他的暴动，并帮助他实現他的計划的話，他允許給予他們以自由权和完全的公民权。

就是监察官从希洛人那里得到了一些消息的时候，他們还不相信，对波桑尼阿斯沒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是符合于对于处理他們自己人民的事务时的通常习慣的；非根据鉄一般的絕对証据，他們是不会下这个不可撤回的判决的。但是，据他們說，最后有一个人将拿着波桑尼阿斯最后写給波斯国王的一封信送給阿塔培扎斯，这个人就是波桑尼阿斯的总角交、向来对波桑尼阿斯很忠实的阿吉拉斯，他現在变为一个告发者了。因为过去派去的使者都是一去不复返，他恐惧起来了。因此他伪造一个图章，这样，如果他的疑心是錯誤了的話，或者如果波桑尼阿斯要取回他的信来修改的話，他不致于被发覚。于是他把信拆开了。他发見信中正如他所疑心的——就是信上附載着要把他杀死。

当他把这封信給监察官看的时候，当然他們发現这是一个比較令人信服的証据；但是他們还想要亲自听听波桑尼阿斯自己說出一点情况来。因此，他們和阿吉拉斯布置好：他到塔納魯斯的神庙中去，装作一个求神者。他留在一个小屋子里，小屋分为两个房間。他把一些监察官隐藏在內房里。当波桑尼阿斯来看他的时候，监察官就听到了全部情节。他首先抱怨波桑尼阿斯在信中关于他的指示；于是他談到所有其他的詳細情节，指出在波桑尼阿斯和波斯国王的談判中，他从来沒損害过波桑尼阿斯的利益，而他現在所得到的报酬是和普通僕役一般的待遇，将被处死。所有这一切，波桑尼阿斯自己都承認了，請求他不要因此而生气。波桑尼阿斯把他从祈禱的位置上扶起来，保証他安全地离开神庙，并劝他馬上出发，不要耽誤談判。

监察官仔細地听了这些話。他們暂时跑开，但是，因为他們現在完全相信这些事情是真的了，他們計划在城內逮捕波桑尼阿斯。

据说，他在街上正将被捕的时候，他从一个走近他的监察官的面部表情中知道他走来的目的了；另一个监察官，由于对波桑尼阿斯表示友谊的关系，向他暗中点头，表示他有危险；于是他开始迅速地逃跑，想跑进黄铜宫女神的神庙中去，以免被捕，因为神庙的围墙就近在咫尺。他跑进庙内一个小房间里面，以免受露天之苦。他安静地躲在房内，好象他不在里面的一样。监察官在追赶中暂时落在后面，但是后来他们揭去房屋的屋顶，发现他确实是被关闭在里面，于是他们砌墙把门堵起来，四周布置守卫者，想使他在里面饿死。当他们发现他被囚在房屋中正将死亡的时候，他们在他还有呼吸的时候，把他从神庙中抬出；①刚刚抬出来，他就死了。②他们起初想把他的尸体投入塞达斯山谷③中，这是他们抛弃犯人的地方；后来他们决定把他埋葬在城市的附近。以后特尔斐的神命令斯巴达人把他的坟墓迁移到他死的地方；④因为他们所作的



临危的波桑尼阿斯从神庙中抬出

① 如果让他死在那里的话，神庙将被污秽。

② 公元前470年。——译者

③ 这是离斯巴达城不远的山脉中一个山谷（可能是现在的密斯特拉附近）。上古时期的犯人以及后来犯人的尸体是投入这个山谷中的。

④ “他的遗体现在埋葬在圣地的入口处，那里有些圆柱上的铭刻可以为证。”

事給他們带来了神的詛咒。神又命令他們替黃銅宮雅典娜女神雕塑两个神象，而不是一个。所以斯巴达人塑造了两个黃銅雕象，貢献給女神，以代替波桑尼阿斯。①



放逐地米斯托克利的碎陶片

关于波桑尼阿斯私通波斯的事，斯巴达派了一个代表团到雅典；根据在审問时所发現的証据，他們控告地米斯托克利也犯了同样的罪行。他們劝告雅典人也用同样的方法处罰他；雅典人同意这样作。不过那时候，地米斯托克利已被放逐，住在亚哥斯，但是他常在伯罗奔尼撒其他地方走动。于是雅典人派了自己的官吏，随同斯巴达人往伯罗奔尼撒去，命令他們无論在什么地方发現他的时候，就逮捕他，送回雅典。斯巴达人也很願意帮助他們追寻他。地米斯托克利知道这些活动了，他从伯罗奔尼撒逃往科西拉。科西拉人把他当作一个恩人来尊敬。② 但是科西拉人說，如果他們冒昧地隐藏他，他們恐怕引起斯巴达和雅典的敌視，所以送他渡过海峽，到对岸的大陆上。在这里，因为雅典的官吏发現了他的行

① "神自己旣然宣布这件事情构成一个詛咒，所以雅典人答复斯巴达人，要求他們驅逐这些被神詛咒的人。"参閱第 88 頁。

② 他們尊他为恩人，或者因为在科西拉和科林斯間的爭执中，他帮助了科西拉人（普魯塔克：《地米斯托克利傳》XXIV），或者因为他原諒了他們沒有参加波斯战爭。地米斯托克利信賴这个避难的权利，因为他們已經承認他是他們的恩人了。

踪，紧紧地追踪他，他受到窘迫，不得不在摩罗西亚人的国王阿德密塔斯的家里停留下来。阿德密塔斯和他是沒有友好的关系的。那时候正碰着阿德密塔斯不在家里，地米斯托克利向国王的妻子哀求，国王的妻子要他抱着他們的小孩，坐在灶边。不久之后，阿德密塔斯回来了，地米斯托克利說出他是什么人。“不錯”，他說，“当你請求雅典人援助的时候，我曾經反对过你；但是如果当我在流亡的时候，你来报复的話，那么，你就不对了。在目前，对于比你弱得多的人，我尙且要乞哀求怜。在平輩的人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去报复，这是不义的。并且当我反对你的时候，那不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問題，而只是你提出一个要求；但是，如果你把我交出的話，毫无問題地，你会使我丧失生命。”他告訴国王，追踪他的是一些什么人，以及他們的企图。

阿德密塔斯听了他的話，于是把他扶起来，国王自己的儿子也一起被扶起来了，因为地米斯托克利坐在那里，总是抱着那个小孩的——当然，这样使他的恳求最能感动人。不久之后，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到了，虽然他們坚决地要求，但是阿德密塔斯拒絕把地米斯托克利交出。地米斯托克利希望到波斯国王那里去，所以阿德密塔斯把他送到亚历山大① 在爱琴海岸边的城市彼得那。在那里，他找着一条商船，他乘着商船向爱奥尼亚航行；但是風暴把他吹着靠近正在圍攻那克索斯的一个雅典艦队。船上的人不知道他，他恐怕发生事故，所以告訴了船长，他是什么人以及逃亡的原因，并且說：如果船长不营救他的話，他就要告发船长，說船长接收了他的賄賂，保証他逃跑的。他說：他們两人的安全完全靠不讓任何人离开船，直到他們可以再开始航行的时候为止；如果船长按照他的指示作的話，他答应給船长一笔很大的报酬。船长依照他所說的

① 馬其頓国王。

話作了;他們在离雅典艦队不远的地方停泊了一天一夜,后来到了以弗所。

地米斯托克利給了船长一笔錢,[①] 作为报酬。于是他和一个住在海岸旁边的波斯人一同往內地去,并且写了一封信給澤尔士的儿子阿塔薛西斯,他是最近即王位的。信的內容是这样的:"我地米斯托克利已經到你这里来了。当我被追而自卫,以免受到你父亲的侵略的时候,我对于你的王室所作的禍害比任何希腊人都多些;但是在撤退中,当我是安全而他是危險的时候,我所作的好事比我过去所作的禍害更多。因为我那时候对你們的帮助,我应当受到报答。"(于是他說明他在薩拉米时,及时提醒波斯人撤退,以及沒有破坏横过赫勒斯滂的浮桥,[②] 他冒称浮桥之未遭破坏是由于他努力的結果,这完全是假的。)"現在我到此地来,有能力对你們作出重大的貢献;我被希腊人追逐,正因为我对你的友好关系。但是我希望等待一年的时間,那时候我将亲自說明我到这里来的原因。"

据說,波斯国王因为他这种坚毅果决的性格而大为惊异,要他依照他所希望的去作。地米斯托克利在他等待的时期內,尽量学习波斯的語言文字和風俗习慣。一年之后,他就到了波斯王廷,成为很重要的人物,眞的,比任何曾經到过那里的希腊人都有势力些,一部分因为他已經有了很大的名声,一部分因为他提出了为波斯国王征服希腊的希望;但是主要地是因为他經常証实他有才能和智慧。

眞的,地米斯托克利是一个表現得有显著天才的人;在这方

---

① "他到了以弗所以后不久,他就收到了雅典的朋友們所寄来的錢和他在亚哥斯的存款。"

② 关于地米斯托克利忠告澤尔士及时早退,否則来不及了,以及他自称沒有破坏浮桥,可參閱希罗多德,VIII. cviii—cx,中譯本,第769—771頁。

面，他是超凡的，比任何其他的人都更值得我們欽佩些。对于当場要解决而不容許长期討論的問題，他用不着事先研究或事后考虑，只用他天賦的智慧，就能得到正确的結論，在估計将来可能产生的結果的时候，他对将来的預測总是比任何其他的人更为可靠些。任何他熟悉的問題，他能够說明得很好；就是对于他本行以外的事情，他也能够提供很好的意見。他有特别惊人的本領，能够看透未来，看出其結果好坏的可能性。总之，可以說，由于天才的力量和行动的迅速，他能够正在恰当的时候作出眞正恰当的事情来，远非他人所能及。

他是病死的，① 虽然有人說，当他知道他对波斯国王所許的諾言不能实現的时候，他自己服毒自尽。② 但是无論如何，亚細亚的馬格尼西亚③ 市場上有他的一个紀念碑。据說，他的遺骨，依照他的志願，由他的亲屬携带回国，秘密地埋葬在亚狄迦。④

斯巴达的波桑尼阿斯和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利在他們的时代，是希腊最著名的人物；他們的事业的結局是这样的。

① 約卒于公元前462年。——譯者

② 关于各种記載，可参考西塞祿：《布魯图》XI. 43；普魯塔克：《地米斯托克利傳》XXXI；戴奥多魯斯，XI. 58；亚里斯多芬：《騎士》，83。

③ "这是他統治的地区；因为波斯国王給他馬格尼西亚（这个地方每年收入五十他連特）以供給他的面包；給他拉姆普薩卡斯（这个地方是当时出产最好的酒的），以供給他的酒；給他迈奥斯，以供給他的肉食。"

④ "秘密是必要的，因为把因犯叛国罪而被放逐的死者的遺骨埋葬在亚狄迦是犯法的行为。"

第十一章　斯巴达的最后通牒和伯里克利的答复

斯巴达的第一个代表团[1]是如我所已經叙述了的：他們要求驅逐那些被神詛咒的人；同时，他們从雅典也得到同样的要求。后来他們又派了一个代表团来，要求解除波提狄亚之圍和給厄基那以独立。但是他們所明白地提出来最主要的一点是：如果雅典能够撤銷那个排斥麦加拉人于雅典帝国內一切港口以及亚狄迦本身市場之外的麦加拉法令，[2]那么，战爭就可以避免了。

雅典人既不肯在头两点上讓步，也不願意撤銷这个法令。他們控訴麦加拉人，說他們耕种圣地，耕种不屬于他們自己的土地[3]和隐藏雅典的逃亡奴隶。

最后，一个代表团带着最后通牒到了雅典。斯巴达的代表是拉姆斐亚斯、密利西配斯和阿哲桑达。他們沒有提到过去他們所說过的一些普通的問題，只簡单地說道："斯巴达希望和平。現在和平还是可能的，只要你們願意給予希腊人以自由的話。"

于是雅典人举行民众会議，討論这件事，决定把整个問題一劳永逸地仔細考虑一下，然后給斯巴达一个答复。許多人站起来发言，两方面的意見都有人表示了。有些人認为战爭是必要的，有些人說麦加拉法令可以撤銷，不要讓它成为和平的障碍。桑西巴斯

---

① 接着第86頁的叙述。

② 参閱第47頁以及亚里斯多芬《阿卡奈人》，520　523和533以下。这个法令的年代一定和战爭爆发的时間相近。

③ 第一点是指耕种埃琉西斯女神的土地；第二点是指雅典和麦加拉爭执的土地，因为那里还沒有确定界碑。(埃琉西斯的女神是指地母神狄密特和她的女儿柏塞芬尼。——譯者)

的儿子伯里克利是当时雅典人的領导人物；无論在行动上或辯論上，他是最有力量的人。他也发了言。他的意見是这样的：

"雅典人，"他說，"我的意見完全和过去一样：对伯罗奔尼撒人，我反对作任何讓步，虽然我知道，說服人們参加战爭时的热烈情緒到了战爭开始行动的时候是不会保持得住的，并且人們的心理状态是随着事件的发展过程而变化的；但是我認为这时候我一定向你們提出和我过去所提出的完全相同的意見。我請求你們那些因我的言辞而被說服的人以全力支持我們現在正在一起所作出来的一些决議，我請求你們堅持这些决議，虽然在某些地方我們发現自己会遭遇着困难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作的話，在事情进行的順利的时候，你們不能表現你們的智慧。事物发展的过程往往不会比人們的計划更来得有邏輯性些；正因为这样，所以当事物的发生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时候，我們常常归咎于我們的命运。

"很明显地，过去斯巴达是阴謀反对我們的；現在甚至更加明显了。和約上規定：我們之間的爭执应当由仲裁来解决；在仲裁之前，双方应当維持現状。对于他們所抱怨的事情，他們宁願以战爭来解决，而不願意以和平談判的方式来解决；現在他們到这里来，不是提出抗議，而是向我們下命令。他們命令我們解除波提狄亚之圍，給予厄基那以独立和撤銷麦加拉法令。最后，他們到我們这里来，宣称我們应当給予希腊人以自由。

"如果我們拒絕撤銷麦加拉法令的話，你們任何人不要以为我們不应該为这一点小事情而作战。这一点是我們特别堅持的。他們說，如果我們撤銷这个法令的話，战爭可以不发生；但是，如果我們眞的作战的話，你們心中不要有一点怀疑，以为战爭是为着一件小小事情的爭执。对于你們来說，这点小小的事情是保証，是你們决心的証据。如果你們讓步的話，你們馬上就会遇着一些更大的要求，因为他們会認为你們是怕他們而讓步的。但是如果你們采

取坚决态度的話，你們向他們很明显地表示他們应当以平等地位来对待你們。你們打算怎样作，你們現在就一定要下定决心——不要在他們还沒有伤害你們的时候，就向他們屈服；就是，如果我們将要战争的話（我認为这是应当的），就下定决心，不管外表上的理由是大的或小的；无論怎样，我們不会屈服，也不会讓我們的財产經常有受人干涉的威胁。在請求仲裁之前，处于平等地位的人向他們的邻人提出要求，而把这些要求当作命令的时候，向他們屈服，就是受他們的奴役，不論他們的要求是怎么大或怎么小。

"至于战争以及双方所能利用的資源，我想要你們听听我的詳細报告，認識到我們的势力不是較弱的一边。伯罗奔尼撒人自己耕种他們自己的土地；无論在个人方面或国家方面，他們沒有金融財富；因此，他們沒有在海外作战的經驗，也沒有作长期战爭的經驗；因为他們彼此間所发生的战爭，由于貧穷的原故，都是短期的。这样的人民不能經常配备一个艦队的海員，也不能經常派遣陆軍；因为这样，就会使他們离开自己的土地，花費自己的資金，而况我們还控制着海上。战争經費的支持依靠儲金的积累，而不能依靠税收的突增。并且，那些耕种自己的土地的人在战争中，对他們的金錢比对他們的生命更为担心；他們有一种刻薄的观念，認为他們自己的生命是会安全地从危險中逃出的，但是他們的金錢在那时候是不是会完全被花光了，他們完全沒有把握，特别是当战争出于他們意料之外地延长的时候，战争很可能是会延长的。在单独一个战役中，伯罗奔尼撒人和他們的同盟者能够抵抗其他所有的希腊人；但是他們不能跟一个和他們完全不同的强国作战，他們沒有一个愼重考虑的中央政权可以作出迅速果决的行动，因为他們都有平等的代表权，他們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只关心它自己的利益——其結果，往往是一事无成，因为有些国家特別急于为它們自己报复一个敌人，而其他的国家并不那么焦急，以免自己受

到損害。只經过很长的間隔时期后，他們才举行会議；就是在会議中，他們也只花費一小部分的时間来考慮他們的共同利益，大部分的时間都花費在处理他們个别的事件上。他們中間沒有一个人想到一个国家的漠不关心会损害到全体的利益的。每个国家都認为它自己的前途是其他国家的責任；因为每个国家暗里都有这种思想，沒有人注意到，这种情况使整个事业日趋衰微了。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样的：金錢的缺乏会使他們处于不利的地位，在筹得金錢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时間会使他們迟延。但是在战爭中，机会是不等待任何人的。

"并且，对于他們的海軍，我們一点也用不着害怕；对于他們将来在亚狄迦建筑要塞的事，① 我們也用不着吃惊。关于这一点，要建筑一个城市，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另一个城市的話，就是在平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現在要在敌国的境內，面临着我們自己的要塞来建筑一个城市，那么，这就更加困难得多了，何况我們的要塞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他們所能建筑的任何东西。如果他們只建筑一些小的前哨据点的話，他們虽然能够从事劫掠，收容我們的逃亡者，給我們一部分土地带来一些灾禍，但是这絕对不能阻止我們利用我們的海軍力量，航海到他們的領地上去，在那里建筑要塞，以資报复。因为我們从海軍战役中所得到的陆战經驗，远远地超过他們从陆地战役中所得到的海战經驗。至于航海技术，他們会覚得这是他們所很难学得的一課。你們自从波斯战爭以来，一直总是在这里学习的，至今还沒有完全精通这一項技术。那么，怎么能够認为他們在这方面有什么发展呢？他們是农民，而不是水手；并且他們也絕对沒有学习的机会，因为我們将用强大的海軍封鎖他們的。对抗一个弱小的封鎖軍队时，他們可能由于愚昧无知，相信

① 参閱第84頁。

自己的人数众多，而准备冒險作战；但是如果他們面对着一个强大的艦队，他們不会冒險冲出的，所以訓練的缺少会使他們对于航海技术更加不能熟練了，而技术的缺少会使他們更加不敢冒失了。航海技术，也和任何其他技术一样，是一門艺术。它不是什么只是偶尔作为閑暇时的职业的；当然，一个从事航海事业的人也不可能有閑暇去学习别的东西。

“假如他們攫取奥林匹亚或特尔斐的金錢，而提供高的薪水以吸引我国海軍中的外国水手，那时候，假如我們自己和住在我国的异邦人都在船艦上服务，还不是他們的敌手的話，这就是一件严重的事了。但事实上，我們总是能够对付他們的。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在我們自己的公民中間，所有的舵手和水手比希腊其他一切地区所有的舵手和水手总合起来还要多些。那么，我們的外国水手有多少人会为着几天的額外工資，不仅冒着被战敗的危險，并且还冒着被他們自己的城市剝夺法律上的保护① 的危險，而去替对方作战呢？

“对于伯罗奔尼撒人所处的地位，我認为我已經作了一个很公平的叙述。至于我們自己的地位，在我說到他們的缺点之中，我們一个也沒有；至于其他方面，我們完全有自己的优点。如果他們从陆地上来进攻我国的話，我們一定从海上进攻他們的国家，結果，伯罗奔尼撒半島一部分土地的破坏对于他們的影响，比整个亚狄迦的破坏对于我們的影响，更要厉害些；因为他們除了伯罗奔尼撒以外，非經过战爭不能再得到土地，而我們在島嶼上和大陆上都有充足的土地。

“海上势力是非常重要的。讓我們从这方面看看。假如我們住在一个島上的話 难道我們不是絕对安全，不受他人的攻击嗎？

① 雅典的雇佣水手是雅典同盟国的人，凡是参加伯罗奔尼撒一边的人都不許回到他自己的城市里去的。

事实上，我們一定要努力把我們自己看作島上居民；我們必須放弃我們的土地和房屋，保卫海上的城市。我們一定不要因为丧失土地和房屋而憤怒，以致和远优于我們的伯罗奔尼撒陆軍作战。如果我們胜利了，我們还是不得不用同样多的軍队来和他們再战；如果我們战敗了，我們会丧失我們的同盟国，同盟国是我們力量的基础；如果我們所剩下来的軍队不够派出去鎮压同盟国的話，它們馬上会暴动的。我們所应当悲伤的不是房屋或土地的丧失，而是人民生命的丧失。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假如我認为能够說服你們去作的話，我願意劝你們往外去，并且亲手把你們的財产破坏，对伯罗奔尼撒人表示：你們是不会为了这些东西的原故而向他們屈服的。

"只要你們在战爭进行中，下定决心，不再扩大你們的帝国，只要你們不自动地把自己牵入新的危險中去，我还可以举出許多理由来說明你們对于最后的胜利是应当有自信心的。我所怕的不是敌人的战略，而是我們自己的錯誤。但是这一点，我要在另一个机会，[①]当我們实际作战的时候，才再說了。在目前，我建議：送回斯巴达的代表，并給他們带回我們下面的答复：我們願意允許麦加拉人应用我們的市場和港口，只要斯巴达也同时对我們和我們的同盟者停止执行它禁止外人入境的法令（因为和約中并沒有条款禁止他們的法令，也沒有禁止我們反对麦加拉人的法令）；我們願意允許我們的同盟国独立，只要它們在訂立和約的时候已經是独立了的，同时斯巴达人也要允許他們自己的同盟国独立，允許它們各自有它自己所願意有的那种政府，而不是那种服从于斯巴达利益的政府。讓我們又說：我們願意，依照和約中明文的規定，提交仲裁；我們不会发动战爭，但是我們将抵抗那些实际发动战爭的人。

---

① 参閱第114－117頁。

这是一个正当的答复，同时也是我們这样一个城市所应当作的一个答复。我們要知道，这个战争是强迫加在我們身上的，我們愈願意接受挑战，敌人向我們进攻的欲望将愈少。我們也要知道，无論对于城市也好，对于个人也好，最大的光荣是从最大的危險中得来的。当我們的祖先反对波斯人的时候，他們还沒有我們現在所有的这样的資源；就是他們所有的那一点資源，他們也放弃了，但是他們驅逐了外族的入侵，把我們的城邦建成現在这个样子，这是由于他們的賢智，而不是由于他們的幸运；由于他們的勇敢，而不是由于他們的物質力量。我們要学他們的榜样：我們应当尽一切力量，抵抗我們的敌人，努力把与平常一样偉大的雅典遺傳給我們的后代。"

这就是伯里克利的发言。雅典人認为他的发言是最好的，所以照他的意見表决了。对斯巴达人的答复——总的原則上和各个論点上——就是他所建議的那个答复：他們不願在强迫命令之下，作任何事；但是願意依照和約上的規定，在公平与平等的基础上，对于各項爭点达到調解。使者們回斯巴达去了，以后再沒有派代表团来了。

这些就是战爭爆发以前两国間所发生的責难和爭执。这些爭执在伊庇丹努和科西拉事件之后，馬上就发生了的。两国間仍有往来，往来的进行沒有用傳令官，① 但是已有很大的猜疑，因为构成破坏和約和成为公开战爭口实的一些事件尚在发展之中。

① 这是还沒有宣战时所必有的手續。

第 二 卷

第一章 进攻普拉提亞。战爭的爆發。双方的同盟者

我們現在到了战爭眞正开始的时候了，交战的一方面是雅典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另一方面是伯罗奔尼撒人和他們的同盟者。除开通过傳令官外，他們两方面間已經断絕了来往。战爭开始以后，就一直繼續下去，沒有停輟。一切事件都是按照每年夏冬两季① 实际发展的順序記載下来的。

优卑亚再度被征服后所訂的三十年休战和約繼續有效了十四年。在第十五年中，② 波提狄亚战役之后六个月，正在初春，一支底比斯軍队，約三百多人，由他們的司令官毕丹基拉（斐利德的儿子）和第姆波魯斯（翁尼脫利德的儿子）率領，大約在头更的时候，武裝开入了普拉提亚，那是彼奥提亚的一个市鎮，也是雅典的一个同盟者。底比斯人是諾克里底和他的朋友所領导的一个政党邀請来的，他們把城門打开，讓底比斯軍队进城。这个政党的目的是想屠杀他們自己的政敌，使普拉提亚和底比斯建立同盟，以便自己取得政权。这个計划是和利俄提亚德的儿子攸利馬卡斯商定的，攸利馬卡斯是底比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因为底比斯人知道战爭③ 一定会发生的，他們很想在和約尙未破坏，战事尙未眞正开始之前，首先把一向和他們有仇恨的普拉提亚加以控制。他們这样

① 这种計算时間的方法是修昔底德时代及以后很久通行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夏季大約包括四月至十月；冬季大約包括十一月至三月。——譯者）

② "这就是在亚哥斯克賴西斯当女祭司的第四十八年，在斯巴达伊尼西阿斯当监察官的那年，也就是雅典执政官皮索多勒斯执政任期前两个月。"（卽公元前431年。战爭开始的年代是用三个最重要的希腊国家习慣上紀年的方式記載的。——譯者）

③ 雅典和斯巴达間的战爭。

容易地进入了普拉提亚而沒有被人发現，因为普拉提亚人沒有放哨。

底比斯軍队于是开入市場，把兵器放在地上。邀請他們进城的那些人劝他們立刻行动起来，跑进敌对党人的屋宇中去。但是他們沒有采納这个意見；相反的，他們决定以合理的条件，发表一个宣言，因为他們宁願达到一个友好的协議，他們認为用这种方式，他們很容易把这个城市爭取到自己这一方面来。因此，他們的傳令官宣告全城：凡願意回到彼奥提亚同盟中适当的傳統地位的人都应当跑到市場上来，和他們訂立协定。

至于普拉提亚人，他們眼見底比斯人揚长而入，俄頃之間就取得了城市，也願意和他們訂立一个协定。这一部分是由于恐惧，一部分是由于在黑夜中看不出眞实的情况，他們估計进城的人数远远地超过了实际的人数。所以他們接受了这个提議，不抵抗底比斯的軍队，尤其是因为底比斯軍队沒有以暴力加于任何人。

但是协商正在进行的时候，他們发現进城的底比斯軍队力量不大；如果他們起来反抗，敌人是很容易被打垮的。并且大部分人民不願意放弃和雅典的同盟。他们决計抵抗。为着避免敌人窺見他們在城內的行动，他們把毗連在一起的屋宇的牆壁凿成孔道，大家集合起来；他們把大車拖入街中，造成障碍；其他一切对于他們有利的工作，他們都作好了。准备工作尽可能地完成了之后，他們等候，在曙光未启，到处还是漆黑的时候，他們从屋中冲出，一齐进攻底比斯人。他們的用意是这样的：如果白日进攻，敌人比較有把握，能够在相等的条件下来对抗自己；至于晚間，敌人对于自身的把握就比較少了，况且在夜間敌人不如本地居民一样熟悉地形，也是一个弱点。所以他們黑夜进攻，战爭于是乎爆发了。

当底比斯人发見自己被詭計欺騙了的时候，他們馬上整队，向攻击他們的敌人反攻，两三次他們把敌人打退了。但是进攻的人

們呼声震天，同时妇女和奴隶都在屋頂上大声叫喊并且抛下石头和瓦片，又加以通夜大雨不停。最后，底比斯人丧胆了，回轉头来向城外逃跑，大多数的人在黑暗① 和泥淖中，不知道要向那个方向跑才有生路，而追击者却很知道怎样防止他們逃窜。結果，底比斯人大部分都被杀死了。他們原先走进来的城門是唯一开了的城門。一个普拉提亚人把这个城門关閉了，又用标枪上的大鉄釘把門閂釘紧；所以就是这条唯一的逃命之路也完全被堵住了。有些逃命的人爬上城牆，向城外跳下去，大多数就这样跌死了。有一队人找着了一个未曾防守的城門，他們从一个妇人手中取得一把斧头，把門閂打开；但是他們还是被追击者所发現，只有很少的人逃出去，其余的人都是在城內被消灭了。最大的一支队伍集結得比較好些，他們冲进城牆旁边的一栋大屋子，那栋屋子的大門恰恰是敞开的，底比斯人以为那就是城門，可以走向城外。普拉提亚人看見敌人这样投入罗网，大家商量，还是放火把他們燒死在这栋屋子里面，还是另想方法来应付敌人。最后，关在这栋屋子內的以及在他处留得性命的敌人都繳納兵器，向普拉提亚人无条件投降了。这就是进入城內的人的命运。

其余的底比斯人原定于黎明前全部进城，以防备进城的底比斯人万一出了差錯，可以增援。底比斯这支軍队正在途中，就得到了前方的消息，赶忙前进，以图解圍。但是普拉提亚和底比斯相距約七十斯塔狄亚②，那夜的大雨阻碍了他們的行軍，因为阿索配斯河漲了水，横渡是很不容易的。冒雨前进，再加上渡河的困难，等到他們到达目的地时，整个先头部队不是被杀死，就是被俘虏了。

当他們发現上述的情況时，他們想向郊外的普拉提亚人进攻，当时，田野中尙有人民和財产，因为事变是在和平的时候意外地发

①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月尾一个无月光的黑夜里。”

② 約合八英里。——譯者

生的。因此，如果可能的話，底比斯人想俘虏一些郊外的普拉提亚人，万一他們自己的人在城內也被俘虏，就可以彼此交換被俘虏的人們。这是他們的計划。他們正在籌商的时候，普拉提亚人也料到了这一着棋，为了保护郊外普拉提亚人的安全，他們派了一个傳令官向底比斯人說：在和平时期进攻普拉提亚本来是完全不应該的，所以他們警告敌人不要伤害郊外的居民，否则他們会把城內被俘的底比斯人一齐杀掉；同时，如果底比斯人撤退軍队，他們一定把俘虏交出来。这是底比斯人对于这件事的說法；他們并且坚决地說：这个調停的办法是曾經用誓言承認了的。但是在普拉提亚人一方面，他們不承認他們答应立即釋放俘虏；只有經过协商，成立条約后，俘虏才可能釋放；他們不承認有过誓言。不管实际情况怎样，底比斯人的确离开了普拉提亚的境界，沒有任何破坏，而普拉提亚人却匆忙地将郊外所有的財产迁入城內后，把俘虏的底比斯人都杀死了，总共杀了一百八十人，連和普拉提亚奸民进行协議的攸利馬卡斯也包括在內。

事后他們派了一个使者到雅典去；根据休战和約，把死者的尸体交还底比斯人；同时，在城內則按照那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切他們認为最好的准备工作。关于普拉提亚所发生的一切，消息立时傳到雅典，雅典人把亚狄迦境內的彼奥提亚人全部逮捕，并且派遣一个傳令官到普拉提亚去，要求他們在雅典作出决定以前，对于俘虏不要作出不可挽回的处分。那时雅典人还不知道俘虏已經被杀死了，因为第一个使者是在底比斯人初入城时离开普拉提亚的；而第二个使者离开城市时，底比斯人剛战敗被俘；所有后来发生的一切，他們都不知道。雅典人的指示是在不明了情况的时候作出的。使者到場，才知俘虏都被杀了。雅典人事后开入普拉提亚，运入粮食，留下了一支防守的部队，① 把女人、小孩和不适合于

① 参閱第160頁。

战斗的人們一齐带走了。

普拉提亚事件很明显地把条約撕毁了，現在雅典人方面准备作战；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者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們打算派遣专使訪問波斯国王以及其他任何外国，① 希望从那些地方能够取得援助；他們努力想和那些尚未加入任何一方面的其他希腊国家建立同盟。除原有的船艦以外，斯巴达命令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各同盟国② 增造船艦：增造船艦的数目依照各城邦的大小为比例，总数要达到五百条。这些城邦并須各筹一笔經費。在那时候以及准备工作未作好以前，这些城邦应当繼續維持中立，允許单独的雅典船只开入它們的港口。在另一方面，雅典人抓紧自己現有的同盟者，并且特别派遣专使前往伯罗奔尼撒附近各地，和科西拉、塞法倫尼亚、阿开那尼亚和薩星修斯，認为只要他們能够和这些地方取得坚强的友好关系，他們就可以在伯罗奔尼撒半島的周圍进行战爭。

这些計划都不是在一个狹小而簡陋的范圍內进行的：双方面都竭尽全力从事于这次战爭，这是很自然的。在一个任务开始的时候，热情总是很高的。那时，在伯罗奔尼撒和雅典两方面，都有不少的青年人，从来沒有看見过战爭，所以都很高兴加入这个战爭。至于其他希腊国家，当这两个主要城邦进入战爭时，大都是見机观变的。在将要参战的城邦和其他地方以內，流傳着各种預言和神讖。战事将要爆发之前提洛島上发生地震，这在希腊人的記忆中是从来沒有見过的事情。③ 大家都以为这是大事将临的朕兆；

① 斯巴达人派使者往見波斯国王，商談沒有成功，見第152頁；派往其他国家，指和雅典人有联系的奥德里西王廷，見第125—126頁和第151—153頁。

② 指多利亚人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殖民(参閱第241頁)，但是这些殖民地直到公元前412年才貢献出船艦来(参閱第582頁)。

③ 可能这是有意对希罗多德的記載提出异議，因为希罗多德在VI. xcviii(中譯本，第609頁)中說，馬拉松战役之前不久发生了一次地震，但是以后沒有发生过。

如果其他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也会同样地仔细研究它的意义的。

與论的情感大致是倾向于斯巴达一方面的，尤其是因为他们宣布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解放希腊。希腊各邦和个人都热烈地在一切可能范围以內援助他们，旣用言词，又用行动。大家都觉得，除非以切身的关系投入这一事件，整个奋斗就会受到损害。一般的情绪都对雅典人感到很气愤，无论那些想逃避他们的控制的人们也好，或者那些恐怕受到他们吞幷的人们也好，其心情大概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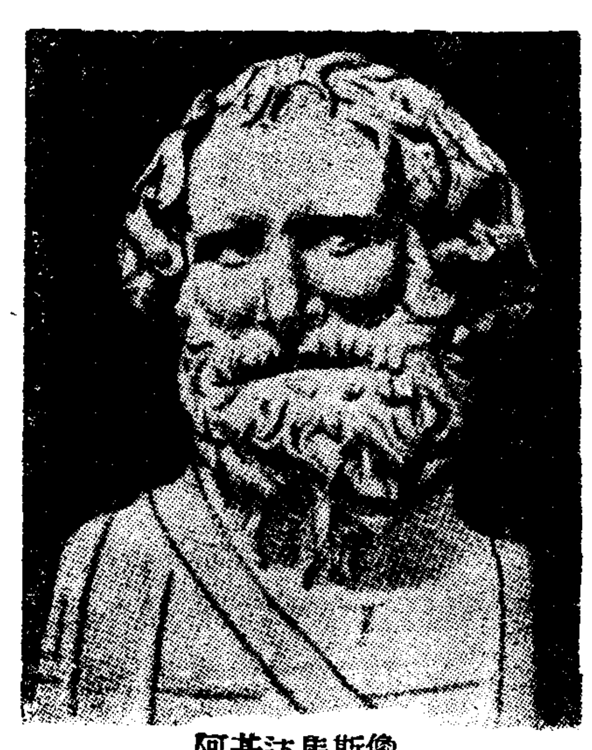
这就是战争刚要发动的时候，双方准备的情况和人民的心理状态。两个交战集团都各有他们的同盟者，其分布的情况如下：在斯巴达一方面的是处在地峽內的伯罗奔尼撒各国，只有亚哥斯人和亚加亚人是和双方面都维持友好关系的。亚加亚诸国中又只有帕利尼是在开始交战时即加入了斯巴达一边的，后来其他亚加亚诸国也跟着它走向斯巴达一边了。除了伯罗奔尼撒以外，斯巴达方面还有麦加拉人、彼奥提亚人、罗克里斯人、佛西斯人、安布累喜阿人、琉卡斯人和安那克托里亚人。供给船舰的同盟国计有：科林斯、麦加拉、西息溫、帕利尼、伊利斯、安布累喜阿和琉卡斯。供给骑兵的同盟者计有：彼奥提亚人、佛西斯人和罗克里斯人。其余的各国都供给步兵。

这是斯巴达联盟。在雅典那一方面，同盟国计有：开俄斯、列斯堡、普拉提亚、诺帕克都的美塞尼亚人、阿开那尼亚的大部分、科西拉和萨星修斯。此外还有下列各地区內一些缴纳贡税一类的城市：开利阿沿岸（包括邻近的多利亚人城市在內）、爱奥尼亚、赫勒斯滂、色雷斯、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中间靠近东边的各岛屿以及弥罗斯和塞拉以外的西克拉底斯群岛。这些同盟国中，开俄斯、列斯堡和科西拉供给船舰；其余的同盟国供给步兵和金钱。

上面所述的是双方的同盟国和他们作战的资源。

第二章　伯罗奔尼撒人侵入亞狄迦
雅典的資源和对策

普拉提亚事件发生后，斯巴达立卽派遣使者往伯罗奔尼撒諸国以及伯罗奔尼撒以外的同盟国去，命令它們准备軍队和軍需以应付国外的出征。这个出征的目的就是攻入亚狄迦。这些准备工作都实行了，在指定的时間，它們都集合在地峽一带，每个国家派出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全部軍队集中以后，指揮軍事行动的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馬斯召集了各国的将軍們和重要人物，发表了下面的演說：


阿基达馬斯像

“伯罗奔尼撒人和各同盟者：我們的祖先在伯罗奔尼撒境內和境外参加过許多战役，我們部队里的老輩对于战爭不是沒有經驗的，但是我們从来沒有集合比今天更大的兵力从事过远征。我們人数之多和士气之高是过去所从来沒有过的；同样，我們所进攻的城市，其力量也发展到了最高峰。我们不要作我們祖先的不肖子孙，也不要玷污我們自己的名誉。整个希腊注視着我們的行动，因为大家都仇恨雅典，大家都希望我們取得胜利。因此，我們虽然挾着巨大的軍力进攻雅典，虽然我們的敌人不敢冒險来抵抗我們，我們不可因为这些优势而减低

我們行軍时的警惕：各国的官长和士兵应該在受到威胁的各个地方准备随时单独作战。在战爭中，許多事情是預料不到的，攻击动作往往发生于一时的冲动。在数字上占劣势的軍队，常常因为小心翼翼，而击敗了过于自信而疏忽警戒的优势敌人。当然，我們应当滿怀信心地攻入敌国，但是为了策划万全計，我們在敌人境內也必須采取一切实际措施。这样的軍队，才可能在进攻时勇猛精进，在防卫时持重可靠。

"我們所进攻的敌人絕对不是沒有自卫力量的。他們在各方面都是装备得异常完好的，我們应当知道，敌人很可能整軍出来和我們接战；縱或在我們进攻之前，敌人不出来迎战，但是他們看見我們在他們的領土內，破坏他們的土地，毁灭他們的財产的时候，他們一定会出来和我們作战的。人們受到过去从来沒有受过的痛苦，而这些痛苦的事情都在自己的眼前进行，他們自然会憤怒。他們不是等着事变而加以考慮的，而是自身受到冲动的刺激而投入行动的。这样的做法，在雅典人尤其是可能的，因为他們自己認为他們享有特权，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們总是慣于侵略和毁灭别人的土地，而很少看見自己的領土被别人侵入的。大家要知道你們是进攻一个很大的城邦；要想到你們可能給你們的祖先和你們自己带来光荣，也可能带来耻辱，如果你們受到挫折的話。記住这个指示，跟着你們領导者走，严格注意你們的紀律和安全。如果大軍的紀律特别好，使整个軍队的行动恰如一个人的行动一样，那是最好的事，也是最安全的事。"

說完了这篇簡短的演說之后，阿基达馬斯把会議解散。在未作更进一步的行动以前，他派遣斯巴达人提阿克利都的儿子密利西配斯前往雅典，探詢雅典看見了大軍压境，是不是有接受談判的可能。但是雅典人不許他进城，更不許他接近民众会議。那是伯里克利預先决定的办法，只要斯巴达人离开了他們的本国，雅典就不

接見他們的任何傳令官或使节。所以他們不接見密利西配斯，要他当天就离开雅典，并且对他說：如果斯巴达人有話要說，首先要把軍队撤回到自己的領土內，然后派使节来。他們派人押送密利西配斯回去，以防止他和别人接触。密利西配斯走到边境上，剛要自己回去的时候，說了这样一句話："今天是希腊大灾难开始降临的时候。"

密利西配斯回到自己的軍队里后，阿基达馬斯知道雅典人还是坚决地不肯讓步。他把軍队开进亚狄迦。彼奥提亚准备了一个分遣队① 和騎兵参加伯罗奔尼撒的大軍；他們其余的軍队进攻普拉提亚，并破坏那里的土地。

当伯罗奔尼撒人在地峽上集合軍队的时候，或正将出发向亚狄迦进攻的时候，桑西巴斯的儿子伯里克利(雅典十将軍之一)知道敌人将来进攻了。正碰着阿基达馬斯是他的朋友，他疑心阿基达馬斯也許会經过他的地产而不加破坏，这种做法可能是出于阿基达馬斯私人的好意，也許是奉行斯巴达人的指示，以引起大家对伯里克利的恶感，正好象他們过去曾經宣称要驅逐那些被神詛咒的人② 一样，其目的也就是指着他。伯里克利于是在民众会議中发言說：虽然阿基达馬斯是他的朋友，这一事实无損于雅典人的利益。假如他的地产和房屋不被敌人毁灭，如同别人的地产和房屋一样的話，他願意将自己未遭毁灭的財产捐献公家，以免大众因此对他怀疑。对于当前的大局，他的意見和过去还是一样的，③ 那就是說：大家准备作战，要把郊外的財产迁入城內，大家不要出城求战而要走入城內，固守城垣；他們尽力所能运用的海軍要安排得达到最高的效能；对他們的同盟者要紧紧地抓住，因为同盟者所繳納的

① 即其全部分担額的三分之二(参閱第112頁)。
② 参閱第88頁。
③ 参閱第99頁以下。

金錢就是雅典的力量，战爭的胜利全靠聪明的裁断和經济的資源。在这一点上，伯里克利要大家有信心；他說，除了从别的来源所取得的收入①以外，每年由各同盟国所繳納的貢款平均达到六百他連特；②在雅典的卫城內，还存有六千他連特銀币③。除此以外，还有各私人或国家所捐献而未鑄成貨币的金銀；还有在賽会游行和竞技时所用的礼神杯盏和器皿；也有来自波斯人的战利品以及其他一切一切的資源，其总数也不下于五百他連特。他說：别的神庙中所儲存的金錢，于必要时，也可以取来用，其数目也是很有可观的。到了极窘迫的时候，就是雅典娜女神象身上的黄金片也可以利用。④这个女神象上，据他說，有純金四十他連特，那都是可以取下来的。⑤但是，他指出



雅典娜女神像

① 除同盟国的貢款外，雅典的經常收入有关税、商业税、住在雅典的异邦人所繳納的人头税、国家财产的租税（特别是銀矿的租税）、法院所收的訴訟費和罰款。

② 提洛同盟成立时，原来規定的数目是460他連特（第68頁）。这里所說的数字是平均数量，因为貢款的定額是每四年在泛雅典娜节日修訂一次的。

③ “这項儲备金的最高額曾达到九千七百他連特，为着建筑雅典卫城正門普洛匹利亚及其他建筑物和为着波提狄亚，曾經用出了一些。”

（雅典卫城的正門約完成于公元前432年。“其他建筑”是指帕德嫩神庙、奏乐館和挨琉西斯神殿等。参閱普魯塔克：《伯里克利傳》XIII。）

④ 非狄亚斯所造帕德嫩神庙中雅典娜女神的黄金象牙雕像。

⑤ 据普魯塔克：《伯里克利傳》上的記載（XXXI），非狄亚斯依照伯里克利的意見，把雅典娜女神雕像装上黄金片，这些黄金片都是可以取下来衡量輕重的。

来，如果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存而眞的动用了这項黃金的話，他們事后一定要以同量的或更大量的黃金送还雅典娜女神。



希腊的战士

他对于雅典的經济状况就是这样向雅典人保証的。至于軍队,他們有一万三千名重装步兵,再加上防守各地和实际上参加防守雅典城市工作的一万六千名。① 騎兵人数,連同騎兵射手在內,共有一万二千人; 此外,还有一千六百名徒步射手,三百条三列桨战艦准备随时加入战爭。② 伯里克利用他常説的論据来向他們証明:最后的胜利是有把握的。

雅典人接受了伯里克利的意見,把他們的妻室儿女以及日用家具都从郊外搬进城中,連房屋中的木造部分,如門板、窗格等,都搬走了。牛馬等牲畜都送往优卑亚及海岸附近的島屿上去了。这种迁移对于雅典人是一个頗为艰巨的經驗,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在郊外住慣了的。

眞的,从很早的时代以来,这种乡村生活就是雅典人民生活的特征。自从西克罗普斯③ 和初期国王的时代一直到提秀斯时代,亚狄迦人民总是住在独立的市鎭中的,各有各的市政厅和政府。只有处在危急的时候,他們才集合起来,和国王商討办法; 其余的时候,各市鎭各自照料自己的事务,作出自己的决定。从前也有时候,有些市鎭眞的对雅典作战,譬如攸摩尔巴斯領导下的挨琉西斯就反对过国王伊累克修斯。但是到了提秀斯作国王的时候,他表

① "这个数目的人原先是选拔出来以备敌人入侵时負担防御工作的,这支軍队的来源是軍队中最年老和最年輕的公民以及有当重装步兵資格的雅典异邦人。法勒隆城牆从海边到环繞雅典的城牆长四十英里,环繞雅典的城牆将近五英里的距离是有兵防守的,虽然有一部分(卽长城和法勒隆城牆間一段)沒有兵守卫。那么,从雅典到庇里犹斯的长城长四点五英里,其外牆是有兵防守的。还有环繞庇里犹斯及曼尼基亚的要塞长七点五英里,其中一半的距离是有兵防守的。"

雅典的兵役年龄是十八至六十岁; 十八至二十岁的青年只召集来負担亚狄迦境內防守的責任。取得完全公民权的年龄是二十岁。

② "这是在預料伯罗奔尼撒人将入侵的时候以及战爭爆发之初、对于雅典在各方面可能利用的資源的一个估計,这个估計是正确的,可能还保守了一点。"

③ 雅典傳説中第一个国王。——譯者

現得旣明智、又强大。在他改革国家的計划中，最重要的就是取消各市鎭的議事会和政府，使他們都团結在雅典的下面，創造一个共有而詳愼的民众会議和一个政府机构。个人可以和从前一样，照料自己的財产，但是提秀斯只許他們成立一个政治中心，那就是雅典，因为他們都成了雅典的公民。提秀斯所遺留給后代的，的确是一个偉大的城市，直到今天，雅典人为了紀念雅典娜女神而由公帑項下开支，以举行雅典統一节①，这是从提秀斯开始的。在此以前，②雅典城所包括的，只是現有的卫城(阿克罗波利)和它下面向南的一部分地方。③

这样，雅典人从长久的时間以来就是在分散于全亚狄迦的独立乡村中生活着的；就是亚狄迦統一以后，古时的习慣依然是保留下来的。大多数雅典人，从早几代一直到这次战爭发生的时候，都是生长在乡間。現在必須带着全部家屬和家具迁移，尤其是在波斯战爭后，大家剛剛安定下来的时节，忽然来一个迁移运动，他們心里是很不舒服的。他們很悲伤，很不願意抛弃他們的家园和他們祖先遺留下来的古代神庙，很不願变更他們整个的生活方式，把每个人所認为是自己的市鎭加以抛弃。

---

① 雅典統一节是在赫卡湯姆培康月十六日举行的。(赫卡湯姆培康月是雅典曆的一月，卽我們現在的八月下半月到九月上半月。——譯者)

② 卽在提秀斯統一亚狄迦以前。

③ "关于这点的証据，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找到：其他各地的神庙，也和雅典娜女神庙一样，是在雅典的卫城內；卫城外的神庙主要是在城市的南部——例如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彼提亚的阿波罗神庙、土地神庙和馬什的道尼修斯神庙；比較古老的道尼修斯节日仍在花月(卽現在的三月。——譯者)举行，以庆祝道尼修斯神，从雅典来的爱奥尼亚人至今还保留这个习慣。其他古老的神庙也是在城市的南部。那里有一个泉水；自从僭主們开凿这个泉水以来，这个地方就叫作恩尼克罗諾斯，意为'九泉'，但是过去当泉水笔直从地下涌出时，常被称为卡利尔荷，意为'芳溪'。在那个时候，人們常利用这个泉水作一切用途，因为泉水就在附近；現在在婚礼中以及其他宗教仪式中，利用这个泉水的風俗，就是从他們这种古老的习慣中产生出来的。同时，現在雅典人还称卫城为'城'，这也是因为过去他們是常住在那里的。"

他們到了雅典，少数人有自己的房屋可以住，也有少数人能够托庇在亲戚朋友的宇下；但是大多数人要在沒有建筑房屋的地方，在庙宇中和古代英雄的神殿中栖止下来；但是雅典的卫城、挨琉西斯的狄密特女神庙和其他类似的地方是严格地禁止人們去住的。在卫城下面，有一大块土地，名叫“皮拉斯基人的土地”①，那是在神的詛咒之下，不許人們居住的；同时，彼提亚的阿波罗的神讖断片也宣布同样的禁令，其詞句如下：

“讓皮拉斯基人的土地荒着，
住在这里的人灾禍临头。”

但是因为当时的迫切需要，这块土地上面也盖起房子来了。② 还有不少的人在城牆上面的譙楼中住下来了。事实上，无論什么地方，只要有空隙的地方，他們就住下来了。因为他們都迁入城中，地方不够分配，后来长城的外圍以及庇里犹斯的大部分都分給大家使用了。

此时，一切都建立在战时的基础上面。对同盟国发出了号召，一百条船艦都配备好了，准备开往伯罗奔尼撒去。这就是雅典准备战爭的情况。

第三章 战爭的第一年

現在伯罗奔尼撒的軍队向前推进了，他們达到的第一个地方是亚狄迦的伊諾；他們想从这个地方深入亚狄迦內地。他們在此

① “皮拉斯基人”建筑了一个要塞在卫城的西边，只有这一边是敌人可以攻入卫城的。遭到神的詛咒的地方是在卫城下面和这个要塞上面的一块空地。

② “照我看来，这个神讖的实現，和人們所預料的相反。雅典遭着灾难，不是由于在此地的非法居住，而是由于战爭，使人們不得不在此地居住。虽然可以預料到，如果这地方有人住，一定是雅典遭着困难的时候了；但是神讖中并沒有提到战爭。”

地駐扎下来，准备用攻城的机械或别的方法进攻城垣。伊諾位于亚狄迦和彼奥提亚間的边境上是一个有圍牆的小鎭，雅典人在战爭爆发时用以作防卫边境的要塞。伯罗奔尼撒人准备在此进攻，花費了很多时間，而沒有进攻的行动。因为这一点，阿基达馬斯受到严厉的批評；就是在战爭剛发生的前一段时間以內，人民也覚得他軟弱，有同情雅典的傾向，因为在他的言論中，他是不贊成全面作战的。① 到了动員以后一段时間內，他的名誉更加受到影响，因为在地峽一帶耽誤了一些时日，而后来的进軍，也是迟迟其行。此时在伊諾城下停留下来，尤其是不应該的；因为雅典人就利用这个时間，将財物迁入城內，而伯罗奔尼撒人以为，如果阿基达馬斯不采用拖延战术的話，他們可能迅速地进軍，雅典人一切財物还留在郊外。所以在圍攻伊諾的时候，軍中对于阿基达馬斯很有恶感。据說，他的趦趄不前是因为他料定雅典人不愿意使自己的土地被人踐踏摧毁；在土地还未受到蹂躪以前，他們会采取和解态度的。

等到伊諾的进击失敗了，其他一切圍攻計划也沒有收到效果，而雅典的傳令官也沒有出現，軍队最后才开始进攻亚狄迦。② 最初他們駐扎在挨琉西斯附近，破坏挨琉西斯一帶和色利亚平原。在賴提或"群溪"地方，他們击敗了雅典一个騎兵队。他們沿着伊加拉斯山的西麓繼續前进，通过克罗匹亚③，达到阿卡奈，这是亚狄迦最大的得莫（即自治乡鎭）。他們就在这里駐扎他們的軍营，停留下来，长久地繼續破坏整个地区。

人家說，阿基达馬斯之所以帶着准备战斗的軍队，停留在阿卡

① 参閱第57—61頁。

② "这次进攻是在普拉提亚事件之后約八十天开始的，当时是仲夏，正当麦子熟了的时候。侵略軍是由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馬斯（沙西达摩斯的儿子）指揮的。"（这里所說的是亚狄迦曆的夏季，所以仲夏大約是五月底，这通常是亚狄迦割麦子的时候。——譯者）

③ 这是伊加拉斯和巴尼斯間的一个得莫。

奈，而不在入侵时，居高临下，攻入平原，是因为他有一个深謀远虑的計划。他希望雅典人出来作战，因为雅典有最卓越的青年群众，他們对于战爭，有了从来所沒有过的准备，他們不会讓他們的土地遭到蹂躪的。他在挨琉西斯时，或在色利亚平原时，他們沒有向他进攻；他想試試看，如果他在阿卡奈駐扎下来，他們是不是会出来和他会战。在他看来，阿卡奈本身是一个很好建立軍营的地方；同时，他認为阿卡奈人有三千名重装步兵，他們在国家中占重要的地位；因此，他們不会讓自己的財产遭到破坏，而会强迫其他的人出来和他們一同作战的。从另一方面說来，如果在这次入侵时，雅典人不出来作战的話，将来伯罗奔尼撒人再入侵的时候，会更有信心来破坏平原地带，一直进軍到雅典城下。那个时候，阿卡奈人自己的財产已經喪失，他們更会不愿意为着别人的財产来冒生命的危險；因此，雅典人的意見就不会一致了。这就是阿基达馬斯的策略，所以他在阿卡奈按兵不动。

至于雅典人，当敌軍在挨琉西斯和色利亚平原的时候，他們还希望敌軍不繼續向他們进攻。他們記得在十四年前，斯巴达国王普雷斯多安那克斯（波桑尼阿斯的儿子）率領一支伯罗奔尼撒軍队侵入亚狄迦，达到挨琉西斯和色利亚之后，卽撤兵回国，沒有繼續前进了。[1] 他們亲眼看見自己的土地遭到破坏——这件事情，青年人从来就沒有看見过，老年人只在波斯人入侵的时候看見过。但是阿卡奈离雅典不过六十斯塔狄亚[2]，他們看見敌軍駐扎在阿卡奈，这种情况是他們所不能容忍的。很自然地，他們会因此而感到憤怒，特别是青年人，他們要出来阻止敌軍的破坏的。双方意見激烈地爭辯，有些人要求領导他們出来作战，有些人则反对这个要求。

---

① “事实上，此事的結果，斯巴达人把他逐放了，因为他們以为他是受了賄賂而退兵的。”

② 約合六英里。——譯者

职业的預言者說出各种預言，各派人士热心地听着。阿卡奈人知道他們是全国的重要部分，同时認为他們的土地正在遭着蹂躪，所以他們特别坚持出兵。当时，雅典处于一种很紧張的状态中：他們迁怒于伯里克利，对于过去他所給予他們的忠言，他們完全不注意了；他們反而辱罵他，說他身为将軍，而不領导他們去作战，把他們自己所受痛苦的責任完全加在他的身上。

伯里克利深信他自己主張不出战的观点是正当的，但是他看到目前雅典人因憤怒的情感而誤入迷途了。所以他不召集民众会議，或任何特别会議，因为恐怕一般討論的結果，他們在憤怒之下，而不在理智的影响之下，作出錯誤的决議来。同时，他注意城市的防御工作，他尽力維持鎮靜的态度。但是他經常派遣騎兵队出去，防止敌人的巡邏队冲入雅典郊外乡村中进行破坏。雅典的騎兵队（有帖撒利騎兵的帮助）和彼奥提亚的騎兵队在福里基亚发生小战。雅典和帖撒利的騎兵处于优势；直到伯罗奔尼撒的重装步兵来援助彼奥提亚人的时候，他們才敗退，少数雅典人和帖撒利人被杀。但是他們沒有請求休战，当天就把死者的尸体收回了。翌日，伯罗奔尼撒人建立一个胜利紀念碑。①

最后，因为雅典人沒有出来会战，伯罗奔尼撒人离开了他們在阿卡奈的軍营，进行破坏巴尼斯山和布里勒撒山間的乡鎮（得莫）。② 当伯罗奔尼撒人还在亚狄迦的时候，雅典人派遣他們已經配备好了的一百条船艦去环繞伯罗奔尼撒半島。③ 船艦上有一千

① "帖撒利支援雅典，是根据一个旧条約上的規定。来助战的帖撒利人是拉利薩人、法塞魯人、克拉濃人、彼拉西亚人、基尔頓尼亚人和非累人。拉利薩派来的軍队由波利米底和亚里斯托諾斯指揮，各人領导一队。美濃是法塞魯軍队的司令官。其他城市亦各有各的司令官。"（关于雅典和帖撒利間的旧条約，参閱第72頁。——譯者）

② 这个地区通常被称为彭泰利卡斯，这是因山南的彭泰利乡鎮（得莫）而得名。

③ 参閱第119頁。

名重装步兵，四百名弓箭手。司令官是謝諾提馬斯的儿子卡那納斯、挨彼克里斯的儿子普罗丢斯和安提根尼的儿子苏格拉底。这支远征軍出发了，而伯罗奔尼撒人还留在亚狄迦，直到軍粮不給的时候，他們才采取和他們来时不同的道路，由彼奥提亚撤退回国。当他們經过俄罗巴斯时，他們破坏了格累伊斯地区①，这个地区是雅典的屬民俄罗巴斯人耕种的。②

伯罗奔尼撒人撤退后，雅典人在陆地上和海上設立了防守据点，他們想在战爭期中，駐守这些据点。他們也决定从卫城的存款中提出一千他連特，③ 作为特别儲金，不得动用。战費由其他經費开銷；如果不是敌人率領艦队从海上进攻雅典而須要保卫城市的时候，凡建議动用此款或将动用此款的提案付諸表决者，即处死刑。和这些錢一起，他們提出一个一百条三列桨战艦的艦队，这些是每年最好的战艦，并且指定艦长。这些船艦，也和这些金錢一样，只能用于同一个目的，以应付同样的危机，如果这个危机眞的发生了的話。

同时，环繞伯罗奔尼撒半島的那个包括一百条战船的雅典艦队仍在繼續航行。雅典人又有科西拉派来的五十条船艦和那个地区的同盟国派来的其他船艦的增援。他們在各地破坏后，在斯巴达境內的美敦尼登陆，进攻那里的要塞。但是正碰着斯巴达軍官伯拉西达（推利斯的儿子）率領一支守卫軍在那里。当他知道这个形势时，他率領一百名重装步兵来援救这个地方的駐防軍。他看見雅典的軍队分散在乡間，他們的注意力只集中在要塞，他就进攻，一直通过雅典軍队，达到美敦尼；在这次軍事行动中，他丧失了少数兵士，但是挽救了这个城市。因为这次功績，他是这次战爭中

① 这个地方因古鎮 Γραια（《奥德賽》498）而得名。

② 这是公元前412/11年彼奥提亚人攻陷俄罗巴斯以前写的。

③ 这是卫城中存款六千他連特中的一部分（参閱第115頁）。

第一个受到斯巴达政府的祝贺的。

此事之后，雅典人启航，继续沿海岸航行。他们在伊利斯和腓伊亚登陆，花费了两天工夫来破坏那个地方的土地，打败了从伊利斯盆地及腓伊亚邻近地区精选出来的三百名军队。但是当时大风刮起来了，他们留在一个沒有港口的地方是危险的，所以他们大部分又上了船，环绕"鱼岬"，① 航入腓伊亚的港口。同时，那些沒有能够上船的美塞尼亚人和其他的人从陆地上到腓伊亚，把它攻下了。后来那些沿着海岸航行的船舰在那里把他们带上了船。于是他们放弃了腓伊亚，继续航行；因为这时候，伊利斯人的主要军队已经跑来抵抗他们了。雅典人继续他们的巡逻，沿途破坏了其他地方。

大约同在这个时候，他们又派了三十条船舰环绕罗克里斯航行，同时保卫优卑亚。指挥这个舰队的司令官是克莱尼阿斯的儿子克利奧彭帕斯。他在沿岸各地登陆，破坏其乡村，攻陷特洛尼昂，并从特洛尼昂取得人质。罗克里斯人前来抵抗他，他在阿罗比地方把他们打败了。

在同一个夏季中，雅典人把厄基那人及其妻室儿女逐出厄基那，把战爭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他们。同时，因为厄基那位于伯罗奔尼撒沿岸附近，他们认为，如果他们派遣他们自己的移民占据那个地方，会比较安全些；后来不久，他们眞的派人去占领了那个地方。从厄基那迁出来的人从斯巴达得到泰里亚镇住下来，有土地可以耕种。斯巴达人之所以这样做，一部分是因为厄基那人对雅典人是仇恨的，一部分是因为厄基那人在斯巴达地震及希洛人暴动② 时，曾给斯巴达人以有力的支持。泰里亚的土地位于亚哥里斯和拉哥尼亚的边界上，由此扩展，下至海滨。有些厄基那人定

① 其他英译本作 Ichthys Point，即"鱼岬"。——译者

② 参阅第 71 页。

居于此，而其余的人散居于全希腊各地。

同一个夏季中，在阴历月初①（似乎只有在这个时候，这样的事才是可能发生的），午后发生日蝕。太阳变为新月形，在它恢复常态前，有些星还可以看得見。

在同一个夏季中，雅典人任命尼姆福多拉斯作他們在色雷斯的代理人，②并且召他到雅典去，虽然过去雅典人是把他当作敌人的（尼姆福多拉斯是阿布提拉人派多斯的儿子，他的姊妹嫁給西塔尔西斯，他本人有能左右西塔尔西斯的势力）。雅典人这样作的目的是想爭取色雷斯王西塔尔西斯（特里斯③的儿子）作为同盟者。当爭取他作为同盟者的时候，他們想利用他的帮助，以控制柏第卡斯和色雷斯的市鎮。当尼姆福多拉斯来到雅典时，他商妥了和西塔尔西斯的同盟，使西塔尔西斯的儿子薩多卡斯作雅典的公民，并承認劝西塔尔西斯派遣一支色雷斯的騎兵队和盾兵队来解

---

① 公元前431年8月3日。

② 作代理人以照顧雅典人在色雷斯的利益（参閱第184頁注③）。

③ “西塔尔西斯的父亲特里斯是奥德里西大王国的建立者，这个王国占有色雷斯大部分土地，虽然色雷斯还有頗大的一部分土地是独立的。这个特里斯和那个娶雅典人班岱翁之女普罗克尼为妻的特里阿斯无关。这两个人甚至于不是同一个地方的色雷斯人。特里阿斯住在現在佛西斯地区內的道利斯，但是那时候这个地方是色雷斯人居住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些妇女犯了和伊提斯有关的著名罪行，許多詩人称夜鶯为‘道利斯鳥’。可能班岱翁以其女的婚姻締結同盟，其目的在于能够彼此互相援助。那么，和道利斯締結同盟比和奥德里西締結同盟更为实际些，因为道利斯离雅典很近，而奥德里西离雅典有許多天的路程。并且两个人的名字也不同，这个特里斯是奥德里西第一个有势力的国王。”

希腊傳說，雅典王班岱翁有二女，普罗克尼和菲洛密拉。普罗克尼嫁色雷斯王特里阿斯。后来特里阿斯詐称普罗克尼已死，請求派遣菲洛密拉往色雷斯。菲洛密拉至色雷斯，特里阿斯凌辱之，并割其舌，使之不能說出她所受的凌辱。菲洛密拉把这件事情織于花毯上。后来普罗克尼知其事，与妹合謀，杀其子伊提斯，把肉献給特里阿斯吃，以資报复。特里阿斯发現这件事情后追逐她們姊妹两人。諸神看見了，把三人都变为鳥类：特里阿斯变为戴胜鳥，普罗克尼变为夜鶯，菲洛密拉变为燕。修昔底德在此辨明西塔尔西斯的父亲特里斯不是傳說中的特里阿斯（参閱阿波罗多拉斯，III，193以下，奥維德：《变形記》VI. 424以下，中譯本，第81—88頁）。——譯者

决色雷斯的战事。他又把柏第卡斯拉攏到雅典人这边来，劝雅典人把德密[①]退还柏第卡斯。此事之后，柏第卡斯馬上就帮助福密俄領导下的雅典人，[②]对卡尔西斯人进行战爭了。这样，雅典就和色雷斯国王西塔尔西斯(特里斯的儿子)以及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儿子柏第卡斯訂立了同盟。

同时，雅典一百条船艦的艦队还在伯罗奔尼撒的領海內。他們攻陷科林斯的索利安姆鎮，把这个市鎮和它的土地分給巴利拉的阿开那尼亚人。他們又进攻阿斯塔卡斯，那个地方是僭主挨維卡斯統治的；他們赶走挨維卡斯之后，使那个地方和他們建立同盟。然后他們航往塞法倫尼亚，[③] 不战而取得了这个島屿。不久之后，这个艦队就回雅典去了。

这年的夏季中，雅典全部軍队(包括雅典的异邦人在內)在桑西巴斯的儿子伯里克利率領下，侵入麦加里德。在这个时候，正碰着那个环繞伯罗奔尼撒半島的一百条船艦的艦队在它的归国途中，达到厄基那；当他們听到雅典全軍都在麦加拉的时候，他們航行过来，和雅典全軍联合在一起。眞的，这是雅典曾經召集过的最大一次軍队。这时正当雅典的全盛时期，它还沒有遭受瘟疫的損失。在那里的，至少有公民重装步兵一万名(在波提狄亚的三千名[④]尙沒有計算在內)；雅典异邦人参加这次侵略的不下三千名重装步兵；此外，还有数目很大的輕装步兵。以后，雅典人每年多次侵入麦加里德，或用騎兵，或用全軍，直到尼塞亚被攻陷时[⑤]为止。

---

① 参閱第 43 頁。

② 参閱第 46 頁。

③ “塞法倫尼亚島上对着阿开那尼亚和琉卡斯的一边有四个城邦，卽培尔人，克朗尼人，薩米人和普罗尼人。”

④ 参閱第 43 頁。

⑤ 参閱第 305–308 頁。

在这个夏季的末尾，雅典人又在阿塔兰塔[1]建立設防据点，以防止海盜从奥巴斯和罗克里斯其他港口駛出来破坏优卑亚。

这一切軍事行动都是发生于伯罗奔尼撒人从亚狄迦撤退后的夏季中。在同年的冬季里，阿开那尼亚人挨維卡斯想回阿斯塔卡斯，所以他劝科林斯人派四十条船艦和一千五百名重装步兵到那里去，以恢复他的势力。他自己也雇用了一定数量的雇佣兵。指揮这次远征軍的司令官是亚里斯托尼馬斯的儿子幼发密达、提摩克拉底的儿子提摩森那斯和克賴西斯的儿子攸馬卡斯。他們駛往阿斯塔卡斯，恢复了挨維卡斯的势力以后，他們想取得阿开那尼亚沿海一带其他地方，但是沒有成功。于是他們回国了，在回国途中，他們停泊在塞法倫尼亚，在克朗尼人的領土內登陆。起初，克朗尼人欺騙地装作要和他們訂立条約的样子，后来突然向他們进攻；因此，他們在此地丧失了一些士兵。于是他們經过了一些困难才上船，回到科林斯去了。

第四章 陣亡将士国葬典礼上伯里克利的演說

在同一个冬季中，雅典人依照他們每年的习俗，对于那些首先在战爭中陣亡的人，給予公葬。公葬的仪式是这样举行的：在葬礼的前两天，死者的遺骨运来了，安置在一个事先建筑好了的幕篷中，人們可以拿各种他們所愿意拿出来的祭品向他們自己的死者致祭。于是举行丧葬游行，用四輪車子載着柏木棺材。每个部落有一个棺材，同一部落成員的遺骨都放在一个棺材里。在游行时，

① 离奥彭梯亚的罗克里斯海岸不远的一个島屿，过去是沒有人住的。

他們还抬着一个装飾好了的空柩架一起走：这是为那些在战爭中失踪而尸体沒有找着的人設的。凡是愿意的，不論是公民或外国人，都可以参加这个游行，和死者有关系的妇女在坟墓前致哀。遺骨埋在公葬地，这是郊外風景最美的地区①。雅典人总是把陣亡将士埋葬在这里的。唯一的例外是在馬拉松陣亡的人，因为他們的功勛是十分特出的，他們就埋葬在陣亡的地方。



伯里克利像

当遺骨埋葬了之后，雅典城市选擇一个他們認为最有智慧和最享盛名的人发表演說，以歌頌死者；演說之后，大家就散了。这就是这种葬礼的程序。在整个战爭中，雅典人在埋葬陣亡将士的时候，总是遵照这个古老的习俗。在埋葬这次战爭中首先陣亡的将士时，桑西巴斯的儿子伯里克利被推举来发表演說。到了适当的时候，他从坟地跑向前去，站在一个高台上，尽量使多数人能够听到他說的話。他发言如下：

"过去許多人在此地說过話的人，总是贊美我們在葬礼将完时发表演說的这种制度。在他們看来，对于陣亡将士发表演說，似乎是对陣亡将士一种光荣的表示。这一点，我不同意。这些在行动中表現自己勇敢的人，我認为，在行动中就充分宣布他們的光荣了，正如你們剛才从这次国葬典礼中所看見的一样。我們相信，这

① 这个地方是在狄裴隆門外的外陶器区；这里有一条大街通雅典，正好像阿比阿路通罗馬一样。

許多人的勇敢和英雄气概毫不因为一个人对他們說好或說歹而有所变更。当听众不相信发言者是說眞情的时候，发言者是很难說得恰如其分的。那个知道事实和热爱死者的人，以为这个发言还沒有他自己所知道的和他所愿意听的那么多；其他那些不知道这么多的人会感覚得对死者嫉妒，当发言者說到他們自己的能力所不能作到的功績时，他們認为发言者对于死者过于頌揚。頌揚他人，只有在一定的界綫以內，才能使人容忍；这个界綫就是一个人还相信他所听到的事务中，有一些他自己也可以作到。一旦超出了这个界綫，人們就会嫉妒和怀疑了。但是事实上，这个制度是我們的祖先所制定和贊許的；我的义务是遵照傳統，尽我的力量所及来滿足你們每个人所希望和預期的。

“首先我要說到我們的祖先們，因为在这样的典礼上，回忆他們所作的，以表示对他們的敬意，这是适当的。在我們这塊土地上，同一个民族的人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直到現在；因为他們的勇敢和美德，他們把这块土地当作一个自由国家傳給我們。无疑地，他們是值得我們歌頌的。尤其是我們的父輩，更加值得我們歌頌，因为除了他們所繼承的土地之外，他們还扩張成为我們現在的帝国，他們把这个帝国傳給我們这一代，不是沒有經过流血和辛勤劳动的。今天我們自己在这里集合的人，絕大多数正当盛年，我們已經在各方面扩充了我們帝国的势力，已經組織了我們的国家，无論在平时或战时，都完全能够照顧它自己。①

“我不想作一篇冗长的演說来評述一些你們都很熟悉的問題：所以我不說我們用以取得我們的势力的一些軍事行动，也不說我們父輩英勇地抵抗我們希腊內部和外部敌人的战役。我所要說的，首先是討論我們曾經受到考驗的精神，我們的宪法和使我們偉

① 就是指金錢、軍队和海軍，在第114—117頁伯里克利所列举的。

大的生活方式。說了这些之后，我想歌頌陣亡将士。我認为这种演說，在目前情况下，不会是不适当的；同时，在这里集会的全体人員，包括公民和外国人在內，听了这篇演說，也是有益的。

“我要說，我們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們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① 我們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② 而不是我們模仿任何其他的人的。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③ 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爭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讓一个人負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級的成員，而是他們有的眞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貢献，絕对不会因为貧穷而在政治上湮沒无聞。正因为我們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們彼此間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当我們隔壁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們不致于因此而生气；我們也不会因此而給他以难看的顏色，以伤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顏色对他沒有实际的損害。在我們私人生活中，我們是自由的和寬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們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我們心悦诚服。

“对于那些我們放在当权地位的人，我們服从；我們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違反了就算是公認的耻辱的法律。

“現在还有一点。当我們的工作完毕的时候，我們可以享受各种娛乐，以提高我們的精神。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賽会和祭

① 暗中指着斯巴达人，因为据說，斯巴达人的制度是模仿克里特的；事实上，整篇演詞中，都是和斯巴达的情况相对照。

② 可能是暗指公元前454年罗馬派人来研究梭倫的法律(李維，iii. 31)。据近代学者的考証，罗馬人是往南意研究希腊法律，不是往雅典。——譯者

③ 奴隶主民主政治实質上是奴隶主阶級专政，因为奴隶和异邦人都是不能享受政权的。——譯者

祀;[1] 在我們的家庭中,我們有华丽而風雅的設备,每天怡娱心目,使我們忘記了我們的忧虑。我們的城邦这样偉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給我們,使我們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象是我們本地的出产品一样。[2]

"在我們对于軍事安全的态度方面,我們和我們的敌人間也有很大的差别。下面就是一些例子:我們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我們沒有定期的放逐,以防止人們窺視或者发現我們那些在軍事上对敌人有利的秘密。这是因为我們所倚賴的不是阴謀詭計,而是自己的勇敢和忠誠。在我們的教育制度上,也有很大的差别。从孩提时代起,斯巴达人卽受到最艰苦的訓練,使之变为勇敢;在我們的生活中沒有一切这些限制,但是我們和他們一样,可以随时勇敢地对付同样的危險。这一点由下面的事实可以得到証明:当斯巴达人侵入我們的領土时,他們总不是单独自己来的,而是带着他們的同盟者和他們一起来的;但是当我們进攻的时候,这項工作是由我們自己来作;虽然我們是在异乡作战,而他們是为保护自己的家乡而战,但是我們常常打敗了他們。事实上,我們的敌人从来沒有遇着过我們的全部軍力,因为我們不得不分散我們的注意力于我們的海軍和在陆地上我們派遣軍队去完成的許多任务。但是如果敌人和我們一个支队作战而胜利了的时候,他們就自吹,說他們打敗了我們的全軍;如果他們战敗了,他們就自称

---

① 特别是指主要节日的賽会,如泛雅典娜节和道尼修斯节;在这些节日里,不仅有体育鍛炼,同时也有心智和精神的娱乐,因为那时有艺术布景和表演。

② 修昔底德在这里所指的,不仅是自然产品,而且是精神产品。这些东西都是因为雅典的偉大而被吸引来的;詩歌、音乐和艺术都和商品一样,在雅典找着了舒适的家乡。关于商品的流入雅典,可參閱伪色諾芬的《雅典政制》(ii. 7)(这部書写作的时候早于修昔底德的这一段文字):"凡是在西西里、意大利、塞浦路斯、埃及、呂底亚、本都、伯罗奔尼撒或任何其他地方所能找着的合意的东西,都被带到雅典来了,因为它是海上霸国。"

我們是以全軍的力量把他們打敗的。我們是自願地以輕松的情緒来应付危險，而不是以艰苦的訓練；我們的勇敢是从我們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国家法律强迫的；我認为这些是我們的优点。我們不花費时間来訓練自己忍受那些尚未到来的痛苦；但是当我們眞的遇着痛苦的时候，我們表現我們自己正和那些經常受到严格訓練的人一样勇敢。我認为这是我們的城邦值得崇拜的一点。当然还有其他的优点。

“我們爱好美丽的东西，但是沒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們爱好智慧，但是沒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我們把財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沒有把它当作可以自己夸耀的东西。至于貧穷，誰也不必以承認自己的貧穷为耻；眞正的耻辱是不擇手段以避免貧穷。在我們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們自己的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这是我們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們不說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說他根本沒有事务。我們雅典人自己决定我們的政策，[1] 或者把决議提交适当的討論；因为我們認为言論和行动間是沒有矛盾的；最坏的是沒有适当地討論其后果，就冒失开始行动。这一点又是我們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我們能够冒險；同时又能够对于这个冒險，事先深思熟慮。他人的勇敢，由于无知；当他們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他們就开始疑惧了。但是眞的算得勇敢的人是那个最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患，然后勇往直前，担当起将来会发生的事故的人。

“再者，在关于一般友誼的問題上，我們和其他大多数的人也成一个显明的对比。我們結交朋友的方法是給他人以好处，而不是从他人方面得到好处。这就使我們的友誼更为可靠，因为我們

① 这和斯巴达人成一个对比；因为在斯巴达，最重要的問題是由官吏决定的。

要繼續对他們表示好感，使受惠于我們的人永远感激我們：但是受我們一些恩惠的人，在感情上缺少同样的热忱，因为他們知道，在他們报答我們的时候，这好象是偿还一笔債务一样，而不是自动地給予恩惠。在这方面，我們是独特的。当我們眞的給予他人以恩惠时，我們不是因为估計我們的得失而这样作的，乃是由于我們的慷慨，这样作而无后悔的。因此，如果把一切都連合起来考虑的話，我可断言，我們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我可断言，我們每个公民，在許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現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地表現溫文尔雅和多才多艺。为着說明这并不是在这个典礼上的空自吹嘘，而是眞正的具体事实，你們只要考虑一下：正因为我在上面所說的优良品質，我們的城邦才获得它現有的势力。我們所知道的国家中，只有雅典在遇到考驗的时候，証明是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为偉大。在雅典的情况下，也只有在雅典的情况下，入侵的敌人不以战敗为耻辱；受它統治的屬民不因統治者不够格而抱怨。眞的，我們所遺留下来的帝国的标志和紀念物是巨大的。不但現代，而且后世也会对我們表示贊叹。我們不需要一个荷馬的歌頌，也不需要任何他人的歌頌，因为他們的歌頌只能使我們娛乐于一时，而他們对于事实的估計不足以代表眞实的情况。因为我們的冒險精神冲进了每个海洋和每个陆地；我們到处对我們的朋友施以恩德，对我們的敌人給予痛苦；[①] 关于这些事情，我們遺留了永久的紀念于后世。

"那么，这就是这些人为它慷慨而战、慷慨而死的一个城邦，因为他們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慄。很自然地，我們生于他們之后的人，每个人都应当忍受一切痛苦，为它服务。因为这个原故，我說了这么多話来討論我們的城市，因为我要很清楚地說

① 这是指雅典人的殖民地而言；按照当地居民的态度，有些殖民地的居民受到虐待（例如俄累俄斯，后来的厄基那），有些得到恩惠（例如色雷斯沿岸的殖民地）。

明，我們所爭取的目的比其他那些沒有我們的优点的人所爭取的目的要远大些；因此，我想用实証来更清楚地表达我对陣亡将士們的歌頌。現在对于他們歌頌最重要的部分，我已經說完了。我已經歌頌了我們的城邦，但是使我們的城邦光明燦烂的是这些人和类似他們的人的勇敢和英雄气概。同时你們也会发現，言詞是不能够公允地表达他們的行为的；在所有的希腊人中間，和他們这种情况一样的也是不会很多的。

“在我看来，象这些人一样的死亡，对我們說明了英雄气概的重大意义，不管它是初次表現的也好，或者是最后証实的也好。无疑地，他們中間有些人是有缺点的；但是我們所应当記着的，首先是他們抵抗敌人、捍卫祖国的英勇行为。他們的优点抵消了他們的缺点，他們对国家的貢献多于他們在私人生活中所作的禍害。他們这些人中間，沒有人因为想繼續享受他們的財富而变为懦夫；也沒有人逃避这个危难的日子，以图偷生脫离穷困而获得富裕。他們所需要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要挫折敌人的驕气。在他們看来，这是最光荣的冒險。他們担当了这个冒險，願意击潰敌人，而放弃了其他一切。至于成敗，他們讓它留在不可預測的希望女神手中；当他們真的面临战斗的时候，他們信賴自己。在战斗中，他們認为保持自己的崗位而战死比屈服而逃生更为光荣。所以他們沒有受到別人的責难，把自己血肉之軀抵擋了战役的冲鋒；頃刻間，在他們生命的頂点，也是光荣的頂点，而不是恐惧的頂点，他們就离开我們而长逝了。

“他們的行动是这样的，这些人无愧于他們的城邦。我們这些还生存的人們可以希望不会遭遇着和他們同样的命运，但是在对抗敌人的时候，我們一定要有同样的勇敢精神。这不是单純从理論上估計优点的一个問題。关于击敗敌人的好处，我可以說得很多（这些，你們和我一样都是知道的）。我宁願你們每天把眼光注

意到雅典的偉大。它眞正是偉大的；你們应当热爱它。当你們認識到它的偉大时，然后回忆一下，使它偉大的是有冒險精神的人們，知道他們的責任的人們，深以不达到某种标准为耻辱的人們。如果他們在一个事业失敗了，他們下定决心，不讓他們的城邦发現他們缺乏勇敢，他們尽可能把最好的东西貢献給国家。他們貢献了他們的生命給国家和我們全体；至于他們自己，他們获得了永远长青的贊美，最光輝燦烂的坟墓——不是他們的遺体所安葬的坟墓，而是他們的光荣永远留在人心的地方；每到适当的时机，永远激动他人的言論或行动的地方。因为著名的人們是把整个地球作他們的紀念物的：他們的紀念物不仅是在自己的祖国內他們坟墓上指出他們来的銘刻，而且也在外国；他們的英名是生根在人們的心灵中，而不是雕刻在有形的石碑上。你們应該努力学习他們的榜样。你們要下定决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在战爭的危險面前，不要松懈。那些不怕死的人不是那些可怜人和不幸者，因为他們沒有幸福生活的希望；而是那些昌盛的人，因为他們的生活有变为完全相反的危險，他們敏銳地感覺到，如果事情变糟了的話，对于他們将有严重的后果。一个聪明的人感覚到，因为自己懦弱而引起的耻辱比为爱国主义精神所鼓舞而意外地死于战場，更为难过。

"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哀吊死者的父母，他們有很多是在这里的。我要努力安慰他們。他們很知道他們生长在一个人生无常的世界中。但是象陣亡将士一样死得光荣的人們和你們这些光荣地哀吊他們的人們都是幸福的；他們的生命安排得使幸福和死亡同在一起。我知道，关于这一点，我很难說服你們。当你們看見别人快乐的时候，你們也会想起过去一些常常引起你們快乐的事情来。一个人不会因为缺少了他經驗中所沒有享受过的好事而感到悲伤的：眞正悲伤是因为丧失了他慣于享受的东西才会被感覚到

的。你們中間那些在适当年龄的人仍旧要支持下去，希望更多生一些儿女。在你們自己的家庭中，这些新生的儿女們会使你們忘記那些死者，他們也会帮助城邦塡补死者的空位和保証它的安全。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是和其他每个人一样，有儿女的生命作为保証[①]的話，他是不可能对于我們的事务提出公允而誠实的观点来的。至于你們中間那些已經太老，不再生育了的人，我請你們把你們享受幸福的大部分生命作为一个收获，記着你們的余年是不长了的，你們想到死者的美名时，你們心中要想开些。只有光荣感是不会受年龄的影响的；当一个人因年老而衰弱时，他最后的幸福，不是如詩人所說的，是謀利，[②]而是得到同胞的尊敬。

"至于你們中間那些死者的儿子們或弟兄們，我能够看見，在你們面前有一个艰巨的斗爭。每个人总是頌揚死者，縱或你們有了最高度的英勇壮烈精神，但是你們所得到的名誉，很难和他們的标准相近，更不要說和他們的相等了。当人活着的时候，他总是易于嫉妒那些和他們竞爭的人的；但是当人去世了的时候，他是眞誠地受人尊敬的。

"你們中間有些妇女現在变为寡妇了；关于她們的責任，我想說一两句話。我所能够說的只是一个短短的忠言。你們的大光荣沒有逊于女性所应有的标准。妇女們的最大光荣很少为男人所談論，不管他們是恭維你們也好，批評你們也好。現在依照法律上的要求，我已經說了我所应当說的話。我們暂时对死者的祭献[③]已

① 未滿三十岁者不得为貴族会議的議員，那时候他差不多可以确定为已經結婚了的；根据戴那卡斯（§71）的記載，沒有合法的男性后裔者，在民众会議中沒有发言权。

② 指西蒙尼德。参閱普魯塔克：《道德对話集》(786 b)：有人批評西蒙尼德爱錢，西蒙尼德說：因为年老，其他乐趣都沒有了，但是他还有一种乐趣以自娛，那就是謀利。

③ 在典礼中对死者致敬的其他仪式，在第127—128頁中叙述了，可以和致頌詞者的言詞比较。

經作了，将来他們的儿女們将由公費維持，直到他們达到成年时为止。这是国家給予死者和他們的儿女們的花冠和奖品，作为他們經得住考驗的酬謝。凡是对于勇敢的奖賞最大的地方，你們也就可以找到人民中間最优秀的和最勇敢的精神。現在你們对于陣亡的亲屬已致哀吊，你們可以散开了。”

第五章　战爭的第二年。瘟疫及其影响

公葬典礼就是这样在战爭第一年末的冬季里举行的。在下年夏季之初，[1] 伯罗奔尼撒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和从前一样，[2] 用他們全部軍队的三分之二侵入亚狄迦，又是由沙西达摩斯的儿子阿基达馬斯指揮的。他們建立营地后，馬上就开始破坏那个地区。

他們到亚狄迦之后不久，瘟疫[3] 就首先在雅典人中发生了。据說，这种瘟疫过去曾在雷姆諾斯附近許多地区和其他地方流行过，但是在記載上从来沒有那个地方的瘟疫象雅典的瘟疫一样厉害的，或者伤害这么多人的。起初，医生們完全不能医治这种病症，因为他們不知道正确的医疗方法。事实上，医生們死亡最多，因为他們經常和病者接触。任何技术或科学都毫无办法。向神庙中祈禱，詢問神讖等等办法，都无用处；最后，人民完全为病痛所困倒，所以他們也不再求神占卜了。

据說，这种瘟疫起源于上埃及的爱西屋比亚，由那里傳布到埃及本土和利比亚，以及波斯国王的大部分領土內。它在雅典突然

---

① 公元前 430 年。

② 参閱第 112 頁。

③ 在雅典所发生的瘟疫是現在已知的病症中的那一种，很难确定。格罗特認为这是发疹伤寒。它的病征和斑疹伤寒的病征較为类似。

出現，首先得这种病的是庇里犹斯的居民；他們以为是伯罗奔尼撒人在蓄水池[①]中放了毒藥。但是后来这种病在上城也出現了，这时候，死亡的人数大大增加。至于这种病症最初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这种病症对于身体有这样剧烈的影响等問題，我将留給那些有医学經驗或沒有医学經驗的人去考慮。我自己只描述这种病症的現象，記載它的征候；这些知識使人們能够認識它，如果它再发生的話。我自己患过这种病，也看見别人患过这种病。

一般人都承認，那年特别沒有其他的病症；縱或有一些以前患别种疾病的人，但是結果，都得了这种瘟疫。但是另外有一些人，似乎沒有受这种病症侵襲的理由。身体完全健康的人突然开始头部发燒；眼睛变紅，发炎；口內从喉中和舌上出血，呼吸不自然，不舒服。其次的病征就是打噴嚏，嗓子变哑；不久之后，胸部发痛，接着就咳嗽。以后就肚子痛，嘔吐出医生都有定名的各种胆汁。这一切都是很痛苦的。大部分时間是干嘔，产生强烈的抽筋；到了这个阶段，有时抽筋停止了，有时还繼續很久。撫摸时，外表上身体热度不高，也沒有現蒼白色；皮肤頗带紅色和土色，发現小膿疱和烂疮。但是身体內部发高热，所以就是穿着最薄的亚麻布，病者也不能忍耐，而要完全裸体。眞的，他們大部分人喜欢跳进冷水中。有許多沒人照顧的病人实际上也是这样作了，他們跳进大水桶中，以消除他們不可抑制的干渴；因为他們无論喝多少水，总是一样的。于是他們长期患着失眠症，不能安靜下来。

当这种疾病达到頂点的时期，病人的身体并沒有衰弱，表現有惊人的力量，能够抵抗所有的痛苦，所以在第七天或第八天的时候，他們还有一些力量留着；正在这个时候，他們多半因为內部高热而死亡。但是如果病者經过这个危險时期而不死亡，于是病入

① “当时庇里犹斯还沒有井。”

腸胃，产生强烈的潰烂和不可控制的大泻；因而引起衰弱，后来多半就会死亡了。因为这种疾病首先从头部起，进而輪流影响到身体的各个部分，縱或病者逃脫了最恶劣的影响，但是在身体的四肢还留下它的痕迹：它影响生殖器、手指和脚趾；許多病后复原的人丧失了这些器官的作用；也有一些人的眼睛变瞎了。[1] 也有一些人，当他們开始好轉的时候，完全丧失了他們的記忆力，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也不認識他們的朋友。

这种疾病的一般情景不是語言文字所能描写得出的；至于个人的痛苦，它似乎不是人所能忍受的。这里特別有一点表現这种瘟疫和其他平常疾病不同的地方：虽然有許多死者的尸体躺在地上，沒有埋葬，吃人肉的鳥兽不是不跑近尸体，就是，如果尝了尸体的肉的話，后来就因此而死亡。关于这点，从下一事实可以得到証明：所有吃肉的鳥类完全絕迹；在尸体附近或其他地方，都看不見有这类的鳥类。但是如果要观察瘟疫的这种效果，狗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因为它是和人住在一起的。

这些是这种疾病的一般情况，但是我省略了每个病人所发生的各种特殊現象。同时，在所有这个时候，沒有任何其他普通疾病流行；如果有其他普通疾病发生的話，其結果也終于成为瘟疫。有人因为疏忽而死亡；有些人，虽然尽力医疗，也死亡了。可以說，还沒有找到一个公認的医疗方法：对某些人有益的，对另外一些人是有害的。那些生来就身体强壮的人不見得就比身体衰弱的人更能抵抗这种疾病，强者和弱者同样地因这种疾病而死亡，就是那些医疗得最好的人也是一样。最可怕的，是当人們知道得到这种疾病时，卽陷于絕望中；因此他們馬上就采取一种毫无希望的态度；这样屈服了，就丧失了一切抵抗的力量。由于看护别人的結果

① 很明显地，这是由于血液循环的停止引起坏疽的結果。这种斑疹伤寒的結果，在1915年巴尔干山脉地区所爆发的瘟疫中是常見的。

而获得疾病的人，象羊群一样地死亡着，这种情景也是可怕的。眞的，这样死亡的，比因为任何其他原因而死亡的更多。因为人們害怕去看病人，病人即因无人照顧而死亡；眞的，因为无人照顧的原故，許多人全家都死光了。从另一方面說来，当他們眞正去看病人的时候，他們自己也丧失了生命，对于那些把这种礼貌当作有关体面的事的人，尤其是这样的。这样的人覚得考慮自己的安全是可耻的；他們时常跑到朋友家里去，虽然那时候死者的家屬为沉重的灾难所压倒，以致于放弃了哀悼死者的通常习慣。但是感覚到病者和垂死者最可怜的是那些他們自己得了瘟疫，后来病愈复原的人。他們知道这种病痛的情况，同时覚得他們自己得到安全了，因为沒有人会第二次得到这种疾病的；或者，如果第二次得了这种病的話，也是不会致死的。这样的人得到各方面的祝賀；在他們复原的时候，他們自己也很得意，以致他們愚蠢地以为他們以后也不会因其他任何疾病而死亡的。



希腊人的火葬堆

使雅典人的情况更加恶劣的一个因素是他們把乡村居民迁移到城市里来，这件事对于新来者影响特别不好。他們沒有房屋住，事实上他們在炎热的季节里，住在空气不流通的茅舍中，他們象蒼蝇一样地死亡着。垂死者的身体互相堆积起来，半死的人在街上到处打滚，或者群

集于泉水的周圍，因为他們想喝水。他們所居住的神庙中，充满了死者的尸体，这些人是在他們中間死掉的。因为这个灾禍有这样压倒的力量，以致人們不知道下一次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对于宗教上或法律上的每条規則都毫不关心。过去所遵守的丧葬仪式，現在都不遵守了；他們尽他們能力所及，埋葬死者。許多人缺乏埋葬时所必需的东西，因为他們家庭中的人口已經死亡很多了，所以采取最可耻的方式来埋葬。他們首先到别人已經作好的火葬堆去，把他們的死者放在火葬堆上，然后点起火来；或者，他們发現另一个火葬堆正在燃燒着，他們把他們抬来的尸体放在别人的尸体上，就跑开了。

在其他方面，由于瘟疫的原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違法乱紀的情况。人們看見幸运变更得这样迅速，这样突然，有些富有的人忽然死亡，有些过去一文莫名的人現在繼承了他們的財富，因此他們現在公开地冒險作放縱的行为，这种行为在过去他們常常是隐藏起来的。因此，他們决定迅速地花費掉他們的金錢，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錢和生命都同样是暫时的，至于所謂荣誉，沒有人表示自己願意遵守它的規則，因为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是很有問題的。一般人都承認，光荣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只是那些暫时的快乐和一切使人能够得到这种快乐的东西。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都沒有拘束的力量了。至于神祇，他們認为敬神和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們看見好人和坏人毫无区别地一样死亡。至于違犯人为的法律，沒有一个人預料他能够活到受审判和处罰的时候；反而每个人都感覚得，对于他已經下了更为沉重的判决，正悬在他的头上，他想在这个判决执行之前，得到一些人生的乐趣，这是很自然的。

这是雅典所遭遇的灾难；眞的，当时的日子是艰苦的，因为城內的人們在死亡，而城外的田地則被蹂躪。在这样痛苦的时候，人

们自然会回忆到过去的神谶。据年老人说，神谶中有这样的一句诗：

“和多利亚人的战争一旦发生，死亡与之俱来。”

关于这句古诗曾经有过争辩。有人说，诗句中所用的字眼，是“饥馑”，而不是“死亡”。在目前的情况下，自然主张“死亡”的占优势了；这就是人们使其回忆适合于他们的痛苦遭遇的一个例子。当然，我认为如果这次战争之后，再有一次和多利亚人的战争，而那次战争的结果引起饥馑的话，那么，很可能人们会采取这句诗的另一个解释了。

同时，也有一些知道情况的人想起另一个给予斯巴达人的神谶说，当他们去问神，他们是不是可以作战的时候，他们得到回答说：如果他们以全力作战的话，胜利是属于他们的；同时，神自己也会保佑他们。① 实际上所发生的事情和这个神谶上的辞句很相符合；真的，这个瘟疫是正在伯罗奔尼撒人侵入亚狄迦之后发生的。而且对于伯罗奔尼撒人完全没有影响，或者不严重；瘟疫流行最厉害的是在雅典；雅典之后，就在人口最密的其他城市中流行。

和瘟疫有关的事实就是这些。同时，伯罗奔尼撒人蹂躏亚狄迦平原之后，进入巴拉利亚地区，② 达到罗立温，就是雅典的银矿所在地。首先他们蹂躏了面对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边，后来他们又蹂躏了面对着优卑亚和安德罗斯的一边。

伯里克利现在还是将军，和上次伯罗奔尼撒人进攻时一样，他还是深信雅典人不应该出来和他们交战。但是当侵略者还在平原地带，没有进入巴拉利亚地区的时候，他组织了一个一百条船舰的远征军，进攻伯罗奔尼撒半岛。当一切准备好了的时候，这个远征

---

① 参阅第81—82页。

② 这个平原是指雅典四周的平原，而巴拉利亚地区是在沿海地带，或东南部，到修尼阿姆地角为止。

軍卽出发。在船艦上，伯里克利率領四千名公民重装步兵和三百名騎兵。旧船改为运輸船，这些船是这时第一次用来运馬。开俄斯和列斯堡派来五十条船艦参加远征。当这支雅典軍队出发时，伯罗奔尼撒人还留在后面亚狄迦的巴拉利亚地区。他們在伯罗奔尼撒半島的挨彼道魯斯登陆后，蹂躪了大部分土地，进攻挨彼道魯斯城。有一个时候，他們似乎就要攻下那个城市了，但是結果，这次进攻沒有成功。他們离开挨彼道魯斯，蹂躪托洛溱、哈利依斯和赫迈俄尼——这些都是伯罗奔尼撒沿岸的城市。然后他們繼續航行，达到拉哥尼亚海濱的要塞普拉西依。他們蹂躪这个地方的土地，攻陷了这个要塞，大肆掠夺。后来他們就回国了；他們发現伯罗奔尼撒人也退軍，已經不在亚狄迦了。

当伯罗奔尼撒人在亚狄迦以及雅典人从事这次海上远征的整个时期內，雅典城內和軍队里面的人还是繼續患瘟疫而死亡着。眞的，据說，伯罗奔尼撒人比他們原定的計划提早回国了，因为他們恐怕傳染(他們从雅典的逃兵口中听到城內疾病的傳染；同时，他們也看見雅典人在建筑坟墓)。但是这次入侵的时間比任何一次都长些，他們留在亚狄迦大約四十天，把整个地区都蹂躪了。

在同一个夏季中，尼西阿斯的儿子哈格濃和克利尼阿斯的儿子克利奥彭帕斯(他們都是伯里克利的同僚将軍)率領伯里克利用以远征伯罗奔尼撒沿岸的軍队，[①] 馬上出发远征色雷斯的卡尔西斯人和波提狄亚，当时波提狄亚还在被包圍中。[②] 当他們到达那里的时候，他們馬上利用圍城机械进攻波提狄亚，費尽一切力量想攻陷它。但是一切都不順利。他們旣沒有攻下这个城市，也沒有取得这样一个軍队所預料到要取得的成就。这是因为在这里，雅典人中間也发生了瘟疫，对于軍队有极严重的影响。就是那些从

① 关于伯罗奔尼撒沿岸的远征，可参閱第142頁。

② 参閱第46頁。

前在这里的軍队，[①] 过去是完全健康的，現在也从哈格濃的士兵那里得到了这种疾病。福密俄和他所率領的一千六百人幸而已經不在卡尔息狄斯了。[②] 結果，哈格濃率領他的船艦回雅典去了，他原有重裝步兵四千名，大約在四十天之內，因瘟疫而死亡者一千零五十名。过去在那里的軍队还是留在他們原来的崗位上，繼續圍攻波提狄亚。

第六章 伯里克利政策的理由

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侵入亚狄迦之后，雅典人的精神有了一个改变。他們的土地两次遭到蹂躪，他們必需同时跟战爭和瘟疫作斗爭。現在他們开始譴責伯里克利，說他不应当劝他們作战，認为他們所遭受的一切不幸都应当由他負責；他們渴望和斯巴达講和，事实上他們也派遣了大使們到那里去，但是这些大使們沒有得到任何結果。因此，他們完全失望，他們把他們所有的憤怒情感轉移到伯里克利身上了。

伯里克利很清楚地知道他們在这种形势下对他的恶感；事实上他知道他們現在的举动正如他事先所預料到的一样。因为当时他还是將軍，所以他召集民众会議，想鼓舞他們的勇气，并且想把他們的激昂情緒引导向較为溫和而自信的情緒上去。他走向他們的面前，发言如下："你們对我的憤怒，我是預料到了的，因为我很了解你們对我憤怒的原因。我召集这次会議的目的是想提醒你們过去所下的决心，并且向你們提出我自己的理由来，看你們对我的

---

① 第一次远征軍是三千人；参閱第126頁和第43頁。

② 参閱第46頁。福密俄之离开卡尔息狄斯一定是在第182頁所叙述的事件之前，但是在別处沒有提到。

憤怒和在灾难面前低头是不是合理的。我自己的意見是这样的：每一个人在整个国家順利前进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利益得到滿足而整个国家走下坡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論怎样富裕，如果他的国家被破坏了的話，也一定会牵入普遍的毁灭中；但是只要国家本身安全的話，个人有更多的机会从私人的不幸中恢复过来。这样說来，个人在痛苦中能够得到国家的支持，但是在政府肩上的重担不是任何个人所能承担的。我們集合所有的力量来保卫国家，难道这是錯了嗎？你們現在的行为，难道是对的嗎？你們因为自己的家园受到灾难，而不肯注意公共的安全；你們正在攻击我，因为我曾主張战爭；同时也攻击你們自己，因为你們自己也表决贊成战爭。

“以我而論，你們对我憤怒，我認为我至少和任何其他的人一样，能够看到我們所应当采取的政策，能够說明我所看到的；我爱我的城邦，不受金錢的影响。一个有知識而不能很清楚地表达他的知識的人，比一个根本沒有任何思想的人要强些。一个有知識，同时又能表达，但是缺少爱国主义精神的人，是不会实行他的職責，替自己的人民說話的。縱或他同时是爱国的，但是如果不能抗拒賄賂的引誘的話，那么，这个缺点会暴露出一切都可以出卖的危險。所以，如果你們在采納我的意見而进行战爭的时候，你們曾經考慮到，在这些品質方面，我的成績比其他的人，那怕只略胜一筹的話，那么，現在你們譴責我作錯了，无疑地这是很不合理的。

“如果一个人有选擇的自由，能够安靜地生活下去的話，那么，进行战爭是絕对愚笨的。但是如果被迫而选擇——不是屈服而馬上变为奴隶，就是冒着危險以求生存的希望——的話，那么，我宁願作那个勇敢地冒着危难的人而不願意作那个逃避危难的人。至于我，我現在还是和过去一样，沒有改变；改变了的是你們。事情是这样的；当你們还沒有接触到灾难的时候，你們采納了我的意

見；当你們进行不順利的时候，你們后悔你們的行动；你們之所以認为我的政策是錯誤的原因是由于你們决心的軟弱。这个政策是会引起痛苦的，你們每个人都已經知道这种痛苦是什么；但是它的最后利益还在很远的将来，而你們所有的人都还沒有看得清楚。所以，因为你們遭遇着一个巨大而突然的灾难，你們就沒有力量来把你們过去所下的决心实現到底。当事情突然意外地发生，和事先一切計划相反的时候，人們容易丧失胆量；无疑地你們遭遇了这种事情，其中尤其严重的是瘟疫。但是你們应当記着，你們是一个偉大城邦的公民，你們在生活方式中所受的教养适合于这个城邦的偉大性；[1] 因此，你們願意正視最大的灾禍，决不牺牲你們的光荣。我們都厌恶那些妄自尊大，装作有那种他們不配有的声誉的人；但是那些由于缺乏道德品質使他的行为和他的声誉不相称的人，也应当同样地受到譴責。因此，你們每个人应当努力抑制自己个人的悲伤，而和其余的人联合起来，参加保卫我們大家安全的工作。

"如果你們認为我們的战时痛苦会日益增加，而不会使我們更加接近胜利的話，你們应当滿足于我在其他机会上所常用的論証，足以說明这种恐惧是毫无理由的。[2] 但是还有一点，我要提到的，在考虑到你們帝国的偉大的时候，我想，有一个利益你們从来沒有考虑过，在我过去的发言中也从来沒有提到过。眞的，因为听来几乎是吹牛，所以如果不是我看見你們有这种不合理的沮丧情緒的話，我現在也不会用这个論証。現在你們心中所想的，以为你們的帝国只是你們的同盟国所組成的，但是我还有其他一些事情要告訴你們。我們目前的整个世界可以分为两部分：陆地和海洋；每个部分都是对人有价值和有用的。这两部分中，整个一个部分是在你

① 伯里克利在陣亡将士国葬典禮上所描述的，見第 128－134 頁。
② 参閱第 114 頁以下和第 99－104 頁。

們控制之下——不仅是現在在你們手中的地区，而且其他的地区也在內，如果你們有意进一步扩展的話。因为你們有了目前的海軍，世界上沒有那一个强国能够阻撓你們在任何你們願意去的地方航行——波斯国王不能够，世界上任何人民也不能够。你們的这种势力是和你們从房屋或耕地得到的一切利益性質上完全不同的一种利益。你們也許認为你們喪失房屋和耕地的时候，你們受到了很大的損失；但是事实上，你們不要对于这些东西过于重視了；你們应当把这些东西和你們力量的眞正源泉衡量一下，在比較中，你們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不过和那些与財富俱来的花园和其他奢侈品一样的。你們也要知道，如果我們自己努力，保全自由的話，自由会使我們很容易地恢复我們旧日的地位；但是如果屈服于他人的意志的話，这就意味着就是我們現在还有的东西也会喪失。你們的祖先不仅用他們的辛勤和血汗取得了一个帝国，不是从别人手中接受过来的；而且能够保持它的安全，以傳給你們，你們不要作你們祖先的不肖子孙。并且，已有的东西被人剝夺比在新事业中的失敗更为可耻。所以不仅勇敢，而且实际上的优越感也应当鼓舞你們勇往直前，对抗敌人。就是懦夫，由于无知和幸运，也可能产生自信心；而这种优越感，則只有那些有眞正理由知道他們比敌人优越，象我們一样的人，才能够有的。当双方的机会平等的时候，才智加强了勇敢——这种才智使人能够藐視他的敌人；这种才智的产生，不是由于对将来盲目的乐观（这种方法只在絕望的形势下，才是有用的），而是由于估計事实，因而对于所預料的事物有更淸楚的認識。

“那么，你們应当維持雅典帝国的庄严。这是你們都可引以自豪的。你們如果不同时負担起帝国的責任来，你們就不能再享受这种特权了。你們不要認为我們战爭的目的单单是为了享受自由或遭受奴役的問題；同时也牵涉到帝国的喪失以及管理这个帝国

时所引起的仇恨而产生的危險。虽然也許有些在突然恐慌状况中，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眞的認为放弃这个帝国是一种好的和高尙的事，但是你們已經不可能放弃这个帝国了。事实上你們是靠暴力来維持这个帝国的：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錯誤的，但是現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險的。主張放弃帝国，并且劝别人采納他們的观点的那些人，很快地将使国家趋于灭亡；縱或他們自己孤独地生活着，也会使国家趋于灭亡。因为这些对政治冷淡的人也只有在采取行动的人的支持下，才能够生存的。虽然他們在一个被别人控制的城市中，可以安稳地作奴隶；但是他們在一个控制着帝国的城市中，是毫无用处的。

“但是你們不应当被象这些人一样的公民牵引着誤入迷途；关于战爭的必要性，过去你們和我一样，得到了相同的結論，因此你們也不要迁怒于我。当然敌人已經侵入了我們的国家，作出了你們在不肯屈服时所能預料到的一切；后来我們又遭到了瘟疫，这是我們所沒有預料得到的。在一切事物中，只有这一件是我們所沒有預料得到的。我知道我之所以失掉人心，大部分是由于这一件事。这是很不公平的，除非你們把将来所遇着的每一件幸运也都归功于我。但是馴順地忍受神明所降的灾禍，勇敢地抵抗敌人，这是正当的。这是雅典人过去的习慣，不要讓你們的行为妨碍这种习慣的流行。同时，你們也要記着，雅典之所以在全世界享受最大的名誉是因为它从来不向困难低头；而在战爭中，它比任何其他国家牺牲了更多的生命和劳动，因此获得了历史上所从沒有过的最大强国，这样的强国后世将永远記着的，縱或現在我們被迫而屈服的时候到了(因为一切东西生成就要衰坏的)；但是同时你們也还要記着；在希腊一切国家中，我們所統治的希腊人人数最多；在对抗他們的联合軍队和对抗他們各别国家的大战役中，我們是站得很稳的；我們住在一个各方面設备完美和希腊最大的城

市中。

“无疑地，对政治冷淡的人会輕視这一切；但是那些和我們一样，宁願采取积极行动来生活的人会努力仿效我們；如果他們沒有得到我們所已經得到了的东西的話，他們会嫉妒我們。所有那些以統治别人为自己的責任的人，暫时会引起仇恨和不得人心；但是如果一个人有偉大的目标去追求的話，这个被人嫉妒的負担是应当接受下来；同时，接受这个負担也是聪明的。仇恨是暫时的；但是目前的显耀和将来的光荣会永远保存在人們的記忆中。你們要保卫将来的光荣，不要現在作出不光荣的事情来。因此，現在是你們表現你們的精力，达到这两个目标的时候了。不要派使团到斯巴达去；不要給人一个印象，以为你們在目前的痛苦下低头了！尽可能用开朗的心情，承担起灾难来，并且迅速地反抗它——无論对于城市或个人，这都是眞正的力量。”

伯里克利这样企图阻止雅典人对他的憤怒，引导他們的思想离开目前的痛苦。关于国家的政策，他們接受了他的論点，沒有再派使团到斯巴达去了，同时表現对战爭的进行增加了力量；但是在私人方面，他們还是感觉受到沉重的灾难。人民大众的財产在过去就是很少的，現在連这一点也被剝夺了；富有的阶級丧失了他們美好的地产和乡村中富丽堂皇、設备优良的房屋；而最坏的，是他們生活在战爭中，而不是在和平中。事实上，对伯里克利的恶感还是普遍存在，直到他們判处伯里克利一笔罰款，[①] 他們才心滿意足了。但是不久之后（群众方式总是这样的），他們又选举他作将軍，把他們一切事务都交給他处理。那时候，人民对于自己私人的痛苦感覚得沒有过去那么厉害了；以国家公共的需要而論，他們認

① 根据戴奥多拉斯的記載（XII. xlv），是八十他連特；但是根据普魯塔克：《伯里克利傳》XXXV的估計，大約是十五至五十他連特。根据柏拉图：《修辞篇》576的記載，他的罪状是擅用公款。

为伯里克利是他們所有的人中間最有才能的人。真的，在他主持国政的整个和平时期內，他英明地領导国家，保卫它的安全，雅典的全盛时代正是他統治的时期。当战爭爆发的时候，在这方面他似乎也正确地估計到雅典的势力。战爭爆发后两年又六个月他才去世；他去世之后，他对于战爭的先見更加明显了。因为伯里克利曾經說过，如果雅典等待时机，并且注意它的海軍的話，如果在战爭过程中它不再扩张帝国的領土的話，如果它不使雅典城市本身发生危險的話，雅典将来会获得胜利的。但是他的繼承人所作的，正和这些指示相反；在其他和战爭显然无关的事务中，私人野心和私人利益引起了一些对于雅典人自己和对于他們的同盟国都不利的政策。这些政策，如果成功了的話，只会使个人得到名誉和权利；如果失败了的話，就会使整个雅典作战的力量受到損失。[①] 其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伯里克利的地位，他的賢明和他有名的廉洁，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們。是他領导他們，而不是他們領导他；因为他从来沒有从不良的动机出发来追求权力，所以他沒有逢迎他們的必要：事实上他这样崇高地受人尊敬，以致于他可以对他們发出怒言，可以提出反对他們的意見。无疑地，当他看見他們过于自信的时候，他会使他們感覚到自己的危險；当他們沒有眞正的理由而丧失勇气的时候，他会恢复他們的自信心。所以虽然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民手中。但是他的繼承人，彼此都是平等的，而每个人都想要居于首要的地位，所以他們采取籠絡群众的手段，結果使他們丧失了对公众事务的实际領导权。在一个統治着帝国的大城市中，这样的政策自然会引起許多錯誤，西西里远征[②] 就是这些錯誤之一。西西里远征不是一个判断上的錯誤，如果我們考虑到我們所要对付

① 这特别是指西西里远征；其致命的結果在狄西里亚战爭中可以看得出来。

② 关于西西里远征的历史，参閱第423—564頁。

的敌人的話；这个錯誤是在于国内的人沒有給予海外的軍队以适当的支援。因为他們忙于个人的阴謀，以图获得对人民的領导权，他們讓这个远征軍失掉了它的动力；由于他們的不和，开始使国家的政策发生紊乱。他們大部分的艦队和其他軍队在西西里丧失之后，雅典內部已經发生革命，但是他們还支持了八年，以对抗他們原来的敌人（这些敌人已經有了西西里人的增援）；对抗他們自己的同盟国（它們大部分已經暴动）；对抗波斯王子居魯士（他后来帮助伯罗奔尼撒方面，以金錢供給伯罗奔尼撒人建造艦队）。結果只是因为他們自己內部的斗爭，毁灭了他們自己，他們最后才被迫投降。当伯里克利預言雅典可以很容易地战胜伯罗奔尼撒人的时候，在他心目中，雅典的資源是极其雄厚的。

第七章 战爭第二年的終結。波提狄亞的陷落

在同一个夏季里，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者率領一百条船艦远征伊利斯对岸的薩星修斯島。薩星修斯的居民是伯罗奔尼撒半島上亚加亚的移民，他們是帮助雅典人作战的。船艦上有一千名斯巴达的重装步兵，艦队的海軍大将是納謨斯，他是屬于軍官阶級的斯巴达人。他們在島上登陆，蹂躪了大部分土地；但是因为薩星修斯人不愿投降，他們又航回本国了。

在这个夏季的末尾，[1]他們派了一个使团到亚細亚去，使团包括科林斯的代表阿利斯提阿斯，斯巴达的代表安納里斯都、尼科拉斯和斯特里托德摩斯，提基亚的代表提馬哥拉斯和一个名叫波利

① 公元前430年。

斯的亚哥斯人（他是以私人資格自动参加的[1]）。他們的目的是想說服波斯国王供給金錢，参加战爭，以帮助斯巴达人。但是他們首先到色雷斯，訪問特里斯的儿子西塔尔西斯；如果可能的話，他們想劝他取消和雅典的同盟，并且派軍队去解救波提狄亚之圍，当时波提狄亚还是在被雅典人包圍之中。同时，他們也想要他帮助他們渡过赫勒斯滂，以达到亚細亚的目的地，在那里他們可以会見法那西斯的儿子阿塔培扎斯，[2] 他会护送他們去見波斯国王的。但是正碰着雅典的两个使者，卡利馬卡斯的儿子利尔卡斯和非利蒙的儿子阿美尼亚德也在西塔尔西斯那里。当时，西塔尔西斯的儿子薩多卡斯剛剛归化为雅典公民，[3] 雅典的两个使者劝薩多卡斯把伯罗奔尼撒的使者交給他們，不要讓他們渡过赫勒斯滂到波斯国王那里去，以危害他所自愿归化的城邦。薩多卡斯应允了。当他們在色雷斯途中，走向那条将載着他們渡过赫勒斯滂的船舶的时候，他派遣軍队跟着利尔卡斯和阿美尼亚德去，把他們逮捕起来。他事先命令他的軍队，把他們交給两个雅典使者。两个雅典使者接收了他們之后，馬上把他們送到雅典去了。过去雅典在波提狄亚和色雷斯所遭遇的困难，主要是阿利斯提阿斯造成的；雅典人恐怕阿利斯提阿斯逃跑了，会給他們更多的禍害，因此他們一到雅典，雅典人沒有經过审判，也沒有讓他們說出他們想为自己辯护的話来，就把他們全体杀死，把尸体抛在豎坑中。雅典人認为这种行为是对斯巴达行动的一个合法的报复，因为斯巴达人曾經把在航繞伯罗奔尼撒半島的商船中所俘虏的雅典及其同盟国商人全部杀死，抛在豎坑中。眞的，在战爭之初，斯巴达人把所有他們在海上所俘虏的人，不管是雅典同盟国的人也好，中立国的人也好，全

① 因为亚哥斯是一个中立国；参閱第111頁。

② 当时达西利翁姆省的总督；参閱第89頁。

③ 参閱第125頁。

部当作敌人杀死了的。

大約同时，在夏季将要完了的时候，安布累喜阿人率領他們自己的軍队和他們所招募的一支很大的土著軍队，进攻安非罗基亚的亚哥斯和安非罗基亚的其他地区。他們对亚哥斯人仇恨的起源是这样的：在特洛耶战争之后，安非阿拉斯的儿子安非罗卡斯回到他在伯罗奔尼撒半島上的亚哥斯家乡；因为不滿意于当地的情况，[①]他往安布累喜阿灣去，在那里建立了安非罗基亚的亚哥斯，并且向安非罗基亚其他地区移民。他把他的故乡亚哥斯的名称作为这个城市的名称，这是安非罗基亚最大的城市，其居民的势力最为强大。但是許多世代之后，亚哥斯人遭遇着困难的时期，他們邀請住在安非罗基亚边界上的安布累喜阿人来参加他們的殖民地。这些安布累喜阿人成为他們的同胞公民，他們現在說着的希腊語言就是从这些安布累喜阿人那里学来的，而其余的安非罗基亚人則說他們自己的語言。过了一些时候之后，安布累喜阿人驅逐亚哥斯人，他們自己占領了这个城市。于是安非罗基亚人走到阿开那尼亚人那里去，安非罗基亚人和阿开那尼亚人联合起来，求援于雅典。雅典人派福密俄为将軍，率領三十条船艦去援助他們。他到达后，即襲取亚哥斯，把那地方的阿布累喜阿人都变为奴隶。因此，安非罗基亚人和阿开那尼亚人一同住在这个城市里。此后雅典人和阿开那尼亚人第一次建立同盟。因为亚哥斯人把安布累喜阿人变为奴隶，安布累喜阿人开始仇恨亚哥斯人。后来当这次战争爆发时，安布累喜阿人就聚集了上面我所說的軍队，由他們自己的人、查俄尼亚人和邻近地区的其他土著部落組織而成。他們进攻亚哥斯，占領这个地区，但是襲击亚哥斯城沒有成功。因此他

① 安非罗卡斯的哥哥阿克密翁杀了他們的母亲伊利非尔（参閱第182頁注①）。其他作家（斯特累波，vii. 326 C；阿坡罗多拉斯，III. 7）把安非罗基亚的亚哥斯之建立归功于阿克密翁或他的儿子安非罗卡斯。

們撤退，軍队遣散，每个分遣队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

这一切都是夏季发生的。接着，冬季里雅典人派了二十条船艦环繞伯罗奔尼撒航行。这个艦队由福密俄指揮，他自己駐扎在諾帕克都，設立封鎖綫，以防止任何船艦从科林斯和克利塞灣出进。又派了美利山达率領六条船艦往开利阿和呂西亚，以征收这个地区的貢款，同时也防止伯罗奔尼撒人的私掠船利用这个地区作为根据地，以襲击从法西利斯和腓尼基以及亚細亚沿海一带航来的商船。美利山达率領船艦上的雅典軍队和一些同盟軍队进入呂西亚內地之后，战敗被杀，丧失了他所領导的許多軍队。

在同一个冬季中，波提狄亚人向雅典人投降，因为他們不能再抵抗雅典人的圍攻了。伯罗奔尼撒人的进攻亚狄迦，沒有使雅典人撤退他們的軍队。① 城內粮食沒有了，飢饉带来了許多駭人听聞的事。事实上已有人吃人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波提狄亚人不得不向雅典的将軍們請求投降。指揮雅典軍队的将軍們是幼里披底的儿子色諾芬、阿里斯托克利伊德的儿子黑斯提奥多魯斯和卡利馬卡斯的儿子法諾馬卡斯。雅典的将軍們愿意接受这个建議，因为事实上他們知道他們的軍队暴露在战場上，受着很大的痛苦，同时也考虑到雅典在圍城方面已經花費了二千他連特。双方承認下列的条件：波提狄亚人和他們的妻子、儿女和雇佣軍队② 离开波提狄亚，男子每人可以携带外衣一件，妇女两件；他們也可以携带一定数量的金錢，以作旅費。在这些协議的条件下，他們离开波提狄亚，往卡尔息底亚或其他能够找着的地方去了。但是雅典人責备将軍們，沒有得到本国政府的同意，擅自訂立这个协議，他們認为可以获得无条件投降的。后来他們派遣他們自己的移民往波提狄亚去，再定居在那个地方。这一切都是冬季里发生的事，修昔底德

① 参閱第 42 頁。
② 参閱第 43 頁。

所記載这次战爭的第二年[1]就这样完結了。

第八章 战爭的第三年。普拉提亞之圍

次年的夏季，伯罗奔尼撒人不进攻亚狄迦，而向普拉提亚进軍。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馬斯(沙西达摩斯的儿子)指揮这个軍队。他駐扎在普拉提亚城下，正将开始蹂躪这个地区了，当时普拉提亚人派遣代表到他那里来。他們这样說："阿基达馬斯和斯巴达人：你們这次侵入普拉提亚地区是不正当的。眞的，这种行动玷污了你們自己或者你們祖先的荣誉。請你們記住斯巴达人克利俄姆布罗塔斯的儿子波桑尼阿斯所作的事。他利用全希腊人的帮助，前来冒着危險，在我們的城市附近作战，[2]从波斯人統治之下解放了希腊之后，他在普拉提亚市場上向解放者宙斯神前举行祭祀；召集所有的同盟者在一起，把普拉提亚人的土地和城市交还給普拉提亚人，讓他們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存在着，保証永远不許他們无故受人攻击，不許他們受外人的統治；如果我們的国家受到威胁的話，他号召当时在場的同盟者，按他們的力量来援助我們。这是因为我們在艰苦和危难的时期中所表現的勇敢和能力，你們的祖先所給予我們的諾言。但是你們的行动違反了这个諾言。你們和我們的死敌底比斯人联合起来，想把我們变为奴隶。因此，我們向那些作誓言見証的神祇們，向你們祖先的神祇們，向我們本国的神祇們呼吁。我們請求你們不要无故进攻普拉提亚的土地，以破坏誓言，而要允許我們維持独立，如波桑尼阿斯所要我們作的。"

他們說到这里的时候，阿基达馬斯打断他們的話，說："普拉提

① 公元前430年。

② 公元前479年普拉提亚之役。

亚人，只要你們依照你們所說的作，你們所說的是很公平的。因为你們可以正如波桑尼阿斯所希望你們作的去作——就是你們可以享受你們的独立，也可以参加解放那些过去和你們共患难，和你們共同宣誓，而現在受雅典人統治的其他希腊人的工作。这次軍队的召集和这次战爭的爆发，其目的就是解放他們和象他們一样的其他的人。最好是你們参加这种解放工作，所以你們要遵守誓言。但是如果这一点你們作不到的話，那么，請你們作我們所要求你們作的：保持中立，独立生活，不要参加任何一边；允許双方軍队进入你們的城市，但是不要讓任何一边利用你們的城市作战。这样，我們就滿意了。”

普拉提亚的代表們听了阿基达馬斯的話之后，回到普拉提亚，把他所說的話向民众会議报告了。然后他們又回到阿基达馬斯那里，他們的答复是这样的：因为他們的妻室儿女都在雅典，[①]他們沒有得到雅典人的同意时，他們不能做到阿基达馬斯所要求的；同时表示他們为着他們城市的整个局势而焦急。当伯罗奔尼撒的軍队撤退时，雅典人可能对付他們，把他們控制着；不然的話，底比斯人也可能用武力来夺取这个城市，因为根据所建議的条款，他們也有权利进入城內的。

阿基达馬斯想消除他們的顧虑，所以对他們說：“你們应該作的是把你們的城市和你們的房屋移交給我們斯巴达人。把你們的田地疆界、你們的果树数目、以及一切可以用数量計算的其他財产都告訴我們。然后，在战爭时期內，你們可以随意到什么地方去。一旦战事結束，我們从你們手中所接收过来的一切东西，我們一定都退还給你們；直到那时候为止，我們一定要替你們保管这些东西，注意田地的耕种，給付你們定期的津貼，足够供給你們的需要。”

---

① 参閱第109頁。

普拉提亚的代表們听了这些話之后，又回到他們的城里去，在民众会議中討論这些建議。于是他們說：首先他們要把阿基达馬斯的建議告訴雅典人；如果雅典人允許的話，他們就愿意接受他的建議。同时，他們向他請求休战，在休战时期內，他不要蹂躪他們的田地。阿基达馬斯給他几天的休战，足够往还雅典所需要的时間；在这个时期內，他对他們的土地沒有进行破坏。

普拉提亚的代表到了雅典，他們在那里协商之后，带着下面的消息回到普拉提亚："普拉提亚人，雅典人向你們保証，自从你們和他們訂立同盟① 以来，他們从来沒有遺弃过你們，使你們受到侵略者的損害；現在他們也不会遺弃你們。他們一定要尽力帮助你們；他們庄严地以你們祖先所发誓言的名义向你們呼吁，不要变更現有的同盟条約。"

普拉提亚人从他們的代表們口中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就决定不要背叛雅典人；如果迫不得已，看到他們的田地被破坏和他們遭到其他一切痛苦的話，他們也要忍受。他們同意不再派代表去，但是他們在城牆上把他們的答复通知斯巴达人，說他們不能照斯巴达人所建議的去作。

当他們把这个答复通知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馬斯的时候，阿基达馬斯首先向当地的神祇們和英雄們呼吁。他說："普拉提亚地方的神祇們和英雄們，請你們为我作見証：从开始的时候起，我們就不是来侵略的，不过因为普拉提亚人首先破坏了他們和我們所訂的条約，我們才侵入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我們的祖先在战敗波斯人之前，曾向你們祈禱；在这个地方，你們曾显示吉兆，作为希腊人作战的地点了；在我們現在的行动中，我們也不是实行侵略。我們已經提出了許多合理的建議，但是这些建議都被拒絕了。因此，

① 约公元前480年；参閱第230頁。

請你們援助我們，讓罪恶的处罰落在那些首先作恶的人的身上，讓我們正义的复仇获得胜利。"

阿基达馬斯祈禱諸神之后，就开始軍事行动。首先他們利用他們所砍伐的树木，建筑环城的木栅，以防止城內出兵突击。然后他們靠着城牆，造一个土山；他們預料到，因为有这样多的軍队从事工作，他們会迅速地攻陷普拉提亚的。他們从西蓙隆砍伐树木，在土山的两旁边建筑一个用木材直角相交而成的方格子形状的木架子[①]，使土山不致于塌下去。土山本身是用木料、石头和泥土以及任何可以塡滿其中空隙的东西造成的。这个工作，日夜連班进行了七十天，所以当一批人在那里睡覚或吃飯的时候，总是有另一批人在那里搬运材料。受命指揮各同盟国分遣队的斯巴达軍官們监督他們，使他們努力工作。

但是普拉提亚人，当他們看見土山逐漸增高的时候，也建筑了一个木架，安置在他們自己的城牆頂上，和斯巴达人建筑土山的地方相对峙。在木架之內，他們利用附近房屋的磚造成一条牆。他們利用木材把磚牆綁起来，以防止磚牆因高度增加而无力。木材的上面有皮革制成的遮盖物，可以保全木架，免受火箭的攻击，可以掩护在城牆上工作的人。因此，这个城牆迅速地建筑得很高；而对面的土山也以同样的速度增高。普拉提亚人也打算把他們自己的城牆和斯巴达人所正在建筑的土山相接触的地方，加以破坏，把松土运入城中。伯罗奔尼撒人发現他們这样作的时候，他們利用蘆葦紧密地包着泥土，塡滿坍塌的部分，使他們的材料更加巩固，以免这些材料象松土一样地被运走了。普拉提亚人的計划失敗后，他們放弃了这个办法；但他們又想出一个办法来，从城內挖一条地道，估計通过一定的距离，达到土山的下面，他們又从这个地

① 架子是用木材直角相交(#)，造成方格子或席子花紋。

道运走了建筑土山时所用的材料。經过长久的时間，圍城者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們虽然努力建筑，但是土山沒有增高到应有的程度，因为土山下面的泥土繼續被运走了，山頂总是下沉为空穴。

尽管这样，但是普拉提亚人害怕他們的少数軍队不能够抵抗这样大的軍队，因此他們又想出一个防御的方法来了。他們停止建筑土山对面的大木棚，而从大木棚的两端，在原有低牆开始的地方，着手建筑一条內牆，向城內作一条新月形的曲綫；这样，如果高牆失陷的話，他們还有这条新牆可以保护，而敌人势必另造一个土山；当他們繼續向內前进时，他們又会遇着同样的困难，同时也更处于容易受到攻击的地位。

在伯罗奔尼撒人建筑土山的同时，他們拿出攻城机械来进攻城市。这些机械之一就是用来冲击土山对面的大木棚。木棚很大的一部分被轟击下来了，引起普拉提亚人很大的恐慌。其他机械是用来攻击城牆的各部分的。这些机械，有的被普拉提亚人利用套索捉着后被破坏了；他們又利用两个木杆平放在城牆頂上，木杆的一端用一根很长的鉄索悬挂一条巨大的梁木；当敌人把撞牆車安置好，准备撞击的时候，他們扯着梁木，和撞牆車成一直角，[1] 然后放松鉄索，使梁木突然落下来，打掉撞牆車的头部。

因此，經过一些时候之后，伯罗奔尼撒人看到他們用攻城机械也失败了，并且普拉提亚人建筑城牆，和他們的土山相对抗，因此，他們得到結論，利用过去他們所尝試过的一切战术，他們是不可能攻陷这个城市的；他們开始准备建筑一条环繞这个城市的城牆，但是他們决定首先試一試利用火攻的效果，看看利用風力的帮助，他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城市燒掉，因为这个城市是很大的。事实上，他們試用了各种可能的計划，总想不要长期圍攻而能取得这个

(1) 就是和城牆平行。

地方。他們首先把柴捆从土山上向下面丢入土山和城牆間的空隙中。因为参加这項工作的人数很多，这个空隙很快就被塡滿了，所以他們繼續堆集柴捆，从土山頂上，尽他們的能力所及，堆集柴捆及于城內。然后他們把柴燒起来，利用硫磺和松脂，使之易于燃燒，因此产生了从来所沒有看見过的大火，或者，无論如何，比人类所产生的任何大火都要大些；除了山林中有过树枝被風吹着摩擦而产生的森林大火。但是不管怎样，这眞的是一次很大的火；普拉提亚人抵抗了其他一切攻击之后，这次大火几乎把他們完全毁灭了。它使城市的大部分不能支持；假如眞的如敌人所盼望的，刮起風来，把火焰吹向城中去的話，普拉提亚人一定不能兎于死亡。但是幷沒有刮風，据說，当时雷雨大作，把火灭熄，这样就挽救了危机。

伯罗奔尼撒人这次失敗之后，他們遣散了他們大部分的軍队，只留下一部分軍队来建筑环繞普拉提亚的城牆。各同盟国分别負責建筑一部分。牆內和牆外都有濠沟，他們从濠沟中取出泥土来作磚。大約大角星升起的时候[1]工程完毕了。他們留下一部分軍队防守城牆的一半；其余部分由彼奥提亚人駐軍防守。其余的軍队撤退，各回本国去了。普拉提亚人已經把他們的妻室儿女以及老人和所有其他不能服兵役的人都送到雅典去了。留在城內抵抗圍攻的人数是四百个；此外还有八十个雅典人和为駐軍准备伙食的一百一十个妇女。这是在圍城之初，城內人口的总数，此外幷沒有其他的人，不管是奴隶也好，自由民也好。普拉提亚之圍开始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① 约九月中旬。

第九章 伯罗奔尼撒人在陆地和海上的失败。福密俄的胜利

在同一个夏季中，当对付普拉提亚的战役尚在进行中的时候，雅典派遣其公民军队(重装步兵二千名，骑兵二百名) 进攻色雷斯的卡尔西斯人和波提亚人。这是麦子正熟的时候。[①] 指挥军队的将军是幼里披底的儿子色诺芬。

这个军队进军到波提亚的斯巴托拉斯城，把麦田破坏了，他们希望通过城内亲雅典党人的手，使这个城市投降。但是城中有不同观点的其他公民派人通知奥林修斯，奥林修斯派遣重装步兵和其他军队来保卫这个城市。这支军队从斯巴托拉斯城中冲出，和正在城外的雅典人会战。卡尔息底亚的重装步兵及其辅助军被雅典人打败了，退回斯巴托拉斯城中；但是卡尔息底亚的骑兵和轻装步兵打败了雅典的骑兵和轻装步兵。[②] 卡尔西斯人已经有了少数来自克鲁西斯的轻装步兵；双方交战后，马上又有一些从奥林修斯派来的轻装步兵的增援。斯巴托拉斯城内的轻装步兵看到这种情况，他们有了新的信心，因为就是以前他们还可以保持自己的阵地，而现在有新的援兵到了。于是他们有了卡尔息底亚的骑兵和新到的军队的帮助，再向雅典人进攻。雅典人退回到他们留着保卫辎重的两个分队那里去了。当雅典人进攻时，他们的敌人退却；但是雅典人撤退时，敌人马上又开始进攻，把标枪向雅典人投射。卡尔息底亚的骑兵驰来，看见有机会就进攻。真的，他们引起雅典

---

① 五月中。

② 这是说明在雅典人方面有轻装步兵，从雅典来的只有骑兵和重装步兵，参阅七段。

人恐怖，因而溃败，他们追逐很远。最后，雅典人逃往波提狄亚；后来在休战条件下，才取回他们死者的尸体。余下来的军队就回雅典去了。他们丧失了他们所有的将军们和四百三十名士兵。卡尔西斯人和波提亚人建立了一个胜利纪念碑，取回死者的尸体，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城市里去了。

此后不久，在同一个夏季中，安布累喜阿人和查俄尼亚人说服斯巴达人，用同盟国的资源装备一个舰队，并且派遣一个重装步兵一千名的军队到阿开那尼亚去。他们的目的是想征服那里的整个地区，使之脱离雅典同盟。他们说：如果斯巴达人在陆地上和海上同时参加他们的战役的话，滨海的阿开那尼亚人就不能联合起来防御；[1] 取得阿开那尼亚之后，他们就能够很容易征服萨星修斯和塞法伦尼亚，这样，就会使雅典人派遣他们的舰队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更加困难了；除此之外，还有攻陷诺帕克都的可能性。

斯巴达人相信了这些话，马上派遣纳谟斯率领一些重装步兵，乘着几条船舰出去，当时纳谟斯还是海军大将。[2] 他们命令同盟舰队尽快地作好准备，驶往琉卡斯。[3] 所以科林斯和西息温以及那个地区其他市镇所派遣的船舰都准备航行；而琉卡斯、安那克托里安和安布累喜阿的船舰最早达到琉卡斯，在那里等待其他国家的船舰。同时，纳谟斯带着他的一千名重装步兵从伯罗奔尼撒偷渡海湾，没有被福密俄发觉，福密俄当时带着二十条雅典船舰，守卫着诺帕克都附近。[4] 于是他们马上准备从陆地上进军。纳谟斯带着希腊军队，包括安布累喜阿人、琉卡斯人和安那克托里亚人；此外，他还有他自己带来的一千名伯罗奔尼撒人。他还有土著军队一千

---

① 因为他们的海岸附近有伯罗奔尼撒的舰队。

② 参阅第 151 页。

③ “对于所有这些事情，科林斯人特别有力地支持安布累喜阿人，因为他们是科林斯人自己的移民。”

④ 参阅第 153 页。

名查俄尼亚人，这个部落不是国王統治的。这支土著軍队由福喜阿斯和尼堪諾率領，他們是統治家族中当年执政的两个成員。和查俄尼亚人在一起的，还有一些西斯普洛替斯人，这个部落也是沒有国王統治的。摩罗西亚人和阿丁坦尼亚人由薩比林修斯率領，他是国王塞里普斯的监护人，因为国王还沒有成年。巴拉維亚人由国王俄里都斯率領；和他們在一起的，还有一千名俄累斯提亚人，他們是国王安提卡斯的臣民，国王把他們归俄里都斯指揮。[1]勒謨斯沒有等到科林斯的艦队来，就率領这些軍队出发了。他們通过安非罗基亚的亚哥斯領土，掠劫利姆尼亚地区沒有設防的村鎮，达到斯特拉托斯，斯特拉托斯是阿开那尼亚最大的市鎮；他們認为如果他們首先攻陷此地，阿开那尼亚其余的地方就会很容易落在他們手中了。

当阿开那尼亚人看見他們在陆地上已經受到大軍的侵略，同时他們在海上也馬上会遭遇着敌艦的侵襲，他們沒有打算联合他們的軍队来防卫，只是就地保卫他們自己的地区。他們派人向福密俄求援，但是福密俄回答說，当时科林斯的艦队正将駛出，他不得不防卫諾帕克都。同时，伯罗奔尼撒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分作三路，向斯特拉托斯进兵。他們的目的是想把他們的軍队駐扎在城的附近，如果不能用談判的方式取得这个城市的話，他們就进攻城市。在他們进兵的时候，查俄尼亚人和其他土著軍队在中央；琉卡斯人和安那克托里亚人以及和他們一起来的人为右翼；納謨斯带着的伯罗奔尼撒人和安布累喜阿人为左翼。这三路軍队中間有很大的間隙，有些地方甚至彼此都看不見。希腊人很有秩序地前进，小心戒备，直到他們在一个很好的地势上建立他們的軍营为止。但是查俄尼亚人，因为他們在附近的部落中是以善战著名的，覚得

① “柏第卡斯也瞞着雅典人，派遣一千名馬其頓軍队来了，但是因为他們到迟了，所以沒有参加这次远征。”

他們自己很有把握，所以不等到他們駐扎营地，就和其他土著軍队一齐向前冲去，他們認为他們可以一下就攻陷那个城市，因此，可以由整个軍事行动而获得光荣。

当斯特拉托斯人知道他們还在进軍的时候，他們得到一个結論：如果他們能够打敗这支孤立的軍队的話，則希腊人那部分軍队后来向他們进攻的可能性会少得多。因此，他們在城市的四周布置埋伏。当查俄尼亚人走近来了的时候，城內的人和埋伏的人同时向他們进攻。这样造成查俄尼亚人中很大的混乱；他們許多人被杀了；其他土著軍队看他們被打垮，就紛紛逃跑。同时，两支希腊軍队都不知道战事已經发生了，因为查俄尼亚人在他們的前面很远，他們以为查俄尼亚人急于冲往前面去寻找扎营的地方。但是当土著軍队逃跑，冲向他們的軍队的时候，他們把逃回的軍队放在他們的后面，把两支軍队合为一支，当天他們就停留在那里了。斯特拉托斯人沒有走近他们，因为阿开那尼亚其他地区的援兵还沒有到，但是斯特拉托斯人在相当距离內，利用彈石不断地襲击他們，用这种方法給他們以很大的騷扰，因为他們不穿盔甲就不能行动。眞的，阿开那尼亚人是特别精于这种战术的。

一到晚上，納謨斯急忙地带着他的軍队退到阿那配斯河畔，这条河离斯特拉托斯八十斯塔狄亚[①]。次日，他在休战条件下，收回死者的尸体。友好的部落伊尼亚底人和他在一起；在阿开那尼亚人的援兵还沒有到的时候，他就通过伊尼亚底人的領土而撤退。他的軍队中各国的分遣队都在那里分散，各自回到本国去了。斯特拉托斯人建立一个紀念碑，以紀念他們打敗查俄尼亚人的胜利。

同时，科林斯以及克里塞灣沿岸其他同盟国派遣的艦队原想来支援納謨斯，使沿海的阿开那尼亚人不能援助其內地的同胞的；

① 約合九英里。——譯者

但是这个艦队并沒有作到这一点。大約和斯特拉托斯战役同时;这个艦队被迫而和駐守諾帕克都的福密俄指揮下的二十条雅典船艦作战。

当敌人船舶沿着海灣的岸边航行的时候,福密俄只监視它們,因为他想在公海上才向它們进攻。至于科林斯人和他們的同盟者,他們絕对沒有想到海战,他們的船舶只作軍事运輸船装备,以供应阿开那尼亚战役的軍需的;他們也沒有想到,雅典的二十条船艦敢于冒險和他們的四十七条船艦作战。但是当他們沿着自己的海岸航行的时候,他們看見雅典人在对岸也列成直綫,和他們平行;当他們想从亚加亚的培特利横渡到对岸大陆上,前往阿开那尼亚去的时候,他們看見雅典人又从卡尔西斯和挨維那斯河航出,向他們冲来。虽然在晚上,他們想从他們停泊的地方,偷偷地走去,但是他們还是被发覚了。所以最后,他們不得不在两岸間水面的中途作战。[①]各同盟国的派遣队各有各的司令官。科林斯的司令官是馬卡昂、伊索克拉底和阿加塔尔西达斯。

伯罗奔尼撒人列成圓圈队形,船头向外,船尾向內。圓圈的大小恰恰使船舶紧密地排列着,中間沒有过大的空隙,使敌艦不能冲进来;随着远征的輕船都在圓圈之內;圓圈之內还有五条航行最快和装备最好的战艦;凡圓陣受敌人攻击的地方,这五条战艦即随时駛出援救。

雅典的船艦排成一个縱队,环繞着伯罗奔尼撒的艦队航行;他們繼續前进,和敌艦漸相接近,佯作正要向敌艦撞击的样子,迫使伯罗奔尼撒船艦的圓圈队形逐漸向內縮小。实际上,事先他們受了福密俄的命令,非到他自己亲自发出信号时,他們不要进攻的。他希望,和陆軍一样,敌人的队伍混乱,战艦互相碰撞,他們的輕小

① 卽在培特利和挨維那斯河口之間的水面上,海灣两岸的地区相对,他們的艦队想从这里走入一个港口中去。

船舶更增加了他們的紛乱；当他环繞着伯罗奔尼撒人航行时，他也等待海灣方面刮起風来，平时每当黎明时，海灣的風就刮起来了的；如果風刮起来了，敌人馬上就会受到窘困。同时，他認为他的船艦是比較好的帆船，他可以随时进攻，而最好进攻的时候是風刮起来了的时候。当風眞的刮起来了的时候，伯罗奔尼撒人已經拥挤在一起了，一方面要应付風，另一方面要应付他們自己的那些輕船，他們的秩序馬上就紛乱了。船艦互相碰撞，必須用篙竿把船推开；因为船和船間彼此的呼喚声、叫喊声、詛咒声，以致船长們所要作的，或舵手們所下的命令都不能听見；因为事实上，他們缺少經驗，他們的桨手們不能在有風浪的海中划行，因此舵手們更难应付他們的船舶了。正在这个危急的时候，福密俄发出信号。雅典人进攻了。他們首先击沉了海軍大将的一条船，然后破坏他們所遇着的每一条船。敌人在普遍紛乱中，沒有任何抵抗，逃入亚加亚的培特利和岱米。雅典人追逐他們，俘虏了十二条船舶和他們大部分的水手。于是他們航行到莫利克里昂，建立一个胜利紀念碑于賴昂姆地角，把一条船貢献給波賽敦神。后来，他們回到諾帕克都去了。伯罗奔尼撒人馬上带着他們的殘余船舶，从岱米和培特利沿着海岸航行，到伊利斯人在西林尼地方的造船所。納謨斯在斯特拉托斯战役之后，带着联合艦队的一部分船艦[1]也从琉卡斯到了这里。

現在斯巴达人派了一个顧問团到納謨斯和他的艦队那里来，这个顧問团包括提摩克拉底、伯拉西达和来科夫隆。他們所受的命令是再来一次海战；因为斯巴达人，特別是他們初次尝到海战的滋味以后，不知道他們怎么会失敗的；他們完全不知道自己海軍的弱点，以为他們海軍的失敗是由于懦弱的結果，沒有考虑到双方的

① 即琉卡斯、安那克托里安和安布累喜阿等地的分遣队，参閱第162頁。

对比：雅典人有长期的經驗，而他們自己的水手只受到短时的訓練，所以他們是在憤怒的情緒下派遣顧問团去的。

顧問团到达时，就和納謨斯共同工作，派遣使者往各国去，要求再派船艦来，把他們已有的船艦重新装配。福密俄也派人到雅典去，报告他海战的胜利和敌人的准备。他請求雅典人迅速地尽量多派船艦来，因为每天都有发生战斗的可能。雅典人派了二十条船艦去支援他，但是命令指揮这个艦队的司令官首先駛往克里特。因为克里特的哥太恩人尼西阿斯（雅典在克里特利益的代理人①）劝他們駛往进攻西頓尼亚，这个城市是反对雅典的；他說，他可以使这个城市轉到雅典这一边来。事实上，他这样做，是为了波利喜那人的利益，波利喜那人是西頓尼亚人的邻居。所以他率領船艦到克里特，利用波利喜那人的帮助，蹂躪了西頓尼亚人的土地。逆風和恶劣的天气使他們在那里浪費了很久的时間。

当雅典人停留在克里特的时候，在西林尼的伯罗奔尼撒人对战爭的准备工作已經作好了，沿着海岸駛往亚加亚的帕諾馬斯，他們的陆軍也进到那里来支援他們。同时，福密俄也沿着对岸航行，到了莫利克里昂的賴昂姆，带着他从前用以作战的二十条船艦停泊在这个地方的外面。这边的賴昂姆是和雅典有友好关系的，在对岸伯罗奔尼撒半島上的賴昂姆是反对雅典的；两地之間約有七斯塔狄亚②的海面，为克利塞灣的入口。伯罗奔尼撒人看見雅典人停泊在对岸的时候，也把他們的七十七条船艦停泊在这边亚加亚的賴昂姆，这个地方离他們的陆軍駐扎的地点帕諾馬斯不远。

他們双方对岸相持了六七天，双方都訓練着，准备战爭。伯罗

① 参閱第184頁注③。——譯者

② 約合3/4英里。根据利克上校（《摩利亚》ii. 148.）的記載，两地間的海面的寬度将近1 1/2英里，因为河中泥沙冲积的关系，其南岸的土地增加了約二百五十碼，其北岸的土地似乎增加得少一点，所以在古代这个海面还要寬些。可能修昔底德对于此地的情况不很熟习（参閱昭伊特譯本第1卷，cix 頁）。——譯者

奔尼撒人方面的計划是不要航出賴昂姆海峽，进入公海，因为恐怕遭着上次战敗的复轍；雅典人方面的計划是不要航入海峽中，因为他們認为在狹小的水面上对敌人是有利的。納謨斯和伯拉西达以及其他伯罗奔尼撒的司令官們希望在雅典的援兵还沒有到的时候，赶快作战；但是他們看見，因为上次战敗的影响，他們大部分士兵的士气低沉，完全沒有作战的热忱。因此，他們首先召集他們的士兵，举行会議，用下面的号召来提高他們的士气：

"伯罗奔尼撒人！如果因为上次战爭的結果，你們中間有人害怕战爭的話，那么，現在我們又将作战了；我們应当說，这种畏惧是毫无理由的。在上次战役中，你們知道，我們沒有作好准备；我們航行出去的目的不是想在海上作战，而是想在陆地上作战的。并且当时有許多因素对我們不利；同时，我們缺乏經驗也是我們第一次海战失敗的一部分原因。因此，我們在上次战役中的失敗，不是由于我們这一方面的懦弱；也不要因为偶然发生的事故而挫折了我們的毅力；我們知道，我們的毅力不是暴力所能屈服的，我們的毅力还有許多須要辯白的。我們要記住，所有的人都可能遭遇着意外的事故，但是眞正的勇敢是絕对不会变更，眞正勇敢的人絕对不会以缺乏經驗作为懦弱的借口的。以你們来說，你們也許缺乏敌人所有的經驗，但是你們比他們勇敢，这就不只补偿了你們的缺点。你們所最害怕的是他們的技能，但是这种技能也必須和勇敢結合起来的，那么，在危急的时候，他們要記住怎样去运用他們在教訓中所学来的东西。但是，如果缺乏勇敢精神的話，所有的技能，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就会毫无用处了。所以当你們想到他們有更多的經驗的时候，你們应該也想到你們自己有更大的勇气；当你們因为上次遭到失敗而感到恐惧的时候，你們要記住，那时候，你們丧失了警惕，沒有作好准备。在你們方面，你們确实有許多优点：你們有最强大的艦队，你們在自己的海岸附近作战，有重装步

兵支援你們。一般說来，胜利总是屬于人数众多、配备良好一边的。因此，沒有一个理由可以認为我們是会失敗的。就是上一次我們所犯的錯誤，現在也成为对于我們一个有利的因素；因为从这些錯誤中，我們可以得到教訓。我們希望舵手們和水手們同样滿怀信心地履行他們的义务，任何人不得离开他被指定的崗位。我們自己的能力也一定不会弱于你們以前的司令官，一定要准备战爭，不讓任何人有作为懦夫的借口。如果任何人要作懦夫的話，他应当得到他所应有的处罰；但是勇敢的人們一定要受到他們所应得的奖励。”

伯罗奔尼撒的司令官这样鼓励他們的士兵。福密俄也因为他自己的部下的士气消沉而吃惊。他看見他們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很明显地他們是因为敌軍人数众多而慌張。因此，他把他們召集起来，想鼓励他們的銳气，在目前的形势下，給他們一些指示。过去他常对他們說話，給他們心中一个印象，認为沒有一个艦队他們不能在战斗中对抗的，不管它多么强大；长久的时間以来，他的水手对于自己感覚自豪，認为他們作为雅典人，无論在多少伯罗奔尼撒船艦面前，是不会屈服的。但是現在他知道，他們目前所看見的情景使他們士气消沉了，他認为应当恢复他們的自信心。因此，他把雅典人召集起来，对他們这样說：

“士兵們！我看見你們因为敌人人数众多而惊慌了；我召集这个会議，因为我不希望你們在沒有什么值得可怕的时候感到恐惧。首先，他們之所以配备这么多的船艦，而不是以平等的条件来和我們会战，是因为他們已經被我們打敗了一次，就是他們自己也承認他們不是我們的敌手。在他們对抗我們的时候，他們所最自信的是自以为只有他們自己是勇敢的，但是这种聊以自慰的信心只是根据他們陆战的經驗得来的；由于陆战的經驗，他們取得了許多胜利。他們以为他們这种經驗，在海上也是同样地有用的；但是，在

这方面，如果他們的論点还有一点理由的話，优势一定是在我們这方面。当然，他們不会比我們更勇敢些；至于自信心，我們和他們都有；而在海上，我們有更多的經驗。并且斯巴达人指揮他們的同盟軍只是为着斯巴达的光荣；他們的同盟者被拖入危險中是違反同盟者自己的意志的；否則他們既遭到大敗之后，不会再来冒海上战爭的危險了。所以你們毫不要害怕他們的胆量。并且他們害怕你們，所以你們更加用不着害怕他們。他們害怕你們是更有理由的：一則因为你們已經打敗了他們一次；二則他們認为除非你們指望取得很大的胜算，你們是不会起来对抗他們的。当一方面人数比較多，和現在我們敌人的情况一样的时候，它的进攻靠它的武力，而不靠它的毅力。但是如果另一方面，在物質資源上比較弱得多，在沒有必要的时候接受挑战的話，那么，这方面一定依靠心中有很大的毅力。这就是我們的敌人所估計的；我們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行动使他們吃惊，更甚于我們在平等条件之下和他們会战的时候。过去也曾經有过人数众多的軍队被人数少的軍队打敗，有时是因为缺少技术的原故，有时是因为缺少勇气的原故。这两种品質，我們都不缺少。

“至于这次战役，如果我能够控制的話，我不会在海灣中作战，也不会航进海灣里面去。我完全認識到，海上面积的狭窄，对于船艦少、經驗多、航行迅速的艦队和許多管理得很差的船艦作战是不利的。如果一条船艦对于前面的敌艦沒有一个远距离的观察的話，它不可能适当地駛上去，以撞击的方式向敌艦进攻；当它自己受到窘迫时，也不能及时退却；同时也不可能航行冲破敌人的战綫，然后再回轉来向敌艦撞击——这些都是航海技术比較优越的艦队所要采取的正当战术。如果不是这样的話，就不得不在进行海战时好象陆战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船艦比較多的方面就会处于优势。所以你們可以深信，我必尽我的能力所及，注意这些事情。

至于你們，你們必須坚守你們在船艦上的崗位，遵守秩序，注意听从指揮。因为敌人停泊的地方这样靠近我們，这点就特别重要。当战爭开始的时候，注意紀律和肃靜；这两点，在任何战爭中都是很重要的，特別是在海战中。因此，你們要勇敢地和敌人作战，要无愧于你們过去的荣誉。这次战斗对于你們是有重要关系的——不是毁灭伯罗奔尼撒人在海上的希望，就会給雅典人带来在海上更近的忧患。我要再提醒你們一次，这个艦队的大部分船艦[①]是已經被你們打敗过了的；曾經被击潰的人，当他們再来碰着同样的危險的时候，絕对沒有和前次一样的毅力的。”

福密俄是这样鼓励他的部下的。因为雅典人不会航进海灣的狹窄海面，伯罗奔尼撒人想引誘他們进入狹窄的海面，不管他們是不是愿意。因此，伯罗奔尼撒人在黎明的时候，开始航行，他們的船艦列成四条一排的縱队，沿着伯罗奔尼撒海岸，按着他們停泊时的次序，由右翼領队，向海灣內部航行。他們把装备最好和航行最速的二十条船艦放在右翼。他們的用意是这样的：如果福密俄以为他們是向諾帕克都航行，就会沿这个方向跟着他們来，以保护諾帕克都；于是他們的二十条船艦把雅典人隔絕开来，使他們在伯罗奔尼撒人向他們进攻的时候，不能航过或逃出伯罗奔尼撒人的防綫。果然，如他們所預料的，福密俄为那个地方的安全着急，因为那里沒有留下駐防軍；当他看見敌人开始航行的时候，他馬上急忙地違反他自己的意志上了船，沿着自己的海岸航行，美塞尼亚人的陆軍也沿着海岸进軍，作为他的支援。

伯罗奔尼撒人看見雅典人的船艦单行沿着海岸航行，已經进

---

① 在第一次海战中，伯罗奔尼撒人有船艦四十七条(第165頁)和福密俄的二十条船艦（第165頁）作战。在第二次海战中，伯罗奔尼撒人有船艦七十七条（第167頁）。因为在第一次海战中，伯罗奔尼撒人損失了十二条船舰，这里說“大部分船艦”是不十分正确的。

入海灣內，和陆地非常接近（这正是他們希望雅典人达到的地方）了，信号一发出，他們突然回轉头来，向雅典人的陣綫冲去，每条船艦都以最快的速度航行，希望隔絕整个雅典的艦队。但是雅典的十一条領头的船艦設法逃出了伯罗奔尼撒人的翼队和它的突轉运动，达到了公海。其余的船艦都陷入圈套中，它們虽然努力想逃跑，但是都被冲回到岸边，丧失了战斗力，那些不能游泳逃上岸去的雅典人都被杀了。伯罗奔尼撒人把一些雅典船艦系在自己的船上，拖着空船去了；有一条船艦連同艦上的水手都被俘虏了；有一些，他們正在拖着走的时候，被美塞尼亚人救出了，因为美塞尼亚人穿着盔甲，跳入水中，登上船艦，在甲板上打退了伯罗奔尼撒人。

这样，在此地伯罗奔尼撒人是胜利了，他們毁灭了对抗他們的雅典船艦。同时，他們的右翼二十条船艦正在追逐那十一条逃出伯罗奔尼撒人的突轉运动而进入公海的雅典船艦。那十一条船艦，除了一条之外，完全逃掉了，达到諾帕克都；它們在阿波罗神庙附近列成陣势，把船头对着敌人；如果伯罗奔尼撒人駛入，向它們进攻的話，它們准备自卫。不久之后，伯罗奔尼撒人追到了，当他們一齐航行的时候，他們一路唱着凱歌。在他們前面很远的地方，有一条琉卡斯的船艦，正在追赶那条落在后面的雅典船艦。正碰着那里先有一条商船停泊在岸边，雅典的船艦首先达到那里，环繞商船旋轉，然后撞击那条追赶它的琉卡斯船艦的腹部，把它击沉。这是一个意外的、几乎令人不能相信的行动。这个事故造成伯罗奔尼撒人間的惊慌；同时，伯罗奔尼撒人因胜利而驕傲，在追赶时，队形零乱。有些船艦上的桨手把他們的桨沉在水中，放慢航行的速度，讓大队船艦好赶上他們——这是很危險的，因为雅典人和他們是这样靠近，而且准备向他們进攻的；有一些船艦，因为不知道岸边海水的深淺，在淺水的地方擱淺了。

雅典人看見了这种情况，增加了信心。命令一发出，他們一声

大喊，就向敌人冲去。伯罗奔尼撒人，因为他們自己所犯的錯誤，以及在目前这样紛乱的情况下，只作了短时間的抵抗，于是就开始向帕諾馬斯逃走，他們原来也是从那里航行出来的。雅典人紧紧地追着，俘虏了最靠近他們的六条船艦，又取得了战爭之初、在海岸旁边被敌人破坏的自己的船艦。船艦上的水手們，有些被他們杀死了，有些被俘虏了。斯巴达人提摩克拉底乘着那条在商船附近被击沉的琉卡斯船艦上；当他的船艦被破坏的时候，他自杀了，他的尸体被海水冲入諾帕克都的港口內。

雅典人回来的时候，就在他們反抗敌人、获得胜利的地方[1]建立一个胜利紀念碑。他們取回他們自己海岸旁边的破船和死者的尸体，并且依照休战条件，把敌人的尸体交还給敌人。伯罗奔尼撒人也建立一个胜利紀念碑，以紀念他們在岸边破坏雅典船艦时所获得的胜利；在胜利紀念碑附近，即亚加亚的賴昂姆地方，他們把他們所俘虏的一条船艦貢献給神。作完这事以后，他們恐怕雅典的援兵会到了，[2] 除琉卡斯人之外，他們全体于晚間航入克里塞灣中，航往科林斯去了。他們撤退之后，从克里特航来的二十条雅典船艦[3] 到了諾帕克都，它們应当在战爭之前就到福密俄那里的。

夏季就是这样終結了。但是在遣散那些退到科林斯和克里塞灣的艦队之前，納謨斯、伯拉西达和其他伯罗奔尼撒司令官們采納了麦加拉人的献計，决定于冬季之初进攻雅典的港口庇里犹斯；这个港口是敞开的，沒有設防——这自然是因为雅典海軍有絕对优势的原故。他們的計划是这样的：每个水手拿着他的桨、坐墊和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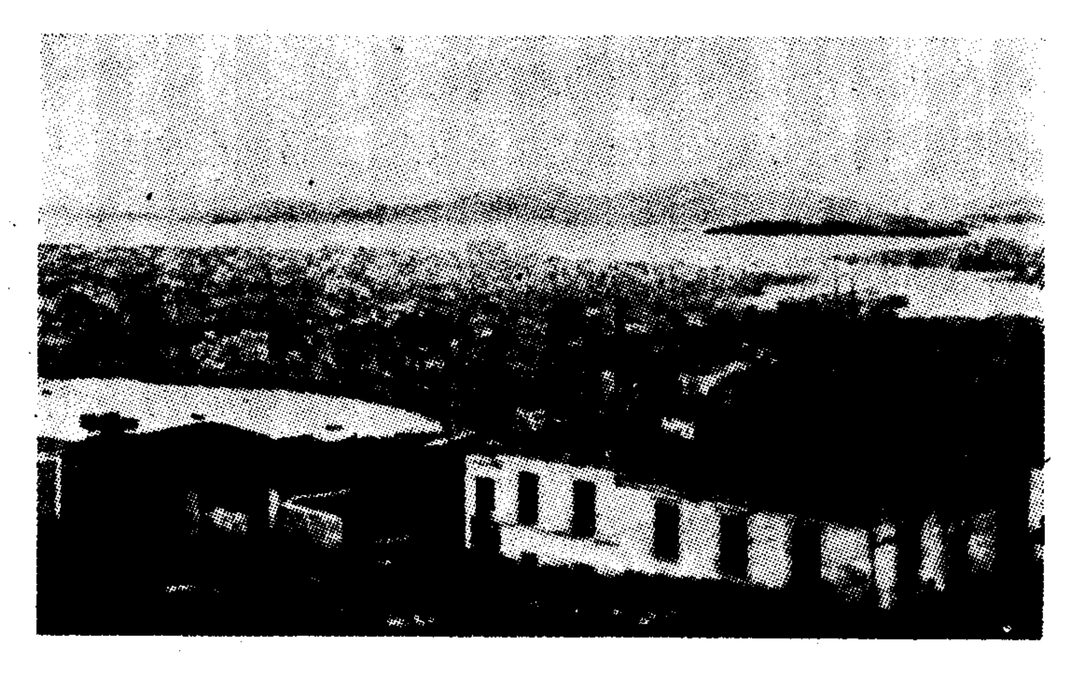
---

① 这个地方不能确定，不是在莫里克里昂的賴昂姆附近（第167頁——譯者），就是在阿波倫尼安（即阿波罗神庙圣地）附近（第172頁）。

② 参閱第167頁。

③ 参閱第167頁。

架上的皮带，由科林斯的陆地上跑到雅典的海边；到了那里的时候，他們就尽快地跑往麦加拉，正碰着尼塞亚的船塢中有四十条船艦，他們就把这些船艦送下水，直接航往庇里犹斯。他們知道庇里犹斯沒有艦队守卫；真的，沒有人預料到敌人会这样襲击的；因为他們当然不敢公开进攻而希望不会遇着抵抗；縱或他們想出这样的主意，他們一定会首先被发觉的。



庇里犹斯港

这就是伯罗奔尼撒人的計划，他們馬上就实行起来。他們在晚間达到尼塞亚，使船艦下水。但是他們沒有照原来的計划实行，馬上航往庇里犹斯。他們害怕这样作所引起的危險；同时，据說，風的方向阻碍了他們。他們航往面向麦加拉的薩拉米地角。那里有一个小的要塞和一个三条战船的分艦队，这个分艦队是用来防止麦加拉海港船舶的出进的。他們向这支軍队进攻，把这些战船空着拖去了，然后出乎意外地进攻要塞，开始蹂躪薩拉米其余的地区。

烽火燃燒起来了。雅典得到警报，知道敌人的进攻，因此产生

了和这次战爭[①]中任何一次恐慌一样大的恐慌；因为城里的人民以为敌人已經航入庇里犹斯而庇里犹斯的人民以为敌人已經取得薩拉米，正将航入庇里犹斯港口。眞的，他們能够很容易航入庇里犹斯港口，假如他們能够設法克服他們的恐惧心理的話；当然，单是風是不会阻止他們的。

在黎明的时候，雅典人召集他們在庇里犹斯所有的軍队，把船艦下水，很匆忙地在大声叫喊中登上船艦。他們領导这个艦队駛往薩拉米，用他們的陆軍防守庇里犹斯。伯罗奔尼撒人已經蹂躪了薩拉米的大部分土地；但是当他們知道援軍将要到了的时候，他們匆忙地回到尼塞亚，带着他們的俘虏、掠获物和在布多隆姆要塞守卫的三条船艦。同时，他們因为他們船艦的情况大为吃惊，这些船艦下水不久，就已經漏水了。他們到麦加拉之后，即又步行回到科林斯去了。雅典人在薩拉米沒有找着敌人后，也回去了。此事发生之后，他們采取办法，注意以后更好地保卫着庇里犹斯。港灣的入口也封鎖了，[②]并且采取了其他戒备的措施。

第十章　西塔尔西斯在馬其頓的战役。福密俄的回国

大約同时，在冬季开始的时候，色雷斯地方奥德里西人国王特里斯的儿子西塔尔西斯进攻馬其頓国王亚历山大的儿子柏第卡斯以及色雷斯的卡尔西斯人。西塔尔西斯的目的是希望对他所允

① “这次战爭”一定是指狄西里亚战爭（即伯罗奔尼撒战爭的最后十年），因为在第632頁，我們看見有一句話說：“引起了雅典人从来所未曾有过的一次最大恐慌。”

② 就是延长入口处的城牆，中間只留一条狹窄的通道，这个通道可以用鉄鏈封鎖起来。

許的一个諾言得到实現，同时也履行他自己所作的一个諾言。在战爭之初，柏第卡斯受到窘迫，他和西塔尔西斯訂立和約，承認他和雅典人和解而西塔尔西斯則不恢复他的兄弟腓力的王位，因为腓力是反对他的。但是柏第卡斯并沒有遵守这个条約。在那个时候，西塔尔西斯在和雅典人联盟①的同时，也承認停止和色雷斯的卡尔西斯人的战爭。因此，他远征卡尔息狄斯有两个理由。他带在身边的有腓力的儿子阿明塔斯，②想立他作馬其頓王；有雅典的使者，他們碰巧正在他那里商量此事；有哈格濃，他以哈格濃为将軍；③因为他認为雅典也要派遣一个艦队和尽量多的軍队④来支援他，以和卡尔西斯人作战的。

西塔尔西斯首先率領奧德里西人，然后召集希馬斯山⑤和罗多彼山⑥之間，下至海边，他所統治下的色雷斯部落；后来又召集希馬斯山脉那一边的基提人和多瑙河⑦以南，向攸克星海⑧一带的其他部落。⑨他又召集了許多色雷斯的附屬山区部落，他們是以短劍为武器的。他們称为提伊人，大部分是住在罗多彼山上。有些跟着他作雇佣軍，有些是作志愿軍而来的。他又召集了阿格里安尼亚人、雷依亚人，以及他統治下的其他培奧尼亚人部落。⑩这

---

① 参閱第126頁。

② 当时腓力已死。

③ 他預料雅典軍队是会来的，故以哈格濃为雅典軍队的将軍；但是雅典的軍队沒有来(第180頁)。

④ 参閱第180頁。

⑤ 現在的巴尔干山脉。

⑥ 現在的得波托达。

⑦ 希腊人称为伊斯特河。——譯者

⑧ 即黑海。——譯者

⑨ "基提人以及其他部落都是西徐亚人的邻居，其武裝設备相同，都是騎馬的弓箭手。"

⑩ 住在馬其頓边区山地的达奥尼亚人部落，这个地区有上斯特賴梦河和阿克西阿斯河灌漑着；他們大部分以后是臣屬于馬其頓的。

些部落住在他的帝国的边疆上，他的帝国的边緣是雷依亚的培奥尼亚人和斯特賴梦河，[1] 这条河从斯康姆布拉斯山下流出，通过阿格里安尼亚人和雷依亚人的土地；在这个地区以外，住着独立的培奥尼亚人。在特里巴利人（他們也是独立的）的方面，他的帝国以特累里斯人和替拉提亚人的居地为界，他們住在斯康姆布拉斯山之北，向西部扩展到奥斯西阿斯河边。[2]

奥德里西帝国[3] 的海岸綫是从阿布提拉到攸克星海中的多瑙河口。一条商船依照最短的途徑沿着海岸航行，沿途有風向船尾吹着的时候，須要四天四夜的时間；一个跑得快的人由陆地上沿着最短的途徑，由阿布提拉到多瑙河，須要十一天的时間。它的海岸綫长度就是这样的。至于它內地的广度，一个走得快的人由拜占庭到雷依亚人住的地方和斯特賴梦河（內地离海最远的地方），須要十三天的时間。在西塔尔西斯的繼承人撒西斯[4] 統治的时候，他把貢税增加到最高額，从土著地区以及希腊城市收入的貢税总額約金銀四百他連特。除素的和綉花的織物及其他材料之外，还有作为礼物貢献的金銀，其总額至少和这个数目相等。这些礼物不仅送給国王，而且也送給奥德里西人的要人和貴族。眞的，这里的現成习慣和波斯王国的习慣正相反；[5] 国王是收受礼物而不是給予礼物的；他們認为当人要求自己的礼物而不給予时，比自己向人要求而被拒絕时更是有失体面的。这种風俗在其他色雷斯人中間也是流行的；但是因为俄德里西人的势力大，所以这种風俗在

① 現在的斯特魯瑪河。

② “这条河和內斯塔斯河以及希布魯斯河都是起源于同一个山脉。这是一个广大而无人居住的山脉，和罗多彼山相連。”（奥斯西阿斯河即現在的爱斯开河，內斯塔斯河即現在的馬斯塔河，希布魯斯河即現在的馬里乍河。——譯者）

③ 大体上和現在的保加利亚相符合。

④ 西塔尔西斯的侄子和繼承人；参閱第180－181頁；第328—329頁。

⑤ 在波斯人中，国王是給予礼物而不是收受礼物的。参閱色諾芬：《居魯士傳》VIII ii.7。

他們中間特別流行，因为如果不事先送礼，那么，无論什么事也不可能作成功。因此，它成为一个强大的王国。眞的，在金融資源和普遍繁荣方面，它是爱奥尼亚灣和攸克星海之間所有欧洲国家中最大的一个国家；虽然在軍队的力量和人数方面，它显然不如西徐亚人，[①] 他們是无可比拟地比欧罗巴任何其他部族都要大些。事实上，如果西徐亚人联合起来，就是在亚細亚，也沒有一个部族能够单独地抵抗他們的，虽然在賢慧地管理他們自己和聰明地使用他們的資源方面，他們却在一般水平之下。

因此，当西塔尔西斯准备进軍的时候，他是一个大帝国的国王。当一切事情准备好了的时候，他就出发进攻馬其頓；他首先通过他自己的国土，然后越过无人居住的塞辛山脉，这个山脉是星提亚人和培奥尼亚人間的边界。他越过这个山脉的道路是他和培奥尼亚人作战时，他砍伐森林开辟出来的一条道路。当他們越过这个山脉，离开奥德里西人的国家的时候，他們右边有培奥尼亚人，左边有星提亚人和密狄亚人。在山脉的那一边，他們到了培奥尼亚的德培鲁斯；在行軍的过程中，除病死者外，他的軍队沒有損失一个人。事实上他的軍队反而是增加了，因为許多独立的色雷斯人自愿跟随他，希望有掠夺的机会；所以他的軍队总数，据說，至少达到十五万人。这支軍队大部分是步兵，只有約三分之一的騎兵。奥德里西人自己，其次是基提人，构成騎兵的大部分。步兵中最善战的是罗多彼山中的独立的劍士。其余跟着他的一大群之所以令人可怕，主要是由于他們人数的众多。

这支軍队聚集于德培鲁斯，准备从山上下来，侵入柏第卡斯的王国下馬其頓。[②] 馬其頓这个濱海的地区（現在叫做馬其頓）首先

---

① 和希罗多德 V. iii.，中譯本，第 512 頁的記載相反。

② "在內地的也是馬其頓人，即林卡斯人、伊里密俄特人和其他部落；他們是馬其頓国王的同盟者和依附者，但是各有他們自己的国王。"

是柏第卡斯的父亲亚历山大及其祖先取得的；他的祖先原来是出自亚哥斯的泰明尼德族，他們把彼伊里亚人打敗，并驅逐出彼伊里亚，[①] 把波提亚人（他們現在是卡尔西斯人的邻居）驅逐出波提亚之后，就在这个国家作了国王。他們也取得了培奥尼亚沿着阿克西阿斯河[②]，从山脉到培拉和海濱一个狹长地带的土地。后来他們驅逐伊东尼亚人，取得了現在的迈多尼亚的土地，这个地区位于阿克西阿斯河和斯特頼梦河之間。他們也把挨奥狄亚人赶出現在的挨奥狄亚[③] 地方，把阿尔摩比亚人赶出阿尔摩比亚。下馬其頓的馬其頓人也征服了其他的部落，占領其土地——安提馬斯、克萊斯吞尼亚、俾薩尔提亚和上馬其頓大部分的土地。現在整个地区称为馬其頓。在西塔尔西斯入侵的时候，亚历山大的儿子柏第卡斯正是馬其頓的国王。

馬其頓人面临着这样龐大的侵略軍队，他們不可能在战場上抵御敌人，所以退到当时国内所有的各根据地和要塞。那时候，这些根据地和要塞是不多的；現在馬其頓所有的根据地和要塞都是后来柏第卡斯的儿子阿基拉斯作国王的时候[④] 建筑的。阿基拉斯也建筑了通过全国的直綫道路，重新組織騎兵和步兵的武装以及一般設备，使馬其頓在战争中的地位比在他以前八个国王統治的时代强大得多了。

現在色雷斯的軍队从德培魯斯进兵，首先侵入过去屬于腓力的地区。他們襲取了爱多美尼；哥太尼亚、阿塔兰塔和其他地区，因为忠順于腓力的儿子阿明塔斯的原故，和他們談判成功，当时阿

---

① “后来彼伊里亚人定居于法格里斯以及斯特頼梦河外潘給犹斯山下的其他地区。眞的，潘給犹斯山的山坡到海濱一带地区至今还称为彼伊里亚盆地。”

② 現在的发达尔河。

③ “他們大部分都被杀了，虽然有少数人还住在非斯卡的周圍。”

④ 公元前 413—399 年。他以犯罪的行为夺取王位；在他統治的时期內，他有显赫的成績，因此著名。

明塔斯是和西塔尔西斯在一起。他們圍攻优罗配斯，但是沒有把它攻下来。

于是西塔尔西斯进入培拉和西尔胡斯以西馬其頓的其他地区。他們沒有越过这个地区侵入波提亚和彼伊里亚，但是蹂躪了迈多尼亚、克萊斯吞尼亚和安提馬斯。馬其頓人从来沒有想用步兵来抵抗他們，只派人到內地的同盟国去請求騎兵的援助；他們的人数虽然少得多，但是遇着机会，他們就用騎兵向色雷斯軍队进攻。他們是很好的騎手，并且有胸甲的装备，所以每当他們进攻的时候，沒有人能够抵抗他們；但是他們发現自己有被人数多得多的敌人包圍的危險，所以他們終于放弃了这种进攻，覚得自己的力量不够和人数这样占优势的敌人去冒險作战。

現在西塔尔西斯开始和柏第卡斯談判关于他的远征所想达到的目的；因为雅典人（雅典人以为他不会进兵的）虽然派遣使者送了一些礼物給他，但是沒有派遣艦队来，他就分派他的一部分軍队进攻卡尔西斯人和波提亚人，迫使他們退入要塞中，对他們的土地进行蹂躪。

当西塔尔西斯在这些地区的时候，住在南方的一些人——帖撒利人、馬格尼西亚人，以及帖撒利人的依附人民和南至德摩比利的希腊人——都怕这支軍队南下向他們进攻，所以都准备战爭了。同时，斯特賴梦河以北平原地带的色雷斯人也感覚得同样的恐慌；他們是培尼亚人、俄多曼提人、德罗依人和得西亚人，都是一些独立的部落。和雅典人为敌的希腊人中間也有許多关于西塔尔西斯的謠傳，因为他們恐怕他可能是受雅典人的引誘，依照他和雅典人的条約，也来向他們进攻。

事实上，他跑遍了卡尔息狄斯、波提亚和馬其頓，蹂躪这些地区的土地；但是他原来的侵略目的，一个也沒有达到，他的軍队缺少粮食，同时也受着天气寒冷的痛苦；所以他采納了他的侄子撒西

斯(斯巴拉达卡斯的儿子,他部下最重要的一个司令官①)的献策,尽量迅速地撤退了。柏第卡斯秘密地把撒西斯拉攏到自己一边来,允許把自己的妹妹嫁給他,并且給他以巨額的金錢。西塔尔西斯采納了撒西斯的献策,迅速地率領他的軍队回到本国去了。这次行軍共計三十天,其中八天是在卡尔息狄斯。后来柏第卡斯依照他的諾言,把他的妹妹斯特拉吞尼斯嫁給撒西斯。西塔尔西斯的远征就这样終結了。

在同一个冬季里,在諾帕克都的雅典人,于伯罗奔尼撒艦队遣散之后,在福密俄率領之下,从事远征。他們沿着海岸航行到阿斯塔卡斯,带着艦队上的四百名雅典重装步兵和四百名美塞尼亚人登陆后,进入阿开那尼亚內地。他們把那些他們認为不可靠的人从斯特拉托斯、科隆塔以及其他地区驅逐出去,恢复了西奥利都斯的儿子星尼斯在科隆塔的地位,然后再回到他們的船艦上来。至于伊尼亚第(这是阿开那尼亚地区內唯一的一个总是反对雅典的地方),他們認为在冬季里不可能进攻这个地方。因为阿基洛斯河从宾都斯山流出,通过多罗比亚和阿格里人及安非罗基亚人居住的地区,以及阿开那尼亚平原,其上游經过斯特拉托斯,在伊尼亚第附近流入海中,在伊尼亚第城的四周造成許多湖泊,由于河水泛濫,冬季里不可能在这个地方进軍。同时,挨金那提斯群島正在伊尼亚第的对面。这些島屿实际上是在阿基洛斯河口中;这条河是一条急流,經常有泥沙淤塞河道,結果有些島屿已經和大陆相連,很可能,不久之后,其余的島屿都会和大陆接連起来的。因为河流水急,河面又寬,又多泥沙,島屿彼此接近,其間又多冲积土壤淤塞;这些島屿不是前后排成直綫,而是不規則地散布的,以致島屿中間沒有直接的水道,可以讓河水流入海中。这些島屿都是很

① 西塔尔西斯自己的儿子薩多卡斯过去曾归化为雅典公民(第126頁;第152頁),这时候早已死亡。他的侄子撒西斯于公元前424年繼位为国王。

小,沒有人居住的。①

福密俄和他所率領的雅典人从阿开那尼亚起航，达到諾帕克都；在初春的时候就航回雅典去了。他們带回他們在海战中所俘获的船艦和俘虏的自由民。这些俘虏都是以一个对一个和伯罗奔尼撒人交換了。这个冬季就这样終結，修昔底德所記載的这次战爭的第三年也就是这样終結了。

① “有一个故事談到这些島屿和安非阿拉斯的儿子阿克密翁。当阿克密翁杀死了他的母亲伊利非尔之后，到处流蕩的时候，据說，阿波罗的神讖告訴他住的地方。神讖是这样說的：除非他能够找到一个在他杀他的母亲的时候太阳所沒有看見的地方，就是当时还不是陆地的地方，在那里居住，他心中的恐惧是不能免除的；因为地球上所有的地方都被他玷污了。据說，他起初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但是最后他終于注意到阿基洛斯河口这块冲积土壤，于是他得到結論：自从他杀了他的母亲到这时，他已經流蕩了一些时候，那里可能已經形成了新的土地，足够維持他的生活了，所以他定居在伊尼亚第附近的地区，成为这些地区的統治者；整个地区称为阿开那尼亚，就是从他的儿子阿开南的名字而来的。这就是祖先傳給我們关于阿克密翁的故事。”

第 三 卷

第一章 战爭的第四年。密提林的暴动。一些普拉提亞人的出亡

次年① 夏季里，正当谷物熟了的时候，伯罗奔尼撒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在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馬斯（沙西达摩斯的儿子）指揮之下，进兵亚狄迦。他們駐扎在乡間，开始破坏。和以前几次一样，雅典騎兵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进行突击，以阻止敌人的輕裝步兵队伍离开他們的主力軍的保护而在城市附近地区进行破坏。伯罗奔尼撒人留在亚狄迦，直到他們的軍粮用完了的时候才撤退，分别回到各城市去了。

正在伯罗奔尼撒人入侵之后，列斯堡全島，② 除麦提姆那外，都叛离雅典了。就是在战爭以前，列斯堡人已經想要暴动了，但是斯巴达人不愿意和他們訂立同盟；現在他們不得不提早在原定計划之前暴动。他們原想等待到他們封鎖了他們的港口，完成了他們已經开始的要塞和船艦建筑的时候；同时也等待从本都运来的各种支援——弓箭手、谷物、以及他們所需要的其他物資——到了的时候才暴动的。但是同时，特內多斯人（他們的敌人）、麦提姆那人和他們自己城內某些私人③ 告訴雅典人說：密提林人想要以武

① 公元前428年。

② 密提林是一个貴族政体的国家，其附屬城市是安晉撒、匹剌和伊勒苏斯，只有北部海濱的麦提姆那还保持民主政治，和雅典仍有联系。关于这次暴动，可参閱戴奥多晉斯，xii. 45。密提林人抱怨的理由是說雅典阻止他們的集权。参閱赫伯斯特：《密提林的暴动》（1861）；萊塔馬塞：《密提林的暴动》（1874）。

③ "这些人都是雅典人在密提林的利益的代理人。"（这种代理人原文是proxeni，意为"公客"或"朋友"。在款待和协助他們所代表的外国的使节和公民时，他們享有該国某些特权。他們很象現在的"領事"或"駐节公使"，但是他們总是本国人而不是外国人。——譯者）

力統一列斯堡全島，成为一个国家，受密提林的統治；他們所忙碌地从事的各种活动都是和斯巴达人以及他們同族的彼奥提亚人合謀，想举行暴动的；如果雅典不馬上采取防止的措施，它会失掉列斯堡。

但是这时候，雅典人正遭着瘟疫以及最近发生的战爭，而且战爭正是激烈的时候。他們認为又和列斯堡作战，眞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因为列斯堡自己有一个艦队，而且它的資源沒有受到損失。因此，由于他們偏重于自己的願望着想，起初他們不相信这些密告是眞的。但是后来当他們派遣代表去，不能說服密提林人放弃統一列斯堡的思想，或放弃战爭准备的时候，他們开始吃惊，决定先发制人，以免后悔莫及。有一个包括四十条船艦的艦队已經配备好了，原来是准备远征伯罗奔尼撒沿海地区的；他們急忙命令第尼阿斯的儿子克萊披底和其他两个人率領这个艦队前往。雅典人得到情报，說密提林人正在城外举行庆祝馬里阿的阿波罗① 节日，全城的人都参加；所以如果他們行动迅速的話，他們有一个出乎意外地襲击密提林人的好机会。如果这个計划成功，那么就更好；如果不成功的話，他們将命令密提林人交出他們的船艦，拆毁他們的城堡；如果他們不肯依从，雅典人就向他們作战。

这样，艦队就出发了。碰着密提林有十条三列桨战艦，依照同盟条約的規定，在艦队中服务；雅典人就扣留这些战艦，并且逮捕艦上的全部水手。但是雅典人远征的消息已經由一个人傳到了密提林，他从雅典渡海到优卑亚，步行到吉拉斯都，发現有一条商船在那里正要开了，他离开雅典后的第三天就由海道到了密提林。

---

① 卽馬里阿的神阿波罗；馬里阿是密提林城北一个地方（参閱第186頁），那里有一个阿波罗神庙。

所以密提林的人民沒有跑到馬里阿的神庙去。他們在他們的城牆还沒有完成的那一部分和港口加筑木栅，以資防守。

不久之后，雅典的艦队到了。当将軍們看到这种形势，他們傳达了他們的命令；密提林人拒絕服从，于是他們就向密提林人作战了。密提林人事先沒有准备，突然被迫作战，所以他們只把艦队开出港口不远，装作要作战的样子，但是馬上被雅典人驅逐回来了。于是他們和雅典的将軍們进行談判，希望，如果可能的話，在任何合理的条件下，使雅典的艦队暫时撤回。雅典的将軍們不相信他們自己有对付整个列斯堡的能力，所以接受了密提林人的建議。簽訂休战和約之后，密提林人派了一个使团到雅典去（使团中包括一个以前告密反对他們、而現在懺悔了的人），希望能够說服雅典人撤退他們的艦队；同时使他們相信密提林沒有革命的危險。同时，密提林人用一条三列桨战艦遣送一些使节往斯巴达去，这条战艦停泊在密提林之北的馬里阿，避开雅典人的注意；因为他們知道派往雅典去的代表們不会有什么結果的。

代表团經过横渡公海的困难航行之后，到了斯巴达，开始談判，他們希望得到軍事援助。派往雅典去的使团沒有得到任何結果就回来了。因此，密提林以及麦提姆那以外所有其余的列斯堡各城市和雅典人进行战爭。麦提姆那人，和音不洛斯人、雷姆諾斯人以及其他一些同盟者一样，帮助雅典人作战。

密提林人現在全軍出来，突击雅典人；在战斗中，他們頗处于优势，但是他們对自己缺少信心，不敢冒險露营城外，所以退回城內去了。以后，他們沒有动靜，在沒有得到伯罗奔尼撒或其他地方任何援助的时候，他們不打算再出来碰运气了。因为一个拉哥尼亚人美里阿斯和一个底比斯人赫米翁达現在到了那里。这两个人是在暴动之前，就被派往密提林去的；但是他們沒有能够在雅典艦队出現之前达到列斯堡。現在这次战役之后，他們設法偷偷地乘

着一条三列桨战艦到达了那里，劝密提林人派遣一些使节乘着另一条三列桨战艦跟他們一同往斯巴达去。密提林人照他們說的作了。

同时，因为密提林人按兵不动，雅典人大大地受到鼓舞。他們从同盟国中召来軍队；这些軍队看見列斯堡人方面沒有采取强有力的軍事行动，更加来得快些。他們把船艦停泊在城南附近，把两个港口都封鎖了。这样，他們使密提林人不能利用海面，虽然密提林人和他們的同盟者控制了陆地上。雅典人所占据的只是他們营寨周圍一小块地区，他們只利用馬里阿作为他們的市場和停泊船艦的港口。

当上述的密提林战爭正在进行的时候，雅典人約在夏季中同一个时候，派遣一个三十条船艦的艦队，环繞伯罗奔尼撒航行。这个艦队由福密俄的儿子阿索匹阿斯率領，因为阿开那尼亚人坚决請求派往他們那里去的司令官一定要是福密俄的儿子，或者是他的亲屬。当这个艦队在拉哥尼亚附近航行的时候，沿岸各地都遭到破坏。后来阿索匹阿斯把大部分船艦送回雅典，而他自己带着十二条船艦到諾帕克都去了。于是他在整个阿开那尼亚地区征集了一批陆軍，进攻伊尼亚第。陆軍破坏乡村各地而艦队沿阿基洛斯河而上。但是伊尼亚第并沒有屈服的表示；他遣散了他的陆軍之后，航往琉卡斯，在內里卡斯登陆。在他从內里卡斯回来的时候，这些地区的人民得到少数駐防軍[1]的支援，起来反抗他，他和許多士兵都被杀了。雅典人首先航海离开那里，后来才根据休战和約，从琉卡斯人那里取回陣亡者的尸体。

同时，斯巴达人告訴那些密提林用第一条战船派去的大使們到奥林匹亚去，使其他同盟者也能够听到并且討論他們所要說的

---

① 是外国人，可能是科林斯人。

話。因此，他們就到奥林匹亚去了。[1] 祭祀完毕之后，召集了一个同盟会議；在会議中，他們发言如下：

"斯巴达人和同盟者！我們知道希腊人中間的成規慣例。当一个国家在战爭中途暴动，放弃它的同盟者的时候，那些欢迎和它建立同盟的人正因此而很高兴，因为他們知道这件事对于他們是有利的；而另外一些人則認为这是最坏的，因为它出卖了它从前的朋友。如果暴动的国家和它所叛离的国家間，在政策上和情感上有共同的心情，在势力上和資源上不相上下的話，如果暴动沒有合乎情理的理由的話，这种对事物的看法是完全公平的。而我們和雅典人中間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人們不要以为我們是很坏，以为我們在和平的时候受到雅典人的尊重，而在危急的时候叛离了他們。

"我們首先要談到正义和誠实的問題，特别是因为我們現在是来請求和你們訂立同盟。我們知道，如果双方沒有誠实的信念，沒有其他方面的某些共同的心理状态的話，人与人之間絕对不可能有坚强的友誼，国与国之間也不可能建立眞正的联盟；因为思想不同的人行动也不会一致的。

"我們和雅典間的同盟起于波斯战爭将結束的时候；当时，你們退出領导的地位，而雅典人留下来完成这个工作。但是同盟的目的是解放希腊人，使他們免受波斯人的压迫，而不是要雅典人来奴役希腊人。只要雅典人在領导的时候，尊重我們的独立，我們是热心跟随他們的。但是当我們看見他們对于波斯的敌視愈来愈少，而关心奴役他們自己的同盟者愈来愈多，于是我們开始恐惧了。

---

① "这是罗得斯的多里阿斯第二次获得冠軍的那个奥林匹亚节紀。"（带阿哥拉斯的儿子多里阿斯在奥林匹亚賽会中連續地获得了三次冠軍〔波桑尼阿斯，VI. vii. 1〕还在許多其他竞賽中获得冠軍〔波桑尼阿斯，VI. vii. 4〕。在狄西里亚战爭中，他在斯巴达軍队中作战，为雅典人所俘虏，但是因为他是个著名的运动家，所以沒有繳納贖金而被釋放了〔色諾芬：《希腊史》I. v. 19；波桑尼阿斯，VI. vii 4，5〕——譯者）。

因为复表决的制度，同盟者不能够联合起来自卫，所以除我們和开俄斯人之外，同盟者都被奴役了。因为我們被認为是独立的，在名义上是自由的；所以在同盟軍中，我們供給自己的分遣队，但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使我們得到教訓，我們对雅典的領导不再信任了。他們把那些和我們平等的国家控制了之后，如果他們有力量作的时候，很可能他們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我們的。

“如果我們这些同盟者还都是独立的話，我們比較相信他們不至于改变現有的情况。但是因为他們的同盟者大部分已經被征服了，而只有我們被看作平等者，自然他們会反对这种大部分同盟者均已屈服而只有我們独立的局势，特别是因为他們的势力愈来愈大而我們外面的支援愈来愈小了。一个同盟的安全保証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畏惧；因为，那么，想要破坏信用的一方顧虑到它不一定操有胜算，就不敢了。

“事实上，雅典人允許我們独立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們在創造他們的帝国的时候，認为他們利用巧妙的言詞和政策的方法比利用暴力更易于取得势力。我們对于他們是有利的，因为他們可以向我們指出来說，我們是和他們一样有表决权的，我們参加他們的各次远征一定是出自心愿的，我們参加远征只是因为他們領导我們去进攻的是那些犯了錯誤的人。利用这种方法，他們首先領导較强的国家去进攻那些較弱的国家，而把最强大的国家留在最后面；一到其余的国家都被并吞之后，这个强大的国家也因而削弱，他們就有把握来对付了。反过来說，如果他們首先对付我們，当时其余的国家尚有力量，同时还有一个中心，它可以团結这些国家在它周圍，那么，他們就不会这样容易地征服它們了。同时，他們也怕我們的海軍，一旦我們的海軍团結一致，和你們或其他强国联合起来，那么，就会成为对雅典的一个威胁。我們能够保全独立的另一个因素，是我們費尽心血以討好雅典的民众会議和他們各个

主要的政治家。但是从他們对待其他国家的办法中，我們得到了教訓：如果不是这次战爭爆发的話，我們絕对沒有希望能够保持得多么久了。

"当我們处在这种形势之下，我們怎么能够感覚到有眞摯的友誼，或者对于我們的自由有什么信心呢？我們彼此所接受的条件是違反我們双方的眞正情感的。在战时，他們尽力对我們表示好感，因为他們害怕我們；而在平时，我們努力对他們表示好感，也是因为我們害怕他們。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善意是忠順的基础；但是在我們的情况之下，是依靠畏惧来作保証；我們的同盟关系是由于畏惧，而不是由于友誼来維持的。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候，首先覚得破坏盟約能够使自己安全的时候，它就会破坏这个盟約的。所以如果有人因为雅典尙未采取行动，向我們进攻，而責难我們不应該首先离叛，或者說，我們应該等到确实知道他們会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才离叛，这种說法是錯誤的。因为如果我們有和他們一样的能力，可以計划进攻，可以推迟的話，那么，我們和他們是势均力敌，也用不着作他們的屬民了。事实上，他們所处的地位，随时可以向我們进攻；我們的自卫也应当先发制人。

"斯巴达人和同盟者！这些就是我們暴动的根据和理由。这些已經是很清楚，足以使我們的听众相信我們的行动不是不恰当的；这些情况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警觉，因而使我們不得不寻找获得安全的办法。眞的，很久以前我們就想这样作了的；当还在和平的时候，我們派了使节到你們这里来商談这个問題；但是我們沒有能够得到你們的援助，因为你們不肯接受我們。現在我們馬上答应了彼奥提亚人的邀請，[1] 我們决定和过去的关系作双重的决裂——一方面和希腊人[2] 的关系决裂，另一方面和雅典的关系决

① 这件事情在以前沒有明确地說明，但在第184、186頁上暗示了这件事情。

② 指提洛同盟。

裂。对于希腊人，我們不再和雅典人联合在一起来侵略他們了，而要支持他們的解放工作；对于雅典人，我們要采取主动，叛离他們，以免后来被他們灭亡。

“但是我們的暴动，比我們原定的計划，提早发动了，我們沒有充分地准备好。因此，你們应当和我們訂立同盟，迅速地支援我們；这样，就可以表示你們能够援助那些应当援助的人，同时也能够伤害你們的敌人。这是你們所从来沒有过的机会。由于瘟疫和战費的負担，雅典人已經到了民穷財尽的地步；他們的艦队一部分正在环繞你們的海岸航行，① 其余的在封鎖我們。他們不可能还有船艦留在国內，如果在这个夏季里，你們第二次用海陆軍同时进攻的話，他們一定不能抵抗你們，或者他們不能不从你們的沿海一带和我們国家里撤退他們的艦队。

“不要以为你們是为了一个和你們毫无关系的国家使你們自己的人冒着危險。可能你們認为列斯堡离开你們很远；但是你們会发覺这件事对于你們的利益近在目前。决定战爭胜負不是在亚狄迦，如有些人所想象的，而是在于亚狄迦所以从那里吸取它的力量的那些国家。它的財力来自同盟国所繳納的貢款；如果我們被征服了的話，它的財力会更大了。因为沒有其他的暴动，我們的資源就会加入到它的資源中，他們对待我們，会比对待那些在我們之前被奴役的人更加苛刻些。② 但是如果你們支援我們的話，你們自己会获得一个有强大海軍的国家（海軍是你們所最需要的）；你們所处的地位会好得多，可以分散雅典的同盟国，以摧毀雅典的势力，因为别的国家会受到很大的鼓舞而轉到你們这一边来了；同时，你們也可以避免人家对你們的責难，說你們是不支援暴动者

① 参閱第187頁。

② 特别是在榨取貢款一方面。

的[1]。一旦你們以解放者的身分[2]而出現的話，你們会发现你們在战爭中的力量将大大地增加了。

“因此，我們請求你們，不仅要尊重希腊人对你們的希望，并且要尊重奥林匹亚的宙斯，因为我們是以祈禱者的身分站在他的神庙里。請求你們支援密提林。請求你們作我們的同盟者，不要遺弃我們。我們現在正在冒着我們自己生命的危險；但是我們这样做的时候，如果成功的話，所有的人都会普遍地得到好处；如果你們不听我們的忠言，因而我們失敗了的話，你們会遭遇到更大的普遍灾殃。因此你們应該作希腊人所期望你們做的，和我們的忧虑所要求你們做的那种人。”

这是密提林人的发言。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听了这个发言之后，就接受了这些建議，欢迎列斯堡加入他們的同盟。他們决定侵入亚狄迦，命令出席会議的同盟各国以其全軍的三分之二，[3]尽量迅速地在地峽集合。斯巴达人最早到达那里，他們准备拖曳机械，把船艦从科林斯拖过地峽，达到雅典那一边的海中，所以他們能够从陆地上和海上同时进攻。在作这一切工作的时候，他們表現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其余的同盟軍則来得迟些，因为他們正在忙着收获他們的谷物，同时也厌恶軍役。

雅典人知道敌人作战的准备是根据雅典自己的弱点，他們希望表明敌人的这种想法是錯誤的，他們用不着从列斯堡召回他們自己的艦队，就可以打退伯罗奔尼撒艦队的进攻。因此，他們用自己的公民[4]（騎兵級和五百麦斗級除外）和住在亚狄迦的异邦人

① 参閱第48，49頁。

② 参閱第111頁。

③ 参閱第112頁。

④ 雅典公民分四个等級：即五百麦斗級、騎士級、牛軛級和貧民級。通常只有貧民（他們是輕装的陆战部队）在艦队中服务的（第455頁）；但是在紧急的时候，以上三等級的人（他們正常的义务是在重装部队中服务的）可能不得不在艦队中服务（第580—581頁）。

配备了一百条船艦的海員，航往地峽，他們在那里示威，随意在伯罗奔尼撒沿岸登陆。斯巴达人看見情况完全不是如他們所預料的，因此，他們得到結論，認为列斯堡人所說的話[①]不是眞的；同时，他們認为远征有許多困难，因为他們的同盟軍还沒有到，他們又听到消息，說雅典的三十条船艦[②]环繞伯罗奔尼撒沿海一带，現在正在破坏斯巴达城本身附近的乡村。因此他們回国去了；但是后来[③]他們准备好一个艦队，派往列斯堡。他們命令各同盟国总共派了四十条船艦，任命阿尔息达为海軍大将，率領艦队前往。当雅典人看見斯巴达人撤退了的时候，他們也带着他們的一百条船艦回国去了。[④]

当斯巴达人在地峽的时候，密提林人利用雇佣軍队的支援，由陆地向麦提姆那进攻，因为他們認为城內有人会响应他們的。他們襲击那个城市；但是不如他們所預料的，于是他們撤退到安替撒、匹剌和伊勒苏斯。他們作了安排，以巩固这些地方內部的安全，加强它們的城牆，于是很快地就回去了。

密提林人撤退后，麦提姆那人进攻安替撒，但是安替撒人和他們的雇佣軍队出城突击，打败了麦提姆那人。許多麦提姆那人被

---

① 参閱第191頁。

② 参閱第187頁。

③ 参閱第198頁。

④ “当这个艦队下水的时候，这样多的船艦同时服軍役，这似乎是雅典过去所从来沒有过的，装备也很华丽。但是在战爭之初，它有同样多的船艦，或者还要多些。那时候，它有一百条船艦保卫亚狄迦、优卑亚和薩拉米；另外还有一百条船艦巡邏于伯罗奔尼撒沿岸，还有其他的船艦在波提狄亚和其他各据点，一个夏季中服現行軍役的船艦共二百五十条。雅典財源的枯竭主要是由于供給这些船艦和波提狄亚战役的費用；因为在波提狄亚駐防的重装步兵的薪給是两个德拉克瑪一天（一个是給士兵本人的，一个是給他的侍僕的）。在开始的时候，有重装步兵三千名，直到圍攻完毕的时候，这个数目沒有减少。此外，还有福密俄带来的一千六百名，但是他們在波提狄亚被攻陷以前就离开那里了。船艦上水手的薪給和重装步兵的相同。这是最初雅典用最多船艦服役的时候所耗費的金錢。”

杀，其余的迅速地撤退了。雅典人得到这个消息后，知道密提林人控制了整个地区，他們自己的軍队太少，不足以制止密提林人了，所以在秋季之初，他們派遣伊壁鳩魯的儿子帕撤斯率領一千名公民重装步兵到那里去。这些重装步兵自己划桨；[①]他們到了密提林的时候，就建筑一条单牆，把那个地方完全包圍起来，在城牆的重要地方都有要塞，駐兵防守。这样，密提林从陆地上和海上都被坚固地封鎖了。这时正是冬季到了。

雅典人虽然第一次从他們自己的公民中征收了二百他連特的捐稅，[②]但是他們还需要更多的錢，以供圍城之用。現在他們派遣萊西克利和其他四个人率領十二条船艦去向同盟国征收貢款。萊西克利航往各地，征收了貢款之后，深入內地，从开利阿的米欧斯，横过米安得河平原，上至散第阿斯的山陵地带。在那里，他被开利阿人和安尼亚人襲击，他本人和他的大部分軍队都被杀死了。

在同一个冬季里，还被伯罗奔尼撒人和彼奧提亚人圍攻[③]的普拉提亚人感到自己深受痛苦，因为他們的粮食已經吃完了，还沒有看見雅典的援兵来，也沒有别的方法可以自存了；因此，他們和那些跟他們一起在圍城中的雅典人計划，他們想离开自己的城市，尽一切力量爬过敌人的城牆。首先想出这个計划来的是預言家托尔密德的儿子提阿尼都和戴伊馬卡斯的儿子攸蓬披底（他們的一个将軍）。原来的計划是要全体的人都参加的；但是后来他們中間有一半的人認为这件事情太冒險，因而不敢作了。还有二百二十个自愿者坚持突圍而出的主張。他們的办法是这样的：他們制造一些梯子，以达到敌人的牆頂上；因为面对着普拉提亚城一方的敌

① 特别强調指出重装步兵划桨的事实——很明显地是为着經济的关系（参閱下段）。参閱第9和第48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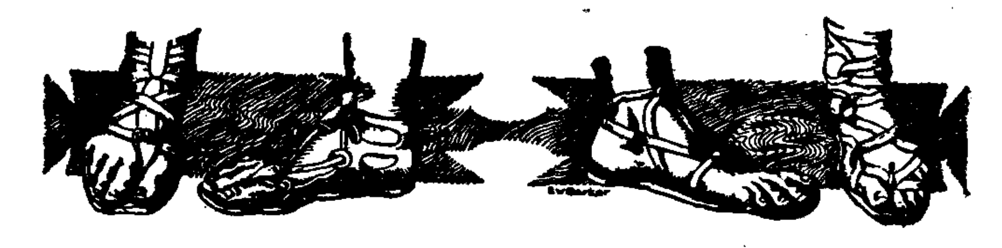
② 这种特别稅只在战时征收的。参閱柏克：《雅典財政》第612頁。

③ 关于这次圍攻以前的討論，可以参閱第155—160頁。

人城牆沒有塗上泥土，他們可以从磚的层数計算出敌人城牆的高度来。許多人同时数磚的层数；虽然有些人可能会得着錯誤的数目，但是大多人得着的数目会是正确的，特别是因为他們三番四次地数着磚的层数，同时他們离敌牆不远，他們可以看得清楚。这样，他們猜着单磚的厚度，由此可以計算出他們的梯子須要多么长。

伯罗奔尼撒人的牆是这样建筑的：事实上有两道牆，每道牆构成一个圓形；一道对着普拉提亚，另一道对着外面，以防御雅典人的进攻。两牆之間有空隙約十六英尺，在空隙中他們建筑了一些小屋，守卫的人就駐扎在这些小屋子里面。这些建筑是連續的，[1]所以从外面看来好象是一道厚牆，西边都有城垛。每十个城垛的地方有一个相当大的城塔，塔的厚度和牆一样，从牆的里面一边达到外面一边，除了經过塔中之外，沒有其他道路可以从牆上走过。在有風雨的夜間，他們不駐守城垛，而只守着城塔，塔上有屋頂，塔与塔之間相隔不远。

这就是这种牆的构造，普拉提亚人就是被这种牆包圍住。現在一切都准备好了，等到一个有暴風雨而无月光的晚上，他們由发起这个計划的人領导，偷偷地溜出城外。首先他們越过环城的濠沟，他們跑到了敌人的城牆下，而沒有被哨兵发覚；因为哨兵在黑暗中不能看見他們，在狂風怒号中也不能听得他們到了。他們彼此間也維持了相当的距离，以免他們的兵器有互相碰着而被敌人



希腊士兵的皮带鞋

① 即两道圍牆用一个屋頂联起来。

发觉的危險。他們配备着輕武装，只左脚上穿着皮带鞋，以免在泥中滑倒。他們达到两个城塔正中間的城垛下，他們知道这个地方是沒有人守卫的。拿梯子的人首先达到那里，把梯子安置好；然后由科勒布斯的儿子安密阿斯領导十二个輕武装的人爬上城牆，他們都拿着匕首，穿着胸甲。安密阿斯是第一个爬上去的，他的部下跟着他上去；每边六个人，分途走向两边邻近的城塔。后面跟着更多的輕装兵士，他們拿着长矛；他們的后面就是拿盾的兵士，当他們和敌人接触时，后面的兵士就可以把盾递給他們。直到他們大部分爬到了城牆上面的时候，他們才被城塔內的哨兵发覺；因为一个普拉提亚人抓着城垛时，打下了一块瓦，瓦片落下来时，发出响声来了。于是哨兵馬上叫喊，守卫軍队冲上城牆。在黑暗中和暴風雨中，他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危險；而同时留在城內的普拉提亚人从城中出来，向他們的自己人在爬牆的地方的对面城牆进攻，以尽量牵制敌人的注意力。所以圍城的軍队还在混乱中，沒有人敢于离开自己的崗位去援助別的地方，也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故。但是那些指定在危急时应用的三百名士兵跑出牆外，向发出警报的地方走去。他們发出烽火信号向底比斯求援；但是城內的普拉提亚人也从他們自己的城牆上发出許多烽火信号来（这些烽火是他們事先准备好了，专为此事用的），使底比斯人不能辨別敌人的烽火信号，因而不来援助，使底比斯人在普拉提亚人逃走后，达到安全地带之前，不知道事情发生的眞相。

同时，普拉提亚人爬到了城牆上。那些首先爬上去的人夺取了两个城塔，杀死了哨兵。于是他們自己把守着塔中的通道，使敌人的援兵不能通过这条道路来向他們进攻。他們又把梯子从牆上搭在塔上，許多人爬到塔頂上，于是他們从上面和下面[1]同时射

① 就是塔頂上和城牆脚下。

击，使敌人不能跑攏来。同时，其余的主要队伍把許多梯子靠着外牆安放着，把城垛毁掉，繼續从两塔中間越过。每个越过城牆的人，在濠沟旁边和其他的人列成队伍，他們从那里向所有沿着城牆来阻止他們的同伴們越过的人射箭和投击标枪。当其余的人都越过了的时候，最后那些在城塔里面的人經过一些困难之后才走下来，跑到濠沟旁边；正在这个时候，敌人的三百名士兵到了，他們都带着火把。普拉提亚人在黑暗中，站在濠沟旁边，看見敌人比較清楚，而他們自己反而不被敌人看見。他們向那些沒有穿盔甲的敌人射击。火把的光使敌人在黑暗中更不容易看見他們，所以就是他們最后一个人都設法渡过了濠沟，虽然这是經过艰苦困难的奋斗才达到的。当时刮东風，而不是刮北風，濠沟里的水面虽已結冰，但是带有水分，不够坚强，不能从冰上走过，晚上下雪，同时又刮大風，使濠沟中的水暴漲了，所以他們渡过濠沟时，水淹到他們的頸部和肩部。但是他們之所以能够設法逃掉，主要是由于暴風驟雨的緣故。

于是普拉提亚人全部从濠沟出发，沿着往底比斯的道路前进。英雄安得洛克拉底的神殿在他們的右边。他們認为这条道路是通到敌国那里去的，因此敌人不会猜着他們是走这条道路的；事实上，当他們到了路上的时候，他們看見伯罗奔尼撒人拿着火把在往雅典的路上，向西薩隆和德魯阿斯-刻法利一带努力寻找他們。普拉提亚人沿着往底比斯的道路上走了六、七斯塔狄亚的路程，然后回轉来，沿着往山地去的道路，向厄立特利亚和希西亚走。达到山地后，他們就很安全地前往雅典，总共是二百十二人。他們有些沒有越过城牆的，回到城里去了；一个弓箭手在外面的濠沟旁边被俘虏了。

伯罗奔尼撒人不再追寻，回到他們的崗位上去了。城内的普拉提亚人完全不知道經过的实际情况，那些跑回去的人告訴他們

說，逃出去的人全部都被杀害了。所以天一亮的时候，他們就派遣一个傳令官，請求休战，以便他們可以收回死者的尸体；但是当他們知道眞实情况的时候，他們就放弃了这个主張。这些普拉提亚人就是这样越过圍牆，达到安全地带的。[①]

在同一个冬季的末尾[②]斯巴达派遣斯巴达人薩利修斯乘着一条三列桨战艦往密提林去。他由海道往匹剌，从那里沿着一条河床步行，达到一个可以越过包圍城牆的地方，所以他偷偷地溜进城内而沒有被发覺。他告訴密提林的执政者，說斯巴达人就将侵入亚狄迦了，派来支援他們的四十条船艦[③]就要到了，他本人就是斯巴达派来預先告訴他們这个消息，同时負担处理一般事务的責任的。密提林人因此大受鼓舞，不想和雅典人講和了。这样冬季就終結了，修昔底德所記載这次战爭的第四年也就这样完結了。

第二章 密提林的投降。伯罗奔尼撒艦队的无能

次年[④]夏季，伯罗奔尼撒人派遣海軍大將阿尔息达指揮四十二条船艦往密提林。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同盟軍侵入亚狄迦；因此，雅典人在海陆两方面同时遭着困难，更难派遣艦队去迎击伯罗奔尼撒人派往密提林的艦队了。这次侵略軍的司令官是克利奥密尼斯，他是代替国王波桑尼阿斯（普雷斯托安那克斯的儿子）率軍出征的，因为国王尙未成年，而克利奥密尼斯是普雷斯托安那克斯的

① 关于普拉提亚城以及留在城內的人的命运，可参閱第216 230頁。
② 公元前428年。
③ 参閱第193頁。
④ 公元前427年。

兄弟。侵略軍把过去所破坏的地区內再生长出来的一切东西都破坏，并且继續破坏了以前侵略时所沒有触动到的財产。因此，除了第二次侵略[①]之外，这次侵略是坏破性最厉害的。敌人停留在亚狄迦的时間延长了，蹂躪了大部分的乡村，因为他們經常在等待他們的艦队在列斯堡所作的事情的消息，他們認为他們的艦队一定已經到了那里的。但是他們的期望沒有实現，而他們的軍粮已尽，因此他們撤退，分别回到各城市去了。[②]

同时，密提林人不得不和雅典人議和了。他們的粮食吃完了，而伯罗奔尼撒人派去的艦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到，因为这个艦队在途中耽誤了时間。他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投降的：薩利修斯本人也認为艦队沒有来的希望了。現在他把重武装[③]发給人民（以前人民只是和輕装步兵一样装备的），想領导他們出来和雅典人决战。但是当人民有了适当武装的时候，他們馬上就不服从政府的命令了。他們自己举行会議，要求政府当局公开地把所有的食物拿出来，分配給全体人民。他們說，如果不这样作的話，他們自己会和雅典人議和，把城市交給雅典人。

政府当局知道他們完全不能阻止人民的行动了；同时，如果訂立和約而他們沒有参加，那么，他們自己会危險了。因此，他們和人民一起，跟帕撤斯和雅典的軍队議和了。投降的条件是这样的：对于密提林的人民，雅典有权自由处理；雅典軍队可以进城；密提林人派遣代表們往雅典去陈述他們的情况；在这些代表們回来之前，帕撤斯应承認不监禁、奴役或杀害任何人。

---

① 参閱第143頁。

② 意思是說，斯巴达人原来的計划，和以前一样，是想在这个夏季里掠夺某些地区，听到他們的艦队在列斯堡胜利之后才撤退的。但是因为他們艦队的迟誤，他們留在亚狄迦的时間比原定的計划延长了一些。

③ 有盾、矛和胸甲。輕装步兵携带矛或弓，而沒有防御性的武器。

投降的条件虽然是这样的，但是密提林人中間那些为着斯巴达人的利益而最活动的党人还是恐惧——当雅典軍队进城的时候，他們更加害怕了，所以他們覺得他們必須跑到神坛前面去請求庇护。帕撒斯把他們从祈禱的位置上扶起来，允許不伤害他們，把他們安置在特內多斯島上，以保护他們的安全，直到他知道雅典人对他們处理的决定到达时为止。他又派遣一条三列桨战艦往安替撒去，占領了那个地方，并采取了其他必要的軍事措施。

同时，那四十条船艦上的伯罗奔尼撒人本应当急忙去援救密提林的；但是他們在环繞伯罗奔尼撒半島本身的航程中，浪費了許多时間，然后从容地前进，最后他們沒有被雅典本国內的艦队所发現，而达到了提洛島。

他們从提洛島繼續航行到爱卡魯斯和密康諾斯，[1]在那里他們才听到密提林陷落的消息。因为他們想得到更正确的消息，他們繼續航行到厄立特利亚的恩巴敦，到达那里的时候已經是密提林投降后大約七天了。現在他們得到了他們所想要得到的消息，于是他們开始討論，由当时的情况看来，他們应当怎样办。伊利斯人推提阿普拉斯发言，向他們提出下面的意見：

"阿尔息达和伯罗奔尼撒的同僚司令官們！我建議，在他們还不知道我們到了这里的时候，迅速地駛往密提林。因为他們剛剛取得那个城市，很可能我們会发現他們的警惕性大大地松懈了的；在海上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他們沒有想到在海上有受人攻击的可能，而事实上我們的主要力量正碰着在海上。同时，他們的陆軍在胜利之后，也很可能分散在城內的房屋中，沒有适当地組織起来。所以，如果我們在夜間突击，我想，有城內那些还在我們这一边的人的援助，我們应当可以取得这个地方。我們不要怕危險，但是我

(1) 这个次序說倒了，应当先到密康諾斯，然后到爱卡魯斯（参閱昭伊特譯本，第一卷，cx 頁）。——譯者

們不要忘記，这是战术上奇兵制胜的一个范例。一个好的司令官，对他自己方面，防备这种奇兵；但是对敌人方面，則利用奇兵进攻。”

但是阿尔息达不相信他的意見。他的艦队中有一些爱奥尼亚的流亡者和列斯堡人向他建議：如果他認为这个計划太冒險了的話，他应当夺取一个爱奥尼亚的城市，或者伊奥利亚的丘米，利用它作为根据地，以組織爱奥尼亚的暴动。他們說，这很明显地是有可能性的，因为他們到这里来，到处都会受到人家的欢迎。他們的目的是切断雅典和这个地方的关系，剝夺它最大的經济来源；同时，如果雅典决定維持一个艦队来攻击他們的話，会使它負担一笔更大的軍費。并且他們还說，他們認为可以說服匹苏斯尼，使它参加他們这一边来。

就是这个計划，阿尔息达也不贊成；因为他的主要思想是这样的：他既然来迟了，不能援救密提林，就应当迅速地回到伯罗奔尼撒去。因此，他从恩巴敦启航，沿着海岸航行，到提奥斯的市鎮迈昂尼苏斯。在那里，他把航行中所获得的俘虏都杀死了。后来当他停泊在以弗所的时候，一个住在安尼亚的薩摩斯人①代表团来拜訪他，对他說：那些人从来沒有举起手来反抗过他，他們不是他的敌人，只不过是在强迫之下成为雅典的同盟者；現在他把他們都屠杀了，这不是解放希腊的正当方法；如果他不停止的話，他不但不能使任何敌人变为朋友，反而会使大多数的朋友变为敌人了。

阿尔息达被說服了，他釋放了还在他手中的开俄斯人俘虏和少数其他地方的人；因为他的艦队出現时，沿海一带的人民并沒有逃跑，②反而跑近他的船艦来，他們以为这些船艦一定是雅典人

① 这些人可能就是公元前439年薩摩斯暴动被鎮压后，住在薩摩斯島对岸海边安尼亚的薩摩斯人（参閱第79頁）。在第194頁，他們被称为“安尼亚人”。

② 因此，阿尔息达俘虏了很多的希腊人。

的，他們从来沒有想到，雅典人控制海上，而一个伯罗奔尼撒人的艦队可以渡海到爱奥尼亚来的。

阿尔息达匆忙地从以弗所启航逃跑了。当他还停泊在克拉鲁斯附近的时候，[①] 他被雅典的战艦——薩拉明尼亚号和巴拉洛斯号[②]发現了，因为正碰着这两条战艦从雅典航来。他怕被追逐，所以横渡大海；如果可能的話，他决定在到达斯巴达之前，不在任何地方靠岸。

同时，关于他在那里的消息，从厄立特利亚——事实上是从四面八方——傳到了帕撒斯和雅典人的耳朵里。因为爱奥尼亚的城市都沒有設防，居民非常恐慌，虽然伯罗奔尼撒人无意在那里停留，但是当他們航行的时候，他們可能登陆破坏市鎮。現在巴拉洛斯号和薩拉明尼亚号带来消息，說它們在克拉鲁斯看見了敌人的艦队。因此，帕撒斯馬上就出发追逐，追到帕特摩斯島。他从那里又轉回来了，因为阿尔息达似乎已經逃掉，追赶不及了。事实上，因为他沒有設法在公海上追赶伯罗奔尼撒人，他認为幸而沒有发現他們在任何地方；不然的話，他們必然在那个地方建筑防寨，因而使雅典人有組織海上和陆地上正規封鎖的麻煩。[③]

在沿着海岸航回的途中，他航入科罗封的海港諾丁姆，当上城被意大明尼斯和他的外国軍队[④]（这些外国軍队是为着个人政治野心而招来的）攻陷的时候，[⑤] 科罗封人卽定居在这里了的。但

---

① 正当他在从恩巴敦到以弗所的途中。

② 这是雅典国有的两条航行迅速的三列桨战艦，經常配备了水手，以为非常时期之用的。阿尔息达知道这两条战艦会把他的所在地告訴帕撒斯所領导的主要艦队而帕撒斯会来追赶他的。

③ 这样的封鎖不仅需要很多金錢，并且将使他們的艦队不可能在列斯堡进行工作。

④ 卽波斯人。意大明尼斯不詳。

⑤ “这个城市的陷落，大約在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侵入亚狄迦的时候。”（卽公元前430年春季。）

是那些定居在諾丁姆的流亡者又分裂为两个敌对的党派。其中一个党派从匹苏斯尼那里招請阿卡狄亚的和外国的雇佣兵，把他們駐扎在城内一部分地区，这个地区用一道城牆和其余的地区隔絕起来，因此，他們利用上城科罗封人中亲波斯党人的帮助，构成一个国家。諾丁姆城中另一个党派的人逃走流亡在外，現在招請帕撤斯来了。帕撤斯邀請城内的阿卡狄亚人雇佣軍司令官希比亚来和他商談，并且保証，如果沒有达到协議的話，他会使希比亚安全回到城中。于是希比亚出来和帕撤斯会面，帕撤斯把他禁押起来，但是沒有加手梏脚鐐。帕撤斯馬上突击，襲取这个城堡。他把城内所有的阿卡狄亚人和外国人軍队都杀死；然后，依照他所允諾的，把希比亚带回城中。希比亚到了城内之后，馬上被捕，用弓箭射死了。帕撤斯把諾丁姆交还給亲波斯党人以外的科罗封人。后来雅典人把其他各城市中所有的科罗封人都集合起来，派遣他們来此地定居，把这个地方变为殖民地，实行雅典的法律。

于是帕撤斯回到密提林，[①]征服匹剌和伊勒苏斯。他找着了在城内躲藏的斯巴达人薩利修斯后，馬上把薩利修斯連同那些他安置在特内多斯的密提林人以及其余那些他認为和組織暴动有关的人一块送往雅典去。他又遣回他大部分軍队。他本人和其余的軍队留在那里，依照他自己的意思解决密提林和列斯堡其他各地的事务。

第三章　关于密提林的辯論

当薩利修斯和其他战俘到达雅典的时候，虽然薩利修斯建議

① 公元前427年。

他可以替雅典人作許多事，其中一件是使伯罗奔尼撒人撤退普拉提亚，因为当时普拉提亚还在被圍中，但是雅典人馬上把他处死了。于是他們討論怎样处理其他战俘的問題；他們在憤怒的情緒下，决定不仅把現在已經在他們手中的密提林人，并且把密提林全体成年男子都处死刑，而把妇女和未成年的男女都变为奴隶。他們对密提林的責备是这样的：它并沒有和其他国家一样，被当作屬国看待，而它竟暴动了；而伯罗奔尼撒人的艦队竟敢于渡海到爱奧尼亚来支援暴动，因此雅典人对它更加痛恨，他們認为：如果不是長期以来預謀暴动的話，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所以他們派了一条三列桨战艦到帕撒斯那里去，把这个决議通知他，并且命令他把密提林人处死。

但是第二天，雅典人民的情緒有了突然的改变，他們开始想到这样的一个决議是多么殘酷和史无前例的——不仅杀戮有罪的人，而且屠杀一个国家的全部人民。在雅典的密提林代表团[①]看到了这种形势，于是和那些支持他們的雅典人一同去見政府当局，主張把这个問題在民众会議中再提出来討論一次。政府当局自己也很清楚地知道，大部分公民都希望有一个机会重新考虑这个問題，因此他們更容易說服政府当局。所以馬上召集民众会議。双方面都表示了各种意見，克里安尼都的儿子克里昂又发言了，处死密提林人的原有議案是因为他的原故而通过的。在雅典人中，他是最激烈的；这时候，他对人民的影响最大。他发言如下：

“在过去，有时我个人常常观察到民主政治不能統治别人；現在我看見你們对于密提林人的情緒改变，我更相信这一点了。因为在你們彼此之間的日常关系中，不受恐惧和阴謀的影响，[②]你們

① 参閱第199頁。

② 参閱第130頁。

就認为和你們同盟者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你們不知道，当你們讓他們說服你們作一个錯誤的决議的时候，当你們因为自己怜憫的情感而屈服的时候，你們表現出你們的弱点，这个弱点对于你們是危險的，同时也不会使他們更爱你們。你們不知道，你們的帝国是一个对屬民統治的暴君統治；①这些屬民不喜欢它，总是阴謀反对你們的；你們不会牺牲你們自己的利益而給他們以恩惠，使他們服从你們；你們的領导权依靠你們自己的优越势力，而不是依靠他們对你們的好感。通过一些政策，后来又取消这些政策——这是最坏的事情。我們应当知道，一个城市有坏的法律而固定不变，比一个城市有好的法律而經常改变是要好些；无知与健全的常識相結合比聰明与粗鹵相結合更为有用；一般說来，普通人治理国家比有智慧的人还要好些。这些有智慧的人常想表示自己比法律还聰明些；在公开的討論中，他們总想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作，因为他們觉得他們不能在更重大的問題上表現自己的智慧，結果，往往引导国家走到毁灭的路上去。但是，另外有一种人，对于自己的智慧沒有那么自信，承認法律比自己聰明些，承認自己沒有批判一个巧妙发言的能力；但是他們是毫无偏見的裁判者，而不是有利害关系的竞爭者；所以在他們当权的时候，事务的进行通常是很順利的。我們这些政治家，也应該和他們一样，不要单因巧妙的言辞和表現自己聰明的欲望而誤入迷途，因而向你們大家提出一个我們自己尙不相信的意見。

“至于我自己，我沒有改变我的主張；对于那些建議重新考虑密提林人問題的人，我覚得詫异，因为这样会引起迟誤，而迟誤是有利于犯罪者的。經过相当久的时間之后，受害者才来对付作害者，那时候受害者的怒火巳經消失了；懲罰罪犯最好和最适当的办

① 参閱第147頁。

法是馬上报复。如果有人反对我，企图証明密提林人对我們所作的禍害是对我們有眞正好处的，或者証明我們受到痛苦的时候，我們多少是危害了我們的同盟者，那么，我也覚得詫异。很明显地，說这种話的人一定相信他的演說能力，所以他努力想說服你們，把已經最后議决了的事說成是还沒有完全决定的事；或者他一定是受了賄賂，把一些煞費苦心地想出来的言辞凑合起来，想利用这种言辞来引誘你們走到错誤的道路上去。但是在这种竞賽中，国家把报酬給别人，而它本身負担一切危險。这是你們的过失，因为你們愚笨地規定这种竞賽的表演。你們經常是言辞的欣賞者；至于行动，你們只是从人家的叙述中听来的；如果将来需要作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們只是从听到关于这个問題的一篇好的演說詞来估計可能性；至于过去的事情，你們不根据你們亲眼所看見的事实，而根据你們所听到关于这些事实的巧妙言詞評論，一个新奇的建議馬上騙得你們信任；但是被証实了的意見，你們反而不愿意采納；凡是平常的东西，你們都带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遇着似是而非的理論，你們就变为俘虏。你們每个人的愿望是自己能够演說；如果你們不能作到这一点的話，其次最好的就是利用下面的方法来和那些能够演說的人竞賽；当你們听到别人提出他們的看法来的时候，你們就装作你們的机智不减于他們的；当說話的人还沒有說出他的漂亮詞句来的时候，你們就喝采；你們很快就会知道一个論点会怎样发展的，但是很迟慢才能了解这个論点最后所要达到的結果。我要說，你們总是时时刻刻在寻找普通經驗范圍以外的东西；但是就是你們眼前的生活事实，你們也不能直接地考虑。你們是悦耳言辞的俘虏；你們象是坐在职业演說家脚下的听众，而不象是一个討論国家事务的議会。

"我努力想使你們不要这样作。我說，沒有那个单独的国家对你們所作的禍害比密提林还多的。对于那些因为他們覚得我們的

統治不能容忍而暴动的人，或者因为敌人的軍事行动而不得不暴动的人，我个人能够原諒。但是現在他們的情况完全不同：他們住在一个島上，在他們自己的城堡中，除海上外，他們不怕敌人的进攻，而在海上，他們利用他們自己的三列桨战艦的力量已有充分的保障；他們有自己的政府，我們很尊重他們。而現在他們作出这样的事情来，这不是我們所应当称作暴动的（因为人民只有在被压迫之下才暴动的）；这是一个有計划的侵略，处心积虑地帮助我們的死敌来毁灭我們。这比他們只是因为要扩充自己的势力而向我們作战，还要坏得多。他們的邻人曾經暴动而被我們征服了，他們絲毫沒有从他們的邻人的命运中得到教訓；在他們挺而走險之前，他們沒有因为他們所享受的繁荣而迟疑；他們对于将来有信心，因而对我們宣战，他們的希望超过了他們的能力，但是沒有超过他們的野心。他們下定决心，先用武力，后講公理，选擇他們認为可以获得胜利的时机，然后无故向我們进攻。

“事实上，当一个国家突然意外地获得很大的繁荣的时候，它往往产生傲慢。享有中等成就的人比那些获得和他們不相称的幸运的人要安稳些；我可以說，維持幸福比防止困难更为不易。老早以前，我們就应該对待密提林人和对待所有其他同盟者一样；那么，他們就不会这样傲慢了的，因为一般人性都是輕視那些待他們好的人而敬畏那些不讓步的人。因此，他們应該得到他們的罪有应得的处罰。不要把过失归之于貴族統治者而人民是无辜的。事实上，他們全体都联合起来进攻你們，虽然在那时候，人民是可以轉到我們这一边来的；如果他們眞的轉到我們这一边来了的話，他們現在就可以回去管理他們的城市。但是他們沒有这样作，他們認为和貴族分担危难是比較安稳些，因而他們参加了貴族的暴动！

“現在你們想想你們的同盟者吧！如果你們对于那些受敌人压迫而暴动的人和对于那些自动暴动的人給以同样的处罰的話，

那么，他們都会利用很小的借口举行暴动，因为如果成功了，他們可以获得自由；如果失敗了，也沒有可怕的后果，难道你們沒有看到这一点嗎？同时，我們将花費我們的金錢，冒着生命的危險，向一个一个的国家进攻；如果我們胜利的話，我們須要恢复一个破坏了的城市，因而丧失了这个城市将来的收入，而这种收入是我們的力量所倚賴的；如果我們不能征服它的話，那么，除了我們已有的敌人之外，我們必須对付更多的敌人，我們会花費那些我們应当用来抵抗我們目前敌人的时間来和我們自己的同盟者作战了。

"因此，我們不要使密提林人有任何希望，以为我們会受巧妙演說或巨大賄賂的影响，而以他們的錯誤是合乎情理为理由来寬恕他們。他們对我們所作的禍害都是出于自愿的；他們知道他們所作的是什么事，他們都是事先計划好了的；我們只能寬恕那些出于无意的行动。至于我自己，我現在和过去一样[①]还是要向你們强調地指出，你們不要变更你們以前的决議。有怜憫之感，迷恋于巧妙的辯論因而誤入迷途，寬大为怀，不念旧恶——这三件事情对于一个統治的国家都是十分有害的。你們不要犯这些錯誤。对于那些和我們一样，也会怜憫我們的人，我們有怜憫之感，这是恰当的；但是对于那些确定不移总是我們的仇敌的人，我們不能有怜憫之感，因为他們和我們完全沒有同样的情感。至于那些用他們的辯論使人娛乐的演說家，他們应当在討論那些比較不重要的問題上展开他們的竞賽，而不要在这样重要的問題上显示他們的辯才，因为在这个場合中，虽然演說者自己无疑地可以因为他們美好的言詞而获得美好的报酬，但是国家因为这种短时的娛乐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寬大为怀，不念旧恶的美德只是用以对付那些将来是我們的朋友的人，而不是用以对待那些过去是，現在是和将来

① 指前一天民众会議的情况；在那次会議中，他主張把密提林人都处死，后来这个主張被采納了；重新考虑这个問題是直到这次会議中才提出来討論的。

还是我們的仇敌的人。

“讓我把我所要說的話总括起来，我說，关于密提林的問題，如果你們采納我的意見的話，你們不仅是作得正当，而且是合乎你們自己的利益的。如果你們作出不同的决議来的話，你們不仅不能得到他們的感激，而且你們是对你們自己宣布了判决；因为他們既然有叛乱的理由，那么，一定是你們行使統治权的錯誤。但是如果你們不管是非怎样，总是要維持你們的統治的話，那么，依照你們的利益，这些人，无論是非怎样，也是应該处罰的。如果不这样作的話，另一个惟一的办法是放弃你們的帝国，使你們能够博得仁慈的美名。因此，下定决心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逃掉了他們的阴謀而沒有受到損害的人，在报复的时候不要表現得不如发动阴謀者的敏捷。你們要記着，如果他們胜利的話，他們会怎样对待你們的，特别是因为他們是侵略者。那些无故伤害一个邻居的人就是那些迫害他們的邻居至于死地的人，因为他們知道，如果讓敌人活着的話，这是多么危險的啊！无故受到伤害的人，如果他还活着的話，是会比一个公开的敌人更为危險的，因为一个公开的敌人是人家預料得到会伤害别人，同时也会受到别人的伤害的。

“因此，我劝你們不要違背你們自己的初意。只要你們自己回想：当你們最初受到痛苦的时候，你們是怎么感覚的；記着你們在那时候，你們是多么願意牺牲一切以来鎮压他們。現在报复他們吧！在目前，不要因为忘記了当时的大难临头而軟化。按照他們罪有应得的方式处罰他們，給你們的其他同盟者一个教訓，很明显地表示暴动者死。一旦他們認識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們就不会常常因为你們和你們的同盟者作战而忽略了你們和你們的敌人之間的战爭了。”

这是克里昂的发言。在他之后，攸克拉底的儿子戴奥多都斯站起来说话；在上次会議中，他也是激烈地反对处死密提林人的建

議的。他的发言如下：

“我不責难那些建議重新討論密提林問題的人，我不贊成剛才我听到別人所发表的意見，說常常討論重要的問題是不好的。在我看来，匆忙和憤怒是阻碍我們得到善良主張的两个最大的障碍——匆忙通常是和愚笨联在一起的，而憤怒是思想幼稚和心胸狹窄的标志。凡是主張言詞不是行动的指南的人[①]如果不是一个笨伯，就一定是一个有私人利害关系的人：如果他認为可以通过別的媒介来說明尙不可知的将来的話，那么，他一定是一个笨伯；如果他的目的是想說服你們去作一些可耻的行为，他知道他不可能为了一个坏的主張而作出好的演說来，因此他利用一些恶意的誹謗来恐吓他的反对者和听众，那么，他是一个有私人利害关系的人。更不能容忍的，是那些人責难发言者，說他因为受了賄賂而故意炫耀自己的辞令。[②] 如果只是責难发言者是愚笨无知的話，那么，发言者不能說服听众的时候，他还可以从辯論中退出，人家虽然把他当作一个不很聰明的人，但是还把他当作一个誠实的人。但是責难发言者受賄的时候，如果他成功的話，他会被人怀疑；如果他失敗的話，人家将認为他不但愚笨，而且不誠实。这种事情对于城邦是沒有好处的；因为城邦的顧問会不敢发言，城邦得不到他們的服务。如果我所說的这类公民沒有表达自己的能力的話，对于我們的城邦再好也沒有了，因为，那么，我們就不会被他們說服去犯这样多的錯誤了。

“善良的公民不要只想威胁那些反对他的人，而应当用公平的論据来証明他的主張。一个賢明的国家虽然不一定要給予最好的顧問以特殊的荣誉，但是一定不要剝夺他們已經享有的荣誉；当一个人的意見沒有被采納的时候，他不应当因此而受到侮辱，更不应

① 指克里昂的言論，第 206 頁以下。
② 象克里昂一样，第 206、208 頁。

当因此而受到处罰。这样，成功的发言者不会发表違心之言，以追求更多的荣誉而博取人心；不成功的发言者也不会用同样的逢迎方法以获得群众的欢心。但是我們現在所作的正相反。如果有一个人提供了最好的意見，但是有一点私利的嫌疑的話，我們就怨恨他的私利（实則完全是沒有被証实的），因而使国家不能得到他忠言的利益。因此产生了一种情况：一个誠实地提出来的善良建議也和一个坏得透頂的建議同样地被人怀疑；結果，一个主張一些凶恶政策的发言者必須欺騙人民以便得到人民的同情，而有好意見发表的人，如果他們想要得到人民的信任的話，也必須說謊。因为这种过度的聰明，雅典处在一种独特的地位；只有对于它，从来就沒有人能够公开地作一件好事而不要用欺騙手腕的；因此，如果有人公开地作一个爱国行为，对于他的劳績的报酬是被人疑为图謀私利。尽管这样，但是我們現在討論的一个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向你們提出意見来的人应当比你們这些只注意表面的人要看得深远些——特别是因为我們对于我們所提出的意見是負責的，[①] 而你們听取我們的意見是不負什么責任的。眞的，如果提出建議的人和那些表决贊成这个建議的人都要受同样的处罰的話，那么，你們对于你們的决議会注意些。事实上，当你們的情感冲动，使你們遭到灾殃的时候，你們迁怒于那个原先建議的人，而不处罰你們自己，虽然事实上你們是多数，你們也和他一样是錯誤的。

“但是我站起来談密提林人問題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反对任何人，也不是为了要控訴任何人。如果我們是有理智的話，我們要考慮的不是密提林人是不是有罪的問題，而是我們的决議对于我們自己是不是正确的問題。我可以証明他們是世界上最有罪的人；

① 根据違法法案申訴的程序，任何雅典公民对任何法律或命令都可提出彈劾，說它是違反現行法律，不正当或不适宜，如果确系違法的話，原提案人应处死刑或罰款。（可参閱第609頁注①。）——譯者

但是我不会因此而主張把他們处死，除非那样作对于你們是有利的；我可以力爭他們应当受到赦免，但是如果我認为那样作，对于国家不是最有利的話，我是不会主張赦免他們的。

“照我看来，我們的討論对于将来的关系大而对于現在的关系少。克里昂的主要論点之一就是說：把他們处死刑，对于我們将来是有利的，因为可以防止其他城市的暴动；我也是和他一样，关心将来的；但是我的意見和他相反。我請求你們不要因为他的似是而非的言論而拒絕我有实际利益的言詞。你們可能覚得他的发言是动人的，因为它更适合于你們目前对密提林人憤怒的情緒；但是这不是一个法庭，在法庭中，我們就应当考虑什么是适当的和公平的；这是一个政治議会，而問題是怎样使密提林对于雅典最为有利。

“現在，在人类社会中，对于許多沒有这件事情那样严重的罪犯都規定处以死刑。但是当人們有足够的信心的时候，他們还是冒犯这种危險。如果犯罪者認为他的計划不会成功的話，他就不会去冒犯法的危險了。国家也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国家相信它自己的資源或从它的同盟国得到的資源不足的話，它就不会暴动的。城邦和个人一样，都是天性易于犯錯誤的。沒有任何法律能够阻止它，由下面的事实可以得到証明：人們試用了各种刑罰，刑罰愈来愈多，以图減少罪犯而获得安全。可能古代对于罪大恶极的处罰沒有現在的严峻，但是还有人犯法，經过相当时間以后，死刑应用得普遍了。尽管这样，但是还有人犯法。因此，不是我們应該发現一种比死还可怕的恐怖，就是我們应該至少承認死刑已不足以防止犯罪了。在貧窮迫使人們勇敢的时候，在財富的傲慢和豪华养成人們的野心以及在其他人生事故中他們不断地受到一些不可救藥的强烈情欲支配的时候，他們的冲动还是促使他們走入危險中。希望和貪欲到处都有；貪欲在前，希望跟着来；貪欲产生計划，

希望暗示計划可以成功——这两个因素虽然看不見，但是比我們眼前所能看得見的恐怖还强烈得多。此外，認为一个可以遇着幸运的思想也和其他东西一样，使人产生过分的信心，因为有时候，人們意外地遇着幸运，所以幸运引誘人們，就是在他們沒有充分准备的时候，也会去冒險。对于整个国家，尤其是这样的，因为它們是以最大的代价作为孤注一擲的——不是为着它們自己的自由，就是为着控制他人的权力——而每一个人，当他作为国家的一部分而行动的时候，总是不合理地把他自己的权力估計得超过了实际的权力。簡单一句話，只要是認真进行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想利用法律的力量或其他恐怖的手段去阻止它，这从人的天性来說是不可能的(只有脑筋最簡单的人才会否認这一点)。

“因此，我們不应当因为过于相信死刑的效力而得到錯誤的結論；我們不应当剝夺叛逆者悔过的可能和他們尽快地贖罪的机会，而使他們陷于絕境。現在你們要考虑到这一点：現在[①]如果有一个城邦已經叛变，后来知道它不能成功了，当它还能够給付賠款和以后繼續繳納貢款的时候，它就会投降。但是如果采納克里昂的办法的話，每个城邦不但在叛变时将作更充分的准备，而且在被圍攻的时候，將抵抗到底，因为迟早投降是一样的，难道你們还不能看到这一点嗎？无疑地，这对于我們是不利的——我們要花費很多金錢去圍城，因为它不会投降；如果我們攻陷了那个地方，我們也只取得一个破坏了的城市，因而丧失了将来从这个城市可以取得的收入，而这种收入正是我們战时的力量所依靠的。

“因此，我們不要象一个严格地审查一个犯人的法官一样，因而損害我們自己的利益；而应当想出办法来，減輕处罰，使这些城邦将来能够为我們充分利用，这些城市会給我們带来重要的貢献

---

① 习慣上，雅典并不把叛离同盟当作叛逆罪因而将成年男子处死刑，妇孺为奴隶的。

的。我們应当認識到，我們正当的安全基础在于善良的管理，而不在于刑罰的恐怖。而我們事实上所作的正与此相反：当一个被我們以武力征服的自由城邦叛变而宣布独立(这是我們意料得到的)的时候，我們認为我們应当以最严厉的方法处罰它。但是对待一个自由人民的正当方法是这样的：不要在他們叛变之后，处以严重的懲罰；而应当在他們叛变之前，特别注意他們，使他們連叛变的思想都不会产生；如果我們不得不用武力的話，我們也应当只归咎于尽量少数的人。①

"你們要考虑一下，如果你們采納克里昂的意見，正在这一点上你們犯了多么大的錯誤啊！在目前的情况下，各城邦的人民对你們是友好的，他們拒絕和貴族一起来叛变，或者，如果被迫而参加了叛变的話，他們还是时常仇視叛变者，因此，当你們和叛变者作战的时候，人民是帮助你們的。密提林的人民沒有参加叛变；当他們得到武器的时候，他們馬上自愿地把城市交給你們；如果你們杀害他們的話，第一，你們是犯罪，杀害那些曾經帮助你們的人；你們所作的正是反动阶級所最希望你們作的。以后他們发动叛变的时候，他們自始即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因为你們已經表現得很清楚，犯罪者和无辜者将受到同样的处罰的。但是事实上，縱或他們是有罪的，你們也应当裝作他們是沒有罪的，使这个沒有反对你們的惟一阶級能够帮助你們。我認为，对于保全我們的帝国最有利的是宁可讓人家对我們不住，而不要把那些活着对我們有利的人处死，不管处死是怎样正当的。克里昂說，② 在这种报复的行为中，正义和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中，两者是完全不可能一致的。

"因此，我請求你們把我的建議当作一个比較好的建議而加以

① 答复克里昂的要求，第207頁。

② 参閱第209頁。

采納。不要太为怜憫和寬容的心情所支配。我和克里昂一样，不希望你們受这些情緒的影响。我只根据我所提出的論点，請求你們采納我的建議：从容地审判那些帕撤斯認为有罪而送到雅典来的人，[①] 讓其余的人在他們自己的城市中生活着。如果采取这种办法，你們的行动对于将来是有利的，同时使你們的敌人現在畏惧你們了，因为敌人害怕那些作出聪明的决定来的人更甚于害怕那些不瞻前顧后而采取强暴行动的人。"

这是戴奥多都斯的发言。当这两个彼此对立的建議提出来了之后，雅典人虽然情感上最近有了一些改变，但是还保持着各种不同的意見。举手表决时，双方的票数几乎是相同的。但是戴奥多都斯的建議通过了。[②]

于是馬上另派一条三列桨战艦急忙地出发，因为他們耽心：如果这条战艦不赶上第一条战艦的話，他們会发現他們到达时，城市的居民已被杀害。第一条战艦已經在先一天一晚的时間出发了。密提林的使节們供給艦上水手們的酒和大麦，并且允許水手們，如果及时到达目的地的話，将給他們一笔很大的酬金。当他們吃大麦餅(是大麦粉和油及酒混合而成的[③])的时候，他們还是繼續划桨；到睡眠时，他們輪流划桨。[④]幸而沒有逆風，因为第一条战艦負担一个这样可怕的使命，它从容地航行；而第二条战艦这样紧急地追赶，結果第一条战艦早到一点，帕撤斯剛剛看完了命令，准备执行的时候，第二条战艦进了港口，阻止了这次屠杀。密提林的逃脫危險是間不容发的。

---

① 参閱第203頁。

② 在雅典民众会議中，議案的通过只需要多数票，不需要大多数票的。——譯者

③ 通常的食物是大麦粉和水及油混合而成。

④ 平时水手在用餐时不划桨；晚間也停泊休息。

帕撒斯[1]所認为对于这次暴动应負主要責任而送往雅典的人，因为克里昂的建議，都被处死刑了，其数目大約在一千人以上。[2] 雅典人又拆毁密提林的城堡，取得他們的海軍。后来他們不向列斯堡征收貢款，而把所有的土地(麦提姆那人的土地除外)分为三千块份地，其中以三百块份地貢献为神的圣地，其余的都以抽签方法分配給雅典派往那里去的移民。列斯堡人同意自己耕种这些土地，每块份地每年給付二米那的租金。[3] 雅典人又取得了大陆上密提林所占領的市鎮。[4] 所以后来密提林人就变为雅典的屬民了。列斯堡事件的經过就是这样的。

第四章 普拉提亞的灭亡

在同一个夏季里，雅典人征服列斯堡之后，在尼塞拉都的儿子尼西阿斯的指揮之下，远征米諾亚島，这个島在麦加拉海岸附近。麦加拉人在那里建筑了一个前哨据点。尼西阿斯想把雅典人的封鎖軍队駐扎在这个島上，因为这个島比現在他們在布多隆姆和薩拉米的据点更接近麦加拉些；同时，他希望防止伯罗奔尼撒人偷偷地带着三列桨战艦从那里航行出来(他們曾經这样做过[5])，或者从那里派遣私掠船出来；也阻止任何船舶进入麦加拉港內。

首先他利用船上的圍城机械，夺取了向尼塞亚一边的海中突

---

① 后来帕撒斯被控告，說他对于列斯堡的男女有可耻的暴行(阿吉替阿斯:《警句集》lvii)；当被审問时，他在裁判官面前自杀了。

② 这样大的数目与第199、203頁所說的不相符合，因此斯条普猜想这是抄写之訛。

③ 租金总額达九十他連特。

④ 参閱第296—297頁，在那里这些市鎮称为“阿克提安諸城市”。

⑤ 指伯拉西达的企图，見第173頁。

出的两个城塔[1]，为进入这个島和海岸間海峽的道路扫除了障碍。于是他在大陆上一块地方建筑城牆，从那块地方搭一条桥，横过沼澤地，可以派遣軍队从桥上直达島上，因为这个島和大陆是很接近的。几天之后，这項工作就完成了。他又在島上建筑一个要塞，留兵駐守之后，他就率領軍队回雅典去了。

在同一个夏季中，大約和上面的事件同时，普拉提亚人[2]粮食吃完，不能再抵抗圍城的軍队，因而向伯罗奔尼撒人投降了。事情的經过是这样的：伯罗奔尼撒人向城牆进攻，普拉提亚人已經不能抵抗。斯巴达的司令官知道他們的弱点，因而无意于攻取这个地方了。[3] 他派遣一个傳令官去問普拉提亚人是不是愿意把城市交給斯巴达人，讓他們受斯巴达人的审判，彼此間有一个諒解，就是有罪者必受处罰，但是必須經过审判后，才能处罰。

当傳令官傳达了他的消息后，普拉提亚人馬上投降了，因为他們已經到了毫无办法的地步。伯罗奔尼撒人給普拉提亚人几天的伙食，一直等到五个审判官从斯巴达的到来。这些审判官到了的时候，他們沒有对普拉提亚人提出公开的控訴。他們把普拉提亚人叫来，只簡单地問他們这样一个問题："在目前的战争中，你們作了一点什么事情来帮助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嗎？"普拉提亚人請求允許他們作一个較长的发言。他們推举阿索波劳斯的儿子阿斯泰馬卡斯和爱恩尼斯都的儿子拉康作他們的代言人，拉康是斯巴达人在普拉提亚的利益的代理人。[4] 这两个人站起来，发言如

① 这似乎是原意。这段原文縮写了或訛傳了，两个城塔似乎是在米諾亚和大陆間的海峽旁边，一边一个，在两个防波堤的尽端；建筑这两个塔，是使海峽变为狹窄的。

② 接着第199頁第一段末的叙述。

③ 这是因为他受到斯巴达的命令；斯巴达下这个命令是有鉴于将来和雅典訂立和約时，有条款規定：双方都要退还在战争中所征服的地方。这样，因为普拉提亚是自願參加斯巴达一边的，它就不一定要退还了。

④ 即公众居停主人或領事。他曾在馬拉松之役中指揮一个普拉提亚的分遣队。

下:

"斯巴达人！当我們把城市交給你們的时候，我們相信你們，我們沒有預料到会遭遇着这样的审判的，我們以为是要經过比較正常的法律手續的。我們也沒有預料到象現在我們一样，受别人审判的。我們以为你們自己会作我們的审判官的；从你們的手中，我們最可能受到公平的待遇。事实上，在这两点上，我們恐怕都会失望了。我們很有理由耽心我們的問題簡直是生死的問題，而你們自己不会公平地行事。这些推測是我們从下面的事实得到的：你們沒有对我們提出控訴来要求我們答辯，而是我們不得不請求說話；你們向我們所提出的問題这样干脆，如果我們照实情回答，我們就会受到处罰；如果我們說假話，則我們的虛伪馬上就会被发覚。我們左右失措，所以我們不得不作似乎最安全的事——那就是不顧一切，說出我們心中的实話来。象我們一样的处境，如果留着沒有說出的話語，我們日后会想到，如果說出来了的話，我們可能得到挽救，因而譴責我們自己。那时候，我們也很难有力量說服你們了。如果我們彼此不熟悉的話，我們可以向你們提出一些对于我們有利的新証据来；但是事实上，我們只能向你們說出一些你們已經知道了的事实来，我們所害怕的不是你們心中已經决定：我們沒有履行对你們的义务，因而把这一点作为控訴的理由；乃是你們为了討好别一个国家①，給我們这种样子的审判，而判决是早已預定好了的。但是我們同样地要說出我們所不得不說出的話来，以証明在我們和底比斯的爭端中以及关于你們和其他希腊人的事务中，我們是有相当理由的。我們将提醒你們关于我們过去的功績②，并設法使你們了解我們的看法。

① 即底比斯。普拉提亚人用尖銳的諷刺，把斯巴达人很明显的目的归之于斯巴达人自己——他們使普拉提亚人在有成見的法庭面前受审，以"討好底比斯人"。

② 指普拉提亚人在波斯战爭中的功績。

“在回答你們的簡短問題——在这次战爭，我們是不是作了一点什么事情帮助过斯巴达和它的同盟者——的时候，我們要反問一句，你們問这一个問題的时候，你們是把我們当作敌人，还是当作朋友呢？如果你們把我們当作敌人的話，那么，你們就不能单单因为我們沒有帮助过你們，而埋怨說我們伤害了你們；但是，如果你們把我們当作朋友的話，那么，你們向我們进攻，錯誤在于你們。

“我們的成績，无論在和平的时候或在波斯战爭的时候，都是很好的。就目前的情况来說，我們不是第一个破坏和平者。至于过去，我們是彼奧提亚唯一的一个国家[①]参加了解放希腊的共同事业的。我們虽然住在內地，但是我們在阿提密喜安的海战中服务；在我們自己的領土上的战役[②]中，我們和你們，和波桑尼阿斯并肩作战；在那些年代中希腊人所共同从事的其他每个事业中，我們所負担的一部分工作都是超乎我們自己的力量的。对于你們斯巴达人，特别是在斯巴达遭受从来所沒有过的危机的时候——地震之后，希洛人暴动，跑到伊湯姆去的时候——我們派遣了自己公民的三分之一来援助你們。我們認为，这件事情你們是沒有忘記的。

“在过去历史的重要的时期中，我們自愿采取的道路是这样的。只在以后的时期，我們才成为你們的敌人，这是你們要負責的。当底比斯压迫我們的时候，我們請求和你們訂立同盟，但是你們拒絕我們，要我們向雅典請求，因为雅典近些，而你們住得很远。但是在这次战爭中，我們从来沒有无理地反对过你們，将来也不会这样作的。当我們拒絕你們要我們叛离雅典的要求的时候，我們是沒有錯誤的。当你們不愿意帮助我們的时候，他們曾經帮助过我們

① 这是修辞上的錯誤，因为特斯匹伊人也参加了这次战爭的（参閱希罗多德，VII. cxxxii，中譯本，第680頁）。

② 公元前479年普拉提亚之役。参閱希罗多德，IX. lxii（中譯本，第817頁）以下。

抵抗底比斯人；如果我們叛离他們，这是不荣誉的事，特别是因为他們过去是我們的好朋友；当我們自己請求的时候，他們才和我們訂立同盟的，并且允許我們享受一些雅典公民的特权。因此，我們自然愿意服从他們的命令。下命令的无論是你們也好，雅典人也好，如果有事情作錯了的話，負責的应該是領导者，不应該是附屬者。

“至于底比斯人，他們常常侵略我們，他們最近一次侵略行为造成我們目前的恶劣情況，这件事你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們企图夺取我們的城市，不但是在和平的时期，而且是在宗教节日的时候；我們处罰他們，完全是正当的，并且符合于抵抗侵略者总是正当的这一条公認的法律的。現在我們因为他們的緣故而受到痛苦，这是不合理的。如果你們把你們目前的利益和他們对我們的仇恨心理作为你們的司法标准的話，那么，你們必須承認你們是只注意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注意眞实地判断是非的人。但是，如果底比斯現在对于你們是有益的話，你們应該知道，过去有一次，当你們遭着更大的危險的时候，我們和其他希腊人曾經对于你們是更有益得多的。現在你們侵略别人，使别人畏惧你們；但是，过去当外国人入侵，我們大家有作奴隶的危險的时候，底比斯是投降敌人的。因此，我們应該有資格把我們現在可能犯了的錯誤和我們那时候所表現的爱国主义精神来較量一下。你們会发現我們的功績远远地超过我們的过失；我們的功績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表現出来的：当时，希腊人以他們的勇敢对抗澤尔士的武力，这还是难能可貴的；当时，得到更多的称贊的是那些采取勇敢、冒險和光荣的道路，而不是只顧自己安全的利益不抵抗敌人侵略[1]的人。我們是屬于这一类的，因此我們受到特殊的尊敬；但是現在我們恐怕正因

[1] 如底比斯所作的。

为这种行动，我們会丧失我們的生命，因为我們对雅典自愿地作了一些正当的事，而对斯巴达沒有作有利的事。但是到处都应該应用同样的原則，你們应当認識到，正确的政策不仅在于保护一个国家的目前利益，而且在于注意使一个勇敢的同盟者确信它将永久感激同盟者对它的帮助。

“你們也应該考虑到，在目前大多数希腊人中，你們是被看作有信用和荣誉的典范。但是如果你們在这次审判中，下一个不公平的判决（这个判决是不能不公开的，因为你們这些裁判官是普遍地受人尊敬的，而我們这些被告也不是沒有声誉的），你們要当心；不然的話，輿論会譴責你們的，不管你們比我們有多么强大，因为你們对于善良的人們下了一个无价值的裁判，因为你們把从那些曾經对希腊有过巨大貢献的普拉提亚人手中掠夺来的东西貢献于国家神庙中。如果斯巴达毁灭普拉提亚，这个城市的名字曾經被你們的父輩刻在特尔斐的三脚香爐上面，以表揚它在战争中的光荣，而現在这个城市被你們，而且是为了底比斯的原故，从地图上抹掉，人家会認为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眞的，我們的地位已經降低了；我們在波斯人入侵时，丧失了我們的城市；[①] 你們过去是我們最好的朋友，而現在你們喜欢底比斯人，不喜欢我們。我們遭遇两个最大的考驗：如果我們不投降的話，首先是飢餓的考驗；現在是为着生命，受你們审判的考驗。所以我們普拉提亚人，过去为着希腊，貢献了我們所有的一切，甚至超过了我們所有的一切；而現在被每个人所遺弃了，孤立无援。我們旧日的同盟者沒有一个在此地支持我們；至于你們斯巴达人，这是我們最后的希望，但是我們还不能确定我們是不是可以信賴你們。

“但是我們还是以那些曾經見証我們过去同盟的神祇的名义，为着我們对希腊所作出的巨大貢献的緣故，請求你們怜恤我們；

① 指澤尔士焚毁他們的城市；参閱希罗多德，VIII. 1，中譯本，第745頁。

如果你們已經听了底比斯人的話,[1] 請求你們改变你們的心。請求你們收回你們可能已經許諾送給他們的礼物，不要杀害我們，給你們自己带来耻辱。你們应当使我們正义地感激你們，而不要讓他們非正义地感激你們；不要为着滿足别人的欲望而自己得着恶名。你們可以取我們的生命于俄頃之間，但是你們这种行动的恶名将永久不能被人忘記。我們不是你們所应当处罰的敌人，而是被迫和你們作战的朋友。因此，饒恕我們的生命才是正当的判决；你們也应該考虑到，我們是自愿向你們投降的，我們作为祈禱者的身分向你們伸出手来，希腊的法律是禁止在这种情况下杀害人的；同时，你們也应当考虑到，在我們整个历史中，我們是帮助过你們的。請你們看看你們父輩的坟墓，他們是被波斯人杀害而埋葬在我們的国土上的。我們每年以公費致祭他們，呈献衣裳[2] 和一切适当的祭品，把我国四季一切出产的第一批果实貢献給他們；我們是以朋友的身分，友好的国家和同盟者的資格，向我們旧日的战友貢献这些祭品的。

"但是，如果你們下了一个錯誤的判断的話，你們的行动和我們的正相反。当波桑尼阿斯埋葬他們在这里的时候，他相信他是埋葬他們的遺体在友邦的領土內，也是在友好的人民之中。但是如果你們杀害我們，把普拉提亚的土地变为底比斯人的領土的話，那么，你們是把你們的父輩和亲屬遺留在敌人的領土內，也是在那些杀害他們的人[3] 中間，把他們現在所享受的荣誉都剝夺了。同时，你們也将奴役那个希腊人在那里获得自由的国家，把他們在战胜波斯人之前在那里祈禱的神庙变为荒蕪的地方；你們会使那些

① 底比斯人要求将普拉提亚人处死。

② 以衣裳为死者的祭品，参閱索福克利:《伊勒克特拉》,452; 幼里披底:《奥勃斯特》,123,1436; 塔西佗:《編年史》iii.2。但是也有人認为 ἐσθήμασι 是指晨服而言。

③ 因为底比斯人是和波斯人联合起来进攻希腊联軍的。

創立这些祭祀制度的人不能祭祀你們的祖先。

“斯巴达人！这种行动不会給你們带来光荣，因为你們違背了希腊現行的法律，触犯了你們的祖先和杀害了我們；我們过去对你們有过很大的貢献，我們沒有損害过你們，你們只是因为别人对我們的仇恨而杀害我們。为着你們的信誉計，你們应当饒恕我們的生命，大发慈悲，以賢慧的惻隐之心对待我們，不要单单想到威胁我們的可怕命运，也要想到将要受到这种命运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你們也要記着，将来是多么不能預料的；要說出其次受到命运的打击的是那一些人，不管他們是怎样的无辜，这是多么不可能的啊！因此，我們有权利，同时需要迫使我們不得不恳求你們允許我們的要求，我們在我們大家祈禱的神坛面前，向希腊的神祇們大声呼吁。我們訴之于你們的父輩所作的誓言，請求你們不要忘記这些誓言；我們以祈禱者的身分，站在你們父輩的坟墓面前，大声呼吁，他們可能使我們不致于落入底比斯人的手中——使我們，他們最亲爱的朋友，不致于落入他們所深恨的敌人的手中。我們也提醒他們：在那时候，我們和他們那样光荣地并肩作战——而今天，我們遭遇着最可怕的命运的危險。

“現在我們必須終結我們的发言了——这是必須的；但是对于处于我們这种情况中的人来說，是很困难的，因为当我們的发言完結的时候，我們的生命危在旦夕。因此，最后我們宣布，我們不是向底比斯人投降。与其投降底比斯人，我們宁愿忍受耻辱，飢餓而死。我們是向你們交涉，因为我們信任你們。如果我們的言詞不足以說服你們的話，你們应当讓我們恢复我們原来的地位，讓我們选擇自己的道路来对付我們所遭遇的危难，这才是公平的。同时，我們是普拉提亚人，过去慷慨地为希腊的共同事业而服务，現在是你們的祈禱者，因此，斯巴达人啊！我們請求你們不要利用我們对你們的信任，而把我們从你們的手中交給我們最恨的仇敌底比斯

人;而应当作我們的救命恩人,不要当你們解放了其余的希腊人的时候,完全毁灭了我們自己。”

普拉提亚人的发言就是这样的。底比斯人恐怕这个发言对于斯巴达人有些影响,所以站起来,說他們也想发言,因为普拉提亚人得到允許,作了长篇的发言(他們認为这是不正当的),而沒有单純地回答向他們所提出来的問題。审判官允許他們发言,于是他們发言如下:

“如果普拉提亚人直接回答了向他們所提出来的問題,而不轉而譴責我們,同时在人家沒有申斥他們的地方,夸耀他們自己,对于和本案无关,而我們也从来沒有向他們提出的控訴,作长篇大論的辯护的話,我們現在决不請求发言。但是事实上,我們必須答复他們对我們的責难,駁斥他們的自夸,使我們的卑鄙恶名和他們的光荣声誉都是对于他們毫无益处的,因而使你們听了我們两方面的眞实情况之后,才下定你們的判决。

“我們爭端的起源是这样的:我們定居在彼奥提亚其余的地区之后,我們建立了普拉提亚和其他地方;这些地方都是我們驅逐当地各种混合种族的居民[①]之后才占有的。普拉提亚人拒絕遵守原有的协定,不承認我們的領导权。他們不遵守他們的部族傳統,把他們自己和其余的彼奥提亚人分开出来;当我們用軍队进攻他們的时候,他們倒向雅典一边去了,他們利用雅典人的帮助,給我們很多的禍害;对于这些禍害,我們也报复了一些。

“后来,当外族侵入希腊的时候,他們說,在彼奥提亚只有他們一个国家沒有和波斯人合作。这一点是他們最常用以吹嘘自己而辱駡我們的。我們說,他們之所以沒有和波斯人合作的惟一原因是因为雅典人沒有这样作;根据同样的原则,我們发現,当雅典人侵

① 斯特累波提到皮拉斯基人、色雷斯人和海安提安人。

犯全希腊人的自由的时候，普拉提亚是彼奥提亚惟一的一个国家和雅典人合作的。

“你們也应該考虑，当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們两国的政体是怎样的。当时，我們的宪法既不是所有的人在法律上都有平等权利的貴族政治，[①] 也不是民主政治；政权在有势力的一个小集团手中，这种政体和僭主政治最相接近，离开法律和中庸美德最远。如果波斯人侵略成功了的話，这个小集团的人还希望为自己获得更大的权势，所以他們以武力鎮压人民，勾引波斯人进来。这不是整个城邦的行动，因为城邦不能自主地作出自己的决定，它不应当因为它在沒有正式合法政府的时候所犯的錯誤而受到責难。你們应該看看波斯人撤退，底比斯取得合法的政府之后我們所作的事情。你們会发現，当雅典侵犯其他希腊人，企图征服我們的国家的时候（眞的，由于我們內部的党爭，他們已經占有我們大部分的土地[②]），我們和他們作战，在科罗尼亚打敗了他們，[③] 因此，解放了彼奥提亚；現在我們也全心全意参加解放其他希腊人的工作；[④] 不但供給騎兵，而且供給步兵多于任何其他的同盟国家。

“关于我們和波斯人合作的責难，我們的答辯就是这样的。現在我們要証明，給希腊带来損害而应当受到懲罰的是你們普拉提亚人而不是我們。按照你們的說法，[⑤] 你們成为雅典的同盟者和公民是为着自卫。如果是这样的話，你們应当只招集他們来反对我們，而不应当和他們联合一起来向其他的人进攻。这一点你們是一定可以作得到的，如果你們眞正感觉到他們領导你們去作你們所

---

① 即和斯巴达一样，統治阶級都有平等的权利。

② 公元前 458 年恩諾斐塔之役以后。参閱第 75 頁。

③ 公元前 446 年。参閱第 78 頁。

④ 提到这一点的目的是想影响斯巴达的审判官。

⑤ 参閱第 219 頁。

不愿意作的事情的話。你們已經和斯巴达建立同盟,[1] 反抗波斯,如你們所常常喜欢指出的。这一点就足够使我們不向你們进攻,更重要的,我們也会允許你們选擇你們自己的道路而不加干涉了。但是不然,你們是在无人强迫的情况下,自愿地遵从雅典的政策的。你們說,离叛你們的恩人是可羞耻的。但是背叛你們的同盟者——全体希腊国家,比单独背叛雅典人更加可耻得多,更加邪恶得多,因为全体希腊国家正在解放希腊,而雅典人正在奴役希腊。并且你們替他們所作的事和他們替你們所作的事完全不同,这才是你們应当引以为耻的。依照你們自己的說法,你們請求雅典人援助,因为你們是被压迫者,因此你們帮助和唆使雅典压迫其他的人民。但是以不正义的行动报答正义的恩情,比不报答更加可耻。

"你們的行动表現得很清楚,如果在过去只有你們沒有和波斯合作的話,这不是为着希腊的緣故,而只是因为雅典也沒有和波斯合作的緣故,你們要和雅典人一起来反对其他的人。現在你們把这件事情說成是你們为了别人的緣故而作的好事,你們应該因此获得报酬。这是一种不合理的提法。你們所选擇的是雅典,你們应当和它共存亡。你們也不能够提出过去的盟約,而說現在你們应該受到它的保护。你們已經离开了那个同盟,違犯了盟約的条款,你們不阻止,反而帮助雅典人征服厄基那[2] 和那个同盟的其他同伴成員;你們这样作是出于自愿的;同时,你們的政制,从那时到現在沒有更改,和我們不同,沒有人用暴力来强迫你們。最后,正在圍攻你們的城市之前,我們向你們建議:[3] 如果你們保守中立

① 此地所指的斯巴达人的同盟似乎是波斯战争中全希腊的同盟,斯巴达人是同盟的領导者;而在第 222 頁上,普拉提亚人所說的同盟,特别是指第 155 頁上所說到的同盟条約,据說,在普拉提亚战役之后,因波桑尼阿斯的建議,同盟国訂立盟約,互相保証全希腊各国的独立,特别是普拉提亚人的独立。

② 参閱第 74、76、124 頁。

③ 参閱第 156 頁。

的話，我們不伤害你們。这个建議，你們拒絕了。你們这些想毁灭希腊而夸耀自己英勇的人，試問，那些人比你們还更应当遭到希腊人的仇恨呢？至于你們自己說，你們过去曾經有过善良的品質，現在你們已經向我們表現，这些品質不是你們眞正的性格：你們的眞正性格和經常目的現在已經被揭露出来了；因为雅典人采取不正义的道路，而你們跟着他們跑。

"那么，关于我們不愿意和波斯合作而你們愿意和雅典合作的事情，我們所要說的就是这些。現在我們要說到你們对我們最后的一个責难，說我們非正义地在和平的时期，正当宗教节日的时候向你們进攻。我們認为在这件事情上，你們的罪过也是比我們的多。如果我們首先发动，以武力进攻你們的城市，破坏你們的土地的話，那么，当然我們是有罪过的。但是事实上，当时是你們自己的公民，著名家族中富有的人[1]自动請求我們的援助，因为他們想廢止你們和外国的同盟而恢复你們在彼奥提亚人中的傳統地位，那么，又怎么能够說我們是有罪过的呢？如你們所說的，犯錯誤的是領导者而不是跟从者。[2]但是在我們看来，他們完全沒有錯誤，我們也沒有。他們也和你們一样，是普拉提亚的公民，只不过他們可能遭受的損失会更多些；他們打开自己的城門，把我們当作朋友而不是当作敌人，带进他們自己的城内，使你們中間的坏人不致于变得更坏，使正直的人們得到他們应有的权利，使你的議会实行聪明的政策，而不放逐你們；远不是这样，因为他們是把你們带回到你們亲屬的大家庭中，所以远不是把你們变为任何人的敌人，而是使所有的人同样地对你們負担条約上的义务。

"我們沒有采取敌对的行动，由下面的事实可以得到証明：我們沒有伤害任何人，而只发表宣言，說，凡是那些想要一个遵守彼

① 参閱第106頁。
② 对第219頁上普拉提亚人所說的話的諷刺。

奥提亚部族傳統的政府的人应該到我們这一边来。这一点，起初你們是很乐意作的；你們和我們訂立协約，在你們不知道我們在那里的人数是很少的时候，你們是很安靜的。現在我們的行动可能似乎还是不正当的，因为我們进入了你們的城市，不是你們人民大众所邀請的；但是你們对待我們的行为完全不是这样的。你們不和我們一样避免强暴行动；你們不和我們商談，使我們退出城市，而是破坏协定，向我們进攻。我們有一些人，在战斗中被你們杀害了；他們的命运，我們沒有那么伤心，因为这样作，至少还有一点理由。但是对于其他的人，你們所俘虏的人——他們已經伸出手来，向你們乞怜，后来你們也允許我們，不杀害他們的——你們破坏一切法律，把他們都杀死，难道这不是一个万恶的行为嗎？你們接連地犯了三大罪恶：你們破坏你們的协定，你們后来杀死了这些人，你們欺騙地不履行你們对我們所允許的諾言，說，如果我們不破坏你們乡村中的財产，你們是愿意赦免他們的。尽管这样，而你們現在說，錯在我們，而你們自己对于你們的行为是不应当負責的。我們說，不是这样的——如果現在这些审判官正当地判决的話，决不是这样的。为了你們所有的这些罪行，你們应当受到处罰。

“斯巴达人！为着你們的緣故，同时也为着我們的緣故，我們詳細地說明了这些事实，我們希望你們知道，如果你們严厉处罰这些人，你們是作得对的；我們要更淸楚地表示，我們要求复仇，这也是正义的要求。不要讓你們的决心，因为听了他們說到他們过去的善行而軟化，縱或这是善行的話。过去的善行只能对于那些被害的人有所帮助；对于那些作出可耻的行为来的人，只能加重他們的处罰，因为在犯罪的时候，他們違反了他們自己过去的德性。不要因为他們痛哭悲伤，因为他們向你們父輩的坟墓和他們自己孤立无援的情景呼吁而讓他們得到便宜。为着答复这一点，我們能够指

出，我們自己的青年，当他們被普拉提亚人屠杀时，遭受着更可怕的痛苦，他們的父辈有些是为着要争取彼奥提亚倒向你們这一边来，因而在科罗尼亚战役中作战身亡，①其余活下来的也孤零在家，度过殘年，他們更有理由要求你們主持正义，处罰这些作恶的人。对于那些不应当受痛苦而受了痛苦的人，我們感覚怜憫；但是那些罪有应得而遭受他們的命运，和普拉提亚人一样的人，不但不能引起怜憫之心，反而是一件快事。至于他們目前孤立无援的情况，这是咎由自取；他們可能有更好的同盟者，但是他們拒絕了。他們的罪行不是因为我們以前的行动而引起的；引起他們有这种决定的是仇恨而不是正义，就是現在，我們認为对他們的处罰还不足以抵偿他們的罪行，因为他們受到法律的裁判，他們的地位不是在战斗中伸出手来，要求饒恕，如他們所說的，②而是在他們一定要受审判的条件下投降的。

"斯巴达人：你們应当維护这些人所已經破坏了的希腊法律，你們应当补偿我們这些因为他們的罪行而受到痛苦的人，以报答我們为你們的热心服务。你們不要讓他們的言詞离間我們中間的感情，而应当向希腊明白地表示，你們所要求的是行为而不是言詞。善良的行为不需要冗长的說明。如果行为是錯誤的話，用美好的辞令装飾的发言只是掩蔽罪行的烟幕。但是如果当局者，和你們一样，把一切事物总括在一个問題中，向所有的人同样地詢問这一个問題，然后根据这个基础裁判，那么，人們就不会寻找美丽的辞句，以遮盖他們的罪恶行为。"

这就是底比斯人的发言。于是斯巴达审判官就决定：他們的問題——他們在战争中是不是得到普拉提亚人的帮助——是他們所提出的正当問題，因为依照波斯战争以后和波桑尼阿斯所訂原

---

① 和第225頁一样，提到此事以討好斯巴达人。

② 参閱第222頁。

有条約，他們总是信賴普拉提亚人的中立的(他們这样說)；后来在圍攻之前，他們也向普拉提亚人提出原有条約中的中立条件，但是普拉提亚人沒有采納这个建議；他們的用意是正义的，因此他們自己認为他們以后就沒有履行条約的义务了；在这点上，他們就受到了普拉提亚人的損害。因此，他們把普拉提亚人一个一个地带到他們的面前，向每一个人提出同样的一个問題："你在战爭中作过一点什么事情帮助过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嗎？"当每个人回答"沒有"的时候，他就被拖去处死，毫无例外。这样被屠杀的普拉提亚人不下二百人，同时被杀的还有和他們同在圍城中的二十五个雅典人。妇女变为奴隶。至于城市，他們交給一些麦加拉的政治流亡者和普拉提亚人中現在还活着的亲斯巴达党人，許他們使用一年。以后，他們把城市完全削平，在希拉女神庙附近建筑一个大旅舍，周圍二百英尺，上下楼都有房間。他們建筑时，利用普拉提亚人的屋頂和門戶。他們又利用城牆中其他的材料——銅、鉄物件——制造一些长椅，貢献給希拉女神；他們又为希拉女神建筑一所大石庙，每边长一百英尺。他們沒收普拉提亚人的土地，租給底比斯人耕种，以十年为期。斯巴达人对待普拉提亚人这样殘酷，主要地或完全地是为了底比斯人的緣故；他們認为在这个战爭阶段中，底比斯人对于他們是有用的。普拉提亚就在它和雅典建立同盟之后的第九十三年[1]这样灭亡了。

第五章　科西拉的革命

前往援救列斯堡的四十条伯罗奔尼撒战艦，前面已經說，[2]横

① 公元前427年。

② 接着第202頁的叙述。

渡公海逃走，后面有雅典人追赶，后来它們駛到克里特附近，遇着暴風雨，分散地回到伯罗奔尼撒。当他們到达西林尼的时候，他們发現琉卡斯和安布累喜阿派来的十三条三列桨战艦以及推利斯的儿子伯拉西达，他是来作阿尔息达的顧問的。在列斯堡失敗之后，斯巴达人想加强他們的艦队，幷派往科西拉去，因为科西拉发生了革命。在諾帕克都的雅典人只有十二条战艦，所以斯巴达人的計划是想在雅典能够增援之前到达科西拉。因此，伯拉西达和阿尔息达准备实行这个計划。

科西拉的革命是在伊庇丹努附近两次海战中被科林斯人俘虏的人[①]跑回来的时候开始的。事情的經过是这样的：这些俘虏被科林斯人釋放回国，由他們政府的代理人交出八百他連特以为抵押；事实上，他們已經受了賄賂，想把科西拉拉到科林斯一边来，因此，他們个别地和一些公民商談，想使城市脫离雅典。当一条雅典船艦和一条科林斯船艦載着两国的代表們到达那里的时候，科西拉人民对于这个問題展开了辯論，他們表决：贊成依照現有的协定[②]，維持和雅典的同盟，同时和伯罗奔尼撒保持友好的关系。

回国的俘虏們第二步工作，就是想控告佩西阿斯，佩西阿斯是自愿地作雅典的代理人，以照顧雅典人在科西拉的利益的，又是民主党的領袖。他們对他所提出罪状是他使科西拉受雅典的奴役。审判結果，佩西阿斯被宣布无罪。为了报复起見，他控告他的反对党中五个最富裕的人，說他們在宙斯和阿尔辛諾斯的神庙圣地砍伐葡萄树而取其树干；依照法律上的規定，每支树干应罰款一斯塔特[③]。这些人都被判为有罪。因为他們需要繳納这样大一笔罰款，他們跑到神庙里，站在祈禱者的位置上，請求重新估計他們所

---

① 参閱第40頁。

② 这个协定是一个防守同盟，参閱第34 35頁。

③ 斯塔特是古代希腊貨币的名称。

应赔偿的損失。但是佩西阿斯正是議会中一个成員，他說服了他的同僚們，坚决执行法律上的处罰。被处罰的那五个人現在完全受法律的严格制裁；同时他們知道，只要佩西阿斯仍然是議会中的一个成員的話，他有意說服人民和雅典訂立攻守同盟。因此，他們五个人和他們党中其他的人联合起来，带着匕首，突然冲入議会中，杀害了佩西阿斯和大約六十个其他的人，有些是議会的成員，有些是私人。有少数和佩西阿斯的观点相同的人逃跑了，躲避在雅典的三列桨战艦上，因为当时雅典的战艦还留在港中。

經过这次暴动之后，他們召集科西拉人民开会，他們說，他們所作的会产生最良好的后果，使科西拉不再受雅典的奴役。他們建議将来不接待任何一边，除非是根据和平的条件，每次不得超过一条船艦；比这个数目多的船艦将被当作敌人看待。当这个建議提出来的时候，他們馬上强迫民众会議通过。于是他們立即派遣代表往雅典去，照他們自己的說法說明事变的經过，同时設法說服在雅典的科西拉流亡者，不要采取反对他們的行动，以致引起推翻科西拉現政府的运动。他們到达的时候，雅典人立即根据叛乱罪的名义把他們和所有听他們的話的那些科西拉流亡者逮捕起来，关禁在厄基那。

同时，当一条科林斯三列桨战艦載着斯巴达的代表們到达那里的时候，科西拉的执政党人进攻民主党人，在战斗中把民主党人打敗了。将近傍晚的时候，民主党人退到卫城上，这是城市中較高的地方。他們在这里集中他們的軍队，建筑城牆，同时控制了亥拉伊克港①。执政党占有市場一带（大多数人是住在市場的四周的）和市場附近面对着大陆一边的港口②。

次日，只有一点远距离的斗爭。双方都派遣代表往乡村去，允

① 可能就是現在的察利歧奧浦隆灣。
② 現在的喀斯特拉都灣。

許解放那些参加斗爭的奴隶。大部分奴隶参加民主党一边；而貴族党在大陆上获得了八百雇佣兵的援助。

經过一天之后，战事又爆发了，民主党人占据比較优良的地势，并且人数較多，所以胜利了。妇女們也勇敢地和他們一起斗爭，从屋頂上投下瓦片，在混战中英勇抗敌，其毅力超乎一般女性之上。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貴族党人完全潰退，他們恐怕民主党人扫蕩而下，襲取他們的兵器庫，把他們杀死了，所以他們把市場一带的房屋和公寓[①]都放起火来，使人不能接近他們。不論是他們自己的財产或是別人的財产，都是在所不惜，結果，許多貨物都付諸一炬。如果刮風，把火焰吹向其他建筑物的話，整个城市很可能都会被毁灭的。

現在战斗停止了，双方放哨，晚間亦无战事。民主党人胜利之后，科林斯的船艦偷偷地逃出海港，大部分的雇佣兵也偷偷地逃往大陆去了。

翌日，雅典将軍尼科斯特拉图(第依特累斐的儿子)率領十二条船艦和五百名美塞尼亚人的重装步兵，由諾帕克都到了这里。他的目的是想达到一个协定，他說服了两个党派自己协商，把十个[②]主要負責的人提出来审判(这十个人馬上隐藏起来了)，其余的人彼此講和，和平地共同住在一起，全国和雅典訂立攻守同盟。

这个协定訂立后，尼科斯特拉图正要回国了，但是民主党的領袖請他留下五条船艦来，以防止反对党人进行任何活动，而他們配备自己的五条船艦跟他一路回雅典。尼科斯特拉图允許他們了，于是民主党的領袖們把他們敌人的名字写下来，准备要这些人在船艦上服务。但是这些人恐怕被送往雅典去，坐在帯奥斯邱穌神庙

① 租給几个貧苦人家的大建筑物(类似罗馬的几个家族群居的长屋)。

② 斯密司的譯本作“十二个人”，克劳萊和华尔納的譯本都作“十个人”。——譯者。

中祈禱者的位置上。尼科斯特拉图向他們提出保証，和他們談話，以安他們的心；但是他的言詞沒有效果。民主党人就以此为借口，武装他們自己，認为如果这些人对于同尼科斯特拉图一路航行表示怀疑的話，这些人是别有用心的。他們把反对党人的武器从他們的房屋中夺去，如果不是尼科斯特拉图阻止的話，他們会把房屋里面的人都杀掉。其余的貴族党人看見了这种情况，就跑到希拉女神庙中去，坐在祈禱者的位置上。他們至少有四百人。民主党人恐怕他們暴动，劝他們起来，带着他們到神庙对面一个島上去，把粮食也送到那里。

在革命的这个阶段中，就是这些人被带到对面島上之后四五天，伯罗奔尼撒人的艦队从西林尼开到那里了；[①] 这个艦队自从爱奥尼亚回来后就駐扎在西林尼的。共有船艦五十三条，和从前一样，是由阿尔息达指揮，但是有伯拉西达同他一路航行，作他的顧問。这个艦队在大陆上的西勃达港內停泊；黎明的时候，駛往科西拉。

現在科西拉人[②] 是在极端混乱的情况中，一則因为城內所发生的事故，二則因为敌艦的到来，他們大为恐慌。他們馬上配备六十条船艦的水手；配备好了之后，立即派遣它們去抵抗敌人。虽然雅典人建議，先讓雅典人駛出，然后科西拉人带着全部船艦出来支援雅典人；但是科西拉人沒有采納这个意見。当科西拉的船艦靠近敌艦的时候，四处分散，毫无秩序，有两条船艦馬上逃跑了，其余船艦上的水手們自己互相混战，秩序大乱。伯罗奔尼撒人看見这种情况，分出二十条船艦来对抗科西拉人；把所有其余的船艦都来向雅典的十二条船艦进攻，薩拉明尼亚号和巴拉洛斯号也在这十二条船艦里面。

① 参閱第231頁。

② 現在是民主党执政。

科西拉人方面的战斗不久就吃紧了，因为他們进攻时毫无秩序，每次只有几条船艦。雅典人恐怕敌人的船艦过多，自己有被包圍的危險，所以不和敌艦全面作战，也不进攻敌人的中央，而向敌人的一翼进攻，击沉了敌人一条船艦。于是伯罗奔尼撒人把他們的船艦列成圓圈陣形，雅典人环繞敌人的艦队航行，想引起敌艦的混乱。和科西拉人作战的其他伯罗奔尼撒人看到了这种情况，恐怕蹈諾帕克都战役[1]的复轍，駛来支援，于是伯罗奔尼撒人的整个艦队向雅典人冲去；現在雅典人开始倒划，[2]退出自己的陣地。他們在他們自己最好的时候实行这种战术，希望当敌人面对着他們作战的时候，科西拉的船艦有充分的机会先逃入港中。[3]战斗是这样进行的，一直繼續到太阳下山的时候。

現在科西拉人恐怕敌人乘胜駛来进攻城市，或夺取那些被关禁在島上的人，或采取其他冒失的行动，所以他們又从島上把那些犯人带到希拉女神庙里来，并准备城市的防御工作。但是伯罗奔尼撒人虽然在海上胜利了，他們不敢冒險駛来进攻城市，而带着他們所俘获的十三条科西拉的船艦回到大陆上他們原来所駐扎的地方去了。次日，虽然科西拉人完全在混乱和恐慌状况中，但是伯罗奔尼撒人并沒有攻城的意思。据說，伯拉西达曾劝阿尔息达攻城，但是他沒有阿尔息达那么大的权力。伯罗奔尼撒人只在琉金密地角登陆，破坏乡村。

同时，科西拉的民主党害怕有敌艦进攻的危險，他們和过去在神庙祈禱的人以及反对党的其他成員进行談判，以求挽救城市，他們說服了一些反对党的人往船艦上去。这样，他們配备了三十条船艦的水手，准备抵抗敌艦的进攻。

---

① 参閱第165頁以下。
② 使他們面对着敌人。
③ 他們損失了十三条船艦。

但是伯罗奔尼撒人在破坏乡村的土地后，到中午时又离开了那里。将近傍晚，他們得到烽火信号的通知，說有六十条[1]雅典船艦将从琉卡斯駛到了。当雅典人听到科西拉发生革命以及阿尔息达的艦队将駛往科西拉的时候，他們就派遣这个艦队来，这个艦队是由修克利斯的儿子攸利密頓指揮的。于是伯罗奔尼撒人馬上起航回国，紧紧地靠着海岸航行，他們拖着他們的船艦横过琉卡斯地峽，[2]以免环繞地角时被敌人看見，所以他們逃脫了。

当科西拉人知道雅典的艦队快到而敌人已經逃跑了的时候，他們招請城外的美塞尼亚人[3]进城，命令那些他們已經配备了水手的船艦开进亥拉伊克港中；[4]在航行的途中，他們杀掉所有他們能够找着的敌人。那些被他們說服而上船艦的人，在上陆时也都被他們杀死了。他們又跑到希拉女神庙中去，說服了大約五十个在庙中祈禱的人去受审判；审判結果，这些人都被处死刑。其余的祈禱者看見这种情况，大部分拒絕受审，在神庙中彼此互相杀死了；有些在树上吊頸，有些用其他各种方法自杀。当攸利密頓帶着他的六十条船艦停留在那里的七天中，科西拉人繼續屠杀他們自己的公民中他們所認为是敌人的人。被他們杀害的人都被控以阴謀推翻民主政治的罪名；但是事实上，有些是因为个人的私仇而被杀害的，或者因为債务关系而被債务人杀害的。有各种不同的死法。正如在这种形势之下所常发生的，人們往往趋于各种极端，甚至还要坏些。有父亲杀死儿子的；有从神庙中拖出，或者就在神坛上屠杀的；有些实际上是用圍牆封閉在道尼修斯神庙中，因而死在神庙里面的。

---

① 斯密司譯本作“四十条”克劳萊譯本作“六十条”。——譯者

② 这个地峽是現在的圣大-卯剌，連接琉卡斯和大陆，广約三斯塔狄亚。

③ 这就是尼科斯特拉图帶来的那五百人，其目的是威胁貴族党人。

④ 其目的是想把貴族党人和他們在市場附近及希拉女神庙中的朋友們斷絕联系。

这次革命是这样殘酷；因为这是第一批革命中間的一个，所以显得更加殘酷些。当然，后来事实上整个希腊世界都受到波动，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敌对的党派——民主党的領袖們設法求助于雅典人而貴族党的領袖們則設法求助于斯巴达人。在和平时期，沒有求助于他們的借口和愿望；但是在战爭时期，每个党派总能够信賴一个同盟，伤害它的敌人，同时巩固它自己的地位；很自然地，凡是想要改变政府的人就会求助于外国。在各城邦中，这种革命常常引起許多灾殃——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灾殃現在发生了，将来永远也会发生的，尽管殘酷的程度或有不同；依照不同的情况，而有大同小异之分。在和平与繁荣的时候，城邦和个人一样地遵守比較高尙的标准，因为他們沒有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去作那些他們不愿意去作的事。但是战爭是一个严厉的教师；战爭使他們不易得到他們的日常需要，因此，因此使大多数人的心志降低到他們实际环境的水平之下。

这样，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爆发了革命；在那些革命发生較迟的地方，因为知道了别处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引起許多革命热忱的新的暴行，表現于夺取政权方法上的处心积虑和从所未聞的殘酷报复上。为了适合事物的改变，常用辞句的意义也必須改变了。过去被看作是不瞻前顧后的侵略行为，現在被看作是党派对于它的成員所要求的勇敢；考虑将来而等待时机，被看作是懦夫的别名；中庸思想只是軟弱的外衣；从各方面了解一个問題的能力，就是表示他完全不适于行动。猛烈的热忱是眞正丈夫的标志，阴謀对付敌人是完全合法的自卫。凡是主張激烈的人总是被信任；凡是反对他們的人总是受到猜疑。阴謀成功是智慧的表示，但是揭发一个正在酝釀中的阴謀，更加是聪明些。凡是不想作这些事情[1]的人是分裂党派本身的統一性而害怕反对党。总之，先发制

① 卽組織阴謀和揭发阴謀。

人，以反对那些正将要作恶的人和揭发任何根本无意作恶的人，都同样地受到鼓励。家族关系不如党派关系的强固，因为党員更愿意为着任何理由，趋于极端而不辞。这些党派組織的目的不是为了享受現行法律的利益，而是推翻現行制度以夺取政权；这些党派的成員彼此相信，不是因为同一个宗教团体的教友关系，而是因为他們是犯罪的伙伴。如果反对党的人发表合理的言論，执政党不会寬大地接受，反而采取各种戒备的方法，使他們的言論不产生实际的效果。

报复比自卫更为重要。如果两个党派訂立互相保証的协定的話，这种协定的訂立只是为了应付暫时的紧張局势，只有在它們沒有其他的方法应用的时候，这种协定才能維持它的效力。如果机会到了的話，首先大胆地抓住这个机会的党人，乘敌人之不备，得到报复，这种違背信約的报复比公开的进攻更为称心。他們認为这样作是比較安全些；同时，利用詭計取得胜利，使他們有一个精明的美名。真的，大多数的人宁愿称恶事为聪明，而不愿称头脑单純为正直。他們以第一种品質而自豪，而以第二种品質为耻辱。

由于貪欲和个人野心所引起的統治欲是所有这些罪恶产生的原因。一旦党派斗爭爆发的时候，激烈的瘋狂情緒发生作用，这也是原因之一。許多城邦的党派領袖們有似乎可以使人佩服的政綱——一方面主張民众在政治上的平等①，另一方面主張安稳而健全的貴族政治②——他們虽然自己冒充为公众利益服务，但是事实上是为着他們自己謀得利益。在他們爭取优势的斗爭中，沒有什么事可以阻拦他們；他們自己的行动已經是可怕了的；但在报复的时候，更为可怕。他們既不受正义的限制，也不受国家利益的

① 民主党的口号。——譯者
② 貴族党的口号。——譯者

限制；他們惟一的标准是他們自己党派一时的任性；所以他們随时准备利用不合法的表决来处罰他們的敌人，或者利用暴力夺取政权，以滿足他們一时的仇恨。結果，虽然双方都沒有正义的动机，但是那些能够发表动人的言論，以証明他們一些可耻的行为是正当的人，更受到贊揚。至于抱着溫和观点的公民，他們受到两个极端党派的摧殘，不是因为他們沒有参加斗爭，就是因为嫉妒他們可能逃脫灾难而生存下去了。

这些革命的結果，在整个希腊世界中，品性普遍地墮落了。观察事物的淳朴态度，原是高尚性格的标志，那时候反而被看作是一种可笑的品質，不久就消失了。互相敌对的情緒在社会上广泛流傳，每一方面都以猜疑的态度对待对方面。至于終止这种情况，沒有那个保証是可以信賴的，沒有那个誓言是人們不敢破坏的；人人都得到这样一个結論，認为希望得到一个永久的解决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們对于别人不能信任，只尽自己的力量以免受到别人的伤害。通常那些最沒有智慧的人表現得最有生存的力量。这样的人認識到他們自己的弱点和他們敌人的智慧；因为他們害怕在辯論中失敗，或者在阴謀詭計中为机警的敌人所战胜，他們大胆地直接开始行动；而他們的敌人过于相信自己能够預料事务的发生，認为沒有必要来以暴力夺取那些他們能够利用政策获得的东西，因而他們更易于被杀害，因为他們丧失了警惕性。

无疑地，破坏法律和秩序最早的例子发生于科西拉。在那里，有过去被傲慢地压迫而不是被賢慧地統治的人，一旦胜利了的时候，就实行报复；有那些特别为灾难所迫，希望避免他們慣常的貧困而貪求邻人财产的人所采取的邪恶决議；有野蛮而殘酷无情的行动，人們参加这种行动，不是为着图利，而是因为不可抑制的强烈情感驅使他們参加互相殘杀的斗爭。就是在有法律的地方，人性总是易于犯法的；現在因为文明生活的通常习慣都在混乱中，人性

很傲慢地現出它的本色，成为一种不可控制的情欲，不受正义的支配，敌視一切胜过它本身的东西。因为，如果不是为了这种嫉妒的有害影响的話，人們不会这样重視复仇而輕視宗教，重視图利而輕視正义的。眞的，不錯，在对他人复仇的时候，人們开始預先取消那些人类的普遍法則——这些法則是使所有受痛苦的人有得救的希望的——他們不讓这些法則繼續存在，以准备他們在危急时也可能需要这些法則的保护。[①]

所以当科西拉人在他們的城市中最初流露出內战的情緒时，攸利密頓率領雅典艦队离开了科西拉。后来大約五百个被放逐的科西拉人設法逃跑，渡过海峽，安全地达到大陆上，夺取了那里几个要塞，占領了海峽对岸的科西拉領土，利用这个地方作为根据地，以掠夺島上他們自己的同胞。这样他們給科西拉带来了很大的損失，引起科西拉城內的严重飢荒。他們也派遣代表們往斯巴达和科林斯去，想設法使他們自己恢复在科西拉的地位。但是他們的談判沒有成功。后来他們聚集了一些船舶和一些雇佣軍队，带着大約六百人渡过海峽，达到島上，他們在那里焚毁他們的船舶，使他們除了最后征服这个地方之外，再沒有其他希望了。于是他們跑到伊斯吞山，自己建筑要塞。他們占領乡村地区后，开始向城內的人民进攻。

① 休德和几乎所有近代注释家都把这一段文字用括弧标識出，認为是伪造的，因为这段文字为古代文法学家所責难，哈利加納苏的戴奥尼素也沒有提到这一段，抄本中在这一段文字上曾加了一个問号。

第六章 雅典人在西西里和弥罗斯。斯巴达人在赫拉克里亞殖民的失敗

在这个夏季末，雅典人派了二十条船艦往西西里去，因为在西西里，叙拉古人和林地尼人发生了战爭。指揮这个艦队的是梅兰諾配斯的儿子雷歧兹和攸斐勒都的儿子察里阿德。除卡馬林那之外，所有其他多利亚人的城市都和叙拉古同盟；这些城市，在战爭爆发之初，就已經和斯巴达訂立了同盟条約的，但是它們沒有积极参加战爭。林地尼有卡馬林那和卡尔西斯人的城市作为同盟者。意大利的国家中，罗克里人在叙拉古一边；而利吉姆人則支援他們同族的林地尼人。①

林地尼的同盟者現在派了一个代表团②到雅典去，根据他們昔日的同盟条約③和他們同为爱奥尼亚人的理由，請求派遣艦队来援助他們，因为他們在陆地上和海上都被叙拉古人封鎖了。雅典派了一个艦队，名义上說是因为他們和林地尼人是同族的关系，但是他們的眞正目的是防止谷物从西方运往伯罗奔尼撒去，以及初步試探他們是不是可以占領西西里。他們駐扎在意大利的利吉姆，他們从那里和他們的同盟者联合起来，进行战爭。

于是夏季結束了。接着冬季里，④瘟疫第二次在雅典人中間爆发了。⑤事实上，瘟疫从来就沒有完全停止过，虽然瘟疫的严重

① 参閱第456頁。

② 这个代表团以著名的修辞学家哥尔基亚为首。

③ 关于阿普修德执政时代（公元前433—432）重訂条約的片断，可参閱《亚狄迦碑銘集成》33。

④ 公元前427年。

⑤ 参閱第二卷第五章。

性大大地衰減了。第二次瘟疫延續了将近一年，而第一次延續了两年。沒有什么其他的灾禍比瘟疫給雅典人带来了更大的損失，或削弱了雅典人更多的战斗力量。[①] 在正規軍队中，因瘟疫而死亡的将近四千四百名重装步兵和三百名騎兵；在人民大众中，沒有人知道死亡者的人数。这个时候，在雅典、优卑亚和彼奥提亚，特别是彼奥提亚的城市奥科美那斯，也发生了許多次地震。

在同一个冬季里，在西西里的雅典人和利吉姆人率領三十条船艦远征伊奥拉斯群島；这个地方在夏季里是不能进攻的，因为那里缺少水。奈达斯的移民——利帕剌人占領这些島嶼。他們居住在群島中一个不大的島上，这个島叫做利帕剌。他們把这个島作为中心，分別去耕种其他的島嶼：狄狄密、斯特龙基利和亥厄拉。[②] 这些地方的人民相信赫斐斯塔斯[③] 的冶鉄場是在亥厄拉，因为晚上看那里有火焰升天，白天烟霧罩着。这些島嶼是在西塞尔人住的海濱和麦散那地区的附近，它們和叙拉古联盟。雅典人破坏他們的土地，但是，因为这些居民不肯和雅典人合作，雅典人又回到利吉姆去了。这样冬季就完了，修昔底德所記載的战爭的第五年也終結了。

次年夏季，[④] 伯罗奔尼撒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在斯巴达国王阿基斯（阿基达馬斯的儿子）指揮下，出发进攻亚狄迦，到达地峽。但是那里发生許多地震，因此，他們沒有侵入亚狄迦就回去了。大約在同一个时期中，当地震常常发生的时候，在优卑亚的奥罗比伊地

---

① 写这句話的时候，著者似乎不知道以后的战事情况，特别是西西里远征的不幸結果（参閱斯密司譯本序言，xiii 頁）。

② 斯特累波还提出了三个島的名称，近代地理学家提出了十一个或十二个。斯特龙基利就是近代的斯特隆波里，是一个活火山的所在地，近来特别有名，因为它和麦散那以及勒格俄相近，1908 年 12 月 28 日这两个地方都发生地震。

③ 希腊的冶鉄神，宙斯和希拉的儿子。——譯者

④ 公元前 426 年。

方，海水从当时的海岸引退，后来巨浪又冲上来，把城市的一部分淹沒了；当海水退时，还有一部分在水底下，所以过去是陆地的地方現在变为海了。那些沒有及时逃往高地的居民都葬身于洪水之中。同样的水灾也发生于奥彭梯亚的罗克里斯海岸附近的阿塔兰塔島上；在这里，雅典人的要塞[①]一部分也被海水冲掉，两条被拖到岸边的船艦中有一条被海水冲得粉碎。在佩巴里修斯，海水也引退，离开海岸相当的距离，但是沒有发生水灾；又有一次地震，摧毁了城牆的一部分，以及市政厅和其他少数建筑物。依我看来，这些事情是由地震引起的。在地震最强烈的地方，海水就被吸引，离开海岸，然后更强烈地冲回来，因此产生水灾。[②]如果沒有地震的話，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怎样能够发生的。

在同一个夏季里，不同的交战双方在西西里进行各种战役。西塞利奥特人[③]內部彼此互相战爭，雅典人及其同盟者也进行了一些远征。我在此地只提到一些最重要的事情：卽雅典人及其同盟者的軍事行动和敌人反抗他們的战略。

雅典将軍察里阿德在和叙拉古人作战中被杀，所以雷岐兹現在单独指揮他們的艦队了。他带着他的同盟者出发进攻麦散那的市鎮迈利。正碰着有麦散那人的两个大队駐守迈利，他們埋伏以待从船艦上登陆的雅典人。但是雅典人打敗了埋伏兵，使他們受了很大的損失。于是雅典人进攻要塞，迫使他們交出卫城，并且和雅典人一起去进攻麦散那。雅典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到达的时候，麦散那也投降了，它把人質和雅典所要求的一切其他保証都交給雅典人。

① 参閱第127頁。

② 修昔底德指出地震和水灾的連带关系。地震最强烈的地方，水灾最大。但是这个影响是間接的，因为地震过了之后，海水的引退直接引起水灾。（昭）

③ 卽西西里的希腊人。——譯者

在同一个夏季里，雅典人派遣阿尔西提尼的儿子德謨斯提尼和狄奥多拉斯的儿子普罗克利率領三十条船艦，环繞伯罗奔尼撒巡邏。他們又派遣尼塞拉都的儿子尼西阿斯率領六十条船艦和二千名重装步兵往弥罗斯。他們想征服弥罗斯，因为弥罗斯虽然是一个島，① 但是不肯屈服于雅典，甚至拒絕参加雅典同盟。虽然雅典人破坏了他們的土地，但是他們不肯投降，所以雅典艦队离开了弥罗斯，航往格累亚的領地俄罗巴斯。他們在这里停泊了一晚，他們的重装步兵馬上登陆，由陆地上进攻彼奥提亚的塔那格拉。他們商量好了的，在那里燃起烽火信号，雅典就派遣卡利阿斯的儿子希波尼卡斯和修克利斯的儿子攸利密頓率領全軍出发，到那里来和他們会师。他們駐扎在那里，用一天的时間来破坏塔那格拉的領土，又在那里过了一夜。翌日，塔那格拉人和一些来支援他們的底比斯人从城內出来，和雅典人会战，結果，雅典人胜利了。雅典人夺取了一些武器，建立了一个胜利紀念碑，然后撤退了，大部分軍队回雅典，其余的回到船艦上。尼西阿斯带着六十条船艦沿着海岸航行，破坏了罗克里斯沿海一带的土地，然后回国。

大約在这个时候，斯巴达人在特累启斯建立他們的殖民地赫拉克里亚。他們这样作，是为了下列几个理由：馬利亚的居民是三个部落組成的：巴拉利亚人、亥厄拉人和特累启斯人。特累启斯人和他們的邻居伊塔人作战，损失很大；起初他們想和雅典人同盟，使雅典人保护他們。但是后来他們怕雅典人不能够給他們以充分的安全，因此他們派遣提撒曼那斯作他們的代表到斯巴达去。斯巴达的母邦多利斯也受伊塔人的压迫，所以也派人参加了代表团，同往斯巴达，作同样的請求。斯巴达人听了这些使节們的話，决定派遣一个移民团，因为他們想同时援助特累启斯人和多利亚人。

① 西克拉底斯群島中，只有弥罗斯和塞拉两个島上的居民沒有参加雅典同盟，因为他們是拉哥尼亚的移民（第412頁）。

同时，他們認为新城市的地位便于对雅典人作战，因为这个地方可以作为海軍根据地，直接进攻优卑亚，这是渡海到优卑亚最短的路綫；同时，这个地方在往色雷斯的道路上，对于他們也是有利的。因此，他們热心地建立这块地方，是有許多理由的。

首先他們詢問特尔斐的神。他們得到一个有利的答复之后，就从斯巴达本城以及斯巴达領土內其他城市[①]中派遣移民；他們又从希腊其他地区招請志愿者（爱奥尼亚人、亚加亚人和其他一些人除外）。这个城市的建立者和这次远征的領导者是三个斯巴达人：利翁、阿尔息达和达馬剛。所以他們建立一个設防的新城市，这个新城市現在叫作赫拉克里亚，离德摩比利約四十斯塔狄亚[②]，离海濱約二十斯塔狄亚[③]。他們开始建筑船塢；为了使其地位安全起見，他們在面向德摩比利的一边，离河口本身不远的地方建筑城牆。

这个城市的建立，首先引起雅典很大忧惧；因为从这里渡海到优卑亚的市鎮森尼昂很近，雅典人認为斯巴达人建立这个城市的目的在于优卑亚。但是后来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这个新的居留地对于雅典毫无损害。原因是这样的：在这个地区，帖撒利人是最有势力的，他們的領土受到新居留地的威胁，他們恐怕在他們的边界上有一个强国，所以經常侵掠新居留地，和新的居民作战，直到新居民的势力完全削弱，达到毫不重要的地位时为止。原先新居民的人数是很多的，因为他們很有信心地跑到斯巴达人所經营的居留地来，他們認为这个城市是安全的；虽然如此，但是事实上，这个城市的衰落和人口的減少，斯巴达本城派去的总督們是应当負

① 卽斯巴达人和庇里奥西人；庇里奥西人意为“边区人”，因为他們住在边区。——譯者

② 約合四英里半。——譯者

③ 約合二英里多。——譯者

主要責任的，他們的严酷和不公平的行政管理把大多数的移民吓跑了，所以使他們的敌人更容易战胜他們。

第七章 德謨斯提尼在西部希腊和挨托利亞。諾帕克都受到威胁

在同一个夏季里，大約和雅典人停留在弥罗斯同时，雅典人环繞伯罗奔尼撒半島巡邏的另一个三十条船艦的艦队，首先以伏兵之計，消灭了琉卡斯的市鎮厄罗門那斯的一些駐軍，然后进攻琉卡斯本城。这时候，雅典的軍队大大地加强了，阿开那尼亚人，除了伊尼亚第人以外，都以全軍参加雅典軍队；此外，还有一些薩星修斯人和賽法倫尼亚人以及十五条科西拉的船艦都来助战。琉卡斯人虽然看見地峽[①]内外他們的城市和阿波罗神庙所在地都遭到破坏，但是在雅典人人数众多的压迫下，他們不敢出战。阿开那尼亚人劝雅典将軍德謨斯提尼建筑一条城牆，切断琉卡斯城和外界的联系，以封鎖它；他們認为这样很容易使之发生飢荒，迫使它投降；同时也消灭一个总是敌視他們的地方。

但是同时，美塞尼亚人劝德謨斯提尼：有了这样大的一支軍队，最好是进攻挨托利亚。挨托利亚人对于諾帕克都是一个威胁；如果他征服了他們的話，也很容易把大陆上那个地区內所有的其他部落都爭取到雅典一边来。真的，挨托利亚人是一个人数众多而好战的部族，但是他們住在一些分散得很广而沒有設防的乡村

① 这个地峡此时联系着島和大陆，过去科林斯人曾在此地开凿运河（斯特累波，452 c）；但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以前已为积沙淤塞了。在本書中常常提到拖着船艦从此地通过，可以为証。从本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琉卡斯人的領土是包括大陆上阿开那尼亚一部分土地在內。

中；他們只有輕装武器，所以美塞尼亚人說，在他們能够动員一个联合軍队以自卫之前，他們就会很容易地被征服了。美塞尼亚人劝德謨斯提尼首先进攻阿波多提亚人，然后进攻奥斐尼亚人，最后进攻攸利坦尼亚人；攸利坦尼亚人是挨托利亚人数最多的部落。据說，他們說一种完全不能懂的語言，他們吃生肉。如果这些部落被征服了的話，爭取其余的部落就不难了。

德謨斯提尼贊成这个計划，一部分是因为他想討好美塞尼亚人，但是特别是因为他認为，如果挨托利亚人加入作他的大陆上的同盟者的話，他不須要用雅典的人力，就可以从大陆上进攻彼奥提亚；其路綫是通过奥佐利亚的罗克里斯到多利斯的錫丁尼昂，居于帕那薩斯山的左边，直到他居高临下，进入佛西斯。他認为佛西斯人会愿意和他联合起来，侵入彼奥提亚的，因为他們一向总是对雅典人友好的；如果他們不愿意的話，他可以强迫他們和他联合在一起；如果他进入佛西斯，那么，他就已經到达彼奥提亚的边界上了。

因此，他違反了阿开那尼亚人的意志，带着他的全部軍队，从琉卡斯起程，沿着海岸航行，到了索利安姆。他在这里把这个計划告訴了其他的阿开那尼亚人，但是他們不愿意接受这个計划，因为他不贊成封鎖琉卡斯。所以他自己带着其余的軍队[①]开始向挨托利亚进攻了。

他把罗克里斯的伊尼昂作为他的根据地，因为奥佐利亚的罗克里斯人是雅典的同盟者；已經商談好了，他們应当带着所有他們能够利用的軍队进入內地，和他在那里会合起来。因为他們是挨托利亚人的邻居，有和挨托利亚人一样的武装，雅典人認为他們的援助是极有用的，因为他們对于这个地区和当地人作战的方法都

① “即賽法倫尼亚人、美塞尼亚人、薩星修斯人和他自己船艦上三百名雅典水兵。这时候，科西拉派来的十五条船艦已經回国去了。”

是很熟习的。

当晚德謨斯提尼駐扎在尼米亚的宙斯神庙附近，[①]翌日黎明出发，进攻挨托利亚。在进軍的第一天，他取得了波提丹尼亚；第二天，取得了克罗西里昂；第三天，取得了替基昂。他在这里停下来了，把战利品送回罗克里斯的攸帕利昂。他的計划是想繼續进攻这个地区，达到奥斐尼亚人住的地方；如果他們不肯屈服的話，就回到諾帕克都，然后从那里第二次进攻他們。

但是这次入侵是挨托利亚人意料到了的。这些計划最初确定的时候，他們就已經知道了；現在当雅典軍队进入他們的境內的时候，他們聚集大軍，整个地区都派遣分遣队来了，就是最远的奥斐尼亚人諸部落(包括波密亚人和卡利阿斯人在內，其地区直达馬利亚海灣)都来参加了。

但是美塞尼亚人对德謨斯提尼还是提供和以前一样的意見。他們向他保証，征服挨托利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劝他尽快地进軍，沿途一个一个地攻取他所遇着的村落，使挨托利亚人沒有时間全体联合起来反抗他。德謨斯提尼受了这个意見的影响，同时相信他自己的幸运，因为过去他是从来沒有战敗过的；因此，他不等待本应到了的罗克里斯人就进兵了；罗克里斯的援兵可以补救他的軍队的主要缺点，因为他缺少輕装的标枪射手。他进攻伊基提昂，襲取了那个地方。当地居民逃跑了，駐扎在市鎮上面的山丘上；市鎮位于离海岸約八十斯塔狄亚[②]的高地上。

正在这个时候，挨托利亚人的主力軍到了伊基提昂，向希腊人和他們的同盟者进攻。他們从四面八方的山上跑下来，投射标枪；当雅典人前进时，他們退却；当雅典人退却时，他們馬上又跑轉来

① "据說，詩人希西阿德是在这里被本地居民杀死的，因为有一个神讖說，他命中注定将死于尼米亚。"(关于这个傳說的詳情，可参閱普魯塔克《七賢宴談篇》xix。)

② 約合九英里。——譯者

了。这样战斗了相当久的时候，交互地几进几退，不論进退，都是雅典人吃了亏。但是当雅典的弓箭手还有箭，而且能够用箭的时候，他們还能够支持，因为輕装的埃托利亚人受箭的射击时，总是退却的。但是后来弓箭手的队长被杀死，弓箭手分散了，而重装步兵因为經常使用这种煩累的动作而精疲力竭了，埃托利亚人利用标枪射击紧紧地压迫雅典人，所以最后雅典人向后退却，开始逃跑，許多人冲下来，有的陷入一个沒有出口的干河道中，有的因为他們的美塞尼亚人向导克洛蒙战死而迷失道路，因而都被杀死了。埃托利亚人繼續使用他們的标枪；他們行动迅速，武装輕便，所以赶上了雅典人；雅典人被击潰后，許多人当場被杀死了。而且雅典人的主力軍走錯了路，冲入森林中，在森林中他們沒有出路可以逃跑，而敌人放火燒山，四面火起，事实上，一个逃亡軍队所可能遭遇的一切危难，雅典人都遭遇到了，兵士以各种各样的死法，丧失了生命。生存者經过很大的困难，才逃到海边罗克里斯的伊尼昂，他們原先是从这个地方出发的。許多同盟者和一百二十名重装步兵被杀了。这些雅典人，人数这样多，都是壮年，无疑地，都是雅典在这次战爭中所丧失的最好的人。德謨斯提尼的同僚普罗克利也陣亡了。

他們根据休战和約，从埃托利亚人手中取回陣亡者的尸体后，就回諾帕克都；从那里上船，回雅典去了。但是德謨斯提尼留在諾帕克都或附近地区，因为此事发生后，他怕回去面見雅典人。

大約同时候，在西西里的雅典人航往罗克里，① 在那里登陆，打敗了和他們作战的罗克里人，攻陷了哈勒克斯河畔的要塞。

同一个夏季中，在雅典人远征埃托利亚之前，埃托利亚人早已派遣代表們到科林斯和斯巴达去，請求派遣軍队来进攻諾帕克都，

① 即伊壁犀斐里亚的罗克里，在利吉姆之北。

因为諾帕克都招請雅典人来进攻他們。挨托利亚的代表們是一个奥比翁尼亚人托洛法斯，一个攸利坦尼亚人波利阿德和一个阿波多提亚人替山达。他們的請求得到圓滿的答复。在秋季之初，斯巴达人派遣了他們的同盟者三千名重装步兵前往，其中五百名是他們新建的殖民地赫拉克里亚派来的。斯巴达人攸利洛卡斯受命为司令官；此外，还有两个其他斯巴达人，馬卡里阿斯和門尼达里阿斯，跟他同去。

他們的軍队会集于特尔斐，攸利洛卡斯从那里派了一个傳令官到奥佐利亚的罗克里斯人那里去，因为往諾帕克都去的道路正通过他們的領地，同时他想引誘他們脫离雅典同盟。他在罗克里斯得到了安斐薩人最有力的支持，因为他們害怕佛西斯人的敌視。他們是最早交人質的；他們說服其他国家也交人質，因为其他国家都害怕侵略軍；首先是他們的邻居迈昂尼亚人（他們占据进入罗克里斯的最險要的通道），然后伊斐亚人、美撒比亚人、特里提亚人、卡利安人、托洛丰尼亚人、赫西亚人和伊安西亚人——所有这些人都参加了远征。奥尔匹人提交了人質，但是沒有参加远征。海伊亚人只是在他們的乡鎮波利斯被攻陷后，才提交人質。

当一切准备作好了，人質也被安置在多利斯的錫丁尼昂之后，攸利洛卡斯就率領他的軍队出发，通过罗克里斯，进攻諾帕克都。在进兵的过程中，他攻陷了罗克里斯的两个市鎮，伊尼昂和攸帕利昂，因为它們不肯和他合作。当他达到諾帕克都的領土的时候，挨托利亚人来支援他了。他們一起破坏这地区的土地，攻陷了这个沒有建筑城牆的市鎮的外部。他們又攻陷了莫利克里昂，这是科林斯的殖民地而臣服于雅典的。

雅典人德謨斯提尼自从在挨托利亚慘敗之后，仍留在諾帕克都附近；当他听到敌軍就会到了的时候，他很为諾帕克都的安全耽心。他跑去說服阿开那尼亚人派兵来救援（虽然經过很大的困难，

因为他过去从琉卡斯撤退了)。他們派了一千名重装步兵跟他乘着船艦[1] 回到諾帕克都,挽救了这个地方。在他們到达之前,耽心这个市鎮不能支持,是很有理由的,因为应当防守的城牆范圍很大而可供防守之用的士兵則很少。

当攸利洛卡斯和他的同盟者发現这支軍队已經进入諾帕克都的时候,他們知道,襲取这个城市已經是不可能,于是把軍队撤退了,但是他們沒有回到伯罗奔尼撒去而侵入过去称为伊奥里斯,而現在称为卡利敦的地方和普利烏隆,也侵入这个地区的其他市鎮和挨托利亚的普洛斯基姆。这是因为安布累喜阿人来了,劝他們联合起来向安非罗基亚的亚哥斯以及安非罗基亚和阿开那尼亚其他地区进攻;他們說,如果这些国家被征服了的話,大陆上所有其余的地方都会倒到斯巴达这一边来。攸利洛卡斯同意这些建議。他遣散了挨托利亚人的軍队,带着其余的軍队留在这些地区,沒有行动,一直等到安布累喜阿人动員起来,而他也在亚哥斯附近和他們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夏季就是这样結束了。

第八章　提洛島上的祓除祭典。德謨斯提尼的大捷。战爭第六年的終結

接着在冬季的时候,[2] 在西西里的雅典人带着他們的希腊同盟者和那些跟他們联合在一起的西塞尔人同盟者[3] 进攻西塞尔人

---

① 这是阿开那尼亚人自己的艦队,因为德謨斯提尼所率領的三十条船艦已回雅典去了(第249頁)而第254頁所提到船艦尙沒有到。根据克劳萊的譯本和华尔納的譯本,这些船艦是德謨斯提尼带去的;根据斯密司的譯本,这些船艦是阿开那尼亚人的。——譯者

② 公元前426年。

③ “这些人以前是叙拉古的同盟者,但是因为苦于叙拉古的苛政,現在叛离了。”

的市鎮因尼薩，它的卫城是由叙拉古人駐守的。他們进攻卫城，但是沒有攻下，所以撤退了。在撤退时，雅典人的同盟者为殿軍；叙拉古人从卫城中跑出来，向他們进攻，把他們大部分軍队打敗了，杀了他們許多人。此事以后，雷歧兹領导雅典人在罗克里一些地方登陆，在卡星那斯河畔，打敗了开配香的儿子普洛克星那斯領导来抵抗他們的大約三百个罗克里人。他們夺取了一些武器之后，就撤退了。

在同一个冬季里，雅典人依照某种神讖的指示，举行祓除祭典。在过去，僭主庇西斯特拉图[1]曾在这个島上举行过祓除祭典，但是范圍不是在全島上——只是在从神庙所能看得到的地方。这一次是依照下面的方式，在全島范圍內进行：过去所有在提洛島上死亡者的坟墓一律发掘出来，宣布以后在提洛島上不得再有出生和死亡的事；凡是那些将要死亡或生产的人都运往累尼亚島上去，这个島和提洛島是很相近的，所以薩摩斯僭主波利克拉底（他統治了很多其他的島屿[2]）在海上称霸时代，征服了累尼亚，把这个島献給提洛島上的阿波罗神，用鉄索把累尼亚和提洛島連接起来。[3]

举行祓除祭典之后，雅典人在这里第一次庆祝五年一度的提洛賽会节日。在远古时代，已經有許多爱奥尼亚人和邻近島屿上的居民在提洛島上举行过大的集会。他們常带着他們的妻室儿女到这里来参加节日的庆祝，正和現在的爱奥尼亚人到以弗所去参加节日的庆祝一样。他們也常在那里举行体育、詩歌和音乐的比賽，每个城市提供它自己的合唱队。这样的賽会，荷馬[4]的阿波罗

---

① 他第一次建立僭主政治是公元前560年；他死于公元前527年。

② 西克拉底斯群島。

③ 庫齐烏斯說：这是“象征地表示两島不可分解的联合”。

④ 修昔底德很清楚地把荷馬当作这里所引的頌歌的作者。他說：“在这些詩句中，他也提到了他自己，”由此可見，修昔底德是把荷馬当作确有其人的。

頌歌[①] 中下列的詩句很清楚地說明了:

"飞巴斯神啊,你心中最喜欢的提洛島,
在那儿,爱奥尼亞人穿着他們拖曳的長袍,聚集在一起,
带着妻室儿女在他們的周圍,在你的圣道上行走,
他們斗拳、跳舞和唱歌,給你以娛乐,
他們按次比賽的时候,高呼你的名字。"

从同一首頌歌的下列詩句中,他很清楚地說明,那里有音乐和詩歌的比賽。同时,爱奥尼亚人也参加了这些比賽。他贊美提洛島上妇女的合唱之后,用下列的詩句結束他对她們的歌頌;在这些詩句中,他也提到了他自己:

"少女們,我向您們全体告别了,
願阿波罗和阿提密斯保佑您們。
在将来,請您們想到我,
无論什么时候,有其他旅途中疲乏了的人来到这里,
詢問您們:'少女們啊,請告訴我,
所有的流浪歌手中,誰的歌声最甜蜜?
請告訴我,誰的歌声您們最喜欢?'
那时候,您們一定要用您們优雅的言詞,众口同声地回答:
'住在开俄斯石島上的盲目歌人'。"

因此,从荷馬的詩歌中,我們可以得到証据,說明在远古时代,提洛島上也有很大的集会和节日。后来島上居民和雅典人还是派送合唱队和敬神祭品到那里去的,但是竞賽和其他仪式則沒有繼續举行了,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种种困难;直到現在雅典人才恢复了竞賽,又增加了賽馬,这是过去所沒有的。

在同一个冬季中,安布累喜阿人依照他們劝攸利洛卡斯和他的軍队留在在那里时所允諾的,率領三千名重装步兵,进攻安非罗基亚的亚哥斯,占領了奥尔匹,这是靠近海边山上的一个要塞,过

① 修昔底德在这里所引的詩句是摘自《提洛島阿波罗頌歌》第146行以下和第165行以下。

去阿开那尼亚人建筑这个要塞，作为法庭[1]。这个地方离海岸边的亚哥斯城大約二十五斯塔狄亚[2]。

同时，阿开那尼亚人派了一部分軍队去援助亚哥斯，其余的軍队駐扎在安非罗基亚一个叫做克勒尼或"泉水"的地方，以防范攸利洛卡斯指揮下的伯罗奔尼撒人，使他們不能偷偷地从那里跑过去，和安布累喜阿人联合在一起。他們又派人到德謨斯提尼那里去，請他来指揮他們；当时德謨斯提尼領导远征軍，已經进入挨托利亚了。他們又派人去請雅典的那二十条船艦[3]来援助他們；这个艦队在提摩克拉底的儿子亚里斯多德和安廷尼斯都的儿子海厄罗丰指揮下，正在伯罗奔尼撒半島沿岸巡邏。

在奥尔匹的安布累喜阿人也派遣使者到安布累喜阿城去，請求他們的同胞們派遣全軍来支援他們，因为他們恐怕攸利洛卡斯的軍队不能通过阿开那尼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是他們自己必須孤軍作战，就是，如果他們想要撤退的話，他們会遭遇着很大的危險。

同时，攸利洛卡斯指揮下的伯罗奔尼撒人听到安布累喜阿人已經到了奥尔匹的时候，他們馬上离开普洛斯基姆，来支援安布累喜阿人。他們渡过阿基洛斯河之后，进軍通过阿开那尼亚，他們发現当地的居民都走光了，因为这些居民都去援救亚哥斯去了。他們的右边是斯特拉托斯城和城内的駐軍；左边是阿开那尼亚其余的地方。他們通过斯特拉托斯人的領土前进，横过菲提亚，繞过麦

---

① 这或者是阿开那尼亚人的同盟法庭，如斯条普所主張的（参閱頎曼：《古希腊史》ii. 3，第76頁），或者是阿开那尼亚人和安非罗基亚人的共同法庭（参閱克房斯：《希腊》ii. 第333頁），如克拉森所說明的。后一个說法有拜占庭人斯梯芬那斯的著作为証。

② 約合二又四分之三英里。——譯者

③ 雅典的三十条船艦回国（第249頁）之后，这二十条船艦又被派出来，巡邏于伯罗奔尼撒半島沿岸。它們的眞正目的地是諾帕克都（第260頁），但是因为阿开那尼亚人的請求，它們暂时轉往安布累喜阿灣去（第255頁）。

第溫的边界，然后通过利姆尼亚。在这里，他們越过了阿开那尼亚的边界，进入阿格里人的領土，阿格里人和他們是友好的。他們到达泰阿莫斯山(山在阿格里人的領土內)，由峽口越过山岭，在黃昏后进入亚哥斯的領土內。那么，他們通过亚哥斯城和阿开那尼亚人在克勒尼駐防地之間的道路，而沒有被发覚，就和奧尔匹的安布累喜阿人联合在一起了。

現在两軍联合了，黎明的时候，他們在一个叫做麦特罗玻里的地方布置陣地，在那里建立营幕。不久之后，那二十条雅典船艦駛入安布累喜阿海灣了。和他們在一起的，有德謨斯提尼領导的二百名美塞尼亚重装步兵和六十名雅典弓箭手。艦队停泊在奧尔匹的山丘对岸的附近。同时，阿开那尼亚人和少数安非罗基亚人[1]已进入亚哥斯城內，备准和敌人作战。他們推举德謨斯提尼为全体同盟軍的总司令，和他們自己的将軍們合作。他領导他們出来，在阿尔匹附近一个地方駐扎軍营；在这里有一个山谷，把两支軍队隔开来了。

两軍相持了五天，双方都未出战；但是到了第六天的时候，双方列成战陣。伯罗奔尼撒人的軍队人数較多，处于优势；德謨斯提尼恐怕被敌人包圍，因此，他把大約四百名重装步兵和輕装步兵埋伏在一个灌木丛生的暗道上，他的計划是想正在两軍交战的时候，这些軍队就从埋伏的地方跑出来，从敌人突进的側翼后面进攻。

双方准备好了的时候，他們前进作战。德謨斯提尼带着美塞尼亚人和少数雅典人在右翼；中央和左翼是由阿开那尼亚人和当时在那里的安非罗基亚标枪射手各分队組織而成。在另一方面，陣綫是由伯罗奔尼撒人和安布累喜阿人的混合队伍組成，只有門丁尼亚人全在左边，但不是最左翼，因为最左翼是攸利洛卡斯和他

① “大部分安非罗基亚人为安布累喜阿人所牽制了。”

自己的軍队，跟德謨斯提尼和美塞尼亚人相对。当两軍相搏的时候，伯罗奔尼撒人的左翼处于优势，正将包圍敌人的右翼了，当时阿开那尼亚人从埋伏中突然起来，从他們的后方突击，一下就把他們完全打垮了，他們沒有一个人能站在陣地上来抵抗的。眞的，他們所受的惊慌傳布于其余大部分的軍队里；因为攸利洛卡斯的部队是他們所有的最好的部队，别人看見这些部队尙且被打敗了，他們自己更加感覚恐慌。这次战役的功績是屬于德謨斯提尼指揮下的美塞尼亚人的，因为他們正首当其冲。同时，安布累喜阿人①和右翼的軍队战胜了敌軍，追逐敌軍到亚哥斯。但是当他們回来的时候，他們看見主力軍战敗了，胜利的阿开那尼亚人向他們进攻，他們經过很大的困难才逃回奥尔匹。他們中間許多人被杀死了，因为在突圍的时候，他們沒有秩序，也沒有紀律；在退却的时候，只有門丁尼亚人还保持着完整的队伍，比任何其他部队都要好些。

战斗繼續到黃昏的时候。翌日，因为攸利洛卡斯和馬卡里阿斯都已陣亡，門尼达阿斯負指揮軍队之責；在这次大敗之后，他不知道要怎样办才好。如果留在那里的話，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抵抗圍攻，因为他在陆地上和海上都被雅典的軍队和艦队包圍了；如果退却的話，他很少有安全逃脫的希望。因此，他和德謨斯提尼以及阿开那尼亚的将軍們商談，不仅請求收复陣亡者的尸体，并且要求一个他可以撤退的休战和約。他們把陣亡者的尸体交还給他，他們自己建立了一个胜利紀念碑，收复了他們自己陣亡者的尸体，其数約三百人；至于讓他依照休战和約撤退的問題，他們对全体軍队公开表示拒絕；但是德謨斯提尼和他的阿开那尼亚同僚者秘密地訂立协定，允許門丁尼亚人、門尼达阿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其他司令官及重要人物馬上回去。德謨斯提尼的目的，一部分是想以此削

① "事实上，安布累喜阿人是这些地区所有的部落中最好的战士。"

弱安布累喜阿人及其雇佣軍队[①]的势力，但是主要是想要使这些地区的人不信任斯巴达人和伯罗奔尼撒人，認为他們是只顧自己的安全而不顧同盟者的利益的。

因此，伯罗奔尼撒人取回他們陣亡者的尸体，尽他們的能力所及，迅速地埋葬死者。那些被允許可以回去的人秘密地計划怎样逃跑。同时，德謨斯提尼和阿开那尼亚人得到消息，說安布累喜阿城的居民，依照从奥尔匹派去的第一批使者的要求，以全軍出发，通过安非罗基亚。他們想和在奥尔匹的軍队联合在一起；关于已經发生了的事情，他們完全不知道。德謨斯提尼馬上派遣一部分軍队去在路上布置障碍，占据敌人进軍路綫上的要地，同时准备带着其余的軍队去抵抗他們。

同时，門丁尼亚人以及秘密协定中所包括的其他的人，以搜集蔬菜和木柴为借口，离开軍营，总是装作在搜集那些他們特别要出来寻找的东西的样子，三三两两地跑掉了。当他們已經离开奥尔匹相当远的时候，他們更加迅速地逃跑。但是在正規分遣队里和他們一道从軍营里出来的安布累喜阿人以及其他的人看見他們逃跑了，也急忙地在后面追赶，想赶上他們。起初，阿开那尼亚人以为他們是沒有遵守休战和約，整批逃跑了；他們开始追逐伯罗奔尼撒人；有些伯罗奔尼撒的司令官們要他們不要追赶，說伯罗奔尼撒人是依照休战和約撤退的，因此，他們認为自己是被卖了，于是把标枪向伯罗奔尼撒的将軍們投射。但是后来他們讓門丁尼亚人和伯罗奔尼撒人逃跑，开始杀戮安布累喜阿人了。因为很难辨别誰是安布累喜阿人，誰是伯罗奔尼撒人，产生了很大的混乱。被杀者約二百人；其余的人越过了边界，逃入阿格里，受阿格里国王薩林修斯的保护，因为他对他們是友好的。

① 这些雇佣軍队是一些什么人；关于这个問題有各种不同的意見。他們可能是来自邻近的伊壁魯斯人部落的雇佣兵，受安布累喜阿人的薪給的。

同时，安布累喜阿城派来的軍队到了爱多美尼。这个地方是两座高山組成的。其中更高的一座山已于晚間被德謨斯提尼从軍队中选拔出来的先遣部队所占据了。他們沒有被安布累喜阿人看見，先到了山上；但是安布累喜阿人先到了那座較小的山上，就在山上建立他們的軍营。

晚餐后，德謨斯提尼带着其余的軍队馬上在黃昏的时候出发。他本人带着一半軍队向山峽进軍；其余一半軍队采取通过安非罗基亚群山中的道路。正在黎明之前，他向安布累喜阿人进攻，当时安布累喜阿人尙在睡眠中。他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事实上还把德謨斯提尼的軍队当作自己的同胞；因为德謨斯提尼把美塞尼亚人放在前哨，命令他們用多利亚方言和敌人談話，使敌人的哨兵不致于怀疑他們；同时，这些哨兵不能用視覚来認識他們，因为当时还在黑暗中。

所以当他向安布累喜阿人进攻时，他立即把他們打垮了。他們大部分的人就当場被杀。其余的人逃往山中，但是山中的道路已經被占据了，并且安非罗基亚人对于他們自己本国很熟悉，他們是輕装以对抗他們重装的敌人；而安布累喜阿人对于当地很不熟悉，不知道要向那里逃跑才好。在这种情况下，他們冲入山谷中，或者冲入那些已經有了埋伏在那里等待他們的地方，因而被杀死在那里。在他們拼命逃跑的时候，有一些人事实上投入附近的海中。他們看見雅典人的船艦正在陆地上战斗发生的时候，沿着海岸駛来；当时，他們这样惊慌，以至于向雅典人的船艦游泳，因为他們認为，如果他們一定不免于死亡的話，他們宁愿死在那些船艦上的人手里，而不愿意死在那些他們所痛恨的野蛮人安非罗基亚人手里。經过这些灾难之后，安布累喜阿人的大軍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安全地跑回了他們的城市。

阿开那尼亚人剝掉了陣亡者身上的东西之后，建立一个胜利

紀念碑，然后回亚哥斯去了。翌日，那些从奥尔匹逃往阿格里去的安布累喜阿人派来了一个傳令官。他来請求允許他們收回第一次战役中陣亡者的尸体，当时他們和門丁尼亚人一路从奥尔匹逃出，門丁尼亚人是得到了休战和約的允許，而他們是沒有的。当傳令官看到那些从安布累喜阿城派来的援兵身上所取下来的武器有这么多的时候，他大为吃惊，因为他不知道后来所发生的事，以为这些武器是他們自己原来所隶屬的軍队的。有人誤会，以为这个傳令官是駐在爱多美尼的軍队派来的，問他为什么这样吃惊；同时問他，陣亡者有多少人？傳令官回答說："大約二百人。"

"如果我們根据这里的武器来看的話，"問話的人打断他的話，說，"这不是二百人，而是一千多人！"

"那么"，傳令官說，"这些不是那些和我們一起作战的人們的武器。"

"这些无疑地是的，"那个人說，"如果你昨天在爱多美尼作战的話。"

"但是昨天根本沒有战争，"傳令官說，"那是前天我們退却的时候。"



希腊人的盔和武器

"无論如何，"那个人又說，"无疑地，我們昨天是和这些人作战，他們是安布累喜阿城派来的援兵。"

听了这句話之后，傳令官才知道安布累喜阿城派来的援兵也被歼灭了。于是他嚎啕大哭；这个惨剧使他悲伤过度，他沒有完成他的任务，不再請求收回陣亡者的尸体，馬上就跑回去了。

事实上，在这次整个战役中，无疑地，这是单独一个城市在同

样的日数之內所遭遇的最大一次灾难。我沒有記載陣亡者的人数，因为如果我們考虑到这个城市的大小，傳說的陣亡人数是不可信的。但是我确实知道，如果阿开那尼亚人和安非罗基亚人听从德謨斯提尼和雅典人的主張，而进攻安布累喜阿的話，他們能够毫不費力地夺取这个地方。事实上，他們害怕，如果雅典人占据了这个地方的話，对于他們說来，雅典人比安布累喜阿人是更加危險的邻居。

后来阿开那尼亚人瓜分了胜利品，把三分之一給雅典人，其余的分給他們自己的城市。雅典人分得的一分战利品在航行归国途中被劫夺去了。現在我們看見存在亚狄迦神庙中的三百副甲胄是阿开那尼亚人特別分給德謨斯提尼，后来他亲自由海道带回雅典的。过去德謨斯提尼由于挨托利亚的慘敗，他不敢回国；因为这次的胜利，他回国比較安全了。

那二十条船艦上的雅典人也回到諾帕克都去了。德謨斯提尼和雅典人离开那里之后，阿开那尼亚人和安非罗基亚人承認跟那些逃往薩林修斯和阿格里人那里去的安布累喜阿人和伯罗奔尼撒人訂立休战和約。安布累喜阿人和伯罗奔尼撒人于是离开了薩林修斯那里，往伊尼亚第去，阿开那尼亚人允許在他們从那里撤退的时候，不加干涉。关于以后的事情，阿开那尼亚人和安非罗基亚人跟安布累喜阿人訂立了一个一百年同盟条約。这个条約上規定：双方互助，以保卫他們自己的領土；但是和伯罗奔尼撒人作战的时候，阿开那尼亚人不得要求安布累喜阿人参加；在和雅典人作战的时候，安布累喜阿人也不得要求阿开那尼亚人参加。安布累喜阿人退还安非罗基亚人的人質和他們所占領安非罗基亚人的市鎮，将来不得支持安那克托里安，因为安那克托里安是敌視阿开那尼亚人的。依据这些条件，阿开那尼亚人和安布累喜阿人間的仇視被消除了。后来科林斯人派遣他們自己公民組織的一个駐軍——

三百名重装步兵，由攸西克里斯的儿子塞諾克萊得斯率領到安布累喜阿去。这支軍队經过許多困难，才横过大陆，达到目的地。安布累喜阿事件的历史就是这样的。

在同一个冬季里，西西里的雅典人在希米拉的領土上登陆；西塞尔人支援雅典人，由內地侵入希米拉的边界。雅典人又航往伊奥拉斯群島。他們回到利吉姆的时候，发現雅典已經派遣伊索洛卡斯的儿子皮索多勒斯来代替雷岐兹指揮艦队了。西西里的雅典同盟者派人往雅典去，劝雅典人更多派一些船艦来支援他們。他們指出，叙拉古人已經占領了他們的土地；叙拉古人虽然被一个小艦队封鎖了，但是他們正在装备一个自己的艦队，以免繼續被雅典人封鎖。因此雅典人配备了四十条船艦的水兵，派来增援。他們認为这样可以使西西里的战事更早地結束；同时，他們把这当作一次有益的海軍練习。所以他們派遣一个将軍皮索多拉斯率領少数船艦先来；准备派遣索斯特拉提德的儿子索福克利和修克利斯的儿子攸利密頓率領主力軍跟着后面来。同时，皮索多拉斯取得了雷岐兹的艦队指揮权。在冬季末，他航海去进攻罗克里人的要塞，这个要塞过去曾为雷岐兹所攻占。[1] 他被罗克里人打敗了之后，又回来了。

在春季开始的时候，[2]厄特那山噴出的火山熔岩流下来，破坏了卡塔那人的一些土地，因为他們正住在厄特那山的斜坡上，厄特那是西西里最大的山。据說，这是五十年以来第一次火山爆发；[3]

① 参閱第 249 頁。

② 公元前 42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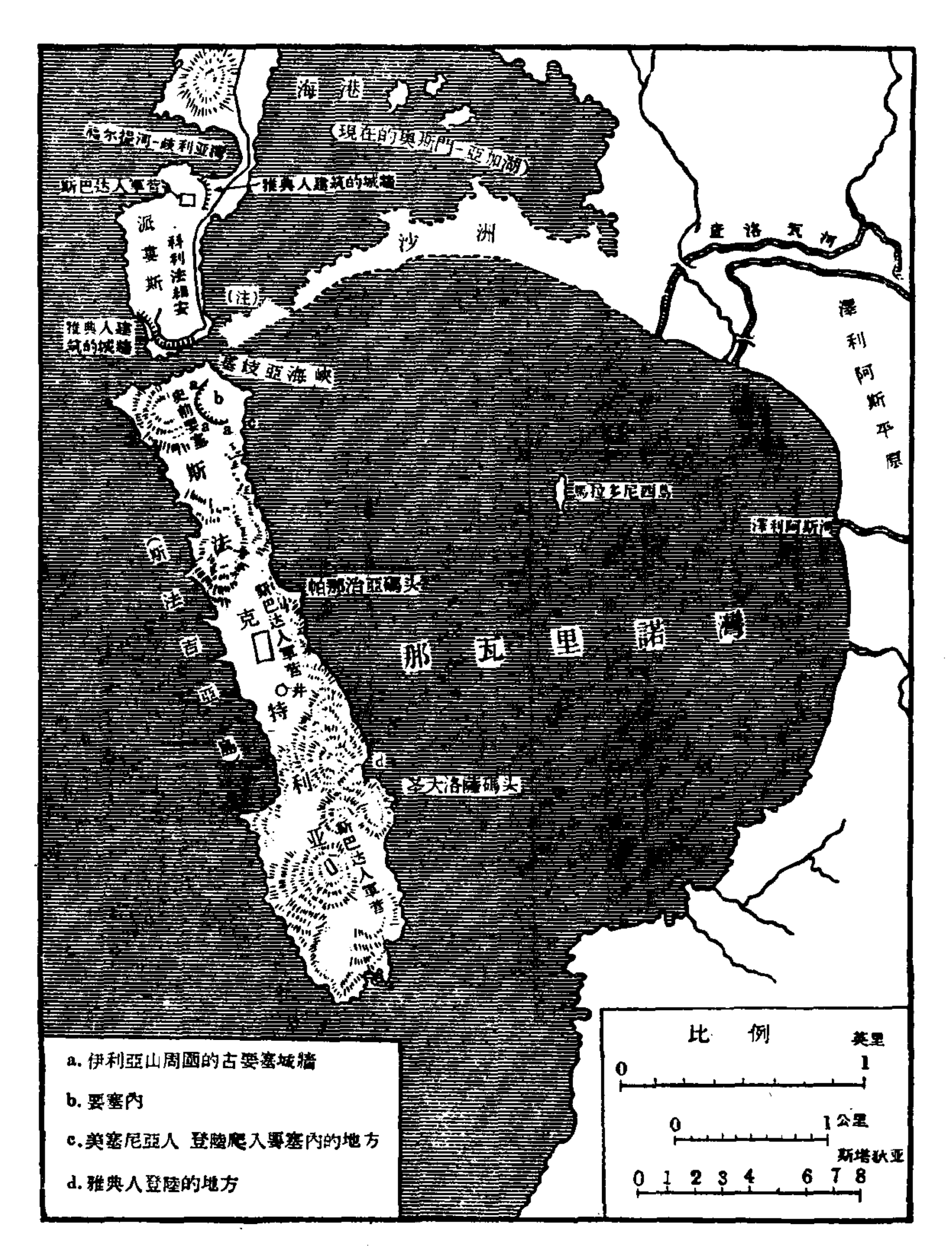
③ 《佩洛斯石刻》（lii. 67 以下）提到厄特那火山的爆发和普拉提亚之役同时（公元前 479 年）；所以这里說"五十年以来第一次"的說法是不很正确的。从他后面的文字看来，很清楚地說明，当修昔底德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以后公元前 425 年的一次爆发。因此，他一定是死于公元前 396 年以前，或者，如果他在这年以后还活着的話，他沒有修改这段文字。

自从希腊人殖民于西西里① 以来，火山共爆发了三次。

这些都是这个冬季里发生的事情，修昔底德所記載的战爭的第六年就这样終結了。

① 即公元前八世紀以后；参閱第425頁以下。

第 四 卷



派娄斯和斯法克特利亚

〔注〕现在的沙洲西面直接与派娄斯岛相接；公元前425年时，沙洲没有向西伸展得这样远。

第一章　雅典人在派娄斯的胜利。斯巴达求和的被拒絕

接着在夏季里[①]，麦子正出穗的时候，因为麦散那人的請求，十条叙拉古船艦和十条罗克里船艦一路开往西西里的麦散那，并占据了那个地方。这样，麦散那就背叛了雅典。这个变动大概是由叙拉古人策动的，因为他們覺得麦散那可以作为进攻西西里的基地，恐怕将来雅典人利用这个基地，率領大軍向他們进攻，所以就先发制人了。罗克里人是仇恨利吉姆人的，他們想从海峽的西面进攻，以毁灭这个敌人；同时，想用这支海上远征軍大力侵略利吉姆人的領土，使他們不能支援麦散那。在这一次軍事行动中，由利吉姆放逐出来，而和罗克里人交好的流亡人士也有所策划，他們欢迎罗克里人来干涉內政。利吉姆曾經长期陷于党爭，所以他們現在不能抵抗罗克里人，这也是罗克里人急于进攻的一个原因。把土地摧毁了之后，罗克里人的陆軍撤退了，船艦則留在那里，防守麦散那。同时，他們也正在那里配备其他船艦的人員，一面防守麦散那，同时准备从那里作战。

同在那个春季里，当新麦尙未完全成熟的时候，伯罗奔尼撒人和他們的同盟者把軍队交給斯巴达国王阿基斯（阿基达馬斯的儿子）指揮，进攻亚狄迦。他們攻入了亚狄迦，把地方蹂躪了。

那时候，雅典人把他們配备好了的四十条船艦[②]交給其他两个将軍——攸利密頓和索福克利[③]——开往西西里去，并且命令

① 公元前425年。

② 参閱第261頁。

③ "另外还有一位将軍皮索多勒斯早已到了西西里。"

他們在沿着海岸航行的途中，尽力援救那些被逃往山中的流亡党人所襲击的科西拉人。[1] 当时，伯罗奔尼撒人已經率領了六十条船艦航往那里去援助流亡党人了；因为城內发生严重的飢荒，他們覚得要控制那里的局面不是一件难事。德謨斯提尼由阿开那尼亚回来[2] 以后，沒有担任官方的职务，但是由于他自己的請求，雅典人允許他在这个艦队环繞伯罗奔尼撒巡邏的途中，可以随意利用这个艦队。

当他們航行到拉哥尼亚海岸附近的时候，他們知道伯罗奔尼撒的船艦已經到了科西拉。攸利密頓和索福克利主張迅速地駛往科西拉，但是德謨斯提尼想要他們先在派娄斯停泊一下，把他自己的任务完成以后，再由那里开往。其他两位将軍反对这个办法；那时恰有風暴，船艦不能不开进派娄斯。德謨斯提尼馬上建議将派娄斯的防御工作建立起来——实际上，这就是他参加这次远征的目的。他告訴他們，树木和石头是那个地方所富有的，那个地方的天然形势很好，并且周圍一带的地方都是沒有居民。[3] 其他两位将軍告訴他說："你如果想浪費雅典的金錢的話，除此地之外，伯罗奔尼撒的四周圍还有許多可以占領的荒凉海角地带。"而在德謨斯提尼看来，这块地方有很大的优点：它的附近有一个海港；这个地方原是美塞尼亚人的，而美塞尼亚人的語言和斯巴达人的語言相同；他認为，如果美塞尼亚人占領这个地方作为基地的話，他們可以为害于斯巴达，也可以作为防守此地很可靠的駐軍。

德謨斯提尼把他的計划交各队长討論，但是他既不能使将軍們，也不能使士兵們相信他的办法是对的。当时，天气不好，他留

---

① 参閱第 240 頁。

② 参閱第 260 頁。

③ "派娄斯离斯巴达四十五英里，本是美塞尼亚人的地方。斯巴达人称它为科利法西安。"

在那里无所事事，直到士兵們沒有事做厌倦起来了，忽然想起一个办法，把自己編成小队，以从事于建筑要塞的工作。他們着手干这个工作，而且繼續干下去了。他們沒有鉄器，斧削石头的形状，他們就用自己的手去搜求石块，把它們聚集攏来，配合成形。他們把捶石头的擂鉢揹在背上(因为他們沒有拌石头、捶石头的大槽)。揹多了，身子不能直立，弯着腰，把两只手放在后面，拖着石头行走，免得石头溜下来。他們努力工作；在斯巴达人还沒有前来进攻的时候，把易于被攻的地方都加强起来；因为那个地方大部分是天然的要塞，不需要人力去建造的。

那时候，斯巴达人正在庆祝佳节，对于雅典人占据派娄斯这个消息，沒有給以应有的注意，他們覺得很有把握，他們去进攻的时候，不是雅典人望風而退，就是那个地方可以唾手而得。他們的主要軍力还留在雅典城下，这一点也是他們不急于进攻的一个原因。

雅典人花費了六天的工夫把面向大陆的那一部分地方以及他們所需要注意的地方做了防御工事。他們留下五条船艦給德謨斯提尼，防守这个地方；他們带着大队海軍匆匆地开向科西拉和西西里去了。

在亚狄迦的伯罗奔尼撒人听見派娄斯陷落了，立即退回本国。斯巴达人和阿基斯都以为自己的要害所在受到威胁；同时也覺得这次进攻来得太早了，青苗在望，大部分軍队缺少粮食；① 并且气候不佳，雨和風都比往年的同一季候要多些，对于行軍是頗为困难的。所以他們有种种原因，把軍队提早撤退，使这次侵略很快就結束了。②

---

① 每个派遣队有自己的軍需部，有些分遣队的供应比大部分的軍队要好些。克拉森説明，"粮食不足以供給这样大的軍队。"

② "他们在亚狄迦只停留了十五天。"

差不多在同时，雅典将軍西蒙尼德占領了色雷斯区域的爱昂，那是門德的一个殖民地，对雅典是仇視的。西蒙尼德集合了一支队伍，包括駐防軍中的少数雅典人和附近的同盟軍在內。爱昂是因为內有奸細而取得的；但是随后卡尔西斯人和波提亚人赶到了，西蒙尼德受了不少的損失，而后被迫退出了那个市鎮。

伯罗奔尼撒人从亚狄迦回来以后，斯巴达人自己和附近的市鎮[1]調来的軍队立即开往派娄斯，以营救那个地方。其他拉西第梦人稍微慢一点，也赶着来增援了，因为他們是剛从别的远征归来。凡在伯罗奔尼撒一带的軍队都接到命令，赶紧向派娄斯方面进发。在科西拉的那六十条船艦[2]也奉到了开拔的命令。这些船艦都被拖过琉卡斯地峽，以避免被雅典人留在薩星修斯的艦队所发覺。他們到了派娄斯的时候，陆軍巳經先到了。当伯罗奔尼撒艦队在中途前进的时候，德謨斯提尼預先防备了，秘密派了两条船艦，将派娄斯危險的情况告訴了攸利密頓和留在薩星修斯的雅典艦队，要他們赶快来援救。艦队依照命令，尽快地向派娄斯进发了。

斯巴达人准备从海陆两方面进攻要塞，盼望很容易地攻下它来，因为要塞是在匆迫中建筑的，并且只有很少的人留守在那里。但是他們也知道駐扎在薩星修斯的雅典艦队会来赴援，所以斯巴达人的主意是：要塞如果不能在援軍赶到以前攻下，即将走进港口的道路封鎖起来，使雅典人不能开进去，以增加防守的力量。因为斯法克特利亚島的地位靠近大陆海岸，横在港口的前面，使海港成为一个入口很窄狹的安全地带——在距派娄斯和雅典要塞最近的地方只能容許两条船艦齐头并进；在最靠近大陆的一边，也只能容

① 即庇里奥西人住的地方。——譯者

② 参閱第266頁。

許八九条船艦同时并行。① 斯法克特利亚林木密茂，沒有居民，所以也沒有通行的道路。这个海島大約有十五斯塔狄亚长。② 斯巴达人的計划是把港口的前面用一系列的船艦堵塞起来，船头都向着大海；他們又恐怕敌人会占領斯法克特利亚島，利用它来攻击自己，他們带了一些重装步兵，横渡海面，达到島上；又在大陆上布置了一些重装步兵。按照斯巴达人的計划，雅典人在島上和大陆上都会遇到敌人的抵抗；他們不能在大陆上或島上登陆；并且因为派娄斯面向大海一边的海岸上，沒有港口③——只有在斯法克特利亚后面的一个港口——雅典的艦队沒有援救在派娄斯的雅典人的作战基地。斯巴达人不必冒着在海上作战的危險，他們很可能会用包圍的方式攻陷派娄斯，因为派娄斯是临时建筑的，在粮食方面沒有准备。斯巴达人把計划决定后，就派遣重装步兵渡海到島上，这些重装步兵都是从軍队各师部中抽签选拔出来的。各种人員都分批渡海，到达島上，輪流履行他們的职务，直到接班人来的时候才

---

① 近代的注釋者几乎都認为派娄斯港就是現在的那瓦里諾灣。但是斯法吉亚(即斯法克特利亚)之南的那瓦里諾灣入口处的海峡，現在的广度是$\frac{3}{4}$英里以上，在修昔底德的时代一定也是这样寬的，这就和修昔底德所記載的不相符合，因为他描写这个水道的寬度“只能容許八九条船艦同时并行。”正如阿諾德所說的：“一百条希腊船艦并行也和八九条船艦并行一样，綽有余裕。”那么，很明显地，修昔底德本人对于这个地方是不熟悉的，所以关于港口的广度，他得到了錯誤的知識，如利克所推想的。不然的話，我們一定要推定修昔底德所說的入口广度是指科利法細安(現在的佩勒俄-卡斯特罗)之北和南的入口的广度，而他所說的“港口”不是那瓦里諾灣，如他所認为的，而是那瓦里諾灣之北的奥斯門-亚加湖，这个湖，現在有一个沙洲把它和海灣分开来了。这是格兰狄的意見——他在1895年8月間花了十四天的时間在那里測量。这是关于南部的入口。至于北部的入口，他認为在修昔底德的时代已經封閉了，而修昔底德似乎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实。参閱阿諾德，第四卷，关于斯法克特利亚的附录；格兰狄，《斯法克特利亚和派娄斯区域地形的研究》，(見《希腊研究杂志》第六卷，第1—54頁)；斯条普，lv. viii. 5，附录。

② 十五斯塔狄亚，即約三千碼。根据近代人的調查，該島长約$2\frac{3}{4}$英里，即四千八百碼，和修昔底德的記載不完全符合。(参閱昭伊特譯本第一卷，第clx頁。)——譯者

③ 即入口之北的西部海岸边。

回去；最后一批渡海而被俘的重装步兵总数是四百二十名，他們都带有希洛人作侍从。这支軍队是摩罗布拉斯的儿子厄匹塔达斯所率領的。

德謨斯提尼准备应付斯巴达人进攻的工作，他知道敌人的进攻是会由水陆两方面同时发动的，他把留在他手下的三列桨战艦[①]拖到要塞下面，用一排木栅把它們掩护起来。在战艦上面服务的水手們都配給了盾牌，这种盾牌大都是用不好的材料做成的，大部分是用柳条織成的，因为在曠无居民的荒地上，无从取得軍器。就是这些不好的盾牌也还是从他們偶然碰着美塞尼亚人的一条三十桨武装民船和一只大艇上取来的。美塞尼亚人还供給了四十名左右的重装步兵。德謨斯提尼把这些步兵和其他軍队一起利用。他把他的大部分軍队，有武装的，和沒有武装的，都駐扎在面对着大陆一边，要塞建筑得很坚固的地方，命令他們：如果敌人来进攻，尽力抵抗。他又从全部軍队中精选了六十名重装步兵和少数弓箭手；带着这些人走出城垣，直到海边他認为敌人企图登陆可能性最大的地方。那是一个巉岩多石、难于攀登的地点，面临着大海，但是雅典城垣最弱的地方也就在那里，所以德謨斯提尼認为敌人可能在那里企图突破防綫。雅典人原認为他們絕对不会遇着一支比他們更为强大的海軍前来进攻的，所以沒有把这一段要塞建筑到适当坚固的程度；假如敌人在那里发动攻势，他很可能会失掉那个地方。因此，他一直走到海岸边，集合了他的重装步兵，准备敌人万一登陆，予以阻击。他向士兵們发表了下面的談話：

“士兵們：我們都在一块儿，我不願意你們中間有人仔細地估計我們处境的危險，以表現自己的聪明；我所盼望你們的，只是勇往直前，不要瞻前顧后，要有克服困难的信心。我們已經被迫而处

① 总共只有三条战艦。本来留給他五条，但是其中两条，他已派出通知駐扎在薩星修斯的艦队去了。

于这个状况，瞻前顧后是沒有用的；我們要迅速地决定，把一切的一切作为孤注一擲。事实上，我們还是处于优势，只要我們坚守陣地，不为敌人的人数众多所吓倒而放弃我們的优超地位。我們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在这个地方很不容易登陆，但是只有我們坚守我們的陣地的时候，这点才是对我們有利的。假使我們退却的話，无論怎样难于进攻的地方，敌人也会大踏步地走近来的，因为沒有人去抵抗他們。以后縱或我們想要設法赶走他們，我們更难对付他們了，因为敌人的退却是崎嶇困难的。当敌人还在船艦上面的时候，他們是最容易被驅逐的；因为一到了陆地上，他們作战的条件就和我們平等了。至于人数，不要为此而恐惧。他們的人数虽多，不論怎么的多，但是他們只能分批作战，因为敌人不能把所有的船艦都靠攏海岸边。我們不是在相等的条件下和人数超过我們的敌人在陆地上作战。反轉来說，他們是在船艦上作战；海上的战斗必須有許多条件[①]有利地配合起来，才能发生效力的。我認为我們的人数虽然少，敌人的困难足以和这个缺点相抵消。雅典人从亲身的經驗中，都知道在外国登陆是怎么一回事；如果駐防軍守着陣地，不因为害怕風濤，或害怕揚帆直进、其势汹汹的敌人而放弃职責的話，要想赶退守军是多么不可能的。因此，我要求你們記着这一点，坚守你們的陣地，在海边上击退敌人，以保全这个地方，保全我們的生命！”

听了德謨斯提尼振奋人心的演說后，雅典人增加了信心，开拔前綫，在海边上迎击敌人。这时候斯巴达人开始进攻了，他們把陆軍和船艦上的水手同时向要塞进攻。作战的有四十三条船艦，海軍大将色雷西密里达（克雷提西克利的儿子，一个斯巴达的正式軍官）亲自带着艦队作战。他进攻的地点正是德謨斯提尼所預料的

① 例如，順風，船艦运动的空間，等等。

地点。

雅典人在水陆两方面防卫自己。敌人分批作战，每批只有几条船艦，因为地方窄狭，更多的船艦不能展开使用，所以有些进攻，有些休息，更番作战，士气壮旺，作战时彼此互相鼓励，想压迫駐防軍，以便占領要塞。表現得比別人格外出色的是伯拉西达。他指揮一条三列桨战艦；当他看見艦长們和舵手們因为地势崎嶇，虽然有登陆的可能，但为着避免船艦受伤，都有趦趄不前的模样，他就大声疾呼地質問他們，为什么为着爱惜船身而容忍敌人的要塞存在于自己的国土之內；他告訴他們，只要能够强迫登陆，船身打碎了是沒有关系的；并且呼吁各同盟者，为了报答斯巴达过去对他們的恩情，現在应該牺牲船艦，使船艦擱淺，用种种方式达到登陆的目的，把对方的土地和防軍完全征服。

伯拉西达是这样鼓励别人的。同时，他强迫自己的舵手向陆地駛去，他站在船头的跳板上。当他企图登陆的时候，雅典人都向他进攻，他受了很多的伤，昏倒在船舷上。他的盾牌从他的手膀上溜下来，落在海中；这个盾牌，后来被抛上岸，雅典人拾着，悬挂起来，作为紀念胜利的战利品。

其余的人也都是够坚强的；但是因为地势險峻，雅典人絲毫不肯退讓，强迫登陆很久沒有成功。这眞算是一个反乎常态的奇迹：雅典人在陆地上作战，并且是在斯巴达的領土上作战，对从海上来进攻的斯巴达人作战；而斯巴达人用海軍設法在他們自己的海岸（这个海岸現在在敌人手中）登陆，以进攻雅典人。那时斯巴达人自負是大陆上的强国，而雅典人自負是一个海上强国，有世界上最大的海軍。

战爭在当天和第二天的上午繼續进行着。最后斯巴达人放弃了进攻，第三天他們把一部分船艦开往阿細恩，搜寻木料来做圍攻的机械，因为他們想利用圍攻的机器进攻海港附近的城垣，那里的

要塞虽然筑得高些而登陆比較容易些。那时，雅典的艦队从薩星修斯开到了。那个艦队包括五十条船艦，有些在諾帕克都担負巡邏任务的船艦和从开俄斯开来的四条船艦也都加入了这个艦队。

他們看見大陆上和島上都滿布着重装步兵，敌人的船艦停泊在海港边，沒有开动的模样；雅典人知道自己沒有地方可以停泊船艦，于是把船艦开到普罗特，这是派娄斯左側不远的一个无人居住的海島。他們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准备开出去作战。他們盼望在公海中攻击敌人，如果敌人出来迎击自己的軍队的話；否則他們自己駛入港內，在港內攻击敌人。在斯巴达人方面，他們旣不将艦队开出海面，也沒有按照他們的原意，把海港的进口堵塞。他們安靜地停泊在海岸边，将士兵配置在各船艦上，准备在雅典船艦开入的时候，在面积并不很小的港內迎击敌人。

雅典人看見了这种形势，他們从两个入口进攻敌人了。敌人的船艦大部分都在海面上，并且都摆成作战的行列；雅典人徑往扑击，把他們打散了。雅典人在一个面积有限的地区內尽量追逐敌艦，一部分敌艦丧失了战斗力，五条船艦被俘；其中有一条，水手都是完全无缺的。他們将逃往海岸边的船艦加以撞击，使那些还有水手在上面的其他船艦，在未曾逃出港外时，因受伤而不能行动。有些船艦上的水手逃跑了，他們用自己的船把空船拖跑了。

斯巴达人看到这种情況，大为恐慌，因为他們覺得自己在島上和外界完全隔絕了。他們冲入陣地，穿着鎧甲，投入海中，抓着船艦，拚命想把船艦扭回，每个人投入战斗中，好象一切都靠他个人的掙扎。到处都是喊声，到处都是扰攘；在这个爭取船艦的战斗中，两方面又是一个反乎常情的奇事：斯巴达人在絕望的紧張情緒中，实际上是在陆地上作海战；而胜利的雅典人，因为想充分地保持他們的胜利成果，从船艦上作步兵战斗。

激战之后，两方面負伤的人数都是很多的。战事停止了，除掉

最初被俘虏的船艦外，斯巴达人把其余的空船都救护回去了。两方面的軍队都回到軍营里去了。雅典人树立了一个胜利紀念碑，把陣亡敌人的尸体退还，把破烂的船艦收撈起来，馬上开始环航这个島，作巡緝工作了。他們的敌人和外界的联系都被切断了，他們对敌人严加监視。在大陆上的伯罗奔尼撒人和各地来的援兵都集合在派娄斯。


希腊軍官的侍从

当派娄斯的消息傳到斯巴达的时候，人們認为这个問題是很严重的，所以决定政府人員应往前方，当机立断地拿出办法来应付事变。他們在前方知道，要把被圍困在島上的人救护出来是不可能的；讓他們冒着餓死的危險，或者被迫而向人数較多的一边投降，也是他們所不願的。他們后来决計在派娄斯和雅典的将軍們訂立休战协定；如果那些将軍們願意的話，他們也打算派遣使节到雅典去談判，以便尽快地結束战事和取回那些被圍困的人們。

雅典的将軍們接受了这个建議，休战协定就在下面的条件下談妥了：

斯巴达人将参加过战斗的船艦开到派娄斯，悉数交給雅典人，其他在拉哥尼亚的船艦也同样的交出；他們不得从海上或陆地上进攻要塞。

雅典人应当允許在大陆上的斯巴达人将搓成面条的粮食按照規定的数量运往留在島上的斯巴达人。此項口粮規定每人大麦飯

两夸脱，酒一品脱[1] 和一些肉类；侍从减半。

这些口粮应在雅典人监視之下运送前往；禁止私运。

雅典人应該和以前一样，繼續对海島加以监視，但不得登陆，也不得从海上或陆地上进攻伯罗奔尼撒軍队……

如果任何方面有絲毫違背本协定之处，休战即应終止。休战协定有效时期截至斯巴达代表們从雅典回来之日为止。

雅典人应該用一条三列桨战艦将斯巴达代表們接到雅典去；事竣后，仍将他們送回。

斯巴达代表們回来时，休战的期限即告完結。雅典人所交还的船艦应当保持接收时的原况。

这就是休战协定的內容。交給雅典的船艦共六十条。斯巴达代表們去了。他們到达雅典，作了下面的发言：

"雅典人！斯巴达人派我們来交涉关于我們那些留在島上的人們的問題，并且訂立协定，使你們取得利益，同时也使我們在現在不幸的情况下取得我們可以取得的光荣。假使我們的言詞說得长了一点，請你們不要認为那是違反了我們語言短簡的习慣。假使少說些可以够用的話，我們是不願意多費唇舌的；但是遇着应該多說一点以完成重大任务的时候，我們的尺度就比較放松了一些。請你們不要用敌对的态度来听取我們的言詞，也不要以为我們是把你們当作知識不够的人而来向你們反复开导。我們向来尊敬你們的見識；你們是知道怎样議定聪明的决議的，我們今天所要說的，只是提醒你們注意而已。

"現在你們可以充分利用你們的幸运，保持你們所把握的东西，同时也取得光荣和名誉。你們不会和那些得到异常幸运的人一样，因为成功出乎意外，于是得隴望蜀，更想获得意外的幸运。但

[1] 二品脫为一夸脫，一夸脫約相当于我国一点一四市升（干量）或三十六市两（液量）。——譯者

是备尝甘苦的人知道运气可以好轉，也可以恶化，他們才相信好运不是会永远存在的。眞的，你們和我們的城邦都有足够的經驗，使我們汲取这个教訓。

“举一个例吧，請看我們現在的情况。我們在希腊各邦中曾享有过最大的荣誉，我們現在来此要求我們以前慣于給予别人的东西。这个轉变不是由于我們的力量衰落，也不是由于我們的驕妄乱为、一意扩充势力的結果所造成的。我們的資源和从前是一样的；我們不过是錯誤地估計了我們的資源，而这种錯誤是人人都可能犯的。假如你們以为你們有了現在的力量，有了現在的收获，幸运就会永远在你們那一边，这就是一个不合理的推論。只有很謹愼地运用現在所旣得的利益才是眞正聪明人的表現，因为他們知道事变是无常的，同时，当他們处于逆境的时候，他們也表現得比别人聪明些；至于战爭，他們知道战爭的过程会受到战爭中整个形势变迁的約制，决不会如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的人們所盼望而永远固定的。这种人不会因战爭中一次胜利而产生过分的自信心，因而比較不大容易犯錯誤；如果可能的話，他們会很殷切地盼望在自己走順境的时候，和对方訂立协定。

“雅典人！这是你們有机会和我們共同处理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将来很可能招致的失敗，如果协定不能成立的話。假如将来失敗了，别人会認为你們現在的胜利是僥幸得来的；反轉来說，你們現在对于自己的力量和智慧都有机会留下一个安稳和固定的名誉。

“斯巴达請求你們締結条約，停止战爭。它向你們請求和平，請求成立同盟条約和亲密的友誼关系。在另一个面，它所盼望于你們的就是归还那些留在島上的人們；它覺得为两方面着想，最好是不要把事情推到极端——不是被圍的人利用意外的幸运，設法脫逃，就是他們受封鎖的影响，更成为你們的俎上肉。从我們看

来，当彼此有很深的仇恨的时候，如果在战争中胜利的一方面强迫对方宣誓履行不平等的条約，想在复仇的心情中建立一个持久的协定，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力量强大，能够压迫对方受到屈辱的那一方面不这样硬干，而采取比較合理的态度，在寬大仁厚的心情中战胜他們的敌人，使敌人料想不到战胜者能够提出那样溫和的条件来的时候，持久的协定才可能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对方沒有爭回被强力夺去的权益的必要，才会采取以德报德的精神，在保持荣誉的情况下，更衷心願意維护和約的条件。这样，人們对于最大的敌人比对于小有意見的普通人反而会更加乐意和解。别人願意讓步时，自己也自然会甘心讓步；反轉来說，如果遇見驕慢可恶的态度，无論什么人也会坚持不屈，反抗到底，就是明知对于自己不利，也会不顧一切地硬干下去的。

"談到斯巴达和雅典，在双方都还沒有遭遇着不可挽救的灾难的时候，在私人方面或政治方面还沒有到非彼此永久互相仇視不可的地步，以致于无法接受我們今日所提出的办法①的时候，要寻找一个机会恢复和平，現在就是最好的时候了。最后的結果还沒有决定，你們已經取得了光荣，同时也可以接受我們的友誼；在我們这一方面，还沒有发生可耻的事件，我們的困頓使我們能够接受一个合乎情理的和解。讓我們恢复和平而抛弃战爭吧！讓希腊其他各国从困难中得到苏息吧！为了和平的恢复，希腊其他各国对于雅典比对于斯巴达会更为感激。至于它們所加入的战爭，它們不知道是誰发动的；但是和平的产生主要地是依靠你們。如果和約成立，它們会感激你們。接受我們的建議，你們就取得了斯巴达的真摯友誼，因为这个友誼不是用暴力夺得，而是我們自己提出，你們以好意接受的。請你們想想和平取得了的后果。假使雅典和

① 即和平、同盟和亲密的友誼（見第276頁）。

斯巴达站在一块儿了，其他希腊国家的地位較低，对于我們两方面自然都会表示最高的尊敬。”

斯巴达的代表們說了这些話。他們滿以为雅典要求和平的心思比斯巴达来得更早，[①] 当时因为斯巴达不会同意，所以沒有提出来；現在斯巴达就范了，自然会抓着这个机会，把島上的人們一律釋放。但是雅典人希望取得更多的利益。对于接受和平，他們覚得島上的人們旣然已經被他們控制了，他們随时都可以取得和平。比别人更进一步鼓励雅典人采取这种态度的是克里安尼都的儿子克里昂，他是当时很得人心的人物，在群众中很有勢力。他告訴他們，适当的答复是：島上的人們应該投降，把武器繳給雅典人；斯巴达要把尼塞亚、培加、托洛溱和亚加亚退还雅典，这些地方都不是在战爭中被征服的，而是雅典在灾患中，比現在更迫切地需要和平的时候，依照以前的和約交出来的。[②] 如果这些地方退还了，留在島上的斯巴达人可以回去，休战的期間可由双方面决定。

对于这个答复，斯巴达代表們沒有发表意見。他們要求成立一个委員会，他們可以和委員会商討每个細节，在安靜的气氛中找出协定的基础来。这一点就使得克里昂对斯巴达代表們大加攻击。他說，他老早就知道斯巴达人的意念是不誠恳的；他們不願意向全体民众說話，而願意和一个极少数人組織的委員会商談一切，这就表明他的推測是不錯的。假如他們的意念是眞誠的，他們尽可以对每个人說出他的意見来。

斯巴达人則認为他們不能在雅典民众面前把他們所要說的話宣达出来。他們看淸楚了，就是他們决定在目前困难情况之下，打算对雅典作出若干讓步；如果說出他們心里想說的話来，他們不一

① 卽公元前430年，在雅典瘟疫和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侵入亚狄迦之后。參閱第144頁。

② 參閱第79頁。

定能够达到目的，而在同盟者方面就会得到一个恶名。无論如何，雅典人是不会在一个合理的情况之下接受斯巴达人的建議的。所以斯巴达的代表們沒有取得任何結果就离开了雅典。

他們回去就意味着在派娄斯的休战和約中止了。斯巴达人要求雅典人按照以前他們所同意的办法将斯巴达的船艦退回。按照雅典人的說法，斯巴达人有一次进攻派娄斯城垣，这就是破坏了条約。他們还提出了别的怨言，那些怨言是沒記載的价値的；他們不肯交回斯巴达的船艦，他們的立場是毫厘不爽地站在条約的規定上面，那就是說，如果最小的地方違背了条約，休战就可立即終止。斯巴达人不承認这种說法，除了对雅典不公正的行为提出正式的抗議以外，他們回去就准备繼續作战了。

因此，在派娄斯，双方面又开始激烈地战爭了。雅典人在白天里經常有两条船艦担負斥候工作，他們环繞島的四周，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巡邏；在夜間，整个艦队停泊在島的周圍，只有在发現大風暴之間，面向大海的那一面不停泊船艦。为了加强封鎖的效力，他們又从雅典調来了二十条船艦，总共有七十条船艦参加这个战爭。在伯罗奔尼撒人方面，他們在大陆上建立营壘，繼續对城垣进行攻击，并寻找机会以营救那些被圍困在島上的斯巴达人。

第二章　西西里事件。雅典人在派婁斯的最后胜利

在西西里方面，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把他們一部分船艦装备好了，[1] 配备人員，和其他防守麦散那的船艦，会合在一起。

---

[1] 参閱第 265 頁。

在那里，他們繼續进行战爭，主要鼓动战爭的人就是罗克里人，因为他們是仇恨利吉姆的，他們已經用全力侵略了利吉姆的領土。叙拉古人也想在海战中寻找他們的幸运，因为他們看見那时雅典人只有少数船艦在利吉姆；又听說，雅典派来的主要艦队当时正忙于封鎖斯法克特利亚。叙拉古人認为，如果他們能够树立他們的海軍优势，他們会很容易地封鎖利吉姆，切断它在陆地上和海上的联系，可以把利吉姆放在自己的势力范圍之內；那就会使他們取得一个优越的地位。意大利的利吉姆地角和西西里的麦散那是那么接近，如果有他們的艦队在那里[①]控制着海峽[②]，雅典人想要在那里进行战爭，是不可能的。

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在这些很狹窄的海道中进行战爭，天色很晚的时候，想把他們艦队中一条船艦航行过去。他們把三十多条船艦来对付十六条雅典船艦和八条利吉姆船艦。在战斗中，他們被雅典人打敗了，損失了一条船艦，他們仓卒地撤退，回到麦散那和利吉姆的基地。天黑了，战斗也沒有延长下去了。这場战事以后，罗克里人就从利吉姆的領土上撤退了。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联合起来，停泊在麦散那領土內的柏罗拉斯地角附近；在那里，他們有自己的陆軍支援。雅典人和利吉姆人駛往那里，发現那些敌人的船艦沒有配备海員，就向他們进攻；結果，自己損失了一条船艦，因为那条船艦被一只小錨鉗住了；但是艦上的水手都由海上游泳逃脫了。叙拉古人后来把軍队开到船艦上，把船艦拖到麦散那海岸旁边；那时，雅典人又向他們进攻了。叙拉古人很快地

① 那就是，如果叙拉古人取得了利吉姆的話。

② "这就是位于利吉姆和麦散那中間的一段海面，那里是西西里靠大陆最近的地方，这也就是神話中所說，奥德修斯所通过的卡立布狄斯急漩渦。这个地方，以其險要，得到这样一个名称，是很自然的；因为在那个地方水道很狹窄，同时，一边是第勒尼安海，另一边是西西里海，两个海冲入的急流，激起了很大的漩潮。"

离开了海岸，搶先向雅典人进攻，击毁了一条雅典船艦。他們将船艦开入麦散那海港；他們在沿着海岸航行的时候，在初次战爭中总算占了上風。

雅典人得到了消息，知道卡馬林那城市将被阿基阿斯和他的党羽出卖給叙拉古人了，于是他們向卡馬林那进发。趁着雅典人不在那里的机会，麦散那人带着水陆两軍的全副武装力量，进攻他們边境上的那克索斯，那是卡尔西斯人的殖民地。头一天，他們将那克索斯人赶入城内，把城外的地方摧毁了。第二天，他們的艦队沿着阿塞西恩河把被圍的城垣巡行一次，把那个区域內的土地都摧毁了，而他們的陆軍則向城垣方面进发。那时，有大批西塞尔人从山上走来援助那克索斯人，攻击麦散那人。看見他們来了，那克索斯人精神复振了，他們相信林地尼人和其他希腊同盟軍都正在前来援救他們的途中，这种信心也鼓舞了他們。因此，他們从城市中出来，向麦散那人突击，把麦散那人击潰了，杀死的敌人在一千人以上。逃得生命的敗軍在归途中遇着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本地人不断地向他們进攻，杀死了不少的人。同盟者的艦队开进了麦散那，后来各自回去了。

林地尼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偕同雅典人，趁着麦散那人的失敗，馬上进攻。雅典人乘船开入海港，陆軍則进攻城市。但是麦散那人联合一些罗克里人以及战敗后留守城垣的德摩特尔猝然发动一个突击，把林地尼人大部分軍队打垮了，杀死了很多敌人。雅典人看見了，登陆助战。队伍紊乱的麦散那人，經此一击，又被赶进城內。雅典人树立一个胜利紀念碑之后，开回利吉姆。自此以后，西西里的希腊人在陆地上繼續彼此进攻，雅典人不参加他們的战爭。

在派娄斯，雅典人依然圍困着留在島上的斯巴达人，伯罗奔尼撒人的軍队仍旧駐扎在大陆上。因为粮食和水的缺乏，雅典人的

封鎖工作是很艰苦的。除开派娄斯的卫城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泉流以外，更无其他的泉源，大部分的人要在海岸上的沙礫中去寻找可作飲料的水。因为地小不足以回旋，他們都把营帳緊密地結在一起；因为缺乏停船的港口，①他們只能輪班登陆吃飯，其余的人則仍留在海面上的船艦中間。圍守工作拉长到了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长时期，使他們受到打击，原来他們估計圍困在曠无居人的絕島上面的人們，只有咸水作飲料，不到几天就可以使他們屈服的。事实是这样的：斯巴达人招募了志願者，将面粉、酒、乳酪以及其他在圍守中有用的东西运进島上。他們悬重賞于希洛人，并允許給他們以自由，只要他們能够将食物运到島上。很多人願意冒險担任这項工作，尤其是希洛人，他們在夜間把船只从伯罗奔尼撒各处地方渡海，开到島上朝向大海的一边岸上。他們尤其注意寻找船尾受風的时候，海風把他們送到海边。海上起風的时候，他們比較容易逃避三列桨战艦的了望；因为那时候，雅典人的船艦不可能停泊在島的四周，而希洛人則預先将偷运食物的船只估定价值，不管受伤与否，冒險偷运，而雅典的重装步兵都只在寻常登陆的地点等候他們。但是在風平浪靜的时候，企图偷运的船只則往往被捕获了。泅水夫也从海港的下面，潛泳到島上，他們拖着装有罂粟、蜂蜜、及亚麻仁粉等混合食品的皮袋，进入島內。起初，这些动作都瞞过了防守的人們，后来了望工作加强了。所以两方面都在开动脑筋，寻找办法；一方面想运入食物，另一方面想破获或防止偷运。

軍队中的困难和食物如何偷运給島上被圍的斯巴达人的消息傳到了雅典，雅典人不知道怎样对付这个局面，又恐怕到了冬天，封鎖就会归于失敗。他們眼見护运的船只不可能再将食物繞行伯

① 指留在海島周圍进行斥候工作的船艦。靠近海岸，朝着大海的一边，沒有可以停泊的地方(第 269 頁)，所以吃飯的时候，一部分水手設法登陆吃飯，其余的仍留在海上担任了望的工作。

罗奔尼撒以达到前方；在派娄斯本地，就是在夏季里，也沒有足够的东西供应地方的需要的；沒有港口的地区，雅典的船艦要想維持封鎖的局面也是不可能的。圍困在島上的人們或者会因解圍而逃去，或者等到天气不好的时候，会乘着偷运食物进来的船只而离开本地。最重要的是斯巴达人的坚强态度使雅典人震动了，因为大家都明了，斯巴达人不再作商談和平的要求，就是他們对于自己維持局势的力量有足够的信心。因此，現在雅典人追悔以前是不应該拒絕議和的。

至于克里昂，他自己知道，因为他以前阻撓和議，已不得人心，他声言从派娄斯傳来的消息是不正确的。报信的人請求派遣調查員前往視察，如果大家不相信他的話。于是克里昂和特阿眞尼被推选为調查員，去視察实际情况。現在他曉得他为情势所迫，回来报告的情况会和报信人所說的不相上下，否則只好捏报情况，自居于扯謊者的地位。他也曉得，雅典人不会反对再派一支远征軍前往作战；于是他向大家声言，派遣調查員浪費时日，会失去良好的机会，如果大家相信报信人所說的，就应該揚帆出征，向那些敌人进攻。他于是指出当时身任将軍而为他所仇恨的尼西阿斯（尼塞拉都的儿子）。他归咎于尼西阿斯，并且声言，如果雅典的将軍們是眞正的大丈夫的話，就应該馬上带兵前去，把島上的斯巴达人俘虏起来；他說，假如他是指揮軍队的人員的話，他自己一定会作到这一点。

这时候，雅典人中很有人埋怨克里昂，如果問題眞正是那么容易的話，他就不应該不肯担負調查任务，躬赴前方。尼西阿斯知道了这一点，又知道自己是克里昂所攻击的人，他就对克里昂說，从将軍們一方面来說，克里昂尽可随意带領任何軍队前赴海島，研究自己应付軍事的方法。起初克里昂認为尼西阿斯的推荐不过是作为一个爭論之点而提出的，所以他很暢快地接受了这个意見；那里

曉得認了眞，指揮軍队的任务眞正会移交到他的身上，他于是又变了卦，說指揮軍队的将軍是尼西阿斯，而不是他。他現在眞正惊惶了，他完全沒有料到尼西阿斯会把自己的职务推讓給他的。尼西阿斯一再地推荐克里昂，并請雅典人們替他作証，他是已經解除了指揮派娄斯作战之职的人。雅典人的态度是群众經常的态度。克里昂越推讓躬赴派娄斯的任务，越想收回他自己所說的話，群众就越鼓励尼西阿斯移交軍权。他們都大声叫喚，要克里昂出发。結果，克里昂知道，取消自己的諾言是不可能的，只好担負責任，揚帆出征。他走出来，声言他不会为斯巴达人所震慴，他不从雅典带一个人前往，只带着城內的雷姆諾斯人和音不洛斯人以及从伊納斯来助战的輕装步兵和别处可能調用的弓箭手四百名前往。利用这支兵力和留在派娄斯的現有兵力，他能在二十天之內，把斯巴达人活活地捉到雅典来，或者把他們当地击斃，这种不負責任的声言引起了許多的笑声，但是比較聪明的听众对于这个宣言，沒有不愉快的表現，因为他們估計克里昂的声明反正是有利的：要么就是他們从此除掉了克里昂——这正是他們所盼望的；要么就是他們的估計錯了，斯巴达人可以落入他們的掌握中。

克里昂在会議中进行安排計划，当雅典人选举他为司令官的时候，他推荐正在派娄斯的德謨斯提尼和他共同指揮軍队。他准备尽快地启航。他推荐德謨斯提尼，因为他听說，德謨斯提尼已經計划在島上登陆。前方的士兵受够了痛苦，他們的境况是很艰窘的，他們覚得自己的处境与其說是包圍者，还不如說是被包圍者，因此，极願打出个究竟来。而德謨斯提尼自己对进攻也有了信心，因为那时島上发生了一次大火灾。以前他心存戒惧，因为島上有很多地方是林木密茂而又无居民，所以到处都沒有蹊徑：照德謨斯提尼的看法，这都是有利于敌人的：因为他如果带領大批軍队登陆，敌人会从他的視綫所达不到的地方向他进行致命的攻击；敌人

的数目，他无法估計；敌人就是犯了錯誤，他也察觉不了，因为密林掩护了一切，至于他自己的軍队如果有了錯誤，敌人是能够察觉的；他們可以从任何地点进攻他的軍队，因为主动权操在他們手里。从另一方面来說，假使他能强迫敌人在林深菁密的区域进行肉搏战爭，那熟习地形的小部队比不熟习地形的大兵团的用处要大些。他自己的部队，数目虽然很大，可能在不知不覺之中被人消灭；因为視綫狹小了，一队兵士不能在必要时援助另一队兵士。他的这种估計都是根据挨托利亚慘敗的經驗作出来的，因为以前在挨托利亚，德謨斯提尼作战的失敗[①]一部分是受了树林的影响的。

事有凑巧，兵士們因为地面狹小，不能展开，只好麕集于島上的一隅；他們在那里吃飯，并且放了步哨，免得为敌人所襲击。內中有一个士兵偶然失愼，把树林燃燒起来了。那时有風，差不多全部树林都在无意中被火燒光了。德謨斯提尼从此知道島上的敌人数目比他所想象的要多些。他从前以为偷运进来的口粮是供应較小的人数的。[②]但是他現在也发現在島上登陆的工作比从前所想象的要容易些，所以他开始准备这个企图，他覚得雅典人为着达到他們的目的而認眞努力的时候到了。他从附近的同盟者中間征調部队，从事于一切部署。

克里昂先派人去告訴德謨斯提尼，說他馬上就会到那里来了。現在他統率着他所要求使用的部队达到了派娄斯。經过会商以后，两个将軍首先派了一个傳令官到大陆上去，詢問敌軍是不是想避免把事件扩大到极端；如果不想的話，他們应該命令在島上的人們繳械投降，保証他們在整个問題得到解决[③]以前，只受到溫和的拘留而已。这个提議对方沒有接受。

① 参閱第248－249頁。

② 参閱第274頁。

③ 即訂立总的和約。

将軍們等了一天，第二天将所有的重装步兵分作几船，在黑夜中装运出港口，正在黎明之前从大海和海港两方面向島上登陆，登陆的总数大約有八百人。他們首先向島上的第一个据点进攻。敌人的布置是这样的：第一个据点大約有三十名重装步兵；中部及有水源的[①]平衍地带都是由司令官厄匹塔达斯所指揮的主要軍队駐防；一个小支队防守島上面对着派娄斯的一端，陡壁悬崖，深入海中，从陆地上来进攻是很不容易的。那里有一个古时堡垒，是用石头很粗糙地接合攏来的；[②]如果他們十分被压迫而必須退却的話，这个堡垒敌人認为对于他們是頗有用处的。

斯巴达人方面的部署就是这样。雅典人突过第一条警戒綫，把防守那里的人都消灭了(他們或在睡梦中或企图武装抵抗)。登陆是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因为他們以为雅典船艦的移动不过是照寻常的动作，开到晚間歇宿的地方去而已。[③]拂曉时，其余的軍队也登陆了。这就包括七十多条船艦的全部水手(只有最低一层的桨手除外[④])，他們都是尽可能地武装完整的；还有八百名弓箭手，至少有八百名輕盾兵，美塞尼亚支队以及其他駐在派娄斯的部队，只有要塞的駐軍不在內。在德謨斯提尼指揮下的軍队大概是二百人分为一队，有的多点，有的少点，他們都占据最高的地点，目的是想四面包圍敌人，使之无力作战，沒有一个被攻击的地方可以施行反击；敌人在各方面都暴露在大批軍队之前：他們如果进攻前面的話，后面就会遭到射击；如果他們进攻一翼的話，其他一翼就会向他們射击。随他們走到那里，后面都有雅典人追击；雅典人是輕装的步兵，但是很难对付，因为他們的箭、标枪、石头、投擲器都能很

① 参閱第282頁。

② 就是用沒有經过砍削的天然石头堆积起来的。

③ 参閱第279頁。

④ 这时三列桨战艦上的桨手，最低一层是五十四人，中层是五十四人，上层是六十人，后备桨手三十人。

有效地远距离投射，所以沒有方法可以和他們进行肉搏战；至于逃跑，也是对他們有利的，因为他們走得快，追赶的人一停止，他們馬上又回头进攻追击者了。这就是德謨斯提尼原定的作战計划，这个計划在这次作战中实施了。

厄匹塔达斯所指揮的队伍是敌方在島上的主要部队，他們看見前哨被打垮后，一支軍队前来进攻他們自己了，于是摆成行列，准备迎击雅典的重装步兵，目的是想和敌人短兵相接的，因为雅典的重装步兵正在他們的前面，而輕装部队排列在两翼和后面。但是他們的軍队不能和雅典的重装步兵交战，也就是說，他們不能利用他們自己的特殊訓練，因为他們被雅典两翼的輕装步兵所投射的武器擋住了，而正面的雅典重装步兵又不走攏来接战，只守着自己的陣地。虽然他們把走到面前的雅典輕装部队击走了，但是雅典人一面退却，一面回击，因为雅典人的装备輕便，行走起来，很容易超过敌人的速度。直到那时为止，作战的地区是曠无居民、崎嶇难走的，斯巴达人的厚重武装使他們不能縱横如意地进行驅逐战。

这种远距离的战斗繼續进行了相当的时候。后来在他們的战綫将要被突破的各据点上，斯巴达兵士不能和从前一样地迅速地迎战了；看見他們的敌人对于他們的进攻沒有从前那样抵抗得迅速，雅典人的輕装部队增加了信心；他們現在能够清楚地看出他們的人数比斯巴达人超过了好几倍，他們明了斯巴达人沒有他們所想象的那样可怕，因为他們第一次同斯巴达人接战的經驗使他們知道敌人猙獰可怕的程度比起他們初登陆时所想象的要差得远了。从前他們的脑子中所回环繚繞的就是他們将要眞正进攻斯巴达人了；現在他們开始藐視敌人。当他們集合起来迎击的时候，他們高声呼叫，用石头、弩箭、标枪以及一切可能抓到手中的武器，向敌人飞也似的投擲过去。斯巴达人对于这种战斗方式沒有习慣，随着攻击而来的高呼声音使他們惊慌失措。新近被火燒毁的树灰

揚起尘土，和云雾一样，許多战士所投射的石块和弩箭在尘雾中飞舞起来，眼睛面前的东西都看不見了。斯巴达人的情况恶化了；他們觉得头盔不能抵住箭石；当他們被长矛刺中时，折断了的矛头留在甲胄里面，他們看不見前面的一切，沒有方法进行回击；命令的声音被高呼的声音压倒了，听不清楚；各方面都有危險，他們找不出自卫或逃走的方法。

最后，許多人受了伤，被雅典人包圍住了，不能行动自由，他們密集了队伍，走向島上后端的小堡壘，那是离他們不远、而且是由他們自己的軍队駐守的。現在雅典的輕裝队伍看見敌人退却了，呼声更大，更有信心地向前推进。他們把所有能够截住的退却兵士都杀掉了，但是大部分斯巴达人取得了堡壘的防卫，和原有的駐防軍队联合起来，将全部要塞的防御工作接管了，使可能受到攻击的据点都可以得到保卫。雅典人跟着进攻了，因为地势的关系，他們不能将要塞的周圍完全包圍住。他們从前面进攻，想把要塞轟打下来。經过了很久的时間，差不多經过了一天，虽然他們因为作战、口渴和日光照耀而精疲力竭，两方面都支持下去了：雅典人努力想把敌人从高地赶走，斯巴达人想保住他們的据点。但是現在斯巴达人的防御工作比从前容易些了，因为两翼沒有威胁他們的包圍軍队。

战斗似乎会无限地延长下去。美塞尼亚人的司令官[①]跑去見克里昂和德謨斯提尼，告訴他們：这样的耗費力量是沒有結果的；但是如果他們把一部分弓箭手和輕装步兵撥給他，他会找出一条道路，繞道达到敌人的后面，他相信这样的做法会使他們的攻击收到效果。他們把他們要求的东西給了他，从敌人看不見的一个地点，向前进襲。他沿着島上的悬崖努力寻找道路前进，而他所走的

① 根据波桑尼阿斯，IV. xxvi. 2的記載，这个司令官名叫康梦。

道路又是斯巴达人認为地形險峻可恃，不必加以防范的地方。經过最大的艰苦，他走到了斯巴达人的后面而沒有被发覚，他猝然在后路的高地上出現了。这个意外的事情使敌人惊震万分，也使盼望好消息的雅典人增加了取得胜利的信心。

斯巴达人四面受敌了。眞的，如果把小事比拟大事，他們現在所处的境遇正和德摩比利战役的情况一样；① 在那个战役中，斯巴达軍队被从后面繞出的波斯軍队消灭了。現在斯巴达人也是进退維谷，沒有法子支持自己的地位了。对方的人数旣超过了他們自己，又因粮食不繼而精力疲憊，斯巴达人守不住了，所有的进口都被雅典人攻陷了。

到了这个时候，克里昂和德謨斯提尼遏止了自己的士兵，停止战斗。他們知道，斯巴达人如果再往后退却，就会被雅典軍队完全消灭；他們想把斯巴达人的士气摧毁以后，把他們活活地俘虏起来，送往雅典去，因为四面危險的压力会迫使他們接受劝告而放下武器。因此，他們通过傳令官，发布一个曉諭，詢問他們是不是願意把他們的生命和武器交与雅典人，任凭他們处理。

听見了傳令官的話，大部分斯巴达人都把盾牌放下来，搖着手，表示接受了条件。战事告終了，雅典的克里昂和德謨斯提尼与斯巴达的司令官斯梯芬(法拉克斯的儿子)开了一个会。至于从前的斯巴达司令官，第一个是厄匹塔得，已經战死了；第二个是希巴格里塔，虽然还是活着，却和死尸躺在一起，大家都認为他是死了。按照斯巴达人的习慣，比斯梯芬职位高的两个軍官发生事故，位居第三的应該出来掌握軍事，所以斯梯芬就被推为指揮軍队的人了。現在斯梯芬和他的軍事顧問們都說他們願意派遣一个傳令官向留在大陆上的斯巴达人請示办法。雅典人不許他們走到大陆上去，

① 参閱希罗多德，VII. ccxiii，中譯本，第716頁

但是欢迎大陆上派傳令官来；經过了三番四次的詢問和答复，最后，从大陆上派来的人們带来了下面的一个命令："斯巴达命令你們自己作出决定，只要你們不作出有伤名誉的事情来"。斯巴达人在內部商討了一下，后来就繳械投降了。当天和整个晚上，雅典人监視他們；第二天在島上树立了一个胜利紀念碑，把俘虏們都分配給三列桨战艦的艦长监視。大陆上的斯巴达人派了一个傳令官来，把陣亡者的尸体运回去了。陣亡和俘虏的人数如下：原来渡海的重装步兵共四百四十名，被俘虏送到雅典的有二百九十二名，其余的都在战爭中被杀死了。俘虏中有一百二十名是軍官阶級中的斯巴达人[①]。雅典人的損失极微，因为在这次战爭中沒有发生肉搏战。

圍攻的时間，从海战到島上的陆战一共繼續了七十二天。在和平談判的代表們派出去后的二十天內，被圍者所需要的粮食是准其运入的；在其余的时間內，粮食是偷运进去的。島上发現了剩余的谷物和其他粮食，因为司令官厄匹塔得发給的口粮，其数量比儲存粮额所能供給的要少些。現在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都把他們的主要軍队从派娄斯撤回去了。克里昂所說的話虽然是乱发狂言，但是他的話总算是兌現了。的确，正如从前他所承諾的，在二十天之內，他把斯巴达人虏俘回来了。

这件事在希腊人中間所造成的惊訝比战爭中任何其他事件都厉害些。一般人的印象認为斯巴达人，不管挨餓或受其他的压迫，总是不会繳械投降的；他們总是支持到最后的时候，尽可能死在战斗之中。很难令人相信，投降的人和战死的人是同一个类型的人們。眞的，有一次，一个雅典的同盟者侮辱一个俘虏，問他是不是只有那些死在战場上的才是眞正勇敢的斯巴达人。[②]俘虏回答說：

① 即斯巴达公民；其余的是邻近村鎮的庇里奥西人。

② 意思說，生存下来的都不是的。

“箭头如果能够辨别勇敢的人和胆怯的人的話，那么，箭头的价值就大了。”这个答复就是告訴人們，陣亡的只是那些石头和箭头偶然击中的罢了。

俘虏送到了雅典，雅典人把他們关在牢獄里，等到战事解决时再行发落；如果在战爭还沒有結束的时候，伯罗奔尼撒人侵略亚狄迦的話，雅典人就准备把这些俘虏一起杀掉。派娄斯很坚固地防守着。諾帕克都的美塞尼亚人把他們一部分最精銳的部队也送往派娄斯，因为派娄斯本来是他們的祖国。这些部队时常侵襲拉哥尼亚，他們和那些被他們侵襲的人都是說同样的語言，所以被侵襲者因他們而受到很大的損害。斯巴达人对于这种游击战术从前是沒有經驗的，依附他們的希洛人开始逃亡了；他們怕国內革命运动会蔓延下去，十分感覚不安。他們虽然不願意把这种情緒透露給雅典人，他們还是派了代表們到了雅典，要求雅典人交还派娄斯和俘虏們。但是雅典人的目的是想取得更多的利益，所以虽然使节頻繁，多所請求，雅典人总是使他們毫无收获，空手而回。派娄斯的經过情形就此完全結束了。

第三章 雅典人在科林斯的胜利。科西拉革命的終結。雅典人攻陷錫西拉。斯巴达人的失望

同一夏天，在上面所叙述的各項事件发生之后，雅典开出了远征軍，进攻科林斯的領土。远征軍的力量計有船艦八十条，雅典重装步兵二千名，騎兵二百名，騎兵都是用运載馬匹的船只运往的。支援这一支远征軍的还有从米利都、安德罗斯和卡里斯都开来的同盟分遣队。尼塞拉都的儿子尼西阿斯和其他两个同僚指揮这支

远征軍。

这支軍队出发了，黎明的时候，在刻索尼苏斯半島和累都斯中間的海濱登陆，那个地方面临着苏力基亚山崗，在古代的时候，① 多利亚人占領这个山崗，向城中的科林斯人进攻。那时的科林斯人是伊奥利亚人，現在这座山崗上还有一个村庄叫做苏力基亚。远征軍登陆的这个海濱距村庄約有十二斯塔狄亚，距科林斯約有六十斯塔狄亚，距地峽約有二十斯塔狄亚。

科林斯人早就从亚哥斯得到了消息，曉得雅典远征軍要来进攻他們了；在若干时候以前，他們就把所有的軍队集中在地峽一带。只有在地峽以北居住的人和在安布累喜阿及琉卡底亚負有征戍任务的五百名士兵② 沒有参加这次防御工作。其余的人都全部調齐，以防备雅典人登陆。

雅典人都是在半夜駛到海濱的，他們沒有被駐防的士兵窺見。布置在海上的烽火台把警报告訴了駐防軍，他們立即集合起来，抵抗侵略。他們担心敌人会进攻克罗密昂③，把一半軍队留在森克里伊④，以备策应。在战場上指揮軍队的两位将軍中間，有一位名叫巴都斯，他带了一队兵士防守苏力基亚村庄，因为那个地方是沒有城垣的。另一位将軍来科夫隆带了其余的軍队攻击敌軍。起初，科林斯人攻击正在刻索尼苏斯半島前面登陆的雅典軍右翼，后来他們和其余的部队联合起来作战。自始至終，这場战爭是一个肉搏战。雅典軍的右翼和布置在战綫极右端的卡里斯都人

---

① 在赫拉克莱德族人（赫丘利的子孙）領导多利亚人占領伯罗奔尼撒的时候（参閱第 11 頁）。参閱布索尔特：《希腊史》$_x$ i^2，208。

② 其中三百名已于上年冬季被派往安布累喜阿去了（第 260－261 頁），安布累喜阿也是科林斯人的殖民地。

③ 地峽和麦加拉中間海岸綫上一个重要地方，离科林斯城約一百二十斯塔狄亚。傳說中提秀斯所杀的野猪卽住在这里（波桑尼阿斯 I. xxvii. 9; II. i. 3.）。

④ 科林斯东边一个海港，离科林斯城七十斯塔狄亚。

迎击敌人，費了許多气力才把敌人打退。科林斯人退到他們后面高地上的一座石牆边，用石块向雅典人猛烈地投擲，一面唱着凱歌，一面又开始进攻。雅典人抵抗这次攻击，战事又轉入肉搏战。另外一队科林斯人前来增援他們的左翼，他們把雅典的右翼打敗，把他們驅逐到海上；雅典人和卡里斯都人又一度从船上把敌軍击退。两方面的其余部队都奋勇作战，尤其是科林斯人的右翼，在那里負指揮責任的来科夫隆迎击着雅典的左翼；他們料到雅典人会在那里想法子突破战綫，进攻苏力基亚村庄。

双方面在很久的时間內，彼此坚守陣地，沒有退却。雅典人的优势是他們在战斗中使用的騎兵(科林斯人根本沒有騎兵)，最后科林斯人敗潰了，退到山崗上，很安靜地停輟了一下，沒有設法向下进攻。他們的伤亡，連他們的将軍来科夫隆包括在內，都是他們的右翼潰退时所发生的。其余的部队，上面說过了，都是被迫而向后退却，但是沒有总崩潰，也沒有受到坚强的追击，所以他們都达到了較高的地带，守住了他們的陣地。

雅典人看見敌人不再出来迎战，于是把自己陣亡者的尸体带回，剝掉敌軍死亡者的衣服，树立了一个胜利紀念碑。为着防备雅典人进攻克罗密昂而駐扎在森克里伊地方的那一半科林斯軍队，因为奥奈昂高阜遮住了他們的視綫，又不曉得战事的情况，只看見烟尘上升所表現的是一回什么事，他們前来救援了。当时，科林斯城中年紀較大的人看見了这个情况，也赶来了。

雅典人看見許多軍队前来进攻他們，以为他們都是从伯罗奔尼撒各邦开来的援兵，赶忙就退却到船艦上，将战利品都带走了。除开两名死亡者的尸体沒有找着，只好留在战場上外，其余雅典陣亡者的尸体都带走了。回到船上，他們又駛往离海岸不远的一些海島，从那里派了一个傳令官，借休战的掩护，把留下来的尸体寻着了。在这个战役中，科林斯人有二百十二人死亡，雅典人死亡者

不到五十名。

雅典人从海島上出发，当天就开到了科林斯領土內的克罗密昂，那个地方距科林斯約有一百二十斯塔狄亚。他們在那里停泊，把地方破坏了，在陆地上过了一夜。第二天首先沿着海岸走到挨彼道魯斯的領土，登了陆；又走到墨色那，那是位于挨彼道魯斯和托洛溱中間的一个地方，他們在那里沿着地峽修筑了一条城牆，把这个地方和大陆間的交通断絕了。他們留下一支軍队防守这个地方，后来这支駐防軍在托洛溱、哈利阿及挨彼道魯斯的領土上进行襲击。这个地方的要塞工作做好以后，雅典艦队就回到雅典去了。

和上面叙述事件发生的同时，攸利密頓① 和索福克利率領雅典艦队离开派娄斯往西西里进发，到了科西拉，偕同城內的执政党②进攻那些駐在伊斯吞山上的反对党③。他們攻击反对党的堡垒，把它攻下来了。防守的人全体逃到高地。在高地上他們接受了下面的条件：他們必須交出雇佣兵，呈繳自己的武器，遵守雅典人的裁判。在休战条件下，将軍們把他們带着渡海，送往提歧亚④島上，把他們拘押起来，等到将来送往雅典；并且声明，如果被拘押的人們中間有任何人企图逃跑而被拿获了，这个休战条約对于全体投降的人們就都失去效力。

科西拉民主党的領袖們恐怕将这些人运到雅典后，雅典人不杀掉他們。于是民主党人采取了下面的計划：他們秘密派遣和少数俘虏有交情的人前往島上，在他們中間进行工作，告訴他們，为着他們自己的利益，最好是赶快逃跑，需要的船只可以替他們准备；并且說，这些打算都是因为雅典的将軍們正要将他們移交給科西

① 参閱第268頁。

② 自从公元前427年以来就掌握了城邦政权的民主党（参閱第240頁）。

③ "这些人就是我从前說过的那些科西拉人，他們在革命发生以后，渡海到大陆上，占据那些乡村地区，常常为害于城邦的。"

④ 現在名叫徽多島。

拉民主党而作出来的。这种說服的方法发生了效果。这个逃跑的計划是民主党人事先布置的，所以当他們上船的时候，全体都被捉获了。休战条約立即失去效力，全部俘虏都移交科西拉人民[1]处理。

俘虏到了科西拉人手中，全体都被禁閉在一个大屋子里面，随后就把他們分成二十个人一批，要他們分批从两排重装步兵中間形成的一条小道通过，他們是被捆在一起的；如果两排重装步兵中有人发現俘虏中誰是他私人的仇敌，就加以刺击和毆打。手执鞭子的人們跟在俘虏后面走，将那些走得慢的人們加以鞭笞。大約有六十名俘虏这样提出来行走而被杀死了的时候，大屋子里的俘虏方才知道；因为他們起初以为他們只是从一个监獄提到另一个监獄而已。后来有人把实际的情况告訴了他們，他們才恍然大悟，要求雅典人自己把他們杀死，如果雅典人愿意的話。他們不愿意再离开那个屋子，并且說，他們会尽力阻止别人进去。科西拉人无意于从正門攻入。他們上了屋頂，把屋頂毁坏，将瓦片和箭从上面向屋內的俘虏投射，俘虏們尽量防护自己，实际上大多数的人們都把射来的箭头刺入自己的喉嚨，或用床上寻得出来的繩索，或将自己的衣服撕成布条，自縊而死。夜晚来了，他們还是用种种方法結果自己的生命，屋頂上也常有箭来射死他們。等到天明，科西拉人把死尸堆起来，捆在一起，送上貨車，运往城外。在堡垒里擒获的妇女都被卖为奴隶。

山中的科西拉人都被城中的民主党用这种方法消灭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革命斗爭；但是就这次战爭的时期而論，这場斗爭算是完結了，因为两个党派中有一个党派差不多完全消灭了。雅典人

[1] “这件事大部分是应当由雅典的将軍們負責的。他們很明显地表示，因为他們是在往西西里的途中，他們不願意別人获得护送俘虏到雅典去的荣誉；他們这种态度鼓舞了阴謀者大胆地进行工作，并且使俘虏們更容易听信阴謀者的話。”

航行到了西西里，那是他們原来的目的地；在那里，他們和同盟者一起进行战爭。

夏季快要完了的时候，諾帕克都的雅典人得到了阿开那尼亚人的援助，向安那克托里安进行远征；安那克托里安是位于安布累喜阿海灣口上的一个科林斯人的城市。他們利用內应把这个城市取得了，阿开那尼亚人从国內各地运送人民前往移居在那里，把这个地方占領起来。夏季就此完結了。

接着在冬天，阿基配斯的儿子亚里斯泰德[①]（指揮雅典船艦赴各同盟国去征收金錢的軍官之一）在斯特賴梦河畔的爱昂地方捕获了一个名叫阿塔斐尼的波斯人，他是波斯国王派往斯巴达去的。这个波斯人被送到雅典，他随身携带的文書都由雅典人从亚述文字翻譯出来閱讀了，文書里面談到許多問題，而其中对斯巴达人提出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波斯国王不曉得斯巴达所要求的究竟是什么，因为到国王那里去的使节們各有各的說法；如果斯巴达人有一定的意見向他提出，他們最好派遣代表們随同这个波斯人前往波斯。后来雅典人打发阿塔斐尼乘着一条三列桨战艦回到以弗所，并派了几个使节一同前去。在以弗所，他們听得澤尔士的儿子阿塔薛西斯[②]已經死了（恰恰是那时死的），他們就折回来了。

在同一个冬季中，开俄斯人民把他們的新要塞拆毁了，因为雅典人担心他們有企图暴动的情事，压迫他們拆毁要塞；但是他們也取得了雅典人最可靠的保証，决不变更开俄斯的一切現況。冬季就此終結，修昔底德所写的第七年战事也就此完毕了。

接着夏季一开始，[③]就在新月出現的时候，发生局部的日蝕；在同一个月初，又发生地震。从密提林以及列斯堡其他地方被放

① 在第311頁又提到他是这个海上地区的一个将軍。

② 他統治了波斯四十年（公元前464—424年）。——譯者

③ 公元前424年。

逐出来的人們得到了伯罗奔尼撒雇佣兵及本地招募的軍队的帮助，从大陆上出发，攻陷了累提安；他們对于累提安沒有加以任何損害，又从那里撤退了，只索取了二千佛西斯金币[1]的贖金而已。后来他們进攻安坦德拉斯，利用内应，把这个地方占据了。他們的計划是想把曾經一度为密提林所有而現在归雅典掌握的其他阿克提安諸城市[2]都加以解放。他們对于这些地方所特别注意的就是安坦德拉斯。他們一旦占据了这个地方，就便于制造船艦，因为那里有树木，伊达山近在咫尺；其他的供应也是容易取得的。有了这个基地，他們容易侵襲相距不远的列斯堡，也容易征服大陆上伊奥利亚人的諸城鎮。这就是他們想要实行的計划。

在同一个夏季里，雅典人带了六十条船艦，二千名重装步兵、少数騎兵以及从米利都和其他地方調来的同盟支队向錫西拉进攻。司令官是尼塞拉都的儿子尼西阿斯、戴奥特累斐的儿子尼科斯特拉图和托尔馬阿斯的儿子奥托克利。被攻击的錫西拉是在馬里阿的对面、距拉哥尼亚海岸不远的一个島屿。它虽然是屬于半独立的性質，但其居民都是斯巴达的庇里奥西人。每年斯巴达委派一个事务官前往錫西拉，也經常派遣重装步兵駐守这个地方。斯巴达人对于这个地方是很注意的，因为从埃及和利比亚来的商船都在那里停泊；并且它可以保护拉哥尼亚，使之不受到海盜的攻击——这是一个要害的地方，因为整个拉哥尼亚是突入于西西里海和克里特海之間。

在这里，雅典的远征軍开进了港口。他們利用米利都的十条

---

① 佛西斯金币是以黃金（实为金銀合金）成色特别坏著名的；参閱德謨斯提尼，xl. 36。其价值約等于二十三銀德拉克馬。参閱赫采：《希腊罗馬度量衡及貨币的研究》2,184。

② 在列斯堡以北大陆上的地角上。这些城市曾被帕撒斯从密提林手中夺取过来了的（参閱第 216 頁）。它們又在《亚狄迦碑銘集成》i. 37 中被提到。

船艦和二千名重裝步兵，[1]把斯干狄亚城市[2]占領了；利用其余的兵力，在島上面向着馬里阿的那一部分海岸上登陸，进攻錫西拉的下城，[3]他們在那里发現所有的居民都列成陣势，准备迎战。两下接触了，錫西拉人把陣地坚守了一个时候，后来他們潰敗，逃往上城。最后他們和尼西阿斯以及其他雅典司令官談好条件，同意在保証生命安全的条件下，接受雅典人的約束。[4]

錫西拉人投降以后，雅典人占領了港口上的斯干狄亚城鎮，并且留了防守軍駐扎在錫西拉。雅典人航行到了阿細恩、希洛和海岸上大多数的地方，在有些地方登了陆，在方便的地方并且停泊过了夜。他們大約花了七天工夫，繼續进行破坏这些地方。

至于斯巴达人，他們看見雅典人征服了錫西拉，意料到在他們領土內其他地方也可能有类似的登陆；但是他們沒有集合全軍于一点，以和雅典人会战。他們只将防守的重裝步兵布置在国內各地，防守軍的数量依照各地的实际需要而决定，但是在大体上他們都是采取守势的。在斯法克特利亚发生了意外的灾难之后，派娄斯和錫西拉都落到雅典人手中；事实上他們处于四面都是战爭之中，行动迅速最为重要，因为敌人从何处进攻是无从防备的——在

---

① 这是一个难于置信的大数目。在第581頁，提到他們在自己的国內作战，米利都人只能用八百名重裝步兵来抵抗敌人。并且十条船艦也載不得这样多的壮丁。或者是由于抄写的原因，数字符号上有了錯誤。

② 这是錫西拉的港口，离錫西拉約十斯塔狄亚。

③ 在这里必須采用斯塔尔的解釋："一支雅典軍队在斯干狄亚登陆；另一支軍队在东北岸上登陆，向卫城进兵。第二支軍队发現錫西拉人已經准备应战，接着发生战爭，錫西拉人潰敗了，逃往上城，即卫城"。这个說明，从現在的遺迹中可以得到証实。参閱夫刺薩校訂的波桑尼阿斯，iii. 385, 386；并参閱外尔在《德国考古研究所（雅典部門）通訊》V. 224—243发表的文章（斯普拉特）。

④ "尼西阿斯和一部分錫西拉人中間的商談早就进行了，因为这个緣故，所以投降条件对于錫西拉无論現在或将来，都是很有利的。如果不是事前就有协商的話，雅典人会把島上的全部居民驅逐，因为他們和斯巴达人有同族的关系，并且这个島和拉哥尼亚是这么接近的。"

这种情况之下，斯巴达人所最害怕的就是发生反对政府的革命运动。他們集合了四百名騎兵和一队弓箭手——和他們平常处理事情的方式迥然不同——事实上，他們在軍事行动中比起过去来，是游移不定的；他們所面临的局势超出了他們現在的組織范圍以外，那就是說，战事是海上发生的，是和雅典人在作战——雅典人是覚得一刻不进攻别人，就会牺牲了那一刻胜利的机会。[1] 同时，出乎意料之外的灾难也使斯巴达人丧了胆，他們总怕还有别的灾难会同斯法克特利亚的灾难一样，落在他們的身上。因此，当他們进入战場以后，他們沒有信心；他們以前沒有受过灾难的鍛炼，所以他們的士气沮丧了，他們覚得他們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錯誤的。

所以当雅典人在斯巴达沿海进行破坏的时候，很少有人出来抵抗。无論在那一支防軍守御的地区內发現登陆事件，防軍的态度总是和我上面所述的一样，以为自己力量不够，不能出来迎战。有一支防軍在科提尔塔和阿富罗狄西亚附近抵抗了敌軍；他們的进攻使敌軍散开的一群輕装步兵中間感到惊恐；但是和敌軍的重装步兵交战时，他們又被打败了，在战場上損失了少数士兵，遺弃了一些武器。雅典人在离开那里，回到錫西拉去之前，在那里树立了一个胜利紀念碑。

雅典人从錫西拉环繞挨彼道魯斯-里摩拉的海岸航行，把一部分地方毁坏了之后，到了泰里亚，这是位于拉哥尼亚和亚哥斯領土間的边界上辛那里亚的土地。这本是斯巴达的土地，但是斯巴达人将它讓与被放逐的厄基那人，作为他們居住的地方，因为他們在地震和希洛人暴动的时候，曾經帮助过斯巴达人；又因为他們虽然是雅典的屬民，但是总和斯巴达人站在一边的。

当雅典人还在中途的时候，厄基那人放弃了正在海岸上建筑

[1] 参閱第50頁。

的要塞，而退居上城，上城距海边大約十斯塔狄亚路[①]。这里原来有一支斯巴达駐軍，协助他們建筑要塞；現在他們要求駐軍同他們一起走入城中；駐軍以为固守在城中是危險的，所以拒絕了他們的要求。駐軍退到了較高的地方，覺得自己的力量不够应付敌人，就据守在那里，不肯出击。雅典人登陆后，全部軍队前进占領了泰里亚。他們把城市燒毁，把城內的財产搶劫一空。凡沒有在战場上杀死的厄基那人和在战場上受了伤而被俘虏的斯巴达司令官坦塔拉斯（帕特洛克利的儿子）都被雅典人帶回雅典。他們也把少数錫西拉人帶回雅典；因为为着安全計，这些人是应当迁移开了。雅典人决定把这些人安置在各島屿上。其余的錫西拉居民可以留在自己的土地上，但是要繳納四十他連特的貢稅；被俘虏的厄基那人都被杀掉，因为他們是和雅典人有深仇积怨的；坦塔拉斯則和从斯法克特利亚带来的斯巴达人关禁在一起。

第四章 西西里內部的媾和。赫摩克拉底的演說

同在这一个夏季中，在西西里，首先卡馬林那人和机拉人商訂了一个休战和約。后来其他西西里各城邦的代表們都在机拉集合，討論各城邦是不是可以和解的問題。代表們发表了許多不同的看法；他們对于他們認为沒有得到公平处理的各項問題，都提出了他們的控訴和要求。最后一个敘拉古人，赫蒙的儿子赫摩克拉底，在会議上作了一个最有力的演說。演詞如下：

"西西里人：在我的談話中，我得声明，我不是代表西西里一个

① 依照利克上校的記載（《摩利亚》，ii.490），这个地方离海岸最少有三英里多路，十斯塔狄亚只合一英里多路（参閱昭伊特譯本第一卷，第 cx 頁）。——譯者

无足輕重的城邦,也不是代表一个受战禍最深的城邦来說話的;我所要作的就是把我心中認为对于整个西西里最有利的一个政策清清楚楚地提出来,請求討論。战爭的禍害是大家都知道的,我用不着把这些禍害来分条細說。沒有人是渾渾噩噩被卷入战爭漩渦的;同时,如果他認为在战爭中有利可图,他也不会因为畏惧而置身于战爭局外的。事实上是一方面認为它可能得到的利益超过它可能遭受到的損害,而另一面則宁肯冒着危險而不愿意遭受目前的損失。假使在这些問題上,双方面都是作得不对的話,那么,調停的尝試就不会是无益的了。只要我們相信这一点,这就是我們目前所迫切需要的。

"当我們开始投入战爭的时候,毫无疑义,我們都是想扩充自己的利益的;現在我們提出一系列的要求和反要求,以求得解决,我們的愿望也是这样的。如果事情的发展不能使每个人滿足自己的要求,战事就又会爆发了。我們如果有头脑的話,我們应該知道这个会議不是純粹为了各个城邦私自的利益而召开的;我們也应該想到我們是不是能够保全整个西西里的生存。照我看来,整个西西里的生存是被雅典人威胁了,我們应該把雅典人当作我們必須和平的一个最有力的論据,其力量远在我所說的言詞之上。雅典是希腊最大的国家,他們有少数船艦在我們这里,窺視我們的錯誤。虽然从性質上說来,他們一定把我們当作他們的敌人,但是他們总是借口法律上的同盟关系,想把事件安排得适合他們的心願。假使我們自己攻击自己,招引雅典人来援助的話(他們不要招引也是准备干涉我們的),假使我們运用自己的資源削弱自己,替他們将来的帝国做初步工作的話,很可能的結果就是:雅典人看見我們精疲力竭了,有一天会带着更多的船艦来,設法把我們全体都放在他們的統馭之下。

"如果我們还有头脑的話,我們結成同盟,蒙犯險阻,其目的无

非是想取得自己所沒有的东西，而不是毁灭我們自己所已有的东西。我們应該知道，內部的斗爭是我們各城邦衰亡的主要原因；西西里的情况也一定会是这样的，如果我們这些居民——受到威胁的居民，还是彼此不团結，城与城之間还是彼此斗爭的話。只要認識到这一点，我們应該作朋友，个人是这样的，城市也是这样的，为着保卫整个西西里而团結一致。应該沒有人抱着这种观念：以为我們中間的多利亚人是雅典的敌人，而卡尔西斯人是很安全的，因为他們有爱奥尼亚人的血緣关系。① 雅典人的干涉和各民族的血緣联系是沒有关系的；他們攻击我們，不是因为他們仇恨这个城邦或那个城邦；他們所垂涎的只是西西里的好东西——我們大家的公共財产。这一点，在他們接受卡尔西斯人的請求中間，表現得很清楚。卡尔西斯人从来沒有一次依照他們和雅典所訂的条約，提供任何支援給雅典；但是雅典自願地热心提供援助，甚至于超过了条約上所規定的义务。雅典旣有这些野心，一定会根据这些野心来制定它的計划，現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現在不是責备那些坚决要統治的人們，而只是責备那些更願意屈服的人們。对于一般人說来，如果对方对于侵略不加抵抗的話，他們自然会获得控制权；如果我們旣知道这一切，而不采取預防的办法，或者如果我們到此地来，就認为我們还有比团結起来对抗威胁我們大家的危險更重要的事的話，那么，我們是大錯了。如果我們协同一致的話，我們就能够很快地免除这个危險，因为雅典人不是从他們自己国內的根据地向我們进攻，而只是从此地請他們来的一些国家中的根据地向我們进攻的。所以我們彼此間不要繼續进行战爭，我們的爭端是可以和平解决的；至于那些从外面請来的人，他們到这里来，是利用表面上似乎有理由的借口，以图达到他們不善良的目

---

① 参閱第241頁。

的；但是現在他們有眞正善良的理由，沒有达到目的而离开这里了。

“从雅典人方面来說，这些是我們采取这个賢良政策的优点。但是除此之外，人人都承認：和平是最大的幸福，因此，难道我們自己中間还不应該建立和平嗎？假定你們中間有一个人享受到利益，而另一个人在困难中辛勤劳动，如果要保全利益，免除困难的話，难道你們不認为和平比战爭对于两种人都有好处嗎？难道和平不是有它的名誉和光荣，比在战爭中被人家打敗的危險性更少些嗎？难道和平不是还有許多言語数不尽的其他好处，正如战爭有許多言語数不尽的痛苦嗎？

“这些是你們要考虑的要点；因此，你們不要忽視我的忠言；而你們每个人，为着保全自己的生命，应当采納我的忠言。如果这里有人相信他可以利用暴力或公理达到某些目的的話，讓他不要因为失望而过于伤心了。他应当知道，过去有許多人想懲創侵略者，但是对于敌人沒有报复，而往往自己遭到毁灭；过去也有許多人相信他們的势力能够使他們获得某些利益，但是，結果，他們幷沒有得到利益，反而把他們已有的一切都丧失了。如果有人作恶，懲創作恶者的企图不一定是会成功的；单純相信自己的势力，势力也不一定是靠得住的。未来不可預测的成分終于会起作用的。正因为这种不可預测的成分常常蒙蔽了我們，所以它对于我們也可能是最有用处；因为，如果我們大家都同样地怕它，我們在彼此互相攻击之前，就会愼重考虑了。

“現在我們所害怕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对于不可預測的将来的无限恐惧，一个是对于雅典人的实际到来的恐惧。因此，我們每个人如果沒有完全获得他所想获得的一切的話，我們应当認識这是很有原因的。讓我們把正在威胁我們的敌人逐出我們領土之外。至于我們自己，如果不能訂立一个永久和平条約的話，至少讓

我們在一个尽量长的时期內，言归于好，把我們私自的爭端推迟到另一个时期去解决。总之，讓我們認識到，如果采納我的忠言，我們将各自保全我們城邦的自由；我們在这些城邦之內，一定能够以眞正独立的精神行动，以德报德，以恶报恶。反过来說，如果不采納我的忠言，我們将处于别人势力之下；到了那个时候，不再有什么我們能够伤害敌人的問題，我們所能遭遇的最好的情况也只是我們被迫而把我們的敌人当作朋友，而把应該作我們的朋友的人当作敌人。

“至于我自己，我在开始就說到了，我是一个大城邦的代表，可能关心侵略别人的多，而关心自卫的少。但是当我考虑到将来的危險的时候，我准备对别人讓步。我認为这样伤害我的敌人以致于使自己遭到毁灭，是不对的；同时，我認为，我也不至于因为有了侵略他人的狂热，而以为我能控制命运（命运是我所不能控制的），好象我能够支配我自己的計划一样。我准备作一切合理的讓步。我号召你們其余的人也照我們的榜样——彼此讓步，而不要等敌人来强迫我們讓步。对自己同族的人讓步——多利亚人讓多利亚人，或者卡尔西斯人讓卡尔西斯人——，算不得什么丢臉的事情；所有的人总括起来，我們都是邻居，都是住在同一个地方，四面有海洋环繞着，我們都叫做西西里人。无疑地，将来有时候，我們会再发生战爭；有时候，我們也会再来协商，訂立和約。但是当我們遇着外敌侵略的时候，如果我們是聪明的話，我們总是会联合一致，抵抗外侮，因为在这里，对于一个国家的伤害是会危害到我們所有其余的人的。今后我們絕对不邀請外地的同盟者或仲裁者到我們这里来。这样做，我們現在馬上对于西西里作了两件好事：解除了受雅典人侵略的危險和停止了內战；将来我們有一个自由的国家，而不是那么受外敌侵略的危害了。”

这是赫摩克拉底的发言。西西里人采納了他的意見，他們同

意停止内战，每个国家保持原有的領土，只有卡馬林那人占領摩根廷那，付給叙拉古一定的款額作为代价。雅典的同盟者招請雅典的将軍們来，告訴他們說：他們将訂立和約，这个和約对于雅典人也是适用的。于是他們訂立和約，并且取得了雅典人的同意。以后，雅典的艦队就离开西西里了。但是当他們回到国內时，雅典的雅典人放逐了两个将軍，皮索多勒斯和索福克利，对于第三个将軍，攸利密頓則处以罰款；理由是說，他們本来是有力量占領西西里的，但是因为受賄而离开了。当时雅典的繁盛使雅典人認为无論作什么事情，他們是沒有不順利的；可能的事和困难的事，他們都同样地可以作到，不管他們运用的軍队是强大也好，完全不够也好。他們在許多方面的意外成功，使他們产生这种心理，認为凡是他們所希望的，他們就有力量得到。

第五章　雅典人攻陷尼塞亞。伯拉西达营救麦加拉

下列的事件也是发生在同一个夏季中。在和雅典的战爭中，麦加拉人所受的痛苦很深，因为雅典人每年以全軍侵略麦加拉两次。同时，他們也被他們自己逃亡在培加的人所窘迫，这些逃亡者是在革命中被民主党人驅逐的，他們現在以掠劫行动騷扰麦加拉。因此，麦加拉人开始自己談論，現在最好是把逃亡者召回国，以免麦加拉因为和两面敌人作战而削弱。同情逃亡党的人看見这种輿論正在发展中，他們自己更加公开地出来，坚持这个建議的好处。民主党的領袖們知道，人民大众在他們所受到的一切痛苦中，将不能坚决支持他們的，所以他們在惊慌中进而和雅典的将軍們，阿利福隆的儿子希波克拉底和阿尔西提尼的儿子德謨斯提尼談判，想

把麦加拉城向雅典人投降。他們認为这样做比較召回他們所放逐的貴族党人更为安全些。

他們商談好了的办法是这样的:雅典人首先占領长城(从麦加拉到尼塞亚,差不多有一英里长),以防止伯罗奔尼撒人从尼塞亚来干涉;尼塞亚完全是由伯罗奔尼撒軍队駐守的,以防止麦加拉叛变的。以后他們将設法使上城投降;只要第一着实現了的話,麦加拉人就会很容易同意上城投降的。

双方訂好了他們所要說的和所要作的計划之后,雅典人卽于晚間航往麦加拉附近的米諾亚島;希波克拉底率領六百名重装步兵,駐扎在附近一个石坑中,建筑城牆的石头通常是在这里采取的。另一个将軍,德謨斯提尼,率領普拉提亚人和雅典的城防軍埋伏在晋尼阿利阿神庙的附近,这个神庙离麦加拉城更近。除了那些知道这个計划的人之外,那晚上沒有一个人是知道这些事情的。

正将黎明的时候,麦加拉城內那些出卖麦加拉的人开始实行他們的計划了。相当长一段时間以来,他們慣于在晚間得到守卫官[1]的同意后,将載在馬車上的一条輕船沿着濠沟走到海边,装做要出来襲击的样子。在破曉之前,他們常将馬車上的輕船由城門口运入城內——据他們說,他們的用意是設疑兵以迷惑駐扎在米諾亚的雅典封鎖艦队,因为在黎明的时候,在海港中根本看不見一条船。

所以,現在当馬車到了城門口,城門照例打开了,讓船进去的时候,雅典人(事先已和雅典人計划好了的)看見了,从埋伏中出来,尽力快跑,以便在城門再关閉之前跑到城門口,而那部馬車还停留在城門口,使城門不能关閉。同时,亲雅典党的麦加拉人开始杀害城門口的卫士。首先跑进城的是德謨斯提尼、普拉提亚人和

[1] 卽伯罗奔尼撒的駐軍。

雅典城防軍，正在胜利紀念碑現在所在之地。那时候，离現場最近的伯罗奔尼撒人已經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了，馬上跑来营救，但是他們被普拉提亚人打敗了；普拉提亚人把守着城門，把城門打开，讓雅典的重裝步兵进城。

当雅典軍队涌进城內的时候，每个人都向城牆边跑去。起初，有些伯罗奔尼撒人坚守防地，反击雅典軍队，他們有少数人被杀了。但是因为敌人夜襲，同时他們发現麦加拉的叛党也向他們进攻，他們以为全体麦加拉人都倒向雅典一边去了，他們大部分的人都惊慌地逃跑了。同时，正碰着雅典的傳令官自动地高声宣布：凡是願意倒向雅典一边的麦加拉人，就要来参加雅典人的行列。当伯罗奔尼撒人听到了这个宣言的时候，他們的抵抗垮了。他們覚得他們是被雅典人和麦加拉人的联合軍队所攻击，因而他們逃往尼塞亚去了。

黎明时，长城已被攻陷，城內的麦加拉人处于混乱的情况中。和雅典人私通的人說，他們应当打开城門，出外作战；其他民主党人也支持这个建議，因为他們是知道这句話的用意的。他們已經商量好了，只等城門一打开，雅典人就冲进去，而亲雅典党人头上塗上許多橄欖油，表示和别人的区别，使雅典人不致于伤害他們。現在他們打开城門，更为安全了，因为依照預定的計划，雅典有四千名重裝步兵和六百名騎兵从埃琉西斯連夜进軍，現在已經赶到了。

当亲雅典党人自己头上塗了橄欖油，已經到了城門口的时候，有一个参加阴謀的人把这个計划秘密地告訴了貴族党人，于是貴族党人联合一致，跑上来說：他們不应該出城外作战；事实上，过去他們的势力比現在强的时候，也从来沒有出城外作过战；使城邦这样很显明地处于危險的地位，是不对的。他們还說，如果不听他們的話，那么，战爭就会馬上在城內进行。他們沒有表示他們知道了这个阴謀，但是坚持他們的意見是最好的。同时，他們站在城門

口，守着城門，使阴謀者沒有实現阴謀的机会。

雅典的将軍們知道他們的阴謀出了毛病，已經不能利用襲击的方式取得麦加拉城了。因此，他們馬上开始封鎖尼塞亚；他們認为，如果他們能够在援兵到来以前攻陷尼塞亚的話，麦加拉也会投降的。石匠、鉄以及其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从雅典带来了。他們从他們所占領的城牆开始，向着麦加拉一边建筑一条城牆，直达尼塞亚两端的海边，以断絕尼塞亚和麦加拉間的联系。軍队中各个支队負責完成一段城牆或濠沟；他們在近郊采取石头和磚，幷且砍伐果树或其他木材，在必要的地方建筑栏栅。近郊也有一些房屋，他們把这些房屋加筑防御牆，使之坚固后，自然成为要塞系統的一部分。

这項工作整天在进行中。次日下午，城牆正将完成了的时候，尼塞亚的駐軍惊慌起来了。他們沒有食物了（因为他們通常是每天把粮食从上城运来的），他們覺得伯罗奔尼撒人不会很快地来援救他們的；同时，他們又以为麦加拉人都是反对他們的。因此，他們就向雅典人投降了。投降的条件是这样的：他們繳械后，每个人都可以用一定的款額贖回；城內的斯巴达司令官以及其他斯巴达人听候雅典人处理。这些条件商談好了之后，駐軍就出来了。于是雅典人毁坏长城和麦加拉城相連接的地方，占領尼塞亚，准备下一个軍事行动了。

这时候，斯巴达軍官伯拉西达（推利斯的儿子）正巧在西息温和科林斯的附近，准备一支軍队远征色雷斯。当他听到雅典人进陷长城的消息的时候，他担心尼塞亚的伯罗奔尼撒駐軍的安全；同时，恐怕麦加拉城本身也会失陷。因此，他派人到彼奥提亚人那里去，要求他們馬上派軍队来，和他在特利波第卡斯[1]会合。同时，

① “这个村庄在麦加里德的哲朗尼亚山下。”

他亲自率領二千七百名科林斯重装步兵，四百名夫利亚西亚人，六百名西息温人[1]和他已經召集起来了的全部軍队出发，希望在尼塞亚还沒有陷落之前到达那里。当他发現尼塞亚已經失陷了的时候（他于晚間进軍往特利波第卡斯），他从他的軍队中选出了三百名精兵。不等到敌人知道他来了的时候，他就向麦加拉城进軍，而沒有被雅典人发覺，因为雅典人在海边。表面上他說是想恢复尼塞亚，如果可能的話，他眞的会尝試；但是最重要的，是想进入麦加拉城，以保全这个城市。因此，他請求麦加拉人讓他和他的軍队进入城內；并且告訴他們，說他有希望恢复尼塞亚。

但是麦加拉城內的两个党派都害怕了：民主党人害怕伯拉西达恢复逃亡者而驅逐他們；而貴族党人則担心民主党人因为害怕被伯拉西达所驅逐而恢复逃亡者，将向他們进攻。如果城內发生战事，而紧靠在城下的雅典人看見这种情况，麦加拉就会淪陷。因此，他們拒絕伯拉西达入城，两党都宁願維持和平，等待事件的发展。双方面都希望雅典人和援軍間发生战斗，認为等到他們的朋友获得胜利后，才和朋友們联合在一起，比較安稳些。

伯拉西达沒有达到他的目的后，即回到他其余的軍队里去了。黎明时，彼奧提亚人和他会合在一起了。就是在伯拉西达派人到他們那里去之前，他們已經有意来援助麦加拉了的。因为他們認为麦加拉所处的危險对他們也是有影响的；他們已經集合了全部軍队在普拉提亚。当伯拉西达的使者来的时候，他們更加要来支援了；于是他們馬上派遣二千二百名重装步兵和六百名騎兵来支援他，而带着其余的大部分軍队回国去了。現在全部軍队会合在一起，至少有六千名重装步兵。

雅典的重装步兵在尼塞亚的周圍和海边，列成陣势；但輕装步

[1] 斯密司譯本作七百西息溫人。——譯者

兵却分散在平原上。这些輕装步兵被彼奧提亚人驅逐，退到海边；彼奧提亚騎兵的进攻完全出乎雅典人意料之外，因为过去从来是沒有任何地方派遣援兵来帮助过麦加拉的。于是雅典的騎兵出来和彼奧提亚人交战。战斗了相当时間，后来双方都宣布胜利。彼奧提亚的騎兵司令官和少数其他的人向前推进，达到尼塞亚，都被雅典人所杀，他們的盔甲也被剝夺了，尸体落在雅典人手中。在休战条件下，雅典人才把尸体退还給彼奧提亚人。雅典人建立了一个胜利紀念碑。但就整个战役而論，双方都沒有决定性的胜利。彼奧提亚人回到自己的部队，而雅典人回到尼塞亚去了。

这次战役之后，伯拉西达和他的軍队向前移动，跟海边和麦加拉城更加接近了。他們占据一个有利的地方作为陣地，列成陣势，以等待雅典人向他們进攻，他們知道麦加拉人在等待着，看那一方面胜利。在他們的心目中，从各方面看来，这个計划似乎是很好的；他們用不着首先进攻，或者出来冒战斗的危險，因为他們很明显地表示他們只准备自卫，所以用不着費很大的气力，他們就可以勉强認为是胜利了；同时，这也是合于他們在麦加拉的利益的。因为如果他們不来装作要作战的样子的話，他們根本就沒有机会，他們一定会被認为是战敗了，馬上就会失掉麦加拉。事实上，雅典人很可能不想出来交战，因为他們根本用不着战斗，已經达到了他們的目的。实际上，結果眞的是这样的。雅典人列陣在长城之外，因为敌人沒有向他們进攻，他們也留守在自己的陣地上。根据他們的将軍們的估計，如果他們向人数較多的敌人首先进攻的話，他們太冒險了。他們已經达到了大部分的目的；現在如果一战而胜的話，他們也不过获得麦加拉城；但是如果一战而敗的話，他們重装步兵的最好部队会受到严重的損失。而在另一方面，敌人的軍队是由各国的分遣队組成的；在全軍中，每个分遣队只冒一部分的危險，因此，他們会表現得更加勇敢，这是可以意料得到的。因此，两

軍对峙了相当的时候，任何一方都不进攻。于是雅典人回到尼塞亚去了，后来伯罗奔尼撒人也回到他們原来駐扎的地方去了。这时候，麦加拉城內同情逃亡者的党人有了信心，他們認为伯拉西达获得胜利，而雅典人不願再战了；因此，他們替伯拉西达和各国的司令官們打开城門，請他們进入城中，和他們进行談判，亲雅典党人这时候，恐慌起来，不敢妄动了。

以后，伯拉西达遣散同盟国的分遣队，讓他們各自回国，而他自己則回到科林斯去了。他在那里繼續准备他已經开始了的远征色雷斯的軍队。雅典人也回国去了，城內和雅典人私通的麦加拉人知道他們已被发覚，馬上溜跑了。其余的人和逃亡党人的友好談判，从培加召回逃亡党人，逃亡党人宣誓：他們只能为城邦謀利益，絕对不报复旣往的私仇。

但是流亡者恢复政权之后，馬上檢閱重装步兵，把各軍队分駐在城市的各地方。于是他們挑选出約一百个和他們有私仇的以及有和雅典人私通的重大嫌疑者，强迫人民公开表决宣判。这些人都被判处死刑。于是他們在城邦內建立了严格的貴族政治。这是少数人变更政体，但是这个政体延續了一个很长久的时間。

第六章　伯拉西达在色雷斯

在同一个夏季中，密提林人正将实行他們在安坦德拉斯[1]建筑要塞的計划了。但是雅典派去征收貢稅的艦队司令官德謨多卡斯和亚里斯泰德，[2]当他們在赫勒斯滂的时候，听說这个地方正在

---

① 参閱第297頁。

② “第三个司令官拉馬卡斯带着十条船艦已經航入黑海。”

建筑要塞，他們恐怕这个地方之为害，正如安尼亚[1] 对薩摩斯之为害一样。因此，他們从同盟国召集軍队后，卽起航，他們打敗了从安坦德拉斯出来反抗他們的人，夺回了那个地方。不久之后，已經航入黑海的拉馬卡斯停泊在赫拉克里亚領土內的卡勒克斯河中，因为內地大雨，突漲洪水的結果，他丧失了他的船艦。他本人率領他的軍队，步行通过海峽对面亚洲領土內俾泰尼亚的色雷斯人所居住的地方，达到黑海口上麦加拉的殖民地卡尔西頓。

同一夏季中，正在雅典人从麦加里德回来之后，雅典将軍德謨斯提尼率領四十条船艦到了諾帕克都。一些彼奧提亚的城市中，有一些人跟德謨斯提尼和希波克拉底勾結，阴謀推翻当地的政府，实行和雅典一样的民主政治。底比斯的逃亡者提奧多拉斯在这些阴謀中負主要的責任。他們預定的計划是这样的：一个党派将西菲鎮出卖給雅典（西菲是特斯匹伊領土內克利塞灣畔的一个市鎮）；另一个党派是奧科美那斯人，他們准备把喀罗尼亚交出（喀罗尼亚是通常称为迈尼安-奧科美那斯，而現在叫做彼奧提亚的奧科美那斯之屬地）。在这个阴謀中，奧科美那斯的逃亡者特别活动，他們雇佣一些伯罗奔尼撒人，組織軍队，有些佛西斯人也参加了这个阴謀。[2] 同时，在計划中，雅典人将夺取第力安，这是塔那格拉境內面向优卑亚的阿波罗神庙所在地。这一切都計划在預定的日期同时进行，使彼奧提亚人不能开拔全軍去进攻第力安的雅典人，而必須先对付国內各地的內乱。如果一切进行顺利，在第力安能够建筑要塞的話，他們預料：縱或彼奧提亚諸城市不会馬上就发生革命，但是一旦这些地方被占据了的話，整个地区都会遭到掠劫，所有反对政府的人都容易逃亡；这样一来，各城市的現况是不

① “这是薩摩斯的流亡党人所住的地方，他們从这个地方援助伯罗奔尼撒人，派人給伯罗奔尼撒人作舵手，同时扰乱薩摩斯城，欢迎一切从薩摩斯放逐出来的人。”（参閱第201頁。）

② “喀罗尼亚在彼奧提亚的边界上，和佛西斯的法諾替斯城很相接近。”

能够維持得很长久的。实际上，事物的发展将終如阴謀者所盼望的，因为雅典人将在那里支持叛变者，而政府不能派遣联合軍队去对抗他們。

他們預定的阴謀就是这样的。預定的日期到了的时候，希波克拉底本人即率領雅典軍进入彼奥提亚。同时，他派遣德謨斯提尼首先率領四十条船艦往諾帕克都，使他在那里从阿开那尼亚人及其他同盟者中召集一支軍队，然后启航去接受西菲的投降。他們确定了一个日期，使两方面的軍事行动同时进行。当德謨斯提尼到达那里的时候，他发現阿开那尼亚人的联合軍队已經强迫伊尼亚第加入了雅典同盟。他本人召集那个地区所有的同盟軍，进攻薩林修斯和阿格里人①。他强迫这些地方和雅典建立同盟后，就准备一切，使他能够在預定的日期达到西菲。

大約在这个夏季的同一个时候，伯拉西达率領一千七百名重装步兵已在往色雷斯区域的途中。当他到达特累启斯的赫拉克里亚的时候，他派遣一个使者往他在法賽魯的朋友們那里去，請求他們沿途护送他和他的軍队。結果，帕那魯斯、多拉斯、希波洛基达、托利劳斯和斯特罗法卡斯（他是卡尔西斯人的代表）等人在亚加亚的麦利提亚和他相会合。在他們护送之下，伯拉西达繼續前进；跟他們一起护送的还有一些帖撒利人，包括拉里薩人尼科尼达（他是柏第卡斯的朋友）在內。

沒有护送而想要通过帖撒利，絕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带着軍队通过是更加困难些。实际上，未得到允許而通过邻国，在所有的希腊国家中，都同样地会惹起猜疑的。再加以那时候，帖撒利人和雅典人总是友好的。所以，如果当地的政府是民主政治，而不是在一个有势力的阶級手里的話，伯拉西达是絕对不能前进的。当地的政府虽然是貴族政治，但是伯拉西达在进軍到伊尼匹阿斯

① 参閱第257，260頁。

河畔的时候，还遇着反对党的人，阻止他的前进，他們說他沒有得到全体人民的同意，而从那里通过，这是非法的行动。护送他的人回答說：当然，他們不愿意違背当地居民的意旨而領导他通过这个地区；不过他既然意外地到达了这里，他們是他的朋友，所以和他一路走。伯拉西达自己也說：他是以帖撒利人的朋友的資格来的，他进軍的目的只是反对雅典人，因为他是和雅典人作战；而不是反对帖撒利人；他知道帖撒利和斯巴达沒有任何糾紛，彼此通过两国的領土是不会受到阻碍的；現在如果他們拒絕的話，他当然愿意停止前进(事实上也不可能前进)；但是他認为，如果他們阻止他前进，那是不对的。

帖撒利人听了这些話之后，就跑开了；伯拉西达听了那些护送他的人的劝告，以最可能的速度向前推进，沒有停止，使帖撒利人来不及召集更多的軍队来阻止他。因此，他在一天之內就从麦利提亚到了法賽魯，駐扎在阿匹丹那斯河畔。他从那里往法西阿斯，再从法西阿斯往柏希比亚。到了这里之后，护送他的帖撒利人回去了。柏希比亚人是帖撒利的屬民，他們把他带到第安①，第安已經是在柏第卡斯王国領土之內了。

伯拉西达就是这样通过帖撒利，沒有遇到任何困难，阻止他前进的軍队也来不及召集起来，他就到了柏第卡斯那里和卡尔息狄斯。伯罗奔尼撒軍队正是柏第卡斯和叛离雅典的色雷斯諸城鎮請来的，因为他們看見雅典势力的扩大而恐慌起来了。卡尔西斯人認为雅典下一次进攻的对象就是他們了(同时，还沒有暴动的邻近城市也秘密地派人去請伯罗奔尼撒人来)；柏第卡斯虽然沒有公开和雅典作战，但是他因为过去和雅典人的糾紛而恐慌，特别是他想征服林卡斯国王阿拉皮阿斯。

① "第安是帖撒利边界上奥林配斯山下一个馬其頓的市鎮。"

那时候斯巴达人作战不利，所以他們更加容易从伯罗奔尼撒請得这支軍队，因为雅典人正在进攻伯罗奔尼撒，特别是进攻斯巴达本国的領土，斯巴达人認为轉移这些进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派遣軍队到雅典的同盟国去，特别是那些願意給养軍队和正在請他們的軍队来，以便叛离雅典的同盟国去，給雅典人以同样的騷扰。斯巴达人也乐于有个好的借口，派遣一些希洛人出国；因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派娄斯尙在敌人手中，他們害怕发生革命。事实上，希洛人頑强的性格和人数的众多，使斯巴达人害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們采取下列的計划[①]：他們发表宣言，要求希洛人从自己的人中間选出那些他們自己認为战功最多的人来，暗示这些人可以获得自由。但是这只是一个試探，他們認为那些表現得最勇敢，首先起来要求自由的人就是那些最容易起来反抗斯巴达的人。結果，选出了大約二千人，他們头戴花冠，环繞神庙行走，以为他們将获得自由。但是不久之后，斯巴达人把他們都除掉了；甚至于这些人中，每个人是怎样弄死的，也沒有一个人确切地知道。

現在这一次，斯巴达人乐于派遣七百名希洛人，作为重装步兵随着伯拉西达服务远征。他其余的軍队是在伯罗奔尼撒招募而来的雇佣兵。斯巴达人派遣伯拉西达，大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的志願，虽然卡尔西斯人也渴望他去，因为他在各方面的能力使他在斯巴达本国有很高的声誉，他在国外的功績对于他的国家也是很有利的。这一次他对于这些城市的正直和溫和的行动，使他能够引起許多城市叛离雅典，同时能够利用內应的手段取得其他的城市，所以当斯巴达要講和（后来它終于講和了的[②]）的时候，它有地方提出来和雅典所占領的地区相交換；同时使伯罗奔尼撒减輕了很多战爭的負担。在战爭的后期，在西西里远征之后，使雅典同盟者中

① “斯巴达人对希洛人的政策总是完全以自己的安全为基础的。”

② 公元前421年；参閱第366頁。

产生亲斯巴达情緒的主要原因是伯拉西达的勇敢和他在此时所表現的智慧——伯拉西达的这些品質，有些人是从自己亲身經历中知道的，有些人是因为听得人家說而推想知道的。他是第一个这样派遣出来的人，他在各方面获得很好的名誉，所以他留給以后的人一个根深蒂固的信仰，認为其他的人也是和他一样的。

雅典人听說他到了色雷斯之后，馬上对柏第卡斯宣战，因为他們認为这次远征軍是他引起来的，他們更紧密地监視这个地区的同盟者。柏第卡斯有了他自己的軍队之外，再加上伯拉西达的軍队，馬上进攻林卡斯的馬其頓国王阿拉皮阿斯（布洛馬拉斯的儿子）；阿拉皮阿斯的国家和他自己的国家相毗連，同时因为阿拉皮阿斯和他不和睦，他想征服阿拉皮阿斯。但是当他带着他的軍队和伯拉西达到了进入林卡斯的山峽的时候，伯拉西达說，他想在作战之前，先去和阿拉皮阿斯商談，看是不是可以使阿拉皮阿斯加入斯巴达同盟。事实上，阿拉皮阿斯已經自己提出来了，他准备承認伯拉西达为仲裁者；和伯拉西达在一起的卡尔西斯人的代表們也劝他，为着保証柏第卡斯对他們自己的事务有充分的支持起見，最好在开始的时候不要讓柏第卡斯太占便宜了。并且柏第卡斯派往斯巴达去的代表們在斯巴达也說到，柏第卡斯将使其邻近的許多地方都加入斯巴达同盟；在这个基础上，伯拉西达認为他和阿拉皮阿斯交涉的时候，他有权力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考虑这个問題。但是柏第卡斯回答說：他带伯拉西达到那里去的目的不是来作仲裁者，以解决他和阿拉皮阿斯之間現有的糾紛的；伯拉西达的职責只是来消灭他（柏第卡斯）所指出来的敌人的；同时他維持伯拉西达一半軍队的給养，而伯拉西达竟和阿拉皮阿斯談判，这也是不对的。但是伯拉西达不承認这种看法。他違反柏第卡斯的意旨，和阿拉皮阿斯談判。阿拉皮阿斯說服了他率領他的軍队离开那里，而沒有侵入阿拉皮阿斯的国家。此后，柏第卡斯認为他受了委屈，因此

他只負担伯拉西达軍队三分之一的經費而不肯負担一半了。

在同一个夏季中，伯拉西达馬上率領他自己的軍队和卡尔西斯人，正在葡萄将要收获之前，进攻安得罗斯的殖民地阿堪修斯。对于接待他的問題上，当地居民分成鮮明的两派：一派是那些和卡尔西斯人一起邀請他来的人；另一派是一般民众。但是人民因为担心他們郊外的果实，所以听了伯拉西达的話，讓他一个人进城来，在他們作最后决定之前，听听他所要說的話。因此，他們允許伯拉西达进城，出席民众会議。对于一个斯巴达人說来，他絕对不是一个拙于言辞的。他发言如下：

"阿堪修斯人：斯巴达人派遣我和我的軍队出来的目的是履行我們在战爭之初所发表的宣言——就是我們将和雅典作战，以解放希腊。如果我們已經来迟了的話，这只是因为在我們自己国内战爭的进行不是如我們所預料的。我們所希望的，只是用我們自己无外援的力量粉碎雅典，而不使你們有絲毫的冒险。現在你們不要因为我們姗姗来迟而責难我們，因为一旦有机会，我們就来了。有了你們的援助，我們将尽我們的力量使雅典人屈服。但是我很詫异，你們不兴高采烈来欢迎我，反而閉着城門来反对我。我們斯巴达人認为我們是到那些需要我們的同盟者那里来的；这些同盟者，就是我們沒有来的时候，也常在心中想念我們是和他們在一起的；所以我們冒着一切危險，多日行軍，通过异邦人的土地，尽我們一切的力量来从事这个冒險。如果你們有不同的想法，你們拒絕你們自己以及其他希腊人的解放的話，眞的，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这不仅是你們自己反对我的問題；我到其他的人民那里去的时候，他們也将不和我联合的，因为他們会这样想：我首先到你們这里来——你們的城市是重要的，你們的賢慧是有名的，——而你們不欢迎我。那么，我就不可能使人民相信我的目的；他們不是認为我所提出来的解放希腊是假的，就会認为我到此地来是懦弱无

能，如果雅典人来进攻的話，我不能保护你們的。但是当我去援救尼塞亚的时候，雅典人所不敢向它进攻的正就是我現在这支軍队，虽然他們的人数多些，他們不会派遣和他們在那里一样多的軍队，渡过海洋来进攻你們的。至于我，我到这里来的目的，不是来危害希腊人；我的使命是来解放他們，我可以指出我国政府所宣布的最神圣的誓言，保証我所拉到我們那一边的一切同盟国的独立。我們不想利用武力或阴謀的手段以求取得你們的同盟；正相反，我們是要和你們联合在一起，帮助你們脫离雅典的羈絆。在我看来，我的这个目的似乎已經有了充分的証明；我想，怀疑我个人或認为我不能保护你們，这是沒有理由的。我認为你們应当鼓起精神，宣布拥护我。

"你們中間也許有人害怕某些私人，而不願帮助我，提防我把城邦交給这个或那个党派；这些担心是完全沒有理由的。我到这里来的目的不是想在你們的內政中偏袒任何一边的；假如我忽視你們自己的宪法，而使少数人奴役多数人，或者使多数人奴役少数人的話，我認为我不是給你們以眞正的自由。这样将会比受外族人的統治更加恶劣些，而我們斯巴达人的辛勤劳績也不会使人感激。我們所得到的将不是名誉和光荣，而是被人譴責。那么，我們自己正会犯着我們所譴責雅典人的，以及我們所以进行这次长期战爭来反对的那些恶行；这些恶行在我們身上比在那些从来沒有宣布自己的美德的人身上，只会更加可恨些。因为利用伪善的欺骗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公开地利用暴力更为可耻，至少对于过去有过道德美名的人是这样的。因幸运而获得势力的人痛痛快快地实行侵略，还可以說是有一点理由的；而另一种进攻的方式則完全只是恶心腸想出来的詭計。对于我們，这些原則最重要的，我們极端愼重地遵守这些原則；除我們所宣誓的誓言外，你們可能有的最可靠的保証是把我們所說的言詞和具体的事实来比較一下，你們

一定会得到这样結論：我們按照我們所說的去做，是合于我們的利益的。

“現在我已經把我的立場說清楚了，如果你們还說你們沒有能力办到，但是对我們有友好的感情，因此你們不应該因为拒絕我而受到痛苦，說你們把自由当作一个有危险性的东西，只能把自由給予那些能够接受的人們才是对的，而不要違背任何人自己的意旨，强加于他的身上，那么，我将呼吁你們国家的神祇和英雄們作見証，我到这里来帮助你們，而不能使你們了解这一点。我将破坏你們的土地，以武力强迫你們倒向我們这一边来。一旦到了那个地步，我就不会認为我是做錯了的。我認为在我这方面有两个很好的理由，使我不得不采取这种行动：第一，如果你們不肯和我們联合在一起的話，我应当不許你們(我們的朋友)繼續給付金錢予雅典，以危害斯巴达；第二，我应当不許你們阻碍希腊人脫离雅典的羈絆。不然的話，我們就完全沒有权利作我們所正在做的一切事情了。我們斯巴达人只有在解放那些自己不願意解放的人們的行动中才能証明我們是有理由的，因为我們的行动是为着全体人的利益。我們沒有建立帝国的野心；我們努力的目的是推翻帝国。如果我們允許你們阻碍我們向全体人所保証的独立，那么，我們就是損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了。

“請你們考虑我所說的話而作出賢明的决議来。把希腊独立运动的始創者作为你們奋斗的目标，保証你們自己永久的光荣。这样，你們可以为你們的个人避免可能发生的損失，为你們整个城邦获得最好的名誉。”

这就是伯拉西达的发言。阿堪修斯人經过双方面发言討論之后，举行秘密投票；一部分因为他們受了伯拉西达演說的影响，一部分因为他們担心他們郊外的果实，大部分人都贊成叛离雅典。他們首先要求伯拉西达保証他自己所說的，就是斯巴达政府派遣

他出来的时候所宣誓的誓言，保証一切他所說服过来的同盟者的独立，然后他們欢迎他的軍队进城。不久之后，安得罗斯的殖民地斯塔基拉斯[1]也一起叛离雅典了。这一切都是那个夏季发生的事。

第七章 雅典人在第力安的敗績

接着在冬季开始的时候，[2]彼奥提亚的一些地区原先是計划要交給雅典将軍們希波克拉底和德謨斯提尼手中的；德謨斯提尼带着他的艦队要达到西菲，而希波克拉底要达到第力安。但是他們各人把动身的日期弄錯了。德謨斯提尼首先用船艦載着阿开那尼亚人的軍队以及这些地区的許多同盟軍駛往西菲，但是沒有任何成就。这个阴謀已經被法諾替斯一个名叫尼科馬卡斯的佛西斯人所泄漏，他秘密地告訴了斯巴达人，斯巴达人又秘密地告訴了彼奥提亚人。彼奥提亚各地的援兵都开到了；而希波克拉底还沒有到那里，以分散彼奥提亚人的兵力；所以他們預先坚守着西菲和喀罗尼亚，参加阴謀的人知道了这个錯誤，不敢在城中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了。

以后当彼奥提亚人已經从西菲回来了的时候，希波克拉底带着从雅典公民和雅典的异邦人以及城内的外族人中所召集来的全部軍队才达到第力安。他和他的軍队駐扎在这里，开始在第力安設防。他們在神庙和圣地的周圍挖掘濠沟，把挖掘出来的土建筑城牆，沿着城牆树立木桩。他們把神庙园地上的葡萄树砍下来，和磚头、石头一起丢进去，这些磚是从他們破坏的房屋中取来的。所

① 在阿堪修斯之北約十二英里，亦称斯塔吉拉，是亚里斯多德的出生地。

② 接着第315頁的叙述。

以他們尽一切努力把要塞筑得高些。在必要的地方以及神庙建筑物防卫不够的地方(那里有一块地方的柱廊是塌下来了的)，他們建筑木塔。他們在离开雅典后的第三天就开始工作，第四天繼續工作，直到第五天中午时为止。那时候，大部分工作已經完成了，他們的軍队启程回国，离开第力安大約有十斯塔狄亚了。大部分輕装步兵繼續从那里一直向前走，但是重装步兵停下来休息了。希波克拉底还在第力安，忙于組織駐防軍和适当地安排完成要塞的其余部分。

在这五天里，彼奥提亚人調动他們的軍队到了塔那格拉。当各城市的分遣队到了的时候，他們发現雅典人已經动身回国了；彼奥提亚十一个将軍中間有十个反对交战，因为雅典人已經不在彼奥提亚境內了。[①] 但是底比斯的两个将軍中間有一个是伊奥利达的儿子帕岡达(另一个是萊西馬庫斯的儿子阿里安提德)，他是当时指揮全部軍队的总司令官，他主張交战，認为这个冒險是値得的。他把一个一个中队召集到他的面前来，使他們不致于同时离开他們的武器，劝他們进攻雅典人，勇敢地和雅典人作战。他的演說如下：

"彼奥提亚人：我們是你們的将軍，我們中間任何人心中都不应該認为单单因为我們发現雅典人不在我們自己的国境之內就不和他們交战了。他們越过边界，来到这里，他們在这里已經建筑了一个設防的据点，他們的用意是来破坏我們的国土的。因此我認为他們无論在什么地方，只要我們能設法赶上他們，他們在他們出发来危害我們的那个地方，仍然一样是我們的敌人。事实上他們总是我們的敌人。如果在目前你們中間有任何人認为不去惹雅典人是比較安全些的話，那么，他应該去掉这种思想。当一个受人

---

① "当他們停下来的时候，他們大概在边境上的俄罗巴斯。"

攻击而应当考虑他自己国家的安全的时候，他不能只考虑愼重从事。只有那些自己的国家巳經安全，处心积虑地想攻击别人，以求扩張自己的势力的人才要愼重从事。你們的傳統是和外国的侵略軍作战，不管它是在你們国境之內或在任何邻近地区。对于雅典人，我們更加要这样做，因为他們和我們的边界相連。在邻国的一切关系中，只有能維持自己的自由的时候，才能获得自由；对于那些不滿意于邻近的国家，一心只想广泛地扩張其領土的邻国，我們只有作战到底。我們在一水之隔，就有优卑亚的例子；我們也知道，其余大部分希腊的国家对于雅典的感覚是怎样的。我們应当知道，别的国家是为着边界問題而和邻国作战；但是对于我們說来，如果我們被征服了的話，那么，根本就沒有什么边界的糾紛了，因为全国只有一个边界了。他們将来只要跑来，就可以把我們所有的一切用武力夺去。实际上，和雅典人做貼壁邻居是最危險的事。

"同时，当人們对于自己的力量有很大的信心而进攻他們的邻人（正如現在雅典人的情况一样）的时候，他們通常是更加勇敢地进攻一个按兵不动，只在自己国內防卫自己的敌人；但是如果他們发現有人出来和他們在国外交战，乘机采取主动进攻的时候，他們就不会这样有决心来搏战了的。在对付这些雅典人的时候，我們自己巳經有了这种經驗。在雅典人因我們有內爭而占領彼奥提亚的时候，我們在科罗尼亚打敗了他們，① 因为这次胜利，我們使我們的国家得到了安全，直至今日。这件事情我們应該記着，我們中間年紀老一点的人应該按照他們过去的行动去作；而年紀輕一点的人（他們是那时候作这样偉大事业的人的儿子們）应該努力，不要給他們遺傳下来的勇敢名誉带来羞耻。我們能够相信，他們非法設防，而且現在还占据的神庙的神明会帮助我們，我們也相信我們所

① 公元前447年；参閱第78、225頁。

供奉的牺牲的吉祥預兆。那么，讓我們勇往直前，进攻他們，向他們表示：他們只有进攻那些不打算自卫的人民，才能够取得他們所想要的东西；至于我們，則認为始終要为国家的自由而战，絕不非正义地奴役他国，这是荣誉攸关的問題；不打一仗是不放他們逃跑的。”

帕岡达用这些鼓励的言辞，說服了彼奥提亚人去进攻雅典人。当天已經晚了，他迅速地开拔他的軍队，領导他們前进。当他和雅典軍队相接近了的时候，他在一个地方停下来，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山，把他們和雅典人隔开了，彼此都不能看見。他就在这个地方把他的軍队列成陣势，准备战斗。

希波克拉底在第力安，但是当他听到彼奥提亚人进軍的消息，他命令他的軍队列成陣势；不久之后，他自己来了。他留下了大約三百名騎兵駐守第力安，以防敌人的进攻；同时也等待机会来参加对彼奥提亚人的战斗。

彼奥提亚人分出一些軍队来专門对付这支雅典軍队。当他們的准备工作完成了的时候，他們在山頂上出現，列成准备作战的陣势。他們有七千名重装步兵，一万多名輕装步兵，一千名騎兵和五百名輕盾兵。底比斯及其邻近地区的軍队列在右翼；哈利阿提亚人、科罗尼亚人、开帕依斯人以及濱湖[①] 地区的其他人列在中央；特斯匹伊人、塔那格拉人和奥科美那斯人列在左翼；騎兵和輕装步兵列在两翼的极端。底比斯人列成縱深二十五盾的队形，其他軍队列成各种不同的队形。这就是彼奥提亚軍队和战争行列的情况。

在雅典人方面，重装步兵列成縱深八排的陣势，站在整个前綫，人数和敌軍的重装步兵相等，騎兵列在两翼。这次战争沒有适

① 卽开帕依斯湖。

当武装的輕装步兵，雅典也沒有这类軍队。参加这次侵略的輕装步兵人数比彼奧提亚方面的多得多，但是他們大部分只是跟着武装不完备的軍队一起，作为雅典公民和异邦人全体远征軍中的一部分，因为他們首先启程回国，所以还留在軍队里面的人数就极少了。

現在两軍都列成陣势，正要交战了，将軍希波克拉底沿着雅典軍队的行列行走，用下面的演說鼓励他們：

"雅典人：我对你們只說几句話，但是对于勇敢的人說話，簡短的演說和长篇的演說是一样地有益的。我不想激动你們的情感，只提醒你們一些事实。我希望你們不要因为我們在外国，就以为我們所处的危險是和我們沒有重大关系的。我們虽然在他們的国境內作战，但是我們是为了我們自己的国家而作战。如果我們胜利了的話，伯罗奔尼撒人得不到彼奧提亚人的騎兵的帮助，絕对不会再侵略我們的国家了；在这次战役中，你們将获得彼奧提亚，同时也解除了雅典的危險。你們是我們都自豪称为希腊第一个城邦的公民，你們的父輩曾經在迈隆尼德領导之下，在恩諾斐塔[①]打敗过他們的，那么，你們应該以偉大城邦公民的精神，象你們的父輩一样，勇往直前，和他們会战吧！"

希波克拉底发表这篇鼓励士兵的演說时，沿着行列走了一半，但是不能再向前走了；因为現在彼奧提亚人在帕岡达也匆匆地向他們演說之后，高唱战歌，开始从山上向下面进攻了。雅典人向前抵抗，两軍跑步相迎。双方的两翼极端沒有接触，因为两方面都同样地为暴漲的河道所阻。但是在其他各处的战斗是激烈的，盾和盾相压迫。彼奧提亚人的左翼直到中央，被雅典人打敗了；在这里，雅典人給彼奧提亚人以很大的損伤，特斯匹伊人死伤尤多，因

① 公元前457年。

为支持他們的軍队敗退的时候，特斯匹伊人被圍在一个狹窄的地域內，在肉搏战斗中被杀死了。有些雅典人在这里也被自己的軍队所杀，因为在包圍运动中，他們混战一团，把自己的人誤作敌人了。

在这部分战場上，彼奥提亚人的情况是最糟糕的，他們逃回到那些还在那里战斗的軍队里去了。但是右翼是底比斯人，他們战胜了雅典人，起初压迫雅典人步步退却，还繼續压迫着。正碰着帕岡达看到他的左翼受窘迫，因而派遣两个騎兵队繞过山后，使雅典人看不見。当他們突然出現了的时候，他們引起已經胜利了的雅典右翼惊慌，因为雅典軍队以为这是另一支軍队来向他們进攻了。現在一方面因为右翼受到了这个惊慌；另一方面，因为底比斯人繼續向前冲进，突破了左翼，于是雅典全軍开始逃亡。有些向第力安和海边逃走，有些向俄罗巴斯逃走，有些向巴尼斯山逃走，或者向任何他們認为有安全希望的方向逃走。彼奥提亚人追赶他們，把他們砍倒——特别是彼奥提亚騎兵和罗克里斯人，因为雅典人开始潰退的时候，这些騎兵和罗克里斯人就已經赶上了他們。但是因为天黑了，他們不能再追赶，所以大部分逃亡者比較容易逃掉。次日，在俄罗巴斯和第力安的雅典軍队从海道回国，[①] 留下了一支駐防軍队守着第力安；雅典人虽然战敗了，第力安还是在他們手里。彼奥提亚人建立了一个胜利紀念碑，收回了他們自己的陣亡者的尸体，剝掉陣亡雅典人的衣服，派一个卫队守着。然后他們回到塔那格拉，計划进攻第力安了。

同时，雅典人派遣一个傳令官往彼奥提亚去請求退还雅典陣亡将士的尸体，雅典的傳令官在中途遇着彼奥提亚的傳令官。彼奥提亚的傳令官告訴雅典的傳令官說，在他（彼奥提亚的傳令官）

---

① 很有趣的，苏格拉底参加了第力安的战役，救了亚西比得的生命（参閱柏拉图《筵話篇》221e）。

完成他自己的任务之前，雅典的傳令官是不会达到目的的；所以他要雅典的傳令官回去。于是彼奥提亚的傳令官往雅典人那里去，傳达彼奥提亚人的通知。通知是这样說的：雅典人作錯了，違犯了希腊的法律。全希腊所遵守的共同規則是侵入他国者不得侵犯那个国家的神庙。但是雅典人在第力安設防，并且駐扎在第力安。他們在那里做了人們只能在非神圣地方作的一切事情；那里的水，除了在祭祀前作为洗手之用以外，彼奥提亚人是絕对不許动用的，而雅典人汲取这些水来作普通用途。因此，为着神祇，同时也为着他們自己，彼奥提亚人用这个地方的神明和阿波罗的名义，警告雅典人，首先离开神庙，然后他們才可以取回他們自己陣亡者的尸体。

彼奥提亚的傳令官說了这些話之后，雅典人派遣他們自己的傳令官到了彼奥提亚人那里，他这样說：关于神庙，他們沒有做錯；如果他們办得到的話，他們将来也不会損坏这个神庙；他們占領这个神庙，原来沒有这种用意，只是利用这个神庙来自卫，以抵抗彼奥提亚人，因为彼奥提亚人才是眞正的侵略者；按照希腊的法律，无論何人征服一个地区之后，不管地区的大小，地区內的神庙一定同时也为他所占有，他也有責任，尽可能地維持通常的宗教典礼；彼奥提亚人自己以及其他大部分的人也曾經驅逐一个地方的原有居民，而自己占領那个地方，把那个地方的神庙据为己有；当他們初占領的时候，这些神庙也是他人的財产；如果雅典人能够征服彼奥提亚更多的土地的話，这个原則对于雅典人还是适用的；事实上，他們把占領的地区視为己有，他們是不願意自动离开的；至于扰乱圣水的問題，这是出于不得已，而不是由于缺少宗教情感；他們为着自卫起見，不得不利用它，以反抗首先侵入亚狄迦的彼奥提亚人；在战爭和危急的情况下所作的事情，神明也会寬容，这是很有理由可以推測得到的；不錯，神的祭坛是不自

觉的犯罪者的逃避所，眞正犯法的人不是那些为情势所迫而采取一些頗为激烈的行动的人，而是那些沒有必要而作恶的人。至于死者的尸体問題，彼奧提亚人的态度表現得比雅典人更加輕視宗敎信仰得多，因为彼奧提亚人想以死者的尸体交換神庙，而雅典人不肯为着要收回那些他們有权利收回的东西而放弃神庙；他們应当从彼奧提亚撤退的条件已經沒有了，因为他們的所在地已經不是彼奧提亚而是雅典人以武力征服的地方了；因此，他們要求彼奧提亚人遵守現成的习慣，允許他們根据休战条件，收回死者的尸体。

彼奧提亚人回答說：如果雅典人在彼奧提亚境內的話，他們应当退出彼奧提亚后，才能收回死者的尸体；如果雅典人在自己国內的話，他們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彼奧提亚人認为俄罗巴斯的周圍地区（事实上，死者的尸体就在那里，因为这次战役是在边界上打的）虽然是屬于雅典人的，但是雅典人非得到彼奧提亚人的允許，是不能够收回死者的尸体的。彼奧提亚人觉得沒有理由給予一个在雅典領土內施行的休战和約，他們認为用“首先退出彼奧提亚，然后可以取得你們所請求的东西”这一个公式来回答雅典人，这是完全公平的。雅典的傳令官听了他們的話之后，沒有达到目的就回去了。

彼奧提亚人馬上派人往馬利亚灣去，要那个地区派遣标枪手和彈石手来。同时又有了二千名科林斯的重装步兵、从尼塞亚撤退的伯罗奔尼撒駐軍和一些麦加拉人来援助他們；科林斯的重装步兵是上次战役后到那里的。他們带領这些軍队向第力安进軍，襲击第力安要塞。他們应用各种方法进攻，最后用一种机械把这个要塞攻下来了。这种机械的构造是这样的：他們用一根很大的树梁从中間鋸作两部分，把两半边的中間完全凿空，然后再緊密地合攏来，象一根管子一样。树梁的一端，用鉄索系着一个大鍋，从树

梁的空处插入一根鉄管，弯入鍋中。树梁的表面上，大部分用鉄皮包着。他們把这个机械从相当距离外，用馬車运往主要是葡萄树及其他木材造成的那部分城牆下。当机械靠近城牆的时候，他們把大的鼓風箱插入树梁的一端，鼓風入內。鉄管內的風直吹入鍋內，鍋內是装滿了已經燃燒了的煤炭、硫磺和松脂的。于是产生巨大的火焰，使城牆燃燒起来，守城者不能站在他們的崗位上了。他們放弃了他們的崗位而逃跑；因此要塞失陷了。要塞的駐防軍有些被杀死，二百人被俘虏，其余大部分跑上他們的船艦后，回国去了。

这次战役后的第十七天，彼奥提亚人收复了第力安。不久之后，雅典的傳令官又来請求陣亡者的尸体，他还不知道第力安的失陷。現在彼奥提亚人把陣亡者的尸体交还給他，沒有和上次一样地回答他了。在这次战役中，彼奥提亚人陣亡者近五百人；雅典人近一千人，他們的将軍希波克拉底也在內；还有許多輕装部队和运輸輜重的人也陣亡了。

战后不久，德謨斯提尼因为他航往西菲①后，一事无成，这个地方的內应也沒有实現，就率領他船艦上的軍队（阿开那尼亚人、阿格里人和四百名雅典重装步兵）在西息溫的領土內登陆。当他的船艦还沒有全部达到岸边的时候，西息溫人的軍队来了，把已登陆的軍队打敗，驅逐他們退到船艦上，雅典軍队有些被杀，有些被俘。于是西息溫人树立一个胜利紀念碑，根据休战和約，把死者的尸体退还給雅典人。

大約和第力安战役同时，奥得里西人的国王西塔尔西斯②死了；他曾經率領軍队进攻特里巴利人，③而被特里巴利人打敗了。

---

① 参閱第320頁。

② 参閱第152，175，180頁。

③ 参閱第177頁。

他的侄子撒西斯[1]（斯巴拉多卡斯的儿子）継承了奥得里西人的王国和西塔尔西斯所占有色雷斯的其他土地。

第八章　伯拉西达夺取安菲玻里及其他地方。战爭第八年的終結

在同一个冬季中，伯拉西达和他的色雷斯同盟軍进攻安菲玻里，安菲玻里是斯特賴梦河畔雅典人的一个殖民地。过去曾經有人企图在这里建立过殖民地——首先是米利都人阿立斯塔哥拉斯，[2]当他从波斯国王大流士那里逃出来的时候，[3]想在那里建立殖民地。但是他被伊东尼亚人所驅逐。三十二年之后，雅典人派遣他們自己的公民和其他地方的志願者一千人往那里去移民。这支远征軍在德拉比斯卡被色雷斯人消灭了。二十九年之后，雅典人又派遣远征軍到那里去，以尼西阿斯的儿子哈格濃为殖民地的首領。他們驅逐伊东尼亚人，在那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市鎮。这个地方过去叫做厄尼亚-荷多依，或"九路"。他們开始进行活动的基地是爱昂，这是他們的海港和貿易据点，位于河口，离現在的城市二十五斯塔狄亚，这个城市哈格濃称之为安菲玻里[4]，因为它的两面都被斯特賴梦河包圍着，他建筑这个城市使它从海上和陆地上都可以被显著地看見。在大陆上，他建筑了一条长城，横过河曲，使整个城市完全被包圍起来。

現在伯拉西达进軍的目的是来攻打这个城市。他从卡尔息狄

① 参閱第180—181頁。
② 参閱希罗多德，V.126，中譯本，第567頁。
③ 公元前497年。
④ 安菲玻里的意思是"向两面看的城市"。

斯的阿尼出发，在傍晚时达到奥隆和布洛密斯卡[①]（就是博尔布湖水流入海中的地方）。他停下来，用了飯之后，当晚又繼續进軍。当时，天气多風暴，空中飄着微雪。因此，他更尽力加快行軍的速度，因为他想在除了那些准备內应的人之外，沒有任何人知道他将到来的时候，达到安菲玻里。那些和他私通的人是安得罗斯的殖民地阿吉拉斯的移民，他們住在城內，有其他的人民支持，这些人不是被柏第卡斯，就是被卡尔西斯人拉攏过来了的。但是这个阴謀的主要发动者是阿吉拉斯城的人民，他們住在附近，常为雅典人所猜疑；对于安菲玻里，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計划。伯拉西达到了色雷斯，这是他們的好机会，他們已經和住在安菲玻里城內的本国同胞阴謀了相当久的时間，想把安菲玻里出卖。現在他們欢迎伯拉西达进入阿吉拉斯，馬上就叛离了雅典。当天晚上，在黎明之前，他們带着伯拉西达的軍队达到河上的桥边。城市本身离渡河的地方还有一点距离，当时的城牆还沒有和現在一样达到桥边。桥上仅有少数軍队守卫着。伯拉西达很容易地打敗了守卫者，渡过了那条桥，一則因为守卫軍队中有叛变者，一則因为他們沒有料到他会在暴風雨之夜来进攻的。这样，一下他就占有了安菲玻里人郊外整个地区內的一切財产。他的渡过那条桥完全是出乎安菲玻里城內人民意料之外；城外的人，有些被俘虏，有些逃入城內。这一切引起城內的大騷动，特别是因为公民自己彼此都不相信任。甚至于有人說，如果伯拉西达繼續前进，而不讓軍队轉到别处去掠劫的話，很可能他当时就可以攻下这个城市。

他蹂躪了城外的乡村之后，当他发現他对于城中內应的期望不能实現的时候，他把他的軍队駐扎在那里，暂时不再前进了。事实上，反对出卖城市的党派还是大多数，能够阻止馬上打开城門。

---

① 傳說，幼里披底死在这里。

他們和雅典派来防守这个地方的将軍攸克利派人到色雷斯另一个将軍修昔底德(奥罗拉斯的儿子,本書的著者)那里去,請求援助。当时,修昔底德在塔索斯[1]。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他馬上率領他指揮下的七条船艦起航。他的第一个目的,当然是及时赶到安菲玻里,使这个城市不致于陷落;如果他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話,无論如何,他想在伯拉西达到达爱昂之前,营救爱昂。

同时,伯拉西达看見海上援兵将从塔索斯駛来,他惊慌起来了;他又听說修昔底德在色雷斯的那个地区有开采金矿之权,因此对于大陆上的居民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尽力想尽快地占领这个城市;他恐怕修昔底德一到,安菲玻里人就会相信他可以从海上以及內地取得同盟軍来,以保障他們的安全,这样一来,他想要使安菲玻里人投降的机会就沒有了。因此,他提出很溫和的条件来,发表宣言說:凡是願意投降的人,不論是安菲玻里人也好,雅典人也好,一律可以留在城內,享有他們的財产,保証他們有完全的政治权利;凡不願意留在城內的,可以于五天之內,带着他們的財产离开安菲玻里城。

这个宣言对于民众的心理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因为城內的雅典人人数很少,而大多数人是来自各地方的。那些在城外被俘虏的人,很多和城內的居民有亲屬关系。和他們所害怕的比較起来,他們認为这个宣言中的建議是很公平的;雅典人听說他們有离开此地的机会,他們也高兴,因为他們原来認为他們所畏惧的比其他的人更多些,同时,預料他們的得救不会那么快的;而一般民众則发現他們的危險出乎意外地获得解除了,同时他們的政治权利也沒有被剝掉。民众的情感这样改变后,他們不再听当地雅典将軍的話了。那些和伯拉西达私通的人看見了这种情况,現在公开

① "塔索斯島是佩洛斯人的一个殖民地,离安菲玻里城約半日航程。"

地出来支持伯拉西达的建議，所以双方达成协議，他們根据宣言上的条件欢迎伯拉西达入城。安菲玻里城就这样投降了。当天傍晚的时候，修昔底德率領他的船艦駛入爱昂。至于安菲玻里，伯拉西达剛剛取到手；只隔一晚，他就要攻取爱昂了。如果修昔底德的艦队不是及时赶到那里的話，在黎明的时候，爱昂可能就落在他的手里了。

以后修昔底德卽組織爱昂的防御工作，使之安全，免受伯拉西达眼前和将来的攻击。他容納了所有那些根据条約上的規定，已决定从安菲玻里退出来的人进入城內。伯拉西达突然带着許多船艦，顺流而下，駛往爱昂，看他是不是可以夺取从城牆下突出来的地角，以便控制入口。这个进攻又有陆軍的支援。但是海陆軍的进攻都被击退，于是他回到安菲玻里去安排那里的事情了。伊东尼亚人另一个的城市密星那斯轉到他一边去了。[①] 不久之后，塔索斯的殖民地伽利普苏斯和伊西密也轉到他一边去了。在伯拉西达剛剛取得安菲玻里的时候，柏第卡斯也到了那里，[②] 和他合作。

安菲玻里的失陷引起雅典很大的惊慌。这个地方不仅因为它供給木材，以为建筑船艦之用，而且从这个地方得到很大的收益，对于雅典是很有用的；并且，虽然斯巴达人得到帖撒利人作为向导，达到了斯特賴梦河一带的雅典同盟国那里，但是如果他們沒有控制河上的桥梁，他們就不能再进一步，因为河水在城市的上方构成一个很大的湖；而在面向爱昂的一面，他們容易被雅典的三列桨战艦封鎖。但是現在这些困难都沒有了。雅典人又恐怕同盟国叛

① "这事发生在伊东尼亚国王被塔卡斯被哥克西斯的儿子們和他自己的妻子布拉罗杀害了之后。"

② 柏第卡斯曾和伯拉西达发生意見(第316頁)，現在很明显地是和解了；参閱第330頁。

变，因为伯拉西达的行为表現得十分溫和，无論他到什么地方，他經常宣布他的使命是解放希腊。一些隶屬于雅典的城市听到了安菲玻里的失陷，听到了对安菲玻里所提出的条件，听到了伯拉西达的愼重举动，它們渴望改变它們的現况，向伯拉西达提出条件，請求他繼續前进，到它們的境內来，它們彼此爭先叛离雅典。眞的，它們認为这样作是十分安全的；但是后来事实証明雅典的实力正和它們在估計雅典实力上的錯誤是一样大的。实际上，它們的判断是根据自己的願望，而不是根据可能性的健全估計；因为人們慣常是这样的：当他們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們会毫不深思熟慮地把他們所需要的东西寄托于自己的希望；而对于他們所不喜欢的东西，他們会用充分的理由来拒絕。此外，雅典人最近在彼奥提亚战敗，伯拉西达說，雅典人在尼塞亚甚至于不敢来和他本人在那里率領的軍队交战，[①]这句話虽然是假的，但是很有煽动性。这一切使它們有了信心，使它們相信雅典不会采取任何步驟来保护它的利益。但是最使它們願意冒一切危險的是当时的乐观情緒，它們好象是第一次发現斯巴达人眞正积极行动起来了。

这一切都逃不过雅典人的注意，虽然是在这样短的时間內得到情报，而且又是在冬天，但是他們尽可能派遣駐軍往各城市去。伯拉西达派人往斯巴达，請求再派一支軍队去援助他，同时开始在斯特賴梦河上建筑三列桨战艦。但是斯巴达人毫沒有帮助他，一則因为斯巴达的主要人物嫉妒他，一則因为他們眞正的願望是想恢复在島上被俘虏的人和結束战爭。

在同一个冬季里，麦加拉人收复了雅典人所占領他們的长城[②]，他們把长城鏟平了。

伯拉西达攻陷安菲玻里后，率領他的同盟軍进攻阿克特。这

① 参閱第310，317—318頁。

② 参閱第308頁。

是一个突出的地角，靠近大陆的一边，有波斯国王的运河①；地角的尽端有亚陀斯高山，面临爱琴海。阿克特的城市有安得罗斯的殖民地散恩（这个城市正在运河附近，位于面对着优卑亚的海岸上）以及泰苏斯、克里奥尼、阿克洛多依、奥罗菲克塞斯和第安——后面一些城市中居住的都是混杂的外国种族，他们所说的是希腊语言和他们自己的方言。也有一小部分卡尔西斯人成分，但是大部分是属于第勒尼安族的皮拉斯基人，②他们过去是和俾萨尔提亚人、克莱斯吞尼亚人以及伊东尼亚人同住在雷姆诺斯和雅典的。这些城市都是很小的。它们大部分都倒向伯拉西达一边了，但是散恩和第安坚决地反对他。他带着他的军队留在这两个地方，破坏它们的土地。

当他知道它们不肯屈服的时候，他马上进攻卡尔息狄斯的托伦③，这个城市是雅典人占据的。城内有极少数的人招请他来，准备把这个城市出卖给他。他正在黎明前的黑夜中到了，他带着他的军队停留在带奥斯丘赖兄弟神庙的附近，离城约三斯塔狄亚④。雅典驻军和大部分居民完全不知道他来了，但是那些和他私通的人知道他会来的（有极少数人秘密地出来和他相会），他们派人守望着，等待他来。当他们知道他已经到了的时候，他们马上引导七个轻装的人，带着匕首进入城内。原先已经派定了二十个人做这项工作的，但是只有奥林修斯人来西斯特拉图领导的七个人，敢于进城来。他们经过面临海滨的要塞而没有被发觉，爬上山丘（城市就在山丘上）杀死了守卫最高岗位的驻军，打开面向加那斯特勒安地角一边的后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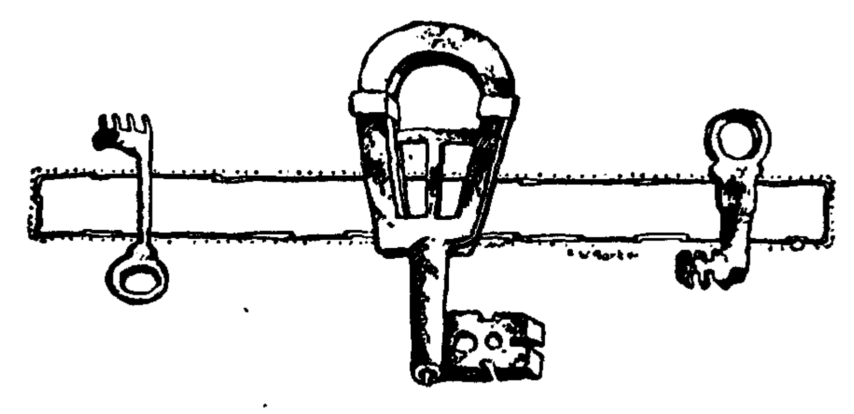
① 泽尔士运河；参阅希罗多德，VII. 22（中译本，第644页）以下。

② 依照希罗多德（VI. 137〔中译本，第626页〕以下）的记载，他们是从亚狄迦被驱逐出来的，后来他们又被米太雅德从雷姆诺斯驱逐出来了。

③ 西敦尼亚半岛上的主要城市。

④ 约0.56公里。——译者

同时，伯拉西达带着其余的軍队稍微前进，又停下来了。他派遣一百名輕盾兵在前面，准备任何一扇門打开和約定的信号发出来的时候，他們就首先冲进去。这些輕盾兵等待了一些时候，不知道內应迟緩的原因，他們漸漸到了城下。城內私通敌人的人和那些已經进了城的人正在布置一切。当他們打破后門，截断通到市場去的大門上的門閂，把大門打开了的时候，他們首先引导附近一些軍队从后門进城，这样，从后面以及两旁突然进攻，可以引起城內那些不知事情眞象的公民很大的恐慌。于是他們按照預定的計划，举起烽火信号，并且把其余的輕盾兵从通达市場的一些大門中带进城內。



希腊城牆的門閂

当伯拉西达看見信号的时候，他馬上命令他的軍队起来，跑步前进。他們一齐大声呼喊，引起城內人民很大的恐慌。有些从城門中直冲入城內，有些沿着倚靠在城牆边的方块木料爬上城牆（这些方木块是用来拖运石头，以重建那部分倒下来了的城牆的）。伯拉西达带着他的主力軍一直跑上山，达到城市較高的部分，因为他想使他完全有把握从底到頂占据整个城市。他其余的軍队① 則分散在全城中的各处。

城市就是这样被攻下来了，当时托倫的大部分人还在紛乱的

① 卽馬其頓和色雷斯的非正規軍队。

情况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內应者以及和他們的思想相同的人馬上和侵略軍联合在一起了。至于雅典人，他們大約有五十名重装步兵，睡在市場里，当他們知道事变发生了的时候，有少数在战斗中被杀，但是其余的都逃跑了，有些是从陆地上逃跑的，有些乘着正在那里巡邏的船艦，逃往勒西修斯去了；勒西修斯是雅典人夺取而占据的一个要塞，位于城市的尽端，突入海中，有一个狭窄的地峽与城市相隔絕[①]。托倫人中的亲雅典党人也逃往这个地方去了。

天亮的时候，伯拉西达已經把城市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了，于是他向那些和雅典人一起逃亡的托倫公民发表宣言，邀請所有願意回到自己的家乡的人回来，保証他們仍然享有公民权而不致于受到报复。他又派遣一个傳令官到雅典人那里去，要求他們退出勒西修斯，因为这是卡尔西斯人的領土，并且說，他們可以根据休战和約，带着他們的財产离开。雅典人拒絕撤出那个地方，但是請求一天的休战，以便收葬他們的陣亡者。伯拉西达給他們两天的休战期間；在这两天中，伯拉西达把附近的房屋設防，而雅典人也加强他們自己的陣地。

同时，他把托倫人民召集攏来，开了一个会；在会議上，他的发言和他在阿堪修斯所說的[②]是一样的。他說，如果把那些帮助他攻取托倫城的人当作很坏的人，或者把他們看作卖国賊，这是不公平的。他們既沒有想奴役这个城市的目的，也不是因为受賄而这样作的；他們所作的完全是为了托倫的利益，为了它的自由。那些沒有参加这項工作的人也不要認为他們不会同样地享受其成果；因为他到这里来的目的不是想危害这个城市，也不是想危害某些个人。事实上，这正是他为什么对那些和雅典人一块出逃的人发

① 可能有一条城牆横过地峽。

② 参閱第 317－319 頁。

表宣言的原因；他幷不因为他們和雅典人友好，就認为他們是坏的；只要他們开始知道斯巴达人，他們就会同样地和斯巴达人友好的，实际上会更友好得多，因为斯巴达人的行动比雅典人更正义些；只是由于缺乏亲身体驗，所以現在他們害怕斯巴达人。于是他劝他們全体下定决心，作他的忠实同盟者；同时認識到，今后他們如果再作錯誤的事情，他們是应当負責的。至于过去，他幷不認为他們是委曲了斯巴达人，而是他們自己受到别的比他們势力强大的国家[1]的委曲；在那种情况下，他們反对他是情有可原的。

他发表了这个演說，以巩固他們的士气之后，等到休战期滿的时候，他馬上进攻勒西修斯。雅典人的防御工事是一条建筑得很差的城牆和一些有低牆的房屋。在第一天內，他們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第二天，敌人用一个机械来进攻，他們想用机械把火投入木筑的那部分城牆上；他們已經把軍队調集到他們所認为这个机械最能发揮效力的地方和要塞最容易轟击的地方。为了对付这个威胁，雅典人在对面一个屋頂上建立一个木塔，他們把許多大瓮大桶的水和大块石头运入塔中，許多人也爬入塔內。但是重量过大，房屋不能負担，嘩啦一声，房屋突然压垮了。那些在現場附近看見房屋垮下来了的雅典人不覚得恐慌，只覚得焦急；但是那些离开現場較远的人，尤其是那些离开現場有一些距离的人，以为要塞已經在这个地方被攻破了，他們馬上逃往海濱，逃往他們的船艦上。伯拉西达看見他們放弃了他們的低牆，知道战事发展的情况。他領导他的軍队向前进攻，馬上夺取了这个地方，把他在城內所发現的人全部都杀死了。

雅典人就是这样撤出了这个地方，乘着战艦和运輸船，渡海往帕利尼去了。

---

① 指雅典。

伯拉西达在开始进攻的时候，曾經說过：第一个爬上城牆的人，他将給予三十个銀米那的奖金。勒西修斯有一个雅典娜女神庙。伯拉西达認为勒西修斯之取得由于神助，而不是由于人力，因此他把三十米那献給女神，以为修建女神庙之用，拆毁勒西修斯的要塞，清除了这个地方，把全部土地献給女神。在这个冬季的其余的时間里，他把那些他已經取得了的地方加以整頓，同时籌划将来征服其他地方。这样冬季完了，战爭的第八年也随之終結。

第九章 雅典和斯巴达的休战和約。伯拉西达不遵守和約

在下一个夏季前的春天①里，斯巴达人和雅典人訂立了一个一年休战和約。雅典人估計：这样，伯拉西达就不能够再唆使他們的屬国轉到他一边去；同时，他們有充分的时間实行保护他們自己安全的政策；并且，如果妥当的話，他們还可以把和約的范圍扩大。斯巴达人也正确地估計了雅典人的这种用心，他們認为雅典人在艰难痛苦的战爭中得到暫时休息的机会后，雅典人更加願意和解，把战俘退还，訂一个比較长期的和約。他們特别急于想在伯拉西达战爭还順利的时候，取回他們被俘虏的人。他們認为在他們所处的地位可以这样設想：如果伯拉西达再获得一些胜利，以抵償雅典人所占領的一切土地的話，縱或他們失去了在斯法克特利亚被俘虏的人，他們还是可以在平等的条件下，作战到底，很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因此，斯巴达和它的同盟国，根据下列的条款，訂立休战和約：

① 公元前423年。

1. 关于彼提亚的阿波罗的神庙和神讖，我們承認：凡願意去諮詢神讖的人都有权利依照每个人自己国家的現行法律去諮詢，不要有欺詐，也不要有恐惧。这点已由斯巴达人和出席的同盟者所承認，他們并且負責派遣傳令官去告訴彼奥提亚人和佛西斯人，尽力說服他們批准这个协定。
2. 关于神的財物問題，我們同意設法查出那些犯有盜取神物罪的人来，我們和你們都依照自己的法律，公正地和平等地进行檢查；其他一切願意这样做的人們都可以各自依照自己国家的法律进行。上列諸点，斯巴达和它的同盟国都同意了。
3. 如果雅典人准备訂立条約的話，斯巴达人和其他同盟者同意下列各点：建議双方都留在自己的領土內，保持它們現在占領的地方。在科利法西安①的駐軍还是留在布佛拉斯和托密阿斯的区域內；在錫西拉的駐軍②不得和伯罗奔尼撒同盟国有来往——我們不得和他們来往，他們也不得和我們来往；在尼塞亚③和米諾亚④的駐軍不得越过从奈薩斯神庙門口到波賽敦神庙的大路，以及从波賽敦神庙直达米諾亚桥⑤上的大路；麦加拉人和他們的同盟者也不得越过这条大路；雅典人还是保有他們所占領的島屿，⑥但是这个島屿不得和同盟国来往，同盟国也不得和这个島屿来往；至于托洛溙的領土⑦，依照和雅典人所訂的协約，双方各自保持現在占領的土地。

---

① 斯巴达人称派娄斯为科利法西安（第266頁注③）。布佛拉斯和托密阿斯是海岸边的两个高地。

② 参閱第298頁

③ 参閱第308頁。

④ 参閱第216，306頁。

⑤ 指連接米諾亚和大陆間的桥，参閱第217頁。

⑥ 这个島屿大概是指阿塔兰塔；参閱第243，頁。

⑦ 雅典人在墨色那地峽上所建筑的要塞；参閱第294頁。

4. 关于海上航行的問題，在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同盟国海岸边，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可以乘坐用桨划而沒有超过五百他連特①的船舶航行。但他們不得乘坐战艦航行。
5. 一切交涉停止战爭和調处双方要求的傳令官和使节，以及他們的适当随員，在从陆地上或海上来往于伯罗奔尼撒和雅典之間的时候，应有安全的保障。
6. 在休战时期內，双方不得收容对方的逃亡者，不論是自由人或奴隶。
7. 我們向你們提出的要求和你們向我們提出的要求都应当依照我們国家的法律解决，爭論之点应提交仲裁，而不要訴諸战爭。

"上列諸条款，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者都同意。但是如果你們有更好和更公平的建議的話，請你們到斯巴达来告訴我們。斯巴达和它的同盟国絕对不会拒絕你們正义的建議的。但是，如果你們派遣代表們前来的話，請讓他們有全权处理，正如你們所要求我們作的。这个休战和約的有效时期为一年。"

"本約已为人民批准。②

"阿卡曼替斯部落③举行主席团会議。腓尼配斯作秘書，尼西阿德作主席。雷岐玆为雅典人民祝福，建議他們应当根据斯巴达和它的同盟国所提出，經人民批准的条件，签訂休战和約；这个和約以一年为限，从当天，卽挨拉菲波賴昂月十四日开始有效；在休战期內，两国应派使节和傳令官商討締結永久和平协定的办法；将軍們和議事会的主席团应召集民众会議，首先討論使团往斯巴达

① 約十二吨半(一他連特等于二十六公斤——譯者)。

② 从本句起至下一段是雅典人批准休战和約的命令。

③ 这是雅典十个部落中的一个部落。雅典的五百人議事会是由每部落选举代表五十人参加的，每部落的代表輪流担任主席团的职务，处理国家事务，以一年的十分之一时間(卽三十六或三十七天)为期限。——譯者

去协商最后和約的条件；現在出席的使团应当立即向人民宣誓，保証遵守这个一年休战和約的条件。”

这些就是雅典和斯巴达以及双方的同盟国所承認的条件。这个和約是斯巴达曆哲拉斯提阿月[①]十二日訂立的。参加訂立和約和傾倒奠酒的人如下：在斯巴达人方面，有爱撒提米底的儿子道拉斯，伯里克萊底的儿子雅典尼阿斯和伊利克西戴伊达的儿子非洛卡利达；在科林斯人方面，有奥西都的儿子伊尼阿斯，亚里斯托尼馬斯的儿子幼发密达；在西息溫人方面，有諾克拉底的儿子达摩提馬斯和麦加克利斯的儿子翁那西馬斯；在麦加拉人方面，有西卡拉斯的儿子尼卡苏斯和安菲多拉斯的儿子門尼克拉底；在挨彼道魯斯人方面，有攸配伊达的儿子安菲阿斯；在雅典方面，有三个将軍：第依特累斐的儿子尼科斯特拉图，尼塞拉都的儿子尼西阿斯和托尔馬阿斯的儿子奥托克利。

这就是双方同意的休战和約；在这个条約有效的整个时期內，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議，想訂立一个更为广泛的和約。

当这些会議在进行的时候，帕利尼半島上的賽翁尼城叛离雅典，轉到伯拉西达一边去了。[②] 这事发生后，伯拉西达馬上于夜間渡海[③]到賽翁尼。他自己的一条三列桨战艦在前面走，而他本人則乘一条小船在后面跟着；他的用意是这样的：如果他碰着一条比他自己的小船大的船的話，这条三列桨战艦可以保护他；如果遇着

---

① 格罗特推定哲拉斯提阿月十二日即挨拉菲波賴昂月十四日，这可能是正确的。（挨拉菲波賴昂月即雅典曆的第九月，相当于我們现在的三月下半月到四月上半月。——譯者。）

② “賽翁尼人說，他們来自伯罗奔尼撒的帕利尼，原先他們的始祖在从特洛耶航行回国的途中，被那次亚加亚人所遭遇的風暴吹到这个地方来了。”

（伯罗奔尼撒的帕利尼是在亚加亚，和西息溫相近；这个地方的人是斯巴达的同盟者。这次風暴，在第425頁又說到。——譯者）

③ 即从托倫渡海。

另一条同样大的三列桨战艦的話，很可能这条三列桨战艦会不管这条小船而只进攻那条大艦，这样就可以使他能够安全地通过。

他渡过了海之后，召集赛翁尼的民众会議；在民众会議中，他发表了一篇演說，和他在阿堪修斯和托倫所发表的一样。他还补充說，他們是很值得贊揚的，因为地峽內的帕利尼虽然因为雅典人占領了波提狄亚而被隔絕，虽然这样他們处于孤島居民的地位，但是他們还是自动地起来要求他們的自由，而不是畏縮地站在一边，等到外面的压力来强迫他們走向对于他們有显著利益的道路上去。这表示他們在其他需要高尙品性的时机，也会表現同样的勇敢和决心的；如果他能够依照他的意旨处理事务的話，他一定把赛翁尼人看作斯巴达最忠实可靠的朋友，他一定在各方面对他們表示尊敬。

赛翁尼人很受这种言詞的鼓动；普遍地感覚得有了信心，就是那些过去反对这样做的人也有信心了；他們决定投入战爭中，他們用各种荣誉来欢迎伯拉西达。他們公开地把金冠加在他的头上，称他为希腊的解放者，私人也常跑到他的面前来，把花圈加在他的身上，好象他是一个著名的运动家一样。他本人又渡海回去，只暫时留了一小队駐防軍在那里；不久之后，他又派遣了一支比較大的軍队渡海过去，因为他想利用赛翁尼人的帮助，襲取門德和波提狄亚。他認为赛翁尼既处于一个孤島的地位，雅典人一定会派遣軍队来进攻它的，他想先发制人。实际上，他和其他城市也在进行协商，想通过內应把它們夺取过来。

正在他将襲取这些地方的时候，一条三列桨战艦載着一些宣布休战和約消息的特派委員們到了，代表雅典的委員是亚里斯托尼馬斯，代表斯巴达的是雅典尼阿斯。于是軍队回到托倫去了，委員們把休战和約的条件告訴了伯拉西达。所有色雷斯的同盟者都接受了这些条件；亚里斯托尼馬斯說他自己也滿意了，只是他不肯

把賽翁尼包括在休战和約之內，因为他計算日期，发現賽翁尼的暴动是在签訂和約之后。伯拉西达坚决地反对，說賽翁尼的暴动实际上是在签訂和約之前，他不肯放弃賽翁尼。亚里斯托尼馬斯把这个情况报告雅典，雅典人要馬上派遣一支軍队进攻賽翁尼。于是斯巴达人派遣一个使团来說，这样就等于破坏了休战和約，他們相信伯拉西达的話，說这个城市是应当屬于他們的。但是他們願意把这問題提交仲裁。但是雅典人完全不願意冒仲裁的危險，很想馬上派遣一个远征軍去，因为現在就是島民也敢于叛离他們而相信于島民毫无益处的[1]斯巴达陆軍势力了；因此，雅典人大为憤怒。并且这次暴动的眞实事迹也証明雅典人是有理由的，而斯巴达人是沒有理由的。賽翁尼的叛变发生于休战和約訂立之后两天。所以雅典人根据克里昂的提議，馬上通过一个法令，收复賽翁尼，把賽翁尼的全体居民处死。因为現在雅典人在别处沒有战爭，他們馬上准备实行这个法令。

同时帕利林的一个城市門德（耶利多里人的殖民地）也叛离雅典了。伯拉西达把門德人接收过来，当作同盟者；虽然門德人的轉向他的一边去，很明显地是在休战和約有效时期內，但是伯拉西达認为他这样作是有理由的，因为，他說，雅典人也有些違背条約的地方。門德人看見伯拉西达坚决支持他們，又看見他不願意放弃賽翁尼，因此得到一个适当的結論，認为他也不会出卖他們的，所以門德人更加願意冒險了。和伯拉西达私通的人也只是极少数的人，他們早已經决定了，如上面所說的，現在他們也并不因为害怕暴露而放弃他們的阴謀，他們强迫他們的同胞公民違反大多数人的善良判断而跟着他們跑。这个消息使雅典人更加憤怒，他們准备进攻这两个城市。伯拉西达預料到雅典人会来进攻的，他把賽

① 因为雅典人控制了海上。

翁尼和門德的妇女和儿童送往卡尔息狄斯的奥林修斯，以保障他們的安全。他又派遣五百名伯罗奔尼撒的重装步兵和三百名卡尔息狄斯的輕盾兵，来援助他們，这些軍队都由波利达密达指揮。留在赛翁尼和門德的人联合起来抵抗雅典人的进攻，他們預料雅典人很快就会来进攻了的。

第十章 伯拉西达在馬其頓。雅典人的一些胜利。战争第九年的終結

同时，伯拉西达和柏第卡斯第二次联軍① 侵入林卡斯，进攻阿拉皮阿斯。柏第卡斯的軍队是他自己的馬其頓臣民組織而成的軍队和一支由住在馬其頓的希腊人組織的重装步兵軍队。伯拉西达带着他自己其余的伯罗奔尼撒軍队，同时还有卡尔西斯人、阿堪修斯人和可供利用的其他同盟者派来的分遣队。两軍联合起来，共有希腊重装步兵三千人，馬其頓人和卡尔西斯人的全部騎兵将近一千名，此外还有大群土著軍队。他們进入阿拉皮阿斯的国境后，发現林卡斯人已經扎营在那里，占据对面的陣地，准备抵抗他們。对方的步兵都站在高地，两軍之間有一个平原。首先双方的騎兵駛入平原，战斗开始了。于是林卡斯的重装步兵从山上跑下来，和他們的騎兵联合在一起，进行挑战；伯拉西达和柏第卡斯現在率領軍队前进，来抵抗他們。两軍交战，林卡斯人战敗，損失很大。生存者逃往高地，他們留在那里，沒有动靜。

战后，胜利的軍队建立了一个紀念碑，于是留在那里两三天，以等待伊利里亚的雇佣兵，他們会来帮助柏第卡斯的。当时，柏第

① 参閱第316頁。

卡斯想要进兵攻击阿拉皮阿斯的村庄而不願意再留在那里了。但是伯拉西达担心門德，恐怕在他还不能回轉来的时候，如果雅典人航海而上，那么，門德的命运就会发生危險了；同时，沒有伊利里亚人的援助，他也不想繼續向前推进而主張撤退。

当两人对于这个問題发生爭执的时候，消息傳来，伊利里亚人出卖了柏第卡斯，現在他們已經和阿拉皮阿斯的軍队联合在一起了。伊利里亚人是一个善战的种族，双方都害怕他們，因此双方都同意撤退了。但是因为这个爭执，他們沒有具体安排什么时候开始撤退。当天将黑的时候，馬其頓人和土著軍队的全体士兵突然惊慌起来，逃跑了，这种荒唐无稽的惊慌在很大的軍队中是很容易发生的；他們相信一支比实际到的人数要多許多倍的軍队正在前来向他們进攻，因此，他們突然分途向本国逃奔。起初，柏第卡斯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他知道了的时候，他不得不出发，时間上来不及和伯拉西达会面了，因为两軍駐扎的地方彼此相隔，还有一点距离。黎明的时候，伯拉西达发現馬其頓人已經跑掉，知道伊利里亚人和阿拉皮阿斯已将向他进攻了。他把他的重装步兵列成方陣，輕装步兵居于中央，采取他自己的办法准备退却。凡是敌人进攻他們的地方，他就派最年輕的士兵冲出，他自己带着三百名精兵守在后方。他准备在退却的时候，利用这些軍队回轉来打击那些追迫他們最紧的敌軍。現在在敌軍还沒有到的时候，他利用他所有的片刻时間，发表下面的演說，以鼓励他的士兵：

“伯罗奔尼撒人：如果不是我認为你們因为处于孤立地位，面临人数众多的蛮族軍队的进攻而精神沮丧的話，我只向你們說几句鼓励的話，而不致于向你們提出我現在的忠告。事实上，一則因为我們的朋友們拋弃了我們，二則因为敌軍的人数众多，所以有几件事情我要提醒你們，还要向你們提出一些忠告，以便在最重要的地方滿足你們的需要。

“希望你們在战爭中表現勇敢，这不是因为你們在每个場合中都有同盟者和你們在一起，而是因为你們是天生勇敢的。你們不会因为对方的人数众多而被吓倒，因为你們来自一个少数統治多数而不是多数統治少数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战爭和征服是国力的唯一基础。至于蛮族人，由于缺乏經驗，現在你們害怕他們；但是从你們和蛮族中的馬其頓人已有的战爭中，从我自己对他們估計中，以及从我由他人口中听来的事实中，你們能够确有把握地相信他們不是很可怕的。当敌人炫耀他的力量，但实际上是很軟弱的时候，对于形势的眞知灼見会給予对方以信心；但是，当一方有眞正可恃的优点的时候，他們的对方知道这些优点愈少，他們的进攻会愈勇敢。現在这些和我們作战的人，在沒有經驗的人的眼光中看来，似乎是危險的。他們的人数似乎是可怕的；他們的高声叫喊是令人难受的；他們把兵器在空中揮舞是很吓人的。但是当他們遇着那些能够坚守陣地，抵抗他們进攻的軍队的时候，事情就完全不同了。他們作战时毫无秩序；在敌人压迫下放弃陣地，毫不知耻。向前推进和向后退却，在他們心目中，都是同样光荣的。他們的勇敢是受不起眞正考驗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照自己的意志作战，他們总是有很好的借口可以临陣脫逃。事实上，他們不願和你們作肉搏战，他們認为使你們受到恐吓而他們不要冒危險，是比較安稳些。不然的話，他們就会交战而不仅是大声叫嚣而且揮舞兵器了。因此，你們应当很清楚地知道，一切你們認为他們可怕的东西，虽然眼睛看来和耳朵听来似乎是可怕的样子，而实际上都是沒有什么可怕的。那么，当他們进攻的时候，你們要坚守陣地；当时間到了的时候，你們又要有紀律地、有秩序地退却。这样，你們就会更快地达到安全地带；将来你們会知道，这种烏合之众，一旦他們的第一次进攻遇着坚强的抵抗的时候，只会作出恐怖的事情来威胁，以夸耀他們的勇敢，同时他們自己会好好地避开的；但是如

果在他們面前退却的話，他們就会很快地追逐，极力利用他們的优点，表現他們在沒有危險的时候是多么勇敢的。”

伯拉西达发表了这篇演說之后，开始領导他的軍队离开那个地方；土著軍队看見这种情况时，跑向前来，大声呼喊，作出很大的鼓噪声音；他們以为他会逃跑，他們可以捉着他杀掉的。但是他們发現，无論他們从什么地方进攻，行列中总有軍队出来抵抗他們，伯拉西达本人带着他的精兵，坚强地抵抗他們的主力軍。他們大为詫异，在他們第一次襲击时，对方并不退却；以后他們每次进攻，都遇着同样的抵抗。当他們停止进攻时，对方繼續退却。这样，大部分土著軍队放弃了在敞开的平地上向希腊人和伯拉西达进攻。他們留一部分軍队在后面追赶，阻碍他的行軍；其余的軍队跑向前面去，追赶那些逃亡的馬其頓人，把他們赶上了的人都杀掉。他們比伯拉西达先达到阿拉皮阿斯国境边界上的两座山間的狹窄隘口。他們占据这个隘口，因为他們知道这是他可以退却的唯一道路。在这里，正当他达到最难进行的一段路的时候，他們从各方面向他进攻，想把他俘虏起来。

伯拉西达看見了他們所作的一切，命令他的三百名精兵向前冲去，每个人尽快地跑，沒有保持他們的队形，他們跑上两座山中比較容易攻取的那一座山，努力击退已經占領了那座山的土著軍队，当时包圍他的主要土著軍队还沒有跑上山来。这三百名精兵进攻，战胜了山上的土著軍队，現在希腊人的主要軍队比較容易向較小的山上推进。当土著軍队看見他們的士兵被赶下高地的时候，他們馬上惊慌起来，不再紧紧地追赶了，因为他們認为希腊人已經越过边界逃脫了。伯拉西达看見他已經到达山上，很安全地前进，当天就达到了阿尼薩，这是他进入柏第卡斯王国所达到的第一个地方。他的军队愤恨马其顿人的撤退，使他們陷入危險之中，他们掠取一切財物，把他们在路上所遇着的牛群的牛軛解除，把牛

群屠杀，把馬其頓人丢在路上的包裹行李(这是在惊慌中黑夜退軍时所常有的事)都攫为己有。正因为这件事情，柏第卡斯开始把伯拉西达当作敌人，对伯罗奔尼撒人表示仇恨了；这种仇恨和他的反雅典政策是不合的。由于这种必要的关系，他开始努力和雅典和解，以图尽快地和伯罗奔尼撒人脫离关系。

当伯拉西达从馬其頓回到托倫的时候，他发現雅典人已經占領了門德。他認为他現在不能渡海到帕利尼去，恢复那里的地位了，所以他留在現在的地方，好好地监視托倫。大約和在林卡斯的战役同时，雅典人完成了我在前面已經說到①的准备工作之后，航海去进攻門德和賽翁尼，他們带着五十条船艦(其中十条是开俄斯的)，一千名公民重装步兵，六百名弓箭手，一千名色雷斯雇佣兵，以及附近同盟者的一些輕盾兵。这支軍队由尼塞拉都的儿子尼西阿斯和第依特累斐的儿子尼科斯特拉图指揮。他們率領艦队从波提狄亚出发，达到波賽敦神庙对面的土地，进攻門德。門德人和来支援他們的三百名賽翁尼軍队以及在那里来帮助他們的伯罗奔尼撒軍队，共有重装步兵七百名，由波利达密达指揮，剛剛在城外一个地位很好的山上扎好軍营。尼西阿斯带着一百二十名美敦尼輕装步兵，六十名精选的雅典重装步兵和全部弓箭手，企图从一条小路达到山上。同时，尼科斯特拉图带着其余的軍队从更远的地方一个不同的方向走近这个山。要想登上这个山坡是很困难的，他的軍队秩序大乱；眞的，雅典的全軍几乎战敗了。門德人和他們的同盟者沒有屈服的表示，所以雅典人撤退，建立軍营。傍晚的时候，門德人也退入城中。

次日，雅典人航海到靠近賽翁尼的那一边去了，占領了它的郊外，他們整天破坏这个地方的乡村。沒有人出来反抗他們；事实

---

① 参閱第343頁。

上，城內的人这时候的意見是分歧的。当晚上，那三百名賽翁尼兵士回来了。第二天，尼西阿斯带着一半軍队进兵到門德和賽翁尼的边界上，破坏了那个地方的土地。尼科斯特拉图带着另一半軍队，在往波提狄亚的道路旁边，靠近門德城北門的地方布置陣地。靠近这个地方的城內正是門德人和伯罗奔尼撒的同盟者貯藏兵器的地方；現在波利达密达开始把他的軍队列成陣势，准备战爭，他鼓励門德人出城突击。但是現在門德人已經分裂为两个党派；民主党人中有人回波利达密达的嘴，說他們不願出城，也不要战爭。因为这个回答，波利达密达抓住那个人的手臂，把他拖到前面，开始把他乱打一頓。这件事使人民憤怒了，他們馬上拿着他們的武器，向伯罗奔尼撒人以及跟伯罗奔尼撒人合作的反对党人进攻。他們一下就把伯罗奔尼撒人和反对党打垮了，一则因为这个战斗是突然爆发的；二则因为对方恐怕城門已經打开，讓雅典人进来了，因为对方認为这次进攻是他們事先和雅典人商量好了的結果。那些沒有就地被杀的人逃往卫城中，因为卫城自从开始就是他們占領的。这时候，雅典的全軍（因为此时尼西阿斯已經回到了城牆的附近）冲进城內。城門的打开是沒有事先訂立条約的，雅典人在城內大肆劫掠，好象这个城市是他們襲击而攻下来的一样。眞的，将軍們也很难禁止他們的軍队屠杀居民。后来他們告訴門德人民，說他們可以和过去一样自治，但是要审判那些他們認为对于此次叛变应当負責的人。他們从卫城的两旁各筑一条城牆，直达海边，沿着城牆都設有卫兵守着，他們用这个方法来断絕卫城中党人和外界的联系。

雅典人这样取得門德之后，于是轉向賽翁尼了。在这里，賽翁尼人和伯罗奔尼撒人冲出，向他們进攻，占据了城市前面一个山上的要害地势。敌人不占領这个山，就沒有机会建筑封鎖城牆。雅典人从正面猛烈地进攻这个山，打敗了山上的駐軍，把他們驅逐下

来，于是在駐扎营帳和建立胜利紀念碑之后，就准备建筑他們的环城封鎖綫。不久之后，当他們正在忙于建筑封鎖城牆的时候，那些被圍困在門德卫城中的軍队突破海边的防卫軍，于黑夜中逃到賽翁尼来了。他們大部分人設法溜过了包圍的軍队，进入城中。

当賽翁尼正在被圍的时候，柏第卡斯派一个傳令官到雅典将軍們那里去，和雅典人訂立和約。这是因为从林卡斯撤退时有关的事情，他仇恨伯拉西达的原故；在撤退后，他馬上就和雅典人談判和議了。①当时斯巴达人伊斯卡哥拉斯正将率領一支軍队来支援伯拉西达。柏第卡斯，一則因为尼西阿斯劝他，現在旣已訂立和約，他应当向雅典人証实他是可靠的；一則因为他自己也不願意伯罗奔尼撒人在他的国內，所以他馬上和他在帖撒利的朋友們（他和帖撒利的領导人物总是友好的）开始工作，这样，就阻碍了斯巴达远征軍的前进，使他們甚至于不能达到帖撒利人的領土。但是伊斯卡哥拉斯本人和阿美尼阿斯以及阿利斯提阿斯毕竟設法达到了伯拉西达那里。他們是斯巴达人派来視察当地情况的。他們从斯巴达帶来了一些年輕的人来作这些城市的总督（这是和斯巴达政府通常的慣例相反的），以免把这些城市付托給当地的人。伯拉西达任命克里奥尼馬斯的儿子克利里达統治安菲玻里，任命赫哲山大的儿子帕息特立达統治托倫。

在同一个夏季里，底比斯人毁坏了特斯匹伊人的城牆，說他們实行了亲雅典的政策。底比斯人早已想毁坏他們的城牆了的，現在因为他們的壮年人都在和雅典人战爭中陣亡，②所以底比斯人更容易作到了。

在同一个夏季中，由于女祭司克賴西斯③的疏忽，亚哥斯的希

① 参閱第348頁。

② 在第力安的战役中，参閱第323、324—325頁。

③ 在公元前431年已經作了四十八年女祭司的就是她；参閱第106頁注②。

拉女神庙失火燒掉了。她把一个燃燒着的火把靠近花彩，于是睡覚了；結果，花彩着火，燃燒起来了，她才知道。克賴西斯害怕亚哥斯人，当夜逃往夫利阿斯去了。亚哥斯人依照正式的手續，另立腓伊尼斯为女祭司。在克賴西斯出逃的时候，她在这次战爭中已經作了八年半的女祭司了。

在夏季末，封鎖賽翁尼的城牆已經筑成了，雅典人留了一个駐防軍守着城牆，其余的軍队回国去了。

接着在冬季里，雅典和斯巴达間，因为休战和約的关系，沒有軍事行动。但是門丁尼亚人和提基亚人各自带着自己的同盟者在奧勒斯提昂領土內的拉奧狄西安交战。在这次战役中，胜負未决，因为双方各把对方的一翼打垮了，双方都树立了胜利紀念碑，[①]双方都送了胜利品到特尔斐去。双方的損失都是慘重的；当战斗結果还沒有决定的时候，因天已黑，战斗就停止了。但是提基亚人当晚就在战場上建立了胜利紀念碑；而門丁尼亚人撤退到布科賴昂，后来才建立胜利紀念碑的。

在这个冬季末，实际上是春季差不多开始的时候，伯拉西达又进兵，想夺取波提狄亚。他在晚間达到波提狄亚；在还沒有被发覚的时候，他把梯子靠着城牆；他安置梯子的时候，正是守卫的兵士在傳遞警鈴，还沒有回到他自己的崗位上的时候。[②]但是后来当伯拉西达的兵士还沒有爬上梯子的时候，警报就馬上发出来了。伯拉西达沒有等到天亮，就迅速地率領他的軍队回去。冬季就这样完了，修昔底德所記載这次战爭的第九年也就这样終結了。

---

① 門丁尼亚人和提基亚人似乎是各把对方的左翼打垮了，左翼都是两方面的同盟軍。

② 警鈴似乎是从一个哨兵傳遞到另一个哨兵的；另一种方式可能更普遍些，就是一个巡官带着警鈴巡查，每个哨兵必須回答这个信号，以考驗哨兵的警惕性。



第 五 卷

第一章 安菲玻里之役。克里昂和伯拉西达的陣亡

下一个夏季里，① 一年休战和約还繼續有效，直到彼提亚賽会②时，休战和約才告終結。③在休战时期內，雅典人把提洛人从提洛島上驅逐出去，認为他們在过去犯有罪行，因此，把他們貢献給神④的时候，他們是汚穢的；并且他們沒有参加上次祓除典礼，因为，我从前曾叙述过，他們把死者的坟墓迁移一下，自己以为这样做就算很好地奉行了祓除典礼。至于被驅逐的提洛人，法那西斯把亚細亚一个市鎮阿特拉密提昂給予他們，他們就从提洛島移往那里居住了。

休战期滿之后，克里昂說服了雅典人允許他向色雷斯区域各城市进攻。他有从雅典征集的一千二百名重装步兵和三百名騎兵，还有更多的同盟軍队和三十条船艦。起初，他駛入賽翁尼，这个城鎮还是在包圍中；他在那里吸收了一些重装步兵，以壮大自己的兵力。他开进了托倫領土內的港口科福斯，这个港口离托倫不远。逃亡者告訴他說，伯拉西达不在托倫，城內的兵力不足以和他一战。所以他带着他的軍队从科福斯向托倫城进攻；同时，派了十

① 公元前422年。

② 这是在特尔斐举行的賽会，以庆祝彼提亚的阿波罗神的，于每个奥林匹亚紀的第三年举行。——譯者

③ 依照第340頁的記載，其实休战条約在雅典曆拉非波賴昂月十四日（約三月底）滿期，但是战事直到彼提亚賽会以后才又发生，而彼提亚賽会是在雅典曆麦塔斋特尼昂月（卽八月下半月到九月上半月）举行的。这是修昔底德語言最合理的解釋。但是有許多編輯者的解釋是这样的：“下一个夏季里，一年休战和約已滿期了，战事又发生，一直繼續到彼提亚賽会时为止。”

④ 这是指四年前举行供奉阿波罗神的祓除典礼（第252頁以下）。

条船艦繞道开往托倫的港口。他首先走近伯拉西达在托倫城前面所筑的要塞；伯拉西达建筑这些要塞的原意是想把郊区都划入城市范圍內，他把旧的城牆拆毁一部分，使郊区和城市連成一片。斯巴达司令官帕息特立达带着他的防守部队开到了那里，想击退雅典人的攻势。但是他們受到窘迫；同时，繞道来进攻的雅典船艦也正将駛入港口；帕息特立达恐怕雅典船艦到达城市时，发現它沒有防守，可能要襲取这个城市；如果要塞又失守，他自己会完全被包圍住；所以他放弃了要塞，带着部队，用跑步走入城中。但是他还沒有达到目的地，船艦上的雅典軍已經取得了托倫城，而他們的陆軍紧紧地追赶着他，冲进了从前被拆毁的那部分旧城牆內。有些伯罗奔尼撒人和托倫人在战斗中被杀了，其余的人，連同司令官帕息特立达本人在內，都被俘虏。那时候，伯拉西达带着軍队来援救托倫；但在中途，听見托倫已經失陷，他又退回了。在托倫失陷的时候，他离托倫約四十斯塔狄亚[1]的路程沒有赶到。克里昂和雅典人在港口和要塞附近树立了两个胜利紀念碑；托倫的妇女和小孩都变为奴隶。托倫的男子以及伯罗奔尼撒人和留在托倫的卡尔西斯人都被雅典人送到雅典去了。他們后来都回了家，伯罗奔尼撒人是在和約成立时回去的，其余的人是在和奥林修斯人交换俘虏时回去的。[2]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彼奥提亚人利用內奸把位于亚狄迦边界上的巴那克敦要塞占領了。

克里昂派兵防守托倫之后，由海道繞过亚陀斯，向安菲玻里进发。

同时，厄剌息斯特拉图的儿子斐厄克斯偕同两个同僚，以雅典

---

① 合四英里多。——譯者

② 和被俘的雅典人彼此交换而回去的。

使节的名义，乘坐两条船艦从雅典向意大利和西西里航行，他們的使命是这样的；过去西西里諸国訂立和平条約[①]之后，雅典人从那里撤退的时候，林地尼人曾經批准了一批新公民，[②]当时那里的民主党人打算把土地重新分配一次；这个計划被統治者知道了，他們取得了叙拉古人的支援，把民主党人驅逐；于是民主党人散居于国內各地，而較为富裕的阶級就和叙拉古人訂立协定；依照协定的规定，他們拆毁城牆，离开那里，迁居叙拉古，他們都取得了叙拉古的公民权。后来，他們中間有些人表示不滿，离开了叙拉古，占領林地尼城的福西亚区和林地尼領土內的不利星尼要塞。很多过去被驅逐的民主党人都回来，和他們联合在一起，在設有防御工事的据点共同战斗。雅典人听見了这些事实，为着扩充其势力着想，所以派遣斐厄克斯前往，想說服他們在那里的同盟者，以及在可能范圍以內，和其他西西里人联軍反抗企图扩充势力的叙拉古，以援助林地尼的民主党人。斐厄克斯到了西西里，把卡馬林那人和阿格立眞坦人都爭取过来了；但是在机拉，事情就沒有那么順手，他也沒有再往他处了，因为他知道在别的地方恐怕不容易成功。他改变了办法，通过西塞尔人的地区，回到卡塔那，又走到不利星尼，鼓励了那里的駐防軍，然后回雅典去了。在他向西西里去和从西西里回来的中途，他和意大利一些城市进行协商，其目的是为雅典爭取友好的联系；他也遇見了一些从麦散那被放逐出来而居留在罗克里的人。[③] 当他遇着他們的时候，正是他們在回到罗克里的中途。他沒有伤害他們，因为他已和罗克里人訂立[④]了一个和雅典商定

① 参閱第304—305頁。

② 那是为了加强民主党；为了他們的利益，把国有土地将重新分配一次。

③ "他們是在西西里諸国訂立和平条約之后，被派往去作移民的，那时麦散那正有党爭。一方面的人士勾引罗克里人到麦散那来；因此，有一个时候，麦散那是在罗克里統治之下的。"

④ 在往西西里去的途中。

条約的协議。[1] 以后斐厄克斯就依照正常的道路回雅典去了。

我們記得，克里昂从托倫沿着海岸向安菲玻里航行。他以爱昂为根据地，进攻安得罗斯的殖民地斯塔基拉斯，[2] 沒有成功；用突击的方式，把塔索斯的殖民地伽利普苏斯[3] 取得了。他派遣代表去見柏第卡斯，劝他依照同盟条約的規定，[4] 把軍队开来支援他；他又派遣特使到色雷斯去，进見俄多曼提人的国王波尔斯，要他尽量調发色雷斯的雇佣軍队来。他自己則駐在爱昂，靜候他們的到来。

在伯拉西达方面，这些消息他都知道了。他在塞狄利安采取守势。那是屬于阿吉拉斯的一个地方，居高临下，跨越河流，距安菲玻里不远，各个方面都在他的視綫之內，克里昂和他的軍队的一切行动，都不能逃过他的偵察。事实上，正如伯拉西达所期望的，克里昂一定会藐視对方抵抗他的兵力，一定会用他自己的軍队[5] 进攻安菲玻里。同时伯拉西达自己也在作准备，他雇用了一千五百名色雷斯人的軍队，召集了全部伊东尼亚的騎兵和輕盾兵。除了駐扎在安菲玻里的軍队以外，他还有一千名配备了輕盾武裝的密星那斯人和卡尔西斯人。他的全部兵力将近二千名希腊重裝步兵和三百名希腊騎兵。伯拉西达亲自率領其中的一千五百名士兵据守塞狄利安；其余的交給克利里达，防守安菲玻里。

起初一个时候，克里昂沒有发动攻势，但是最后他不得不行动起来了，那正是伯拉西达所期望的。按兵不动，早就使士兵們对他

---

① “在西西里諸国訂立和約的时候，同盟国中只有罗克里人沒有和雅典人訂立和約。如果不是因为对希波尼安人和米第馬人（他們住在罗克里的边境上，而且都是罗克里的移民）有战事而发生了困难的話，他們就在这个时候，也不会和雅典人訂立协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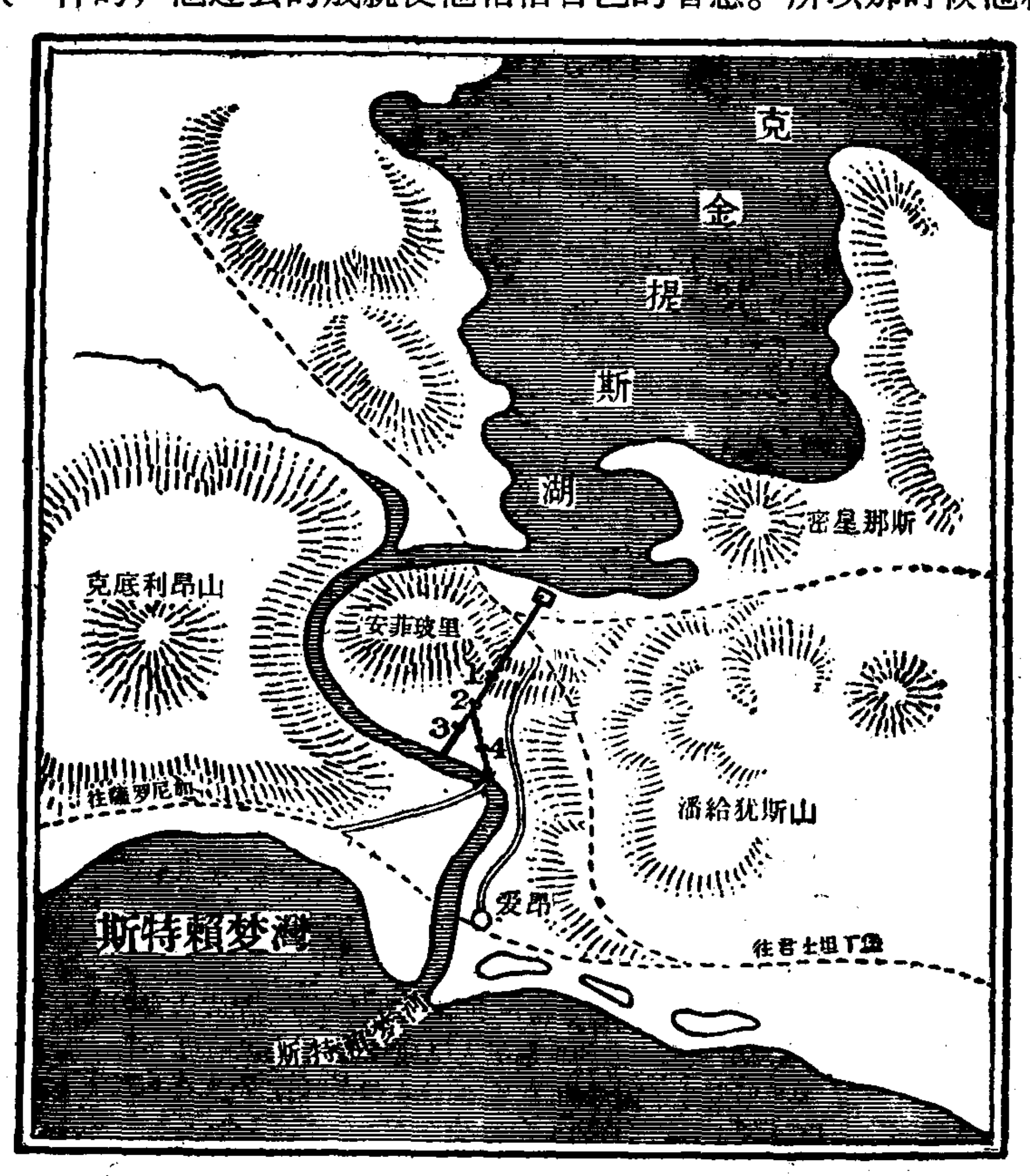
② 参閱第 320 頁。

③ 参閱第 332 頁。

④ 参閱第 350 頁。

⑤ 就是不等待援兵的到来。

不滿了；在他們的思想中，早就把勇敢而机智的伯拉西达和他們自己懦弱无能的司令官作了一个对比；他們还記得，早在出发之时，他們就已經不很情願跟随这位长官的。克里昂自己知道士兵們的不滿，为着不使士兵們因长久沒有軍事行动而陷于意志消沉的状态中，他拔营前进了。那时候，他的滿怀信心是和他在派娄斯的时候一样的，他过去的成就使他相信自己的智慧。所以那时候他料



近代的道路　古代的道路

1. 色雷斯門　2. 长城中第一門　3. 从市鎭徃木栅內的門　4. 木栅內的門

安菲玻里之役

想不到居然有人出来和他作战的；他自己說，他正在向前視察陣地，他等待援軍[1]的理由，不是因为他想在被迫作战的时候为自己多留安全的余地，乃是因为他想把城市完全包圍起来，然后突来一次猛攻以夺取城市。因此他开拔了，把軍队駐扎在安菲玻里前面一座很堅固的山上。他亲自把斯特賴梦河前面的沼澤地檢查了一番，并且把面向色雷斯那一面城外的地形加以視察。他認为他可以随时不战而退，因为城上沒有发現敌軍，沒有軍队从城中出来突击，四面的城門都是封閉的。事实上，好象他沒有随身带来攻城的机械倒是一个錯誤，否則这个沒有防守的城市是不难一举而攻陷的。

伯拉西达发現雅典軍队前进，他立刻就从塞狄利安走入安菲玻里城中。他沒有出城部署軍队来和雅典人决战，因为他对于自己的兵力还沒有信心，他認为他的軍队在数量上虽然和雅典軍队不相上下，但質量上不如；这次远征的雅典軍队都是头等的部队，而随着他們来的列斯堡人和音不洛斯人也是最精銳的队伍。因此，伯拉西达准备暗中进攻。他以为如果把自己軍队的数目和那种粗糙而临时拚凑的装备暴露在敌人面前，他的胜利机会就会比較少些，不如把一切都掩蔽起来，使敌人覚得自己完全有理由藐視对方。他选拔了一百五十名重装步兵，而将其余的軍队交給克利里达指揮，决定在雅典軍队还沒有撤退的时候，来一个突然的襲击。他認为雅典援軍开到之后，他就再沒有机会摧毁单独的雅典軍队了。因此，他召集全軍，发表下面的演說，一面鼓励軍心，一面說明作战的計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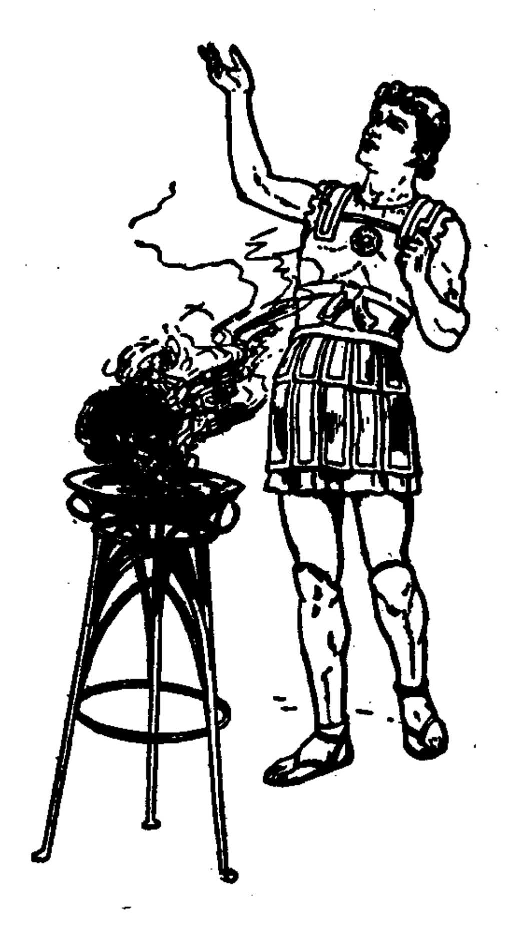
“伯罗奔尼撒人：我用不着多說，我只提提几件事实：我們来自一个勇敢常常保全了自由的国家；你們是多利亚人，你們現在正要

[1] 参閱第357頁。

和那些常常被你們击潰的敌人爱奥尼亚人作战了。我所要講的就是說明我們作战的方法，使你們不必因为我們只用一部分軍队而沒有用全部兵力来进攻我們的敌人，就担心我們会处于不利的地位。照我的估計，因为敌人輕視我們，因为他們絕对料想不到有人会进攻他們的，所以他們这样毫无戒备地跑到陣地上来了。他們現在是毫无紀律可言的。但是当敌人正在犯着这种錯誤的时候，如果有人看得比較清楚，知道充分地利用自己的部队，不采用显明为人所共知的方式，而采用最合于实际形势的方式作战，他必然会取得胜利的。就是凭着这种出奇制胜的方式，我們才能够获得最大的光荣；这种方式可以把敌人完全蒙蔽，这种方式对于我們自己是最为有利的。这时候，正当敌人还富于自信心而沒有作准备的时候，据我所見，正当他們想怎样逃跑而不想坚守陣地的时候，正当他們的精神涣散，还沒有振作起来的时候，我建議快步向前，在可能范圍以內，对着敌人的中心予以猛烈的襲击。克利里达，你看見我已經向敌人进攻，敌軍很可能发生混乱的时候，应当带着你的部队，連同安菲玻里人和别的同盟軍，猝然打开城門，向外冲出，尽快地攻入敌軍的里面。这样的做法，很可能使敌人惊慌，因为敌人正在和第一支軍队相持的时候，忽然有第二支軍队加入战綫，那会使敌人受到很大的恐慌。克利里达，你必須表現我們期望一个斯巴达軍官所应当表現的品質，你們这些同盟軍必須跟着他奋勇作战。你們要記住，一个好軍人的品質就是敏于作战，富于荣誉心，严守紀律；今天你們如果表現你們是大丈夫的話，你們就会获得自由，爭得斯巴达同盟軍的称号；不然的話，就会当雅典人的奴隶，你們所希望的当然不是被牵到奴隶市場去发卖，或者是被杀掉；如果不这样打算，你們的奴隶生活将比过去你們所知道的更要殘酷，你們将使希腊其他各地方的人民得不到解放。不，你們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关头，你們絕对不会屈服的。至于我个人，我会讓大家知

道，我不仅对别人出主意，而且能够把我所說的話在行动中实現出来。”

演說后，伯拉西达自己作了进攻的准备，把其余的軍队交給克利里达布置在色雷斯城門附近，依照商定的办法，准备冲出作战。



希腊軍官战前的祭祀

雅典軍队看見伯拉西达从塞狄利安跑下来，看見他进了城，城中的一切都是能够从外面看見的；他們看見他在雅典娜女神庙附近作了祭祀，作了各样的軍事調配。克里昂这时更进一步把地形視察了一番。他也得到了情报，城內的全部敌軍都可以看得見，城門下面的人脚和馬蹄的数目都是一目了然的。一般的印象是敌軍会出城进击。得到这个报告后，克里昂馬上自己到場察看。他明了一切，因为在援軍未到的时候，他不願冒險作战；他又知道，他有时間从容退却，所以他下令退兵。他的命令是要軍队向爱昂退却，左翼开路，这是唯一可能撤退的方法。他以为他有充分的时間，自己带領右翼退却，走了一个迂回的道路，使沒有充分武装的一面①暴露在敌軍之前。那时伯拉西达看見机会到了，雅典軍队撤退了，他对自己的軍队②和友軍說：“这些敌人永远不能抵抗我們了；从他們的矛和矛头彼此互相撞碰的情况中，我們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这一点来。軍队这样紛

① 卽右边；因为左边是有盾牌保护的。

② 就是他所选拔的那一百五十名重装步兵（第359頁）。

乱，就沒有应付敌人的力量了。讓我們打开城門，赶快打出去，我們一定会胜利。”

于是他从木栅里的大門中，走出长城（那时候是有一条长城的）的第一道城門，他用快步沿大路一直往前走，从山上最陡的地方（胜利紀念碑現在所在之地）向下进攻雅典的軍队。雅典的軍队对于自己慌乱的状态旣已感到震恐，同时又被伯拉西达的勇猛进攻所冲散，使陣势不能維持平衡。伯拉西达把敌人的中坚击潰了；这时克利里达依照伯拉西达的指示，从色雷斯門中冲出，也向敌軍进击。雅典軍队猝然意外地遭受到这样的两面夹攻，产生了很大的混乱。向爱昂方面退却的左翼已經走了若干距离，这时立即潰乱而逃跑了。左翼旣敗，伯拉西达回轉头来进击右翼。当进攻时，他受了伤，幸而雅典人沒有看見他倒下来，就由他自己的士兵扶起来，抬着离开战場了。

雅典軍队的右翼繼續抵抗了一陣。克里昂自己沒有坚守陣地的意志，他立即退走，在中途被一个密星那斯的輕盾步兵赶上而被杀死了。克里昂的士兵在一个山上集合起来，把克利里达的攻势击退了两三次；最后，密星那斯和卡尔西斯的騎兵和輕盾步兵把他們包圍起来，用标枪从远距离向他們投射，那时候，他們才不能保持行列，因而失敗了。所以整个雅典軍队潰逃。很多人在战場上陣亡，或者被卡尔西斯的騎兵和輕盾兵所杀害了；沒有被杀掉的都經过很大的困难，分途沿着山徑，逃往爱昂去了。

将伯拉西达抬出战場的士兵們，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把他送入城內。他知道他的軍队胜利了；不久以后，他就死了。其余的軍队随同克利里达追逐了敌人之后，回轉来，剝去敌人尸体上的衣服，树立一个胜利紀念碑。

后来，所有的同盟軍都为着伯拉西达的公葬而在現在市場所在的地方，列队游行，表示敬礼。安菲玻里人在他的坟墓周圍树立

了一道牆垣，以后就把他当作一个英雄，向他致祭，并且举行各种賽会，每年祭祀，以紀念他。他們称他为殖民地的創立者，他們把哈格濃的建筑物全部拆毀，凡一切能使人們回忆到这个地方是哈格濃所創建[1]的物品都被毀掉，以灭痕迹。他們覚得伯拉西达是他們的救星；同时，因为害怕雅典，他們都极希望和斯巴达建立同盟。至于哈格濃，因为他們正在和雅典人作战，他們不能再和从前[2]一样，对他表示敬礼，使他們自己取得利益，或討好于他本人了。

他們把陣亡雅典人的尸体退还給雅典人。雅典人陣亡者大約六百人，而对方却只死了七人。因为那不是一場正式的剧烈战爭，而是一个意外的惊慌事件，其一切情形如我所叙述的。取回死者的尸体以后，雅典人航海回国去了；而克利里达和他的軍队留在那里，处理安非玻里的善后事宜。

差不多同时，在夏季将告終結的时候，斯巴达人拉姆斐亚斯、奥托卡里得和厄壁塞底达率領九百名重装步兵，来增援色雷斯区域各城市了。当他們达到特累启斯境內的赫拉克里亚的时候，他們重新調整了各种他們所認为应該注意的事务。安非玻里的战役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那个夏季也就这样結束了。

第二章 战爭第十年的結束。尼西阿斯和約

冬季剛开始，拉姆斐亚斯和他的軍队开到了帖撒利的彼伊里安。帖撒利人不願意他們再往前进；他們調集援軍前来是为了伯拉西达，而現在伯拉西达已經死亡；他們就撤退回国了，因为他們

① 参閱第329頁。

② 就是以前和雅典友好的时候。

認为雅典軍队已經敗退，作战的时間已經过去了，他們自己沒有才能把伯拉西达耿耿于怀的計划付諸实施。但是撤退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們在出发的时候，就知道斯巴达人的原意是贊成講和的。

眞的，事实上，自安菲玻里战役結束和拉姆斐亚斯的軍队撤退以后，两方面都沒有繼續作战，反而都想如何訂立和約，雅典人在第力安受到了严重的挫折，[1] 跟着又在安菲玻里打了敗仗；他們以前相信自己的力量，所以拒絕对方講和的建議，以为他們会一帆風順，取得最后胜利的；現在他們已經失掉了这种信心。他們对于同盟者也有疑虑，他們恐怕軍事上的失敗会引起同盟者策动一个形势更为严重的反抗运动；他們后悔在派娄斯战役之后，沒有抓住那个頂好的机会，恢复和平。在斯巴达人一方面，他們認为战事沒有如他們所期望的一样发展下去，他們原想凭借着摧毀雅典土地的办法，在几年之內，不难把雅典的力量完全消灭。斯法克特利亚島上的灾难是斯巴达人从来沒有經历过的；他們的土地，从派娄斯到錫西拉，常常受到侵襲；他們的希洛人不断地逃亡，大家都經常担心那些沒有逃亡的希洛人会从那些逃亡的希洛人那里学得榜样，利用时局所給予他們的机会，造成一个革命运动，和过去他們所做的一样。[2] 斯巴达和亚哥斯的三十年休战时期又将要終結了；[3] 亚哥斯人不願将休战和約繼續下去，除非斯巴达人願意把辛那里亚[4] 退还給他們；而斯巴达如果和雅典及亚哥斯同时作战，这在事实上又似乎是不可能的。他們也怀疑伯罗奔尼撒各邦中有些会倒向亚哥斯一边去的，事实也証实了这一点。

两方面都想商談和議，斯巴达人希望和平的心思更为迫切，因

① 参閱第327—328頁
② 即希洛人的大暴动（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参閱第71頁。
③ 下年期滿（参閱第374頁）；因此断定起于公元前457年。
④ 参閱第299頁。

为他們很希望在島屿上被俘虏的人們可以被釋放回来。这些被俘虏的人中間，有斯巴达軍官阶級的成員，[1]他們都是重要的人物，和政府中的人員是有关系的。斯巴达人早就直接商談釋放这些俘虏的办法，但是那时雅典人的軍事进行順利，他們对于合理的請求不願接受。第力安战役失敗之后，斯巴达人以为雅典人会願意商談条件的，馬上就和雅典成立了休战一年的协議，协議中并有开会商討延长休战期間的規定。現在雅典人又在安菲玻里人打了一个敗仗，克里昂和伯拉西达又都战死了——这两个人是在双方面主战最力的人：伯拉西达主战，因为他个人的成功和荣誉都是从战爭中得来的；克里昂主战，因为在和平安靜的时期，人們会注意他的不良行为，会不相信他对别人的讒言。現在是时机了，当时雅典和斯巴达两个最有势力的政治家，作了很大的努力，促成和約的实現：一个是波桑尼阿斯的儿子普雷斯托安那克斯，即斯巴达国王；另一个是尼塞拉都的儿子尼西阿斯，尼西阿斯的軍事才能超过当时代任何其他的人。他想在自己还未曾受到过灾难而享有盛名的时候，保持他的荣誉，使自己和全城的同胞从艰苦困难中立时得到苏息，替自己永远留一个为国效命而始終成績卓著的声誉。他認为只有避免一切冒險行动，尽量使自己不倚靠幸运，这个目的才有达到的可能；而冒險的事情也只有在和平的时候才能避免。至于普雷斯托安那克斯，他自放逐中归来，总是为他的敌人所攻击的；事情不順利的时候，国内的仇敌就一定把他的名字提出，說他的非法复辟是一切一切的根源。他們控告他和他的兄弟亚里斯多克利向特尔斐的女祭司进行賄賂，使她为历次因各种政务而前往訪問的斯巴达代表們作出神讖，命令他們将宙斯半神儿子的种子从国

---

[1] 他們自成一个氏族，不仅有共同的祖先，并且以婚姻关系互相联系，他們在斯巴达是掌握政权的人。

外携带回来，否则他們会用銀的犁头耕田，[1] 因此，最后，照控訴者的說法，普雷斯托安那克斯在被放逐[2]到来西安山[3]的第十九年[4]慫恿斯巴达人用跳舞和献牲的仪式把他接回来，正和建立斯巴达的时候国王即位的仪式一样。很自然地，他很为这些攻击所苦，他以为在和平时代，不会有这些灾难；又以为被俘虏的斯巴达人一旦被釋放回来，怨家就沒有对他攻击的根据了；而且在战爭时，居最高地位的人一定会因为每一个不幸的事情而受到埋怨。他所以极想和雅典言归于好。

在这个冬季中，商談不断地进行着；春季将开始的时候，消息傳来，斯巴达又将进攻了，各城邦都接到命令，准备在亚狄迦修筑永久的要塞——这一切都只是使雅典人易于就范的一种姿态罢了。在商議时，各項要求都由双方提出了；后来大家同意，除开尼塞亚[5]应仍由雅典人控制[6]以外，双方在战爭中所取得对方的土地都应归还原主，和議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和議达到了这个阶段，斯巴达和它的同盟国举行了一个会議，除开彼奥提亚人、科林斯人、伊利斯人和麦加拉人不贊成以外，大家都贊成講和，他們批准条約，于是雅典和斯巴达間的和約成立，双方宣誓遵守下列的条款：

“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以及双方面的同盟者締結本条約，各个城

---

① 意思說，将有瘟疫流行，那时他們就会用很高的价格来購买粮食，好像用銀工具耕田一样。

② “他的被放逐是因为斯巴达人認为他从亚狄迦撤兵是受了贿賂而退却的；又因为他为了害怕斯巴达人的緣故，他把他的房屋一半建筑在宙斯神庙圣地范圍之內。”

③ 这座山在亚卡狄亚境內，上面有一个古宙斯神庙。

④ 即公元前427年，因为他是公元前446年离开自己的国家的。参閱第79，121頁。

⑤ 参閱第308頁。

⑥ “当雅典人要求普拉提亚时，底比斯人回答說，他們不是用武力占領那个地方而是和普拉提亚人自由协商的結果，也沒有叛逆分子参加。雅典人說，他們占領尼塞亚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参閱第217頁。）

邦宣誓遵守下列条款:

1. 关于国家的神庙,[1]凡愿意依照本国风俗入庙祭祀、游览、祈请神谶或作为其本国的代表参加赛会的人,无论在海上或陆地上行走时,都应有安全的保障。

2. 在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圣地和神庙以及特尔斐人自己,都应当依照他们自己的法律管理,由他们自己的国家征税,由他们自己的法官进行审判;有关人民和土地的问题都应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处理。

3. 在雅典人(连同他们的同盟者)和斯巴达人(连同他们的同盟者)间,本条约的有效时间是五十年,无论在陆地上或海上不得有尔虞我诈或给予对方以损害的事情。

4. 假如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或雅典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有运用武力,企图对于对方加以损害的行为,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或手段,其行为都是非法的。

5. 如果双方发生争执,其争执应该依照双方所同意的办法,采取宣誓或法律手续解决之。

6. 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应将安菲玻里交还雅典人。

7. 由斯巴达交还雅典的城市中的居民,有按照他们自己的志愿选择居留地,并携带财产前往居住之权。

8. 这些城市应该按照亚里斯泰德所厘定的数目缴纳税贡;它们应当是独立自主的。

9. 条约一经成立,只要这些城市缴纳税贡,如果雅典人以武力侵略它们,这是非法的。

10. 上面所提到的城市是阿吉拉斯[2]、斯塔基拉斯[3]、阿堪修斯[4]、

---

① 特别是指特尔斐和奥林匹亚。

② 参阅第330页。

③ 参阅第319页。

④ 参阅第319页。

斯科拉斯、奥林修斯[①]和斯巴托拉斯[②]。这些城市既不和斯巴达，也不和雅典建立同盟。但是如果雅典人对它們进行說服而它們自己願意的話，在法律上雅典是可以和它們联盟的。

11. 跟奥林修斯人和阿堪修斯人一样，麦西柏那人、散恩人[③]和新迦斯人应当在他們自己的城市里居住。

12. 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应将巴那克敦[④]交还雅典人。

13. 雅典人应将科利法西安[⑤]、錫西拉[⑥]、墨色那[⑦]、特利安及阿塔兰塔[⑧]交还斯巴达人；同样的，所有留在雅典或雅典管轄內地方监獄中的斯巴达俘虏都应交还斯巴达人。

14. 圍困在賽翁尼[⑨]的伯罗奔尼撒人和斯巴达的同盟者以及柏拉西达派往賽翁尼的人們[⑩]并留在雅典监獄中或雅典所屬地域內监獄中的斯巴达同盟者都应悉数釋放。

15. 同样地，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应将拘留在他們手中的雅典人和雅典同盟者一律交还。

16. 关于賽翁尼、托倫[⑪]、塞密利安和其他雅典控制下的城市，雅典人得依照他們自己認为适当的方法加以处理。 (45)

17. 雅典人应向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次第

---

① 参閱第 42 頁。
② 参閱第 161 頁。
③ 参閱第 334 頁。
④ 参閱第 355 頁。
⑤ 参閱第 266 頁。（即派娄斯。——譯者）
⑥ 参閱第 298 頁。
⑦ 参閱第 294 頁。
⑧ 参閱第 127 頁。
⑨ 参閱第 350 頁。
⑩ 参閱第 343 頁。
⑪ 参閱第 354 頁。

宣誓，宣誓应当依照各該城市习慣上最有拘束力的方式[1]进行。双方各有代表十七人参加宣誓。誓詞如下：‘我将忠实地、誠恳地遵守条約中的各項条款。’同样地，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也应該向雅典人宣誓。宣誓手續应每年由双方面重新举行一次。在奥林匹亚、彼提亚[2]、地峽，在雅典的卫城中，在拉西第梦的阿密克利[3]神庙中，应当树立誓言的标柱。

18. 如果在任何問題上发現有疏漏之处，在不破坏誓詞的限度以内，通过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双方同意，并經愼重考虑之后，条約是可以修改的。

“条約于普雷斯托拉斯任监察官期內，阿提密喜安月 27 日在斯巴达生效；于阿尔西阿斯任执政官期内挨拉菲波賴昂月 25 日在雅典生效。

“在場宣誓并奠酒的，斯巴达方面有：普雷斯托安那克斯、阿基斯、普雷斯托拉斯、戴馬吉都、开俄尼斯、麦塔具尼、阿堪修斯、戴苏斯、伊斯卡哥拉斯、菲洛卡利达、沙西达斯、安替福斯、推利斯、阿尔星那达、恩壁第阿斯、米那斯和拉斐拉斯。雅典方面有：兰本、伊斯謨尼卡斯、尼西阿斯、雷岐兹、攸西德馬斯、普罗克利、皮索多勒斯、哈格濃、迈尔提拉斯、色雷西克利、特阿具尼、亚里斯多克拉底、爱奥尔西阿斯、提摩克拉底、利翁、拉馬卡斯和德謨斯提尼。”

这个和約的訂立恰恰是在冬季的末尾和春季的开始，正是城市道尼修斯节日[4]剛剛結束的时候，也就是第一次侵入亚狄迦和

[1] 在批准条約时，雅典人以宙斯、狄密特和阿波罗的名义宣誓。参閱佛兰克尔：《赫尔密斯》xiii. 460。烏尔立喜說，斯巴达人以带奥斯邱賴兄弟神的名义宣誓。（带奥斯邱賴是宙斯的一对双生子，卡斯忒和坡力部賽。——譯者）

[2] 即特尔斐。——譯者

[3] 离斯巴达城两三英里路程。

[4] 城市道尼修斯节或大道尼修斯节开始于春分之前，繼續几天。

这次战爭[①]开始以后的十年零几天[②]。

依照抽签的結果，斯巴达人应当首先交回侵占的土地，并且馬上釋放他們在战爭中所俘虏的人們。他們也派遣了伊斯卡哥拉斯、米那斯和菲洛卡利达为代表，前往色雷斯区域，命令克利里达将安菲玻里交还雅典，并且命令其他的同盟者接受条約上規定他們所应当做的一切事件。但是，因为那些条件不是他們所欢迎的，他們拒絕履行。克利里达和卡尔西斯人相处得很好，所以他也不願意退还安菲玻里。他声称他不可能違背卡尔西斯人的意思而把安菲玻里交还雅典；他立刻带着当地的代表前赴斯巴达，为他自己作辯护，以对付伊斯卡哥拉斯和其他的委員們說他違抗命令的控訴，并且他还想探詢条約是不是还可以修改。后来他知道斯巴达已經受到了条約的拘束，他立即带着命令回去，尽可能地交割地方，并且无論如何，把留在安菲玻里的伯罗奔尼撒人带出境外。

那时候，正碰着同盟国的代表們还留在斯巴达，[③]尙未接受条約的同盟者都由斯巴达催促加以接受。但是各同盟者依然堅持以前拒絕这項計划的理由，[④]并且声称：如果不制定一个更公平合理的条約的話，他們不願意接受这个条約。斯巴达人发現各同盟者不受他們的劝告，于是遣散代表們，和雅典商談两国单独締結同盟的办法；因为安璧立达和利卡斯两个代表往亚哥斯，亚哥斯拒絕繼續盟約，斯巴达人認为他們如果能够和雅典締結盟約的話，亚哥斯得不到雅典的援助，就不能給斯巴达以威胁；其他伯罗奔尼撒諸国

① 亚狄迦演說家通常称最初十年的战爭为阿基达馬斯战爭（参閱斯密司譯本序言第1卷，xiii頁）。

② “用我的方法計算年代，比較根据各邦的执政首长或其他重要人員在职时期計算过去重大事件发生的年代要准确些。采用旧的办法，不能很精确地計算出时間来，因为某件事情可能发生在某官在职的初期，或中間，或末期。但是我的办法是用夏冬两季計算，每季等于半年，則第一个战爭經过了十个夏季和十个冬季。”

③ 繼續第366頁末的叙述。

④ 参閱第366頁。

也是这样的；它們本来也可能和雅典人联合一起来威胁斯巴达的，这样一来，它們也会安靜下来了。斯巴达人和在場的雅典人进行談判，协定成立了，批准同盟条約的誓言彼此交換宣布了，其条件規定如下：

1. 斯巴达和雅典在下列的条件之下，訂立五十年同盟条約：
2. 如果敌人侵犯斯巴达的領土或对于斯巴达本身有任何敌对的行动，雅典人应当根据他們的資源情况，在可能范圍內，用最有效的方法，給斯巴达以援助。如果那时敌人将斯巴达土地破坏后，揚长而去，斯巴达和雅典应該把那个破坏斯巴达土地的城邦当作共同的敌人，共同来懲創它。和約应当由斯巴达和雅典同时共同商訂。这些条款应当忠实地、迅速地、誠恳地付諸实行。
3. 如果敌人侵犯雅典的領土，或对于雅典本身有任何敌对的行动，斯巴达人应当根据他們的資源情况，在可能范圍內，用最有效的方法，給雅典人以援助。如果那时候敌人将雅典土地破坏后，揚长而去，雅典和斯巴达应該把那个破坏雅典土地的城邦当作共同的敌人，共同来懲創它。和約应当由斯巴达和雅典同时共同商訂。这些条款应当忠实地、迅速地、誠恳地付諸实行。
4. 如果奴隶們起来暴动，雅典人应按照他們的資源情况，予斯巴达以充分的援助。
5. 本条約应当由对于前一个条約曾經宣誓的双方代表們一律宣誓。这項宣誓的手續，应每年重新举行一次，斯巴达代表們于道尼修斯节日[1]前往雅典，雅典代表們于亥阿辛提亚节日[2]前

① 即城市道尼修斯节；参閱第369頁注④。

② 亥阿辛提阿斯月（相当于雅典曆的赫卡湯姆培康月）庆祝阿密克利的阿波罗神的节日。

往斯巴达。双方面都应该各立一个标柱：斯巴达的标柱应当树立在阿密克利[1]的阿波罗神像的旁边；雅典的标柱应当树立在卫城上雅典娜女神像的旁边。

6. 如果斯巴达和雅典对于本条约要加补充或删节，这项补充或删节的工作应由双方在不违背誓言的限度内，共同办理。

"代表斯巴达宣誓的是：普雷斯托安那克斯、阿基斯、普雷斯托拉斯、戴马吉都、开俄尼斯、麦塔真尼、阿堪修斯、戴苏斯、伊斯卡哥拉斯、菲洛卡利达、沙西达斯、安替福斯、阿尔星那达、推利斯、恩壁第阿斯、米那斯和拉斐拉斯；代表雅典宣誓的是：兰本、伊斯谟尼卡斯、雷歧兹、尼西阿斯、攸西德马斯、普罗克利、皮索多勒斯、哈格浓、迈尔提拉斯、色雷西克利、特阿真尼、亚里斯多克拉底、爱奥尔西阿斯、提摩克拉底、利翁、拉马卡斯和德谟斯提尼。"

这个同盟条约是在和平条约订立后不久缔结的。雅典人将在岛屿上所取得的俘虏退还斯巴达人，那是第十一年夏季开始的时候。第一次战争没有间断地进行了十年，一直到这个夏季才算结束，而这个战争的记载也就这样完竣了。

第三章　第十一年。和亚哥斯的谈判

十年战争终止后，当普雷斯托拉斯在斯巴达任监察官和阿尔西阿斯在雅典任执政官的时候，斯巴达和雅典的和平条约与同盟条约成立了；在那些接受这两个条约的国家间，和平算是恢复了。但是科林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其他一些国家仍想推翻这些条约。在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同盟者间，马上发生了新的纠纷。同时，过了一些时候之后，斯巴达人也渐渐失掉了对雅典人的信心，因为雅典

① 斯巴达的古城，距斯巴达3.5公里，有拉哥尼亚最重要的阿波罗神庙。

人对于条約中的某些条件幷沒有履行。不錯，一共有六年零十个月他們双方都沒有发动互相侵略的行动；但是除了这两个国家之外，战爭就从来沒有停止过，彼此尽力互相伤害，最后两国不得不把十年战爭后所訂的和約破坏，双方又公开地彼此宣布战爭了。

这一个时期的历史也是原来写历史的那个雅典人修昔底德所著的，[①] 他是按事实发展程序，以夏冬相递嬗的編年体撰写，将这段历史一直写到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者把雅典帝国毁灭，把长城和庇里犹斯占領时[②] 为止。那时战事已經延續了二十七年。如果不把維持和平的那一段时間包括在战爭时期之內，那一定是一个錯誤的看法。只要观察事实，就知道，那个时期双方都沒有履行他們的諾言，交还或收回任何土地；除此之外，在門丁尼亚和在挨彼道魯斯的战爭[③]中以及其他各方面，双方都有違反和約的事实；在色雷斯区域的同盟者依旧是互相仇視的；彼奧提亚人虽然是在休战状态中，而这种休战必須每十天重訂一次；在这样的局势之下，要应用"和平"两字，实在是不可能的。如果将最初十年的战爭和随着战爭而来，进行又不甚順利的休战，以及随后又发生的战事連貫起来，用夏冬两季計算的方法，推算一下，就知道我所計算的年数和实际情况只有几天的出入——至于那时相信神讖的人們，他們的推算，就只有一件事情是算得不錯的。我亲自記得，許多人都估計战爭自始至終将延續到三个九年。我一直在战爭中生活着，我的年龄相当大了，我了解事物发展的意义，我专心研究事实的眞相。我在指揮安菲玻里的軍事[④] 以后，曾被放逐而离开本国二十年；我看見了双方面的一切行动，尤其是伯罗奔尼撒人方面的行动，因为

① 这段文字似乎是著者第二篇序言，可能是著者完成战爭最初十年的历史之后，繼續写的。

② 根据普魯塔克：《萊山德傳》15，这件事发生于公元前404年。

③ 关于这些战爭，可参閱第377頁以下和第394頁以下。

④ 参閱第331頁。

我流亡在外，閑暇的时間給了我特殊的便利，使我能够深入研究一切。我現在将繼續叙述十年战爭以后发生的爭端，和約的破坏，以及后来又繼續发生的战事。

当五十年休战和約以及后来的同盟条約成立之后，伯罗奔尼撒諸国派来商討这些問題的使团都从斯巴达回到自己的城邦去了。惟有科林斯的代表們首先訪問了亚哥斯，和亚哥斯政府中一些人协商；他們認为斯巴达締結这个条約，和他們仇恨最深的雅典訂立同盟，这远不是有利于伯罗奔尼撒諸国，而是想奴役它們；亚哥斯現在应該考虑如何維持伯罗奔尼撒諸国的安全；他們建議，亚哥斯人可以通过一个法令，邀請任何独立自主、能以平等合法的地位对待他国的希腊国家和亚哥斯訂立防守同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們認为委派少数有特权的人員参加这項会議比在人民会議中进行协商要好些，因为这样的办法可以使那些申請加入同盟而沒有批准的各邦易于保守秘密。他們認为許多城邦，因为仇恨斯巴达的原故，都会加入这个同盟。作了这个建議之后，科林斯的代表就回国去了。

科林斯代表团所接触的亚哥斯人把代表团的建議向政府和人民反映了；亚哥斯人通过了一个法令，推选了十二个代表，付以全权，要他們和斯巴达及雅典以外一切願意加入的城邦，商議締結同盟；至于斯巴达和雅典，則非經亚哥斯人民通过，不得加入同盟。亚哥斯人采取这个政策的原因，是由于他們預料他們和斯巴达人的条約快要滿期了，两国間的战事一定是不能避免的；同时，他們也想爭取伯罗奔尼撒的領导权。那时候，斯巴达受了挫敗，声誉低落，而亚哥斯在各方面的情况都是很順遂的，因为他們沒有参加亚狄迦的战事，他們的中立地位使他們取得了不少的利益。

所以亚哥斯人准备接受希腊各城邦加入同盟。第一个要加入的就是門丁尼亚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因为他們都害怕斯巴达。在和

雅典作战的时候,門丁尼亚人征服了阿卡狄亚的大部分土地,把它放在自己控制之下;門丁尼亚人認为斯巴达正在忙于处理别的事务,将来它是不会讓門丁尼亚人占有这些地方的。他們不如倒向亚哥斯一边,因为亚哥斯是一个大城邦,是斯巴达的世仇,并且和他們自己一样,是民主政治的国家。門丁尼亚人退出斯巴达同盟,震动了伯罗奔尼撒其他各邦,大家都談論他們自己是不是也应該采取同样的行动;他們以为門丁尼亚政策的改变必然有什么特別消息来源,而他們自己也很不高兴斯巴达,尤其是因为斯巴达和雅典的盟約中曾有一部分規定,只要它們双方願意增加或删改盟約中的某些条款,它們尽可以那样做而不致影响于誓詞。使伯罗奔尼撒諸国发生不安状态的原因就是这个条文,各邦都怀疑斯巴达想凭借雅典的力量来奴役它們。大家都認为盟約的变更必須通过各同盟国的同意方能生效。因此,一种普遍惶恐的情緒产生了,一邦一邦地都走向和亚哥斯訂立同盟的道路。

斯巴达知道伯罗奔尼撒开始騷动了,也知道这是科林斯发动的,知道科林斯自己也想加入亚哥斯同盟。于是斯巴达派遣使节前赴科林斯,企图阻止它的行动。使节們指摘科林斯,不应該发动这种阴謀,并且說,如果它脫离斯巴达而和亚哥斯联盟的話,違背誓約的責任应由科林斯負担;它不肯接受和雅典訂立的条約,已經是錯了,因为盟約中明白規定了,如果不是神或英雄用一种方法阻止它們的話,多数代表們的投票贊成,对于全体同盟者是有拘束力的。当时,科林斯方面有那些拒絕和雅典联盟的各同盟国在那里,这些代表們都是事前特别召集来的。科林斯人当着各同盟者答复了斯巴达人。他們沒有明显地申訴他們受了委屈——例如,沒有从雅典收回索利安姆①,或安那克托里安②,以及在别的方面,他們

① 在阿开那里亚;在这次战爭中的第一年被雅典人夺去的(第126頁)。

② 參閱第296頁。

沒有达到他們的要求；他們只借口他們不能出卖在色雷斯的盟友，因为他們和这些盟友在波提狄亚首先叛变的时候，① 曾經另立过誓約，并且后来也还提出过特別的保証；所以他們不接受和雅典同盟的条約，不是对同盟者違背誓約；他們曾用神祇的名义向色雷斯的盟友提过保証，背弃这些盟友，其罪过等于伪立誓言，那是神灵所不許的。在科林斯人看来，他們所做的，正合于条約中"如果不是被神和英雄所阻止的話"那一条的規定。

这是科林斯人一方面关于旧日誓約的陈說。至于亚哥斯同盟，他們說他們将和他們的盟友討論这个問題，做出他們所認为合理的事来。斯巴达使节們得到这个答复后，就回去了。

那时，亚哥斯派来的使团也在科林斯，他們敦促科林斯人赶快和他們訂立同盟。但是科林斯人則商請他們于下次开会时参加会議，商討一切。

以后伊利斯的使团也到了。他們和科林斯訂立盟約后，又依照他們国家的命令，前往亚哥斯，和亚哥斯人訂立盟約。②

以后不久，科林斯人和色雷斯的卡尔西斯人加入了亚哥斯同盟。彼奥提亚人和麦加拉人虽然也有同样的意見，但是沒有采取

① 参閱第42頁。

② "这是因为伊利斯和斯巴达为着列普累安发生了爭执。在前一些日子里，列普累安和一些阿卡狄亚人作战；它和伊利斯訂立同盟，允許把阿卡狄亚一半的土地給予伊利斯。战事結束时，伊利斯人把全部土地讓予列普累安人去耕种，要他們交納一个他連特的租金給奥林比亚的宙斯神。在和雅典作战前，这笔租金是如数給付的；后来列普累安人以战事为借口，停止給付租金了，当伊利斯人催迫他們的时候，他們向斯巴达陈訴他們的情况。这个案件正在斯巴达設法处理的时候，伊利斯人認为他們难取得他們应得的补偿，不願意接受斯巴达的仲裁，而将列普累安的土地破坏了。斯巴达認为列普累安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伊利斯犯了侵略的行为，因为伊利斯不肯接受斯巴达的仲裁，斯巴达人派遣重装步兵前往列普累安，以防守他們的土地。在伊利斯人看来，斯巴达是允許一个背叛伊利斯人的国家加入斯巴达同盟，于是他們拿出条約来，条約上規定：雅典战爭結束时，諸同盟国都应当保持它們在战事最初发动时所享有的一切；他們認为自己受了委屈，因而走向亚哥斯人一边，和亚哥斯人訂立盟約，如上所述。"（列普累安在特里菲利亚，离伊利斯和拉哥尼亚的边界不远。——譯者）

任何行动。他們在斯巴达的干涉中，沒有受到損害，他們覚得亚哥斯的民主政治比斯巴达的政制更加和他們的貴族寡头政治不和諧。

差不多在这个夏季的同时，雅典人摧毁了赛翁尼。他們把成年男子尽行杀戮，[①]把妇人和小儿变为奴隶，把普拉提亚人迁往赛翁尼居住。他們又将提洛人迁回提洛島[②]——这个行动的原因，一則由于雅典人在战爭中受到灾难，[③]二則由于特尔斐神讖的指示。

同时，佛西斯人和罗克里斯人中間也爆发了战爭。

科林斯和亚哥斯現在訂立了同盟，它們的代表們往提基亚，[④]想使它脫离斯巴达的羈絆。它們知道提基亚的重要性。它們認为如果把提基亚拉过来了的話，整个伯罗奔尼撒就到了它們这一边。但是提基亚人說，他們不願意反对斯巴达。一向奔走甚力的科林斯人現在大大地減低了前进的热忱，他們恐怕别的国家不会参加他們一边了。但是他們还是和彼奧提亚人接触了，要求他們加入科林斯和亚哥斯的联盟，同它們采取共同的政策；他們也要求彼奧提亚人随同他們前往雅典，替他們取得十天休战和約，[⑤]和彼奧提亚人自己在五十年和平条約剛成立时所取得的十天休战和約一样；如果雅典人不肯的話，他們就劝彼奧提亚人放弃自己的休战和約，并且非在科林斯人参加的条件下，不再和雅典人訂立任何休战和約。这是科林斯人的請求；关于和亚哥斯訂立盟約的問題，彼奧提亚人說，他們必須等待；虽然如此，他們还是偕同科林斯人同往

---

① 这是根据两年前克里昂所建議的法令(第343頁)。

② 参閱第354頁。

③ 第力安之役和安菲玻里之役。

④ 它在阿卡狄亚总是处于独立的地位；在古时，它常为斯巴达的勁敌。

⑤ 就是每十天重訂一次的休战和約；或者是如昭伊特所說的，“在十天前預先通知，卽可終止的”休战和約。参閱第373頁。

雅典，但是他們并沒有替科林斯人取得十天休战和約。雅典人的回答是这样的：如果科林斯是斯巴达的盟友的話，那么它已經取得了休战和約。但是彼奥提亚人不願意放弃他們自己的十天休战和約，虽然科林斯提出坚决的要求，并且詆毁他們不該放弃諾言。至于科林斯，事实上它和雅典也停止了战爭，只是沒有用盟誓的形式加以批准而已。

同一个夏季中，在斯巴达国王普雷斯托安那克斯（波桑尼阿斯的儿子）指揮之下，斯巴达全軍开入阿卡狄亚，向帕累西亚人进攻。帕累西亚人是門丁尼亚的屬民，他們有一个党派曾向斯巴达求援；同时，斯巴达人想毁灭塞浦細拉要塞，那个要塞是門丁尼亚人建筑在帕累西亚境內而加以防守的，也是能够控制拉哥尼亚境內賽克里替斯区域。[①]斯巴达人将帕累西亚的土地摧毁了；門丁尼亚人把他們自己的城市交給亚哥斯軍队駐守，用自己的軍队保卫他們同盟国的領土。但是他們沒有足够的力量挽救塞浦細拉，或者帕累西亚的城鎮，他們只好回去了。斯巴达人使帕累西亚人变为独立的国家，毁坏了他們的要塞，然后撤回斯巴达。

同在这个夏天，随着伯拉西达[②]开往色雷斯的軍队回到了斯巴达。他們是条約成立后，由克利里达[③]带領回来的。斯巴达下了命令，凡是随着伯拉西达作战的希洛人都应該取得自由，可以在他們願意居住的地方自由居住；在不久的时間內，斯巴达人把他們都安插在拉哥尼亚和伊利斯中間边区上的列普累安地方，和那些已經取得自由的希洛人[④]在一起居住。斯巴达是和伊利斯相处得不好的。至于在島屿上被俘虏而繳去了武装的斯巴达人，大家担

① 卽欧罗达河上游和伊那斯河谷間的山区，这是庇里阿西人居住的最重要地区之一。

② 参閱第313頁。

③ 参閱第370頁。

④ 因軍功而获得解放的新公民。

心他們認为自己的遭遇使他們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他們仍旧保留着他們的权利，他們难免不进行革命的活动。所以他們的公民权被剝夺了，虽然他們以前是担任过重要职位的。① 同在这个夏天里，第安人攻取了阿克特半島上亚陀斯附近的市鎮泰苏斯，这个市鎮是和雅典有同盟关系的。

在这整个夏季中，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的自由来往是始終維持着的；但是自从条約成立以后，双方都有了猜疑，因为双方都沒有把应該交还的地方好好地交还。依照抽签的結果，斯巴达应首先把安菲玻里和别的城鎮交还的；这件事它沒有做到，也沒有設法使它的同盟者色雷斯人、彼奥提亚人或科林斯人接受条約；斯巴达人总是說着：如果他們的同盟者不肯接受条約，他們会联合雅典，强迫这些同盟者这样做；他們不断地指定日期，如果各同盟者仍旧不肯就范的話，他們会宣布这些同盟者是两方面的敌人；但是这些約束始終沒有用文字写下来。后来雅典人覺得斯巴达人完全沒有履行他們的諾言，开始对斯巴达人表示怀疑；他們不仅沒有按照斯巴达人的要求，将派娄斯归还斯巴达，而且后悔不該将在島上俘虏的人加以釋放；至于其他尙未交还的土地，雅典人仍旧控制着，等到斯巴达人履行他們在条約上应做的事之后，再行处理。在另一方面，斯巴达人以为他們已經尽力而为了；他們已經将他們手中的俘虏悉数釋放，他們已經从色雷斯調回了他們的軍队，凡他們力量所能做的，他們都已經做了；至于安菲玻里，他們說他們对于那个地方沒有充分的控制力量，所以不能把它交还雅典，但是他們仍在設法使彼奧提亚人和科林斯人接受条約，仍在設法收回巴那克敦，使雅典留在彼奧提亚的俘虏送回雅典。同时，他們要求雅典交还派娄斯；至少美塞尼亚人和希洛人应該撤退，也和斯巴达从色

① “他們的公民权取消后，他們就不能指揮軍队，不能經营买卖活动。但是經过相当时期之后，他們的公民权又恢复了。”

雷斯撤退它的軍队一样；雅典如果願意的話，它可以派遣軍队駐在派娄斯。在夏天，通过許多会議和长久的談判，斯巴达人說服了雅典人，他們把美塞尼亚人和其余的希洛人，以及从拉哥尼亚逃亡的人都从派娄斯撤退了。这些人都由雅典人安置在塞法倫尼亚的克朗尼。直到这个夏天，雅典和斯巴达間还是維持着和平状态，而且都有信使往来。

到了冬天，[1] 斯巴达的监察官有了变动，已經不是訂立和約时的那些监察官了，他們中間有些实际上是反对这个和約的。斯巴达的同盟国派来了使节；雅典、彼奥提亚和科林斯的代表們也到了斯巴达；彼此談判很久，沒有达到任何协議。这些代表們正将回去了，那时两个特别希望推翻和約的监察官，克利奥标拉和济那尔，秘密向彼奥提亚人和科林斯人接头了。他們劝彼奥提亚人和科林斯人尽可能地施行一种共同的政策，并建議彼奥提亚人应該首先和亚哥斯結成同盟，然后再使他們自己和亚哥斯一同跟斯巴达建立同盟。这样的作法，两个监察官說，最能使彼奥提亚人不致于被迫而接受和雅典所訂立的条約；因为斯巴达宁願和亚哥斯作盟友，就是因此而引起雅典的敌視与和約的决裂，也是在所不惜的；无疑地，彼奥提亚人知道斯巴达是久想在公道而光荣的条件下，和亚哥斯建立友好关系的，因为，照斯巴达的看法，只有这样，才能在伯罗奔尼撒范圍以外更順利地进行战爭。同时，他們要求彼奥提亚人将巴那克敦交給他們，以便将来可以把这个地方来和派娄斯交換，因而使斯巴达在对雅典作战时，更处于有利的地位。

彼奥提亚人和科林斯人带着济那尔和克利奥标拉以及斯巴达别的朋友們对政府的建議回国去了。在中途，他們遇着两个在亚哥斯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而特来相候的人。这两个人建議，彼奥

① 公元前421—420年。

提亚人也应該和科林斯人、伊利斯人及門丁尼亚人一样，与亚哥斯成立同盟关系；如果这一着办到了，他們相信这个同盟团結一致，就能对斯巴达或任何其他国家作战或議和了。彼奥提亚的使节对于这个建議极为喜欢，因为那和斯巴达朋友們所建議的正相符合；两个亚哥斯人知道自己所提出的办法是很受欢迎的；他們将回去时，允許立即派遣代表前往彼奥提亚。彼奥提亚的代表們回国后，就把他們从斯巴达和中途遇見的亚哥斯人那里得来的消息傳达給他們的政府。政府很高兴，把全部計划付諸实施，因为斯巴达和亚哥斯所要求的不謀而合了。不久以后，亚哥斯的代表們到了，他們所提出的建議和上面所說的相同，彼奥提亚政府，除表示贊成外，即将代表們送回，并声言将派遣自己的代表前往亚哥斯去，商訂同盟条約。

同时，彼奥提亚的司令官們、科林斯人、麦加拉人以及色雷斯的代表們决計在他們中間首先互相宣誓，声明必要时彼此互相援助，并且不得单独議和或作战，后来又建議，行动一致的彼奥提亚人和麦加拉人① 应該和亚哥斯联盟。在宣誓之前，彼奥提亚的司令官把这些建議通告了負最高行政責任的四个議事会②；司令官們主張凡愿意和彼奥提亚訂立防守同盟的城市都应該彼此宣誓，但是議事会中的成員不同意这个办法，因为他們担心和曾經叛离斯巴达同盟的科林斯成立盟約，将有不利于斯巴达的嫌疑。这是因为彼奥提亚的司令官們沒有把在斯巴达所发生的变化告訴議事会，沒有将监察官克利奥标拉和济那尔以及他們的其他朋友們贊成他們先和亚哥斯及科林斯成立同盟，然后再与斯巴达联合起来的言詞告訴議事会；他們認为他們虽然沒有尽情告訴議事会，但是議事会应該通过司令官們的决策和提議。整个計划受到了这个挫折，

① 参閱第376頁。

② 无疑地，四个議事会是当作一个机构的。

科林斯人和色雷斯派来的使节沒有完成任务就回去了；彼奥提亚的司令官們原想完成第一个目的以后，再和亚哥斯訂立盟約的．現在他們不想把亚哥斯問題再向議事会提出，也不按照原約派遣代表們往亚哥斯去了。老实說，整个計划因为疏忽和拖延而受到了損害。

那个冬季，奧林修斯人进攻雅典人駐守的麦西柏那鎮[1]，把它攻下来了。

在这些时候，雅典和斯巴达繼續談判交还彼此侵占地方的問題，斯巴达人希望雅典从彼奥提亚人手中收回巴那克敦的同时，他們自己可以收回派娄斯；他們曾派遣使节前往彼奥提亚，商請将巴那克敦和雅典的俘虏移交他們管理，以为将来交換派娄斯的依据。彼奥提亚人的答复是：事情可以照办，但是斯巴达应該仿照它和雅典商定的办法，和彼奥提亚訂立一个单独的盟約。斯巴达人認为这样做，会使斯巴达对雅典犯了不守信約的錯誤，因为它們的盟約中明文規定，沒有其他一方面的参加，任何一方面都不得单独議和或作战的；同时，斯巴达急于想取得巴那克敦，以交換派娄斯，而主張推翻和約的那一部分人又使用压力，慫恿斯巴达和彼奥提亚进行交涉。所以在冬季終結或春季开始的时候，斯巴达和彼奥提亚成立盟約，彼奥提亚人馬上就开始拆除巴那克敦要塞。战爭的第十一年就是这样結束了。

---

① 这是奧林修斯的港口，参閱第368頁。

第四章 战争的第十二年。雅典成为亚哥斯的盟邦

下一年夏季开始的时候，[①]亚哥斯人害怕起来了，他們以为自己是孤立的，全体同盟者都会倒向斯巴达一边去了。彼奥提亚人答应派遣的使节沒有来；他們目睹巴那克敦已經拆毁防御工事，又听說彼奥提亚和斯巴达已經另自訂立盟約了。他們相信斯巴达人已經說服了彼奥提亚人，拆毁巴那克敦要塞而加入和雅典所訂立的盟約，而雅典人对于这一切都是很明了的，所以現在亚哥斯就是对于和雅典訂立盟約这一件事也不敢指望了。过去他們相信，雅典和斯巴达齟齬难合，如果雅典和斯巴达間的条約一旦廢除的話，他們还可以倒向雅典同盟，以为依靠。所以亚哥斯人覚得自己的处境是很狼狽的；截至目前为止，他們不肯和斯巴达續訂盟約，他們想作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領导者，結果，恐怕会弄得自己单独和斯巴达、提基亚、彼奥提亚以及雅典同时作战。他們赶忙选派代表們到斯巴达去，而这一任务落到最可能使斯巴达乐于接待的两个人身上——攸斯特罗法斯和伊逊；以当时的情况而論，他們相信他們最好的方針就是在一切可能争取的条件之下，和斯巴达訂立条約，使自己安心下来。

亚哥斯的代表們到达斯巴达后，和斯巴达人商談訂立盟約的具体条件。一开端，他們就坚持辛那里亚的土地[②]問題应該采用仲裁方式来解决，担任仲裁者或为个人，或为城市。斯巴达人拒絕

---

① 公元前420年3月。

② "这是两国經常爭执的地区，这个地区在两国的边界上，它包括泰里亚和安提尼两个市鎮。这个地区被斯巴达人占据了。"

談判这一点，但是他們告訴亚哥斯的代表們，只要亚哥斯人同意的話，他們很愿意接受旧条約中所規定的条件。最后，亚哥斯代表們設法想使斯巴达人同意下面的办法：目前成立一个五十年和平条約，但是如斯巴达或亚哥斯境內沒有发生战事或瘟疫的話，任何一方可以向对方挑战，以战爭解决双方所爭执的土地問題——因为过去[1]双方都說自己是胜利了——但不准越过亚哥斯或斯巴达的境界进行追击。这个办法，斯巴达人起初認为是愚蠢得可笑的，但是他們想不惜任何代价，以維持两国間的友好关系，所以他們接受了亚哥斯人的建議，把它載入盟約中了。但是在条約发生效力之前，請亚哥斯代表們于回国后，把这个办法交人民审査；如果人民通过了，代表們再到斯巴达来，参加亥阿辛提亚节日，并举行宣誓手續。代表們就这样回去了。

当亚哥斯人正在进行这些談判的时候，斯巴达的代表安得洛密德、腓第馬斯和安提門尼达往彼奥提亚去，原想把巴那克敦和战俘从彼奥提亚手中接收过来，以便交还雅典。但是他們发現彼奥提亚人竟一意孤行地把巴那克敦要塞拆毁了，他們的借口是在久远的过去，为了那个地方他們和雅典人发生过爭执，双方人民曾交換誓詞，規定任何一方都不得在那里建筑房屋，但是双方可以把这个地方作为共同的牧場。至于彼奥提亚人手中的雅典战俘，安德洛密德和他的同僚把他們解回来，交还給雅典人了。他們解交战俘的同时，把巴那克敦要塞被拆毁的事情，也据实告訴了雅典人。他們認为这就等于退还那块土地了，因为任何对雅典有仇恨的人，不能再利用这块地方；但是他們表示这个意見后，雅典人憤怒了。雅典人認为斯巴达人在两件事情上都不守信約：巴那克敦应該完整地交还而不应該拆毁要塞；同时，斯巴达人和彼奥提亚人单独訂

---

[1] 公元前550年；参閱希罗多德，I，中譯本，第208頁。

立同盟条約，而依照以前的条約，[1] 斯巴达应当和雅典联合起来，迫使不愿意加入同盟的各邦接受条約的。雅典人还可以指出斯巴达人未遵守条約的其他許多地方；他們認为他們是被騙了，所以給斯巴达的代表們一个很不客气的答复，然后送他們回国。

現在雅典和斯巴达的关系既然恶化，贊成廢除和約的一派雅典人馬上抬头了。这一派的領袖是克利尼阿斯的儿子亚西比得，年紀是很輕的[2]（即或在希腊任何其他城邦中，也可算是年輕的），但是因为他的家庭受人尊敬，他已經取得了重要的地位。他眞誠地相信雅典最好的办法是和亚哥斯訂立同盟——此外，他認为他的威信受到損害，因而也反对和斯巴达所訂的和約，这也是实情。他不高兴斯巴达通过尼西阿斯和雷歧兹来和雅典訂立条約，因为看他年輕而忽視了他，斯巴达幷沒有給他以应有的尊敬，而这种尊敬是他的家族在过去照料斯巴达人在雅典的利益[3]这一事实上所应当取得的——照料斯巴达人在雅典的利益是他的祖父所放弃的职务，而他是很愿意繼續承担的，他就照顧过島上被俘虏的斯巴达人，这一点就証明他是有这个愿望的。他認为无論从那方面来說，他都沒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所以他一直反对和斯巴达講和，說他們是靠不住的，他們講和的唯一目的就是想消灭亚哥斯，第二步就是把雅典孤立起来，然后向它进攻，現在关系紧張了，他立即派遣一个私人的使节往亚哥斯，要亚哥斯人邀請門丁尼亚人和伊利斯人赶快到雅典来，商議訂立同盟的办法；他說，現在正是訂立同盟的时候了，他会尽力帮助他們的。

这个意見为亚哥斯人所接受了，他們現在知道雅典人沒有参加和彼奥提亚联盟的活动，而实际上是和斯巴达很有恶感的。亚

① 参閱第379頁。
② 約生于公元前450年，当时大約三十岁。
③ 参閱第486頁；普鲁塔克：《亚西比得傳》，XIV。

哥斯人沒有給以前派往斯巴达的代表們以关于商訂条約的指示，他們轉向雅典一边来了，認为战事如果发生，他們在雅典身上找到了一个能持久的盟友，同时，雅典是一个兄弟民主国家，它的海軍力量是很强大的。因此亚哥斯人立即派遣代表，邀請伊利斯和門丁尼亚的代表們，前往雅典，协商同盟办法。

斯巴达的代表团也迅速地前往雅典。代表团是大家公認为和雅典有友好关系的人組織的——菲洛卡利达、利翁和恩狄阿斯——他們的动机是斯巴达人恐怕雅典人在盛怒之下，和亚哥斯联盟；他們也想拿巴那克敦来交換派娄斯，同时还想剖白斯巴达和彼奥提亚联盟的理由，声明那个联盟是沒有对抗雅典的企图的。代表团曾向議事会发言，把上面几点都談到了，并且說明他們有全权商討一切在爭执中的問題，以期达到协定。这个发言使亚西比得担心，如果他們把这些話再向民众会議說出来，他們就会使民众和斯巴达亲善而拒絕和亚哥斯成立同盟了。他采用下面的一个手段打击他們：他向代表团提出了一个保証，如果代表团不向民众会議說他們負有全权处理一切的話，他一定交还派娄斯；他說，他一定使雅典人同意交还派娄斯，因为現在反对交还派娄斯的就是他，并且他可設法使其他的問題都得到解决。他的計划是想离間斯巴达人和尼西阿斯，他想在民众会議中攻击斯巴达人沒有誠意，攻击他們对于同一件事情有两种不同的說法，用这种方法以促成雅典和亚哥斯、伊利斯以及門丁尼亚間的同盟。結果如願以償了。当代表团向民众說話的时候，在回答質問时，果然他們所說的話和对議事会所說的不同，那就是說，他們之来是沒有取得全权的。雅典人对斯巴达代表团不耐煩了，他們回轉头来，听信亚西比得的話，而亚西比得現在攻击斯巴达人比以前更加厉害了。事实上，雅典人准备請亚哥斯人和同来的人們进入会場，和他們訂立同盟了。但是事情还沒有办好，因为发生了地震，民众会議随即散会了。

第二天，民众会議又开会；虽然斯巴达人受了欺骗，虽然因为斯巴达代表团不曾承認他們負有处理一切的全权，尼西阿斯也連带上了当，但是尼西阿斯还是坚持雅典和斯巴达友好，比較好些。他建議把和亚哥斯协商的工作延擱下去，再派人到斯巴达去探明它的意向所在。他說，推延战爭，会增加雅典的威信而使斯巴达的威信受到損害；一切都是对于雅典有利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成績尽量长久地巩固下去；至于斯巴达，它目前处于困难中，战爭的冒險，对于它，眞是神賜的一个意外的机会。他劝雅典人派遣一个代表团，包括他自己在內，去告訴斯巴达人，如果他們眞的願意和平的話，他們应該把完整无缺的巴那克敦交还，把安菲玻里交还，如果彼奥提亚不签署雅典和斯巴达間的和約的話，斯巴达人应該取消他們和彼奥提亚人所訂的同盟条約（那是根据和約上的規定：任何一方面都沒有单独訂立条約的权利）。代表团还要告訴斯巴达人：如果雅典人有違法的意念的話，他們就已經和亚哥斯人訂立盟約了，因为事实上亚哥斯人正是为这个目的而来的。还有关于其他事情的怨言也告訴了尼西阿斯和他的同僚。于是他們就往斯巴达去了。

使节到了斯巴达，将来意說明了，并且最后指出，斯巴达如果不取消它和彼奥提亚人的盟約（在彼奥提亚人不参加整个和平条約的情况下），雅典就会和亚哥斯以及亚哥斯的盟邦訂立盟約了。斯巴达拒絕放弃它和彼奥提亚人的同盟条約——那是受了监察官济那尔的党人以及和他們意見相同的人們的影响。尼西阿斯看見任务沒有达到，恐怕回去受到攻击——事实上，眞的受到了攻击，因为大家都認为他是負責和斯巴达訂立和約的；但是最后，經过他的請求，斯巴达人才将宣誓手續，重新举行一次。

尼西阿斯回来时，雅典人知道沒有从斯巴达方面取得任何收获。雅典人大为憤怒，認为他們受了委屈。当时，亚哥斯人和他們

的盟友还在雅典，通过亚西比得的介紹，他們出席民众会議。条約和同盟关系在下列的条件下商定了：

雅典人、亚哥斯人、門丁尼亚人和伊利斯人为了他們自己和在他們控制下的盟友們的利益，訂立了一个百年有效的条約；同盟者之間，在陆地上和海上不得有彼此欺詐或伤害的情事。

"1. 如果亚哥斯人、伊利斯人、門丁尼亚人和他們的同盟者，无論以任何方式或手段，运用武力伤害雅典人和雅典控制下的同盟者；或雅典人和他們控制下的同盟者，无論以任何方式或手段，运用武力伤害亚哥斯人、伊利斯人、門丁尼亚人和他們的同盟者，这些都是非法的行动。

雅典人、亚哥斯人、門丁尼亚人和伊利斯人在下列的条件下，訂立百年同盟条約：

2. 如有敌人侵入雅典的領土，亚哥斯人、門丁尼亚人和伊利斯人应当根据雅典的請求，按照自己的資源情况，用最有效的方法，給予雅典以援助。当赴援时，如果敌人已将土地破坏后揚长而去，亚哥斯人、門丁尼亚人、伊利斯人和雅典人应当認为那个侵略的城邦和他們处于交战地位，而共同給以懲創。对于那个共同的敌人，同盟国中任何一国不得单独議和，只能通过大家的同意，共同商談和約。

3. 同样地，当亚哥斯、門丁尼亚或伊利斯的領土被侵略的时候，雅典人应該根据这些国家的請求，按照自己的資源情况，用最有效的方法，給予它們以援助。当雅典人赴援时，如果敌人已将土地破坏后揚长而去，雅典人、亚哥斯人、門丁尼亚人和伊利斯人应当認为那个侵略的国家和他們处于交战地位，而共同給以懲創。对于那个共同敌人，同盟国中任何一国不得单独議和；只能通过大家的同意，共同商談和約。

4. 采取敌对行动的軍队不許通过同盟国的土地，或他們控制下的盟邦的土地，也不許在海上航行，除非經同盟国——卽雅典、亚哥斯、門丁尼亚和伊利斯——表决贊成他們通过。

5. 凡派往援助盟邦的軍队，派遣軍队的城邦应供給該軍队于达到目的地后三十天的粮食；撤退时，也应供給軍队回国旅途中的粮食。如果軍务超过三十天，請求援助的城邦应該負担軍队的給养費：每名重装步兵、弓箭手或輕装步兵每天給以三个厄基那的欧布尔，每名騎兵每天給以一个厄基那的德拉克瑪。

6. 請求援助的城邦，当战爭在它自己的境內进行时，应有指揮一切前来增援的軍队的权力。如果各城邦决定了联合远征的計划，指揮权应由各城邦平均分担。

7. 雅典人应当宣誓保証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盟邦履行本条約；同样地，亚哥斯人、門丁尼亚人和伊利斯人也应当一个一个城市地宣誓，遵守本条約。各邦都应当依照它本国內最有拘束力的誓詞宣誓，宣誓时应用已长足膘的牲畜作为牺牲。誓詞如下：'我謹以公正、純洁和誠信的态度，遵守本条約以及条約中的各条款；我决不以任何方式或手段，違背本条約的一切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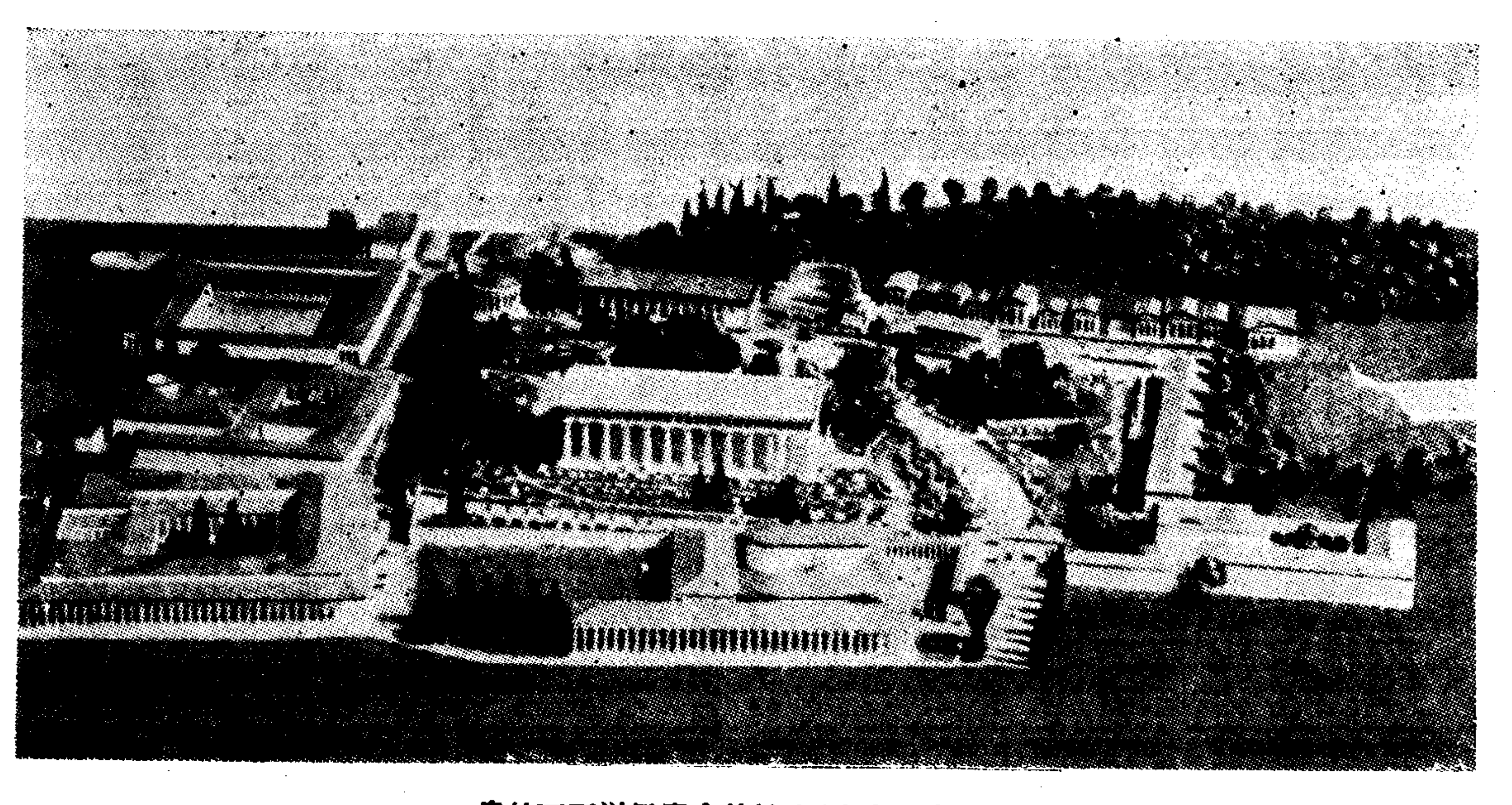
8. 雅典的宣誓应由議事会及城市官长[1]执行，由議事会主席团监誓；亚哥斯的宣誓应由議事会，八十人議会和将軍們执行，由八十人議事会监誓；門丁尼亚的宣誓由十执政官、議事会以及其他行政官員执行，由教主[2]及将軍們监誓；伊利斯的宣誓由十执政官、行政官員长及六百人議事会执行，由十执政官和司法官监誓。

9. 雅典人应于奥林匹亚賽会[3]开幕前三十天往伊利斯、門丁尼

① 其职权只限于雅典城內的官吏。

② 每年选举的宗教官。——譯者

③ 在奥林匹亚庆祝宙斯神的賽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希腊人以此紀年。——譯者



奥林匹亞举行賽会的地方(中央为宙斯神庙)

亚和亚哥斯重新宣誓一次；亚哥斯人、伊利斯人和門丁尼亚人应于大泛雅典娜节日[①]前十天往雅典重新宣誓一次。

10. 条約中各条款、誓詞以及盟約都应刻入石柱上。雅典人应立石柱于卫城上，[②]亚哥斯人应立石柱于阿波罗神庙中的市場上，門丁尼亚人应立石柱于市場上的宙斯神庙中；同盟各邦在卽将举行的奥林匹亚賽会时，共同树立一个銅柱于奥林匹亚。

11. 各城邦如認为上列各条款有增加的必要时，經过协商后，大家同意增加的条文同样地有拘束效力。"

条約和同盟就是这样締結了，但是雅典和斯巴达所訂的条約双方都沒有因此而通知廢除。科林斯虽然是亚哥斯的同盟国，但是它沒有参加新成立的条約，也沒有参加以前伊利斯人、亚哥斯人和門丁尼亚人間所訂的攻守同盟。那时它已經說过，它对于第一个同盟条約已認为滿意了，因为那是一个純粹的防守同盟，締約国有彼此互相援助的責任，而沒有联合起来进攻别人的責任。因此，科林斯采取了一个和它的同盟国不同的独立的态度，現在它开始傾向于斯巴达一边了。

这年夏季，[③]奥林匹亚賽会举行了，阿卡狄亚的安得罗斯提尼人在扑击和拳术上第一次取得了胜利。伊利斯人不許斯巴达人进入神庙，所以他們沒有参加祭祀的典礼，也沒有参加竞賽。原因是他們曾經按照奥林匹亚的法律处罰了斯巴达人，而斯巴达人沒有繳納罰款。在伊利斯人一方面，他們認为斯巴达人不应該在奥林

---

① 泛雅典娜节日是雅典每年于赫卡姆培康月28日（約当現在的九月中旬）举行，以庆祝雅典娜的生日。每四年举行大泛雅典娜节一次。——譯者

② 記載这个条約的正式文書的片断，已于1877年春季被雅典考古研究所在卫城的南坡一块大理石的石板上发現。石刻的原文大体上已为克希荷夫、熊恩和斯塔尔所复原。

③ 第90奥林匹亚紀的第一年，卽公元前420年7月。

匹亚赛会休战时期[1]內,派遣他們的重装步兵开入列普累安,以进攻菲尔卡斯要塞,所以依照定章,每个重装步兵判处了两个米那的罰款,总共罰了二千米那。斯巴达人派遣代表,对于这个处罰提出抗議; 他們說,当他們派出重装步兵的时候,休战文告还沒有在斯巴达宣布出来。伊利斯人回答說,在伊利斯已实行休战(休战首先是向伊利斯人宣布的),因此他們都处在和平状态中,沒有提防别人的进攻,所以斯巴达人的侵略行为使他們措手不及了。斯巴达人答辯:如果那时伊利斯人眞的認为斯巴达是做錯了,他們就沒有在斯巴达宣布休战的必要了;但是他們还是宣布了,可見他們是不認为斯巴达人是犯了錯誤的;并且宣布休战之后,伊利斯的領土就沒有再被攻击了。伊利斯人还坚持他們的論点,无論如何,他們不相信斯巴达人沒有发动侵略行为; 但是如果斯巴达人交还列普累安的話,他們准备不要求罰款中他們自己所应該取得的那一部分,而且准备自己替斯巴达人交出应該貢献給神祇的罰款。

斯巴达人不肯接受这个建議,伊利斯人提出了另一个办法来。斯巴达人如果不願交还列普累安,他們也可以不交还,但是他們既然十分盼望进入宙斯神庙中,他們应該走到祭坛前,当着希腊人大众面前,向神发誓,保証在将来一个时期繳付罰款。

这个建議也被拒絕了,斯巴达人不能进入宙斯神庙中,只好在家里設祭。除开列普累安人之外,其余的希腊人都参加了赛会。伊利斯人对于斯巴达人还是有戒心的,他們恐怕斯巴达人用武力强迫参加祭祀,所以他們派武装的青年实行戒备,以防止非常事变。协助他們的有一千名亚哥斯人,一千名門丁尼亚人,也有一些在哈宾那[2]等待着参加赛会的雅典騎兵。在赛会期間,大家都很恐慌,

① 举行赛会的那一个月是神圣的; 在这个月中,一切战争都要停止。在这个月中率領武装部队侵入伊利斯,是犯瀆神罪的。

② 在阿尔宾拉斯河谷中,奥林匹亚上面約二十斯塔狄亚。

害怕斯巴达人会带着軍队来，尤其是在一个斯巴达人利卡斯(阿塞息雷斯的儿子)被跑馬場的裁判員打了之后。其原因是这样的：利卡斯的双馬車参加竞賽胜利了，但是裁判員宣布胜利者是彼奥提亚人，因为利卡斯无权参加竞賽。当时，利卡斯走入跑馬場，把胜利冠放在御者的头上，表示他是那輛車子的主人。这个事件发生后，大家更加恐慌，总以为事故会发生了。但是斯巴达人沒有什么动作，节日很平安地过去了。

奥林匹亚賽会之后，亚哥斯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前往科林斯，商請科林斯人和他們自己訂立同盟。斯巴达的代表团也到了那里。談判了很久，但是沒有什么結果，因为地震发生，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城邦去了。夏季就完結了。

接着在冬季里，特累启斯的赫拉克里亚人跟伊尼安尼亚人、多罗比亚人、馬利亚人、以及一些帖撒利人发生了战爭。这些都是赫拉克利亚附近的一些部落，和赫拉克利亚有仇隙，因为赫拉克利亚这个要塞特别对于这些部落是一个威胁。自从这个城市建立之后，他們一直反对它，竭力使之受到損害。在这次战役中，他們打敗了赫拉克利亚人，屠杀了不少的人，連斯巴达的司令官济那尔(奈狄斯的儿子)都被杀了。多季完結了，战爭的第十二年也就此完結了。

第五章 在伯罗奔尼撒的战役。斯巴达失掉一个机会

下一个夏季[①] 剛一开始，彼奥提亚人就把战后情况恶劣的赫拉克利亚城攻下来了，把斯巴达人阿基息比达赶走，說他沒有才能

① 公元前419年。

管理这个城鎮。他們接管这个城鎮的原因是恐怕正当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陷于困境时，雅典人会乘机占領赫拉克利亚的。但是彼奥提亚人的这个行动得罪了斯巴达人。

在同一个夏季里，克利尼阿斯的儿子亚西比得(他現在已經是雅典的一个将軍)取得了亚哥斯人和他們的同盟者的援助，开入伯罗奔尼撒，他随带着少数雅典的重装步兵和弓箭手，又在中途吸收了当时同盟者派来的队伍。凭着这支兵力，他进兵通过伯罗奔尼撒，作了各种与同盟事务有关的接洽，并說服了培特利人，要他們把城牆扩大，直达海边。他自己想在亚加亚的賴昂姆①附近建筑一个要塞，但是科林斯和西息温以及那些恐怕亚西比得的計划成功而自身受到損害的其他地方都开来軍队，阻止了他实行計划。

在同一个夏季里，挨彼道魯斯和亚哥斯間发生了战爭。战事的借口是挨彼道魯斯人沒有为他們的牧場送祭品給彼提亚的阿波罗神，而亚哥斯人是这个神庙②的主要負責人。但是除开这些控訴的原因外，实际的原因是亚西比得想控制挨彼道魯斯，一方面可以使科林斯人不敢妄动，另一方面可以使雅典人能够从厄基那調运援兵到亚哥斯去时，比环繞西里昂③航行的路程要短些。亚哥斯人准备单独侵入挨彼道魯斯，以强迫它繳納祭品費用。

差不多同时，斯巴达的全軍，在他們的国王阿基斯(阿基达馬斯的儿子)指揮之下，开往他們边界上的留克特拉，那是位于来西安山峰对面的一个地方。沒有人知道这支远征軍的目的，連那些

---

① 科林斯灣口上一个低的地角；海峽的对岸是莫利克里昂的賴昂姆。这个要塞使雅典人能够完全控制科林斯灣。

② 这里所說的彼提亚的阿波罗神庙，可能就是亚哥斯毁灭阿細恩市鎮时，所留下来的唯一建筑物。

③ 赫迈俄尼和托洛溱間的一个地角。从厄基那到邻近的挨彼道魯斯海岸，然后从那里到亚哥斯去，这是捷徑；如果挨彼道魯斯是敌国或中立国的話，必须运載援兵，环繞西里昂至瑙比里亚灣，然后从那里由陆地上往亚哥斯去。

派遣军队参加作战的盟邦也不知道。但是越过国界时的祭祀[1]表示不吉利,斯巴达人自己回国了,通知他们的同盟者,过了下个月后,再准备进兵;因为下个月是卡尼阿斯月[2],多利亚人认为这个月是一个神圣的时节。

斯巴达人撤退后,亚哥斯人就在卡尼阿斯月开始的前四天进兵。在他们前去侵略和掳掠挨彼道鲁斯的整个远征期内,他们把每天都叫做卡尼阿斯月的前一个月的27日。[3]挨彼道鲁斯人向同盟者求援,同盟者有些借口神圣月份,不肯赴援;有些把军队开往边境上,就停止不前了。

当亚哥斯人侵入挨彼道鲁斯的时候,由于雅典的邀请,各城邦的代表都集合在门丁尼亚。在商谈中,科林斯人幼发密达说,他们现在的言行是不一致的;当他们坐而谈判和议的时候,挨彼道鲁斯人及其同盟军已经和亚哥斯人在战场上以武力相周旋了;因此,各国的代表们应该先去劝解双方的军队,然后再谈和议。这个建议被接受了,通过代表们的斡旋,亚哥斯人从挨彼道鲁斯撤退了。后来代表们又集合起来,但是对于商定协议,他们和上次会议一样,意见不能一致。于是亚哥斯人又侵入挨彼道鲁斯,掠劫那个地区。斯巴达人把军队开到卡利伊,但是这次在边境上的祭祀又有不利于行军的朕兆,他们又撤退了。亚哥斯人把挨彼道鲁斯的土地破坏了三分之一,然后撤退。亚西比得率领一千名雅典重装步兵来支援亚哥斯人,但是因为斯巴达的远征军已经撤退,亚西比得知道无用兵的必要,也把军队开回去了。这个夏季就此结束。

下一个冬季里,斯巴达人避开了雅典的封锁线,将阿基息比达

① 斯巴达军队出国境时对宙斯神的祭祀。

② 相当于雅典历的麦塔裔特尼昂月。(麦塔裔特尼昂月为雅典历第二月,即现在的八月下半月到九月的上半月。——译者)

③ 他们在挨彼道鲁斯境内的时期,称每天为27号,直到他们的工作完毕时为止。可能亚哥斯人也和其他多利亚人一样,卡尼阿斯月一开始,马上就要休战的。

指揮下的三百名駐防軍由海道运往挨彼道魯斯。亚哥斯人派人往雅典，他們埋怨雅典人不該違背条約上不得允許敌人通过任何同盟者的土地的規定，①竟讓斯巴达人由海道通过他們的領土②。亚哥斯人認为自己受了委屈，除非雅典人立即調派一支美塞尼亚人和希洛人的軍队往派娄斯，以騷扰斯巴达人。亚西比得說服了雅典人，在拉哥尼亚石柱上主要銘詞的下面，加刻"斯巴达人不遵守誓約"等字样，并派遣駐在克朗尼的希洛人③前往派娄斯，以掠劫那个地方。除此之外，也沒有别的軍事行动了。

在这个冬季里，亚哥斯人和挨彼道魯斯人間仍繼續进行战爭。沒有正式的陣地战，只有埋伏战和襲击战，双方都有死伤。到了冬尽春初的时候，亚哥斯人带了爬城的战斗工具前往挨彼道魯斯；他們以为在战爭中，挨彼道魯斯人会不注意防守城池，因而可以用武力攻陷它；但是他們沒有成功而退回了。冬季和战爭的第十三年就此完結了。

在下一个夏季，④斯巴达人看見自己的同盟者挨彼道魯斯遭遇困难，伯罗奔尼撒同盟各国有叛变的，有反对斯巴达的；斯巴达人知道，如果自己还不采取积极行动的話，騷动会繼續扩大。他們动員全部軍队（連希洛人在內），来和亚哥斯对抗。斯巴达国王阿基斯（阿基达馬斯的儿子）担負指揮的責任；提基亚人以及阿卡狄亚其他斯巴达的同盟者都来会师。还有伯罗奔尼撒其他各地和伯罗奔尼撒以外的同盟軍都集合在夫利阿斯。彼奥提亚开来了五千名重装步兵，五千名輕装步兵和五百名騎兵，每个騎兵带着他的一个步兵⑤。科林斯开来了二千名重装步兵。其他各地各派有它們

① 参閱第389頁。
② 卽經过厄基那，現在是雅典人的領土。
③ 参閱第380頁。
④ 公元前418年。
⑤ 卽輕装的人，每个騎兵有一个輕装步兵，跟在馬旁边跑，或騎馬跟在后面。

的分遣队，而作为战爭基地的夫利亚西阿斯則把全部軍队加入战斗。

亚哥斯人自始就知道斯巴达人在准备作战。他們等到斯巴达人把軍队向夫利阿斯移动，以会合別的同盟軍的时候，他們也开拔了。門丁尼亚人和他們的同盟者支援亚哥斯人，伊利斯人也撥发了三千名重裝步兵来支援他們。当向前开拔时，他們在阿卡狄亚的麦提德里昂地方和斯巴达人遭遇了。双方都在山上立下了营壘；亚哥斯人发見斯巴达人和其余的同盟者分开了，就准备作战。不料阿基斯在半夜人家都不提防的时候，把营壘拆去，开入夫利阿斯，和其他的同盟軍会合了。拂曉时，亚哥斯人发見了情况，首先开到亚哥斯，随后又开到往尼米亚的大道上，那就是他們預料斯巴达人从山上下来的必經之路；但是这个判断錯誤了，阿基斯沒有走那条路。他命令斯巴达人、阿卡狄亚人和挨彼道魯斯人整軍出发，另走一条崎嶇难行的道路，直向亚哥斯平原进发。科林斯人、培林尼人和夫利亚西亚人走另一条崎嶇的道路。彼奥提亚人、麦加拉人和西息溫人則奉命取道于亚哥斯人所駐扎的尼米亚道路前进；如果亚哥斯人走向平原以攻击阿基斯和他的部队，他們可用騎兵从后面进攻亚哥斯人。把計划部署好了，阿基斯向平原进发，并蹂躪了薩門修斯和其他地方。

亚哥斯人知道了这种情况，就离开尼米亚，向前迎击阿基斯。那是白天了。在中途，他們和夫利亚西亚人及科林斯人接触了，击毙了少数夫利亚西亚人，自己的人們在和科林斯人交战时，損失的数目比較大一点。那时，彼奥提亚人、麦加拉人和西息溫人遵照命令，直向尼米亚进发。他們发見亚哥斯人沒有保持原来控制的据点，而走下平原了；到了那里，亚哥斯人看見自己的財产遭到毁灭，正在列成陣势准备战爭，而斯巴达人也列成陣势，准备迎战。实际上，亚哥斯人已經四面被包圍了。在平原上，他們和他們的城市

的联络已經被斯巴达人以及和他們在一起的軍队所截断了；在上面的山地，有科林斯人、夫利亚西亚人和培林尼人；在尼米亚的一方面，有彼奥提亚人、西息溫人和麦加拉人。亚哥斯人沒有騎兵，因为在同盟軍中間只有雅典人①还沒有开到。

大部分亚哥斯人和他們的同盟軍不曉得自己处境的危險，还以为作战的情势对于自己是很有利的，以为斯巴达人在他們自己的国內，在他們城市的附近，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但是亚哥斯人中間也有两个人——一个是色雷西拉斯，五位将軍之一；另一个是斯巴达利益的代理人阿尔西夫倫——他們的想法和一般人不同。在双方的軍队将要接触的时候，这两个人跑出来，和阿基斯会談。他們力劝他不要卽时作战，說亚哥斯人准备把斯巴达人所認为不平的事件提交公正而持平的仲裁人，并且願意訂立条約，以后在和平中过日子。他們所說的这些話都是他們自己作主的，并沒有取得軍队中大众的同意。阿基斯也由自己个人的决定，而接受了这个建議，他对大多数的人連这个問題都沒有談过。在同事的高級軍官中間，他只对一个人私談到这件事，他作了休战四个月的决定；在休战期間，他盼望亚哥斯人履行他們的諾言。他立卽把軍队撤退，也沒有向任何同盟軍說明原因。

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者都服从阿基斯的領导，因为依照法律上的規定，他們不得不如此；但是在他們自己中間，大家都是很指摘阿基斯的，大家都認为交战的机会再好也沒有了，敌人在各方面都被步兵和騎兵包圍，現在自己的威力沒有施展一点而不战自退了。眞的，这次所集合的是最好的希腊軍队；当他們集合在尼米亚的时候，軍容是最壮的。斯巴达人的全軍都排列出来了——阿卡狄亚人、彼奥提亚人、科林斯人、西息溫人、培林尼人、夫利亚

① 亚哥斯人倚靠雅典人的騎兵。雅典騎兵会到的，在第399頁說到了。

西亚人和麦加拉人的队伍都是精銳的；这样的軍队不仅可以应付亚哥斯同盟，就是再加上一个这样的同盟，也是对付得了的。但是全軍撤退了，大家都归咎于阿基斯一人，会师的各队伍都各自回国了。

在亚哥斯人一方面，对于不征求人民意見而貿然休战的办法，更加受到指摘。他們也覚得他們的机会是从来所沒有的，不应該讓斯巴达人逃走；因为如果作战的話，战事会发生在他們自己的城下，他們有很多勇敢的同盟軍共同作战。在回去的途中，他們在查拉德拉斯河道[1]中（那是他們在入城之前，审訊战役中所发生的各項軍事案件的地方）用石头投击色雷西拉斯；他躲在祭坛之側，才保住了性命，但他的财产都被沒收了。

后来雷岐兹和尼科斯特拉图率领援兵——一千名重装步兵，三百名騎兵——从雅典开到了。但是亚哥斯人还不肯破坏和斯巴达人所訂的休战协定，他們要求雅典人回去；雅典人要求在人民会議中說話，也被亚哥斯人拒絕了。当时門丁尼亚人和伊利斯人还在亚哥斯，他們支持雅典人的要求；最后，亚哥斯人讓步了。充任使节的亚西比得代表雅典人在亚哥斯人和他們的同盟者面前說了話。他說，沒有取得其他同盟者的同意，条約是不能合法地成立的，雅典人在很有利的时候赶到了，应該繼續战争。同盟軍被这一套話說服了，立刻进攻阿卡狄亚的奥科美那斯，大家都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只有亚哥斯人，虽然对大家的动作同意了，起初还是掉在后面，趦趄不前的，后来才加入了远征軍。

同盟軍的全部軍队集合在奥科美那斯城下，将那个地方包圍起来，进行攻击。他們要攻取奥科美那斯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因为那个城市里有阿卡狄亚的人質，那是斯巴达人送去的。奥科美

① 靠近东北部的城牆下。

那斯人感于自己的要塞不坚固，敌軍强大，目前又沒有援兵前来，他們恐怕等不及援軍开到，地方就会糜烂，所以他們投降了；投降的条件是加入同盟，将自己的人質送給門丁尼亚人，并将斯巴达人留存在他們那里的人質交出来。

攻下奥科美那斯后，同盟軍商討下一个进攻的目标。伊利斯人主張进攻列普累安，門丁尼亚人主張进攻提基亚；亚哥斯人和雅典人贊成第二个計划。伊利斯人不满意大家沒有采納他們进攻列普累安的主張，徑自回去了。其余的同盟軍在門丁尼亚准备进攻提基亚，提基亚城內一部分人打算投降。

第六章　斯巴达人在門丁尼亞的胜利及其后果。战爭的第十四年和第十五年

斯巴达人在簽訂了四个月的休战协議之后，从亚哥斯撤退了；他們痛恨阿基斯，以为他沒有征服亚哥斯，失去了他們認为从来未曾有过的好机会；因为集合人数这样多、战斗力量这样强的同盟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41] 当奥科美那斯被攻陷的消息傳到以后，他們更加憤怒了，他們不象平常那样的鎮靜，这次被情感冲动了，打算把阿基斯的房屋拆毁，并处以一万德拉克瑪的罰款。阿基斯請求他們莫处罰他，自己願意在下一次作战的时候，临陣英勇，以贖前愆；万一无功可录，那时任凭国人处罰，决无异言。斯巴达人毕竟沒有科他以罰款，也沒有拆毁他的房屋，但是当时大家制定了一个过去所沒有的法律，規定推选十名軍官阶級的斯巴达人作他的軍事顧問，① 阿基斯沒有得到这些軍事顧問的同意而率領軍队离开斯巴达城，是非法的。

① 参閱第163，231，590頁中所載类似的手續。

那时，提基亚方面的朋友們[1]傳来了消息，他們說，如果援兵不迅速开到，他們会倒向亚哥斯和它的同盟者那一边去了；事实上，他們已經准备这样作了。斯巴达人最后把公民和希洛人的全部軍力都集合起来，赶快赴援，这一次所集合的軍队在数量上比以前任何一次的都要多些。他們向米那利亚地方的奥勒斯提昂进发，同时命令同盟者阿卡狄亚人也跟着向提基亚开拔。斯巴达人全軍达到了奥勒斯提昂，分出六分之一的兵力（都是年紀最大或最小的軍人）回駐本国，防守家乡。其余的軍队开到了提基亚；不久，同盟者阿卡狄亚的部队也来会师了。斯巴达人也派人通知科林斯人、彼奥提亚人、佛西斯人、罗克里斯人，要他們赶快把軍队开向門丁尼亚来。这是一个时間迫促的通知，同时这些同盟軍要将軍队横过敌人所占領的地区，卽自己和門丁尼亚中間的境地，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除非彼此等候，使会师的力量都結合在一起；但是他們还是尽力所及地赶快进行。

那时，斯巴达人会合在那里的阿卡狄亚同盟軍，侵入門丁尼亚的領土，将軍队駐扎在赫丘利神庙附近，开始破坏那个地方。亚哥斯人和他們的同盟者看見了，占領一个坚强的陣地，使敌人不容易逼近；同时更部署陣地，准备作战。斯巴达人立卽向他們进攻，两軍相隔只有石头或标枪可以擲到的距离。在这种情势下，一个年事較高的兵士看見他們准备进攻，向阿基斯高声呼叫，說阿基斯在做一件坏事矯正另一件坏事了；他的意思說，阿基斯因为把軍队从亚哥斯撤退而受人責难，[2]为了改正这个錯誤，現在他又在不适当的时候冒險进攻了。也許是受了这个老兵高呼的影响，也許是自己临时改变了主意，阿基斯在两軍正要交战的时候，把自己的軍队向后轉动了。他进入提基亚的領土内，开始将河流改道，使之灌入

① 他們是反对第400頁所說的那个党派的。

② 参閱第398，400頁。

門丁尼亚的領土內，那条河水本是提基亚人和門丁尼亚人經常战爭的根源，因为河水所流入的地方会造成很大的灾害；阿基斯的計划是：当敌人看見河水流入自己的領土时，会下山来制止的，那么，他就可以和敌人在平原上作战了。所以那一天，他停留在那里，专門从事改变河道的事。

亚哥斯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对于敌人在逼近他們的时候忽然把軍队撤退，表示惊訝。起初，他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繼續退却下去，敌人的踪迹都不見了，而他們自己还是不动，沒有追击；于是他們开始責难他們的将軍們：上一次敌人在亚哥斯城下受了包圍，这些将軍們讓他們逃跑了；現在这些斯巴达人又从容不迫地退却了，沒有人追击，而亚哥斯人是被出卖了。亚哥斯的将軍們起初莫名其妙，后来把軍队从山上开入平原，搭成野营，有意向敌軍进攻。

第二天，亚哥斯人和他們的同盟軍将队伍排成行列，准备在和敌人接触的时候，开始作战；斯巴达人在改变水道之后，走入从前在赫丘利神庙附近所搭成的营垒中，发見敌人到了自己的面前，都是从山上下来的，并且已經排成了作战的行列。斯巴达人从来沒有受过这样的惊慌。他們只有很少的时間去作准备工作，所以每个人都以极快的速度进入陣地，他們的国王阿基斯依照法律上的規定，发布必要的命令。[1] 賽克里替斯人[2] 在左翼，他們在斯巴达軍队里常有特权，单独成为一軍，居于左翼的。左翼旁边就是曾由伯拉西达指揮而从色雷斯开回的軍队，以及因为作战时表現特别

① “国王指揮軍队的时候，一切命令都是亲自发布的。他向司令官們下命令，司令官們傳达給团长們，团长們傳达給連长們，連长們傳达給排长們。在火綫上发布命令也是这样的，傳递迅速而有效，因为除了一小部分部队外，斯巴达的全部軍队中的軍官們大概是分层隶屬的，所以傳达命令的責任是由很多人負担的。”

（斯巴达的司令官，据色諾芬：《斯巴达政制》 XI. lv. 的記載，是六个师的司令官。——譯者）

② 是向提基亚領土一带傾斜的崎嶇山地的居民。

好而取得了自由的希洛人等；再过去，就是一团一团的斯巴达人。再过去，就是从赫里亚开来的阿卡狄亚人；再下去，就是米那利亚人。右翼是提基亚人，殿后的也有少数斯巴达人。騎兵則分布在两翼。

斯巴达人作战的計划就是这样的。在亚哥斯这一方面，右翼是門丁尼亚人，因为战爭是发生在他們的国内；靠近他們的是阿卡狄亚的同盟軍；再下去，就是一千名精銳的亚哥斯部队，他們都是由国家发給經費，受了长期訓練的队伍；再下去，就是其余的亚哥斯人；再下去，就是亚哥斯的同盟軍，卽克里奥尼人和奥尼伊人；排列在最左的是雅典人和他們的騎兵。[1]

各軍队将要交战了，双方的将軍們都向所屬的士兵們作了鼓励士气的訓話。門丁尼亚的将軍对門丁尼亚人說，他們是为祖国而战；这次战爭是获得权力或降为奴隶的关鍵，那就是說，不是保持他們已經获得了的权力，就是依然回复到从前被奴役地位的問題。亚哥斯的将軍对亚哥斯人說，他們是为了恢复他們过去的霸权[2]而战，为了在伯罗奔尼撒保持从前已經取得了的平等地位[3]，使之永不失墜而战，同时也是为了报复敌人以及邻邦对他們所作的許多暴行而战。雅典的将軍对雅典人說，如果他們和許多勇敢的同盟軍并肩作战，而表現他們并不弱于那一个的話，他們会贏得他們

① “上面是两軍的行列及其組成的情况。斯巴达軍队的数目似乎要大一点，但是两方面的每支軍队以及下面各单位的实际数目，我不能精确地說出，因为斯巴达人一切都保守秘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人数；估計的数目也是不可靠的，因为人的天性总是夸大自己軍队的强大。根据下面的計算方法，可以对于这次作战的斯巴达人数得到一个大概的数目。除开六百名賽克里替斯人之外，在这次战役中，共有七团兵士，每团有四連，每連有四排。每連前列是四名兵士；至于縱深的人数，各連并不一致，其深度由团长决定。大約算起来，縱队每层是八个人。全綫的第一行列，除开賽克里替斯人不算外，共有兵士四百四十八名。”（全軍总数是四千一百八十四人，卽 $7\times4\times4\times4\times8+600=4,184$ 人。——譯者）

② 在阿伽美濃統治时代。

③ 在波斯战爭以前。

的光荣，在伯罗奔尼撒打败了斯巴达人，会使他們自己的力量更加强大，更加巩固，会使别人永远不敢对雅典的領土进行侵略。这就是亚哥斯人和他們的同盟軍所受到的鼓励。在斯巴达人一方面，彼此鼓励的言辞，傳到了每一个士兵，他們一路唱战歌，要他們作战的伙伴們秉着英勇的气概，記住他們所知道得很清楚的事迹，曉得长久作战的紀律訓練比起仓卒的演說来，是一个更有效的保証，不管那些临时的演詞說得如何巧妙。

演說之后，两軍交战了；亚哥斯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很猛烈地进攻，而斯巴达人却在軍笛节奏悠揚的声調中从容前进。他們这种习慣与宗教沒有关系；这不过使他們的步伐整齐，不致于打乱他們的行列，因为在大軍交战的时候是常常把队伍冲乱了的。

当他們正在相对进軍的时候，国王阿基斯决定下面一个調整队伍的办法：凡是軍队走入战場时，右翼总是伸展得特别长的，每一方面都把自己的右翼和敌人的左翼重叠起来。这是因为恐惧的心理，每个人尽力把身体沒有武装掩护的一边，在他的右側的兵士的盾牌下面取得遮护，以为彼此的盾牌靠得越近，保护得越好些。这个毛病的产生，最初是由于前列最右的一个人，他把自己沒有盾牌掩护的一边尽力避开敌人；他的这种恐惧心影响了其余的战士，他們也就向他效法。在这一次也是一样，門丁尼亚人一翼的陣綫远远地超过了賽克里替斯人；而斯巴达人和提基亚人更远远地超过了雅典人，因为他們的队伍本来就大些。亚基斯恐怕自己的左翼会被包圍，他覚得門丁尼亚人包圍自己左翼的程度太大了。他命令賽克里替斯人和从前曾受伯拉西达指揮的軍队移往左翼，使队形和門丁尼亚人平衡起来。他要司令官希波諾伊达和亚里斯多克利調取右翼的两团士兵把移动队伍后所留下的缺口塡补起来。他認为这个移动会加强和門丁尼亚人对峙的那一陣綫，而他的右翼在人数方面也还是占优势的。但是命令下得很匆迫，軍队又正在行

动中，亚里斯多克利和希波諾伊达不肯把軍队移往命令所指示的地方去。[①] 阿基斯发現这两团兵士沒有塡入防綫，又命令賽克里替斯人归还原有的陣地。但是在賽克里替斯人来不及塡补那个缺口的时候，敌人攻进来了。当然，就战略而論，斯巴达人在各方面都是糟透了的；但是現在他們表現了无与匹敌的勇敢。战斗一开始的时候，門丁尼亚人的右翼突破了賽克里替斯人和曾受伯拉西达指揮的軍队。門丁尼亚人带着他們的同盟軍和一千名亚哥斯的精銳軍队攻入了斯巴达战綫上未經塡补的缺口。在那里，他們包圍了斯巴达人，杀死不少的士兵，把敌人驅逐到輜重車輛所集合的地方，把年事較大而防守車輛的士兵杀掉了一些。在这一部分战場上，斯巴达人是战敗了。但是斯巴达人利用其余的軍队，尤其是国王阿基斯亲自指揮的那三百名"武士"[②] 作战的中軍进攻年事較大的亚哥斯人(卽所謂"五連"的)，进攻克里奥尼人、奥尼伊人和排列在他們旁边的雅典人，馬上把那些队伍都打垮了；事实上，斯巴达人一进攻，那些軍队沒有堅持陣地，馬上就退却，有一些急于逃跑，怕被敌人追及，因而自相踐踏而死。

因为这个时候，亚哥斯人和他們的同盟軍都已敗退，他們和他們的两翼失去了联絡，同时在右翼的斯巴达人和提基亚人采取包圍的方式向雅典人縱横进击。雅典人发現自己在各方面都受到威胁：在一边，被包圍了；在另一边已經战敗了。眞的，如果不是有騎兵支援的話，他們的失敗会比全軍的其他任何部队还更要厉害些。当阿基斯发現自己的左翼(就是和門丁尼亚人以及一千名亚哥斯人对壘的那一边)发生困难的时候，他命令全軍去援救受了挫折的那一部分軍队。当軍队正在移动中，他們都掠过了雅典軍和已經击敗了的亚哥斯人，使这些軍队有充分的时間，从容逃走。同时，

① "因为这件事情，后来他們两人都被处以畏葸之罪，而被逐出斯巴达。"

② 选自斯巴达的优秀青年，作国王的卫队的；他們步行或騎馬隨着国王跑。

門丁尼亚人和他們的同盟軍以及亚哥斯的精銳部队都沒有繼續向前压迫敌軍。他們覺得自己方面的軍队已經战敗了，而斯巴达人又正在向他們进攻，于是他們就开始逃跑了。許多門丁尼亚人被杀，但是亚哥斯的精銳部队都安全退却了。他們在敗逃及撤退时，都沒有受到敌軍的严重和长久的追击。斯巴达人能持久作战，能在战場上坚守陣地，直到他們打垮敌人时为止；但是目的达到以后，他們并不穷追敌人，也不长久地追击敌人。

战事的进行是和我所描述的差不多的。这的确是好久以来，在希腊各邦中发生的第一次大战役，参加作战的都是希腊最有名的城邦。斯巴达人在被杀死的敌人前面，选擇了一个地方，馬上树立了一个胜利紀念碑，剝掉了陣亡敌人的衣服。至于自己方面的死者，他們运回提基亚，把他們埋葬了。敌方的死者，他們在休战以后，交还敌方。亚哥斯人、奥尼伊人和克里奥尼人的死亡人数是七百名，門丁尼亚人的死亡人数是二百名，雅典人和厄基那人① 的死亡人数是二百名，包括他們的将軍們在內。在斯巴达人方面，盟軍的損失很小不值得記載；关于斯巴达人自己的損失，很难得到眞确的数字，但是据他們自己說，他們死了三百人。

当大家知道将有战事的时候，另一个国王普雷斯托安那克斯带着年事最高和最輕的部队② 来增援了。他到了提基亚，听到胜利的消息就回去了。斯巴达人也曾派遣使者去告訴那些从科林斯和地峽以外地区③ 来增援的軍队回去。于是斯巴达人自己也回国了，同时遣散同盟軍，因为那时候，卡尼亚节日④ 到了，⑤ 大家要都

① 雅典在厄基那的移民；参閱第 124 頁。

② 参閱第 401 頁。

③ 参閱第 401 頁。

④ 約在現行曆的八月底，卽奥林匹亚賽会結束之后举行，以庆祝阿波罗神，賽会期共九天。——譯者

⑤ 公元前 418 年 8 月。

参加庆祝典礼。过去斯巴达人受到希腊人的責难，因为在斯法克特利亚島上遭到灾难，就說他們是懦弱无能，有时候，說他們决心不够；这些責难，現在都因为这一战役而一齐洗掉了。現在大家都認为他們虽然有时受到挫折，但是斯巴达人还是斯巴达人，和以前的斯巴达人还是一样的。

在这次作战的前一天，挨彼道魯斯人知道亚哥斯的主力軍調出去了，留在后方防守的軍力不够，国內空虛，于是以全力进攻亚哥斯的領土，把留在后方的防守兵杀掉了很多。

当战役結束之后，伊利斯派遣来的三千名重装步兵和雅典增援的一千名兵士都到了，他們是来支援門丁尼亚人的。这些部队立即向挨彼道魯斯进軍，那时斯巴达人正在庆祝卡尼亚节日。这些进攻的部队大家分配工作，开始在挨彼道魯斯的周圍建筑一道城垣。其他同盟軍都放弃了这項工作，但是分給雅典人的工作很快地就完成了，那就是环繞赫里昂地角的要塞。所有的同盟軍都留了防守該处的分队，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城邦去了。这个夏季就此結束了。

在下一个冬季开始的时候，卡尼亚节日过去了，斯巴达人整軍出发，到了提基亚，派人向亚哥斯提出調解的办法。早在这时以前，亚哥斯就有一个亲斯巴达的党派，他們想顚复亚哥斯的民主政体；現在战事結束，这个党派更有力量劝导人民接受斯巴达人的建議。他們想首先和斯巴达人媾和，然后进而成立同盟，最后就向民主党人进攻。从斯巴达来的人就是阿塞息雷斯的儿子利卡斯，他本是亚哥斯人在斯巴达利益的代理人。他带来了两个建議：一个是在战时用的，如果他們还想継續作战的話；一个是和平的办法，如果他們願意和平的話。正碰着亚西比得也在亚哥斯，談判了很久；但是亲斯巴达的党派可以更公开地提出他們的主張来，他們說服了亚哥斯人接受和平的办法，其条件如下：

"斯巴达民众会議准备和亚哥斯人訂立协定，其条件如下：

1. 亚哥斯人应将奥科美那斯人的子女交还奥科美那斯人，[①] 将米那利亚的成年男子交还米那利亚人，[②] 将他們拘留在門丁尼亚的斯巴达人交还斯巴达人。[③]
2. 亚哥斯人应从挨彼道魯斯撤退，幷拆毁所建筑的要塞。如果雅典人不願意离开挨彼道魯斯，雅典将变为亚哥斯人和斯巴达人的共同敌人，也变为斯巴达的同盟者和亚哥斯的同盟者的敌人。
3. 如果斯巴达人拘留了别的城邦的儿童，他們应当分别交还各有关的城邦。
4. 关于神[④] 的祭祀，如果亚哥斯人願意的話，可以責成挨彼道魯斯人对神宣誓；如果不願意的話，他們自己应該立誓。
5. 在伯罗奔尼撒范圍內的城邦，无論大小，都应該按照它們本国的風俗习慣，保持独立自主的权力。
6. 如果伯罗奔尼撒以外的国家以敌視的态度侵略伯罗奔尼撒的領土，参加本协定的国家应該根据共同协商，在認为对伯罗奔尼撒人最公允的条件下，团結一致，共御外侮。
7. 伯罗奔尼撒以外的斯巴达同盟者，以和斯巴达同等的条件加入本条約；亚哥斯的同盟者以和亚哥斯同等的条件加入本条約；各国都保持它們原有的領土。
8. 本条約应交各同盟国的代表們，征取他們的同意。如果各同盟国的代表們同意的話，他們应将本条約交与自己的政府討論。"

① 参閱第400頁。
② 参閱第400頁，虽然在那里沒有明白說出米那利亚人来。
③ 参閱第400頁。
④ 即彼提亚的阿波罗神；参閱第394頁。

亚哥斯人首先接受了这个建議，于是斯巴达軍队从提基亚撤回本国去了。这两个国家現在有了正常的往来。不久以后，这个党派又和从前一样，劝导亚哥斯人取消和門丁尼亚、伊利斯以及雅典所訂的同盟条約而和斯巴达訂立和平与同盟的条約。盟約的条款如下：

“斯巴达人和亚哥斯人同意訂立五十年和平及同盟条約，其条款如下：

1. 一切爭执都应由公正无私的仲裁者按照各国的風俗习慣，加以解决。
2. 伯罗奔尼撒其他各邦对其領土有完全的主权，以独立自由国家的資格参加本条約和同盟；如有爭执，应由公正无私的仲裁者，按照各国的風俗习慣，加以解决。
3. 伯罗奔尼撒以外的斯巴达同盟者包括在本条約之內，其条件和斯巴达所接受的条件完全相同；亚哥斯的同盟者也包括在本条約之內，其条件和亚哥斯所接受的条件完全相同；屬于他們的一切領土都完全为他們所有。
4. 如果对于任何方面，有組織联合远征軍的必要时，斯巴达人和亚哥斯人必須共同商量，采用对于各同盟者最公允的方式解决問題。
5. 无論伯罗奔尼撒以內或以外的任何城邦发生了关于边界或其他問題的爭执时，这項爭执应設法解决；但是同盟者中間，如果一个城邦和其他城邦发生爭执时，其爭执应提交另一个双方都認为公正的城邦調解之。
6. 私人的爭执应按照各有关国家的法律处理之。”

这个同盟条約就此生效了，双方都将战爭中取得或用别的方式取得的一切，交还对方。两国現在采取一致的政策，并且通过一

个法令，不接待雅典派来的傳令官或代表，除非雅典人放弃伯罗奔尼撒境內的各設防据点而撤回本国；除开联合行动外，也不和任何国家議和或作战。两国积极推行了这个政策。它們两国都派了使节往色雷斯，并且和柏第卡斯接头，劝他和它們宣誓，加入它們的同盟。虽然他沒有立即和雅典决裂，但是他心里是很想这样做的，因为他看見这是亚哥斯所做的事，而他自己的祖先是从亚哥斯来的。[①] 它們也和卡尔西斯人重新宣讀了以前的誓詞，也作了新的誓詞。

除此以外，亚哥斯人派遣使节到了雅典，請雅典人撤出挨彼道魯斯的城垣[②]。雅典人看見其他国家的駐防軍数目超过了雅典駐防軍的数目，他們派遣德謨斯提尼办理撤防工作。他到了工作地点，在城外組織了一个运动会，作为掩护，等到别的防軍出了城，他馬上把城門关閉起来。随后雅典人和挨彼道魯斯人續訂了条約，然后自己把要塞交給挨彼道魯斯。

亚哥斯退出同盟以后，門丁尼亚人虽然采取了独立的主張，后来发現自己的力量不能离开亚哥斯而单独行动，最后他們也和斯巴达人成立协定，把各城市的控制权[③] 放弃了。

斯巴达人和亚哥斯人組織了一支联合远征軍，各方派遣了一千名軍士参加队伍。斯巴达軍队首先单独开到西息溫，依照貴族政治的方式将西息溫政府改組；后来两軍联合起来，把亚哥斯的民主政治取消而組織了一个对于斯巴达有利的貴族政府。这事是在冬季完結和春季剛开始的时候发生的。战爭的第十四年于是結束了。

下一个夏季，[④] 亚陀斯的第安人[⑤] 背叛雅典而加入了卡尔息

① 参閱第 179 頁。

② 参閱第 408 頁。

③ 即控制帕累西亚人以及阿卡狄亚其他族人的权力；参閱第 374、378、400 頁。

④ 公元前 417 年。

⑤ 参閱第 379 頁。

狄斯联盟。斯巴达人也在亚加亚进行了一些措施，使一切事务对于他們比以前更为有利。

这时，亚哥斯贊成民主的人組織了一个党派，恢复了他們的信心。他們等候时机，到了机姆諾匹底亚节日①，斯巴达人举行庆祝典礼的时候，他們就向貴族党进攻。在城內的战爭中，民主党胜利了；他們把敌人杀了一些，也放逐了一些。斯巴达人起初沒有响应亚哥斯朋友們的呼吁；后来把机姆諾匹底亚节日的庆祝延期举行，进兵来援助他們了。在提基亚，他們听得了貴族党失败的消息；虽然逃亡的貴族請求援助，他們却停止前进，大家又回去庆祝机姆諾匹底亚节日了。后来城內的亚哥斯人和流亡在外面的亚哥斯人都派了代表們到斯巴达。同盟者也有人在場，經过两方面的商談，斯巴达人認为城內的党派②是不对的，决計向他們用兵。但是日子过去了，远征的日期不断地迁延下去。亚哥斯的民主党，因为害怕斯巴达人，又开始轉而和雅典联盟了，他們認为他們最大的安全希望就寄托在这一着棋上面，他們把长城一直筑到海边；这样一来，万一陆地被封鎖的話，他們可以依靠雅典人的援助，从海运中取得他們所需要的物資。伯罗奔尼撒也有些城邦知道他們在建筑长城的。亚哥斯的全体人民，无論男女以至于奴隶，都参加筑城的工作，从雅典来的木匠和石匠也帮助他們。夏天就这样完了。

接着在冬天里，斯巴达人知道长城建筑了，于是联合同盟軍进攻亚哥斯，只有科林斯沒有参加。亚哥斯內部也有些人暗中和斯巴达人勾結的。国王阿基斯(阿基达馬斯的儿子)指揮这个远征軍。他們希望从亚哥斯內部取得內应，但是这个計划沒有实現。

---

① 斯巴达人每年举行一两次的节日，以庆祝阿波罗、阿提密斯和利托三位神祇的。在这个节日里，也和在卡尼亚节日里一样(参閱第395、408頁)，斯巴达人是要停止战爭的。——譯者

② 即民主党。

他們占領并摧毁了新建筑好的长城，攻陷了希西亚市鎮，把落到他們手里的自由民都杀死了。于是他們撤退，各自回到自己的城邦去了。后来亚哥斯人也攻入了夫利阿斯，把那个地方摧毁后才撤退；因为夫利亚西亚藏納亚哥斯的逃亡者，而且这些逃亡者都定居在夫利阿斯。

在同一个冬季里，雅典人把馬其頓封鎖了。他們怨恨柏第卡斯，因为他曾宣誓为斯巴达和亚哥斯的同盟者；同时，过去雅典組織远征軍，由尼塞拉都的儿子尼西阿斯指揮，进攻色雷斯的卡尔西斯人和安菲玻里的时候，柏第卡斯沒有好好地执行雅典同盟者的任务，后来这支远征軍不得不解散，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柏第卡斯沒有尽他的职責。因此雅典人宣布他为敌人。

冬季完了，战爭的第十五年也就此結束了。

第七章 战爭的第十六年。弥罗斯人的辯論

下一个夏天，[①] 亚西比得带了二十条船艦，开到亚哥斯，将有左袒斯巴达嫌疑的三百名亚哥斯人俘虏去了。雅典人将他們幽禁在雅典人控制的附近島屿上。

雅典人又組織了进攻弥罗斯島的远征軍。[②] 参加的軍队有他們自己的三十条船艦，开俄斯的六条船艦，列斯堡的二条船艦；重装步兵一千二百名，弓箭手三百名，騎兵射手二十名，都是雅典的；还有从同盟国及各島屿調来的一千五百名重装步兵。

弥罗斯人是斯巴达的移民。他們和其他島民一样，不願意隶屬于雅典帝国，起初保持中立态度，不左袒任何一边；但是后来雅

① 公元前416年3月。
② 参閱第244頁。

典人对他們施用压力，把他們的土地蹂躪，他們才公开地成为雅典的敌人。

現在两个雅典将軍，来康米德的儿子克利奧米德和替息馬卡斯的儿子替息阿斯，带着上列的軍队駐扎在弥罗斯的領土上，在进行破坏之前，首先派遣代表們和弥罗斯交涉一切。弥罗斯人不讓这些代表們在民众会議中說話，只請他們把奉命前来的目的在行政长官及少数人士[①]面前說明。于是雅典代表們发言如下：

雅典人："現在你們不讓我們在民众会議中說話；无疑地，如果全体民众一度毫无阻碍地听了我們有說服力而不能駁倒的言論，他們也許会被我們迷惑了。我們認为这就是你們为什么只許我們对少数人說話的用意。我們認为坐在这儿的諸位是要把已經稳靠了的事情弄得更稳靠些的。我們也認为你們是不想用一套預先准备好了的言辞来詳細討論每个要点，而是想在我們說話而你們不同意的时候，随时打断我們的話，要解决这一点，才再說其他一点。首先請你們告訴我們，这个建議是不是可以采納？"

弥罗斯議事会委員回答如下：

弥罗斯人："誰也不能反对你我两方在一个从容和易的气氛中宣达自己的意旨。那是完全合理的。但是現在你們必然向我們作战的威胁和你們这个建議是頗相矛盾的。我們知道，你們到此地来，已經准备自己作这次辯論的裁判者：如果我們認为正义在我們这一边，因而不肯投降的話，結果就是战爭；如果我們听了你們的話，結果就是被奴役。"

雅典人："如果你們准备列举你們对将来的猜疑以消磨时日的話，如果你們这次开会另有原因，而不是为着正視事实，不是在事实的基础上設法保全你們的城邦，使之免于毁灭的話，我們繼續談

① 可能是他們的主要政治机构，即貴族会議，行政长官也是貴族会議中的成員。

判就沒有意义了。如果你們願意照我們所建議的去作的話，我們才願意繼續談下去。”

弥罗斯人：“处于我們这种境遇的人們想利用各种辯論和各种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們說，我們开会的目的是討論我邦的安全，这是很对的；如果你們願意这样做的話，我們願意按照你們所提出的方式进行討論。”

雅典人：“旣然这样，我們这一方面就不願說一切好听的話，例如說，因为我們打敗了波斯人，[1] 我們有維持我們帝国的权利；或者說，我們現在和你們作战，是因为你們使我們受到了損害——这套話都是大家所不相信的。我們要求你們那一方也不要說，你們虽然是斯巴达的移民，你們却沒有联絡斯巴达人向我們作战；或者說，你們从来沒有給我們以損害；不要妄想把这套言詞来影响我們的意志。我們建議：你們应該爭取你們所能够爭取的，要把我們彼此的实际思想情况加以考虑；因为你們和我們一样，大家都知道，經历丰富的人談起这些問題来，都知道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同时也知道，强者能够做他們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們必須接受的一切。”

弥罗斯人：“那么，在我們看来（因为你們强迫我們不要为正义着想，而只从本身的利益着想），无論如何，你們总不应該消灭那种对大家都有利益的原則，就是对于陷入危險的人有他們得到公平和正义处理的原則，这些陷入危險中的人們应該有权使用那些虽然不如数学一样精确的辯論，使他們得到利益。这个原則影响到你們也和影响到任何其他的人一样的，因为你們自己如果到了傾危的一日，你們不但会受到可怕的报复，而且会变为全世界引为殷鉴的例子。”

---

① 参閱第480頁。

雅典人："談到我們，縱或我們的帝国到了末日，我們对于将来的事变也是不会沮丧的。一个国家所害怕的，不在于被另一个慣于控制别人，如斯巴达一样的国家所征服（虽然我們現在的爭端和斯巴达无关），而在于一个統治的国家被它自己的屬民所攻击而战敗。关于这一点，你們尽可讓我們自己去对付所引起的危險吧；我們現在所要做的就是告訴你們，今天我們到这里来是为着我們帝国的利益；为着要保全你們的城邦，我們才說出我們想要說的話来。使你們加入我們这个帝国，不是我們想自找麻煩，而是为着你們的利益，同时也为着我們自己的利益，想保全你們。"

弥罗斯人："我們做奴隶，而你們做主人，怎样有同等的利益呢？"

雅典人："屈服了，你們就可以保全自己而免于灾禍；不毁灭你們，我們就可以从你們中間取得利益。"

弥罗斯人："那么，你們不贊成我們守中立，做朋友，不做敌人，但是不做任何一边的盟邦嗎？"

雅典人："不，因为你們对我們的敌視对我們的损害少，而我們和你們的友好对我們的损害多；因为和你們的友好，在我們的屬民眼光中，認为是我們軟弱的象征，而你們的仇恨是我們力量的表現。"

弥罗斯人："难道你們的屬民对于公平的观念是这样的——認为那些跟你們完全沒有联系的人們和那些大部分是你們的移民或者叛变后被你們征服的人們之間，完全沒有区别的嗎？"

雅典人："就是非的观点而論，这两种人是沒有什么区别的：保持独立的国家是因为它們有力量，我們不去攻击它們是因为我們有所畏惧。所以征服了你們，我們不仅扩充了幅員，也增加了我們帝国的安全。我們是統馭海上的，你們是島民，而且是比别的島民更为弱小的島民；所以尤其重要的是不要讓你們逃脫。"

弥罗斯人:"你們覚得我們所建議的[①]对于你們說来，是沒有安全的保証嗎?因为你們不要我們談公理,而只要我們屈服于你們的利益,趁此談談你我的利害;假使你我的利害恰巧吻合的話,我們必须用事实来說服你們。現在守中立的国家看見你們对付我們的办法,自然会曉得它們也有被攻击的一天;这样一来,是不是它們都会变为你們的敌人呢?是不是那会加强你們現有的敌人,使別的国家也会不得不違反自己的意志和願望而和你們为敌呢?"

雅典人:"事实上，我們不很害怕大陆上的国家。它們有它們的自由，要經过长久的日子它們才会对我們有所戒备。我們更关心的是那些和你們一样,現在还沒有被征服的島国人民,或者那些因我們帝国所給予的限制而感到仇恨的屬民。这些人民可能輕举妄动,使他們自己和我們都陷入很明显的危险之中。"

弥罗斯人:"如果你們冒着这样的危險,以保持你們的帝国,你們的屬民也会冒着这样的危險以逃避帝国的誅求;而我們这些还有自由的人民如果不去反抗一切,而低声下气,受奴役的羈紲，那么,我們就眞是懦夫,眞是孱弱无能之輩了。"

雅典人:"不,如果你們有脑筋,你們就不是懦夫。世界上沒有公平的战爭,沒有光荣在一方面,羞辱在另一方面的战爭。問題就在于怎样保全你們的生命,而不去反抗过分强大的对方。"

弥罗斯人:"但是你們要知道，在战爭中，命运有时是无偏頗的,人数众多的有时也不一定胜利。假使我們屈服,那么,我們的一切希望都丧失了;反过来說,只要我們繼續斗爭，我們还是有希望站立起来的。"

雅典人:"希望，那个危險中的安慰者!如果有結实可恃的資源,你們不妨沉醉在希望中。那可能使人受到損害,但不会使人遭

---

① 即守中立,在第415頁提到了的。

到毁灭。但是按性質說，希望是一个要付出很高代价的商品。如果人們孤注一擲地把一切都寄托在它身上，只有完全失败以后，他們才知道那是什么一回事；反过来說，知道了这一点而未雨綢繆的人們，希望是不会使他們失败的。你們是弱者，只要在天秤上一摆动，你們的命运就决定了，不要讓希望辜負了你們。不要跟那些人一样，他們經常在合乎情理、切实可行的方式中丧失了保全自己的机会；当他們在困难中显然沒有希望的时候，他們乃轉而乞灵于盲目和渺茫的东西，乞灵于預言、神讖和其他类似的东西，鼓励他們信任希望，結果使他們遭到了毁灭。"

弥罗斯人："如果不是在平等的条件下，我們很难抵抗你們和命运，你們也可能相信我們是很知道这一点的。但是我們相信神祇会保佑我們，也和保佑你們一样，因为我們是代表公理而反对不义；談到我們力量的不够，我們相信我們有补充的办法，我們的同盟者斯巴达，丢开别的不講，为了荣誉的原故，也会援助我們的，因为我們有同族的关系。所以我們的信心不是和你們所想象的那样不合理。"

雅典人："关于神祇的庇祐，我們相信我們和你們都有神祇的庇祐的。我們的目的和行动完全合于人們对于神祇的信仰，也适合于指导人們自己行动的原則。我們对于神祇的意念和对人們的認識都使我們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規律，就是在可能范圍以內扩張統治的势力，这不是我們制造出来的規律；这个規律制造出来之后，我們也不是最早使用这个規律的人。我們发現这个規律老早就存在，我們将讓它在后代永远存在。我們不过照这个規律行事，我們知道，无論是你們，或者别人，只要有了我們現有的力量，也会一模一样地行事。所以談到神祇，我們沒有理由害怕我們会处于不利的地位。談到你們关于斯巴达的看法，你們以为它为着保持荣誉的关系，会来援救你們的，我們祝賀你們头脑的簡单而

不妒忌你們的愚笨。在和他們自己以及和他們的政制有关的事务方面，斯巴达人是特别好的；談到他們和别人的关系，那个事情說起来話就长了，但是我們可以簡单明了地說，在我們所知道的人民中，斯巴达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們認为他們所爱做的就是光荣的，合乎他們利益的就是正义的。这样的态度对于你們現在不合情理的安全要求是沒有用处的。”

弥罗斯人：“但是这正是我們覚得最有把握的一点。他們自己的利益会不允許他們出卖他們的移民，弥罗斯人；因为那样做，会使他們在希腊的朋友們对他們丧失信心，会有利于他們的敌人。”

雅典人：“你們好象忘記了，一个注意自己利益的人就会先求得自己的安全；而正义和荣誉的道路是含有危險性的。一般說来，凡有危險的地方，斯巴达人是不会去冒險的。”

弥罗斯人：“我們相信斯巴达是会为我們而冒險的，并且这个險是比别的險更值得冒的，因为我們接近伯罗奔尼撒，他們进軍更容易些；也因为我們比别人更为可靠，我們是同族的，我們的情感是彼此相通的。”

雅典人：“要求援助的那一方面的热忱，对于有先見之明的同盟者不是一种安全的保障。它所期望的是軍事行动中的絕对优势。对于这一点，斯巴达人比别人更为注意。他們的确不相信自己本国的資源，所以他們攻击邻国时，要和同盟国的一支大軍联合前进。因此，在我們控制海洋的时候，斯巴达人是不会横渡海洋到一个島屿上来的。”

弥罗斯人：“他們也可以遣派别人来援。克里特海是一个大海，控制这个海的人們要想截留别人的軍队比别人想安全偷渡，更加困难些。就算偷渡的軍队沒有达到目的，他們很可能进攻你們的土地，也可以进攻伯拉西达所沒有攻入的你們的盟邦。所以你們最好是不要向一个和你們毫无关系的国家去寻找麻煩，你們会

发現患难离你們自己的家乡更近些，患难是在你們的同盟者中間，是在你們自己的国土之內。”

雅典人：“那是可能的；事实上，这类的事情过去曾經发生过。在你們的情况中，也可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你們知道得很清楚，雅典人从来就沒有过一次为着害怕别人而撤退圍城的軍队的。我們所惊訝的就是你們虽然宣称[①]你們的目的是要商談如何保全自己；但是在你們的談話中，你們絕对沒有說到一点事实足以証明你們是可以保全的。你們主要的論点只是对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变的一种期望，而实际上你們的資源很少，不能使你們应付你們目前所对抗的力量而有获得生存的机会。如果在你們要求我們停止会議以后，你們仍然不能得出一个比較聪明的結論来的話，你們的常識是非常缺乏的。不要因为一个虛妄的荣誉心而誤入迷途——当人們面临着似乎伤及自尊心的显著危险的时候，这种虛妄的荣誉心常常使他們走向毁灭的道路。在許多情况下，人們是能够看見目前的危險的；但是这种危險叫做‘不光荣’，‘不光荣’这几个字也有它的誘惑性，它能使人們为一个观念所屈服，它能使人們自动地投入不可挽救的灾禍中，那种‘不光荣’更有其不光荣的地方，因为这种不光荣的产生，不是由于他們的不幸，而是由于他們的愚蠢。如果你們采取正确的观点，你們会更愼重地从事，以避免这个不光荣的事。你們要曉得，向希腊最大的城邦低头，接受它所提出的合理条件——在繳納貢賦的基础上加入同盟，而自由享用自己的財产——那不是一件不光荣的事。当你們可以任意选擇战爭或安全的时候，你們一定不会因为妄自傲慢而作出錯誤的选擇来的。以独立的态度对待地位相等的人，以恭順的态度对待地位較高的人，以溫和的态度对待地位較低的人——这是安全的常

① 参閱第414頁。

規。当我們退出会議之时，請你們再想一想，你們心中要經常記着，你們是討論国家命运的問題，你們只有一个国家，你們国家的兴衰全靠你們現在所下的这一个决定。”

于是雅典人退出了会場。会場中只有弥罗斯人了。他們得到一个結論，大体上和他們上面的答辯中所表現的是一样的。他們的答复如下：

弥罗斯人：“雅典人，我們的决策是和以前一样的。我們不願意在仓卒之間抛弃自我們的城邦建立以来享受了七百年的自由。[①] 我們把我們的信心寄托在神灵賜給我們的命运上，那个命运一直到現在是維护着我們的；我們把信心寄托在人們的援助上，那就是說，斯巴达人的援助；我們要努力保全我們自己。但是我們請求你們允許我們做你們的朋友，而不做任何方面的敌人，請求你們允許我們訂立一个对于你我都适合的条約，然后撤退。”

弥罗斯人作了上面的答复，雅典人当停止談判时，对弥罗斯人說：

雅典人：“好的，从你們的决策来看，你們好象把将来看得比目前的形势更有把握些，把不可靠的将来看成眞确的事实。你們的理由就是你們希冀事实会是这样演变的，你們这种判断局势的能力可算是奇特的。你們既然把一切都押在斯巴达人、命运和希望这一孤注上面，把信心寄托在他們中間，你們終久是会上当的。”

于是雅典代表們回到軍队里去了。雅典的将軍們知道弥罗斯人不願意屈服，馬上就开始进攻，在弥罗斯城的周圍建筑一道圍牆，筑牆的工作由各邦分攤負担。后来他們留下一支自己和同盟者的駐防軍，在海陆两方面封鎖弥罗斯，其余大部分軍队則調回本

① 很明显地，这不过是一句普通的話，引起我們回溯到多利亚人入侵的时代。科濃：《希腊英雄故事集》，36 提到，弥罗斯是斯巴达人非罗諾馬斯在多利亚人定居在斯巴达之后不久建立的。参閱墨勒：《奥科美那斯》第 317 頁。

国去了。留下来的軍队駐扎在那里，繼續他們圍城的工作。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間，亚哥斯人侵略夫利亚西亚。他們中了夫利亚西亚人和流亡的亚哥斯人的埋伏之計，丧失了大約八十人。

在派娄斯的雅典人从斯巴达領土上劫掠了大批物品。就是这样，斯巴达人还是沒有取消和約，宣布战爭，只发出一个通告，允許本国人自由劫掠雅典人而已。科林斯人也为着自己一方面的爭执而对雅典人进行攻击；此外，伯罗奔尼撒都还保持安靜的状态。

弥罗斯人曾在夜間进行襲击，夺取了在市場对面的一部分雅典陣地，击毙了一些敌人，夺取了一些粮食和其他有用物品之后，又退回城內，沒有其他活动了。雅典人設法把封鎖綫加强了。夏季就此終結。

接着在冬季里，斯巴达人計划侵略亚哥斯的領土，但是越界祭祀沒有吉利的預兆，斯巴达人放弃了远征的計划。他們侵略的企图使亚哥斯人怀疑城內某些人，被猜忌的人有些被逮捕了，有些逃亡了。

大約在这个时期，弥罗斯人又在只有很少的人放哨的另一条雅典防守綫上掠取了一些东西。結果使雅典人又派了德密阿斯的儿子菲洛克拉底所指揮的一支軍队加强圍攻力量。圍攻战进行得很激烈，因为城內有叛变者，弥罗斯人无条件地向雅典人投降了。凡适合于兵役年龄而被俘虏的人們都被雅典人杀了；妇女及孩童則出卖为奴隶。[1] 雅典人把弥罗斯作为自己的領土，后来派了五百移民移居在那里。

① 幼里披底的悲剧：《特洛耶的妇女》实际上是描写弥罗斯陷落的情况。——譯者



第 六 卷

第一章 雅典人在西西里的野心。西西里概况

在同一个冬季里，[①] 雅典人决定再派一支比雷岐兹和攸利密頓所率领的[②] 更大的軍队航海去进攻西西里；如果可能的話，他們想征服这个島。他們大部分的人不了解这个島的大小和島上居民(希腊人和土著)的人数；他們不知道他們現在所要进行的战爭是和他們跟伯罗奔尼撒人所进行的战爭几乎是同样巨大的規模。

一只商船环繞西西里航行一周差不多要八天的时間；这个島虽然是这样大，但是它和大陆相隔只有二十斯塔狄亚[③] 的海面。古时候，这个地方的居留地和住在这里的人是这样的：据說，这地方各地最古的居民是塞克洛普斯人和勒斯特立哥尼人。我說不出这些人是什么种族，从那里来的，結果往那里去了。关于这些問題，我們应当滿足于詩人們[④] 所說的，和任何其他的人所偶然知道的。在他們之后，接着来定居的是西堪尼亚人，虽然根据西堪尼亚人自己的說法，他們是本地最早的原始居民。但是事实上，他們是被利格里亚人从伊伯里亚的西堪那斯河流域驅逐出来的。这个島过去常常被称为特利納克里亚；因为他們的原故，在他們的时代被称为西堪尼亚，直到現在，他們还住在西西里的西部。

特洛耶失陷之后，有些特洛耶人从亚加亚人手中逃出，航行到

① 公元前416年。

② 这是两次比較早的远征：一次是公元前427年雷岐兹和察里阿德領导的(第241頁)，另一次是公元前424年皮索多勒斯、索福克利和攸利密頓領导的。在此地連在一起說了。

③ 約合二英里。——譯者

④ 无疑地，特别是指荷馬；如第7、11和17頁。

西西里；他們是繼西堪尼亚人之后，定居在西西里的，他們都称为厄力密人。他們的城市是伊利克斯和厄基斯泰。在这些居留地中也来了一些佛西斯人，他們是在从特洛耶归国途中，遇了風暴，首先达到利比亚，后来才到西西里的。

后来西塞尔人又从意大利渡海而来西西里，他們先在这里居住，后来被奥匹西亚人所驅逐。根据傳說，他們在海边等到从大陆吹来的順風之后，才乘着木筏渡海而来的，虽然他們也可能用别的方法渡海。这个傳說可能是眞的。就是現在，意大利还有西塞尔人，西塞尔人有一个国王名叫意大拉斯，意大利的名字就是从这个国王的名字而来的。他們带着大批的軍队来，战敗了西堪尼亚人，把他們驅逐到島的南部和西部；他們称这个島为西西里，而不称为西堪尼亚。自从他們渡海而来，直到希腊人来到西西里的时候，他們占有并繼續享受这个島的最好地区大約三百年。就是現在，他們还占有这个島的中部和北部。

还有一些腓尼基人住在西西里沿海一带。他們占据地角和沿海一带的島屿，作为和西塞尔人通商的貿易点。但是当希腊人大量从海上来的时候，腓尼基人放弃了他們的居留地，集中于摩提亚①、索洛西斯② 和帕諾馬斯③，与厄力密人为邻；一部分因为他們依賴和厄力密人的同盟；一部分因为从西西里到迦太基，这里是最短的路程。

在西西里的非希腊人居住的情况就是如我所描述的。最早到西西里来的希腊人是优卑亚的卡尔西斯人，其始創者是修克利斯④，

① 在利利倬地角附近的南彭塔里昂小島上。

② 在巴勒摩之东，現在的薩兰多。

③ 現在的巴勒摩。

④ 他是政府派去領导人民建立殖民地的。可能他生时即受到了物質的特权和賜予，死后一定是被当神来供奉的——祭祀和賽会。一个殖民地建立另一个殖民地的时候，习慣上它总是从母邦請来一个領导者。

他們建立了那克索斯[1]，幷建立了一个保护神[2]阿波罗的神坛，这个神坛位于城外，凡是往希腊去参加賽会的人，从西西里启程的时候，首先在这个神坛前致祭。叙拉古是次年[3]科林斯赫拉克莱德族中一个成員阿基阿斯建立的。他首先把西塞尔人从"島"上逐出，这个島是現在的內城所在的地方——虽然这个地方的四周圍現在已經沒有水了。后来外城也幷入城中，这个地方的人口就增加很多了。

叙拉古建立后的第五年，修克利斯和卡尔西斯人从那克索斯出发，和西塞尔人作战，把他們驅逐了，建立了林地尼。后来他們又建立了卡塔那[4]，但是卡塔那的移民选擇挨維卡斯作为他們城市的建立者。

大約同时，兰密斯带着麦加拉的移民到了西西里。他在潘塔西阿斯河畔建立了特洛提拉斯；后来他离开了那里，在短时期內和林地尼的卡尔西斯人联合在一起。后来他們驅逐了他，他就建立了塔普薩斯[5]，不久就死了。他的部下被迫而离开了塔普薩斯，又建立了亥布隆[6]的麦加拉。他們在这里住了二百四十五年，后来被叙拉古僭主机倫驅逐出去了。但是在此以前，就是他們在那里定居之后一百年，他們派遣帕密拉斯出去，建立了栖来那斯，[7]帕密拉斯是从母邦麦加拉来和他們一起来建立新基地的。

机拉是罗得斯島人安提非摩斯和克里特島人恩提摩斯建立的，他們于叙拉古建立之后的第四十五年[8]联合起来，領导这个殖

① 公元前735年。其地址在塔罗明尼島(塔奥明那)。
② 这样的称呼是把他当作新居留地的"建立者"或"保护者"。
③ 公元前734年。
④ 公元前729年。
⑤ 正在叙拉古之北的一个半島(現在叫做馬格尼西半島)。
⑥ "西塞尔人的国王亥布隆把这块土地給他們，讓他們住在那里。"
⑦ 公元前628年。
⑧ 公元前689年。

民地。这个城市的名字是因为机拉斯河而得名；現在卫城所在的地方是最先建筑的防塞，称为林第伊[①]。他們采用多利亚式的政制。

他們自己的城市建立后的一百八十年[②]（根据最可靠的年代計算），机拉人建立了阿克累加斯，这个城市因阿克累加斯河而得名，以亚里斯托諾斯和皮斯提拉斯为城市的創立者；它的政制是和机拉相同的。

贊克利原是来自邱米的海盜建立的（邱米是卡尔西斯人在奥比西亚建立的城市）。但是后来許多卡尔西斯和优卑亚其他地方的人来了，和他們一起定居在这里。这个城市的創立者是邱米人佩累尔斯和卡尔西斯人克雷提門尼。这个城市首先叫做贊克利(Zanole)，这个名字是西塞尔人取的，因为这个地方的形状象一把鎌刀，而他們的"鎌"字是"Zanolon"。但是后来薩摩斯人和其他爱奥尼亚人来把这些最早的居民驅逐走了，他們是为着逃避波斯人的压迫而定居在西西里的。[③] 不久之后，利吉姆的僭主安那克西拉斯驅逐了薩摩斯人，讓一些种族不同的人混居在这里，并且依照他自己原来家乡的名字，把这个城市改名为麦散那。[④]

希米拉是贊克利人攸克里德、息謨斯和薩康建立的。[⑤] 組成这个殖民地的大多数移民是卡尔西斯人；虽然也有一些叙拉古的逃亡者参加，他們是因为在自己国內的党爭失敗而逃到那里去的，他們称迈利提德人。希米拉人的方言是卡尔西斯語言和多利亚語言的混合；他們的政制大部分和卡尔西斯的相同。

---

① 这个名字很明显地是来自罗得斯島上的林达斯；参閱希罗多德，VII. cliii，中譯本，第691頁。

② 公元前581年。

③ 参閱希罗多德，VI. xxii，xxiii，中譯本，第576—577頁。

④ 公元前730年。

⑤ 公元前648年。

阿克里和卡斯門尼是叙拉古人建立的；阿克里的建立在叙拉古建立之后七十年[1]，而卡斯門尼的建立在阿克里建立之后大約二十年[2]。

卡馬林那最初是叙拉古人于叙拉古建立后一百三十五年（根据最可靠的計算）建立的[3]。建立这个城市的是达克逊和門尼科拉斯。但是后来卡馬林那的人民被叙拉古人驅逐出城；因为他們叛变，叙拉古人才和他們作战的。不久之后，机拉僭主希波克拉底[4]因为交換一些叙拉古的战俘而取得了这个地方，又移民于城內，把他自己作为这个城市的創立者。这些居民后来又被机倫驅逐，于是这个地方第三次为机拉人所移居。

居住在西西里的是这些希腊人和外国人，这时[5]雅典人所渴望进攻的是这样大的一个島。虽然表面上他們装作只是援助他們在那里的同族人和旧日的同盟者[6]，但是事实上他們是想征服整个島。当时，厄基斯泰派遣代表团到了雅典，他們急于請求雅典人的干涉，这使雅典人特别感到鼓舞。厄基斯泰人和他們的邻居栖来那斯人，因为婚姻权利和一块土地的爭执，已經发生战爭。栖来那斯人早已和叙拉古人建立同盟，現在正在从陆地上和海上紧紧地压迫厄基斯泰。所以厄基斯泰人提醒雅典人在雷歧兹和以前战爭的时候[7]他們和林地尼所訂的条約，請求雅典人派一支艦队去援救他們。他們提出許多論点，但是主要的論点是这样的：如果叙拉古人驅逐林地尼人民之后而不受到处罰，讓他們繼續破坏雅典其他同盟国，直到控制了整个西西里为止，那么，就有一种危險会产

① 公元前664年。
② 公元前644年。
③ 公元前599年。
④ 公元前498 491年。
⑤ 公元前416年。
⑥ 指卡馬林那人和阿格立真坦人（第356頁）以及一些西塞尔人（第251頁）。
⑦ 参閱第241頁。

生;就是叙拉古人迟早有一天,会派遣大軍来援助他們同族的多利亚人,和伯罗奔尼撒人联合起来作战,以彻底摧毁雅典的势力,因为叙拉古人本身是多利亚人而伯罗奔尼撒人是原先派遣他們出去作移民的。因此,雅典最好是利用現在的时机,因为它还有同盟者制止叙拉古,尤其是因为厄基斯泰願意提供足够的金錢,作为战爭的經費。

雅典人在民众会議中,一再听到厄基斯泰人和他們的同情者发表这些論点,于是議决,首先派遣代表团到厄基斯泰去,看他們的金錢是不是儲存在金庫和神庙里,如他們自己所說的;同时,考察他們和栖来那斯人战爭的实际情况。因之,雅典人派遣代表团往西西里去了。

在同一个冬季里,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者(科林斯人除外)进軍侵入亚哥斯的領土,破坏了一小部分土地,用四輪車运走了一些谷物。他們把亚哥斯的逃亡者安置在奥尼伊,从他們的大軍中留下一小部分軍队給他們。他們帮助奥尼伊跟亚哥斯商訂了一个相当时間的休战和約,双方不得侵入对方的領土。于是他們率領軍队回国了。不久之后,雅典的軍队(三十条船艦和六百名重装步兵)到了,亚哥斯人率領他們的全軍和雅典人一路进軍,圍攻奥尼伊一天;晚間,駐防軍逃跑了,因为圍城軍队駐扎的軍营离城还有相当的距离。第二天,亚哥斯人发現駐防軍跑掉了,他們拆毁这个城市,然后回国;雅典人也带着他們的船艦回去了。

雅典人又带着他們自己的人和在雅典的一些馬其頓流亡者所組織的騎兵队,由海道开往馬其頓边界上的美敦尼。他們劫掠柏第卡斯的領土。色雷斯的卡尔西斯人和雅典人的休战和約是在十天之前通知就可以停止的,所以斯巴达人派人到卡尔西斯人那里去,劝他們帮助柏第卡斯作战;但是他們拒絕了。这样,冬季就过去了,修昔底德所記載的战爭的第十六年也就这样完了。

第二章 关于西西里的辯論和西西里远征軍的出發

次年春季之初，[①]雅典的代表团从西西里回来了。他們帶着厄基斯泰人一路来，厄基斯泰人帶来未鑄成貨币的銀块六十他連特——即六十条船艦一个月的薪給，他們正是請求雅典派遣六十条船艦去援助他們。

雅典人举行了一次民众会議，以听取厄基斯泰人和他們自己的代表团所要說的話，他們的报告給雅典人以鼓舞，但是这个报告是不眞实的，特别是关于他們所說，有大量金錢儲藏在金庫和神庙中可以应用的話。所以雅典人表决贊成派遣六十条船艦前往西西里，任命克利尼阿斯的儿子亚西比得、尼塞拉都的儿子尼西阿斯和謝諾芬尼斯的儿子拉馬卡斯为全权的将軍；他們接受的任务是帮助厄基斯泰人对栖来那斯人作战；如果战事順利的話，也可以重建林地尼；一般說来，是依照他們所認为对于雅典最有利的方式去解决西西里的問題。

五天之后，雅典人又举行了一次民众会議，討論最迅速地准备远征的船艦，并表决增加軍需供給，以应远征将軍們的需要。尼西阿斯本不願当选为将軍；他認为雅典的政策是錯誤的；事实上，雅典是想利用一个外表上似乎合理的小小借口去征服整个西西里——誠然，这是一个巨大的事业。因此，他走上前来說話，想改变雅典人的心志。他所提出来的意見是这样的：

"不錯，这次会議是召集来討論远征西西里的准备問題的。但

① 公元前415年3月。

是我認为这个問題还需要进一步考虑——派遣这些船艦，对于我們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对于这样重大的一个問題，我認为不应該这样仓卒地考虑，因为相信外国人的原故而卷入一个和我們毫无关系的战爭中去。以我个人而論，我因此而得到了荣誉，我比大多数人更不会为着我自己的身体而恐惧[①]——我認为合理地照顧自己的身体和财产的人不一定是最坏的公民；事实上，这样的人，为着自己的原故，特别希望城邦繁荣。但是正因为我在过去从来沒有說过違反我的信仰的話，以求获得荣誉，所以現在我也不会这样做；但是我要向你們說出我所認为最好的办法。我知道我的言辞不足以改变你們的性格；如果我劝你們保卫你們所已經有了的东西，不要把你們所已經有了的东西去冒險，以求获得那些不可靠的将来希望，这是毫无用处的。因此，我只向你們說明，这样的冒險，現在还不是时候；你們的野心所想达到的目的是不容易获得的。

"我所說的是这样的：你們往西西里去了，留下許多敌人在后方；很明显的，你們在那里也会有敌人的，而且也要应付那些敌人。可能你們認为你們所签訂的条約会給你們以保証；只要你們不采取行动，无疑的，这个和約在名义上是会存在的（因为此地一些人和斯巴达一些人的阴謀詭計，这个和約已經只在名义上存在了）；如果我們的大軍在任何地方遭到失敗的話，这个和約不一定能阻止敌人馬上向我們进攻。首先，他們只是因为自己受到灾难才訂立这个和約的；他們是被迫而訂約的；以声望而論，我們是处于优势。其次，和約本身还有許多沒有解决的問題。就是現在的和約，有些国家，甚至有些重要的国家，至今尙未承認。这些国家中，有些和我

① 翌年夏季，他写信給雅典人，为他的腎病訴苦（第 508 頁）；可能他現在已患此病。

們公开作战；有些，因为斯巴达尚未开始行动，还在躊躇；但是我們和他們的和約是每十天重訂一次的，一旦他們发現我們的軍队分散了（現在我們正在急忙地分散我們的軍队），很可能，他們就很希望和西西里人联合一起来向我們作战的，因为过去他們想拉攏西西里人作为同盟者，差不多比拉攏任何其他人民更为迫切些。这一切都是应該考虑到的。我們还沒有达到安全的境界；在我們現有的帝国获得安全之前，現在不是我們去冒險或者去抓住一个新帝国的时候。因为事实上，色雷斯的卡尔西斯人叛变我們已經多年了，我們还沒有把他們征服下来；在其他地区，我們也只能强迫附屬居民服从我們，而不免受到他們怨恨。現在我們匆忙地去援助厄基斯泰，援助所有的地方——我們說，因为我們有一个同盟者受到委曲，但是我們长期受到叛徒們的委曲，我們迟迟不去懲罰他們。

"并且这些叛徒們，一旦击潰，就会被鎮压下去；而西西里人口这样多，离我們这样远，縱或我們征服了他們，我們也很难統治他們。这些人民縱或被征服了，也不能为我們統治的；如果失敗了，我們的情况会比出征前更为恶劣：去进攻这样的人民是沒有意义的。同时，我認为，在目前情况之下，西西里对我們是沒有危險的；如果叙拉古統治了西西里（厄基斯泰人常用这种可能性来威胁我們），它对我們会更少危險。在目前情况之下，有些西西里人可能会因为他們对斯巴达的友好关系，单独和我們作战；但是如果他們都在叙拉古統治之下了，一个帝国不会进攻另一个帝国，因为如果他們和伯罗奔尼撒人联合起来摧毁我們的帝国的話，他們很可能会发現他們自己的帝国会因为同样的理由，为伯罗奔尼撒人所摧毁。使西西里的希腊人畏惧我們的最好办法是根本不往西西里去；其次最好的办法是去显示我們的軍力，經过一个短时期后，再离开那里。我們知道，最使人惊服的是使它的声誉离开考驗最远，受到考驗最少；如果我們有了差錯，他們馬上就会輕視我們，和

我們此地的敌人联合起来向我們进攻。雅典人啊，这事实上是你們从斯巴达和它的同盟者所得到的經驗。在你們和他們的斗爭中，和你們起初的恐惧比較起来，你們的成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但是現在你們輕視他們，一心只想征服西西里了。但是敌人的灾难不足以为自己滿足的理由；只有在精細研究自己的計划时，他才能够感觉到有眞正的信心。我們应当知道，斯巴达人受到耻辱的結果，他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現在怎样推翻我們，以恢复他們的名誉，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軍事荣誉是他們生死攸关的問題。所以如果我們的脑筋清醒的話，我們会知道，我們作战的目的和西西里的厄基斯泰人毫无关系，因为他們，甚至于所說的語言，都和我們的不同；我們眞正的問題是有力地保卫我們自己，以及反对斯巴达貴族寡头的阴謀詭計。

"我們也要記着，只在最近我們才从大瘟疫和战爭的痛苦中稍許恢复过来，这是我們弥补我們人力和財力的損失的开始。我們应当把我們新获得的东西用在本国和我們自己的身上，而不要用在那些流亡者身上；他們請求援助，他們的利益是說謊，使我們相信他們，他們除了言辞之外，沒有任何貢献，他們把所有的危險讓給別人；如果他們成功了，他們不会适当地感激的，但是如果失敗了，他們会連累他們的朋友，至于毁灭。

"无疑地，坐在此地的，有人因为当选为将軍而高兴，他完全为着自私的理由，劝你們远征——尤其是因为他还年輕，不能負担这个任务，所以他更会这样做。他想使人因为他所养的好馬而羡慕他；因为这是很花錢的，他想从他的职位中取得利益。你們也要提防他，不要使他有机会为着他自己要过輝煌的生活而危害国家。你們要記着，对于这样的人，国家的失政常常和个人的奢侈是联在一起的；也要記着，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不是一个青年人可以匆匆地决定而实行的。

“我带着眞正惶恐的情緒，看見这个青年的党羽在这个会議中坐在他的旁边，都是他招来支持他的；在这方面，我号召你們中間比較年老的人的支持。如果你們坐在他的拥护者的身旁，表决反对战爭的时候，你們不要受他們的眼色的威胁，或者害怕他們称你們为懦夫。不要和他們一样，沉湎于毫无希望的空虛迷恋。你們要記着，有远見才能成功，不是单凭希望可以得到成功的。現在我們的国家正在它所未曾有过的最大危險的边緣上。你們要为我們的城邦着想，举起你們的手来反对这个建議，表决贊成西西里人自由享受他們自己的国家和处理他們境內自己的事务；我們和他們中間，現在的边界是爱奥尼亚海和西西里海（这个边界，我們是完全滿意的），他們可以自由在爱奥尼亚海沿岸航行和在西西里海中直接航行。特别要告訴厄基斯泰人，因为他們在发动对栖萊那斯人的战爭时，沒有和雅典商量，所以他們应該自己負責和栖萊那斯人訂立和約；将来我們也不会和过去一样，跟那些在他們的灾难中需要我們帮助，但是当我們需要他們的帮助时，他們不能帮助我們的人民訂立同盟。

“会議的主席啊，你知道，注意城邦的利益是你的職責，因为你希望表示你自己是一个善良的公民，我請求你把这个問題付諸表决，讓雅典人重新討論这个問題。如果你不敢把这个問題再付表决，你应該想一想，現在此地有許多証人站在你一边，人家不能責难你違背法律的。同时你也要想一想，这样，你可以为你这个誤被領导的城邦作一个医生；同时，負公職人的責任只是尽力替国家作些好事，或者，至少不要替国家带来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灾禍。”

尼西阿斯发言之后，虽然也有少数人贊成他的，但是大多数跑向前来說話的人都贊成派遣远征軍，不要对于已經通过了的議案退却。支持远征軍最激烈的是克利尼阿斯的儿子亚西比得。他要反对尼西阿斯，过去他和尼西阿斯是从来沒有在政治上面对面反

对过的，而現在尼西阿斯在发言中攻击他私人。① 他有更强烈的动机，想获得将軍的职位，他希望由他征服西西里和迦太基——这些胜利会使他个人同时得到財富和荣誉。因为他在民众的眼光中有很高的地位，他对于賽馬的热忱和他的奢侈生活已經超过了他的財产所能供給的。事实上，这和后来雅典城邦的傾复是有很大关系的。大多数人看到他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品質，表現在他私人生活习惯上的違法乱紀，以及他在一切机会中行动的精神，因而感到恐慌。他們認为他的目的是想作僭主，所以他們对他都有恶感。虽然在职务上，他領导战事的成績是卓越的；但是他的生活方式使每个人都反对他的为人；因此，他們把国家的事务委托于他，不久就引起城邦的毁灭。



亞西比得像

这时候，亚西比得走向前面，对雅典人提出下面的意見：

"雅典人，因为尼西阿斯向我攻击，我开始就应当說話，我比别人更有权利作将軍，我認为我是无愧于这个职位的。至于所有关于攻击我的論据，那只是一些給我的祖先和我自己，同时也是給国家的利益带来光荣的事情。过去有一个时候，希腊人以为我們的城邦已被战爭所摧毁，但是因为我作为雅典的代表，在奥林匹亚賽会② 中，表現得豪华富丽，他們才开始把我們城邦的偉大，估計得超乎实际情况之上。当时我以七輛双輪馬車参加竞賽（过去从来沒有过私人用这样多的馬車来参加竞賽的）取得了第一名、第二名

① 参閱第433頁。

② 可能是公元前416年；虽然瑟耳沃尔推定是公元前424年，而格罗特推定是公元前420年。

和第四名；我注意一切其他安排的样式，表示我有取得胜利的資格。在习慣上，这样的事情常常带来荣誉；这些事情的做到，它本身就会給人家一个强烈的印象。再者，虽然我在雅典所作的事富丽豪华，例如供給唱歌队[1]等等，自然引起我的同胞公民的嫉妒，但是在外地的人看起来，也是我們力量的証据。当一个人花費他的金錢，不仅使他自己得到好处，同时也使他的城邦得到好处，这眞是一件有益的蠢事。一个人自視很高，而不把他自己和其他每个人都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这完全是公平的；因为当一人穷困的时候，也沒有人来和他共患难的。我們失败的时候，沒有人注意我們；根据同样的原則，如果有人为成功者所鄙視，他也应該忍耐着：在一个人以平等地位对待其他每个人之前，他是不能要求别人以平等地位来对待自己的。我知道这类人——事实上所有在任何方面有显著的成就而著名的人——在他們活着的时候是不得人心的，特别是他們的平輩以及其他和他們接触的人是不喜欢他們的；但是你們会发現，到了后世，就是和他們毫无关系的人也自称和他們有亲屬的关系，你們会发現他們的国家不把他們当作外人或名誉不好的人，而把他們当作同胞和干出偉大事业的人而引以自豪。这就是我的志向，因此我的私人生活受到批評；但是問題在于你們中間是否有任何人处理国事胜过我的。你們要記着，我沒有使你們冒很大的危險和花很多的經費，而組織了一个伯罗奔尼撒同盟[2]，使斯巴达冒着一切的危險，以争取在門丁尼亚一天战争[3]

① 即在公众节日，特别是在戏剧表演时的唱歌队。唱歌队是由国家指派乐于公益事务的富裕公民供給的，这些公民称为歌队供应者，他們找到一些合唱者和訓練歌唱的教师；他們負担一切服装、生活以及訓練的經費。因为他們常常彼此互相竞争，尽力使他們的唱歌队富丽堂皇，这种工作是很花費錢的，有时把一个人的全部家产都花光了。

② 亚哥斯、門丁尼亚和伊利斯；参閱第388,394頁。

③ 参閱第401頁以下。

四

的胜利;在战場上他們虽然胜利了,但是至今他們还沒有完全恢复他們的信心。

"因此,因为我的年輕和我做的这种人家以为不可思議的蠢事,我認为我有正当的理由可以应付伯罗奔尼撒人的势力,我所表現的活动力使他們信任我和采納我的意見。所以不要因为我年輕而害怕我,但是我有青年的勇气,而尼西阿斯有幸运的声名,你們能够善于利用我們每人所能貢献的。不要因为我們将在那里对付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变更远征西西里的心思。西西里諸城市[①]人口的增加是各种各色的人混合起来的,其公民团体是經常变化,經常改組的。結果,他們沒有他們是为祖国而作战的那种情感;他們每个人沒有足够自卫的武装,也沒有适当固定的耕地。他們的时間花費在努力想从公家取得那些他們認为可以利用狡猾的演說詞或公开的暴动而取得的东西——他們总是打算,如果情况对于他們不利的話,他們可以往外国去安居乐业。象这样的烏合之众是不会注意到一个一致的政策,也不会联合起来,采取共同的行动的。当我們去向他們提出一些誘惑性的建議时,很可能他們馬上会和我們訂立单独的协定,特别是,如我們所了解的,他們是在一种党爭的情况下。至于他們的重装步兵,他們沒有他們自己吹嘘的那么多;其他的希腊人也和他們一样;他們的軍队数目从来就沒有达到每个国家所估計自己势力的那个数目;事实上,虛伪是很大的,就是希腊也只在这次战爭中才剛剛有了充足的武装。

"以我所得到的情报而言,西西里的形势是如我所說的;眞的,甚至于比这还要容易些,因为在我們方面也有許多非希腊人,他們由于怨恨叙拉古人的原故,願意和我們联合一起,向叙拉古人进攻。至于国內的形势,如果你們正确观察的話,你們会看到,在此

① 指叙拉古和它的附屬城市。

地沒有什么东西可以妨碍我們的。他們說到，我們如果出国，我們会留着敌人在我們的后方；但是我們的父輩，当他們同时和波斯人作战的时候，也同样留着敌人在他們的后方，因而建立了帝国，当时他們所倚賴的只有他們海軍的优势。伯罗奔尼撒人对我們作战，从来沒有过和現在一样，很少有胜利希望的。不錯，如果他們有信心的話，他們有力量从陆地上来侵犯我們；但是不管我們是不是往西西里去，他們都能够这样做的。他們的艦队就一点也不能伤害我們，因为我們自己留在后方的艦队很能够对付他們的艦队。

"因此，似乎沒有合理的論据，可以引誘我們退却的，或者可以証明我們不去援助西西里同盟者的任何借口是有理由的。我們已經宣誓要去援助他們，援助他們是我們的責任，不要因为我們过去从来沒有得到过他們的援助而反对。我們把他們作为同盟者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們在此地需要他們派遣援兵，而是想要他們扰乱我們在西西里的敌人，因而阻止他們到此地来进攻我們。这就是我們取得我們的帝国的方法，这就是所有的帝国取得的方法——勇敢地援助一切請求援助的人，不管他們是希腊人也好，非希腊人也好。如果人人不肯行动起来，或者援助的时候有种族的区别，那么，我們就很少能够扩張我們的帝国，更可能将有完全失掉我們的帝国的危險。一个人不但要在受人攻击的时候抵抗占优势的强国，以捍卫他自己；而且要預先采取手段，防止敌人进攻的实現。我們很难和管家人一样，很正确地估計我們想要得到一个多么大的帝国。事实上，我們已經达到了一个阶段，我們不得不計划征服新的地方，不得不保持我們所已經取得的，因为如果別人不是在我們統治之下，我們自己有陷入被別人統治的危險。你們对于安靜生活的看法不能和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們会改变

你們整个生活方式而使之变为和他人的生活方式一样。①

"因此，我們确信，往国外去会增加我們在国内的力量，讓我們出发吧。当伯罗奔尼撒人看見我們鄙視我們現在所过着的和平生活②而远征西西里的时候，他們妄自尊大的精神会受到抑制。同时，我們很可能利用我們在西西里所取得的，变为全希腊的主人翁，或者至少我們可以挫折叙拉古人，因而使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同盟者得到利益。我們的安全是由我們的海軍保証的；所以如果我們进行順利的話，我們可以留在那里，否則再回来；因为我們的海軍势力比所有西西里人的势力联合起来还要占优势。

"不要因为尼西阿斯主張不干涉和主張青年和老年有所区别而延誤了。讓我們遵守我們父輩的老制度，他們无論青年人或老年人，意見一致，把我們的国家提高到現有的地位。所以現在你們也要同样地努力把这个城邦提高到更高的地位。你們要知道，无論青年人或老年人，沒有彼此的帮助，都会一事无成的；但是所有各种各样的人——次等的类型、普通的类型和深思熟慮的类型——都联合起来，才会产生最大的力量。同时也要記着，城邦也是和任何其他的东西一样，如果长期保持在靜止的状态中，它自己会消耗的；它各方面的技术会变为陈旧过时了；但是在战斗中，它会經常取得新的經驗，更慣于不以言詞而以行动来捍卫它自己。总之，我認为一个本性是活动的城邦，如果改变它的本性而变为閑散的話，会很快地毁灭它自己的；人們所能找到的最安全的方法是接受他們实际上已經有了的性格和制度（縱或这种性格和制度还不是完善的），尽可能地依照这种性格和制度生活着。"

这是亚西比得的发言。雅典人听了他的发言、厄基斯泰人的发

① 其他希腊国家似乎宣傳不干涉主义或自决主义；依照亚西比得的意見，雅典不能采取这种政策，否則它将自食其果，而放弃它的帝国。

② 实际上，这是一种武装休战，每十天重新訂約一次。

言和一些林地尼流亡者的发言(他們是以請求者的資格发言的,他們提醒雅典人过去所宣的誓言,請求雅典人援助)之后,雅典人比过去更加急于想发动这次远征了。尼西阿斯知道利用他所已經用过的論点不足以改变他們所采取的行动了,但是他認为,如果他夸大所需要的軍力的話,或者可能改变他們的心思。因此,他又走向前面,发言如下:

"雅典人,我知道你們对于这次远征已經下了很大的决心,我希望征服的結果一切都如我們所期望的一样良好。現在我将向你們說出我对于目前形势的意見。我們現在所要去进攻的一些城市,据我所知道的,是力量很大的;它們彼此間不相隶屬,也不象那些乐于在一些比較溫和的条件下,接受一个新政府以逃避一个强暴政府的压迫的人一样,需要改变它們的政体的;事实上很可能它們不会放弃它們的自由来接受我們的統治。以一个单独的島屿而論,島上的希腊城市也是很多的。我預料到,那克索斯和卡塔那是会参加我們这一边的,因为它們在种族上和林地尼有联系。但是除了这两个城市之外,还有七个城市①,它們的陆軍和海軍装备很象我們的軍事装备一样,特别是栖来那斯和叙拉古,这两个城市是我們进攻的主要目的。它們有很多的重装步兵、弓箭手、标枪射手,有許多三列桨战艦,許多可以做水手的人。它們不仅在私人手中,而且在栖来那斯神庙中有許多金錢,而叙拉古也从一些土著居民中征收貢税。但是它們对我們的最大优势是它們有許多馬,并且事实上它們生产自己所需要的谷物,不須从外地輸入。

"对付这样强大的一个势力,我們单单派遣一个艦队和一支可观的軍队去是不够的。如果我們要使我們的軍事行动达到我們心目中的計划,而不使我們的行动受他們为数众多的騎兵所局限的

① 叙拉古、栖来那斯、机拉、阿格立真坦、麦散那、希米拉和卡馬林那。

話，特别是如果这些城市因为害怕我們而互相联合起来，使我們除了厄基斯泰人之外，再沒有朋友来供給我們的騎兵，以和他們对抗的話，那么，我們还需要一支很强大的步兵和我們一同航海往那里去。如果因为在开始时缺少先見，我們被迫而撤退，或者以后再派人回来請求援助的話，这是丢臉的。因此，我們在开始时就要准备一个能够負担这个任务的大軍。我們应該認識到，我們将航海到一个离开我們自己的国家很远的地方去远征；这次远征和你們过去在这一带地区对你們任何屬民进行的远征完全不同；在你們远征你們的屬民的时候，你們可以倚賴你們的同盟国，你們能够很容易地从友好的地区取得給养；而这次远征时，我們和本国断絕联系，跑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区去，在冬季的四个月中，就是派遣一个使者从那里到雅典来，都是很困难的。

“因此，我認为我們应当从雅典，从我們的同盟国——从附屬国，以及从伯罗奔尼撒人中任何我們能够說服或雇佣来参加我們一边的人們，招募大軍。我們应当有大批弓箭手和投石手的軍队，使我們能够抵抗敌人的騎兵队。我們应当在海上有絕对的优势，使我們能够很容易地运輸我們的軍需。我們一定要从这里带着我們的谷物(就是小麦和炒干的大麦)去，还要从磨坊中征发与谷物成比例的面包师，并且給付他們薪金，这样，使我們为風雨所阻的时候，远征軍还可以有它的粮食，因为我們的軍队这样多，不是每个城市所能接待的。在其他方面，我們也一定要尽我們的能力所及，作好准备，以免倚賴他人，特别我們要在此地尽量多带些錢，因为你們可以相信，以厄基斯泰人的金錢而論，据他們說是已經为我們准备好了的，但是很可能这只是理論上存在，事实上不一定存在的。

“所以我們离开雅典时，一定要带着一支軍队，不仅可以和他們的軍队匹敌——除开可用以决战的重装步兵之外——而且要实

际上在各方面比他們强得多;就是这样,我們还是很难征服敌人,或保全我們自己的。我們行动时,必須設想我們是去建立一个跟外国人和敌人混居在一起的城市;做这种事的人一定要在登陆的第一天就征服那个地方,或者至少要知道,如果他們沒有做到这点的話,他們会发現四面都是敌人。因为我害怕这一点,同时我知道我們需要很好的計謀和更好的幸运(幸运是我們很难有把握的,因为我們不过是人),所以在出航之前,我希望尽量地少依賴幸运,但是要根据一切合理的可能性,带着一支很安全的軍队出发。我相信这是最好的方法来保全城邦的一般利益和我們中間那些在战役中为城邦服务的人的安全。如果任何人和我的想法不同的話,我請他来代替我指揮軍队。"

在发表这篇言論时,尼西阿斯認为雅典人或者会因为所需要巨大規模的軍需而迟延;不然的話,如果他被迫而远征,这样,他也可以尽量安全地航行。

但是雅典人完全沒有因为准备工作的困难而失去远征的欲望,反而比以前更加热烈些,結果和尼西阿斯所想象的正相反。他們認为尼西阿斯的意見是很好的,現在远征軍是絕对安全了。每个人都充滿了远征的热情。年老一点的人認为他們将征服那些他們将航往的地方,或者,有了这样大的軍队,他們至少不会遭到灾禍了;年輕一点的人希望看看远地的風光和取得一些經驗,他們相信他們会安全地回来的;一般民众和普通士兵希望自己暫时得到薪給和扩大帝国使他們将来可以取得永久的薪給工作。大多数人的这种过度热忱的結果使少数实际上反对远征的人害怕别人說他們不爱国,如果他們表示反对的話,因此就不作声了。

最后,有一个雅典人跑向前来,私自和尼西阿斯說話,告訴他說,他用不着推辞了,或把事务再延誤了,而应当在每个人面前說出雅典人所必須为他表决的軍队数目来。尼西阿斯勉强发言,說

他将和他的同僚在一个比较平静的气氛下进一步商量，但是以他目前所能看到的来说，他们至少要带一百条三列桨战舰；从雅典的船舶中取得运输船，数目将来决定；雅典和同盟国的重装步兵不得少于五千人，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多一些；其他的军队也应当与之成比例——投石手和从雅典以及克里特来的弓箭手——这一切以及其他必要的东西都应当准备好，由他们带去。

当雅典人听了这些话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表决：关于军队的数目以及远征军的一般事务，将军们有全权依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处理。此后，准备就开始了。他们通知同盟国，雅典立即开始征兵。因为雅典刚刚从瘟疫和连绵战争的年代中恢复过来，许多青年已达成年；休战的结果，金钱也积累起来了，所以一切准备工作进行得更容易些。

当这些准备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发现有一晚，雅典城内差不多所有的赫尔密石像①的面部都被毁坏了。沒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人做的，但是国家悬出巨大的赏金想找出这些犯罪的人来，又通过命令：无论什么人，公民也好，异邦人也好，奴隶也好，凡是知道其他渎神行为的都可自由来告密。真的，整个这件事情很被重视，因为这件事情被认为是远征的预兆，同时是有推翻民主政治的颠复阴谋的证据。

事实上有一些住在雅典的异邦人和私人奴仆来告密。关于赫尔密石像本身，他们沒有说出什么来；只说出以前所发生的其他情况：当有些青年人在宴会上喝得大醉之后，把石像面部毁坏了；也说到私人住宅中举行神秘祭祀时的嘲笑庆祝。亚西比得是这些被控告者之一。那些最不喜欢亚西比得的人②就抓着这个事实，因为

① “这是一些方块石头雕成的像，根据国家的制度，在私人住宅的入口和神庙中都有许多这样的像。”（像作大石柱形，上面有个虬髯男人的头。——译者）

② 特别是一个名叫安得洛克利的人（第607页）；参阅普鲁塔克：《亚西比得传》，19。

他阻碍了他們自己牢固地掌握人民的領导权，他們認为，如果他們能够赶走亚西比得，他們就可以占据首要的地位了。因此他們把整个事情夸大起来，尽量叫嚣，說神秘祭祀事件以及赫尔密石像面部的毁坏，都是推翻民主政治阴謀的一部分，而所有这一切，亚西比得都是參加的，他們把他一般生活中違反傳統和不民主的性質作为这个控告的証据。

亚西比得当場否認对他所提出的控告，准备在出发远征之前，接受审判（当时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成），以便查出，对他所控告的事情是不是他作的；如果有罪的話，他应当受到处罰；如果无罪的話，他应当接受將軍的职位。他請求他們不要在他离开本国的时候，审問对他所提出的攻击，但是如果他眞的是有罪的話，应該当时就把他正法；他指出，如果命令他率領这样大的軍队出去，而带着这样严重的控訴在他的身上，这是不聪明的。但是他的敌人恐怕馬上审判这个案件的时候，他会得到軍队的好感；同时，因为他获得亚哥斯人和一些門丁尼亚人参加远征而甚得民心，他們恐怕人民对他寬恕，所以他們尽力把案件推迟，阻止馬上审判。同时他們使一些人起来发言，說亚西比得应当馬上出发，不应該阻止軍队的启程，但是他应当在回国后一定的日期內，接受审判。他們的計划是想对他提出一些更为严重的控告（这点在他出国以后，他們更容易作些），到那时候再派人去，把他召回受审。因此，决定亚西比得应当出发。

此事发生之后，已是仲夏季节了，他們开始向西西里航行。大部分同盟国事先接到通知，带着运載谷物的船舶和一切小船以及其他軍需品在科西拉集合，以便从那里横渡爱奥尼亚海，到爱阿匹吉亚地角。但是雅典人自己和一些当时在雅典城內的同盟者在指定日期的黎明时候，下往庇里犹斯，配备船上的海員，准备启航。其余的人，事实上是雅典的全体居民、公民和外国人，都和他們一起

跑到庇里犹斯来了。所有本国人都有送別的人——亲戚、朋友、或儿子們；他們同时充滿了希望和悲伤，他們希望这些人能够征服西西里，同时也想到，他們可能不会再看見这些人了，因为考虑到他們离开自己的国家这样远的航行，他們将去冒一切的危險；在离別的俄頃間，他們感到形势的危險比他們表决贊成远征的时候，更为深切。但是他們因为他們所有的力量和他們所亲眼看見的各种軍备的質量而感到鼓舞。至于外国人和其余的群众，他們只来看看这个軍容的壮观，贊叹这个事业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雄心。

无疑地，这第一次出发的远征軍远远地超过过去任何一个单独城邦所曾派出过的花錢最多、外观最美的希腊軍队。以战艦和重装步兵而論，它沒有比伯里克利用以进攻挨彼道魯斯的那支軍队，以及哈格濃用以进攻波提狄亚的同一支軍队更多些；那支軍队是由雅典重装步兵四千人、騎兵三百人和三列桨战艦一百条組織而成的，再加上列斯堡和开俄斯派来的五十条战艦和許多同盟軍。但是那支軍队只有一个短短的航程，只有普通的設备；而这次远征軍預計将在国外有很长久的时間，准备有海战和陆战的配备，有战艦和陆軍，以便随时应用。艦队有高度的效率，花費了国家和艦长們很多的金錢。每个水手每天由国庫支付一个德拉克瑪的薪金。国庫又备置了空船①（六十条战艦和四十条运輸重装步兵的船舶），都配备了可能找到的最好的船員。除国家所給付上排桨手②及其他船員的薪水外，艦长們还給他們以額外的报酬。他們花費了許多金錢来制造船首像和一般設备，因为每个人都渴望自己船艦的美观和速度超过其他的船艦。至于陆軍，他們是从最好的应征人員中挑选出来的，每人都有很强烈的竞爭心，費了很大的

① 是沒有装备的空船，装备是由艦长們供給的。

② 在三列桨战艦上，有三排桨手：上排桨手用最长的桨划船；中排桨手占据中排，下排桨手占据最低一排，用最短的桨，薪給最低。

力量来配置盔甲和个人設备。因此，不仅雅典人中間各人依照各人的职位互相竞爭，并且对于其他希腊人看来，它好象是一次表現雅典力量和偉大的示威运动，而不象是一支出发进攻敌人的远征軍。如果有人計算一下国家所用的款額和在那里服务的私人費用——其总数包括国家所已經用了的和将来送到将軍們手里的，每个人在他的設备上所已經花費了的，艦长們在他們的船艦上所已經花費了的，以及他們将来还要花費的；除此之外，还要包括每个人，除他从国庫里得到的薪水之外，随身带着以为私人費用的金錢(因为考慮到，这次远征会繼續一个很长久的时期的)，以及士兵們和商人們为了想作生意而随身带着的貨物——他一定会发現許多他連特的巨額金錢从雅典流出了。这次远征之所以这样著名的原因，不仅因为它表現有惊人的冒險和赫耀的外观，而且是因为它对于它所要进攻的敌人有压倒的优势，同时在雅典从来所派遣过的远征軍中，这一次是航程最远的；它对于将来所抱的希望，和他們目前的資源比較起来，是最远大的。



希腊的傳令官

当船員已經配备好了，一切他們想带着航行的都上了船的时候，鼓声命令全体肃靜，于是他們举行习慣上航行前的祈禱，不是一只船一只船地分别进行的，而是全体一致依照傳令官的号令进行的。全軍把酒傾入碗中，軍官們和士兵們都从金銀酒杯中傾酒奠祭。岸上的群

众，公民們和其他向远征軍祝福的人，都联合起来祈禱。当凱歌唱完了，奠祭完毕的时候，他們开始航行；起初是以縱队航行出港，后来他們彼此竞爭，直达厄基那。所以他們迅速地駛往科西拉，他們的其他同盟軍正在那里集合。

第三章　在叙拉古的辯論

远征軍的消息从各地傳到了叙拉古，但是长期間沒有人相信它。事实上，有一次民众会議中，有人发表了下面这样的言論：有些发言者相信雅典远征軍的傳說，有些发言者則持相反的看法。发言者中有赫蒙的儿子赫摩克拉底。他認为他知道事实的眞象。他跑向前来，提出下面的意見：

“当我把这次侵略的眞实情况告訴你們的时候，你們也許認为我和其他的人一样，在說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我知道，当一个人說出，或提供一些似乎难以置信的消息的时候，他不但不能說服他的听众，而且人家会把他当作一个笨伯。但是这一点我并不害怕；当我的城邦在危險中的时候，当我确信我自己比別人更知道眞实情况的时候，我不能緘默。虽然你們看来，似乎是很詫异的，但是事实上雅典人已經开动了一支很大的軍队——陆軍和海軍——来进攻我們了。名义上，这是因为他們是厄基斯泰的同盟者和他們希望恢复林地尼，但是实际上他們是想占領西西里，特别是我們这个城邦，因为他們一旦征服了叙拉古，他們就会很容易地占領这个島屿上其余的地区了。

“那么，无疑地，他們不久就会到此地了，現在你們便要考虑你們如何最好地利用現有的資源来抵抗他們。不要輕視这次侵略，否則你們会丧失你們的警惕；不要不相信有这回事，否則你們会忽

略一切关系重大的事情。凡相信这个消息的人，用不着害怕雅典人的勇敢和势力，他們带着这么多的軍队来，这远不是对于我們不利。当我們考虑到，其他西西里人，因为恐慌起来了，更願意做我們的同盟者，眞的，这样对于我們是更加好些。如果結果我們打敗了他們，或者迫使他們沒有达到目的而撤退（因为无疑地我們决不担心他們会得到他們所預料的結果），那么，这会眞的是我們的光荣举动；照我看来，这是很有可能的。派遣远离本国的远征軍，不論希腊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是很少有成功的。他們来的人数不会超过被侵略国及其邻国的人数，而被侵略国及其邻国的人民，由于恐惧，会联合起来。如果因为在外国給养的缺乏，他們进行不順利的話，他們会使那些他們阴謀对付的人們得到战争的荣誉，虽然他們的失望主要是由于他們自己的原因。雅典人所曾經遭遇的正是这样的：他們打敗波斯人，只是一件意外的事；但是战后，只是因为雅典是波斯人进攻的对象，雅典人获得了很大的名誉。在我們的情况下，很可能也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因此，讓我們滿怀信心，在此地作好我們的准备工作。我們应当派使者往西塞尔人那里去：对于他們中間有些人，我們要取得我們可以依賴他們的保証；对于有些人，我們要和他們訂立友好条約。我們应当派遣代表往西西里其他的地方去，向它們指出这个同样地威胁大家的危险；我們也应該派人到意大利去，以爭取那里的人做我們的同盟者，或者不要他們接待雅典人。我認为最好也派人到迦太基去。迦太基人一点也不会感覚得詫异的；事实上，他們經常担心雅典人有一天会来进攻他們的城市。因此，他們很可能会这样想：如果他們不支持我們，他們自己也会发生困难，他們会願意用种种方法来援助我們的，如果不是公开地，也会秘密地。无疑地，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他們比現有的任何其他的国家更加能够帮助我們些，因为他們有很多的金銀，这就可以支持战爭以及

其他一切。讓我們也派人到斯巴达去，到科林斯去，請求它們迅速地派遣軍队到此地来援助我們，同时在希腊进行战爭。我所認为目前我們全体最好应該做的事，你們这些慣于留在家里过舒服日子的人很可能是不会了解其重要意义的；但是我还是要把眞話說出来。如果所有的西西里人，或者我們至少把尽量多的人团結起来，准备把每只可以应用的船舶下水，带着两个月的給养，在他林敦和爱阿匹吉亚地角抵抗雅典人，使他們知道，在为爭取西西里而战爭之前，他們还必須为通过爱奥尼亚海而战爭，这样，对于他們的心理会产生最强烈的影响，使他們不得不顧虑到：当我們在友好的国家中(因为他林敦是会接待我們的)有一个根据地防守着，他們必須带着他們整个远征軍横渡一个广闊的公海；[1] 因为航程遙远，他們很难維持船艦的秩序，而我們很容易向他們进攻，因为他們只能慢慢地，一队一队地前来。在他們那方面，如果他們把他們全部航行迅速的战艦，首先减輕它們的載重，一齐向我們来进攻的話，我們可以推定他們已經划了很长久的时間了，我們可以在他們精疲力竭的时候向他們进攻；或者，如果我們不願意进攻的时候，我們总是能够退守他林敦；而在另一方面，他們横渡海来，只是想作海战的，他們的粮食会短少，他們会发現他們停泊在荒蕪的地区附近而遭遇着困难。他們不是留在那里而被封鎖着，就会沿着海岸航行，把他們其余的軍队丢在后面，而他們的前途是会使他們灰心的，因为他們不能确实知道那些城市是不是会接待他們。无疑地，我自己認为他們会因这些考虑而迟疑，他們根本不会在科西拉启航。他們会花費一些时間去深思熟虑和派遣偵探来探听我們的人数和我們的形势，于是季候过了，冬天来了；或者他們会因为

---

[1] 雅典人自然希望从科西拉渡海到他林敦，然后沿着海岸到麦散那。如果西西里人把他林敦作为他們的根据地，那么，雅典人就不得不横渡公海——那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我们的突击行动而吃惊，因而放弃了远征，特别是因为，根据我所得到的消息，他们最有经验的将军① 不希望指挥这次远征军，如果我们方面有重大军事行动的话，他会乐于找一个借口回国的。我深信，关于我们人数的情报一定要夸大一些，因为人们易于根据他们所听到的而下定决心，或变更他们的主意的。同时，那些首先进攻的人，或者，至少那些预先使侵略者知道他们会起来保卫自己的人是敌人所最害怕的人，因为那时候敌人知道他们已经准备迎战了。现在雅典人所遭遇的也正是这样的。他们进攻我们，以为我们是不会起来保卫自己的；他们之所以抱着这种卑劣的看法是因为我们没有帮助斯巴达人去毁灭他们。但是如果他们看见我们的行动有他们意想不到的勇敢的话，正是这种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实使他们感到惊慌，更甚于我们真正所有的实力。因此，我所渴望的正是你们应该采取这种勇敢的行动；如果你们不愿意这样做的话，那么，我劝你们尽量迅速做其他一切战争准备工作。让人人记着，勇敢地抵抗敌人是最足以表示对敌人进攻的轻视，而现在对我们最有用的事是好象我们在危急中一样，行动起来。我们要知道，在恐惧影响之下所采取的步骤是最安稳的步骤。雅典人已经来了。我确有把握，雅典人已在航途中：雅典人很快就会到达这里。”

这是赫摩克拉底的发言。至于叙拉古人民，他们中间有许多矛盾的意见。有些人认为雅典人不可能来，赫摩克拉底所说的不是真实的；有些人认为纵或雅典人真的来了的话，他们所作的祸害，会充分地得到报复；还有其他一些人根本不作此想，而认为整个事情是开玩笑的。只有极少数的人相信赫摩克拉底的话，对于将来感觉到恐惧。民主党的领袖是雅典那哥拉斯，当时他对于人民有很大的影响。他现在跑向前来，发言如下：

“人家说得雅典人这样疯狂，以至于跑到这里来，陷入我们的

① 指尼西阿斯，参阅第442页。——译者

势力中，只有儒夫或不爱国的人才不为此事而焦急。但是对于那些傳播这种消息来恐吓你們的人，如果他們妄想，以为我們沒有看透他們的动机的話，我所詫异的不是他們的冒失，而是他們的无知。他們自己恐惧，有他們自己的理由，而他們想把全城邦的人都引入恐慌之中，以掩飾他們自己的恐惧。所以現在所有这些消息的意义是这样的：这些消息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那些經常在这里鼓动叛乱的人有意造成的。如果你們是清醒的話，你們不会根据这些消息来估計各种可能性，而要考虑到，一个聪明而有广泛經驗的民族（我認为雅典人是聪明而有广泛經驗的）所可能作的事。雅典人不会在希腊战事尙未圓满解决的时候，把伯罗奔尼撒人留在后方，而錯誤地来发动一个和希腊战爭規模一样大的新战爭的。事实上，我个人認为，如果考虑到我們这些城市的人口和力量的話，我們不去进攻他們，他們就已經是很滿足的了。

“但是如果眞的如他們所說的，雅典人果然来了的話，我認为西西里比伯罗奔尼撒更加能够将战爭进行到底，因为西西里在各方面的設备都好些；我認为我們这个城邦本身就会比他們所想象的侵略軍强大些，甚至于比他們所傳說的两倍还要大些。我确实知道，他們不会带着馬匹来的，除了从厄基斯泰人那里得到少数的馬匹以外，他們在此地也得不到任何馬匹；他們也不会带着数目与我軍相等的重装步兵来的，因为他們必須从海上运輸。事实上，无論他們船舶上运載的东西多么少，他們要带着他們的船舶經过长远航行达到这里，已經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此外，还有其他的設备，其数量一定是很大的，如果他們考虑到我們这样大的一个城邦的話。我对于我所說的，深信不疑；所以我認为，縱或他們带来了一个和叙拉古一样大的城市，安置在我們的边境上，从那个城市来向我們进行战爭的話，他們也很少有生存的机会；如果整个西西里联合起来对他們作战（事实上，它会联合起来的），而他們只有一个

海上远征軍仓卒造成的要塞作为根据地，住在帳篷中，只有必需的生活品，又因为我們有騎兵，他們不能向任何方面行动——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們能够生存下去的机会就更加少得多了！如果把一切都考虑到的話，我很怀疑他們是否能够登陆而取得一个根据地，因为我認为我們的軍队比他們强大得多。

“但是我所向你們說的，是雅典人所都知道的，我很相信他們正忙于保卫他們自己領土的安全。事实上是叙拉古有某些人正在制造謠言，这种事情不是眞的，将来也不会变为眞的。我注意这些人，現在不是第一次；事实上，我是經常提防他們的；他們在行动中失败的时候，就利用这种謠言，甚至于捏造一些更为恶毒的事实，他們的目的是想使你們人民大众恐惧，以便他們自己取得政权。我实在担心，他們繼續不断地努力，眞的会有成功的一天。我們自己太軟弱了：我們沒有在他們行动之先阻止他們；一旦我們发現了他們的时候，也沒有有力地追踪他們。正因为这个原故，我們的城邦很少有一个安宁的时期，內部經常不断的党爭多于对外敌的斗爭，有时也有僭主和有势力的集团非法地夺取政权。只要你們拥护我的話，我要努力不讓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我們的时代里发生。我的方法是引导你們群众到我的思想方法方面来，然后重重地处罰那些参加这些阴謀的人，不仅在看見他們行动的时候（他們的行动是难得看見的），并且因为那些他們可能会作而沒有机会作的事情。对付敌人的时候，我們不仅应当注意他們的行动，而且要注意他們的意向，因为不先发制人的必先受到痛苦。至于那些要求寡头政治的人，于必要时，我将揭发他們，我将注視他們，甚至我将教訓他們；因为我認为要这样，我才能够把他們从邪恶的道路上扭轉过来。

“現在我有一个問題，我常常問我自己的：你們青年人所眞正需要的是什么？是不是想馬上作官呢？但是那是違反法律的，法

律不是排斥有才干的人作官的；法律之所以这样規定，只是因为你們还沒有作官的能力。是不是你們不想和其他每个人一样，生活在平等的条件下呢？但是同一个国家內的成員，公平地說，应該享受同样的权利的。有人說，民主政治不是一个賢明的制度，也不是一个公平的制度，有錢的人就是最好的統治者。但是我說，首先民主政治的意义是代表全体的人民，而貴族政治只是代表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其次，虽然富者善于寻找金錢，但是最好的顧問是賢明的人，多数人最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辯論，然后从中作出判断来。在民主政治下，一切的人一样，不管全体一块也好，当作个别的阶級也好，都有平等的权利。反过来說，一个寡头政治，无疑地，使大众分担患难，但是在享受幸福生活的时候，不仅自己要求最大的一部分，并且甚至于独占了全部。这就是你們中間的富人和青年所想达到的目的；但是在一个偉大的城邦中，这些事情是你們所得不到的。你們多么愚笨啊！如果你們不知道你們所欲达到的目的是邪恶的話，事实上你們就是我所知道的希腊人中最愚笨的；如果你們知道这一点，你們还冒失地进行这些事情的話，那么，你們是最大的罪犯。但是現在你們尙早，勿遺后悔，无論如何你們要从此得到教訓，努力促进你們国家的利益，这种利益是你們的全体同胞会享受到的。你們要記着，这样做的話，你們中間的善良公民不但会得到平等的一份，而且会得到更大的一份；反过来說，如果你們心中打别的主意的話，你們所有的一切都有被剝夺的危險。不要散布这些謠言吧，你們要懂得，我們知道你們的用意，我們不容許你們这样做的。縱或雅典人已在途中，我們这个城邦也会用那种无愧于我們城邦的手段来对付他們的；我們有我們的将軍們，他們会注意这一切。如果这些消息，如我自己所想的一样，完全不眞实的話，这个城邦不会因为这些謠言而产生惊慌，因而选擇你們作它的統治者，以自陷于奴役之中。城邦能够自己观察事物，会把

你們的言辞当作积极行动来裁判；它不会因道听途說而使它所享受的自由被剝夺，但是会努力采取实际行动和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以保全那种自由。"

这是雅典那哥拉斯的发言。于是一个将軍站起来，不許其他的人起来說話了。对于这个局势，他自己发言如下："发言者这样互相攻击，或者听众对他們給以顏色，都是不聪明的。我們要注意我們所得到的消息，注意我們全体——整个国家和每个私人——如何才能够最好地对付侵略者。縱或沒有这个需要，但是使国家有馬匹、軍器以及战争中一切显示荣耀的設备，这是沒有害处的。这些事，我們要負責，并且注意到詳情細节。派遣使者到各城市去看看它們的态度，同时做一些其他我們認为有利的事，这也是沒有害处的。我們已經注意到一些这样的事情了，以后我們发現了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向你們提出。"

这个将軍发言之后，民众会議就散会了。

第四章 雅典人在西西里。将軍們的計划。卡塔那和那克索斯与雅典人联合

雅典人和他們所有的同盟軍現在都到了科西拉。首先将軍們檢閱了全部軍队，并且安排了他們停泊和扎营的秩序。他們把全部艦队分为三部分，每个将軍負責指揮一部分。他們这样安排，使他們不必同时航行（因为考虑到，如果同时航行，在登陆的时候，他們的飲水、港口和給养都会发生問题）；同时，每部分軍队有一个将軍指揮，他們能够更好地維持秩序，也容易管理些。于是他們派遣三条船艦往意大利和西西里，以便确定那些城市能够接待他們。这些船艦所受的命令是回轉来迎接他們，使他們在靠岸之前知道

前方的形势。

以后，雅典人带着他們的巨大軍队，从科西拉开始航行，渡海往西西里。他們共有一百三十四条三列桨战艦和罗得斯派来的两条五十桨大船。这些三列桨战艦中，有一百条是雅典的——六十条用来作战，四十条用来运輸，——其余的三列桨战艦来自开俄斯以及其他同盟国。共有重装步兵五千一百人。这些重装步兵中包括从正规兵籍中抽調来的雅典公民一千五百人，从貧民級[1]中抽調的七百人(他們作水兵)，其余的是同盟軍，有些是雅典的屬民，虽然其中也有五百名亚哥斯人，二百五十名門丁尼亚人和其他雇佣軍。共有弓箭手四百八十人，其中有克里特人八十名；此外还有七百名罗得斯人，作投石手；有一百二十名麦加拉流亡者，作輕装步兵；和一条載馬的运輸船，載着三十匹馬。

这是第一次远征軍往那里去作战的兵力。[2] 軍需由三十条商船运載，船中載有谷物，同时还有面包师、石工和木工，以及全套建筑要塞的工具。他們还带有一百条小船，这些小船和商船一样，是征发而来的；此外还有許多小船和商船，自願地跟着远征軍去作生意的。这一切船舶都一道离开科西拉，横渡爱奥尼亚灣。

全部軍队，依照他們航行的进度，达到爱阿匹吉亚地角、他林敦以及其他地点。于是他們沿着意大利海岸航行，发現那些城市不給他們以交易的商場，甚至于不許他們进城，只給他們以水和停泊的自由；而他林敦和罗克里就是这点也不給他們。所以他們到了意大利的顶端利吉姆。他們在此地都集合起来，因为利吉姆人不許他們进城，他們在城外阿提密斯神庙的圣地上扎营；在那里，利吉姆人給他們一个市場。于是他們把船艦靠岸，暂时沒有繼續

① 貧民級通常只作桨手的，只有在非常的时候，象这次一样，才作水兵，穿着重装步兵的盔甲。

② 参閱第445頁。

前进。他們和利吉姆人开始談判，劝利吉姆人援助林地尼，因为利吉姆人和林地尼人都是起源于卡尔西斯人的。① 但是利吉姆人回答說，他們不願意参加任何一边，而要等到意大利全部希腊人有一个共同决定的时候，才依照决定行动。于是雅典人轉而注意西西里的情况，考虑他們最好采取的道路。同时，他們也等着他們先派往厄基斯泰去的船艦回来，因为他們想知道厄基斯泰的使者在雅典所說的款項是不是眞的有。

現在各方面的消息都傳到了叙拉古，他們自己的情报官吏也得到了确实的消息，知道雅典的艦队已經到了利吉姆。于是他們开始尽力工作，以对付这个局势，現在他們不再怀疑这个事实了。他們派遣駐軍扎在一些西塞尔人的城市中，派遣使者往其他城市；派遣軍队往乡間各駐防地点；檢查城內的馬匹和武裝，使一切都安排好；他們又采取了其他措施，准备随时参加战斗。

同时，先派去的三条船艦从厄基斯泰回到了利吉姆的雅典人那里。他們带回的消息是厄基斯泰人并沒有他們所允諾的那些款項，只有三十他連特可供应用。将軍們馬上丧气了，一則因为他們第一个希望化为烏有；二則因为利吉姆人拒絕参加他們一边，事实上利吉姆人是他們想拉到他們一边来的第一个部族，而且也是最可能被拉过来的，因为他們和林地尼人是同种族的，而且总是对雅典人友好的。眞的，当尼西阿斯听到了厄基斯泰的消息时，他毫不感覚惊异；但是其他两个将軍則完全沒有預料到。当雅典第一批使者去考察这笔款項問題的时候，厄基斯泰人用下面的計划欺騙了他們。厄基斯泰人带着他們到伊利克斯的阿富罗底女神庙中去，把庙中的貢品給他們看——飯碗、酒杯、香爐、以及其他很多东西，都是銀子作的，眼睛看来似乎是很光輝燦烂的，但是它們的

① 参閱斯特累波，VI. 257。

金錢价值是比較小的。他們又在私人家里款待雅典的船員，他們把厄基斯泰全城的金銀杯子都搜集起来，又从邻近的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城市中借来了一些，每个东道主在宴会中，把这些东西当作自己的財产拿出来。他們利用差不多完全相同的器皿，到处都表現有很多这样的器皿，所以从船上来的雅典人都大为惊异；当他們回国的时候，他們告訴每个人，說他們在那里看見了大量的貴重物件。他們自己受騙之后，在当时他們又使其他的人也相信了。現在厄基斯泰人并沒有金錢的消息傳遍了的时候，士兵們对他們大加譴責。

将軍們商量，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們应当采取什么步驟。尼西阿斯的意思是要把全軍駛往栖来那斯，因为栖来那斯是他們远征的主要目的。如果厄基斯泰人供給全軍的金錢的話，他們应当重新考虑这个問題。如果他們不供給的話，雅典人就应当要求他們供給他們所請求的六十条船艦的軍需，而停留在那里，注意用武力或协商的方法使厄基斯泰和栖来那斯达到和解。然后他們沿着海岸航行，經过其他城市，炫耀雅典的力量；他們表示雅典如何地願意援助它的朋友和同盟者之后，他們就应当航行回国，除非他們可以迅速地、意外地援助林地尼或爭取其他城市到他們这一边来的話。他認为他們不应該耗費国家的資源，使国家陷入危險中。

亚西比得說，他們旣已带着这样的軍队出国，他們不应該一事无成地回国去，給他們带来羞耻。他們应当派遣傳令官到栖来那斯和叙拉古以外的其他一切城市去；他們应当和西塞尔人拉攏，鼓励一部分西塞尔人叛离叙拉古，設法爭取另一部分西塞尔人的友誼关系，使他們能够从这些人中間得到谷物和軍队。第一步是爭取麦散那的支持，因为这个地方正在他們的前面，是西西里的門戶，同时是一个絕好的海港，可以作为軍队的根据地。他們把这些城市爭取过来之后，他們就会知道那些人可以支持他們作战，那时候

他们才可以进攻叙拉古和栖来那斯，直到栖来那斯和厄基斯泰订立和约以及叙拉古允许他们恢复林地尼时为止。

拉马卡斯说，他们应直接驶往叙拉古，在叙拉古城下迅速作战，当时敌人还沒有准备对抗他们，就会最害怕他们。他说，每个军队在开始的时候是最使人害怕的；但是如果让时间过去而他们沒有出现的话，人们的精神恢复了，当他们眞的看见了军队的时候，他们就会轻视它，而不会害怕它了。现在当敌人因为想到它而还在害怕的时候，给他们一个突击，这样，雅典人最有胜利的机会，而对叙拉古人的士气会有最严重的影响，因为他们看见人数众多（目前是人数似乎最多的时候），他们害怕将来所要受到的一切痛苦，最重要的是，他们害怕冒着马上战争的危险。同时，很可能，因为他们不相信雅典人会来，许多叙拉古人会被遗弃在郊外的乡村中；这样，当他们还在那里把财产运入城中的时候，如果军队打了一个胜仗，在城下驻扎起来的话，军队是不会缺少给养的。这样，其余的西西里人也马上不愿自己和叙拉古建立同盟；不要等待那一方面胜利，就很可能会倒向雅典人这一边来。他主张把麦加拉作为海军根据地。这个地方可以作为舰队撤退的地方，可以作为封锁的根据地，这个地方沒有人居住，从陆地上和海上都离叙拉古不远。

这些是拉马卡斯所表示的意见。但是最后他支持了亚西比得的计划。以后，亚西比得率领他自己的船舰，渡海往麦散那，企图协商建立同盟。在这一方面，他失败了，因为麦散那人回答说，他们不愿迎接雅典人入城，虽然他们可以在郊外供给雅典人一个市场。于是亚西比得航回利吉姆了。

接着将军们从大军中配备了六十条船舰，带着粮食，沿着海岸航行，往那克索斯，而留着其余的军队在利吉姆，由一个将军指挥。那克索斯人迎接他们进城，于是他们继续航往卡塔那。在这里，卡

塔那人拒絕他們进城，因为城內有一个亲叙拉古党。他們繼續航行到提里阿斯河畔，在那里宿营了一夜。翌日，他們駛往叙拉古，把所有的船艦列成单行縱队，只有十条船艦被他們派遣先行，他們命令这十条船艦駛入大港中，看叙拉古人是不是有一个艦队下水；同时，当它們駛行的时候，在船上宣布：雅典人是因为他們的同盟关系和同族关系，将来恢复林地尼人的原有土地的；因此，在叙拉古的林地尼人不要害怕，应該离开叙拉古，而来和雅典人联合在一起，因为雅典人是他們的朋友和恩人。他們这样宣布之后，勘察了这个城市和港口，以及这个地方的一般地形，看那个地方他們必須利用来作一个进行战爭的根据地。于是他們又回到卡塔那去了。

此地举行了一个民众会議，虽然卡塔那人不許雅典軍队进城，但是他們請雅典的将軍們去說明他們想要說的話。当亚西比得正在說話而公民們都完全集中注意会议的时候，雅典的士兵們偷偷地进了城。他們是打破城牆的側門进来的，因为側門原来就是建筑得很坏的。他們开始在市場上跑来跑去。卡塔那的亲叙拉古党人看見軍队进了城，他們馬上害怕起来，因而蹓跑了(人数不是很多的)，其余的人就表决贊成和雅典人訂立同盟，請他們把其余的軍队都从利吉姆带来这里。以后雅典人渡海到利吉姆，这时全部軍队都联合起来，一同駛往卡塔那。到了卡塔那后，他們就开始建筑他們的营寨了。

当时他們得到消息，如果他們往卡馬林那去的話，那个城市也会倒向他們这一边来；同时叙拉古人也配备了一个艦队。因此，他們首先带着全軍，沿着海岸，駛往叙拉古。他們在叙拉古沒有发現配备艦队的痕迹，于是繼續沿着海岸航行，到了卡馬林那。他們在卡馬林那靠了岸，派遣一个傳令官往城里去。但是卡馬林那人不願他們进城，說他們受誓言的約束，只在雅典人乘着单只船舶来的

时候，他們才接待，除非是他們自己請求多派船只。在此地交涉沒有結果，雅典人又离开那里了。他們在叙拉古的領土上登陆，进行掠劫；但是叙拉古的騎兵来了的时候，他們有几个落在后面的輕裝步兵被杀掉了。所以他們又回到卡塔那去了。

第五章　亞西比得被召回国。哈摩狄阿斯和阿利斯托斋吞的故事

到了卡塔那的时候，他們发現薩拉明尼亚号战船[①]从雅典駛到，带着命令要亚西比得回国去答辯国家对他所提出的控告，同时要軍队中其他一些人也回国去，有些是和神秘祭祀中的瀆神方式有关，有些是和赫尔密石像有关，被人告发。因为远征軍出发以后，雅典人和以前一样，急于調查关于神秘祭祀和赫尔密石像的事实。他們不考驗告密者的品質，把所听得的一切都当作怀疑的理由，根据一些流氓所提出的証据就逮捕一些最善良的公民，下之獄中，他們認为最好是这样追查到底，被告发的人，不管他的名誉多么好，也不能因为告发者的品行坏而逃避审問。人民都听到說过关于庇西斯特拉图和他的儿子們的僭主政治，知道它后来是多么压迫人民的；他們也知道，后来推翻僭主政治的不是他們自己和哈摩狄阿斯，而是斯巴达人。[②] 因此，他們总是在恐惧状态中，容易抱着怀疑的态度来观察一切事情。

事实上，阿利斯托斋吞和哈摩狄阿斯的勇敢行为[③]是由于恋爱事件。我将詳細說明这一点，以証明雅典人也和其他的人民一

① 这是雅典政府两条航行迅速的三列桨战艦之一，船員是經常配备好，准备非常时期应用的。

② 在克利奥密尼斯指揮之下，公元前510年。

③ 公元前514年。

样，对于他们自己的僭主和他们自己的历史事实是沒有正确的知识的。庇西斯特拉图逝世的时候，① 他已年老，仍为僭主。他死了之后，执政的不是希帕库斯，如许多人所想的，而是他的长子希比亚。哈摩狄阿斯是当时一个最漂亮的青年，正当少壮的时候。他为一个中等阶级的公民阿利斯托斋吞所恋爱而占有着。庇西斯特拉图的儿子希帕库斯② 曾经企图诱奸哈摩狄阿斯，但未成功，哈摩狄阿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阿利斯托斋吞，因为事实上阿利斯托斋吞正在热恋着他，所以大为不安，恐怕希帕库斯利用一切权力，以武力夺取哈摩狄阿斯。因此，他马上阴谋利用他自己的力量来推翻僭主政治。同时，希帕库斯第二次企图诱奸哈摩狄阿斯，也沒有成功。以后他无意利用暴力，但是阴谋利用某种方法来侮辱哈摩狄阿斯，而不露出他的眞正动机来。眞的，他用一种方式行使了他的权力，使人民易于忍受，被他统治而无怨言。事实上这些特别的僭主们③ 长期以来表现他们的政策有高度的原则和智慧。他们对雅典人所征的税不过财



讹传刺杀僭主的哈摩狄阿斯和阿利斯托斋吞

① 可能是公元前527年。

② 参阅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VIII，中译本，第21页。亚里士多德说，想和哈摩狄阿斯恋爱的是希帕库斯的弟弟帖撒拉斯，不是希帕库斯本人。——译者

③ 指庇西斯特拉图家族。——译者

产的二十分之一，但是他們大大地改善了雅典的面貌，在战爭中取得了胜利，举行了一切正当的宗教祭祀。在其他一切方面，城邦还是依照过去的法律管理，他們只是注意他們自己的家族中一个成員总是居于公职。在雅典每年一任的执政官中，有僭主希比亚的儿子，他因为他祖父的关系，名字也叫庇西斯特拉图。在他作执政官的那年中，他貢献了市場上十二神的祭坛和彼提昂的阿波罗祭坛。后来雅典人把市場上的祭坛延长，把祭坛上的銘刻擦掉了，但是彼提昂祭坛上銘刻的模糊字迹还可以看得出，銘文是这样的：

> “希比亚的儿子庇西斯特拉图树立这个职位紀念碑，
> 在彼提昂的阿波罗神的圣地上。”

希比亚是长子，掌握政权这一事实是我所肯定断言的，因为我所根据的消息比别人要正确些。① 从下面一点来看，也可以知道这是眞实的。所有合法的兄弟中，只有希比亚所生的儿子是有記載的。神坛和卫城上記載僭主們罪行的石柱都可說明这一点。在这个石柱上沒有記載帖撒拉斯或希帕庫斯的儿子，但是記載了希比亚有五个儿子，他們是亥帕基德的儿子卡利阿斯的女儿迈尔海恩所生。可能长兄是最早結婚的。在同一个石柱上，他的名次只次于他父亲的名字，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除了他的父亲之外，他是最年长的，并且他是僭主。如果希帕庫斯被杀时是僭主，而希比亚不得不在当天夺取政权的話，当然我不相信希比亚这样容易地在頃刻之間就能夺取政权。事实上，长期以来他已慣于使公民畏惧他，使他的卫队服从他，所以他控制了当时的局势，而沒有遭到严重的反抗，也沒有表示一点怀疑的态度；如果是他的弟弟的話，可

① 这似乎是指修昔底德和庇西斯特拉图有近亲的关系，所以由于口傳，他得到比較正确的知識；参閱馬賽林那斯，§18和第27頁注③。（这个說法是不可靠的。——譯者）

能因为缺少以前长期掌握政权的經驗而表示迟疑的。至于希帕庫斯，他因为他的不幸的命运而著了名，所以后世也相信他是僭主了。

現在回头来講哈摩狄阿斯了。希帕庫斯被哈摩狄阿斯拒絕之后，依照他的計划，对哈摩狄阿斯进行侮辱。他和他的哥哥首先邀請哈摩狄阿斯的一个妹妹携带一个籃子来参加节日游行；① 后来她来了的时候，他們要她回去，說她根本沒有被邀請，因为她不配参加游行。因此，哈摩狄阿斯很为不安；为了他的原故，阿利斯托斋吞更为憤怒。于是他們和他們的同謀者布置一切，只等到泛雅典娜大节日的到来；因为只有那一天，参加游行的公民可以携带武器聚集在一起，而不至于引起怀疑。阿利斯托斋吞和哈摩狄阿斯准备首先发难，然后其他的人馬上支持他們，进攻卫队。参加阴謀的人数不多，一則为着安全計，一則他們希望那些沒有实际参加阴謀的人，因为他們手中有武器，一旦看見这么少的人也准备冒險，就会馬上参加他們一起来爭取恢复他們自己的自由的。

当节日到了的时候，希比亚带着他的卫队在城外陶器区安排游行的秩序。哈摩狄阿斯和阿利斯托斋吞准备了他們的匕首，正要开始行动的时候，他們看見他們的一个同謀者正在和希比亚亲密地談話(事实上、任何人都是很容易接近他的)。于是他們害怕起来，以为阴謀已被泄漏，他們馬上会被逮捕了。但是他們希望，如果可能的話，报复那个伤害了他們，使他們冒一切危險的人，所以他們冲进門內，立即在利俄科里翁② 地方襲击希帕庫斯，他們沒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全，完全是因为憤怒的冲动而行动，一个是因为

① 在节日中携带装着宗教仪式必需品的籃子的这种职务是很光荣的，所以拒絕一个少女担任这种职务，被看作是对于她的家族一个莫大的侮辱。

② 这是古代亚狄迦国王利奧斯的女儿們的神殿，她們是在雅典被敌軍圍攻的时候为国家而牺牲的。这个神殿在內陶器区內保护神阿波罗神庙附近。

爱情而憤怒，另一个是因为伤害了尊严而憤怒。所以他們把他击倒杀死了。因为群众跑攏来了，阿利斯托斋呑暫时逃脫，沒有被卫队捉着；但是后来被逮捕，受尽磨难而死。哈摩狄阿斯則就地被杀死了。

当希比亚在陶器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不往謀杀事件发生的地点去，馬上跑到携带武器游行的人那里去，因为隔了相当的距离，当时他們还不知道发生了的事情。他在臉色上装做很鎮靜，沒有露出一点痕迹来，指着一块地方，要他們往那里去，不要携带武器。他們以为他有什么事要向他們說，于是希比亚命令他的卫队把武器拿开，馬上把那些他認为有罪的人和携带匕首的人都抓出来，① 因为习慣上游行的时候，只許携带盾和矛的。

哈摩狄阿斯和阿利斯托斋呑的阴謀是这样因为伤了一个爱人的情感而引起的，而他們的冒失行动是一时恐慌的結果。但是此事发生以后，僭主政治对于雅典人更加压迫了。現在希比亚更加害怕，所以处死了許多公民。同时，他开始在外国寻找一个在革命发生时他可以逃避的地方。至少，无疑地，他虽然是一个雅典人，但是把他的女儿阿基狄斯嫁給一个拉姆普薩卡斯人伊安泰德（拉姆普薩卡斯的僭主希波克利的儿子），因为他知道他們在波斯王大流士面前很有势力。阿基狄斯的坟墓在拉姆普薩卡斯，墓上的石碑載着下面的銘刻：②

> "長眠在这里的阿基狄斯，
> 父亲是当代希腊最偉大的人物希比亞，
> 父亲和丈夫，兄弟們和儿子們都是僭主，
> 但是她心中毫无驕傲。"

此后希比亚在雅典还作了三年僭主，在第四年中为斯巴达人

① 参閱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VIII，中譯本，第21—22頁。（他說此說不确。——譯者）

② 据說，这是西奥斯人西蒙尼德的作品（亚里士多德：《修辞学》，1，9）。

和被放逐的阿克密尼德族所廢立。[①] 他被护送到息基昂，然后往拉姆普薩卡斯，到了阿基狄斯那里；再从那里到了大流士的王廷。二十年后，在他的暮年中，他随波斯軍队远征到馬拉松。

这些事情給雅典人以很深的印象。因为他們回忆到他們所听得的这些事情，他們現在对于那些和神秘祭祀有牽連关系而被控告的人感到憤怒和怀疑；他們認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想建立寡头政治或僭主政治的阴謀的一部分。因为事实上輿論旣已激动，有許多显著的公民已下獄中，而且事情沒有緩和的气象；事实上殘酷的程度每日增加，被逮捕的人每天加多。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被监禁的人[②] 被認为是最有罪的。一个同他一道被监禁的人劝他出来自認；他自認的事实可能是眞的，也可能是假的。双方面的意見都有人主張，虽然事实上，无論当时，或者后来，都沒有人能够确实說出这件事情是誰作的。但是一个被监禁者这样說服了另一个被监禁者：縱或他沒有作这件事情，最好自己承認作了此事，以求获得兗予处分而使自己得到安全，同时也使城邦內目前猜疑的情况告一結束；因为他自認而得到兗予处分比他否認別人对他的控訴而提出审判，会更安全些。因此，这个被监禁者就承認了他自己和別人有关于赫尔密石像的犯罪行为。雅典人以前在恐怖状态中，認为推翻民主政治的阴謀者决不会被发現的；現在他們以为发現了眞实情况，因此很高兴。于是他們馬上釋放了認罪者本人和一切他所沒有告发的人。那些他証明有罪的人都被提出审問，凡被提着的都被处死。凡逃掉了的都被宣布死刑，悬賞購买他們的首級。在这一件事情中，很难說，那些被处罰的是不是罪有应得的；但是很清楚，事实上城邦內其余的人都得到了很大的益处。

---

① 公元前510年。

② 演說家安多西德在他的演說辞：《神秘祭論》中說到此事。据安多西德說，劝他的人是他的表哥察米德；据普魯塔克的記載（《亚西比得傳》ii.），这个人是提米阿斯。

至于亚西比得，那些在他出发之前攻击他的敌人现在又攻击他了，雅典人很重视这桩事情。因为他們認为現在已經发現了关于赫尔密石像事件的眞相，他們更相信牽連到亚西比得的神秘祭祀中的瀆神事实是他作的，是同一个企图推翻民主政治的阴謀中的一部分。当这一切騷动正在进行的时候，正碰着斯巴达人的一小支軍队进至地峽，以处理他們和彼奥提亚人間的事情。雅典人以为这是亚西比得的阴謀；他們以为斯巴达人到那里来，不是因为彼奥提亚人的事，而是和亚西比得安排好了的；如果他們不先发制人，逮捕那些根据情报有嫌疑的人，雅典是会被出卖的。实际上，他們带着武器在城內提秀斯神庙中睡了一个整晚。差不多同时，亚西比得在亚哥斯的朋友們也有阴謀推翻民主政治的嫌疑，因此，雅典人把他們过去軟禁在島屿上的一些亚哥斯的人質[①]都交給亚哥斯人去处死了。

因此，从各方面看来，亚西比得都是有很大嫌疑的，雅典人想要审判他，把他置之死地，因此，如我們所已經看到了的，他們派遣薩拉明尼亚号战艦往西西里去提取他和其他一些根据情报有嫌疑的人。他們的命令是要他回来，在法庭上自辯，而不是逮捕他。他們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想避免对自己的軍队和西西里的敌人引起騷动，尤其是因为他們想留着亚哥斯人和門丁尼亚人在軍队里服务，他們認为亚哥斯人和門丁尼亚人是由于亚西比得的影响而被說服来参加远征的。

所以亚西比得和其他被控告的人乘着他自己的船离开西西里，和薩拉明尼亚号战艦一路航行，好象是回雅典去的样子。但是当他們到达条立爱的时候，他們和薩拉明尼亚号战艦离开了，丢掉他們的船，把自己隐藏起来；因为国內对于他們有很大的成見，他

① 参閱第412頁。

們害怕回去受审。薩拉明尼亚号战艦上的水兵花費了一些时間去寻找亚西比得和他的同伴們，但是結果沒有找着，他們就启程回国了。亚西比得現在是一个逃亡者了；不久之后，他乘着一条小船从条立爱渡海到了伯罗奔尼撒。雅典人就缺席裁判，宣布他和他的同伴們的死刑。

第六章　叙拉古城下雅典人的胜利

以后留在西西里的雅典將軍們把全部軍队分为两部分，每人由抽签决定，指揮一部分。他們率領全軍駛往栖来那斯和厄基斯泰。他們的目的是想去考察厄基斯泰人是不是可以拿出他們所允諾的金錢来，考察栖来那斯，并且找出它和厄基斯泰所爭执的地方来。他們沿着西西里面对着第勒尼安海的海岸航行，陆地在他們的左边，駛入希米拉，这是这个地区唯一的一个希腊人城市。这里的公民不願意接待他們，他們又再航行。在中途，他們攻陷了海卡拉，这虽然是西堪尼亚人在海岸边建筑的一个小要塞，但是它是和厄基斯泰作战的。他們把那里的居民变为奴隶，把这个地方給予厄基斯泰人；厄基斯泰的騎兵和他們联合在一起了。于是他們的陆軍从陆地上回来，通过西塞尔人的土地，达到卡塔那；而他們的艦队带着奴隶在船上，沿着海岸航行。尼西阿斯从海卡拉，沿着海岸，直接駛往厄基斯泰；他在那里收到了三十他連特，并作了别的事之后，又和其余的远征軍联合在一起了。他們把奴隶出卖，共得一百二十他連特。他們又航往西塞尔人中的同盟者那里去，劝他們派遣軍队来。他們用自己一半的軍队进攻机拉地区的亥布拉，这个城市是反对他們的；但是他們沒有攻陷它。这样夏季就完了。

接着冬季开始时，雅典人积极准备进攻叙拉古，而叙拉古人也准备进攻雅典人。起初，叙拉古人害怕，并且預料雅典人会馬上来进攻的；但是因为雅典人沒有馬上进攻，他們的信心与日俱长。現在他們发現敌人远远地离开了他們，航海到西西里的另一边去了；同时，雅典人进攻亥布拉，沒有攻陷那个地方，因此，他們更加藐視雅典人了；正如群众有了信心所常会作的，他們不断地劝他們的将軍們領导他們去进攻卡塔那，因为雅典人不来进攻他們。叙拉古的巡邏騎兵經常馳往雅典軍队那里去，除了給他們以其他侮辱的言辞之外，还問他們是不是眞的想自己定居在别人的土地上，而不是想恢复林地尼人的土地。

雅典的将軍們知道这种形势，設計引誘叙拉古的全軍出来，尽量地远远离开他們的城市，同时雅典人自己于夜間沿着海岸航行，从容地占据一个适当的地方，以建筑营寨。他們知道，如果他們在准备抵抗他們的軍队面前登陆的話，或者，如果他們被看見从陆地上进軍的話，这个計划就不容易实現了，因为叙拉古的騎兵很多，而他們自己根本沒有騎兵，所以他們自己的輕装步兵和随軍而来的人們会遭到叙拉古騎兵的摧殘。因此，如果他們照这个計划进行的話，他們可以占据一个很少受到叙拉古騎兵襲击的地方（有些随軍而来的叙拉古流亡者告訴他們，在奥林匹昂附近有一块地方，后来他們眞的占据了这块地方）。

于是将軍們想出一个实現他們的計划的办法来了。他們派遣一个他們可以信任而叙拉古的将軍們也認为是在叙拉古人一边的人往叙拉古去，說他是城內某些人派他来的，那些人是叙拉古将軍們所知道的，同时也是卡塔那城內亲叙拉古派的余党。他告訴叙拉古将軍們說，雅典人晚間慣于睡眠在城內离开他們的武器保存所有一些距离的地方；因此，如果叙拉古人約定一个日期，在黎明时以全軍进攻雅典远征軍的話，卡塔那城內的亲叙拉古党人会

五 关閉城門，把雅典人关在城內，同时他們会放火，把船艦燒起来，于是叙拉古人进攻木栅，可以很容易把城內的人征服。他說，卡塔那城內有很多人願意参加这个工作，他們准备馬上行动，他自己就是他們派来的。

叙拉古的将軍們对于这种形势很有信心，就是沒有这个消息，他們也已經决定进攻卡塔那；他們表現特别缺少愼重的态度，凡是他們听到的，他們都相信。他們馬上确定一个他們往那里去的日期后，就送他回到卡塔那去了。那些从栖来那斯和其他地方来的同盟者已經和他們在一起了；現在他們下令准备全部叙拉古軍队出发。当一切准备好，他們約定的日期也快到了的时候，他們起程往卡塔那去，晚間在林地尼領地內的息米修斯河畔宿营。当雅典人听得他們已在途中的时候，他們馬上率領他們的全部軍队，包括所有参加他們一起的西塞尔人和其他的人在內，都上了他們的战艦和小船，夜間駛往叙拉古。黎明的时候，雅典人在奧林匹昂对岸一个地点登陆，占据那个地方以造营寨。叙拉古的騎兵首先馳往卡塔那，发現雅典全部远征軍已經航海出去了，急忙跑回，把消息告訴他們的步兵。于是他們全部軍队立即回来，保卫他們自己的城市。

同时，因为叙拉古人离开雅典人很远，雅典人有充分的时間布置他們的軍队在一个形势很好的地方，他們在那里可以随时发动战役；而在战时或战前，叙拉古的騎兵很少有机会来扰乱他們，因为那个地方，一边有牆、房屋、树木和沼澤的阻碍，另一边有險峻的悬崖。他們又砍伐了邻近地区的树木，沿着他們的船艦，建筑木栅。达斯康是一个容易受敌人攻击的地点，他們匆忙地用木材和他們在田野中拾来的石头，在那里建筑一个要塞。他們破坏了阿那配斯河上的桥。当他們作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城內沒有人出来阻撓他們。首先出現的是叙拉古的騎兵，全部步兵跟在他們的

后面。起初他們向雅典的軍队前进；但是后来雅典人并沒有出来进攻他們的时候，他們撤退，横过大路，到了厄洛拉斯，当晚就駐扎在那里。

翌日，雅典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准备战爭。他們的队形是这样的：右翼是亚哥斯人和門丁尼亚人，雅典人在中央，其余的陣綫由其他同盟者充担。軍队的一半排成八排，作为前鋒；其余的一半列为空心四方形，也是八排，包圍营帳在內，他們所受的命令是他們看見前綫那一部分发生困难的时候，就去援助那一部分。非战斗人員安置在四方形之中。

叙拉古人把他們的全部重裝步兵排为十六排。这个陣綫包括叙拉古人以及来支援他們的同盟者的全部軍队。这些同盟者大部分来自栖来那斯；其次重要的軍队是机拉的騎兵，其数約二百名；此外还有来自卡馬林那的騎兵二十名，弓箭手五十名。至少足足有一千二百名騎兵排在右边，其次就是标枪手。当雅典人将要开始进攻的时候，尼西阿斯沿着士兵的行列跑去，用下面的言辞鼓励全軍以及軍队中的各族人：

"我用不着把长篇的演說来鼓励你們，因为我們都是在同一个战斗中。我認为我們的軍队本身比那些只有弱兵为后盾的美好言辞更足以鼓励我們的信心。因为我們亚哥斯人、門丁尼亚人、雅典人和最优秀的島民都在一个精兵部队的大联合軍中，我們怎么沒有胜利的信心呢？特別是和我們作战的是来自群众的征兵，不是和我們自己一样的精选部队，从西西里人征募而来的士兵也是一样，他們可能輕視我們，但是不能抵抗我們，因为，作为士兵，他們虽然勇敢，但是沒有經驗。同时也要記着这一点：我們远离家乡，在邻近地区我們沒有友邦，除非你們用战爭来爭取友邦。事实上，我相信，我对你們所說的話和敌人鼓励他們自己的話正相反：他們說，他們面前的战斗是为着他們自己的祖国；而我說，我們面

前的战斗不是在我們的祖国，如果我們不胜利的話，我們将无法逃生，因为他們的大队騎兵会追着我們。因此，你們全体都要記着你們自己的責任，勇敢向前，进攻敌人；你們要知道，我們目前的需要和如果失敗我們所将遇着的困难，比起对抗敌軍来，更为可怕。”

尼西阿斯說完了这些鼓励的言辞之后，馬上領导軍队前进。这时候，叙拉古人沒有預料到这么快就进行战斗的，实际上有些人进城去了，因为城市就在附近。有一些人現在尽快地跑来，虽然迟到，但是当他們跑到主要部队的时候，就馬上和別人站在行列上了。眞的，不仅在这次战役中，或在其他战役中，叙拉古人从来沒有表示缺少热忱或勇敢的；在他們的軍事經驗范圍內，他們的勇敢不弱于他們的敌人；只有在缺少經驗使他們意气沮丧的时候，他們也就勉强放弃他們的决心。所以現在虽然他們沒有預料到雅典人会首先进攻的，虽然他們仓卒地被迫作战，但是他們馬上拿起他們的武器，进行战斗。

首先双方的投石者、彈石手和弓箭手在主要陣綫前交战，时而这方处于优势，时而那方处于优势，这是輕装步兵作战时的正常現象。于是預言者拿出牺牲来致祭，号兵吹着軍号，命令重装步兵进攻。因此，重装步兵进行战斗——叙拉古人为他們的祖国而战，他們每个人为目前的生命和将来的自由而战；在另一方面，雅典人为征服他人的国家而战，为了避免自己的祖国因他們的失敗而遭受損失而战；亚哥斯人和独立的同盟者是帮助雅典人征服他們跑来想征服的地区，如果胜利的話，他們可以看到他們的祖国；至于附屬的同盟者，他們只想目前保全生命，如果失敗的話，他們很少有逃生的希望；其次他們考慮的是：如果他們帮助雅典扩張它的帝国，他們自己所受的压迫可能会減輕一点。

現在两軍交战了。双方互不相讓，相持了相当的时間。在那时下了大雨，雷电交加，这一切增加了叙拉古人的恐怖，因为他們

是第一次作战，对于战争很不熟悉；而比較有經驗的敌軍士卒只把这当作这个季候里意料中的事情，他們所眞正害怕的是叙拉古人抵抗了这么久而不退却。首先亚哥斯人迫使叙拉古人的左翼退却，然后雅典人突破了抵抗他們的敌軍。叙拉古軍队被截成两段，开始逃跑。雅典人追逐他們不远。他們不能远追的原因是由于人数众多而未战敗的叙拉古騎兵阻止了他們；当叙拉古騎兵看前面有雅典重装步兵追逐叙拉古軍队的时候，就向他們进攻，把他們赶回来了。尽管这样，但是雅典人在整队追逐能够获得安全的限度內，还是追逐敌人，后来他們回到自己的陣綫上，建立了一个胜利紀念碑。



希腊的騎兵

叙拉古人在往厄洛拉斯的大路旁边又集合起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尽可能排好队形，甚至派遣一支他們自己公民組織的駐軍往奧林匹昂去，因为他們恐怕雅典人带走了那个神庙里的金銀財物。其余的軍队又回到城里去了。雅典人沒有跑到神庙里去；他們搜集了他們陣亡者的尸体，放在火葬堆上，当晚在那里住宿了。翌日，他們依照休战条約，把陣亡的叙拉古人的尸体交还叙拉古人。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被杀死的約二百六十人。于是雅典人把自己陣亡者的遺骨搜集起来，他們和同盟者死亡約五十人；他們带着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武器，航海回卡塔那去了。他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現在冬季到了，他們認为他們还不能从目前他們的根据地繼續进行战爭。第一，他們一定要向雅典請求騎兵，向西西里的同盟者招集騎兵；同时，他們也一定要在西西里取得金錢，并請求雅典送金錢来；有些城市，他們希望在这次战役之后，可能听从他們的話，因此必須爭取过来；此外，谷物及其他必需品也必須准备，以为春季进攻叙拉古之用。因为有这些計划在心中，雅典人航海回到那克索斯和卡塔那[①]度冬去了。

第七章　在卡馬林那的辯論

叙拉古人埋葬了陣亡者之后，举行民众会議。在会議中，赫蒙的儿子赫摩克拉底[②]起来发言。在各方面他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聰明人；在战爭中，他不仅表現有由經驗得来的品質，而且获得了勇敢的声誉。現在他鼓舞他們，使他們不致于因新近的挫折而沮丧。

① 这个次序說錯了，应先到卡塔那，然后到那克索斯。（参閱昭伊特譯本，第一卷，cx 頁。——譯者）

② 参閱第300、447頁。

他說，他們的精神并未屈服；他們受到禍害的原因是由于缺乏紀律。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們也沒有如意料中那么差得很远，特别是考虑到他們自己在战爭技术上是新手而和他們作战的是希腊最有經驗的軍队。同时这样多的将軍(共有十五人)也带来了禍害；事实上，下命令的人太多了，而士卒又沒有組織和紀律。但是如果他們有少数眞正有經驗的将軍，利用冬季組織重装步兵部队，把武器供給那些沒有武器的人，尽量地增加軍队的人数，制定强迫軍事訓練的制度，那么，他說，他們很可能会取得胜利，因为他們已經有勇敢，而訓練的結果会产生紀律的。事实上，在这两方面都已經自动地有所改进，因为在危險的鍛炼中，他們学得了紀律；因經驗增加而产生信心；有了信心，勇敢会提到高度的英雄主义精神。至于选擇将軍，他們的人数应当少，权力应当无限制；人民应当对他們宣誓，保証他們可以完全依照自己的意見实行他們的职責。这样更能保証那些必須保密的事物的安全，使整个防守計划能够順利进行到底，而无須不断地对他們所作的进行解釋。

敘拉古人听了他的发言，表决完全贊成他的建議。他們只选举三个将軍——赫摩克拉底本人，萊西馬庫斯的儿子赫拉克萊德和厄克塞斯特的儿子西堪那斯。他們派遣代表往科林斯和斯巴达去，以便得到一支联軍的援助，并且劝斯巴达人，为了他們的原故而向雅典宣战，并猛烈地进行战爭，使雅典人不得不从西西里撤退他們的軍队，或者阻止他們再派軍队来增援他們那些已經在西西里的軍队。

在卡塔那的雅典軍队馬上航往麦散那，① 希望城中有內应，把城市出卖；但是这个計划沒有成功。这是由于亚西比得被召回国，交出兵权来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会流亡了，所以把他亲自参加的这个阴謀告訴了麦散那的亲敘拉古党人。他們在雅典人还沒有到的

① 从敘拉古回来之后，参閱第473頁。

时候，就把阴謀的首要分子处死；雅典人到了的时候，亲叙拉古党人武装暴动起来，所以能够阻止雅典人进城。雅典人停留在那里大約十三天；因为受風雨的侵襲，粮食缺乏，战事又无进展，他們回到那克索斯，在那里建筑茅棚，以儲藏軍需，用木栅包圍他們的营帳，他們这样度过冬季。他們派遣一条三列桨战艦前往雅典，請求金錢和騎兵，并且希望在春天时能够得到它們。

整个冬季里，叙拉古人在城外建筑城牆(整个沿着面对厄庇波利的一边，建筑城牆，包括特門尼替斯的阿波罗神庙圣地[1]在內)，这样，如果战敗了的話，他們不致于被封鎖在一个很小的地面內。他們也建筑了一个要塞在麦加拉，另一个要塞在奥林匹昂，同时在一切可能登陆的地方，釘立木桩，深入海水。当他們知道雅典人在那克索斯度冬的时候，他們以全軍向卡塔那进攻，破坏了那个地方的土地，焚毁了雅典人的帳蓬和营寨，然后回来。他們又听得，雅典人根据在雷歧兹时期所訂的条約，[2]派遣代表往卡馬林那，希望能够得到它的支援，所以叙拉古人也派遣代表去反对这个建議。他們担心卡馬林那人在第一次战役时，不願派遣他們所請求的援兵；現在卡馬林那人看見雅典人胜利之后，可能不援助他們，反而因为过去的友好关系，参加到雅典一边去了。叙拉古派往卡馬林那的代表之一是赫摩克拉底，而雅典方面的代表是攸非謨斯和其他的人。卡馬林那人举行民众会議。赫摩克拉底想首先攻击雅典人，所以发言如下：

"卡馬林那人：我們奉命到这里来，不是因为怕你們看見雅典的軍队而恐惧了，而是更怕你們在沒有听到我們这一方面的陈述就为他們的言辞所說服了。他們到西西里来的借口是你們已經知

① 特門尼替斯的阿波罗神庙及其四周逐漸发展起来的地区，卽后来的尼亚玻利(卽新城)。

② 公元前427年，参閱第241頁。

道了的；但是他們的眞正用意，我們都怀疑。依我看来，他們的目的不是恢复林地尼的土地，而是夺取我們的土地，他們在希腊破坏城市，而在西西里要恢复城市；他們表示关心林地尼人，因为林地尼人是卡尔西斯人，和他們有种族上的联系，而同时他們却把优卑亚的卡尔西斯人降于附屬地位，林地尼人就是卡尔西斯的移民：无疑地，这是不合于邏輯的。事实上，正因为他們在希腊取得了一个帝国，所以他們又想在这里取得一个帝国，而且是用完全相同的方法。爱奥尼亚人和其他跟雅典人在种族上有联系的人組織同盟，自願地在战爭中接受雅典的領导，以从波斯人手中夺回他們自己的土地；但是雅典人責难他們有些沒有履行軍事义务，有些互相征战，事实上利用任何适于每个特殊情况、似乎合理的借口，剝夺了他們所有国家的独立。所以在反抗波斯的时候，雅典不是为了希腊的自由而战爭，希腊人也不是为了他們自己的自由而战爭；雅典所希望的是以雅典帝国来代替波斯帝国，而其他希腊人作战的結果不过是换了新的主人，而这个新主人不是沒有旧主人的聪明，而是利用聪明作更多的罪恶。

"象雅典这样的一个城邦过去所作的事，可以指責的是很多的，但是我們到这里来的目的不是列举它的罪行，因为这些罪行是你們已經知道了的。更重要的是責备我們自己。我們母国的希腊人是我們的教訓，他們因为不互相支援而被奴役了；現在我們发現雅典人又利用同样的詭辯方法来对付我們了——恢复他們在林地尼的同族人，軍事援助他們的同盟厄基斯泰——而我們还沒有联合起来，坚决地向他們表示：他們在这里所对付的不是爱奥尼亚人、赫勒斯滂人和島上居民(他們是可以更换主人，經常受波斯人或其他的人奴役的)，而是来自独立的伯罗奔尼撒，住在西西里的自由多利亚人。我們很清楚地知道，他們只能一个一个城市分别地征服我們，我們看見他們正在采用这个办法——有时利用巧辯的

言詞在我們中間制造分裂，有时利用和他們訂立同盟的希望来引誘我們互相战爭——事实上，在每个时机，利用最阿諛的言詞来尽量危害我們；难道我們要等待到我們这样地一个一个被征服了的时候嗎？当那些离开我們較远的西西里同胞們首先被毁灭的时候，难道我們認为这种危險不会輪到我們每个人身上来，或者这种灾难只限于在輪到我們身上之前遭受这种灾难的人嗎？

“你們中間也許有人認为雅典的敌人只是叙拉古，而不是卡馬林那，因而反对为我們的国家而冒危險。这样想的人应該記着，如果他在我們的国家里作战，他是为他自己的国家作战，正如他是为我們的国家作战一样的；如果他把我們当作同盟者，而不是单独作战，他会比較安全些；如果我們首先被消灭了的話，他就不得不单独作战了。同时他也要記着，雅典人的目的不是在于懲罰叙拉古人对他們的敌視，而是利用叙拉古作一个借口以求取得你們对他們的友誼。如果有人嫉妒我們，或者甚至于害怕我們（强大的国家总是为人所嫉妒和害怕的），因而希望叙拉古的势力削弱，使我們不要妄自尊大，但是为着他自己的安全計，还想要叙拉古保存着，那么，他所希望的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因为人是不能支配命运，使之适合于自己的願望的。如果他的打算后来証明是錯誤了的話，他馬上就会悲伤自己的不幸，很可能会希望他能够再嫉妒我們的繁荣。但是如果他現在放弃我們，不肯和我們共患难（这种患难，无論怎样說，事实上威胁着他，正和威胁着我們一样的），那么，他的希望是不可能实現的。我們可以說，他是为保全我們的势力而战爭，但是实际上他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爭。任何人都会想到，在所有的人中間，你們卡馬林那人是会最先料想到这一点的，因为你們是在我們的边界上，我們受到危害之后，其次就会輪到你們身上的。任何人都会預料到，你們是不应該和現在一样，对我們三心二意的，而应当自动来援助我們，正好象如果雅典人首先

进攻卡馬林那的时候，你們来請求我們援助一样，所以現在你們应当公开地劝我們不要对敌人讓步。但是事实上，直到現在，你們或者其余的人都还沒有采取这种有力的行动。

"可能由于胆小的原故，你們想对我們和对侵略者一样，作你們应当作的事，說你們和雅典人有同盟的关系。但是你們訂立这个同盟的目的不是来对抗你們的朋友的，而是来对抗那些进攻你們的敌人的；至于雅典人，只是在他們受侵略的时候（不是和現在一样，他們侵略你們的邻人的时候），你們才有援助他們的义务。就是利吉姆人，虽然他們是卡尔西斯人，但是拒絕帮助他們在林地尼的卡尔西斯同胞恢复独立。如果他們看出对于他們所提出表面上似乎公平的要求的眞正意义来，因而指出这种要求在常識上是多么不合乎邏輯；而你們却利用这种邏輯作为借口，宁願帮助那些生成仇視你們的人，反而反对你們的同族人[1]，帮助他們的敌人来毁灭他們：那么，这就是很奇怪了。无疑地，这不是你們所应当作的事。你們是不应該这样的，而应該帮助我們，你們不要害怕他們的艦队和陆軍，只要我們团結一致，沒有什么事情可以害怕的，除非我們不能团結，而各自分离——这正是他們想努力造成的。你們看到，就是当他們单独向我們进攻，把我們打敗了的时候，他們还是沒有达到他們的目的，因而不得不馬上撤退了。

"因此，只要我們团結在一起，我們沒有使自己灰心的任何理由，而应当組織万众一心的同盟，特别是伯罗奔尼撒人会来援助我們的，因为伯罗奔尼撒人在軍事上各方面都胜过雅典人。如果你們采取愼重的政策，說你們对于双方都是同盟者，因而不援助任何一方，那么，沒有人应当說，这样对于我們是公平的，或者对于你們是安全的。在法律上这似乎是公平的，但在事实上是不公平的。

① 多利亚人和西西里人。

如果你們不参加战斗,因而使被侵略者战败,使侵略者胜利的話,那么,你們不参加战爭的結果,是沒有帮助一方面获得安全,而讓另一方面在进行罪恶行为时沒有受到任何阻拦。无疑地,你們所应該作的光荣事业是这样的:援助被侵略者[1](他們和你們是同族的),从而捍卫西西里的共同利益,并且阻止你們的雅典朋友們作恶。

"最后,我們叙拉古人所說的是这样的:你們已經和我們一样知道了的事情,我們用不着向你們或其他的人仔細說明了,但是我們恳求你們;如果我們的請求不成功的話,我們很严肃地抗議:当我們的世仇爱奥尼亚人[2]阴謀向我們进攻的时候,我們的多利亚族同胞們把我們出卖了。如果雅典人征服了我們,他們的成功是由于你們的决定,但是他們一定归功于他們自己,而且一定把那些帮助他們取得胜利的人民当作战利品的;反过来說,如果我們胜利了,你們不能逃避懲罰,因为你們造成我們的危难。因此,你們应当愼重地考虑,現在你們可以选擇:你們可以不冒危險而馬上变为奴隶,或者和我們联合在一起,你們可以挽救你們自己,一方面不受被雅典人統治的耻辱,另一方面不致于引起我們对你們永远不忘的仇恨。"

赫摩克拉底发言之后,雅典的代表攸非謨斯发言如下:

"我們到这里来的目的是重訂以前的盟約,[3]但是現在这个叙拉古人这样攻击我們之后,我不得不說說我們的帝国以及我們保有这个帝国的正当理由。当这个叙拉古的代表說,爱奥尼亚人总是多利亚人的敌人的时候,他自己就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証据。他所說的是完全对的。現在我們是爱奥尼亚人,而伯罗奔尼撒人是

① 叙拉古人。
② 雅典人。
③ 参閱第476頁。

多利亚人；他們人数比我們多，又是我們的近邻。因此我們寻找保全我們的独立的最好方法。在波斯战爭时期中，我們已經建立了我們的海軍，战后我們脫离了斯巴达帝国和斯巴达的統治而获得了自由。他們沒有权利对我們下命令，犹如我們沒有权利对他們下命令一样，除非是他們的势力比我們强大的时候。我們成为那些过去在波斯国王統治下的国家的領导者，我們还繼續在处理它們的事务。照我們的看法，这样，我們才有可能不受伯罗奔尼撒人的統治，因为我們有了自卫的能力；同时，如果考慮到事情的眞相的話，我們也承認我們鎮压了爱奥尼亚人和島上居民，在这点上我們幷沒有作錯；而叙拉古人說这些是被我們压迫的同族人。事实上，这些同族人联合波斯人来进攻他們的母国——雅典；他們和我們不同：我們在反抗波斯的时候，就放弃了我們的城市；而他們沒有叛变的勇气，因为叛变就会使他們丧失他們的財产。他們不这样作，而願意自己作奴隶，幷且把我們也变为奴隶。

"因此我們是应当享有我們現在的帝国的，一則因为我們为了希腊人的事业提供了最强大的海軍和勇往直前的勇气，而我們这些屬民准备为波斯人的利益而行动，以危害我們；一則因为我們希望有力量保持我們的領土，以对抗伯罗奔尼撒人。我們不作聳人听聞的辞句，說我們有权利統治，因为我們单独打敗了侵略者，或者說，我們冒着危險是为了我們的屬民，而不是为了每个希腊人，包括我們自己在內；沒有人因为依照自己的方法保卫了自己的安全而应当受到責难的。所以現在为着我們自己的安全，我們来到了西西里；我們看到，在这里，你們的利益和我們是一致的。这一点，从叙拉古人攻击我們的言詞中，从我們的疑慮中（在你們过于焦急的心情中，无疑地，你們自己也是有这种疑慮的），可以得到証明；因为我們知道，当人們因恐惧而生疑慮的时候，他們暫时喜欢听那些合于他們情感的言詞，但是到了行动的时候，他們就按照他

們的利益而行动了。

“我們已經向你們說了，由于恐惧，我們才保持我們在希腊的帝国；也是由于恐惧，我們才到这里来，和朋友們一道解决一些問題，以保持我們自己的安全；不是来奴役任何人，而是来防止任何人受到奴役的。

“任何人都不应該認为我們关心你們，和我們自己沒有关系。你們只要想一下，只要你們安全，保卫你們自己的領土，抵抗叙拉古人的話，叙拉古人就不会那么容易派遣軍队去援助伯罗奔尼撒人，以危害我們。因此，你們所作的，眞的，对我們有很大的关系。根据同一个原則，我們要恢复林地尼人民的独立是很合乎情理的；我們不是把他們作为我們的屬民，和他們在优卑亚的同族人一样，而是要注意使他們的势力尽可能地强大，使他們可以經常扰乱叙拉古，因为他們是被安置在叙拉古的边界上，占領他們自己的領土。在希腊，我們自己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可以对付我們的敵人；叙拉古的代表說，我們在希腊奴役卡尔西斯人，而在西西里我們解放他們，这是不合乎邏輯的；但是他应当記着，在希腊，他們应当解除武装，只納貢款，这是合于我們的利益的；而在西西里，我們希望林地尼人和其他朋友們尽量地独立。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城邦行使絕对权力的时候，合乎邏輯的方針就是对自己有利的方針，种族上的联系只有在他們靠得住的时候才存在；一个人依照每个时期的特殊情况而决定他的朋友和敌人。在西西里，合于我們的利益的，不是削弱我們的朋友們，而是利用他們已有的势力去削弱我們敌人的势力。这一点，你們不应当怀疑。在希腊，我們在同盟中的領导权是适宜于使每个同盟国对于我們最为有利。开俄斯人和麦提姆那人供給船艦，并且是独立的；其他同盟国大部分处于較为苛刻的条件下，給付定期的貢款；而有些同盟者，虽然他們是島上居民，很容易被我們征服，但是他們享有完全的自由，因为他們占据伯罗奔

尼撒沿岸附近便利的地位。因此，很合乎情理的，在我們的西西里政策中，我們也应当以我們自己的利益，即如我們所說的，以我們对叙拉古的恐惧为指导原则。叙拉古的目的是統治你們，他們的政策是想根据你們对我們的猜疑而使你們联合起来，然后利用武力，或者当我們无所成就而撤退，无人与之竞爭的时候，他們自己取得西西里帝国。如果你們眞的和他們联合的話，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这样强大的联合軍队，我們不容易应付；我們一旦不在这里的时候，他們的势力足够强大，可以对付你們了。

"如果有人不同意这个看法的，他会发現事实証明他是錯誤的。当你們原先請求我們援助的时候，[①]你們在我們面前說，可怕的是如果我們讓你們落在叙拉古人的手中，我們自己将有危險。而現在你們却不相信这同一个論証，而認为这只是用来說服你們的；或者因为我們带来反对叙拉古的軍队多于你們所預料的，因而对我們表示怀疑，这是不公平的。你們所应当怀疑的是叙拉古人。在我們方面，沒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是不能停留在这里的；縱或我們这样卑鄙，以致于剝夺你們的独立，我們也不能繼續統治你們的，因为航程遙远，而且要駐守这些有大陆国家軍事設备的大城市[②]也是很困难的。从另一方面說来，叙拉古人是你們的近邻；他們不是住在营帳里，而是住在一个人口比我們带来的軍队还要多的城市中；他們經常阴謀进攻你們，无論什么时候，只要他們有了实行他們的計划的机会，他們就会利用这个机会，正好象他們在对付林地尼和其他事件中所表現的一样。而現在他們竟厚顏来請求你們援助，以反对那些阻止他們的計划实現和維持西西里独立的人們。他們一定会認为你們是笨蛋！在我們这一方面，我們劝你

① 公元前427年，当时卡馬林那人和林地尼人以及其他卡尔西斯人联合在一起，反抗叙拉古；参閱第241頁。

② 意思說，有步兵和騎兵的設备，而我們的軍队純粹是海軍。

们不要背弃从我们和你们相互间所取得的共同安全，同时考虑一下：就是沒有同盟者，叙拉古随时可以单独地进攻你们，因为他们的人数众多，而如我们所提供的这样大的军队来帮助你们保卫你们自己，这样的机会，你们是不会常有的。当我们这样劝你们的时候，我们是使你们更获得眞正的安全。如果因为你们的猜疑，我们一事无成，不得不撤退，或者甚至于被打败了的话，那么，总有一天你们会希望只要看见这些军队的一部分再回来也就好了；但是时机一消逝，这些军队纵或在你们的面前，也不能够给你们以任何帮助了。

“但是我们相信，你们卡马林那人和其他西西里人是不会因为叙拉古人的谗言而动摇的。我们已经把我们被猜疑的全部眞实情况告诉了你们，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论点总括起来，提醒你们，我们希望能够说服你们。我们说：在希腊，我们统治了一些城市，使我们自己不受别人的统治；在西西里，我们是来解放一些城市，使我们不受西西里人的侵害。我们不得不干涉各方面的事务，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在各方面防范我们的敌人；现在，和以前一样，我们是以你们在这里被压迫者的同盟者的资格来到这里的；我们是受邀请来援助的，不是不请自来的。你们不要把自己作为我们行动的裁判者或把自己作为教师那样，想来改变我们的行动。现在这样作是不容易的了。我们的干涉政策和我们的国格令誉全都合于你们的利益，你们应该抓住这一点，充分利用这一点。你们应该考虑到，我们这些特点远不是对一切人都同样地有害的，而对大多数希腊人是眞正有利的。这一点对于所有任何地方的人，就是在我们所沒有占领的地方的人民都是有影响的，因为无论那些害怕被侵略的人，或者是那些实际上计划进行侵略的人，都要考虑到我们总是有干涉的可能的：害怕被侵略的人希望得到我们的援助；计划进行侵略的人会考虑到，如果我们眞的干涉，他们的事业

可能是很危險的；这样，双方都感覚到我們的威力：可能的侵略者，就是違反他自己的意志，也不得不采取合理的行动，而那些可能受到他人侵略的人也不要自己費力而获得挽救了。这个保証，凡是請求的都可以得到，你們現在也可以得到；你們不要拒絕这个保証。你們应当照别人所作的一样去作：和我們联合起来。你們用不着經常对叙拉古人提心吊胆，而应当最后把这个局势轉变过来，威胁他們，正象以前他們威胁你們一样。”

这是攸非謨斯的发言。卡馬林那人民的情緒是这样的：他們对雅典人有好感，只是他們認为雅典人可能奴役西西里；他們对于他們的近邻叙拉古人总是反对的。但是由于地域的接近，他們害怕叙拉古人和害怕雅典人一样；他們恐怕叙拉古人，就是沒有他們的援助，也可能打敗雅典人，所以他們原先派遣了一小队騎兵去支援叙拉古人。[①] 至于将来，他們認为最好是实际上支援叙拉古，虽然尽量地少些；但是目前为了避免使雅典人产生不受尊重的印象起見（特别是因为雅典人已經战胜了），他們决定給双方一个同样的答复。所以他們依照这些方針討論了之后，他們回答說：因为双方已在战争状态中，而双方都是他們的同盟者，他們認为在目前，遵守他們的誓言的唯一办法是不援助任何一方面。于是叙拉古的代表和雅典的代表都离开卡馬林那了。

第八章　亞西比得向斯巴达献策。战爭第十七年的終結

当叙拉古人繼續进行战爭的准备工作的时候，駐扎在那克索斯的雅典人企图尽量把許多西塞尔人拉到他們一边来。那些住在

① 第470頁。

比較靠近海濱的平原地带的叙拉古屬民一般都是拒絕和他們合作；但是住在內地的西塞尔人，因为他們的居留地总是独立的，馬上和雅典人联合起来了，只有很少是例外的。他們把谷物运到海边，接济雅典的軍队，有些还供給了金錢。雅典人进兵攻击那些拒絕和他們合作的人，强迫那些人和他們联合，有时候他們被叙拉古派去的駐軍和援兵所阻止了。

雅典人的冬季駐扎地点由那克索斯迁到卡塔那，在卡塔那被叙拉古人焚毁的营寨又建筑起来了，他們在那里度过殘冬。他們派遣一条三列桨战艦往迦太基去，表示友好，他們希望能够从迦太基人方面得到援助。他們也派人到伊达拉里亚去，伊达拉里亚有一些城市自动地表示要在战爭中帮助他們。他們又派使者往西塞尔人那里和厄基斯泰去，請求尽量多送一些馬匹来；同时，整个期間他們都在准备磚和鉄，以及一切建筑圍城工事所需要的其他材料，他們打算在春季一开始的时候，就进行战爭。

同时，叙拉古派往科林斯和斯巴达去的代表們沿途訪問意大利沿海的希腊城市，[1]想說服它們抵抗雅典人的行动；他們說，雅典人的目的不仅是侵略西西里，也同样地是侵略意大利的。他們到达科林斯的时候，和科林斯人进行商談，他們根据他們和科林斯人在种族上的联系，請求科林斯人援助。科林斯人馬上表决，贊成毫不吝惜地，尽他們的能力給予一切援助；同时派遣代表，随着他們同往斯巴达去，并和他們一起劝斯巴达人更公开地在希腊向雅典作战和派遣援兵往西西里去。

当科林斯的代表到达时，亚西比得和那些跟他一路被放逐的人也在斯巴达。他是乘着商船，直接从条立爱渡海，[2]首先往伊利斯的西林尼，然后因为斯巴达人自己的請求，他才往斯巴达去的。

---

① 希腊移民住于南意沿海一带，这个地区称为大希腊。

② 参閱第467頁。

他取得生命安全的保証；因为他参加了門丁尼亚事件，他害怕斯巴达。所以現在科林斯人、叙拉古人和亚西比得在斯巴达民众会議中，都作同样的請求，提出同样的論点。监察官和其他行政长官虽然准备派遣代表往叙拉古去，阻止叙拉古人和雅典人妥协，但是不願意給予任何軍事援助。于是亚西比得走向前面，用下面的言詞，鼓动斯巴达人的輿論，煽动他們采取行动：

"我首先要說到你們对我的成見，使你們可以听到有关共同利益的事情而不致由于对我个人的怀疑而抱偏見。我的祖先常常是斯巴达政府在雅典利益的代理人；由于某种誤会，他們放弃了这个职位；但是我自己又担当起这个职位来，願尽我的力量，供你們驅使，特别是关于你們在派娄斯所受的損失。① 我繼續渴望帮助你們到底，但是当你們和雅典議和的时候，你們通过我私人的政敌談判，因而使他們处于优势而侮辱了我。因此，当我轉向門丁尼亚和亚哥斯，以及用其他各种方法来反对你們的时候，② 你們受到了損失。那么，你們就不能責备我了。如果在你們实际受到損害的那个时候，你們中間有人对我无理由憤怒的話，現在时候到了，你們要看看事物的眞相，而改变你們的看法。或者，如果有人認为我更坏，因为站在人民一边，現在他也应該知道，这也不是反对我的好理由。我的家族总是反对僭主的；凡反对专制政权的就叫做民主政治，所以我們繼續是人民大众的領袖。此外，因为雅典是民主政治，在大多数方面必須依照現行的情况。但是我們不顧当时政治上流行的放任情况，想作得比較合乎情理。过去和現在一样，人們常常領导群众走入邪恶的道路。放逐我們的正是这一类的人。但是我們是整个国家的領袖，我們的原則是我們应当都联合在一起，以保全这种政体，因为这种政体是我們的祖先遺傳下来的；同

① 参閱第386頁

② 参閱第394頁以下。

时在这种政体之下，我們的城邦达到最偉大和最自由的地步。至于民主政治，凡是有点常識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什么意义，而我不至于比任何人缺乏常識。眞的，我很有理由可以攻击民主政治；但是关于这种一般人都認为是愚笨的制度，我沒有什么新的东西可說。至于改变制度，当你們正在和我們作战的时候，在我們看来，改变制度是不安全的。

“这些事情就是促使你們对我抱成見的原因。現在我請你們听听我对于你們将要討論的問題所要发表的意見——对于这个問題，可能我是最有資格說話的。我們航往西西里的目的是首先征服西西里人，如果可能的話；征服西西里人之后，就征服意大利的希腊人；其次，我們想进攻迦太基帝国和迦太基本身。最后，如果所有的計划或者大部分計划成功的話，我們将带着我們在西方所获得的一切希腊軍队，并雇佣大量的土著軍队——伊伯里亚人和其他蛮族(他們現在是被公認为那些地区最善于战斗的人)来进攻伯罗奔尼撒。除我們現有的艦队外，我們还要建造更多的三列桨战艦，因为意大利富于木材；利用全部艦队，我們将封鎖伯罗奔尼撒，同时我們的陆軍将在陆地上进攻你們的城市，有些用襲击的方法，有些用圍攻的方法，把它們攻下来。我們希望这样就会很容易地使战争获得胜利的結束，以后我們将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主人翁。至于金錢和軍粮，我們不怕缺乏，因为我們在西方所征服的地方将充分地供給我們，而不需要动用我們在希腊的資金。

“現在你們从最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口中听到了这次远征軍的眞正目的；留在那里的将軍們，如果他們能够的話，一定会繼續执行这些計划的。現在你們应当知道，如果你們不援助西西里的話，西西里就会失掉。西西里人沒有雅典人所有的那种經驗，但是如果他們都团結一致的話，就是現在他們还可能生存。但是单独叙拉古人是不能抵抗現在在西西里的雅典軍队的，因为他們的全軍已經

在一个战役中被打敗了，同时他們在海上已被封鎖了。如果叙拉古陷落了，整个西西里就会跟着陷落的，意大利不久也会陷落的。那么，不久你們就会遭遇着我剛才已經对你們說了的，从西方来威胁你們的危險了。所以不要以为現在討論的問題只是西西里的問題，如果你們不采取下面的办法的話，这将成为伯罗奔尼撒的問題：你們应該派遣一支軍队往西西里去，这支軍队的士兵应当能够自己划船，同时当他們一旦登陆的时候，在野战場上可以充当重装步兵的；我認为比軍队更为重要的，是你們应当派遣一个斯巴达的正規軍官去組織他們現在已有的軍队，并且强迫那些逃避义务的人負担兵役。这样，可以鼓励你們朋友們的士气，使动搖者敢于参加战爭。同时，你們在希腊也要更公开地进行战爭。这样，可以加强叙拉古人的抵抗，因为他們知道你們是眞正关心他們了；同时也可以使雅典人更难于增援他們在西西里的軍队。你們应該在亚狄迦的狄西里亚建筑要塞，[①] 这件事情是雅典人最害怕的，他們認为在所有战爭的灾难中，只有这个灾难他們还沒有經历过。伤害敌人的最妥当的方法是发現敌人无疑地最害怕的那种进攻方式，然后利用这种方式向敌人进攻。他的危險在什么地方，可能他自己比任何其他的人知道得更加准确些，这就是他为什么害怕的原因。至于在狄西里亚設防[②] 对于你們的利益和对于雅典人的禍害，我只总括地說几点，而省略了其他許多理由。这个地区大部分的財产都会落在你們的手里，有些是可以掠夺取得的，有些不要你們动一个指头，他們会自願交出的。雅典从罗立溫銀矿取得的收入，現在从土地、从法庭[③] 所取得的收入，馬上就都被剝夺了。最重要的，它会失去它的同盟国的貢款，因为同盟国一旦看見你們在認眞地

① 斯巴达人于公元前413年占据狄西里亚（参閱第510—511頁）。

② 即建筑一个要塞，以控制敌人的領土。

③ 从审判同盟国所提出的訴訟案件中所取得的訴訟費和罰款。

进行战爭,它們就不会按时繳納貢款,不会任凭雅典剝削了。这些事情如何迅速地、有力地进行,完全靠你們斯巴达人了；我完全相信这些事情是可以作得到的,我認为我是不錯的。

“虽然过去我有热爱祖国的美名,而現在我尽力帮助它的死敌进攻它,我也請求你們中間不要有人因此而把我当作最坏的人;你們也不应該認为这只是一个流亡者的强烈情感，因而怀疑我的論点。我的被放逐是由于那些放逐我的人的邪恶；但是不能免除我帮助你們的能力，只要你們听我的話。雅典最凶恶的敌人不是那些和你們一样，只在战爭中伤害它的人，而是那些迫使雅典的朋友們反轉来反对雅典的人。我所爱的雅典不是那个現在迫害我的雅典，而是那个我常在其中安稳地享受公民权利的雅典。我現在进行攻击的国家，对我来說，似乎已經不再是我的了；我要努力恢复我过去的国家。眞正爱国的人不是那个当他非正义地被放逐的时候还不攻击它的人，而是那个不顧一切，努力想恢复它的人。所以,斯巴达人啊，我認为你們不要迟疑,无論在任何艰苦危难中都不要迟疑而不利用我的献策。你們应該記住人人所常常用到的論点,認識到:正因为我作你們的敌人的时候能够給你們很多的禍害,所以,作你們的朋友的时候，也同样地能够給你們很多貢献的。关于雅典,我知道得很清楚；而对于斯巴达，我只能猜測。我对你們的忠言是你們要認識到，現在所討論的是你們的基本利益;不要害怕派遣远征軍往西西里和亚狄迦去,只要你們的一小部分軍队在西西里出現,就会保証有很大的成就,你們会摧毁雅典現在的势力和将来发展的前途。以后,你們自己的生活会得到安全,并且将成为全希腊的領导者,全希腊,不是因为武力,而是由于善意,都会自願地跟随着你們。”

这是亚西比得的发言。就是以前，斯巴达人已經有意进攻雅典了,但是还在迟疑,考虑所牵涉到的危險。但是現在他們听了亚

西比得所提出的各种論点（他們認为亚西比得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些），他們更加坚定了原来的主意。結果，現在他們决心設防狄西里亚和馬上派遣軍队往西西里去。他們任命克里安得里达的儿子吉利普斯为叙拉古人的司令官，命令他和叙拉古人及科林斯人商量，想出在目前形势下，使援兵到达西西里的最好和最快的方法。吉利普斯請求科林斯人馬上派遣两条战艦到阿細恩[1]来，他在那里等着，并且要科林斯人装备其他准备开往的船艦，时机一到，即开始出航。这些問題商定之后，各代表团就离开斯巴达了。

同时在西西里的雅典将軍們派回去要求金錢和騎兵的两条三列桨战艦到了雅典。雅典人听了他們的請求后，表决把远征軍所需要的金錢和騎兵送去。冬季就这样結束了，修昔底德記載这次战爭的第十七年也就这样完結了。

第九章　雅典人在叙拉古的胜利。拉馬卡斯的陣亡

次年[2]春季剛开始的时候，在西西里的雅典人即从卡塔那出发，沿着海岸航行，到西西里的麦加拉。[3]他們在这里登陆，破坏了那个地方，进攻一个叙拉古人的要塞，但是沒有攻下来，于是他們的陆軍和船艦沿着海岸走，达到提里阿斯河畔。他們从这里进入平原地带，破坏了这个地方，焚毁当地的谷物；他們遇着一小支叙拉古軍队，杀了一些叙拉古兵士；他們建立了一个胜利紀念碑

---

① 可能是美塞尼亚的港口（第272頁）。

② 公元前414年。

③ "这些麦加拉人，我已經說过，是叙拉古人在机倫僭主政治时期被叙拉古人赶出来的，叙拉古人还占領了他們的土地。"（参阅第426頁。）

后，又回到船上。于是他們航回卡塔那；补充粮食后，又率領全軍进攻西塞尔人的市鎮森托利巴[①]。这个市鎮投降后，他們首先焚毁因尼薩人[②]和亥布拉人[③]的谷物，然后再回去。他們回到卡塔那的时候，他們发現雅典派来的騎兵已經到了。共有騎兵二百五十人，带着他們的設备，但是沒有馬匹，因为他們認为馬匹可以在西西里取得。此外还有三十名騎兵射手和三百他連特白銀。

同一春季里，斯巴达人进攻亚哥斯，达到克里奥尼。这里发生地震，他們就回去了。接着，亚哥斯人侵入泰里亚的边境，虏获大量斯巴达人的財产，这些財产出卖后，获得的价款不少于二十五他連特。

不久之后，在同一个夏季中，特斯匹伊人企图推翻他們的政府，但是失敗了。底比斯的援兵到了，有些革命者被捕，有些逃往雅典。

同一夏季中，叙拉古人听到雅典人已經得到了騎兵，将要向他們进攻了。他們認为如果雅典人不占据厄庇波利（这是正在叙拉古城上面的一块險峻的地方），縱或雅典人在战役上胜利了，也很难建筑一条城牆来隔絕叙拉古城。因此他們决定駐守往厄庇波利去的道路，以防止敌人偷偷地从这条路往那里去；真的，这是唯一可以通行的道路，因为其余的地方都是高的，逐漸傾斜，以达到城市，所以高地上的一切都可以从城內看得見。[④] 因此在黎明时，叙拉古人就全軍出城到阿那配斯河畔的草地上，檢閱他們的重装步兵。他們的新将軍們，赫摩克拉底和他的同僚，剛剛就职。他們首先从重装步兵中抽出六百名特别精选的部队来，由安得罗斯的流

① 現在的森托利巴，在卡塔那的西北二十七英里，和厄特那山相近。

② 因尼薩的地址不能确定（参閱第252頁）。

③ 机拉的亥布拉（第467頁）。

④ “叙拉古人称这块地方为厄庇波利，意为‘高地’，因为这块地方在其余地方的水平綫之上。”

亡者戴奥密拉斯指揮;这支部队准备駐守厄庇波利,无論什么地方需要的时候,他們随时准备往那里参加战斗。

同时,雅典人在同一个早上,整理他們的軍队。他們率領全軍离开卡塔那,插入利翁地方的对面,离厄庇波利不过六、七斯塔狄亚路程。他們的軍队登陆,他們的艦队停泊在塔普薩斯,这个地方是一个半島,有一个狹窄的地峽突入海中,从陆地上和海面上都离叙拉古不远。雅典的海軍建筑一排木栅横过地峽,安靜地停留在塔普薩斯。他們的陆軍跑步直奔厄庇波利。当叙拉古人还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来不及从他們檢閱軍队的草地上把軍队派往那里去的时候,雅典人就从攸利伊拉斯上登高地。戴奥密拉斯带着他的六百人以及其余的人都尽力迅速地跑去营救,但是他們从草地上跑去,必須跑将近二十五斯塔狄亚[①]的路程,才能和敌人接触。因此,叙拉古人的进攻多少是沒有秩序的,在厄庇波利战败之后,他們就退回城內。被杀者約三百人,包括戴奥密拉斯本人在內。以后雅典人树立一个胜利紀念碑,根据休战条約,把死者的尸体退还叙拉古人。次日,雅典人下来进攻叙拉古本城,但是城內沒有人出来迎战,他們又回去,在拉布达隆建筑一个要塞(这个地方正在厄庇波利悬崖的边上,面对着麦加拉),使他們在出去作战,或建筑他們想要建筑的城牆的时候,有一个儲藏軍需或金錢的地方。

此事发生之后不久,厄基斯泰派来了三百名騎兵,西塞尔人、那克索斯人和其他的人派来了大約一百名騎兵。他們自己已經有了二百五十名雅典騎兵;他們的馬匹有些是买来的,有些是厄基斯泰和卡塔那送来的。因此,他們共有騎兵六百五十名。

雅典人留兵駐守拉布达隆之后,进軍至塞岐,他們在那里停留

① 約合三英里。

下来，迅速地建筑一个要塞，叫做"环塞"。[①] 他們建筑要塞工程的迅速使叙拉古人惊慌了，因此他們决定出来会战，以阻止雅典人。眞的，当两軍已經是面对面了的时候，叙拉古的将軍們看他們自己的軍队秩序不好，不易排成行列。因此，他們率領軍队退回城中，只有一些騎兵留在后面，阻止雅典人搬运石头，或者跑往离开他們自己的主力軍很远的地方去。但有一队[②] 雅典的重装步兵和全部騎兵向叙拉古的騎兵进攻，把他們击潰了。雅典軍队杀死了一些叙拉古騎兵，于是建立了一个騎兵胜利的紀念碑。

次日，一部分雅典軍队还繼續建筑环塞以北的城牆，一部分軍队聚集石头和木材，間隔地放在通往特洛基拉斯的道路上，这是建筑从大港到另一边海濱的封鎖城牆的捷徑。叙拉古人，根据他們的将軍們，特别是赫摩克拉底的意見，放弃了和雅典人作正規战争的企图，而决定横过雅典人想要建筑城牆的方向，建筑一条与之对抗的城牆，如果他們能够及时完成的話，它可以切断雅典人与外界的联系；如果他們正在建筑的时候，雅典人就来进攻的話，他們只用一部分軍队来抵抗这种进攻，因为他們已經建筑了木栅，他們在木栅的后面可以得到保障，而雅典人必須停止他們的建筑工程，用全軍来对抗他們。因此，他們出来，开始从他們的城市建筑一条城牆出来，这条城牆在雅典建筑的环塞的下面，和雅典人所建筑的城牆成一直角。他們砍伐神庙土地上的橄欖树，用来建筑木塔。当时雅典的艦队还沒有繞道开进大港內来，所以叙拉古人还控制着沿海一带，而雅典人的軍粮則从塔普薩斯由陆地上运輸。

---

① 賽歧（意为栽有无花果树的地方）可能位于厄庇波利高地的中部。雅典人在这里建筑第一个圓形要塞，这个圓形要塞后来是圍城长牆的起点，由此北至特洛基拉斯，南至大港。参閱地图；和謨，li. 第387頁。和弗里曼：《西西里史》iii. 第662頁以下。

② 雅典十个部落，每个部落供給一队兵。

后来，叙拉古人認为他們的木栅和对抗城牆建筑得相当好了。雅典人沒有出来阻止他們的工作，因为雅典人怕分散了他們的軍队，使他們的战爭处于不利，同时他們想赶快建成他們的包圍城牆。所以叙拉古人只留一队兵士防守他們已經建成了的城牆，便回到城內去了。

雅典人破坏那些从地下运送飲水到叙拉古城內去的水管。于是他們等到不値班的叙拉古人在中午回到他們的营帳里，有些甚至往城內去了的时候，和那些守卫城牆的士兵沒有注意的时候，三百名精选的雅典重装步兵和一些特别选出的輕装步兵（他們也穿戴着重装盔甲）受命突然跑步出来，向对抗城牆进攻；其余的軍队分作两部分：如果援兵从城內出来的話，一个将軍領导一部分軍队向城市走去，另一个将軍領导另一部分軍队走向木栅那里去。这三百人进攻，夺取了木栅。駐防軍放弃了木栅，逃往环繞特門尼替斯的阿波罗神庙圣地[1]的城牆內，紧紧地被雅典人追赶着；雅典冲入城內，但被叙拉古人赶出来了。在这次战斗中，一些亚哥斯人和少数雅典人死亡了。于是全軍又退回，破坏对抗城牆，拔出木栅，把木桩运去，以为自己建筑城牆之用，并且树立了一个胜利紀念碑。

次日，雅典人开始以环塞作为起点，建筑要塞于厄庇波利面向大港一边的沼澤地[2]上面的悬崖上，沼澤地正在他們建筑包圍城牆的捷徑上；城牆由此而下，通过比較平坦的地带，以达到大港。

現在叙拉古人出来，开始建筑另一条木栅，由他們的城市，通过沼澤地的中部，沿着木栅挖掘一条濠沟，使雅典人不能够建筑他們的城牆下达海边。雅典人完成了他們在悬崖上的要塞工程之后，馬上又进攻叙拉古人的木栅和濠沟。他們命令艦队繞入叙拉

① 参閱第475頁。

② 即来西密利亚。

古的大港內；在黎明的时候，他們的陆軍从厄庇波利进入平原地带，用門板和木板放在沼澤地中泥土最厚和土地最坚的地方，由板上通过沼澤地。在破曉的时候，他們夺取了濠沟和全部木栅，只有一小部分是后来才被攻下来的。于是发生战斗，雅典人胜利了。叙拉古人的右翼逃入城中，左翼逃往河边。三百精选的雅典部队想切断他們，使之不能渡河，所以跑步急趋桥边。叙拉古人（他們的騎兵大部分也在那里）由于恐怖，集合起来，向三百名雅典人进攻，把他們击潰，追入雅典人的右翼，雅典人右翼中的第一支队也因这个攻击而混乱。拉馬卡斯看到这种情况，带着亚哥斯人和少数弓箭手，从雅典的左翼来支援。他和少数其他的人横过濠沟之后，和后方断絕联系了，他和他的部下五六人都被杀了。叙拉古人馬上匆忙地乘机把这些死者抓着，运着他們逃往河那边的安全地带，使雅典人不能取得他們。当其余的雅典軍队正在前进的时候，叙拉古人自己退却了。

同时那些原先逃入城內的人看見当时的情况，恢复了自己的信心，又出来，列成陣势，抵抗他們前面的雅典人；他們也派遣一部分軍队去进攻在厄庇波利的环塞，他們認为环塞是沒有人防守，他們可以攻下来的。事实上他們眞的攻陷了，并且破坏了雅典人建筑的前堡一千英尺远，但是环塞本身为尼西阿斯所挽救了，因为正巧他因身体不好的原故，留在那里。他命令他的僕人把丢在城牆前面的机械和木材都放火燒起来，因为他知道，由于沒有軍队，他們是不可能用別的方法来挽救这个局势的。他的估計是正确的：火阻止了叙拉古人的前进，于是他們又回去了。下面的雅典人派来的援兵也正跑到环塞来了，他們赶走了在那里反抗他們的敌人；同时雅典的艦队也依照它所受的命令，正在从塔普薩斯駛入大港中。当叙拉古人看見这种情况的时候，在高地的叙拉古人匆忙地撤退，带着其余的全部軍队回到城內去了。因为他們認为利用現

有的軍队已經不能阻止雅典人建筑城牆，达到海边了。

这个战役之后，雅典人建立了一个胜利紀念碑，依照休战条件，把叙拉古人死者的尸体交还叙拉古人，同时也收回拉馬卡斯以及和他同时战死者的尸体。現在他們的全部軍队——海軍和陆軍——都在一起了，他們开始从厄庇波利和悬崖建筑双重城牆，直达海边，把叙拉古人完全封鎖起来了。現在軍粮都从意大利各地运来，許多过去观望的西塞尔人也和雅典人联合在一起了，雅典人又从伊达拉里亚取得了三条五十桨大船的援助。事实上，一切事情的进行正是如他所期望的。因为沒有从伯罗奔尼撒得到任何援助，叙拉古人認为他們已經沒有取得胜利的希望，于是他們自己彼此間，以及和尼西阿斯間开始討論商談投降的条件了；自从拉馬卡斯陣亡以后，尼西阿斯是唯一的将軍了。他們虽然沒有达成任何具体的协定，但是，可以預料得到的，因为他們有种种的困难，以及他們被圍攻得愈来愈紧，他們向尼西阿斯提出了許多建議；在城內，这种討論更多。他們目前的灾难也引起他們自己彼此間的猜疑；他們認为灾难之产生是由于那些領导他們作战的将軍們的运气不好，或由于他們的叛逆行为，因此，他們把这些将軍們免职，另外推举赫拉克萊德、攸克利和推利阿斯出来，代替旧的将軍們。

同时，斯巴达人吉利普斯和科林斯派来的船艦到了琉卡斯，[①] 都渴望尽量迅速地来援助西西里。但是他們所得到的消息是惊人的，都相信这个不确实的傳說，說現在叙拉古与外面的联系已經完全被封鎖城牆所切断了。因此，吉利普斯覺得对西西里完全沒有希望了；但是他想保全意大利；他和科林斯的匹特恩带着两条斯巴达船艦和两条科林斯船艦，急忙地横渡爱奥尼亚灣，到了他林敦。科林斯人，除了他們自己的十条船艦外，还要給两条琉卡斯的

① 参閱第490頁。

船艦和两条安布累喜阿的船艦配备水手，然后在后面跟着来。吉利普斯从他林敦派遣使者往条立爱，要求恢复他因为父亲的关系在那里已有的公民权。但是他沒有获得条立爱人的拥护，所以他又从那里启航，沿着意大利海岸航行。他在特林那灣[①]对面遇着風暴，被吹到海中，从北方来的風暴在这一带地区吹得很猛烈。冒着惊險的風浪航行之后，他又回到了他林敦。他在那里把船拖近岸边，修理那些被風暴損坏得最厉害的船艦。尼西阿斯虽然听到他来了，但是也和条立爱人一样，輕視他的船艦数量很少，認为它們只能象私掠船那样进行活动，因而沒有注意提防它們。

在这个夏季中大約同时候，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者侵入亚哥斯，破坏了大部分乡村的土地。雅典人以三十条船艦来帮助亚哥斯人。这就最明显地表現他們和斯巴达間和約的破裂。过去他們曾經从派娄斯和伯罗奔尼撒其他地点进行掠劫，在軍事上支援亚哥斯人和門丁尼亚人，而不肯在拉哥尼亚登陆；虽然亚哥斯人屡次請求雅典人派遣軍队，只要和他們一同在拉哥尼亚小有破坏后即可撤退，而雅典人总是拒絕这样作的。但是現在雅典人由菲托多拉斯、雷斯波第阿斯和得馬拉都指揮，在挨彼道魯斯-里摩拉、普拉西依和其他各地登陆，破坏这些地方的土地，因此使斯巴达人很有理由可以說他們是抵抗雅典人以自卫。这事发生之后，当雅典的艦队已經离开了亚哥斯和斯巴达人也回去了的时候，亚哥斯人侵入夫利亚西亚，破坏了一些地方，杀害了一些人，然后也回国去了。

---

① 特林那灣也称为喜坡尼亚特灣，在意大利的西岸（普林尼，iii. 72,5,10）。此地修昔底德可能記錯了。（参閱昭伊特譯本第一卷，cx 頁。——譯者）



第 七 卷

第一章　战争的第十八年。吉利普斯到达叙拉古。叙拉古人的胜利

吉利普斯和匹特恩修理了他們的船艦之后，从他林敦沿着海岸航行，达到伊壁犀斐里亚的罗克里。在这里他們才得到比較可靠的消息，知道叙拉古还沒有完全被封鎖，一支軍队还可能从厄庇波利方面进入城內。于是他們討論：他們还是沿着西西里的东岸，冒險由海上航入叙拉古的港口呢；还是沿着西西里的北岸，首先航往希米拉，然后带着希米拉的軍队以及他們可能从其他地方得到的軍队，由陆路进入叙拉古呢？他們决定航往希米拉，特别是因为当尼西阿斯听說他們到了罗克里时所派来的四条船艦①还沒有到达利吉姆。

所以这些船艦还沒有到的时候，他們横渡海峽，先后在利吉姆和麦散那停泊之后，就到了希米拉。在这里。他們說服了希米拉人帮助他們战爭，使希米拉人不但自己跟随他們来一块作战，并且还把武器供給了他們船艦上沒有武装的水手們。他們把船艦拖上希米拉的陆地上。他們派遣使者往栖来那斯，請它派遣全部軍队在一个指定的地点和他們会合。机拉人也和一切西塞尔人一样，派遣一小支軍队来助战，机拉人現在更願意倒在他們一边了，一則因为对于这些地区的西塞尔人有强大势力的国王阿科尼达，过去对雅典表示友好的，而最近去世了；二則吉利普斯来自斯巴达，显然充滿了信心。現在吉利普斯有了自己的水手和海員約七百人（他們都是武装了的）；希米拉的重装步兵和輕装步兵一千人，騎兵

① 当尼西阿斯初听得吉利普斯將到了的时候，他不很注意这个消息，因为他以为吉利普斯是以私掠船来巡邏的，而不是来参加战斗的（第 497 頁）。

一百人；栖来那斯的一些輕裝步兵和騎兵，少数机拉人和約一千西塞尔人。他带着这支軍队向叙拉古出发。

同时，科林斯的艦队尽量迅速地从琉卡斯赶来了。科林斯的一个司令官龔基拉斯乘着一条船赶来，他虽然是最后启程的，但是最早达到叙拉古，比吉利普斯早一点达到那里。他发現叙拉古人正将要举行民众会議来討論如何結束战爭了。他阻止了这个会議的召开，并且对叙拉古人說，将来还有更多的船艦来，克里昂得里达的儿子吉利普斯是斯巴达特别派来作他們的总司令官的，用这些話来鼓舞叙拉古人。叙拉古人恢复了信心；当他們知道吉利普斯快要到了的时候，他們以全軍出城来迎接他。

吉利普斯首先在途中亲自攻下西塞尔人的爱伊泰要塞，于是把軍队列成陣势，向厄庇波利前进。他采取了雅典人先前走过的道路，[1]由攸利伊拉斯上去，然后带着叙拉古人进攻雅典人所建筑的城牆。他到时正是紧急关头。当时雅典人已經完成了达到大港的双牆，[2]长約七、八斯塔狄亚，[3]只有海濱一小段还在建筑中；在从环塞到特洛基拉斯及那边海濱的一段也大部分已經安放了石头，有些地方不是完成了一半，就是完全完成了。因此叙拉古眞的是很危急了。

吉利普斯的突然出現和叙拉古人的向雅典人进攻，起初引起雅典人中的一些紛乱，但是他們排成队形，准备应战。吉利普斯在离雅典軍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了，派遣一个傳令官向他們說，如果他們在五天之內，带着他們的財产离开西西里的話，他願意和他們議和。雅典人輕視这个建議，遣回傳令官，沒有答复。于是双方准备战爭。但是吉利普斯看見叙拉古人沒有紀律，不易列成队形，所以

① 参閱第492頁。
② 参閱第496頁。
③ 約合一英里。

他把軍队撤退到一个比較寬敞的地方。尼西阿斯不領导雅典人向他进攻，而只在城牆旁边保持防守的陣势。当吉利普斯看見他們不进攻的时候，他領导他的軍队往特門尼替斯高地，在那里过了一晚。

次日，他領导大部分軍队出来，在雅典人所建筑的城牆对面列成陣势，以防止雅典人派軍队去援助其他地区。于是他派遣一个分遣队去进攻拉布达隆要塞，把它攻下，要塞里的人都被杀了。这个地方是战綫上的雅典人所看不見的。在同一天中，停泊在海港附近的一条雅典船艦也被叙拉古人卤获了。

此事发生之后，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建筑一条单牆，从叙拉古起，成一斜角而上，横过厄庇波利；这样一来，如果雅典人不能阻止这項工作的話，他們就不可能再进一步包圍叙拉古城了。这时候，雅典人已經完成了他們达到海濱的城牆，因此他們跑到高地来了。他們的要塞中有一段是薄弱的，吉利普斯在晚上率領他的軍队进攻这个地方。但是正碰着那晚上雅典人在要塞外露营，他們知道他来襲击了，馬上前来应战。于是吉利普斯迅速地撤退他的軍队。現在雅典人把这一段城牆建筑得更高些，他們自己駐守在那里，而把要塞的其他部分交給他們的同盟軍駐守，每个同盟軍有它自己的駐防地段。

尼西阿斯也决定在普利姆密里昂設防。普利姆密里昂是叙拉古对面的一个地角，伸入海中，使大港的入口很狹窄。他認为如果把这个地方設防的話，他們更容易輸入軍需，因为他們封鎖的艦队和叙拉古人所占据的港口更加接近了；同时，如果敌人的艦队有任何活动的話，他們也用不着从大港內較远的海面上駛来进攻敌艦了。尼西阿斯已經开始更注意海上的战爭，因为他認为現在，吉利普斯到了之后，他們在陆地上的战爭沒有过去那么有希望了。因此，他带着他的艦队和一些陆軍渡海到普利姆密里昂，在那里建筑

了三个要塞。大部分輜重都储藏在这三个要塞里，較大的商船和战艦也停泊在这里。从这时候起，雅典的水手們感到很大的困难，这次移动是他們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他們用的水很缺乏，他們不得不到很远的地方去取水；他們出外搜集柴火的时候，总是遇着叙拉古騎兵的襲击，而引起死伤，因为叙拉古的騎兵控制了陆地。①

現在尼西阿斯知道科林斯艦队的其他船艦将要到了，因此他派遣二十条船艦去阻止它們，命令这些船艦去守望着，等到科林斯船艦繞着罗克里和利吉姆或駛近西西里时，从中邀击。

这时候，吉利普斯正在利用雅典人已經安置好来建筑他們自己的城牆的那些石头，繼續建筑那条横过厄庇波利的城牆。同时，他总是带着他的叙拉古人和同盟者的軍队出来，在要塞面前列成陣势；雅典軍队在他的对面，也列成陣势。最后，他認为有利的时机到了的时候，他就采取主动向雅典人进攻。于是他們在两道城牆間的地方进行肉搏战，叙拉古的騎兵不能应用。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战敗了，根据休战条件，他們收回了陣亡者的尸体，雅典人建立了一个胜利紀念碑。于是吉利普斯把他的軍队集攏来，对他們說，这次战敗不是由于他們的过失，而是由于他自己的过失，因为他使軍队的队形太深入两道城塞所包圍的地区內，以致他們的騎兵和标枪手不能支援他們；現在他准备領导他們作第二次进攻，他說：他們应当記着，以物資而論，他們足以对抗敌人；以軍紀而論，如果伯罗奔尼撒人和多利亚人沒有信心去战敗和驅逐爱奥尼亚人、島上居民和那些跟他們在一起的烏合之众的話，这是不能容忍的。

此后，当他認为时机到了的时候，他又領导他的軍队进攻敌人

① "因为雅典人占領了普利姆密里昂，叙拉古人把他們三分之一的騎兵駐扎在奥林匹昂的小村庄上，以防止雅典人出来掠夺附近的乡村。"

了。尼西阿斯和雅典人認为，縱或敌人不想出来作战，他們自己也要出来阻止叙拉古人建筑这条横截的城牆。这条城牆已經建筑得将要达到雅典人所建筑的城牆的終点了。如果这条城牆横过了雅典人的城牆的話，那么，他們战斗縱或取得胜利，也根本和不战斗毫无区别了。因此，他們前来抵抗叙拉古人。这一次交战的时候，吉利普斯領导他的重装步兵离开城塞比上次远些。他的騎兵和标枪手对抗雅典軍队和側翼，雅典軍队的側翼是列在离两条城牆的終点不远的寬敞平地上。在战斗的时候，騎兵向雅典的左翼进攻，把他們打垮了，結果，其余的雅典軍队也被叙拉古人打敗了，雅典人急忙跑回他們的要塞中。第二天晚上，叙拉古人达到了目的，他們建筑的横截城牆，越过了雅典人城牆的終点。現在雅典人已經不能阻止叙拉古人建筑这条城牆；以后縱或雅典人在战場上胜利，也沒有包圍叙拉古城的机会了。

此事以后，在科林斯人厄刺新尼德指揮下的其他十二条船艦——科林斯的、安布累喜阿的和琉卡斯的[①]——駛入了港口。它們沒有被守望着的雅典船艦所发現；船艦上的水手們帮助叙拉古人建筑横截城牆的其余部分。吉利普斯跑往西西里其他地区去招集軍队。他想招集陆軍和海軍；同时也想爭取那些过去不很願意援助叙拉古的，或者根本沒有参加战爭的城市。他又派遣了一个叙拉古人和科林斯人的代表团往斯巴达和科林斯去，請求各种支援，商船也好，运輸船也好，或者任何可能的支援都可以，因为他看到雅典人也不断地有生力軍增援。同时，叙拉古人也配备了一个艦队的海員，开始訓練他們的水手，想在海上和敌人作战；在其他一切方面，現在他們都表示充滿了信心。

尼西阿斯知道了这种形势，看到敌人的势力日益强大，而他自

① 參閱第501,503頁；同时參閱第496頁。

己的困难日益增加，因此他派人到雅典去。过去他經常把这里所发生的各种軍事行动报告雅典，但是这次他送去一个特别紧急的公文，因为他感覺到形势危急，如果本国政府不采取迅速行动——不是把远征軍撤退，就是增派大量援兵——的話，他們是沒有安全的希望了。但是他担心使者們由于缺乏說話的能力，或者由于記忆力不好，或者由于想說些討好群众輿論的話，因而不說出眞实的情况来。因此，他写了一封信；他認为，这样，雅典人可以知道他自己的看法，而不致于在傳达过程中受到歪曲，因此使眞实的情况得以在雅典人面前討論。使者們带着这封信和口头的命令往雅典去了，而他則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軍队上。現在他采取防守政策而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冒險了。

在同一个夏季的末尾，雅典将軍欧伊申带着大批色雷斯人的軍队，和柏第卡斯合作，进攻安菲玻里。他沒有攻陷这个城市，但是他領导他的三列桨战艦，繞过海岸，进入斯特賴梦河，他自己駐扎在希米里安，从河道上封鎖城市。这样，夏季就过去了。

接着在冬季里，尼西阿斯的使者們到了雅典。他們把所受的口头命令傳达了，并且回答了因此而产生的一些質問；他們把尼西阿斯的信交出。雅典城的录事跑向前面来，向雅典人宣讀了这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雅典人：我們所作的事情，你們从过去的許多信中已經知道了。現在最重要的，是你們应該知道我們目前所处的形势，从而作出决議来。我們是被派来进攻叙拉古人的，在战斗中，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們自己証明是优于叙拉古人的；当吉利普斯带着从伯罗奔尼撒及西西里其他城市招集的軍队来到此地的时候，我們已經建筑了一些要塞，这些要塞我們現在还占領着。在第一次战役中，我們打敗了他；但是在第二天的战役中，我們被他們众多的騎兵和标枪手所打敗了，退守我們的要塞。現在由于敌人的人数多于我

們，我們被迫而处于被动的地位，不得不放弃封鎖城牆的建筑。事实上，我們不能利用我們的全部軍队，因为我們大部分的重装步兵必須用以防守我們自己的陣綫。同时，敌人已經建筑了一条单牆，通过我們要塞綫的終点，所以現在如果我們沒有一个强大的軍队来攻下他們这条城牆的話，我們就不可能封鎖叙拉古城了。因此，我們虽然自以为是圍城者，而事实上是被圍者，至少在陆地上是被圍者，因为由于敌人騎兵的原故，我們不能深入乡間。

“他們已經又派遣代表往伯罗奔尼撒去請求援兵，而吉利普斯則亲往西西里各城市。他想說服那些过去中立的城市帮助他作战；如果可能的話，他想从其他城市中取得更多的陆軍和海軍增援。依我看来，他們这个計划是想利用他們的陆軍来进攻我們的要塞，同时也想利用他們的海軍来和我們在海上作战。当我說‘他們也将和我們在海上作战’的时候，你們不要觉得奇怪。事实上，叙拉古人知道得很清楚，我們的艦队原来是最好的：船骨是健全的，水手是正常的。但是現在我們的船艦在海上已久，船骨已腐，水手已經不是原来的情况了。我們不能拖曳我們的船艦上岸去晒干洗刷，因为敌人的船艦和我們的一样多，或者还要多些，我們經常有被襲击的危險。我們可以看見他們艦队的行动，他們处于主动的地位。但是他們比較容易晒干他們的船艦，因为他們不是封鎖别人。至于我們，縱或我們的船艦比他們的多得多，我們不是和目前一样，必須利用全部船艦来封鎖的話，我們也不能修理我們的船艦；因为如果我們的守望稍微有一点疏忽的話，我們就会丧失我們軍需的来源，就是現在，我們要經过叙拉古来輸入軍需，已經是很困难了。

“由于下面的原故，我們水手們的情况已經恶化了，而且这种恶化的程度还在繼續增加。水手們必須到很远的地方去取柴火，去掠劫，去取飲水；因为敌騎的原故，水手們常被杀害。因为敌

人的势力和我們均等了，我們的奴隶开始逃亡。至于在我們軍队中服务的外国人，那些被征集而来的人尽量迅速地逃回他們自己的城市去了；那些原来認为可以得到高薪，可以不战而取得財富的人，現在发現，和他們原来的期望相反，敌人不但能够抵御我們，并且实际上能够在海上和我們对抗了，他們不是作逃兵偷偷地跑掉，就是用其他方法离开我們了，因为西西里面积很大，逃跑是不难的。有些人作生意，买了一些海卡拉的奴隶，于是他們說服艦长們，把这些奴隶带上船艦，以代替他們的位置，因而破坏了艦队的效力。

“用不着說，你們也会知道，一个水手只能在短时間內保持精力旺盛，只有少数水手能够在船艦开动后，沿途繼續担任划桨的責任。但是我的最大困难是：因为咱們雅典人的天性是难于駕御的，我这个将軍不能防止这些弊端，我們也不能从其他地方取得人力的补充，以代替这些水手們。敌人有許多增加新人力的来源；而在我們方面，我們只有我們所带来的这些人，我們必須利用这些人，不但要供給船艦上的船員，还要弥补我們的損失，因为現在我們的同盟城市——那克索斯和卡塔那——已不能給我們提供人力了。敌人所需要的只有一件事了：我們現在从意大利許多地区取得給养，如果这些地区的人，看見了我們所处的地位，知道你們不再增援我們，因而倒向敌人那边去了的話，我們就会为飢餓所迫而屈服，叙拉古人就会毫不費力地获得胜利了。

“无疑地，我可以給你們一个完全不同的报告，而使你們更愉快些；但是，如果在你們采取决定之前，你們要清楚地知道此地的眞实情况的話，那么，沒有什么东西比我所告訴你們的更为有益了。并且我从經驗中知道雅典人的性格：你們喜欢人家告訴你們一些悅耳的消息；但是如果事情的发展不如你們所預料的話，那么，你們后来就会責难那些告訴你們的人。因此，我認为讓你們知

道眞实情况是比較安全些。

"以这次远征的原定計划而論,你們不能說你們的士兵或将軍有什么錯誤。但是現在整个西西里联合起来反对我們了;伯罗奔尼撒将增派新的援兵来,这是意料中的事;而你們在这里的軍队,連目前的敌人也已經不能应付了。因此,这时候你們要决定,不是召回我們,就是另派一支和第一次远征軍一样大的軍队来,包括海軍和陆軍,并携带巨額的金錢来,同时另派一位将軍来指揮軍队,以免除我的职务,因为我患腎臟病,不宜于軍事了,我想我可以請求你們照顧,因为当我身体健康的时候,我历次指揮軍队,对于你們曾經有过很多的貢献。但是你們打算作的事,在春季一开始的时候就要作,不要迟延,因为敌人很快就会从西西里取得他們的援兵,他們从伯罗奔尼撒来的援兵到达此地虽然可能迟一点,但是如果你們不注意此事的話,你們会发現,在我們还沒有作好准备的时候,西西里人的分遣队就到了这里,而伯罗奔尼撒人会和过去一样,偷偷地越过,而沒有被我們发覚。"

这就是尼西阿斯的信的內容。雅典人听了这封信之后,不肯免除他的职务,但是任命在西西里的两个軍官,米南德和攸西德馬斯①,跟他分担指揮軍队之責,以免他在病中单独担任全部責任。这两个軍官是暫时負責的,直到雅典人选任作他的同僚的其他两个将軍到达西西里时为止。雅典人表决再派遣一支海陆軍去,这支軍队一部分由公民兵員名册中征召,一部分由同盟者中召集。阿尔西提尼的儿子德謨斯提尼② 和修克利斯的儿子攸利密頓③ 二人当选为将軍,和尼西阿斯分掌軍权。大約冬至的时候,攸利密頓

① 前面已經提到,他是公元前 422 年尼西阿斯和約上签字人之一; 参閱第 369, 372 頁。

② 前面第 305 頁,已提到他在軍队中服务。

③ 他在公元前 424 年因远征西西里失敗而被处罰款的; 参閱第 304 頁。

馬上就被派往西西里去，带着十条船艦，和一百二十他連特白銀。他是去告訴那里的軍队，說援兵馬上就会来了，他們的利益是会受到照顧的。德謨斯提尼留在后面，組織远征軍。他計划在春天开始的时候启程，他正忙于派人往同盟国去要求軍队，忙于在亚狄迦筹集款項、船艦和重装步兵。

雅典人又派了二十条船艦环繞伯罗奔尼撒巡邏，监視着不让有人从科林斯或伯罗奔尼撒其他地方渡海往西西里去。因为科林斯代表們从西西里带来了較好的消息，科林斯人更有信心了。他們知道，就是从前他們派遣去的艦队也不是沒有用处的，現在他們准备用商船运送一支重装步兵軍队往西西里去；斯巴达人也同样地想把从伯罗奔尼撒其余地方召集来的軍队运往西西里去。科林斯人又配备了二十五条船艦的水手，准备向駐守諾帕克都的艦队[①]挑战——这个計划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使駐守諾帕克都的雅典人更难阻止科林斯商船的航行，因为科林斯的三列桨战艦列成陣势在他們的前面，他們的注意力会集中到科林斯的战艦上的。

斯巴达人也准备依照他們已經决定了的計划和叙拉古人及科林斯人的請求，进攻亚狄迦，因为当叙拉古人和科林斯人听到雅典将增派援兵往西西里去的时候，他們希望斯巴达人侵入亚狄迦，以阻止雅典人派遣援軍往西西里去。亚西比得也經常劝斯巴达人在狄西里亚設防，努力进行战争。但是鼓舞斯巴达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們相信雅典人現在两方面作战——一方面对抗他們，另一方面对抗西西里人，——因而更容易被打垮了。此外，斯巴达人認为雅典是首先破坏和平条約的。他們認为在第一次战争[②]中，他們自己方面的过失多些，一則因为底比斯在和平时

---

①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雅典經常有一个艦队駐守在这里，通常是二十条三列桨战艦；参閱第154，162頁。

② 阿基达馬斯战争，即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初十年的战爭。

期进入普拉提亚，[1] 二則前次条約[2] 中規定，如果有一方面要求仲裁的話，任何一方不得訴諸武力，但是雅典人請求仲裁，而他們自己沒有接受这个請求。因此，他們認为他們后来所遭受的灾难，有一点是理所应得的，他們牢牢地記着派娄斯的灾难[3] 和其他战役上的失敗。但是現在雅典人除經常从派娄斯出来掠劫外，还率領三十条战艦[4] 从亚哥斯出来，破坏挨彼道魯斯、普拉西依以及其他地方；并且无論什么时候，对于条約中这些怀疑之点发生爭議时，总是斯巴达建議提交仲裁，而雅典拒絕。因此，斯巴达人認为，現在是雅典的过失，正如以前是他們自己的过失一样，于是他們很热心地进行战爭。这个冬季里，他們派人往各同盟国去，請求供給鉄，他們准备其他材料，以为建筑要塞之用。同时，他們自己組織一支軍队，从伯罗奔尼撒其他地方征調軍队，用商船运去援助他們在西西里的同盟者。这样冬季完了，修昔底德所記載的战爭的第十八年也跟着完結了。

第二章　狄西里亞的設防。叙拉古人攻陷普利姆密里昂。雅典人的困难

接着正在春季开始的时候，[5] 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早些，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在阿基达馬斯的儿子国王阿基斯統率之下，侵入亚狄迦。他們首先破坏了平原区的乡村，于是进而在狄西里

① 参閱第106頁。
② 指三十年休战条約；参閱第79頁。
③ 第281—291頁。
④ 参閱第497頁。
⑤ 公元前413年3月。

亚[1]設防，他們把这項工程分配給各城市。狄西里亚离雅典約一百二十斯塔狄亚，[2]大約和离彼奥提亚的距离相同，或許远一点。[3]他們建筑这个要塞的目的是威胁和控制乡村最富裕的平原区。这个要塞从雅典城中可以看得見。

当在亚狄迦的伯罗奔尼撒人和他們的同盟者正在建筑要塞的时候，他們国內的同胞約在同时，用商船把重装步兵送往西西里。斯巴达人遣送希洛人和脫籍奴隶[4]中最精选的人去，共重装步兵六百名，由斯巴达的正規軍官厄克里都指揮。彼奥提亚人派遣了三百名重装步兵，由底比斯人謝濃和尼康以及特斯匹伊人赫哲山大指揮。这些人由拉哥尼亚的塔納隆启程，他們是最早启航的；他們出发后不久，科林斯人派遣了一支五百名重装步兵的軍队，其中一部分是科林斯的公民，一部分是阿卡狄亚的雇佣兵。这支軍队是由科林斯人亚历撒庫斯指揮的。和科林斯人同时，西息溫人也派遣了二百名重装步兵，由西息溫人薩基阿斯指揮。同时，科林斯人在冬季里把已經配备了海員的二十五条船艦停泊在諾帕克都的对岸，和停泊在那里的二十条雅典船艦遙遙相对，直到他們的重装步兵乘着商船完全离开伯罗奔尼撒为止。他們原先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配备这些船艦的海員的，使雅典人不得不注意这些三列桨战艦而讓商船自由通过。

同时，当春季剛剛开始，斯巴达人正在狄西里亚設防的时候，雅典人派遣阿波罗多拉斯的儿子查里克利指揮三十条船艦环繞伯罗奔尼撒巡邏；他受命往亚哥斯，請求他們依照同盟条約的規定，

---

① 故址在現在的塔托依村，位置近于雅典的正北，在往彼奥提亚的道路橫过巴尼东部的通道中的最高地点。

② 約合十三英里。

③ 事实上，狄西里亚离彼奥提亚比离雅典近得多。参閱昭伊特譯本第一卷，cx頁。——譯者

④ 参閱第378頁。这些人是因服兵役而被斯巴达解放的希洛人，即新公民。

供給艦队的重装步兵。他們又按照他們的决議，派遣德謨斯提尼往西西里去；他率領六十条雅典船艦，五条开俄斯船艦，从雅典的正規兵員名册中抽調的一千二百名重装步兵和尽可能从各島屿中召集来的軍队。他們又从其他附屬同盟国中取得它們所能供給而于战爭有用的一切东西。德謨斯提尼受命首先和査里克利一道环繞伯罗奔尼撒航行，和他联合在一起，进攻拉哥尼亚沿岸。因此，他航往厄基那，然后等待他的其余軍队和査里克利从亚哥斯选拔的軍队到来。

在这个春季里大約同时候，在西西里的吉利普斯率領他尽量在各城市中說服来增援的軍队到了叙拉古。他把叙拉古人召集起来，对他們說，現在他們应該尽量地配备船艦上的船員，企图在海上作战，他希望海上战斗会对于整个战局有利，这是值得冒一切危險去作的。在这点上，他得到了赫摩克拉底的热烈支持，赫摩克拉底和他一起鼓励叙拉古人勇敢地和雅典人在海上作战；他說，雅典人的海軍經驗不是天生成的，也不会永远保持着的；事实上，雅典人比起叙拉古人来，更是陆地上的人，他們只是为波斯人所迫而从事航海事业的。他說，象雅典人一样勇敢的人，如果遇着对方有同样的勇敢，就会感到棘手了；有时候，雅典人并沒有优越的力量，他們慣于利用勇敢进攻的方法来恐吓他們的邻国；叙拉古人現在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进攻雅典人。他很有把握，認为叙拉古人这样出乎意外地英勇抵抗雅典的海軍，将使敌人发生恐慌；这个优点就足以充分抵償他們因雅典人的航海技术和他們自己的缺乏經驗所受到的損失。因此，他劝他們利用他們的艦队在海上作战，不要畏縮。

叙拉古人采納了吉利普斯、赫摩克拉底和其他一些人的意見，决定在海上作战，开始把他們的船艦配备海員。当艦队准备行动的时候，吉利普斯于晚間率領全部軍队出来。他自己建議，由陆地

上去进攻普利姆密里昂的要塞。同时，按照事先的布置，三十五条叙拉古三列桨战艦从大港中駛出，向敌人进攻；其余的四十五条船艦从小港中駛出（他們的船塢在小港中），繞道进入大港內，和港內的船艦联合起来，同时威胁普利姆密里昂；这样內外夹攻，雅典人就会混乱了。

在另一方面，雅典人迅速地配备了六十条船艦的船員。他們利用二十五条船艦和大港內的三十五条叙拉古船艦作战；其余的船艦航出抵抗由船塢繞道来的叙拉古船艦。他們馬上在大港的入口发生战斗，一方面想冲进来，另一方面尽力抵抗，相持很久，双方都不讓步。

同时，在普利姆密里昂的雅典人都上了船艦，完全只注意到海上的战斗。在侵晨的时候，吉利普斯突击这些要塞，捕获他們的哨兵。他首先攻陷其中最大的一个要塞，然后攻陷其余的两个要塞，因为这两个要塞的駐軍看見最大的要塞尚且这样容易地被攻陷了，所以吉利普斯还沒有来的时候，他們就逃跑了。首先被攻陷的那个要塞中的人設法逃往一个商船和各种小船上，他們經过很大的困难才达到軍营里，因为他們被叙拉古派来的航行迅速的三列桨战艦所追逐，这时叙拉古人在大港中的海战正处于优势。但是当其余两个要塞被攻陷时，叙拉古人是快要被打敗了，所以这两个要塞中的人，沿着海岸航行，比較容易些。事实上，在港口附近作战的叙拉古船艦已經迫使雅典船艦退却，于是航入港內；但是因为它們毫无秩序，彼此互相撞碰，胜利轉到雅典人手中了。雅典人首先打垮它們，然后打垮其余在大港中已經取得优势了的那些船艦。他們击沉了十一条叙拉古船艦，杀死了船艦上大部分人員，只有三条船艦上的水手是被他們俘虏的。雅典人自己也丧失了三条船艦。他們把叙拉古的破船拖到岸边，在普利姆密里昂前面一个小島上建立一个胜利紀念碑，然后回到他們的軍营里去了。

叙拉古人在海上战役中失败了，但是他們占据了普利姆密里昂的要塞；为了这些要塞，他們建立了三个胜利紀念碑。他們拆毁了最后攻陷的两个要塞中的一个，但是恢复了其余两个，并派兵駐守。这些要塞被攻陷时，許多人被杀害或被俘虏了，許多財产完全落入敌人手中。雅典人原是利用这些要塞作为总儲藏所，要塞中有許多商人和艦长們[1]的財产和谷物；事实上，除了已經拖到岸边的三条三列桨战艦外，还有可以供給四十条三列桨战艦的桅杆和其他設备都在那里丧失了。眞的，普利姆密里昂的失落是雅典軍队情况恶化的最大而且最主要的原因。运輸軍需的船舶，就是到了海港的口子上，还是不安全的，因为叙拉古的船艦在那里等着，阻止它們駛入；这时如果要輸入軍需就必需战斗了。在其他方面，这个事件也引起軍队的恐慌和士气的低落。

此事之后，叙拉古人派遣叙拉古人阿加塔庫斯率領十二条船艦出去。其中一条是往伯罗奔尼撒去的，船上載着一些代表們，他們将对伯罗奔尼撒人說，在叙拉古的事情很有希望，劝伯罗奔尼撒人在希腊更激烈地进行战爭。其余的十一条船艦航往意大利[2]，因为它們得到消息，說有許多給雅典人运輸各种軍需的船舶快要到了。它們阻止了这些船舶，把大部分船舶毁灭了。它們又往科倫尼亚領土內，把一些准备給雅典人建筑船舶用的木材都付之一炬。此事之后，它們到了罗克里；当它們停泊在那里的时候，有一条从伯罗奔尼撒来的商船到了，船上載着一些特斯匹伊的重装步兵。叙拉古人把这些重装步兵載上了自己的船艦，于是沿着海岸，航行回国了。雅典人率領二十条船艦在麦加拉守望着它們，俘虏

---

① 三列桨战艦的艦长們是每年由富裕公民的名册中选任的，在服务之年开始的时候，他們从国家取得空船，沒有船帆、索具及其他設备；这些設备都是艦长們自己装配的。

② 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意大利这个名詞仅指罗斯河和麦达邃坦以南的地区而言。

了其中一条船艦和艦上的水手，但是沒有赶上其余的船艦；其余的船艦都逃到叙拉古去了。

在大港中木桩的周圍有过一些远距离的战斗；这些木桩是叙拉古人釘在他們的旧船塢前面的海底中，使他們的船停泊在障碍物里面，雅典人不能把船艦划上去撞击它們。現在雅典人划来一条載重一万他連特①的大船，船旁配备着木塔和帳幕。他們乘着小船，划往有木桩的地方，用繩索系着木桩，利用絞盘把木桩拔出来，或折断；或沉到水底下，把木桩鋸断。叙拉古人从船塢上向他們射击，大船上的雅典人也回击。最后，雅典人把大部分木桩都拔出来了。園桩中最难对付的是那些眼睛所看不見的部分，因为有一些釘入海底的木桩沒有露在水面上；如果船艦在木桩上航行，好象在暗礁上航行一样，那是很危險的。但是这些也交給潛水者去处理，他們沉到海底去，把这些木桩鋸下来，因此得到报酬。但是叙拉古人又打下一些木桩，以代替那些被鋸掉了的木桩。双方都应用了許多其他的办法，两軍在这样近的距离內相对峙，这种情況是可以意料得到的；小的战斗經常发生，各种战术都試用了。

叙拉古人又派遣一些由科林斯人、安布累喜阿人和斯巴达人組織的代表团往西西里各城市去，把攻陷普利姆密里昂的消息告訴了它們，并且說明他們在海战中的失敗是由于他們自己的无秩序，而不是由于敌人力量的优越；他們又說明，总的战局是很有希望的，請求它們給予海軍和陆軍的支援，因为預料到雅典人也有新的援軍会到；只要他們能够在雅典新的援兵还沒有到的时候，消灭当地的雅典軍队，战事就会結束了。

当西西里这些事情正在进行的时候，德謨斯提尼招集了他所能带去的援軍。② 他从厄基那出发，航往伯罗奔尼撒，和查里克利

① 約二百五十吨（一他連特等于二十六公斤——譯者）。

② 繼續第512頁的叙述。

所率领的三十条雅典船艦联合在一起。于是他們带着亚哥斯的重装步兵在船上，航往拉哥尼亚。他們首先破坏挨彼道魯斯-里摩拉的一部分土地，然后在錫西拉对岸的拉哥尼亚登陆，那个地方是阿波罗神庙所在地。他們破坏了这个地方一部分的乡村，在一个类似地峽的地方設防，使希洛人有一个地方可以逃亡，同时也和派娄斯一样，他們在这里有一个进行掠夺的根据地。当德謨斯提尼帮助查里克利占据了这个地方之后，他馬上繼續航行，往科西拉，以便在那里取得同盟軍队，然后尽快地渡海往西西里。查里克利留在那里，直到要塞完成了的时候为止。于是他留下軍队駐守，他自己带着三十条船艦和亚哥斯人也回国了。

在同一夏季中，提伊人派来一千三百名輕盾武装兵士到了雅典；提伊人是色雷斯的一个部落，他們是以短劍为武器的。他們原来想和德謨斯提尼一同航往西西里去的，因为他們来迟了，不能往西西里，雅典人决定要他們回到色雷斯去；如果把他們留下来对付狄西里亚战爭的話，費用似乎太大了。①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自从夏季以来，全部侵略軍在狄西里亚首先設防，利用狄西里亚作为根据地以侵略乡村，把城市中的駐軍定期換防；这样，雅典遭受了很大的損失。眞的，狄西里亚的被占領，事实上引起很多財产的被蹂躪和人力的丧失，这是雅典势力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以前的侵略，时間都很短，其余的时間雅典人还可以利用他們的土地；但是現在，敌人終年駐扎在高地；有时派遣額外軍队侵入乡村，有时只是正規的駐防軍蹂躪地方，进行掠夺，以攫取物資。斯巴达国王阿基斯亲自在那里指揮，把整个战事当作主要的战役。因此，雅典遭受了很大的損失。他們失去了全部乡村；两万多奴隶逃亡，这些奴隶中大部分是有技术的工匠；全部

① “每人的报酬是一个德拉克瑪一天。”

羊群和役畜都丧失了。因为骑兵每天出发，往狄西里亚，向敌人进攻，或巡逻乡间，马匹继续不断地在崎岖的石路上奔走，马匹的脚都跛了，或者为敌人所伤害。从优卑亚来的粮食，过去是从俄罗巴斯运上陆，经过狄西里亚，由捷径达到雅典；而现在必须花很大的运费，由海道绕过修尼阿姆地角，才能运到雅典。城内一切需要都必须由海外输入，现在雅典已经不是一个城市，而只是一个要塞了。白天里，分遣队在城垛上轮流守卫；晚间，除骑兵外，所有的人都值班防守，有些在各个哨兵站上，有些在城墙上。所以夏去冬来，他们的困难永无尽期。最使他们受折磨的，是他们同时进行两个战争；真的，他们达到这样顽强果决的地步，以致如果在这件事情实际发生之前，有人听到这种事情的话，他不会相信这是可能的。这是难以置信的，因为雅典人已被伯罗奔尼撒人包围（伯罗奔尼撒人以亚狄迦的一个要塞作为根据），而他们不但没有从西西里撤退，反而留在西西里，同样地包围一个和雅典一样大的城市——叙拉古，使希腊世界对于他们的势力和勇敢表示惊异；这种惊异的程度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在战争之初，有些人认为，如果伯罗奔尼撒人侵入亚狄迦，雅典可能支持一年，而另外一些人认为可以支持到两三年，再没有人认为它可以支持三年以上的；但是现在是伯罗奔尼撒人第一次侵入亚狄迦①以后的第十七年了，雅典人虽然在战争中遭受了各种困难，但是他们还向西西里出发，发动另一个战争，其规模是和他们已经和伯罗奔尼撒人进行的战争一样大的。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伯罗奔尼撒人占领狄西里亚所造成的损失和他们所有的其他巨大开支），雅典人开始感到财政上的困难了。大约在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对属民从海上输入和输出的一切货物征收5%的关税，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增加收入。国家的支出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当战事扩大的时候，开支随之增加，而收入则

① 公元前431年，参阅第114页。——译者

减少了。

在目前財政困难的时候，雅典人不想增加开支；因此，他們馬上把那些迟到而不能随德謨斯提尼的軍队一道出发的色雷斯人遣回了。[①]第依特累斐受命率領他們回国，在航海归国途中尽量破坏敌人沿海地区。他首先运送他們在塔那格拉登陆，他們迅速地掠劫一些东西运跑了；于是他們在黄昏时，从优卑亚的卡尔西斯横渡攸里配斯海峽，在彼奥提亚登陆，率領他們进攻密卡利苏斯。他在赫尔密斯神庙附近过夜，沒有被人发現。赫尔密斯神庙离密卡利苏斯大約有十六斯塔狄亚[②]的路程。在黎明时，他进攻密卡利苏斯，这是一个不大的城市。他把这个城市攻陷了。居民防范不周，他們沒有料到有人这样远从海上来向他們进攻。他們的城牆是不坚固的，有些地方已經崩潰了，有些地方城牆不高，城門是敞开的，因为他們認为自己是安全的。色雷斯人冲入密卡利苏斯城內，对城中的屋宇和神庙大肆劫掠，屠杀居民，无論年幼的或年老的都沒有得到幸免；凡是他們所遇着的，妇女和儿童也是一样，甚至于連他們在田間所看見的牲口和一切动物也都杀掉。因为色雷斯人种，和一切最殘酷的野蛮人一样，当他們无所畏惧的时候，是特别喜欢杀人的。所以这时全城混乱，人民遭到种种不可言状的惨死。特别是他們冲入一个儿童学校，这个学校是当地最大的一个学校，儿童們剛剛跑进学校里去，他們把这些儿童都杀死了。因此全城遭到灾禍，这个灾禍比任何一次灾禍都来得更突然，更可怕，范圍更广大。

同时，底比斯人听到这个消息了，跑来救援。色雷斯人跑得不远，底比斯人就追上了，把他們的掠获物夺回，赶得他們在恐慌中逃往攸里配斯海峽和海边去了，运載他們来的船艦正停泊在那里。

---

① 参閱第516頁。

② 約合两英里。

被杀害的人多半是在上船的时候被杀害的，因为他們不会游泳，船上的水手們看見岸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們把船艦停泊在弓箭射程之外。当撤退的时候，① 色雷斯人在其他地方令人欽佩地抵抗了底比斯的騎兵。底比斯的騎兵首先向他們进攻，他們采取了本国的战术，結队冲出，然后退回来。在这个战斗中，他們中間被杀死的只有极少数人，但是許多落在后面劫掠的人在城內被杀了。一千三百人中被杀者共二百五十人。援軍里面的底比斯人和其他的人丧失了大約二十名騎兵和重裝步兵，其中包括一个彼奥提亚的司令官斯科里封达。密卡利苏斯丧失了許多人口。它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在剛才所描述的灾难中，它的居民所遭受的灾难，其悲慘的程度可以和这次战爭中任何一次灾难相比。

第三章　德謨斯提尼往叙拉古途中。雅典人在大港中的敗績

我們已經知道，德謨斯提尼在拉哥尼亚建筑要塞之后，就往科西拉去了。② 他发現了一条商船停泊在伊利斯的腓伊亚③，在商船上的科林斯重裝步兵④ 想渡海往西西里去。他破坏了这条商船，但是船上的人逃跑了，后来他們乘着另一条船往西西里去了。此后，他到了薩星修斯和塞法倫尼亚，带了一些重裝步兵上船，并且派人往諾帕克都去，要求那里的美塞尼亚人派遣重裝步兵来。于是他渡海往对岸的大陆阿开那尼亚，⑤ 到阿力西亚和安那克托里

① 修昔底德說明他們主要的損失是在"上船的时候"造成的。

② 参閱第516頁。

③ 奥林匹亚的港口。

④ 参閱第509、511頁。

⑤ 公元前426年夏季他在这里作过战（第246頁以下）。

安，这两个地方当时是被雅典人占領的。在这个地区，他遇見了攸利密頓，攸利密頓正从西西里航行回国；前面已經說到，他是冬季里被派遣带錢送給西西里的軍队的。[①] 他告訴德謨斯提尼說，他在船上的时候，听說叙拉古人已攻下普利姆密里昂了。駐守諾帕克都的将軍科濃[②] 也在这里和他們会見了，他告訴他們說，停泊在他对面的二十五条科林斯船艦[③] 仍然采取敌对态度，事实上有意想进行海战。因此，他請求他們分派一些船艦給他，因为他自己的十八条船艦不能对付敌人的二十五条船艦，所以德謨斯提尼和攸利密頓派了十条最快的船艦，由科濃带去，和駐守諾帕克都的艦队联合在一起。于是攸利密頓[④] 航往科西拉，命令科西拉人配备十五条船艦的海員，并征集重装步兵；而德謨斯提尼从阿开那尼亚地区招募彈石手和标枪手。

同时，前面已經說到，叙拉古人在攻陷普利姆密里昂之后派往西西里各城市去的代表們[⑤] 現在得到了很好的反应，他們正在带着他們所募集的軍队回来了。但是尼西阿斯知道了他們的用意之后，卽派遣使者往森托利巴人[⑥] 和阿利西人以及和雅典同盟的其他西塞尔人部落[⑦] 那里去（这些部落都是控制着敌人回国的道路的），請他們不要讓敌人的援兵通过，而要联合起来，阻止他們前进，因为除此之外，敌人的援軍是沒有其他道路可走的。[⑧] 所以当西西里各城市的軍队正在进軍的时候，西塞尔人依照雅典人的吩

① 参閱第509頁。

② 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将要結束时出名，后来是他恢复雅典城牆的。

③ 参閱第509、511頁。

④ “这时攸利密頓已經回来和德謨斯提尼在一起了，因为他受命和德謨斯提尼共同指揮这个艦队。”

⑤ 参閱第515頁。

⑥ 森托利巴位于卡塔那上面的息米修斯河畔，在塔特那的西南約二十五英里，卽現在的森托比（和謨：《古西西里史》i.68）。这个地区有一个阿利西市鎮，地点不詳。

⑦ 西塞尔人是西西里的土著居民；西塞利奥特人是西西里的希腊移民。

⑧ “因为阿格立眞坦人是不会讓敌人的援軍通过他們的領地的。”

咐，把他們自己的三支軍队布置埋伏，乘敌人沒有防备的时候，突然向敌人进攻。他們杀了約八百人，除科林斯的代表一人外，其余的代表都被杀了。科林斯的代表率領其余的軍队，共約一千五百人，逃往叙拉古去了。

大約同时，卡馬林那人[①]来援助叙拉古的軍队也到了——五百名重装步兵、三百名标枪手和三百名弓箭手。机拉人[②]也派来了足够配备五条船艦的水手，四百名标枪手和二百名騎兵。現在实际上，除了阿格立眞坦（它是中立的）以外，整个西西里都联合起来了；他們不和过去一样，站在旁边观望，而是站在叙拉古一边，反对雅典人了。

叙拉古人遭遇了在西塞尔人地区的悲慘事件以后，就放弃了馬上进攻雅典人的企图。同时，德謨斯提尼和攸利密頓，因为他們从科西拉和大陆上招集的軍队已經到齐了，带着他們的全部远征軍横过爱奥尼亚灣，达到爱阿匹吉亚地角。他們从这里出发后，停泊在爱阿匹吉亚附近的綽拉德群島，把屬于美撒比亚人部落的一百五十名爱阿匹吉亚标枪手带上船艦。他們和当地的統治者阿塔斯恢复了旧日的友好关系，所以阿塔斯把这些标枪手供給他們。此后他們繼續航行，达到意大利的麦达蓬坦。他們在这里說服了当地的居民，依照他們的同盟条約，派遣三百名标枪手和两条三列桨战艦給他們。他們带着这些增援的軍队，沿着海岸航行，达到条立爱。他們发現这里剛剛发生了一个革命，反雅典党人被放逐了。他們在这里檢閱他們的全部軍队，看是否还有什么事情沒有作好；同时，他們也想說服条立爱人，使他們尽可能地自愿参加远征軍，利用目前的形势使他們和雅典訂立攻守同盟，因此，他們留在这里，忙着交涉这些事情。

---

① 参閱第484頁。

② 参閱第470、500頁。

大約与这同时，駐扎在諾帕克都雅典艦队对岸的二十五条船艦上的伯罗奔尼撒人，为着保护駛往西西里的运輸船队起見，已經准备作战了；他們又配备了一些船艦，使他們的船艦数目和雅典的船艦数目相差不多。它們停泊在立比地区亚加亚的伊林尼阿斯[1]附近；因为它們所停泊的地方是一个新月形，在这个地区內的科林斯人和其他同盟者的步兵都来支援，沿着海灣两边的地角列成陣势，而船艦则控制着两个地角間的海面，封鎖入口。科林斯人波利安提負指揮这个艦队的責任。

雅典人在狄菲拉斯[2]指揮之下，乘着三十三条船艦从諾帕克都駛出，向他們进攻。起初，科林斯人幷不行动，等到他們認为时机到了的时候，他們举起信号，前进和雅典人作战。双方支持很久，互不退讓。科林斯人丧失了三条船艦；雅典人的船艦虽然沒有馬上被击沉的，但是有七条船艦失掉了作战的能力，因为被科林斯的三列桨战艦迎头撞击，船头被凿穿了；科林斯三列桨战艦船头上的吊錨架[3]建造得坚实些，专用以撞击敌艦的。在这次战役中，双方是势均力敌，所以都可以說是获得胜利了；但是雅典人占取了被破坏的船艦，因为海風把这些破船吹入海中，而科林斯人无意跑出来爭取这些破船了。所以战斗就停止了，双方都沒有追逐，也沒有俘虏，这是因为科林斯人和伯罗奔尼撒人是靠近陆地作战，所以很容易逃跑；而在雅典人方面，沒有被击沉的船艦。雅典人駛回諾帕克都，而科林斯人馬上建立一个胜利紀念碑，認为他們是胜利了，因为他們使許多敌艦丧失了作战的能力；同时，正因为雅典人沒有說自己获得了胜利，所以科林斯人就認为自己沒有战敗。因为，在科林斯看来，如果他們沒有被敌人彻底打垮的話，他們就認为自己

① 在賴昂姆之东的一个小地方。

② 他似乎带来了增援的十五条船艦，代替了科濃的职务（参閱第520頁）。

③ 船首两側突出的木杆，用以加强船头的力量的。錨即悬在木杆上。

是胜利了；而在雅典人看来，如果他們沒有很容易地取得胜利的話，他們就認为自己是战敗了。但是当伯罗奔尼撒人航行离开了这里和他們的步兵被遣散了之后，雅典人也在亚加亚建立了一个胜利紀念碑，表示他們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紀念碑建立在离科林斯人停泊的地方——伊林尼阿斯——約二十斯塔狄亚[①]的地方。海战就这样結束了。

現在条立爱人以七百名重装步兵和三百名标枪手参加德謨斯提尼和攸利密頓的軍队。[②]这两个将軍命令艦队沿着海岸航行，往克洛托那去，而他們两人首先在西巴里斯河畔檢閱全部陆軍，然后率領这支軍队通过条立爱的領土。当他們达到亥利阿斯河面时，克洛托那人派遣使者来告訴他們，克洛托那人不許他們通过克洛托那的領土。因此，雅典人沿海岸而下，駐扎在亥利阿斯河口的岸上，他們在这个地方和他們的艦队会合。次日，他們上船，沿着海岸航行，在所有的城市(除罗克里以外)停泊，直到他們达到利吉姆領土內的庇特拉。

同时叙拉古人已經听到雅典的援兵到了，他們很想利用他們的艦队和陆地上的其他軍队再向雅典人进攻；这些軍队是他們聚集起来，想在雅典援軍还沒有到的时候开始行动的。在装备他們的艦队时，他們作了各种改进，根据他們以前海战的經驗，他們估計这些改进将給他們一些便利；特别是他們減少船头的长度，使船头更加坚固些，在吊錨架的两旁增加了一些材料；他們建造支柱，从吊錨架的地方起，沿着船边約九英尺，向外突出也約九英尺。这样，他們是模仿科林斯人在和雅典人作战于諾帕克都以前加强他們的船头的方法。叙拉古人認为这样，他們的船艦便可以战胜雅典的船艦；雅典船艦的构造和他們的不同，船头是輕的，因为雅典

① 合两英里多路。

② 参閱第521頁。

人通常的战术不是迎头向敌艦撞碰，而是冲破敌人陣綫，环繞敌艦，向敌船的側面或船尾撞去。这次海战将在大港中进行，在大港中船多而水面小，这对于他們是有利的，因为他們迎头向敌艦撞击，坚强的船嘴和空虛而軟弱的船嘴相碰，他們会凿穿敌艦的船头；同时，在狹窄的水面上，雅典人不能运用他們所認为有把握的海上战术；他們不能环繞航行，也不能突破敌人的战綫，然后倒划回来，因为叙拉古人将尽力阻止他們冲破战綫，而水面狹小，使他們不能运用环航战术。事实上，这种船头碰船头的方法，过去被認为是舵手缺少技术的表現，而現在成为叙拉古人运用的主要方法，因为这个方法对于他們是最有利的。因为如果雅典人被迫而退却的話，他們只能向岸边倒划，那么，只能划一个很短的距离，只能在他們駐营前面一个很小的地区內划行。港內其余的部分将为叙拉古人所控制；如果雅典人被迫而退却的話，他們会在很小的水面上挤在一块，互相撞击，因而产生混乱。[1] 至于繞道航入公海中，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叙拉古人占据了出口和入口；并且普利姆密里昂已在敌人手中，而港口又是不很寬的，所以雅典人要想逃出就更加困难了。

因为以前海战的結果，叙拉古人現在更有信心了；他們定下了这个計划以适应他們目前技术和力量的情况之后，就馬上开始由海上和陆地上向雅典人进攻。吉利普斯首先率領軍队出城，跑到面对着叙拉古城的那部分雅典人的城牆那里去。同时，在奥林匹昂方面的軍队（包括那里的重装步兵、騎兵和叙拉古的輕装步兵）从另一边向雅典人的城牆进軍。这些軍队发动之后，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的船艦馬上駛出进攻。起初，雅典人以为敌人将只从陆地上进攻；当他們看見敌人的船艦也向他們进攻的时候，他們有点惊

① "事实上，这一点正是使雅典人在所有的海战中深受其害的——他們和叙拉古人不同，沒有全部海港的水面可以由他們退却。"

慌了，有些人在城牆上面或城牆前面列成陣势；有些人急忙跑出来，抵御前进的敌軍(从奥林匹昂及外面乡村中来的許多騎兵和标枪手)；有些人登上船艦，或在海边列成陣势，以支援他們。他們配备了船艦上的水手之后，馬上把七十五条船艦下水，去抵抗敌人。叙拉古人有船艦約八十条。

当天大部分的时間都用于进攻，然后又退却，彼此試試力量。虽然叙拉古人击沉了一两条雅典船艦，但是双方都沒有得到很大的成就，战事就停止了；同时，他們的陆軍也从前綫上撤退了。

次日，叙拉古人沒有动靜；对于他們将怎么办，沒有任何表示。但是尼西阿斯看見海战不分胜負，預料到敌人将再来进攻的，所以命令艦长們把所有受損伤的船艦修理好，使一长排商船停泊在木栅的外面；这排木栅是他們安置在船艦前面的海中的，使海面成为一个被圍住的港口。商船所安置的地位彼此相隔約二百英尺，这样可以使一切遭遇困难的船艦安全地退却，时机到了的时候又可駛出。整天直到傍晚，雅典人都忙于作这些布置。

次日，叙拉古人更早地开始軍事行动，但是进行同样的軍事計划，即由海陆两方面同时向雅典人进攻。当天大部分时間是两个艦队相持不下，正和以前一样，彼此互相进攻和反攻。但是最后，一个科林斯人匹希卡斯的儿子亚里斯吞（他是叙拉古艦队中一个最好的舵手）說服了他們的海軍司令官們派人往城內的专职官吏那里去，命令他們把买卖市場尽量迅速地移到海边来，强迫每个有食物出卖的人带着食物到海边来出卖給他們；这样，海軍司令官們可以使水手們登陆，就近在船边用餐，然后經过一个很短的休息时間之后，当天，可以出乎雅典人意料之外，再向雅典人进攻。

海軍司令官們采納了这个意見；他們派遣了一个使者往城內去，于是买卖市場准备好了。叙拉古人突然划船倒退，向城市那边退却，于是他們馬上离船登陆，就地用餐。而雅典人以为叙拉古人

回到城里去了，因为他們認为叙拉古人已被战敗，所以他們安閑地离船登陆，开始作各項工作，包括准备饍食在內，他們相信当天一定是不会再有战斗了的。但是叙拉古人突然又上船，駛出作第二次进攻。雅典人的秩序大乱，他們大部分人还沒有吃东西，匆忙地上船，經过很大的困难，才把船艦开出来抵抗敌人。經过一些时候，双方都是互相监視着，沒有采取攻势；但是最后，雅典人决定不要讓自己因长久等待而疲憊，最好是馬上进攻；所以他們彼此欢呼前进，向敌人进攻，开始战斗。叙拉古人按照他們原来的計划，以船头对船头迎击雅典人的进攻，他們利用他們特別建造的船嘴凿穿雅典船艦的船头很深；甲板上的标枪手也使雅典人受到很大損失；但是給雅典人損害最大的是那些乘着小船在四周圍跑动的叙拉古人，他們蹓到雅典船艦的桨下，紧靠着船边航行，投入他們的标枪，击中雅典的水手。[1]

經过这样激烈战斗的結果，叙拉古人胜利了，雅典人回轉来，从商船之間[2]逃往他們自己的停泊所。叙拉古人的船艦紧紧地追逐到商船停泊的地方；在那里他們不能前进了，因为被横木所阻，横木上装有大鉄块，[3]吊在商船的上面，以阻止船艦的通过。有两条叙拉古人的船艦，由于胜利而过于兴奋，跑得太近了，因而被毁灭了，其中有一条，連同水手都被俘虏了。雅典的船艦有六七条被击沉，許多受伤而失掉了战斗的能力；至于艦上的水手，大部分为叙拉古人所俘虏，有些被杀死了。于是叙拉古人撤兵，建立了两个胜利紀念碑，以紀念这两次战役。現在他們对于自己海軍决定性的优势，有了充分的信心；同时，他們認为很有能力对付敌人在陆

① 无疑，是由桨通过的孔眼里丢进去的。

② 参閱第525頁。

③ 一个杠杆上突出的横木撑着一个很重的鉄块，敌艦走近时，即使鉄块墜下，击中敌艦。

地上的軍队了。

第四章 德謨斯提尼到达叙拉古。雅典人在厄庇波利的潰敗。尼西阿斯拒絕撤退

正当叙拉古人准备第二次从海陆上进攻的时候，德謨斯提尼和攸利密頓帶着雅典的援軍到了——大約七十三条船艦（包括一些外国船艦在內），雅典及其同盟者的重裝步兵約五千人，許多希腊人和外国人的标枪手、彈石手、弓箭手以及其他一切需要的东西。这时候，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感覚到眞正的恐怖；他們看到虽然伯罗奔尼撒人在狄西里亚設防，而雅典人又派遣一支和第一次一样大的軍队来进攻他們了，从各方面看来，雅典表現得这样强大，因此，他們似乎永无解除危險的时期了。在另一方面，第一批雅典軍队虽然已經遭到挫折，現在又恢复了信心。

德謨斯提尼看到这种情况，認为他不能迟延；他发現他自己所处的地位正和过去尼西阿斯的地位相同。因为尼西阿斯初到的时候，他似乎是很可怕的；但是，当他不馬上进攻叙拉古，而在卡塔那度冬的时候，他自己引起敌人的輕視，讓吉利普斯偷偷地引进伯罗奔尼撒的軍队来首先向他进攻；如果尼西阿斯馬上进攻的話，叙拉古人就不会派人去求救于伯罗奔尼撒的軍队了，因为他們以为他們是可以单独对付他的；等到他們知道自己是处于劣势的时候，他們已經完全被雅典人所建筑的城牆封鎖了，所以那时候，縱或他們派人去請求援軍，援軍对他們也不能有很大的帮助了。德謨斯提尼心中想到这一切事情；同时，知道他現在初到这里，是敌人最害怕他的时候，因此，他想馬上充分利用他的軍队此刻所引起的恐怖。他看到叙拉古人所建筑起来阻止雅典人包圍他們的反抗城牆

是一条单牆；如果有人能够控制通到厄庇波利去的道路，进而控制那里的軍营的話，这条城牆是可以很容易被夺取过来的，因为那里是沒有駐守的人出来抵抗的；所以，他努力想实現这个計划。他認为这是結束战爭的最迅速的方法，因为他如果不能攻陷叙拉古的話，就可以率領远征軍回国，而不要白白地牺牲那些参加这次远征軍的雅典人的生命或浪費全国的資源了。

因此，雅典人首先跑出来，蹂躪了阿那配斯河周圍的叙拉古土地。这时候，他們处于优势；起初，他們的陆軍和海軍都处于优势，因为除了奥林匹昂的騎兵和标枪手之外，无論在陆地上或海上，叙拉古人都沒有出来反抗他們。其次，德謨斯提尼决定利用圍城机械，作进攻反抗城牆的第一次尝試。但是当他把圍城机械拖到城牆下的时候，这些圍城机械都被守城牆的敌人縱火焚毀了，其余軍队在各处的进攻也被敌人击退。因此，他認为最好不要再迟延，他商得尼西阿斯和其他同僚司令官們的同意之后，即执行他原来的計划，进攻厄庇波利。

在白天里要跑近高地，然后爬上去而不被敌人发現，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下令准备五天的粮食，带着所有的石匠、木匠、弓箭，以及如果成功的話要建筑要塞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在半夜里，带着攸利密頓和米南德以及全部軍队向厄庇波利出发，尼西阿斯留在雅典人的要塞中。

他們由攸利伊拉斯跑上厄庇波利（这正是第一次軍队原先上去的道路）。他們沒有被敌人发現，达到叙拉古人在那里的一个要塞，他們攻陷了这个要塞，杀死了一些駐軍。大部分駐軍逃到軍营里去了。在厄庇波利有三个軍营，都有外堡保卫着。一个是叙拉古人的，一个是西西里人的，一个是同盟者的。这些逃亡的駐軍把敌人来进攻的消息带到了这些軍营里，同时也把这个消息告訴了駐守厄庇波利前哨的六百名叙拉古人，他們馬上出来抵御敌人的

进攻。他們遇着德謨斯提尼和雅典人；他們虽然奋勇作战，但是被雅典人打垮了。雅典人馬上向前冲进，急于想达到他們进攻的目标以免它們的热忱冷下去。其余的軍队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即占領了叙拉古人的反抗城牆，城牆上的駐軍沒有抵抗，雅典人把城垛毁掉。現在叙拉古人、叙拉古人的同盟者、吉利普斯和他的軍队从外堡跑上来，和雅典人交战，但是这次冒失的夜襲是他們所沒有預料到的；他們的进攻缺少果断力，起初被迫而退却了。雅典人繼續前进，但是現在他們的精力开始渙散了。他們認为已經获得胜利了，想尽快地突破其余尙未参加战斗的敌軍，使攻势不致于緩和下来，使敌人沒有时間再聚合起来反抗他們。彼奥提亚人是首先起来抵抗的。他們向雅典人进攻，击潰了雅典人，于是雅典人开始逃跑了。

从这个时候起，雅典人秩序大乱，不知道要向那里逃跑才好了。眞的，当时双方都很难知道眞相。在天亮的时候，参加战斗的人比較清楚了一些，虽然就是在那时候，他們还不能看清楚一切的东西，事实上各人都不很知道他的周圍以外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在夜战的时候（这是这次战爭中，两支大軍間所发生的仅有的一次夜战），人們又怎样能够确切地知道眞情呢？虽有明月，但是他們彼此間所看見的，只是人們在月光下所能看得見的程度；他們能够看見他們面前人物的輪廓，但是他們不能确切知道这些人物是不是屬于他們自己一边的。双方都有許多重裝步兵在一个小地区內跑来跑去。有些雅典人已經被打敗了；有些完全沒有被打敗，他們剛剛跑上来进攻。当时，他們其余的軍队大部分已經上去了，或者正要上去了，所以他們不知道要向那方面进軍。雅典的軍队被打敗了以后，他們面前的一切这时都混乱了，而嘈杂的声音使人很难辨别誰是誰。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在胜利中大声呼喊，彼此鼓励，奋勇前进（在黑暗中，这是互通声气的唯一方法），同时他們

抵抗敌人一切的进攻；而雅典人则彼此寻找，把一切向他們跑来的人都当作敌人，縱或他們可能是自己一边的人从前綫逃跑回来的。問口令是彼此互相識别的唯一方法；在經常問口令的时候，不但因为同时問所有的人，引起他們自己中間很大的混乱，并且把口令泄漏給敌人了。但是他們就不会这样容易地发現叙拉古人的口令，因为叙拉古人胜利了，同时聚集在一个整体的队伍中，他們彼此認識就不困难了。因此，当雅典人遇着比他們力量弱的敌軍分遣队的时候，敌軍知道他們的口令而逃跑了；但是如果他們自己不能回答口令的話，他們就被杀死了。但是給他們損害最大的是唱軍歌，因为双方都有相同的軍歌，引起混乱。因此，当軍队里的亚哥斯人、科西拉人、和其他多利亚人开始唱他們的軍歌的时候，也和敌人唱軍歌的时候一样，引起雅典人很大的恐慌。所以，混乱一开始的时候，馬上引起各部分軍队互相冲突，朋友和朋友、公民和公民、不但彼此間造成恐怖，并且实际上互相肉搏，費了很大的力量才能把彼此分开来。从厄庇波利下来的道路只有一条很狹窄的道路；在被追赶的时候，許多人从悬崖上跌下而丧失了生命。至于那些安全地从高地跑到平原地带的人，他們大部分是对于地形比較熟悉的，特别是第一次远征軍的士兵，他們逃到了軍营里；但是有許多新到的人迷失了道路，在乡村中跑来跑去，当天亮的时候，这些人都被叙拉古的騎兵所包圍而杀害了。

次日，叙拉古人建立两个胜利紀念碑：一个在通往厄庇波利的路口上，一个在彼奥提亚人首先抵抗的地方。雅典人依照休战手續，收回他們死者的尸体。雅典人和同盟者陣亡的很多，但是叙拉古人所卤获的武器更超过了死者人数的比例，因为那些被迫而从悬崖上跳下去的人已經丢掉了他們的盾，他們有些被杀死，有些逃跑了。

这次战役之后，因为叙拉古人获得这样一种意外的幸运，他們

恢复了以前所有的信心。他們派遣西堪那斯带着十五条船艦往阿克累加斯去，看是否可以把这个城市引导到他們这一边来，因为阿克累加斯已經发生了革命。吉利普斯又从陆地上往西西里各地去，想再筹集一支軍队，向它們保証，現在很有希望依照厄庇波利战役的方式击破雅典人的防綫了。

同时，雅典的将軍們，依照他們所遭遇的失敗和他們所观察到的自己軍队中的弱点，討論目前的形势。他們承認他們的企图沒有成功，他們知道士兵不愿意再停留下去了。許多士兵病了，一部分因为那时候正是一年中疾病最多的季候，一部分因为他們的軍营位于不卫生的沼澤地带；同时，整个前途似乎是沒有希望了。因此，德謨斯提尼認为他們不应当再停留下去，依照他向厄庇波利冒險进軍的原来計划，現在旣已失敗了，他主張离开这里，不要再迟延了；那时候，他們还可以横渡海面，他們有了新来增援的船艦，至少在海軍上还处于优势。他又說，他們与其在此地进攻叙拉古人，不如回去进攻那些在亚狄迦建筑要塞的人，因为叙拉古人已經不容易征服了；并且他們如果耗費巨額金錢来繼續圍城，而毫无結果，这也是不合理的。

这是德謨斯提尼的看法。尼西阿斯虽然完全同意他們所处的地位是恶劣的，但是不愿意公开地暴露他們的弱点，或者讓敌人知道他們全体都公开地主張撤退了；因为那么一来，当他們眞的要撤退的时候，他們就更难秘密地撤退了。那时候，他根据他私自得来的情报，他还有些理由相信，如果他們繼續圍攻的話，敌人所处的地位会比他們自己的地位更为恶劣，因为他認为截断敌人物資供給的来源，可以使敌人疲憊，特别是因为这时敌人有很多船艦控制着大部分海面的时候。同时，叙拉古城內也有一个党派，他們想把叙拉古出卖給雅典人，他們經常派人到尼西阿斯那里来，劝他不要解圍。尼西阿斯知道这一切，虽然事实上他还在两条道路上搖摆，

沒有决定他所要采取的道路，但是他这时公开地說，他不贊成領导軍队离开这里。他說，如果雅典民众会議沒有表决要他們撤退的話，他确信雅典人是不会贊成他們撤退的。他們自己亲眼看見了事实的眞相，因此不必依靠別人的敌对批評而作出关于他們的决議来；但是雅典的选民就不是这样的，他們的判断是容易受到任何一个想造成成見的狡猾演說家的影响的。他又說，事实上在西西里的士兵中，現在大多数人正在叫嚣，說他們处于絕望的地位；但是一旦他們回到了雅典的时候，有許多人就会完全改变他們的口气，說是将軍們受了賄賂，把他們出卖了而回来的。因此，在他的一方面，因为他深知雅典人的性格，与其被雅典人一个不公平的判决，在一个丢臉的罪名之下处死，还不如在此地碰碰运气；如果一定要死的話，他宁愿死在敌人手中。他說，他們自己的地位虽然很恶劣，但是叙拉古人的地位更加恶劣。叙拉古人发給雇佣軍的薪餉，他們在广闊的乡村中維持要塞的費用，以及一年以来他們維持的一支龐大的艦队，使他們的財政发生困难，他們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了。他們已經用去了两千他連特，还負了巨大的債款；如果由于不能給付薪餉，他們不得不丧失他們目前軍队中那怕一小部分，他們的情况馬上就会更加恶化，因为他們是依靠雇佣軍，而不象雅典人，依靠那些被强迫服兵役的人的。因此，他的結論是他們应当保持現况，繼續圍攻，不要因为金錢的原故，战敗而归，因为在金錢方面，他們远远地优于叙拉古人。

尼西阿斯堅持他的意見，因为他得到了关于叙拉古情况的确实情报。他知道叙拉古人缺少金錢；有一个人数頗多的党派对雅典人表示同情，不断地派人到尼西阿斯那里来，劝他不要解圍。此外，在陆地他虽然战敗了，但是他覺得至少在海上，他比以前更有胜利的信心。

在另一方面，德謨斯提尼則完全反对繼續圍攻的意見。他說，

七 如果他們沒有得到雅典人民的表决而不能領导軍队回国，不得不留在西西里的話，他們也应当移往塔普薩斯或卡塔那去。从这个新的根据地，他們可以蹂躪很大一部分的乡村，可以掠劫敌人的財产以供給自己的軍队，同时給敌人以損失；而艦队可以在公海中作战而不致限制于一个狹小的范圍之內；在狹小的范圍內是对于敌人有利的，而在公海中，有充分的余地，使他們能够运用他們的技能，无論他們进攻也好，退却也好，不致使他們的行动局限于狹窄的范圍之內。总之，他說，他完全不贊成还維持現况；而应当馬上移动，一点也不要再迟延了。攸利密頓也支持他的意見。但是尼西阿斯还是反对这个主張；在整个局势中，缺乏毅力的情况开始暴露了。因此，拖延下去了；同时也有人看見尼西阿斯这样堅持他的主張，疑心他可能得到了特殊的情报。因此雅典人就这样拖延下去，而繼續保持原有状况了。

第五章 叙拉古人又一次胜利。双方兵力一覽

吉利普斯和西堪納斯[①]現在回到叙拉古来了。西堪那斯想爭取阿克累加斯过来的企图失敗了，因为当他还在机拉的时候，阿克累加斯的亲叙拉古党人已被驅逐了。但是吉利普斯带回来了他在西西里所招集的又一支大軍队和伯罗奔尼撒人在春季里用商船运来的重装步兵[②]（他們是从利比亚到了栖来那斯[③]）。

① 参閱第531頁。

② 参閱第511頁。

③ “風暴把他們吹往利比亚，塞勒尼供給他們两条三列桨战艦和舵手。他們在沿着海岸航行的途中，援助了被利比亚人圍攻的攸斯配利特人。他們打敗利比亚人之后，沿着海岸航行到迦太基的商业居留地尼亚玻利，从这里渡海到西西里去是最短的航程——只两天一晚就可以到达。他們从这里渡海到栖来那斯。”

他們回来了之后，叙拉古人馬上准备再来一次海陆軍同时向雅典人进攻。雅典的将軍們看見敌人現在又有了新的援兵，而他們自己的地位不仅沒有改善，反而在各方面日益恶化，現在他們后悔沒有早些移开，現在就是尼西阿斯也不反对移动了，他只反对把此事公开付諸表决；因此，他們尽量秘密地下命令給每个人，信号一发出时，馬上准备离开軍营，航海出去。当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們正要航行的时候，当时的滿月发生月蝕。① 大多数雅典人很認眞地对待这件事，因而劝将軍們等待。尼西阿斯也过于相信占卜和其他类似的事情，所以他說，依照預言家所說的，要等到过了三个九天之后，他才再討論如何移动軍队的事情。所以雅典人因月蝕而延誤，以后又停留在那里了。

在叙拉古人方面，他們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更有决心，不要松懈对雅典人的压迫，因为現在雅典人自己也承認无論在陆地上或海上都沒有占优势了；不然的話，他們不会計划离开此地的。同时，叙拉古人不希望雅典人停留在西西里其他难于进攻的地方，他們的目的是迫使雅典人尽量迅速地在海上作战，这个地位是对于叙拉古人有利的。所以他們配备船艦上的水手，把水手們訓練了若干日子，到他們認为够了的时候为止。当时机到了的第一天，他們就襲击雅典人的城牆。从要塞的城門中跑出一小队重装步兵和騎兵来抵抗他們。叙拉古人截断一些重装步兵，把他們打垮，赶入要塞中。因为要塞的入口是很狭窄的，雅典人丧失了七十匹馬和少数重装步兵。

当天叙拉古人撤退了，但是次日他們駕駛七十六条船艦出来了，同时他們的陆軍也向雅典的城塞进軍。雅典人駕駛八十六条船艦出来迎战，两軍靠近，于是战斗开始了。指揮雅典艦队右翼的

① 公元前413年8月27日。

是攸利密頓，他駕駛他的船艦离开陣綫，向陆地駛去，想包圍敌艦，但是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首先打敗了雅典人的中軍，然后截断攸利密頓的船艦于一个狹窄的海灣中。攸利密頓被杀死，他所率領的船艦被破坏了。于是叙拉古人把整个雅典人的艦队赶回，迫使他們的船艦靠近岸边。

当吉利普斯看見敌艦战敗后，被赶到他們木栅和軍营以外的岸边的时候，他率領他的一部分軍队沿着防波堤① 来支援，他的目的是想来杀掉登陆的水手，使叙拉古人更容易拖走船艦，因为这一部分海岸是在他們手中。在雅典人方面，伊达拉里亚人正防守这个地点。当他們看見吉利普斯的兵士毫无秩序地进軍的时候，他們出来抵抗，把他們的前哨打垮，驅逐他們进入来西密利亚沼澤地中。但是不久之后，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更多的軍队出現了，雅典人恐怕他們的船艦遭到襲击，所以出来迎战，把敌人打退，赶回去了。他們杀死了少数敌人的重装步兵，救回了大部分船艦，把它們带回軍营了。但是有十八条船艦被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所俘虏，船艦上的人都被杀死了。叙拉古人想把其余的船艦放火燒掉，所以把一条老式的商船載滿了柴和松木片，燒起火来，讓它向雅典人的方向漂流而下，因为風是向雅典人一方面吹的。雅典人恐怕他們的船艦燃燒着，所以采取对策来扑灭火；把火焰扑灭之后，阻止那条船跑近他們，因而避免了被焚毁的危險。

以后，叙拉古人建立了一个胜利紀念碑，以紀念他們的海上胜利，以及他們在雅典人的城牆旁边截断雅典人的重装步兵和捕获雅典人的馬匹② 的战斗。雅典人建立一个胜利紀念碑，以紀念伊达拉里亚人驅逐敌人的步兵进入沼澤地以及他們自己战胜其余敌人的主力軍。

---

① 这是沿着来西密利亚沼澤地到雅典人的軍营一带的一个碼头。

② 参閱第534頁。

这确是叙拉古人的一个大胜利，而且这个胜利是在海上取得的；在这次战役以前，他們总是害怕德謨斯提尼带来的援兵的。現在雅典人完全丧胆了；他們几乎不能相信現在所发生的事情，他們更加后悔他們不应該发动这次远征。和他們进行战爭的城市中，只有这些城市是和他們自己的性質相类似的：和他們自己一样，是民主政治，領土广大，有海軍和騎兵的設备。他們不能利用分化手段，或設法改变叙拉古人的政体，① 以夺取政权，使之傾向于他們一边，也不能利用很大优势的軍事力量来征服叙拉古人；他們大部分的努力都已失敗了。就是在这次战役以前，他們已經不知道要怎样办了；現在出乎意外地在海上战敗之后，他們完全才穷智竭了。

現在叙拉古人开始在港內航来航去，不怕敌人的攻击了；并且計划封鎖港口，这样一来，縱或雅典人想偷偷逃跑，也不可能了。对于他們說来，已經不是单純挽救他們自己的問題；他們現在所要作的是防止雅典人逃跑了。他們很正确地考慮到，他們現在是处于优势的一边，他們知道，如果他們能够在陆地上和海上打敗雅典人及其同盟者的話，这个成就将使他們在全希腊著名。其他希腊人会馬上从雅典人的統治下被解放出来，或者免除他們对雅典人的恐惧，因为雅典的殘余势力决不可能抵抗以后对他們所进行的战爭了；这一切功劳都将归之于叙拉古人，因此，現在和后世，他們将很为人所尊敬。此外，还有許多其他的理由，使这次战斗成为一次光荣的战斗：他們不仅会征服雅典人，并且会征服他們許多的同盟者；叙拉古人不是孤立的；他們也有他們的同盟者，他們跟科林斯人和斯巴达人在一起，处于領导的地位，因为他們把他們的城市置于首当其冲的危險地位，他們是海上胜利的主要創始者。

① 雅典通常的政策是推翻寡头政治，建立民主政治，以为扩大其帝国的手段；但是这个方法对于民主的叙拉古是不能应用的。

无疑地，在这次战爭中，雅典和斯巴达所召集的軍队的总数是更多些；但是除此之外，从来沒有过这样多的部族聚集在单独一个城市之下的。下面是站在双方面的国家，支援西西里的和进攻西西里的，它們都在叙拉古城下作战，有些是来帮助雅典人征服西西里的，有些是来帮助叙拉古防守西西里的。它們不是因为道誼上的原則，或者种族上的联系，而是因为每个国家的利益或需要而团結起来的。雅典人自己是爱奥尼亚族人，他們是自动来进攻多利亚族的叙拉古人的。和他們一路来的有他們的殖民（这些殖民所說的方言和所用的法律，和雅典人还是一样的）——雷姆諾斯人、音不洛斯人、[①]厄基那人（即当时占据厄基那的人）和赫斯替亚人（他們住在优卑亚的赫斯替亚）。远征軍中其他成分有些是以雅典人的屬民資格来参加的。在給付貢款一类的屬民中，有来自耶利多里、卡尔西斯、斯替里亚和卡里斯都的优卑亚諸部族；有来自西奥斯、安得罗斯和提諾斯諸島上的部族；有来自爱奥尼亚的米利都人、薩摩斯人和开俄斯人。最后提到的这些部族中，开俄斯人不是屬于給付貢款一类的屬民，而是自己供給船艦的。[②] 上面所說的諸部族几乎都是爱奥尼亚人和雅典移民的后裔，只有卡里斯都人是德賴俄普人[③]。虽然他們是屬民，被迫而参加軍役，但是总还是爱奥尼亚人和多利亚人作战。此外，还有伊奥利亚人种——麦提姆那人[④]（他們是供給船艦而不付貢款的屬民）以及特內多斯人和伊納斯人（他們是給付貢款的）。这些伊奥利亚部族被迫而和站在叙拉古人一边的彼奥提亚人作战，虽然彼奥提亚人和他們一样都是伊奥利

---

① 参閱第284頁。馬拉松战役之后几年，米太雅德占領雷姆諾斯（希罗多德，VI.137—140，中譯本，第626—628頁）。音不洛斯的被占領大約是在同一时候。公元前431年占領厄基那（第124頁）。公元前446年占領赫斯替亚（第79頁）。

② 参閱第481頁。

③ 住在伊塔山附近的土著居民；参閱希罗多德，VIII.43，中譯本第742—743頁。

④ 参閱第184、481頁。

亚人同胞，而且是他們的建国始祖。只有普拉提亚人[①]（虽然他們自己也是彼奥提亚人）和其他的彼奥提亚人作战，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其他彼奥提亚人是他們的敌人。罗得斯人和錫西拉人都是多利亚人；錫西拉人是斯巴达的移民，帮助雅典人对吉利普斯指揮下的斯巴达人作战；而罗得斯人在血缘上是亚哥斯人，被迫而和多利亚人种的叙拉古人以及他們自己的移民机拉人[②]作战，因为机拉人是在叙拉古人一边的。至于伯罗奔尼撒半島周圍的島上居民，塞法倫尼亚人和薩星修斯人[③]以独立国的資格参加远征，但是事实上，因为雅典控制了海上，他們处于島上居民的地位，很少有选擇的自由。科西拉人不仅是多利亚人，并且实际上是科林斯人，但是他們公开地参加雅典人一边，反对科林斯人和叙拉古人。他們借口是被迫而采取这种行动的，但事实上他們是自願的，因为他們仇恨科林斯人。諾帕克都[④]和派娄斯（現在还是被雅典人占領着）的美塞尼亚人（他們現在用这个名称）也被牵入战争中。此外尙有少数麦加拉的流亡者，[⑤]他們也是和他們自己的同胞，即栖来那斯的麦加拉人[⑥]作战。

远征軍里面其余的人比較起来是自願参加的。他們参加的原因不是由于同盟的关系而是由于仇恨斯巴达以及他們想迅速地获得私人利益，所以多利亚族的亚哥斯人[⑦]和爱奥尼亚族的雅典人联合起来，对其余的多利亚族人作战。門丁尼亚人以及其他阿卡

① 普拉提亚被圍的时候，逃往雅典去了的那些人（第197頁），或者是住在塞翁尼的那些人（第377頁）。

② 参閱第426頁。

③ 参閱第110、519頁。

④ 自公元前462年以后，雅典人把他們移居于諾帕克都（第73頁）。他們中間有一些人，于公元前425年被雇佣来駐防派娄斯（第291頁）。

⑤ 参閱第311、455頁。

⑥ 参閱第426頁。

⑦ 根据第455頁的記載是五百人。

狄亚的雇佣兵是惯于向临时被指定的任何敌人进攻的，他們在軍队中服务的目的是为着薪金，所以他們把在科林斯軍队中服务的阿卡狄亚人，①正和对付任何其他的人一样，当作敌人。克里特人和挨托利亚人也是雇佣軍队，所以克里特人，虽然过去是和罗得斯人一同建立机拉②的，但是他們現在不帮助自己的殖民地，反而为着薪金的原故，自願地和自己的殖民地作战。軍队中还有阿开那尼亚人，他們有些是为着薪金而来的，但是大部分是因为对德謨斯提尼的友好和对他們的同盟者雅典人的亲善③而来的。所有这些人都是住在爱奥尼亚灣以东的希腊一边的。在意大利的希腊人城市中，有条立爱人和麦达蓬坦人，他們是为国內的革命形势所迫而参加远征的。在西西里的希腊人城市中，有那克索斯人和卡塔那人。在那些說着和希腊人不同的語言的人中，有厄基斯泰人（他們是請雅典人来干涉的）和大部分西塞尔人。西西里之外，还有一些伊达拉里亚人④（他們是因为仇恨叙拉古而来参战的）和爱阿匹吉亚⑤的雇佣軍。所有这些人都是在雅典軍队一边的。

在另一边，有下列一些国家援助叙拉古人：他們的邻居卡馬林那人，⑥和卡馬林那人邻居的机拉人，中間隔着阿克累加斯人（他們守中立），那边就有住在西西里另一端的栖来那斯人。⑦这些人都是住在西西里面对着利比亚一边海岸上的。在西西里面对着第勒尼安海一边的海岸上有希米拉人，⑧他們是那个地区仅有的希

① 参閱第511頁。
② 参閱第426頁。
③ 参閱第187、246、254、260頁。
④ 参閱第485、496頁。
⑤ 参閱第521頁。
⑥ 参閱第470、521頁。
⑦ 参閱第428、469、470頁。
⑧ 参閱第467、500頁。

腊人，同时在那个地区內也只有他們是援助叙拉古人的。上面这些人是和叙拉古联盟的西西里的希腊人；他們都是多利亚人，都是独立自主的。在非希腊人中，只有那些沒有参加雅典人一边的西塞尔人是和叙拉古人一边的。在西西里以外的希腊人中，有斯巴达人（他們供給一个正規斯巴达軍官作司令官和一支由脫籍奴隶[1]和希腊人組織的軍队），科林斯人（只有他們是同时带着陆軍和艦队来的），琉卡斯人和安布累喜阿人（他們是因为种族上的关系而参加的[2]），科林斯人雇佣的阿卡狄亚人，[3]以及西息溫的一些被征召而来的軍队；[4]在伯罗奔尼撒以外的，有彼奥提亚人。[5] 但是，和这些来自海外的軍队比較起来，各种軍备的大部分都是叙拉古人自己供給的，因为他們住在大城市中。他們有許多重装步兵、船艦和馬匹，以及作其他用途的无限人力的供給。同时，可以說，叙拉古本城所負担的，比一切其余国家所供給的合起来都要多些，一則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城邦，二則因为受到危險最大的是叙拉古人。

这是双方所有的軍力。这时候，[6] 双方的同盟者都参加了，以后也沒有其他的援兵了。

---

① 即新公民，参閱第511頁。

② 叙拉古（第426頁）、琉卡斯（第25頁）和安布累喜阿（第162頁）都是姊妹城邦，以科林斯为母国。

③ 参閱第511頁。

④ 因为自公元前418年以后，貴族党对他們强行貴族政治。

⑤ 参閱第511頁。

⑥ 公元前413年春季的后半截。

第六章 最后海上决战的准备。叙拉古人决定性的胜利

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有理由認为，如果他們在最近的海战胜利之后，夺取雅典全部巨大的軍队，而不讓他們从海上或陆地上逃跑，这对于他們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此，他們馬上利用一些三列桨战艦、商船和其他船舶停在大港口中，以封鎖港口；同时，他們作其他准备，以防止雅典人再来冒險从事海上战爭。事实上，沒有那一方面他們沒有考慮到大規模的行动。

当雅典人看見港口已被封鎖，他們知道了敌人的計划的时候，他們召集了一个軍事会議。将軍們和高級軍官們集会在一起，討論他們目前处境的困难，他們最大的困难是沒有粮食了，[①] 如果他們不取得海上优势的話，他們将来也不可能得到粮食。因此，他們决定放弃上端一段城牆，[②]在靠近他們船艦的地方，建筑一条横切的城牆，包括一个尽可能小的面积，仅仅足够安置他們的貯藏和病号，留一个支队防守着，把其余的軍队配备在每一条船上，不管是否适于航海，每个人都上船，这样在海上决一雌雄；如果胜利的話，他們将往卡塔那；如果不胜的話，他們将焚毁他們的船艦，以战斗队形从陆地退却到他們可以达到的最近友邦的領土上，不論是希腊人的国家也好，外族人的国家也好。

他們决定这个計划之后，馬上就实行。他們从上部城牆跑下来，把他們所有的每一条船都配备起来，讓每个在年龄上有一点用

① “他們以为就要离开这里了，所以早派人往卡塔那去，要他們不要再送粮食来了。”

② 即他們的封鎖城牆的上端，在厄庇波利的悬崖之下，离海港最远的地方。

处的人都上船。他們一共装备了一百一十条船，船上載了許多阿开那尼亚人和其他外族的分遣队[①]中的弓箭手和标枪手；事实上，根据形势的必要和他們的計划的性質，他們作了他們可能范圍内所能够作到的一切工作。当一切事情差不多都准备好了的时候，尼西阿斯看見他的士兵因为他們意外地在海上遭到这样彻底的失败而垂头丧气，又看見他的士兵因为粮食缺少，希望尽快地作战，所以召集他們，首先給他們一些鼓励的話；他对他們說：

“雅典的士兵們和同盟国的士兵們：目前的战斗和我們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利害关系；我們每个人，正和敌人一样，都将为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祖国而战；因为，如果我們利用船艦在这次战役中取得胜利的話，每个人都能够看到自己的祖国，不管它是在什么地方。但是我們不要丧气，我們不要和那些沒有經驗的人一样，他們在第一次战役中失败以后，就永远胆怯了，以为将来的情况总会是这样的。相反的，你們在这里的雅典人是已經有了許多战爭經驗的；你們，我們的同盟者，是經常和我們并肩作战的；你們不要忘記，战爭中有不能預測的因素，希望我們也有幸运的时候，你們应当准备再战，无愧于你們亲眼所看見的你們这支偉大的軍队。

“这一次，我們已經和舵手們討論过了；在我們的物資限度內，我們已經有了我們認为有利于我們攻击敌艦的密集队形（他們在这个狹窄的港口內应用密集队形是一定意料得到的）和甲板上敌軍的一切設备——这两件事过去是使我們受到损失的。我們在船艦上有許許多多的弓箭手和标枪手；如果我們在公海上作战的話，我們絕对不会用許許多多人的，因为船艦上装載过重使我們不能运用我們的优良技术；但是在此地，我們是被迫而在海上作陆地战爭，这一切是会有用的。我們也发現我們在改变船艦的构造方面

① 指那些不在雅典帝国之內，但是为着薪給而在雅典軍队中服务的，和阿开那尼亚人一样的人；参閱第539頁。

所要作的事情，为了对付敌艦船头的特殊厚度(这点曾給我們以最大的損失)，我們将要使用鉄鈎，只要我們在甲板上的士兵适当地执行他們的任务的話，[1]敌艦一进攻，这些鉄鈎会阻止它倒划逃走。因为事实上，我們已經不得不从我們的船艦上作陆地上的战斗，最好的似乎是我們自己不倒划，也不讓敌人倒划，特别是因为所有的海岸，除我們的軍队所占領的一部分外，都是敌人的土地。

“你們应当記住这一点，尽你們的力量，奋勇作战。不要讓你們自己被敌人赶向岸边跑，但是当船碰着船的时候，你們应当下定决心，非把敌艦甲板上的重装步兵肃清，不要停止战斗。这些話，我不是对水手們說的，而是对重装步兵說的，因为这更加是甲板上士兵們的工作；就是現在，我們的步兵大体上还是最强的。至于水手們，我劝他們，事实上我恳請他們，不要因为过去的事情而丧气。你們虽然不是眞正的雅典人，但是因为你們知道我們的語言，模仿我們的生活方式，人家总是把你們当作雅典人，你們为全希腊的人所崇拜；在我們帝国所有的利益中，你們都有份；我們的属民对你們尊敬，我們保护你們，以免受人虐待；在这些方面，你們所得到的甚至超过了你們所应得的：你們想一想，这是多么幸福，多么值得你們現在来保全它；既然我們慷慨地只和你們共享我們的帝国，現在你們不要出卖这个帝国。你們应当藐視科林斯人，因为他們是經常被你們打敗的；你們应当藐視西西里人，因为当我們的海軍全盛的时候，他們中間任何人連想也沒有想到来抵抗我們，你們应当把他們打退，表示就是在病中、在灾难中，你們的技术也不是其他任何人的幸运和勇敢所能匹敌的。

“至于你們中間的雅典人，我一定把这一点再提醒你們：你們的船塢中再也沒有留下象这些一样的船了，再也沒有可以当作重

[1] 就是說，如果他們跑到敌艦上去作肉搏战的話。

装步兵来战斗的后备軍队了。如果在这次战役中你們不胜利的話，我們在此地的敌人馬上会駛去进攻雅典，我們留在雅典的那些人将不能抵抗他們在那里已經有了的敌人和从这里去的新侵略軍联合在一起的軍队了。所以当你們自己一旦落在叙拉古人的掌握中的时候（你們知道，当你們最初进攻他們的时候，你們是想如何对待他們的），你們国内的同胞就会落在斯巴达人的掌握中了。你們和他們的命运旣然完全依靠这一次战役，如果你們能够坚持到底，現在正是时候了。你們每个人都要記着：你們这些上了船艦的人是雅典人的海軍和陆軍，是整个国家所遺留的一切，是雅典的偉大名譽。为着祖国的原故，任何人如果有比别人更大的技术和勇敢的話，現在，正当他能够挽救他自己，同时挽救我們全体的时候，是他表現他自己的时候了。”

尼西阿斯演說之后，馬上命令把船艦上的海員配备起来。吉利普斯和叙拉古人看見了正在进行的实际准备工作，他們完全了解雅典人将进行海战，他們也得到了消息，說雅典人将用鉄鈎。除了其他一切办法之外，他們防备了雅典人的鉄鈎：他們把皮革張开，罩着船头和船身上部的大部分；这样，当鉄鈎向船上丢去的时候，它会溜下来，不能抓紧。当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吉利普斯和将軍們向他們的士兵发表了下面的演說，以鼓励他們：

“叙拉古人和同盟者：我們認为你們大多数人都知道我們所已經取得了的光荣和我們在这次战役中所将要取得的光荣；不然的話，你們是不会这样勇敢地投入战斗的。但是如果还有人不完全了解这一点，如他所应当了解的一样的話，我們願意向他說明。雅典人到这个国家来的目的，首先是想奴役西西里；其次，如果奴役西西里成功了的話，就奴役伯罗奔尼撒和希腊其余的地方。他們已經有了一个希腊人在过去和現在所从来沒有过的最大帝国。他們的一切都是利用他們的海軍取得的；你們是第一次能够抵抗他

們的海軍的民族，你們不久以前已經在海战中打敗了他們；很有理由可以推测得到，这次你們也会战胜他們的。当人們以为他們特别在某一点上見长而发現他們正在这一点上受到挫折的时候，他們会改变对自己的看法，会比他們原先从来不相信他們的优点的时候，更加缺乏信心了：他們的抱負所受到的意外打击很容易使他們就是在还有可以利用的力量的时候，也会屈服了。很有可能，雅典人所遭遇的情况正是这样的。但是在我們方面就完全不同了。我們过去原有的那种勇敢精神使我們在还沒有經驗的时候，尙且能够出来冒險；現在这种精神更加坚定了。除了这种精神之外，我們还相信，我們已經打敗了現在最好的水兵，我們自己是最好的水兵，因此每个人的希望都加了一倍；一般說来，在行动中希望最大的地方，热忱也会最高。

“至于他們想仿效我們的設备，这些办法是我們从自己的战斗方式中知道的；所有这些办法，我們都将設法防备。我們只要想一想，他們有許多重装步兵在甲板上（这是和他們通常作战的方法相反的），有許多标枪手在船上（阿开那尼亚人和其他的人，他們几乎都是在陆地上生活慣了的人，他們甚至于会不知道如何用坐着的姿势[①]投射他們的武器）。这样，要想不損害船艦的效力，要想他們自己不陷于混乱中（因为他們进軍的方式不是他們所习慣的）是很困难的。如果你們中間有人看見自己将和船艦数目比我們多的敌人作战，因而胆怯的話，我要对他說，单单船艦的众多，对于他們是沒有好处的。在狭小的范圍內，船艦众多，在执行必要的战术时，会更加迟緩，会特别容易受到我們所已經采用过的进攻方式的致命打击。但是关于形势的眞实情况，你們应当听我們自己所認为是根据可靠的情报得来的消息。事实上，他們的痛苦是这么大，所以他們因为目前处境的絕望，不得不拼命；这时候，他們相信命运

① 因为这些人是不能在甲板上站立的。

而不相信良好的經营，想尽力碰碰他們的运气，不是突圍航往他处，就是在突圍失敗之后，从陆地上退却，因为他們知道他們的情况是不会比現在还更恶劣的了。

“这些是我們最大的敌人，現在瓦解了，他們的时运已經过去了，讓我們敌愾同仇地和他們交战；我們应当相信，在对付敌人的时候，要求对侵略者复仇，以泄心中的憤怒，是最正义的，是最合法的；同时，我們也应当相信，誠如諺語所說的，对敌人复仇是最痛快的。他們不仅是敌人，而且是你們每个人所知道的敌人中最恶毒的敌人，因为他們到此地来的目的是想奴役你們的国家；如果他們眞的成功了的話，他們会給我們的人民以最大的痛苦，給我們的妻室子女以最大的侮辱，給整个城市以最大的恶名。因此，沒有任何理由使我們心軟，或者覚得只要他們离开此地而不再危害我們，我們就好了。他們无論如何是会离开此地的，縱或他們胜利的話。但是如果我們实現了我們的希望，如我們所預料的一样的話，如果我們給这些人以适当的懲創，而把西西里所常享受的自由傳給整个西西里，而且把这种自由空前地巩固起来的話，那么，我們是为着一个値得夺取的目标而战爭了。在冒險中，如果失敗，損失不大；如果成功，得益不小：这种冒險是所有的冒險中最难得的。”

叙拉古的将軍們和吉利普斯发表了这篇演說以鼓励他們的士兵之后，他們就开始配备船艦上的海員了，因为他們看見雅典人也在那里这样作。尼西阿斯因为目前的形势急得神經錯乱，他知道危險性很大，而且迫在眉睫，他的思想也是和一般在危急中的人們一样的：当一切要作的事情都作好了的时候，他認为还有某些事情沒有作；当一切要說的話都說了的时候，他認为还有某些話沒有說。他又把所有的三列桨战艦的艦长都一个一个地召到他的面前来，用他的父名、他自己的名字和他的部落名称[1]来称呼他。他請

[1] 当时亚狄迦有十个部落。

求那些已經有了盛名的人現在不要辜負这个名誉；請求那些祖先是著名人物的人不要使他們祖先的偉大事业丢臉；他要他們回想到他們的祖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所有住在那里的人都有权利自由自在地按照自己的意思过自己的生活；他也說了其他一些一般人在危急的时候可以意料到会說的事情，用俗套的語言，提出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应用的呼吁（为妻室、子女和本国神祇呼吁）；但是他們还是大声呼喚这些名字，因为在恐怖的时候，他們相信这些名字会給他們一点好处。

这些鼓励的言辞，在尼西阿斯看来，似乎还不合于他的理想标准，只是足够应付当时的需要而已。他对他們說完了之后，就回去，領导他的步兵到海边，沿着海岸列成尽可能长的队形，使他們可以尽量地增加船艦上士兵的信心。現在艦队的司令官，德謨斯提尼、米南德和攸西德馬斯，从他們自己的营寨出发，笔直向横断港口的障碍[①]和障碍間的空隙駛去，想努力冲出去。

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已經带着和前次一样多的船艦出发。他們的艦队中一部分船艦守着出口，其余的船艦分散在港內的四周，以便同时从各方面进攻雅典人。同时，他們的步兵在大港沿岸所有船艦可以停泊的地方，准备行动了。叙拉古艦队的司令官是西堪那斯和阿加塔庫斯，他們每个人各率領全軍的一翼，而匹特恩带着科林斯人居于中央。

当雅典人来到栅栏的地方，首先进攻的时候，他們把停泊在栅栏前面的船艦打敗了；努力想破坏障碍物。此事发生之后，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从各方面向雅典人进攻，战斗馬上就不但在栅栏前面，而且在整个海港中进行了。这是一次剧烈的战斗——比以前任何一次战役都要激烈些。双方面的桨手們，当受命把船划

---

① 参閱第541頁。

往交战地时，从不退縮；舵手們表現很高的技术，彼此互相竞爭。当船和船相碰的时候，船上的士兵們尽力使他們在甲板上所作的，合乎其他地方所表現的标准；事实上，每个人在自己的崗位上都努力表現他在这部門工作中是最好的。許多船艦挤在一个小面积上互相进攻（眞的，过去从来沒有这么多的船艦在这么狹窄的水面上战斗过。双方面的船艦总共差不多有二百条）。因此，用船嘴冲击船身的进攻方式比較少，因为沒有倒划退却，也沒有冲破敌人陣綫，[1]向周圍轉动的机会；在进攻别的船艦或逃避别的船艦的进攻中，船碰碎船的时候比較多得多。每次一条船攻击另一条船的时候，甲板上的士兵們总是把标枪、箭和石头不停地向对方的船上射击；当船艦相遇的时候，士兵們馬上肉搏，两方面的士兵都想跑到敌艦上去。因为战場狹窄的关系，往往一条船艦撞击敌艦，同时又被敌艦撞击。有时两条或更多条船艦同时向一条船艦撞击，所以舵手們必須一方面要想到防御自己，同时另一方面又要想到进攻敌艦，他們不能在一个时候只注意到一点，必須同时对付各方面許多不同的事务。这些船艦互相撞击时所发出的巨大声音不但其本身是可怕的，并且使水兵长們的命令完全听不見。眞的，在目前战斗的紧張情緒中，双方的水兵长們，依照通常的職責，下了許多命令，发出了許多叫喊。雅典的水兵长們对雅典人叫喊，鼓励他們冲出港口，現在就要坚决地夺取安全回到祖国的机会；而叙拉古的水兵长們对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叫喊：阻止敌人逃跑是光荣的，爭取胜利，每个人都可以为国增光。双方的司令官們，如果看見有人无故退却的話，就会指出艦长的名字来呼喊；如果是雅典人的話，他們就喊道："你們退却，是不是因为你們觉得在敌国領土內比在你們用許多心血得来的海上还舒适些呢？"如果是叙拉古人的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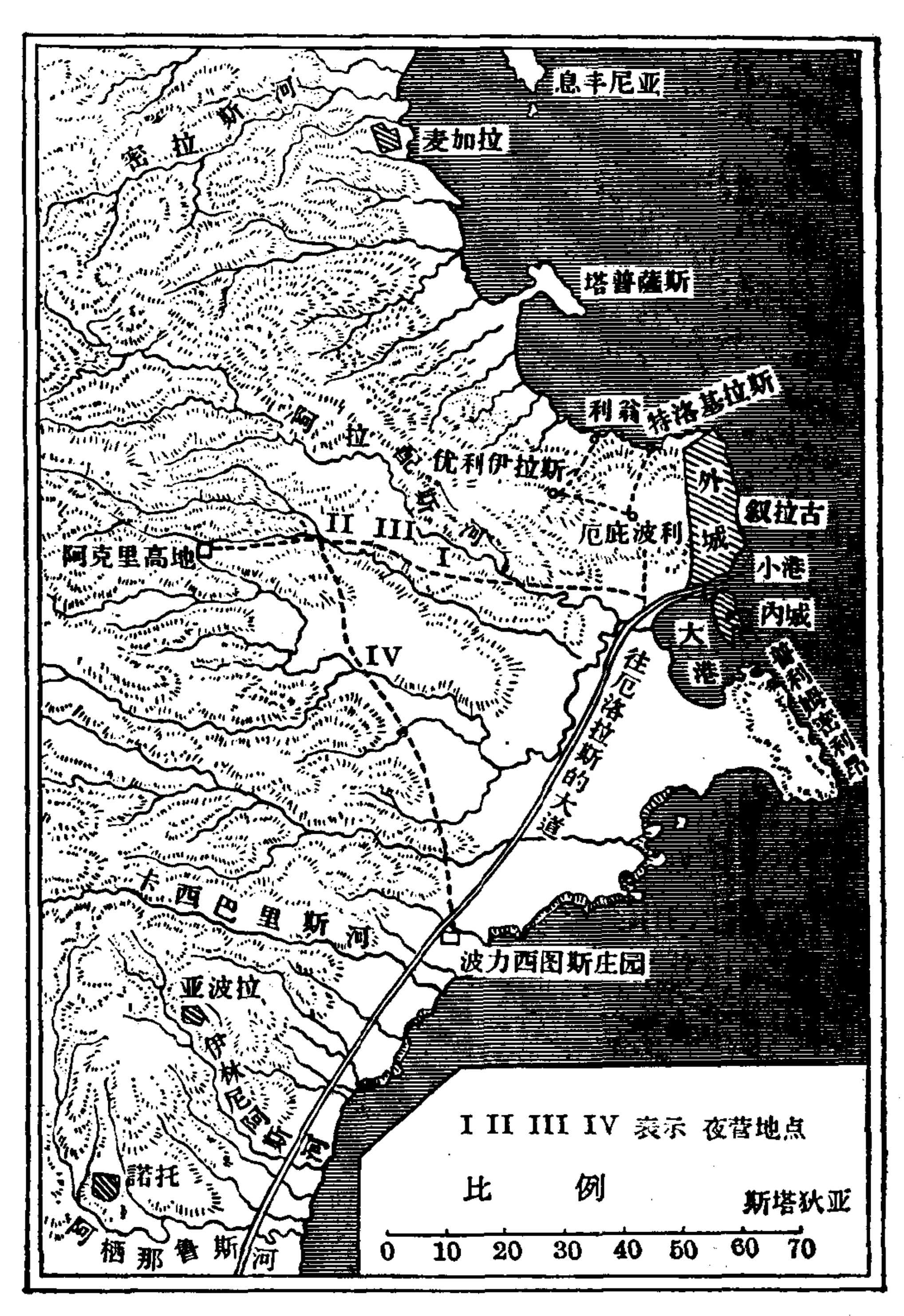
① 参閱第524頁。

話，他們就喊道："你們是不是在正在逃跑中的敌人面前逃跑呢？"因为他們知道得很清楚，雅典人正在想尽力設法逃跑。

当海上战斗胜負尚未决定的时候，两边岸上軍队的情緒是极其紧張的，內心是很矛盾的；因为叙拉古人快要获得比上次更大的光荣，而侵略軍則担心唯恐他們自己将来的遭遇会比以前更坏了。对于雅典人說来，一切都依靠他們的海軍；他們对于将来的恐惧是他們过去所从来沒有感覚过的。当他們在岸上注意观察这場战斗的时候，他們的看法，不可避免地随着战斗的形势而轉移。战斗就在他們的眼前进行，因为他們不是同时注意看到一个方向的，有些人看見他們自己一边将要胜利的地方，于是增加了勇气，开始祈禱神明不要断絕他們得救的道路；而另一些人看見他們自己的人被打敗了的地方，于是大声哀号起来，他們看見战斗的形势比那些实际参加战斗的人还要丧气些。还有一些人望着双方胜負未决的那部分战場，当战斗正在进行中，而沒有达到結果的时候，他們的身体向这边和那边搖摆，这表現他們心中充滿了恐怖，焦急万状，忽然覚得达到安全的境界，忽然覚得面临毁灭的边緣。所以当战爭的結果还沒有决定的时候，从同一个雅典軍队里可以同时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悲伤和欢呼，"我們胜了"和"我們敗了"的叫喊，以及一支大軍队在危急的时候一定要发出的其他各种不同的感叹。船上士兵們的情緒也是很相同的。战斗支持了一个长久的时候；最后，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粉碎了雅典人的抵抗，大声叫喊和欢呼，追逐雅典人，把雅典人明显地、决定地赶回到海岸边。現在除在水上已經被俘虏了的船艦外，整个艦队都跑到岸边来了，有些向这个方向跑，有些向那个方向跑，船艦上的人从船艦上向軍营里逃跑。至于陆地上的軍队，犹豫的时候已經过去了，現在有一个冲动使他們全体不能抑制，为着他們的遭遇而大声哭嚎和呻吟；有些人跑去帮助他們的船艦，有些人跑去防守他們所保存下来的那部分

城牆，而大部分人开始想到他們自己，怎样才可以安全逃生。眞的，这时候的恐慌比他們过去所經历过的任何恐慌都要大些。現在他們所处的境遇和他們在派娄斯迫使他們的敌人所处的境遇是很相同的；在那时候，当斯巴达人丧失他們的船艦的时候，他們同时也丧失了渡海往島上去的士兵們；[①] 現在，如果不是有神迹发生的話，雅典人是沒有从陆地上安全逃掉的希望了。

① 参閱第273—274頁。


息丰尼亚
密拉斯河
麦加拉
塔普萨斯
利翁
特洛基拉斯
阿拉乞斯河
优利伊拉斯
外城
叙拉古
小港
内城
大港
普利姆密利昂
厄庇波利
阿克里高地
II III I
IV
往厄洛拉斯的大道
卡西巴里斯河
波力西图斯庄园
亚波拉
伊林厄阿斯河
諾托
阿栖那鲁斯河
I II III IV 表示 夜营地点
比例
斯塔狄亚
0 10 20 30 40 50 60 70

雅典人在西西里的退却

第七章 雅典远征軍的全軍复灭

在这次激烈的战争中，双方都損失了許多人和船艦；战后，胜利的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取去了破坏的船艦和陣亡者的尸体，駛回他們的城市里去了，并建立了一个胜利紀念碑。但是雅典人，因为这次不幸的沉重悲伤，甚至連想也沒有想到請求允許收回他們死者的尸体和破坏的船艦了，真的，他們想馬上就在当晚退却。但是德謨斯提尼跑到尼西阿斯那里去，建議他們再配备他們所殘余的船艦，尽他們的力量在黎明的时候冲出去。他指出，他們剩下来的可以应用的船艦还是比敌人的多些；因为雅典人所剩下来的船艦約六十条，而敌人所有的不到五十条。尼西阿斯贊成这个建議；但是当他們要配备船艦上的海員时，水兵們不願上船，他們因为上次的战敗，挫折了銳气，認为胜利是不可能了。

因此，現在雅典人决定从陆地上退却。叙拉古人赫摩克拉底猜着他們这个計划，認为如果这样大的一支軍队从陆地上逃跑了，而駐扎在西西里的什么地方，他們可以从那个地方再来和叙拉古人作战，那么，这对于叙拉古是很危險的。因此，他晋謁政府当局，指出他們应当不要讓雅典人于晚間逃掉；他說，他个人的意見，認为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应当馬上全軍出城，堵塞道路，占領和防守隘口。政府当局完全同意他的意見，認为他的計划必須执行；但是他們認为不容易使他們自己的人民听从他們的命令，因为他們正在开始庆祝他們的胜利，他們在海上大捷之后，精神松懈了，同时他們正在庆祝一个节日（当天正碰着是赫丘利的祭日）；事实上，在他們胜利的大愉快中，他們已經开始在宴会上喝酒了，在这个特殊的时候，似乎很难說服他們拿起武器来，出去作战。城市的

执政者考虑了这一切，認为这个計划不能实行。赫摩克拉底看見他不能够和执政者再談下去了，他实行了他自己所决定的一个計划：他所担心的是雅典人在晚上比他們先一着，走过道路中最困难的一段，而无人阻拦；因此，天将黑的时候，他就派遣他自己的一个朋友带着一支騎兵队往雅典人的軍营附近去。这些人騎馬跑到声音所及的距离內，呼喚某些士兵們的名字，装作他們是对雅典人表示好感的，[1]請他們去告訴尼西阿斯不要晚上率領軍队逃走，因为叙拉古人在道路上守卫着；他应当作好适当准备后，从容地在白天里撤退。說完了这些話之后，他們走开了。那些听到了这些話的人把这个消息傳給雅典的将軍們。雅典的将軍們听到了这些話，認为这个消息是眞实的，因而把当晚撤退的計划推迟了。

就是在这一切之后，他們还沒有馬上动身，他們决定等到第二天，士兵們能够把他們最重要的行李尽量地包好的时候才出发；他們准备只带着各人自己的生活必需品，把一切其他的东西都丟掉。在这同时，叙拉古人和吉利普斯首先带着他們的陆軍出发，在乡村中把雅典人可能会走过的道路堵塞起来，在大小河流的渡口駐扎軍队守卫着，布置他們使他們能够在他們选定的地点集合起来，阻止退却的軍队。他們率領他們的船艦，航往海边，把雅典人的船艦拖去了。有些船艦，依照雅典人自己的計划，[2] 被他們自己焚毁了；至于其余的，叙拉古人可以随意拖去，因为每条船都被赶到岸边来了；他們把这些船艦，毫无阻碍地运往他們的城市里去了。

后来，当尼西阿斯和德謨斯提尼認为准备工作已經完成了的时候，軍队移动的时候到了，这是海战后两天了。这是一个悲惨的場面，而使他們狼狽不堪的不只是一个因素。不仅他們是在丧失

[1] "事实上是有一些把城內所发生的事情告訴尼西阿斯的人。"（参閱第531頁。）

[2] 参閱第541頁。

了他們所有的船艦之后退却的，并且他們沒有实現他們的巨大希望，反而使自己和整个雅典国家处于危險的地位了；在他們实际上离开他們的軍营的时候，每个人眼睛里所看見的都是悲慘的景象，每个人心里所想的都是悲慘的思想。死者沒有埋葬；当任何人看見一个朋友在死尸中躺着的时候，他心中充滿了悲伤和恐怖。被遺弃在后面的病者或伤者比陣亡者更为可怜；他們对于留着的活人所引起的痛苦比死者还要厉害些。这些人請求把他們一起带走，对着他們所看見的每个朋友或亲戚大声哭嚎；他們抱着那些行将离开他們的同营幕的伙伴們的頸子，尽力地跟着在这些人的后面跑，他們跑不动了而被丢下来的时候，他們再三地向天叫喊，大声哀嚎。这时候，他們的悬求和悲伤使其余的人都感覚得軟弱无力，毫无办法了。全軍都是以泪洗面，心中感覚无限的悲伤。他們所遭受的痛苦已經很大，不是眼泪所能表达的；他們担心，在不可預測的未来中，还会受到更大的痛苦，所以就是一个敌人的国家，他們也覚得很难离开了。同时，他們也深感羞耻和深自后悔。眞的，他們极象从一个圍城中逃出来的人民，而且不是一个小的城市，因为在一起行軍的全体群众不下四万人。他們每个人把一切有用的东西都尽量地带着走，而和通常的习慣相反，重装步兵和騎兵都亲自携带他們的軍粮，有些是因为沒有僕人，有些是因为他們不信任他們的僕人；这些僕人中，过去有許多逃跑了，余下来的僕人大部分还在想逃跑。但是就是这样，他們所带的还是不够的，因为軍营里已經沒有粮食了。那时候，全体都感覚耻辱，全体人員毫无例外地都感覚痛苦，所以他們的負担，虽然因为許多人分摊而减輕了一些，但是在当时还是很重的，特别是因为他們記得他們出发时多么豪华，多么驕傲，而結果是多么耻辱，多么落魄；沒有那个希腊軍队曾經遭受过这样的慘敗。他們是来奴役别人的，而現在他們自己有被别人奴役的危險，因而离开此地；他們是在祈禱和凱歌

声中启航出发的，但是現在启程回国时所听到的言語却正相反，預示着不祥的征兆，他們在陆地上行軍，而不是在海上；他們所依賴的是他們的重装步兵，而不是他們的船艦。尽管这样，但是当他們想到目前的巨大危險的时候，这一切都似乎尚能容忍了。

尼西阿斯看見他的軍队因为完全失望而沮丧的时候，他沿着軍队的行列行走，尽力鼓舞他們，安慰他們。当他一行一行地走过去的时候，他把嗓子提得愈来愈高，他渴望他的言詞能够对他們有点益处，同时希望尽量多的人能够得到他的言詞所能引起的益处：

“雅典人和同盟者：就是現在，我們还是应当滿怀希望。过去你們曾經遭遇过比現在还要恶劣的困难，但是你們被救出来了。你們不要因为过去的灾难或者現在所不应当得到的痛苦而譴責自己。我自己在身体上沒有比你們中間任何人强些（事实上，你們看見我的疾病所給我的痛苦），同时我認为，在私人生活和其他方面，也沒有任何人比我更幸福的；但是我現在也和这里最卑賤的人一样，投入同样的危險中。但是我終身崇拜神祇，如我所应当的；我对待别人的行为是公正而无可責难的。因为这个原故，我对于将来还有很大的希望；这些灾难并沒有吓倒我。也許这些灾难会完了。我們的敌人所享受的幸运已經够了。如果我們出发时，有神明对我們发怒的話，現在我們已經被处罰够了。在我們之前，其他的人也曾經进攻过他們的邻人，他們作了一般人所会作出来的事情之后，受到的痛苦也沒有超过一般人所能忍受的。所以現在我們希望神明对我們要仁慈些，这是合乎情理的，因为現在我們値得他們怜惜而不是値得他們妒忌了。現在看看你們自己，看看有多少第一流的重装步兵在你們的行列中和你們一道行軍，不要太惊慌了。你們想一想，你們自己无論到什么地方住下来，就已經是一个城市；西西里沒有其他的城市能够很容易地抵抗你們的进攻，或者把你們从定居下来的地方驅逐出去。至于这次进軍，你們要注意

安全和秩序,你们每个人心中应当只有一个思想:无论在什么地方他被迫而作战的时候,如果胜利的话,他就在那里找着一国家,一个要塞。我们要迅速地前进,日夜行军,因为我们的给养缺乏,我们一旦能够达到西塞尔人领土内一个友好的地方,你们就可以认为自己是安全了,因为西塞尔人害怕叙拉古,我们还是可以信赖他们的。我们已经派人去通知他们来和我们会合,并携带粮食来。简单一句话,士兵们啊,你们应当下定决心,必须勇敢,因为在附近没有一个懦夫能够找到逃避的地方;如果你们现在从敌人手中逃脱了的话,你们会再看见你们所渴望的家乡,你们中间的雅典人会重建雅典的伟大势力,虽然现在倾复了。须知城邦就是人,而不是城墙也不是没有人的船舰。"

当尼西阿斯对军队说话的时候,他沿着军队的行列走着,他看见队伍不整齐的地方,他就把他们整理好,使他们站在正确的地位上。德谟斯提尼对于他所指挥的军队也同样地作了,他对他的军队所说的大体上也相同。军队以空心方阵的队形向前推进,尼西阿斯的军队在前,德谟斯提尼的军队在后;重装步兵在外面,运输行李的人和军队里的一般大众在中间。

当他们到达阿那配斯河的渡口的时候,他们发现叙拉古人和他们的同盟者的军队列成阵势,在那里守着。他们把这些军队击溃,占领渡口,向前推进,叙拉古的骑兵从侧面向他们进攻,而轻装步兵不断地用投射器向他们袭击。那天雅典人前进了大约四十斯塔狄亚① 的路程,于是在一个小山上停下来过夜了。次日② 他们很早就动身,前进了大约二十斯塔狄亚,③下山到一个平地,他们在那里扎营了,他们的目的是想在那里的房屋中取些食物(因为那

① 约合四英里半。
② 退却的第二天。
③ 约合二英里。

个地方是有人住的）和从那里取些水带着走（因为在他們所要走的方向前面許多富尔隆① 的路程上，水是缺乏的）。同时，叙拉古人也前进，在前面的隘口設防。这个地方有一个陡山，山的两边各有一个石峽，这个地方叫做阿克里崖。

次日，② 雅典人前进。許多叙拉古人和他們同盟者的騎兵和标枪手从两边来了；标枪手投射标枪，阻止他們前进，而騎兵則襲击他們的两側。經过长久战斗之后，雅典人又退到原先駐扎的地方。他們在那个地方沒有和以前一样可以取得粮食了，因为現在有敌人的騎兵，他們不能离开他們的营幕了。

翌晨③ 很早他們又前进，想冲到已經設防的小山那里去。在此地他們发現敌人的步兵已經在他們的前面，列成縱深若干盾的队形，准备防守，因为那个地方是很狹窄的。雅典人进攻，襲击城牆：投射器雨一般地向他們射来，山势很陡，因此山上的人能够更准确地射中目标；他們发現很难冲出，所以又退回休息了。同时下了一点小雨，雷声隆隆，④ 这是夏末秋初所常发生的現象，这样使雅典人更为沮丧，因为他們把这些事情当作他們毁灭的預兆。当他們休息的时候，吉利普斯和叙拉古人派遣一部分軍队，在雅典人从那里来的路上建筑要塞，以切断他們退却的后路；但是雅典人派遣他們自己一部分軍队回轉来，反抗这一行动，阻止要塞的建筑。后来他們向平原方面退却，就在那里过了一夜。

次日⑤ 他們又开始前进，叙拉古人包圍他們，从各方面向他們进攻，杀伤他們許多人；当他們进攻的时候，叙拉古人退却；当他們

---

① 1富尔隆 $=\frac{1}{8}$ 英里。——譯者。

② 退却的第三天。

③ 退却的第四天。

④ 参閱第 471 頁。

⑤ 退却的第五天。

退却的时候，叙拉古人又馬上进攻。叙拉古人特别攻击他們的后卫，希望个别地击潰他們一些分队，因此引起全軍的恐慌。这样战斗，雅典人支持了一个很长久的时期；最后，他們前进了大約四斯塔狄亚多路之后，就在平原地带停下来休息了。叙拉古人也离开了他們，回到自己的軍营里去了。

晚間，尼西阿斯和德謨斯提尼看見他們的軍队处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中，現在各种必需品都沒有了，在敌人屡次进攻的时候，許多人成了殘廢，所以决定尽量地多点些火把，率領他們的軍队离开此地。他們現在沒有从原先想走的那条路上走，而向海边走，这是和叙拉古人守卫的地方相反的方向。[1] 因此，他們燃了許多火把，晚間出发。他們正如所有的軍队、尤其是龐大的軍队一样，很容易发生惊慌，特别是晚上行軍，通过敌人的領土，而敌人又在附近。因此雅典軍队发生了混乱。先头部队是尼西阿斯所率領的軍队，他們集合在一起，走在其余軍队的前面很远；而德謨斯提尼率領的軍队（占全軍的一半多）彼此失掉了联絡，在行軍时秩序頗乱。但是在黎明的时候，他們达到了海边。他們沿着往厄洛拉斯的道路前进，想达到卡西巴里斯河[2]边，然后溯河而上，进入內地，他們希望在內地和他們派人去請来的西塞尔人相汇合。当他們达到河边的时候，他們发現此地也有一支叙拉古軍队正在建筑一道牆和栅栏，以封鎖渡口。他們突破这些軍队，渡过了河，依照他們的向导的主張，繼續前进，达到伊林尼阿斯河[3]边。

同时，当天亮的时候，[4] 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发現雅典人已經走过去了，他們大部分人責难吉利普斯，說是他有意放走雅典

① "这条新路不会引导他們走向卡塔那，而将引导他們走向西西里的另一边，即走向卡馬林那、机拉和那个地区其他希腊人的和非希腊人的城市去。"

② 現在的喀西比利河。

③ 現在的卡发拉他河。

④ 退却的第六天。

人的；因为不难找出雅典人所走的道路来，他們迅速地追赶，大約在中午的时候赶上了。他們所赶上的軍队是德謨斯提尼所率領的；因为上面已經說到的夜間惊慌，这些軍队落在其余軍队的后面，行軍比較迟緩，秩序比較零乱。叙拉古人于是开始行动，馬上向他們进攻；因为他們和其余的軍队分离了，所以更容易用騎兵把他們包圍起来，把他們圍在一个地方。尼西阿斯的軍队在他們的前面約五六英里，他領导他的軍队走得快些，因为他認为，在目前形势之下，他們的安全不在于占領陣地而战斗，除非他們不得不战斗的話，而在于尽量迅速地撤退，只在他們不得不战斗的时候才战斗。但是就整个說来，德謨斯提尼行軍的困难是比較多些，因为后卫总是首先被敌人攻击的。現在当他知道敌人正在追赶他的时候，他把他的軍队列成陣势，这样作时他費了一些时間，以致被包圍了。他和他所領导的雅典人現在处于大混乱的状态中。他們陷入一个地方，四面有牆圍着，两边有一条路和許多橄欖树，四面八方有投射器向他們飞来。叙拉古人自然采取这种进攻的方式，而不采用肉搏战术，因为現在如果他們自己冒着危險来和这些拚命的人战斗的話，这是有利于雅典人而是不利于他們自己的；同时，他們开始爱惜自己一点，使他們不要在正将胜利的时候丧失了生命，因为胜利是确有把握的了；并且他們認为，他們用这些方法，无論如何会摧毁雅典人的抵抗，把他們俘虜起来的。

事实上，他們整天向雅典人和雅典的同盟者进攻，用他們的投射器从多方面射击之后，他們看見他們因为受伤以及其他痛苦而精疲力竭了。于是吉利普斯和叙拉古人以及他們的同盟者首先向島上居民发表宣言：凡愿投降者可以获得自由；有少数城市的人投降了。后来他們和德謨斯提尼所領导的全部軍队訂好了投降的条件：他們放下武器，以不当場杀死任何人，囚死任何人，餓死任何人为条件。于是他們投降了，共六千人，交出他們所有的金錢，他們

把金錢投在盾中，共装滿了四个盾。于是他們馬上被带往叙拉古城內去了。当天尼西阿斯带着他的軍队到达了伊林尼阿斯河畔。他渡过了河之后，把他的軍队駐扎在一个高地上。

次日[①]叙拉古人赶上了他，告訴他，德謨斯提尼的軍队已經投降了，要他也投降。尼西阿斯不信，于是訂立一个休战和約，使他可以派一个騎兵去看。使者去后，回来时带着消息，說他們确已投降了，于是尼西阿斯派遣一个傳令官到吉利普斯和叙拉古人那里去，說他准备以雅典人的名誉，和他們訂立协約，如果他們允許他的軍队离开的話，他們愿意賠偿叙拉古在战爭中所耗費的一切費用；他願意把雅典公民作为人質，每个他連特一个人，直到賠款付清时为止。叙拉古人和吉利普斯拒絕了这些建議。他們进攻这支軍队，把它包圍起来，和他們进攻德謨斯提尼一样，把投射器雨点一般地从四面八方向他們射击，直到黃昏的时候。尼西阿斯的軍队也和德謨斯提尼的軍队一样，缺少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但是他們想等到沉靜的夜間，繼續前进。当他們拿起武器的时候，叙拉古人知道他們所要作的，便高唱凱歌。雅典人知道他們被发覚了，就又放下了他們的武器，只有約三百人突破守卫者，整夜尽力前进。

当天亮的时候，[②]尼西阿斯領导他的軍队繼續前进，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和从前一样，紧紧地追击，把投射器和标枪从四面八方向雅典軍队射击。雅典人匆忙地向阿栖那魯斯河[③]边跑，一則因为許多騎兵和其他成群的軍队从各方面向他們追击，他們認为如果达到河边，情况可能会好一点；二則因为他們精疲力竭，很想喝水了。他們一到河边，即冲入河中，現在一切紀律都沒有了。每个人都想首先渡过河；但是因为敌人不断地攻击，渡河是很

① 退却的第七天。
② 退却的第八天。
③ 現在的法尔康那拉河，又叫做阜姆-狄-諾托河。

困难的。他們不得不挤作一团，跌下去时，人压在人身上，互相踐踏，有些被他們自己的刀矛所刺死，有些在他們自己中間和行李中間互相糾纏着，被水流卷走了。对岸很陡，有叙拉古的軍队駐扎在那里。他們把武器从上面向雅典人射击；当时，雅典人零乱成堆，正在很深的河床中喝水。伯罗奔尼撒人跑下来屠杀他們，特别是那些在河里的人。河水馬上变为污秽了；河水虽然渾浊，又有血水玷污，但是他們还是繼續地喝；他們大部分人甚至于互相争斗着搶水喝。

最后，死者的尸体堆积在河床中，① 一部分軍队在河中被消灭了，少数設法渡过了河的士兵也被敌人的騎兵所杀死；这时候，尼西阿斯向吉利普斯投降，因为他認为吉利普斯比叙拉古人可靠；他对吉利普斯和斯巴达人說：对于他本人，他們可以随便怎么处理；但是不要屠杀他的士兵。以后，吉利普斯下令只俘虏敌軍，除了許多被那些俘虏他們的叙拉古士兵所隐藏者外，其余所有的雅典士兵都被活捉着带来了。他們又派遣軍队去追赶那些晚間突圍的三百人，这三百人也被俘虏了。在一起被国家所接收的俘虏数目不很多，② 因为大部分人都被那些俘虏他們的人据为己有了；事实上，整个西西里充滿了这种俘虏，因为他們和德謨斯提尼的軍队不同，沒有訂立确切的投降协定。那时候，頗大的一部分軍队当时就被杀死了，这是一次很大的屠杀——在这次战争中，沒有那一次屠杀比这次死的人更多的。也有許多是在撤退时，被敌人經常襲击而陣亡的。但是有許多逃跑了的，有些是当时逃掉的，有些是被奴役之后才逃掉的。这些人逃往卡塔那去了。

① 修昔底德沒有說到死者的数目，戴奥多魯斯(xiii. 19)記載死在河中者一万八千人，被俘虏者七千人；但是很明显的，他把德謨斯提尼的軍队也包括在內了。

② 沒有超过一千人；因为俘虏的总数是七千人(第563頁)，其中六千人是德謨斯提尼的軍队（第559頁）。但是在最后投降前的八天，雅典軍队的人数是四万人，由此可見雅典人損失的巨大。

現在叙拉古人和他們的同盟者把他們的軍队集合在一起，收取他們的战利品和尽量多的俘虏，回到他們自己的城市里去了。他們把被俘虏的雅典人及其同盟者放在石坑中，因为他們認为这是监禁这些俘虏的最安全的方法。他們違反吉利普斯的意思，杀死了尼西阿斯和德謨斯提尼；因为吉利普斯認为，如果能够把敌人的将軍們带回斯巴达去的話，这将是他胜利的頂点。正碰着这两位将軍中間的一个，德謨斯提尼，由于派娄斯和斯法克特利亚島上战役的原故，是斯巴达最大的敌人；而另一个，尼西阿斯，因为同样的原故，是斯巴达最好的朋友。尼西阿斯曾尽力劝雅典人訂立和約，使在島上被俘虏的斯巴达人得以釋放。[①] 因为这个原故，斯巴达人对他很有好感；而尼西阿斯，当他向吉利普斯投降的时候，主要地也相信这一点。但是据說，一些和尼西阿斯私通的人害怕他受拷問时，把这些事实泄漏出来了，因而在胜利的时候，引起他們許多麻煩。其他一些人，特别是科林斯人，担心这一点：因为尼



囚禁雅典人的叙拉古石坑

① 参閱第365頁。

西阿斯是富有的,[1] 他可能利用賄賂逃跑,将来会給他們带来更大的灾禍。所以他們說服他們的同盟者，把他置之死地。因为这些或其他类似的理由,他被杀死了；在所有的希腊人中間,他是最不应該遭到这么悲慘的結局的，因为他是終身致力于道德的研究和实践的。

那些被囚禁在石坑中的人，起初很受叙拉古人的虐待。他們人数很多,拥挤在一个狭窄的石坑中,上无屋頂；他們在白天里受太阳光热和空气閉塞的痛苦;相反的,当时正是秋天,晚間很冷;气候的变化給他們带来疾病。因为空地的缺少，他們不得不在同一个地方作一切的事情;并且那些因为受伤,或因为气候变化或其他类似的原因而死亡者的尸体堆积在一起,因而恶臭难当。同时,他們受飢渴的痛苦。八个月中間，每个人每天的給养是半品脫[2] 的水和一品脫的谷物。[3] 事实上，被幽禁在这样一个地方的人，凡是我們所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痛苦，他們都尝受了。他們这样地生活在一起,大約十个星期;后来除雅典人和参加远征軍的意大利人或西西里的希腊人以外，其余的都当作奴隶卖掉了。确实的数目很难說出来,但是俘虏的总数一定不少于七千人。

这是这次战爭中希腊人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动,照我看来,是希腊历史中我們所知道的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动——对于胜利者說来,是最光輝的一次胜利;对于战败者說来,是最悲慘的一次失敗,因为他們是全軍复灭;他們的痛苦是很大的,他們的毁灭，誠如俗

[1] 根据萊西亚(xix. 47)的記載,他有财产一百他連特,他的财产主要是銀矿,他銀矿中,使用着一千名奴隶(色諾芬:《雅典税收論》 iv. 14)。

[2] 一品脫(液量)英制为二十盎斯。——譯者

[3] 个口粮只有奴隶口粮的一半。把这份口粮和在斯法克特利亚被俘虏的斯巴比較一下,更可以看出这是多么少。在斯法克特利亚俘虏的斯巴达人的口麦飯二夸脫,酒一品脫"(参閱第274—275頁和注①)。

話所說的，是整个的毁灭，海軍、陆軍——一切都毁灭了。許多人中間很少有回到故乡的。[①] 西西里的事件就这样終結了。

① 根据普魯塔克(«尼西阿斯傳»，29)的記載，許多人得到了自由，其跑掉了的雅典人，依靠朗誦幼里披底的詩句以維持生活，因为幼里披底在間，比任何其他外国詩人流行些。这些生还者在归途中表示对幼里披底地，是詩人所从来沒有听到过的最甜蜜的頌揚。

第 八 卷(注)

注: 古代和近代有些作家們怀疑第八卷不是修昔底德的作品。有人說，这是他的女儿的作品。但是这不象是女作家的文笔; 如果他的女儿能够写出这种作品来的話，她应当不会隐藏她自己的名字，并且她也不可能只写过这一卷書，应当还写了其他著作。但是她沒有其他作品留傳下来。有人說，这是色諾芬的作品。但是色諾芬的文笔平淡，而修昔底德的文笔豪放。两者迴然不同。并且色諾芬的《希腊史》是直接繼續修昔底德的第八卷的; 如果第八卷是色諾芬写的，他为什么不把它并入他自己的《希腊史》中呢? 所以这些說法，都是沒有很好的根据的。

現在一般学者多数認为第八卷是修昔底德本人的著作，这是毫无疑义的。第八卷中文笔的特点和以前諸卷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有一个最显著的区别: 即以前諸卷(除第五卷外)中，都引用了許多直接的演說辞，而第八卷独缺。据說，和修昔底德同时代的人克剌替帕斯認为这是作者有意省略的，因为这些演說辞打断了历史事件的叙述，使讀者感覚厌倦(戴奥尼素:《修昔底德論》，第847頁)。这种說法也是无稽的。事实上，第八卷是作者未完成的稿件。文字尚未潤色; 許多史事的叙述采取提綱挈領的形式，准备以后再加扩充的; 几处重要地方的言詞只作間接陈述而未作直接演詞的形式; 不但整个战爭的叙述沒有完毕，就是最后一章中叙述战爭的第二十一年的史迹也沒有完結。如果修昔底德不是突然逝世的話，第八卷可能得到最后的修訂，以更完整的形式流傳后世。(参閱斯密司譯本第8卷，引言。)—— 譯者

第一章 雅典的恐慌。波斯干涉的开始。开俄斯暴动

当西西里的消息傳到雅典的时候，尽管有些亲自参加战爭，后来逃回的士兵們带給雅典人以确切的消息，但是很久他們还不肯相信；他們認为这样地全軍复灭完全不可能是眞实的。当他們知道这确是事实的时候，他們轉而攻击那些贊成远征的演說家，好象他們自己沒有表决贊成似的；他們也恼恨那些曾經用各种占卜形式，鼓动他們相信他們可以征服西西里的先知們和預言家們。他們在各个部門中和各个战場上已經感到紧張了；最近遭受这个巨大的打击后，他們这时所感到的恐惧和惊慌是很大的。不仅丧失了这么多无法弥补的重装步兵、騎兵和达到兵役年龄的人員，使整个国家和每个人的心里深为忧虑；并且他們知道，船塢中的船艦，財庫里的金錢和配备船艦的海员都不够了。所以在当时他們很少有能够生存下去的希望了；因为西西里的敌人大胜之后，馬上会带着他們的艦队来进攻庇里犹斯港，希腊本土的敌人現在一定也会加倍地努力，尽力从陆地上和海上来进攻他們。尽管这样，他們利用他們有限的資源，决定絕不屈服；他們将从任何可能取得木材的地方取得木材，装备一支艦队；他們将筹款，注意他們的同盟国，特别是优卑亚，不要叛离他們；在雅典本身，他們将采取节約和改良的政策，任命一些有經驗的人組織一个团体，以便无論什么时候发生問題时，給他們提供意見。事实上，和一切民主政治的政府一样，因为他們恐慌了，他們准备把一切事情都整頓好。他們的决議馬上就实行起来；这样，夏季就完了。

雅典人在西西里惨敗之后，冬季里整个希腊馬上起来反抗雅

典了。那些沒有和任何一边联盟的国家，就是沒有人邀請它們，它們也不应再置身于战爭之外，都应当自动起来反抗雅典，因为每个国家都認識到，如果雅典人在西西里胜利的話，雅典人会来进攻他們的；同时，他們認为战爭很快就会結束了，他們可以因参加战爭而得到光荣。那些已經和斯巴达联盟的国家，比以前更加希望迅速地免除一切它們已經忍受了这么久的痛苦。特别是雅典的屬民，他們已經准备暴动了；眞的，他們有这样做的願望，但是沒有这样做的力量，因为他們不能冷靜地观察事务，他們不相信雅典有度过次年夏季的可能。这一切使斯巴达人有了信心；使他們更受到鼓舞的是，在春季的时候他們的西西里同盟者很可能以大軍来援助他們，以及近来为形势所迫，他們已不得不建立了海軍。因为从各方面看来，都有很好的理由可以增加他們的信心；所以斯巴达人决定毫无保留地以全力进行战爭。他們估計：如果一旦战爭是胜利地結束的話，他們将来可以免除雅典征服西西里时所給予斯巴达的那种威胁；当雅典的势力被推翻了的时候，他們自己在整个希腊的領导权就巩固了。

因此，在这个冬季中，斯巴达国王阿基斯带着狄西里亚的一支軍队馬上出发，向同盟国征筹款項以建海軍。他轉向马利亚灣，以报旧仇① 为借口，把伊塔人大部分可以运走的財产都运走，并且强迫他們給付一笔賠款。他又不顧帖撒利人的抗議，强迫泰俄提斯的亚加亚人和帖撒利人在那个地区的其他屬民把金錢和人質交給他。他把人質幽禁在科林斯，設法想使他們的同国人加入斯巴达同盟。斯巴达又派人往各城市去，要求建筑一百条船艦。他們自己建筑二十五条，彼奥提亚人二十五条，佛西斯人和罗克里斯人共

---

① 参閱第244頁以下，其仇恨起于赫拉克里亚的建立。因为特累启斯人为邻人所逼，伊塔人求援于斯巴达，斯巴达人殖民于赫拉克里亚以保护他們，后来因为帖撒利人的敌視和斯巴达总督的暴行，这个殖民地垮下来了。

建筑十五条；科林斯人供給十五条；阿卡狄亚人、培林尼人和西息温人共供給十条；麦加拉人、托洛溱人、挨彼道魯斯人和赫迈俄尼人共供給十条。其他一切准备工作也都作好了，准备春季一开始，就馬上进行战争。

雅典人也忙于他們已經計划好了的措施。同在这个冬季里，他們取得了木材，开始建筑船艦；他們在修尼阿姆設防，使他們运輸谷物的船舶在环繞这个地角航行时得到安全；他們撤退了他們航往西西里时在拉哥尼亚所建筑的要塞；① 凡是他們所認为用錢不恰当的地方，他們就裁减經費，以节省开支；他們特別严密地监視同盟国，以防止它們暴动。

当双方正在象开初一样积极地准备战爭的时候，优卑亚人首先在这个冬季里派遣代表們往阿基斯那里去商量叛离雅典的問題。阿基斯欢迎他們的建議，从斯巴达召来斯提尼拉伊达的儿子亚加美尼和梅兰修斯去指揮优卑亚的軍队。这些軍官带着三百名脫籍希洛人② 的軍队到了，阿基斯正在安排使他們渡过海峽。但是同时有些列斯堡人到了，他們也想暴动；因为他們的要求为彼奥提亚人所支持，阿基斯被說服了，暫时不去援助优卑亚。他着手組織列斯堡的暴动；亚加美尼原来是要被派往优卑亚去的，現在被派往列斯堡去作总督了。彼奥提亚人承認負担十条船艦；阿基斯也承認十条船艦。这一切都是沒有和斯巴达政府商量的，因为阿基斯带着自己的軍队在狄西里亚的整个时期內，他有权随意派遣軍队往那里去，有权募集新兵，有权征收款項。眞的，可以說，在这个时期中，同盟国对他比对斯巴达政府还尊敬些，因此他带着他的軍队，无論跑到什么地方，都能使人馬上感覚畏惧。

当他正在处理列斯堡人的問題的时候，也想准备暴动的开俄

---

① 参閱第516頁。

② 因軍功而脫离奴籍的希洛人。参閱第378、511頁。

斯人[①]和厄立特利亚人沒有向阿基斯請求援助，而向斯巴达政府請求。和他們一同来到斯巴达的有一个替薩斐尼的代表；替薩斐尼是波斯国王大流士[②]（阿塔薛西斯的儿子）任命的沿海地区总督。替薩斐尼也支持斯巴达人干涉的主張，承認供給他們軍費。不久以前，波斯国王命令他提供他省內的貢款；但是因为雅典人的原故，他不能向希腊人的城市征收貢款，所以他沒有錢繳給波斯国王。因此，他認为，如果削弱雅典人的势力的話，他会比較容易地征收这些貢款，同时他会促使斯巴达和波斯国王訂立同盟；这样，他就可以依照波斯国王的命令，把正在領导开利阿暴动的阿摩基斯（匹苏斯尼[③]的私生子）不是活捉着，就是杀死。

这样，开俄斯人和替薩斐尼为着共同的目的而共同行动。大約同时候，一个麦加拉人卡利斋都（拉奥丰的儿子）和一个塞西卡斯人提馬哥拉斯（雅典那哥拉斯的儿子）也到了斯巴达，这两个人都是被本国放逐而在法那西斯的儿子法那培薩斯[④]的官署里的。这两个人都是法那培薩斯派来，想使斯巴达的艦队向赫勒斯滂进軍，以便他自己可以作那些替薩斐尼所正想作的事情——那就是，使沿海城市叛离雅典，并入他自己的省內，因此他可以征收貢款，同时也有使斯巴达和波斯国王訂立同盟的功績。

这两方面——卽法那培薩斯方面和替薩斐尼方面——各想和斯巴达訂立单独的协議；因此，艦队和陆軍还是首先派往爱奥尼亚和开俄斯去呢，还是派往赫勒斯滂去呢？关于这个問題，在斯巴达

① 卽寡头貴族，如第572和575頁所說的。过去开俄斯人是以忠于雅典著名的。

② 公元前423—404年。

③ 第79頁提到他是公元前440年駐在薩第斯的总督；后来又提到他是公元前428年駐在薩第斯的总督，以后不久他就叛变了。波斯国王派遣替薩斐尼去平乱；胜利以后，替薩斐尼繼任为总督。

④ 赫勒斯滂沿岸地区的总督。

有許多爭論。但是斯巴达人很傾向于开俄斯和替薩斐尼一边，亚西比得[1]也支持他們。尽管这样，斯巴达人还是派遣了一个非統治阶級的斯巴达人[2]福里尼斯往开俄斯去，看开俄斯人是不是眞的如他們所說的，有那么多的船艦，是不是眞的如他們所說的，有那么强大。福里尼斯回来后說，一切都是眞实的。于是斯巴达人馬上和开俄斯人以及厄立特利亚人訂立同盟，表决派遣四十条船艦去援助他們；斯巴达人根据他們所說的，認为当地已有六十条船艦可以应用了。起初，在这些船艦中，斯巴达人想自己派遣十条，由他們的海軍大将梅兰克利达率領前往。但是后来遇着地震，他們所派遣的不是梅兰克利达，而是卡尔息底阿斯；他們在拉哥尼亚所配备的船艦不是十条，而只是五条。这样，冬季完了，修昔底德所記載这次战爭的第十九年也就完結了。

到了夏季开始的时候，开俄斯人迫切地請求斯巴达派遣船艦去，他們担心雅典人会知道他們所商定的事情，因为商談是秘密地进行的。因此，斯巴达人派遣三个他們自己的官吏阶級的公民前往科林斯，要他們把船艦尽快地从地峽那一边的海中拖过地峽，到雅典这一边的海中来，并且命令整个艦队（包括阿基斯替列斯堡装配的船艦在內）駛往开俄斯。在这里，从同盟国开来的船艦共計三十九条。

代表法那培薩斯的卡利斋都和提馬哥拉斯沒有参加往开俄斯的远征軍，也沒有献出他們所带来的金錢（二十五他連特），这些金

---

① "那年斯巴达的监察官恩狄阿斯是亚西比得一个有亲屬关系的朋友，两人很相好。因为这种亲屬关系，亚西比得的家族，采用了这个拉哥尼亚語的名字；事实上，恩狄阿斯也把'亚西比得'作为他的姓。"

（亚西比得是一个拉哥尼亚的名字，可由下面的事实得到証明：恩狄阿斯的家族中，隔代都用"亚西比得"这个名字；亚西比得的祖父克萊尼阿斯决定在他的家族中，亚西比得这个名字和他自己的名字，每代交替使用。——譯者）

② 卽庇里奥西人。——譯者

钱,他们原想用来付给斯巴达所派出来的远征军的;他们的用意是想以后他们自己另外派遣一支远征军去。但是阿基斯看见斯巴达人正将首先向开俄斯出发,他自己也和他们的意见一致了。同盟国的代表们聚集在科林斯讨论,会议结果决定:首先由卡尔息底阿斯率领舰队前往开俄斯,他正在拉哥尼亚配备那五条船舰;然后由亚加美尼率领往列斯堡,他是阿基斯所选定的司令官;最后,由拉姆斐亚斯的儿子克利阿卡斯率领往赫勒斯滂海峡。开始只有一半船舰拖过了地峡,这些船舰马上开航,这样,使雅典人只注意那些首先航出的船舰,而没有注意那些后来拖过地峡的船舰。他们藐视雅典人的软弱,公开地航行,因为现在雅典人在海上没有重要的舰队。同盟国就依照这个议案进行,马上把二十一条船舰拖过了地峡。

现在他们急于启程,但是那时候正是地峡赛会正要举行的时候,科林斯人不愿意和他们一路启程,想等到他们庆祝了这个节日之后。阿基斯准备他自己个人负责来进行这次远征,使科林斯人不致于破坏地峡节日的休战,① 但是科林斯人不赞成这个计划。因此,远征的事就延误了。这时候,雅典人知道开俄斯人所进行的事了,他们派遣他们的一位将军亚里斯多克拉底往那里去,用证据责难开俄斯人。当他们否认这个证据的时候,雅典人命令他们派遣船舰来和雅典的舰队联合在一起,以表示他们的诚意。开俄斯人派遣了七条船舰。开俄斯人派遣这些船舰的原因是因为开俄斯的人民大众尚完全不知道和斯巴达协商的事情,而贵族党人,在他们有坚强的力量作他们的后盾之前,不愿意使人民起来反对他们,他们以为伯罗奔尼撒人已经没有来的希望了。

同时地峡赛会举行了,雅典人正式被邀请参加,他们也派遣代

① 地峡赛会是在科林斯地区举行的,以科林斯为主席,每两年在初春或夏季举行一次。(按赛会期内是不许作战的。——译者)

表参加了[1]。現在他們更清楚地看出了开俄斯人的阴謀；他們回到雅典后，馬上采取措施，使艦队不能瞞过他們而离开森克里伊。节日过了之后，伯罗奔尼撒的二十一条船艦由亚加美尼率領，开始向开俄斯航行了。雅典人首先用同样多的船艦来抵抗他們，想引誘他們进入公海中。但是伯罗奔尼撒人追逐雅典的船艦不远，卽退回去了。雅典人也退了，因为他們認为在他們的艦队中，开俄斯的七条船艦是不可靠的。后来他們配备了其他的船艦，共計三十七条；当敌艦沿海航行的时候，雅典的艦队追逐它們，把它們赶进斯佩里安，这是科林斯境內，靠近挨彼道魯斯边界的一个沒有人居住的港口。伯罗奔尼撒人在公海中丧失了一条船艦，但是把其余的船艦都聚集在一起，停泊在那里。于是雅典人不仅利用他們的艦队从海上进攻，并且在岸上登陆。这引起很大的恐慌和混乱的情况。雅典人逼着敌艦靠近岸边，把他們大部分船艦都破坏了，杀死了他們的司令官亚加美尼，而雅典人自己的損失却很少。

这次战役之后，雅典人有足够的船艦，可以封鎖敌艦了；他們把其余的船艦停泊在附近的一个小島旁边，在那里建立軍营。他們派人往雅典去請求增援，因为伯罗奔尼撒人也已經增援了：在战役发生之后一天，科林斯人已来援救这些船艦，附近的其他人民也在不久之后到了。伯罗奔尼撒人知道要在这个荒凉的地方維持他們的駐軍是很困难的，他們不知所措，首先他們想焚毁他們的船艦，但是最后他們决定把船艦拖到岸边，用陆軍守着，等待他們后来的幸运，可能有逃跑的好机会。当阿基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也派遣了一个名叫德蒙的斯巴达正規軍官到他們那里来。斯巴达人首先听到艦队从地峽出航的消息，因为监察官命令亚加美尼在启航后馬上就要派一名騎兵去的；他們的用意是想馬上派出他

① 在賽会休战期中，交战国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在往返途中均須保証生命的安全。

們自己的那五条船艦出来，由卡尔息底阿斯指揮，亚西比得也跟他在一起。但是現在，当他們正在以全力从事这个行动的时候，他們听到艦队已逃往斯佩里安的消息，他們大为丧气，因为他們在爱奥尼亚战爭中第一次冒险就这样失敗了，因此，他們不想从他們的国家里再派遣船艦出来了，而且还想把已經派出来了的船艦召回去。

亚西比得看見这种情况，又利用了他能左右恩狄阿斯和其他监察官的能力。他劝他們不要畏縮而不敢航行；并指出，他們可以在开俄斯人听到这次艦队惨敗的消息之前达到开俄斯。他說，他一旦到了爱奥尼亚領土上的时候，他可以把雅典的弱点和斯巴达的积极政策告訴他們，因而可以很容易地說服这些城市暴动；它們会認为他的論証是特别可靠的。他私自向恩狄阿斯指出，最好是通过他来組織爱奥尼亚的暴动，取得斯巴达和波斯国王的同盟，而不要讓这个功劳归阿基斯得去。[①] 所以他說服了恩狄阿斯和其他监察官，他带着五条船艦和斯巴达人卡尔息底阿斯启程，尽量迅速地航行。

大約在这个时候，整个西西里战爭中跟着吉利普斯在一起的十六条伯罗奔尼撒船艦已在归国途中。在琉卡底亚附近，它們被門尼配斯的儿子希波克利所指揮的二十七条雅典船艦追上了，吃了苦头。損失了一条船艦之后，其余的船艦逃脫了雅典人的追逐，駛往科林斯去了。

为了保守他們行动的秘密起見，卡尔息底阿斯和亚西比得把他們在航程中所遇着的人都逮捕起来，带着一块走。他們首先停泊在大陆上的科利卡斯[②]，在那里他們釋放了他們的俘虏，設法和

① "亚西比得自己和阿基斯是不和睦的。"（据普鲁塔克：《亚西比得傳》23的記載，他和阿基斯的妻子有私通的嫌疑。——譯者）

② 有好几个地方都叫做科利卡斯。这个科利卡斯是在厄立特利亚半島的最南端，离开俄斯約四十英里（参閱李維，xxxvii. 12，提奥斯的科利卡斯海峽）。

当地的开俄斯人会談。这些开俄斯人劝他們不要宣布他們的到来，直接航往开俄斯城。他們真的这样作，突然在开俄斯出現了。当民主党人在狼狽和恐慌状态中的时候，寡头党人已經安排議事会在那个时候开会。卡尔息底阿斯和亚西比得在議事会中发言，說还有許多船艦正在途中，但是沒有提到他們的艦队在斯佩里安被封鎖的事。于是接着在厄立特利亚人之后，开俄斯人又叛离雅典了。此事之后，他們派了三条船艦航往克雷佐門尼，使这个城市也暴动起来了。克雷佐門尼人馬上渡海到大陆上，把波利喜那設防，以便于必要时，有一个从他們所居的海島上向后撤退的地方。① 事实上，所有那些参加暴动的城市都忙于建筑要塞，准备战爭了。

第二章 暴动的扩大。雅典人的一些胜利

开俄斯叛变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雅典。雅典人認为他們現在确是在严重的危險中；他們的同盟国中最大的城市轉到斯巴达一边去了之后，其余的同盟国也会不安靜的。过去他們儲藏了一千他連特的現款，② 法律上規定，任何建議动用这笔款子的人，或将此种建議付諸表决的人都要处以重罰；在整个战爭中，他們尽力避免动用这笔款項；現在他們恐慌极了，所以馬上取消这条法律的規定。他們表决，贊成动用此款，以装备大量船艦。他們将馬上派遣戴奧提摩斯的儿子斯特罗姆比基德所指揮的八条船艦出去（这些

① 根据波桑尼阿斯(VII, iii. 9)的記載 克雷佐門尼人过去是因为害怕波斯人才迁居島上的。

② 参閱第123頁，在这次战爭的第一年中，伯里克利就把这笔款項撥出，只有敌艦威胁庇里犹斯时才能动用此款。

船艦原来是封鎖斯佩里安港的艦队的一部分，它們离开封鎖艦队去追逐卡尔息底阿斯所率領的船艦，因为沒有碰着敌艦而回国了）；不久之后，他們又派遣色雷西克利所指揮的十二条船艦去增援，这些船艦也是从封鎖艦队中調出来的。他們又从斯佩里安封鎖艦队中召回开俄斯的七条船艦，恢复船艦上奴隶的自由，把船艦上的自由民都监禁起来。他們馬上配备了十条新船艦的水手，派去代替那些被撤回的船艦，封鎖伯罗奔尼撒人。他們还計划再配备三十条船艦的水手。事实上，雅典人表現了很大的精力；为了解救开俄斯而作出的一切事情都是大規模的。

同时，斯特罗姆比基德带着他的八条船艦来到薩摩斯；在薩摩斯取得了一条船艦之后，航往提奥斯，他警告那个地方的居民，不要对雅典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卡尔息底阿斯也正带着二十三条船艦从开俄斯往提奥斯，同时有克雷佐門尼和厄立特利亚的陆軍沿着海岸进軍，以为声援。斯特罗姆比基德及时听到了这个消息后，他又从提奥斯航行出来；当他航入海中，看見了許多开俄斯船艦的时候，他向薩摩斯逃跑，敌艦从后追逐。起初提奥斯人不許陆軍进入他們的城市；但是雅典人逃跑后，他們允許这些陆軍进城了。当时，这些軍队沒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們等待卡尔息底阿斯从追逐中回来；但是，因为他很久沒有回来，他們就自己作主，拆毁雅典人在提奥斯城旁所建筑的面对大陆一边的要塞。在这項工作中有少数土著軍队参加，这些土著軍队是替薩斐尼的部下斯塔基斯带来的。

卡尔息底阿斯和亚西比得已經驅逐斯特罗姆比基德走进薩摩斯港中去了。于是他們武装伯罗奔尼撒船艦上的水手們，把这些水手們留在开俄斯，然后又在开俄斯招募桨手以代替原来的水手們；同时又配备了二十条船艦的海員。作了这些事之后，他們航往米利都，在那里策动了叛变。亚西比得和米利都的領导人物有友

好关系，他想在伯罗奔尼撒的船艦到达之前，使米利都轉到伯罗奔尼撒这一边来；这样，他可以利用开俄斯的軍队和卡尔息底阿斯的軍队，尽量組織許多城市的叛变，不但使开俄斯人、他自己和卡尔息底阿斯取得功劳，并且照他自己的諾言，[①] 使恩狄阿斯取得功劳，因为是恩狄阿斯派遣这个远征軍出来的。直到他們快要到米利都的时候，他們才被发現，他們比斯特罗姆比基德和色雷西克利先到一点时間（色雷西克利带着十二条船艦从雅典来，和斯特罗姆比基德的艦队联合一起来追逐敌艦），策动米利都的暴动。雅典人带着十九条船艦紧紧地追逐敌艦；因为米利都人拒絕雅典人入城，雅典人駐扎在米利都附近的拉德島上。米利都叛变后，替薩斐尼馬上和卡尔息底阿斯訂立波斯国王和斯巴达人間的第一次同盟条約。条約的內容如下：

"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和波斯国王及替薩斐尼，根据下列条款，訂立同盟条約：

"1. 現在国王所占領以及国王的祖先过去所占領的一切土地都应当归国王所有。

2. 关于雅典人过去从他們的城市所征收的金錢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国王、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应共同合作，阻止雅典人，使他們不能取得这些金錢以及其他一切东西。

3. 对雅典人的战爭应由国王、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者联合进行。非得双方——国王方面和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方面——的同意，不得終止对雅典人的战爭。

4. 凡叛变国王的人，斯巴达人和其同盟者都应当把他們当作敌人看待；凡叛变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的人，国王也同样地应当把他們当作敌人看待。"

---

① 参閱第574頁。

这是他們所訂的同盟条約。后来开俄斯人又馬上配备十条船艦的水手,駛往安尼亚[1],希望得到米利都船艦的消息,同时也想組織一些城市叛变。但是卡尔息底阿斯派遣一个使者到他們那里去,要他們回来,說阿摩基斯带一支軍队从大陆上来了。因此,他們航往宙斯神庙,遇見了戴奧密敦所率領的十六条船艦航来了(戴奧密敦从雅典启航,比色雷西克利还要迟些)。当开俄斯人看見雅典船艦来了的时候,他們馬上开始逃跑,一条船艦逃往以弗所,其余的船艦逃往提奧斯。雅典人俘虏了四条空船,船上的水手都設法逃到陆地上去了。其余的人逃入提奧斯城内。以后雅典人航往薩摩斯去了。开俄斯人带着剩下来的船艦,和他們的陆軍配合,首先使勒比都叛变,后来又使厄利[2] 叛变;以后他們的海軍和陆軍都回去了。

大約同时候,我們还記得,被雅典人用同样多的船艦所赶进斯佩里安港中,被封鎖起来了的那二十条伯罗奔尼撒船艦[3] 突然冲出,打敗了雅典人,俘虏了四条雅典船艦,航回森克里依去了,它們在那里准备再航往开俄斯和爱奧尼亚。海軍大将阿斯泰奧卡斯在这里和这些船艦在一起了;他是斯巴达派来的,現在受命負海軍最高指揮权的責任。

陆軍从提奧斯撤退后,替薩斐尼亲自率領一支軍队来到那里。他摧毁了提奧斯所剩下来的要塞,然后离开那里。他去后不久,戴奧密敦带了十条雅典船艦到了,他和提奧斯人訂了一个协定,提奧斯人应当允許雅典人进城,如他們允許敌人进城一样。后来他沿着海岸航行,到了厄利;他襲击这个地方沒有成功后,又航海回去了。

---

① 在对岸的大陆上。

② 提奧斯人的一个小鎮(斯特累波,第 350 頁)。

③ 参閱第 573 頁。

大約同一个时候，薩摩斯人民暴动，反抗統治阶級。这个暴动是和一些雅典人合作的，这些雅典人有三条船艦駐在那里。薩摩斯人民一共杀死了統治阶級中大約二百名最显著的人物，又放逐了四百人，沒收了他們的土地和房屋。暴动之后，雅典通过一个法令，允許他們独立，把他們当作現在很可靠的同盟者，他們取得了这个城市的政权。地主們完全被排斥于政权之外，不許他們和人民互通婚姻。

薩摩斯人暴动之后，同在一个夏季中，开俄斯人以自己的力量派遣十三条船艦往列斯堡；①他們和开始的时候②一样，表現得有很大的积极性，縱或沒有伯罗奔尼撒人的援助，他們也有足够的力量使这些城市叛变；同时，他們也希望尽量使許多城市分担他們自己的危險。同时，在那里的伯罗奔尼撒人和那个地区的同盟者所組織的陆軍，沿着海岸向克雷佐門尼和丘米进軍。陆軍由斯巴达的正規軍官攸阿拉斯領导。艦队由一个非正規軍官阶級的斯巴达人狄尼阿达指揮，首先駛往麦提姆那，使之叛变。他們留下四条船艦在那里之后，带着其余的船艦繼續前进，又使密提林叛变。

現在斯巴达海軍大将阿斯泰奥卡斯带着四条船艦，按照計划，从森克里伊駛出，到了开俄斯。他到了之后三天，戴奥密敦和利翁③所指揮的二十五条雅典船艦航往列斯堡去了。在同一天黃昏的时候，阿斯泰奥卡斯启航，带着一条开俄斯的船艦开往列斯堡，以便尽他的力量帮助列斯堡。他到了匹剌。次日他又从匹剌航往伊勒苏斯；在那里，他听得消息，說雅典人已毫无困难地占領了密提林。事实上，雅典出乎意外地航来，停泊在港內，打敗开俄斯人；

① “斯巴达的指令是其次开往列斯堡去，再从列斯堡开往赫勒斯滂去。”（参閱第572頁。）

② 参閱第578頁。

③ “利翁是后来带着十条船艦从雅典来增援的。”

登陆后，战败敌軍，夺取密提林城市。阿斯泰奥卡斯从伊勒苏斯人和逃回的开俄斯船艦（这些船艦是由攸布拉斯指揮，留在麦提姆那的[1]）那里得到这个消息；密提林失陷后，这些船艦即往外逃，其中有一条被雅典人俘虏，但是有三条在那里遇着了阿斯泰奥卡斯。阿斯泰奥卡斯原想航往密提林的，現在他不到密提林去，而在那里組織伊勒苏斯的叛变，武装那里的人民。于是他派遣厄特翁尼卡斯率領他的重装步兵由陆地上沿着海岸开往安替撒和麦提姆那去，而他本人带着他自己的船艦和那三条开俄斯船艦，沿着海岸航行，希望麦提姆那人看見他們的时候，会得到信心，繼續叛变。但是在列斯堡，一切都对他不利；因此，他使他的陆軍都上了船艦，航回开俄斯。在船艦上的这些陆軍原来是要被派往赫勒斯滂去的，現在都被遣回各城市了。此后，在森克里伊的六条伯罗奔尼撒同盟国的船艦駛出，和在开俄斯的軍队联合在一起了。雅典人恢复了列斯堡的原状后，从列斯堡往大陆上的波利喜那去；波利喜那是克雷佐門尼人建筑的要塞。雅典人攻下了这个地方，[2] 把居民迁回島上的克雷佐門尼城；只有那些发动这次暴动的人撤退到达夫那斯去了。这样，雅典人就恢复了克雷佐門尼。

同在这个夏季中，那些駐扎在拉德，以二十条船艦封鎖米利都的雅典人在米利都領土內的帕諾馬斯登陆；斯巴达将軍卡尔息底阿斯带着少数人出来抵抗他們，被雅典人杀死。三天之后，雅典人又渡海去，建立一个胜利紀念碑，但是米利都人把它推倒了，因为这个紀念碑不是在雅典人控制战場的时候树立的。

同时，利翁和戴奥密敦带着艦队从列斯堡来，在他們的船艦上和开俄斯人进行战爭。他們进軍的根据地是开俄斯附近的恩那薩群島，息都薩和特利安（这些是他們在厄立特利亚領土內所占領的

① 参閱第579頁。

② 参閱第575頁。

两个要塞)以及列斯堡本身。他們带着重装步兵在船艦上,这些重装步兵是从正規征兵册[4]中征来作水手的。他們在卡达密和菩利苏斯登陆,打敗了出来抵抗他們的开俄斯人,开俄斯人死伤慘重,邻近地区的乡村大遭破坏。第二次他們又敗开俄斯人于法尼,第三次又敗开俄斯人于琉康尼安。此后,开俄斯人不再出来战斗了。雅典人掠劫其乡村;这些乡村是很富裕的,自从波斯战爭以来,沒有受到过損害。眞的,除了斯巴达人以外,开俄斯人是我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个民族,能够在繁荣的时候有聪明的头脑,他們城邦的势力愈强盛,他們处理城邦事务的政策愈为安全着想。我們可以認为这次暴动是过分自信的一个例子;但是直到他們有許多善良的同盟者已經准备和他們共同冒險,直到他們看見西西里慘敗之后,就是雅典人自己也不否認他們是处于眞正絕望中的时候,开俄斯人才敢于叛变的。如果人事和人的寿命一样难于估計,因而他們犯了錯誤的話,那么,有許多人和他們一样,認为雅典很快就会崩潰了的;但是后来也开始知道,他們的估計是錯誤了。現在他們在海上被封鎖,在陆地上被掠劫,因此他們中間有些人想把开俄斯再轉到雅典一边来。开俄斯政府当局知道此事了,但是他們自己沒有采取任何行动。他們从厄立特利亚招引海軍大将阿斯泰奥卡斯带着他所指揮的四条船艦来;他們考慮到他們怎样才能够用最少的騷动,以交人質或其他的方法,来制止这个阴謀。

当开俄斯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在同一个夏季的末尾,雅典人派出一支軍队,包括一千名雅典重装步兵、一千五百名亚哥斯人(其中有五百名輕装步兵,但是雅典人給他們以重装軍备)和一千名同盟国的重装步兵。这支軍队乘着四十八条船艦,其中有些是运輸船,由福里尼卡斯、奥諾馬克利和賽倫尼德指揮。他們首先航

---

① 每个部落的师长有一个名册,每个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登記在上面。兵役年龄是十八岁至六十岁。

往薩摩斯，然后渡海到米利都，就在那里扎营。米利都人带着他們自己的八百名重装步兵、过去卡尔息底阿斯指揮的伯罗奔尼撒人和由替薩斐尼給付軍費的一些雇佣軍（替薩斐尼本人也带着他自己的騎兵在那里）出来，和雅典人及其同盟者交战。占着一翼的亚哥斯人向前冲去，其余的軍队落在后面，因为他們以为他們所对付的只有爱奥尼亚人，而爱奥尼亚人是不会抵抗他們进攻的。他們前进，毫无秩序，因而被米利都人打敗了，陣亡的将近三百人。在另一方面，雅典人首先打敗了伯罗奔尼撒人，然后击退土著軍队和大部分敌軍，但是沒有和米利都人交战，因为米利都人打垮了亚哥斯人之后，看見他們其余的軍队战敗了，就退回城內去了。所以雅典人再沒有遇到抵抗，就在城下停留下来了。[①] 雅典人树立一个胜利紀念碑之后，准备建筑一条封鎖城牆，包圍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在一个地峽上面的。他們認为，如果他們能够恢复米利都的話，那么，其余地方轉到他們一边来，就沒有什么困难了。

但是同时在黃昏的时候，他們得到消息，說有五十五条伯罗奔尼撒和西西里的船艦立刻就会到了，其中有二十二条船艦[②] 是来自西西里的，因为主要是赫摩克拉底劝西西里人来共同摧毀雅典所剩下来的势力。此时，伯罗奔尼撒装备的船艦也准备好了。这两个艦队都交給斯巴达人特利門尼，由他率領到海軍大将阿斯泰奥卡斯那里去。他們首先停泊在米利都对面的勒罗斯島[③] 附近，后来听說雅典人在米利都城下，他們从那里航往爱阿苏斯灣，想在那里看一看米利都所处的形势。他們从亚西比得那里听到了这次战敗的消息，亚西比得騎着馬跑往米利都領土內的泰丘薩，泰丘薩

① "在这次战爭中，双方的爱奥尼亚人都打敗了多利亚人：雅典人打敗了抵抗他們的伯罗奔尼撒人而米利都人打敗了亚哥斯人。"

② "其中有二十条是叙拉古的，两条是栖来那斯的。"

③ 勒罗斯島离米利都四十英里（参閱昭伊特譯本，第一卷，cxi. 頁）。——譯者

正是在当晚他們所停泊的海灣旁边。亚西比得本人也参加了这次战役，他是帮助米利都人和替薩斐尼作战的。他对他們的劝告是这样的：如果他們不願意丧失爱奥尼亚和整个战爭的話，他們就要尽快地去援救米利都，以免米利都被封鎖城牆所包圍了。因此，他們决定，一到黎明的时候，馬上就去援救米利都。

雅典的司令官福里尼卡斯从勒罗斯得到了敌艦的确实消息，虽然他的同僚們都贊成留在現在的地方，在海上决战；但是他說，他本人是不願意这样作的，同时，他一定要尽他自己的力量阻止他們或任何其他的人这样作。他还补充說，以后无論什么时候，如果他們虽然有机会作战，但是他确实知道敌人船艦的数目以及敌人可以利用来和他們作战的力量，并且敌人有充分准备，又趁着对于敌人有利的时机的話，他决不因为害怕人家說撤退是可耻的，而違反理智去冒險作战。雅典艦队在恰当的时机撤退，这种思想是沒有什么可耻的；被敌人打敗，使雅典不但蒙受耻辱，而且陷入危險之中，这才是在各方面可耻得多的。雅典遭遇了最近的慘敗之后，非迫不得已时，[①] 縱或它有一个眞正强大的軍队，它也完全不能采取攻势；当然，不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它自願地走入危險中，这是不可能有任何理由的。他要他們把受伤者、陆軍和他們所带来的軍需都运往船上，丢掉他們在敌国所取得的一切东西，以減輕船艦的載重，航往薩摩斯去；当他們所有的船艦一旦都集合在那里的时候，他們就馬上利用那个地方作为一个在适当时候进攻的根据地。这是他的看法。他这样說，也就这样作。他这个决定的聪明智慧在后来比在当时更清楚地为人所認識；不仅是这一次，而且在他所担任的每个其他职务上，福里尼卡斯都表現了他的聪明智慧。所以就在当天黄昏的时候，雅典人沒有取得他們胜利的果实，

① 就是沒有充分准备好的时候。

即从米利都撤退。亚哥斯人因战敗而憤怒，从薩摩斯启航回国了。

黎明的时候，伯罗奔尼撒人从泰丘薩出发，在雅典人撤退之后，进入米利都。他們在那里停留了一天；次日，他們带着原先在卡尔息底阿斯領导下、被雅典人赶入港中的那些开俄斯船艦[①]离开那里，去运載他們丢在泰丘薩岸上的軍需。当他們到达那里的时候，替薩斐尼带着他的軍队来了，劝他們航往爱阿苏斯；这个地方是他的敌人阿摩基斯占据的。所以他們突击爱阿苏斯，把它攻下来了，当地的居民絕对沒有想到这些船艦不是雅典人的。在这次軍事行动中，叙拉古人表現得最为出力。背叛波斯国王的阿摩基斯（匹苏斯尼的私生子）被伯罗奔尼撒人活捉住，交給替薩斐尼；如果他願意的話，也可以依照波斯国王的命令，[②]送給波斯国王。爱阿苏斯大遭掠劫，軍队在这里搶劫了許多东西，因为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很富裕的，他們接收了过去在阿摩基斯部下服务的雇佣軍，把这些雇佣軍都編入他們的軍队里面，沒有加以任何伤害，因为这些雇佣軍大多数都是来自伯罗奔尼撒的；他們把爱阿苏斯城和全部战俘（自由人和奴隶）都交給替薩斐尼，依照协定的价格，每个俘虏是一个大流克金币；[③]以后他們就回到米利都去了。斯巴达人派遣利翁的儿子佩达利都来指揮在开俄斯的軍队，他們設法使他带着过去阿摩基斯部下的雇佣軍，由陆地上达到厄立特利亚。他們任命腓力为米利都总督。夏季就这样完了。

---

① 参閱第577頁。

② 参閱第570頁。

③ 大流克是波斯金币的名称，因为最早是大流士大王鑄造的，故名。

第三章　爱奥尼亞附近的海軍战役。斯巴达特派委員取消和替薩斐尼所訂的条約。罗得斯的暴动

接着在冬季里，替薩斐尼注意在爱阿苏斯設置駐軍之后，就到了米利都，依照他在斯巴达所作的諾言，发給所有船艦上水手一个月的薪金，每人每天是一个亚狄迦德拉克瑪。他建議，以后每天只发三个欧布尔[①]了，直到他和波斯国王商量了的时候为止；但是，他說，如果国王願意的話，他一定发足一个德拉克瑪。叙拉古的司令官赫摩克拉底反对这个建議。[②] 后来达成一个协議，規定除每人每天发給三个欧布尔的薪金外，再加一笔等于五条船艦薪給的款項。替薩斐尼每月付給三十他連特，以为五十五条船艦的薪給；[③] 超过这个数目的其他船艦也照这个比例发給薪資。[④]

在同一个冬季里，在薩摩斯的雅典人已經跟雅典派遣查門那斯、斯特罗姆比基德和攸克特蒙带来的三十五条船艦联合在一起了，他們想把在开俄斯和其他地方的一切船艦都召集起来，分为两

---

① 希腊币制：六欧布尔等于一德拉克瑪，一百德拉克瑪等于一米那，六十米那等于一他連特。——譯者

② “关于薪金問題，特利門尼沒有作任何主張，因为他不是海軍大将，他不过是隨着艦队航行，把艦队带交給阿斯泰奥卡斯的。”

③ 这就是六十条船艦的薪給归五十五条船艦上的水手得。三十他連特（一百零八万欧布尔）是按每人每天三个欧布尔的标准发給六十条船艦的月薪（3欧布尔×30天×200人×60条船艦）。这笔錢是給五十五条船艦的，而不是給六十条船艦的。每人每天三欧布尔是按照六十条船艦計算而不是按五十五条船艦計算的。这笔款項由五十五条船艦上的水手們分攤。

④ 原先来的船艦是五十五条（第582頁），这些船艦的薪給已經商定为三十他連特。“其他船艦”是以后才来的，可能是开俄斯的船艦（第584頁）。

部分，由司令官們抽签分配：一部分船艦去封鎖米利都；另一部分船艦載着陆軍，去进攻开俄斯。这个計划实行了。抽签結果，斯特罗姆比基德、奥諾馬克利和攸克特蒙带着三十条船艦，并以运輸船載着那些曾到过米利都的一千名重装步兵中的一部分人，去进攻开俄斯；其余的司令官带着七十四条船艦留在薩摩斯，控制海上，利用他們的海軍势力进攻米利都。

我們还記得，阿斯泰奥卡斯在开俄斯，因为阴謀事件，①正在收集人質。当他听到特利門尼所率領的船艦已經到了，同盟国的形势有了好轉的时候，他停止收集人質，带着十条伯罗奔尼撒船艦②和十条开俄斯船艦航行出来。他进攻特利安无功之后，沿着海岸航行到克雷佐門尼，命令那里的亲雅典党人迁移到內地达夫那斯去参加伯罗奔尼撒人的軍队。同时，波斯国王在爱奥尼亚的官吏塔摩斯也頒发同样的命令。因为克雷佐門尼人不服从这个命令，阿斯泰奥卡斯就进攻他們的城市，这个城市是沒有城牆的；他进攻失败之后，就航行离开了那个地方。暴風雨把他自己吹到佛西亚和丘米，其余的船艦則停泊在克雷佐門尼附近的島屿旁——馬拉修薩、皮尔和德賴繆薩。因为風暴的关系，他們停留在那里八天，掠劫和消耗克雷佐門尼人在那里所貯藏的一切东西；把剩下来的东西装在船上，航往佛西亚和丘米，以与阿斯泰奥卡斯相联合。

当他在那里的时候，列斯堡的代表到了，他們想再发动一次暴动。③ 他們的論点說服了阿斯泰奥卡斯；但是科林斯人和其他同盟者，因为他們上次的失敗，不很贊成这个意見。因此，他就启航往开俄斯去。船艦遇着暴風雨，但是所有的船艦最后終于从各方

---

① 参閱第581頁。

② 就是他从厄立特利亚带来的四条船艦（第581頁）和从森克里伊开往开俄斯去的六条船艦（第580頁）。

③ 参閱第579頁。

直到达那里了。此后，佩达利都(在前面已經提到，[①]他是由陆地上从米利都沿着海岸来的)到了厄立特利亚，他带着他的軍队，从厄立特利亚渡海到开俄斯。他在开俄斯也有了过去卡尔息底阿斯带着的五条船艦所留在那里的大約五百人和他們的武器。[②]当有一些列斯堡人跑来，表示他們准备再暴动的时候，阿斯泰奥卡斯把这件事告訴佩达利都和开俄斯人，并且說，他們应当准备海上支援，促成列斯堡人的暴动；这样，不是他們可以多取得一些同盟者，就是，縱或他們失败，无論如何也可以使雅典人受到損害。但是他們不同意，佩达利都不肯把开俄斯的船艦交給他。

于是阿斯泰奥卡斯带着五条科林斯船艦，一条麦加拉船艦，一条赫迈俄尼船艦和他自己从斯巴达带来的船艦，[③]航往米利都，去就海軍大将的职位。他很明确地告訴开俄斯人，如果他們还需要他的援助的話，他决不給他們以任何援助。他停泊在厄立特利亚境內的科利卡斯附近，在那里过了一晚。带着陆軍从薩摩斯航海去进攻开俄斯人的雅典人也停泊在一个小山的那一边；这个小山把两支軍队隔开了，所以彼此沒有看見。但是晚上阿斯泰奥卡斯收到了佩达利都一封信，信中說，有些厄立特利亚的战俘被释放后从薩摩斯跑回来了，他們因为有将厄立特利亚出卖給雅典人的嫌疑，受了审判。因此，阿斯泰奥卡斯馬上就航回厄立特利亚，这样，才沒有遇着雅典人。佩达利都也渡海过来和他相見。他們审問这个叛逆的嫌疑案。后来发現，这完全是那些想从薩摩斯逃出来的人，所捏造出来的故事之后，他們就撤消对这些人的控訴，各自离开了那里：佩达利都回到开俄斯，阿斯泰奥卡斯繼續航往米利都去了。

同时，从科利卡斯繞道航来的雅典軍队在阿吉紐斯附近遇着

---

① 参閱第584頁。

② 参閱第576頁。

③ 計四条；参閱第579頁。

三条开俄斯战艦；他們看見敌艦时，馬上追逐。暴風雨来了，开俄斯的战艦設法駛入港內安全地带，但是离战綫最远的三条雅典战艦打烂了，被風吹到开俄斯城附近的海岸边，艦上的水手們不是被杀死，就是被俘虏了。其余的船艦达到密馬斯山下一个叫做腓尼卡斯的港口內，获得安全。后来他們从此地繼續航行，进入列斯堡港中，他們准备在那里建筑要塞。①

在同一个冬季里，斯巴达人希波克拉底带着由带阿哥拉斯的儿子多里阿斯和其他两个司令官指揮的十只条立爱船艦，一条斯巴达船艦和一条叙拉古船艦，从伯罗奔尼撒駛出。他到了奈达斯，这个地方已因替薩斐尼的煽动，发生了暴动。当米利都知道他們已經到了的时候，他們受到命令：把他們的一半船艦駐守奈达斯；把其余的船艦防守特利奥宾②附近的海面，捕拿从埃及航来而停泊在那里的船舶。雅典人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馬上从薩摩斯駛出，捕获了在特利奥宾守望的六条船艦，但是船艦上的水手都跑掉了。以后，他們駛往奈达斯，襲击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是沒有城牆的，几乎被攻下来了。第二天他們再进攻，但是这次損失很少，因为居民在晚上把防御工事作得更好了，同时又得到了从特利奥宾船艦上逃回的水手們的帮助。因此，雅典人撤退，破坏奈达斯人的乡村后，航回薩摩斯了。

大約在这个时候，阿斯泰奥卡斯来到駐扎在米利都的艦队里。伯罗奔尼撒人在他們的軍营里还有充分的給养。他們的薪給是充足的，士兵們还有从爱阿苏斯掠劫得来的巨款。米利都人也有了准备，願意支持战争。但是伯罗奔尼撒人还不滿意于卡尔息底阿斯和替薩斐尼所訂的第一次协定。他們認为从那个协定中，替薩

---

① 即特尔斐尼安要塞(第590頁)。

② “特利奥宾是奈达斯的一个地角，供祀阿波罗神的。”

斐尼得到了比他們更多的利益。因此，当特利門尼还在那里的时候，他們又訂了一个协定，其条款如下：

“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和国王大流士、他的儿子們以及替薩斐尼同意根据下列条件，訂立友好条約：

“1. 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者不得对現在屬于大流士国王的，或过去屬于他的父亲或祖父的国家和城市作战，或对这些地方有任何損害。

2. 斯巴达人或他們的同盟者不得向这些城市征收貢款。

3. 大流士国王或国王的任何臣民不得对斯巴达人或其同盟者作战，或对他們有任何損害。

4. 如果斯巴达人或其同盟者需要国王的帮助，或者，如果国王需要斯巴达人或其同盟者的帮助，可以采取双方协定的任何步驟进行之。

5. 双方联合对雅典人及其同盟者作战；訂立和約时，必須双方联合参加。

6. 因国王的請求而来到国王境內的軍队所需要的一切費用都应由国王給付。

7. 与国王訂立此項协定的国家之中，如有任何一国进攻国王的領土，則他国应当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办法制止这种进攻，以保护国王。

8. 如果在国王領土內或国王屬国境內有任何人进攻斯巴达人的国家或其同盟国，国王应当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办法制止这种进攻，以保护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

这个协定签訂之后，特利門尼就把艦队交給阿斯泰奥卡斯。

他自己乘着一条小船离开那里。在海上失踪了。[1]

現在雅典人已經带着他們的軍队从列斯堡渡海到开俄斯；因为他們控制了海面上和陆地上，所以他們开始在特尔斐尼安設防，这个地点从陆地上是最容易防守的。至于开俄斯人，他們因为以前許多战役的結果而提心吊胆，而且在他們自己中間意見还很不一致。現在因为爱溫的儿子泰底阿斯的党人被佩达利都以亲雅典的罪名处以死刑；城市中其余的人民被貴族政治强暴地压制了，人民彼此間互相猜疑，对政治冷淡。因此，他們認为他們自己或者佩达利都的雇佣軍都不足以抵抗雅典人。尽管这样，他們还是派人往米利都，請求阿斯泰奥卡斯援助他們。阿斯泰奥卡斯拒絕援助，于是佩达利都派人到斯巴达去控訴他的行为。

这就是雅典人在开俄斯的形势。同时，他們的艦队經常从薩摩斯駛出，进攻駐在米利都的敌艦。但是因为敌人不願出来和他們交战，他們又回到薩摩斯，沒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在同一个冬季中，在麦加拉人卡利斋都和塞西卡斯人提馬哥拉斯代表法那培薩斯跟斯巴达人进行协議后，斯巴达人替法那培薩斯[2]装配了的二十七条船艦下水了，大約在冬至的时候，启航往爱奥尼亚。这些船艦由一个軍官阶級的斯巴达人安替斯提尼指揮。和他在一起，斯巴达人又任命了其他十一个正規軍官作为阿斯泰奥卡斯的顧問，其中一个是阿塞息雷斯的儿子利卡斯。他們所受的命令是这样的：到了米利都后，他們应当共同負責，以最有效的方法处理那个地方的一般事务；如果他們認为恰当的話，他們可以派遣一支艦队，包括他們自己的船艦在內，或者更多的船艦，或者較少的船艦，往赫勒斯滂，到法那培薩斯那里去，以拉姆斐亚斯的儿子克利阿卡斯[3]为司令官(他是和他們一起航行的)；如果

① 无疑，他是在海上丧命了。参閱色諾芬：《希腊史》I. vi. 38。
② 参閱第571頁。
③ 参閱第572頁。

十一人都同意的話，他們可以罢免阿斯泰奥卡斯海軍大将的职务，而以安替斯提尼代之。这是因为佩达利都所寄去的信的結果，阿斯泰奥卡斯已經被当作一个可疑的人看待了。他們从馬里阿启航，横过公海；停泊在弥罗斯时，遇着十条雅典船艦，他們捕获了三条雅典空船，把它們焚毁了。此后，因为他們害怕这些从弥罗斯逃跑了的雅典船艦把他們到了的消息傳給薩摩斯的雅典人（事实上，这些船艦是这样作了），所以他們航往克里特去了；他們謹愼地延长了他們的航程之后，便駛入亚細亚的考諾斯港內。他們認为在这里是安全的，他們从这里派遣一个使者到駐扎在米利都的艦队那里去，請求派遣船艦来沿着海岸护送。

在这个时期中，虽然阿斯泰奥卡斯不願意援助开俄斯人，但是开俄斯人和佩达利都还是不断地派遣使者到他那里来。他們請求他带着他的全部艦队来援助他們（因为他們是在被圍中），不要讓爱奥尼亚同盟城市中一个最大的城市在海上被封鎖，在陆地上被劫掠和破坏。开俄斯有許多奴隶——事实上，除斯巴达之外，开俄斯的奴隶比任何其他城市的奴隶都多些；他們的人数旣多，他們犯錯誤的时候所受到的处罰也特别殘酷。現在当雅典的軍队似乎稳固地駐扎在島上要塞中的时候，大部分奴隶馬上逃出，走到雅典人这一边去了；因为他們对于这个地区很熟悉，这些人对于开俄斯人所作的禍害最多。因此，开俄斯人說，当他們还有抵抗雅典人的希望和可能的时候，当特尔斐尼安要塞还在建筑中，要塞工程尙未完成的时候，当敌人还在建筑一条更高的城牆，以保护他們的軍营和艦队的时候，阿斯泰奥卡斯应当来帮助他們。阿斯泰奥卡斯虽然在威胁开俄斯人[①]之后，沒有援助他們的意思，但是現在看見同盟国都希望他去援助，所以也准备去援助开俄斯人了。

同时从考諾斯傳来消息，說二十七条船艦和一些特派委員从

① 参閱第587頁。

斯巴达到了那里。为这样一个艦队供給护送队，使他自己方面更能控制海面，以及把这个来审問他自己的行为的斯巴达人安全地带到米利都——这些事情，在阿斯泰奥卡斯看来，似乎是比一切其他事情都重要些，所以他馬上放弃了往开俄斯去的想法，而航往考諾斯去了。在他沿着海岸航行的时候，他在麦罗比德-寇斯登陆。这个城市是沒有設防的；它在我們記忆中最大一次地震中垮下来了。他掠劫这个城市(居民都逃往山中)，蹂躪乡村，把一切东西都搶跑了，只放走了那些自由民。晚上，他从寇斯到了奈达斯，但是因为奈达斯人的忠告，他不得已，沒有讓他的水手們上岸，就直接去进攻查門那斯所指揮的二十条雅典船艦；查門那斯是駐扎在薩摩斯的一个雅典司令官，他正在守望着阿斯泰奥卡斯去迎接的那二十七条从伯罗奔尼撒开来的船艦的到来。在薩摩斯的雅典人从弥罗斯听到了他們正在途中的消息。查門那斯在塞米、加尔斯、罗得斯和呂西亚附近守望着他們，因为他听到他們已經到了考諾斯。

因此，阿斯泰奥卡斯在人家还不知道他到了的时候，航往塞米，希望在公海的什么地方捕获敌艦。因为下雨和不能看見的原故，他的船艦彼此失去联絡，在黑暗中秩序混乱了。黎明的时候，他的船艦已經分散；雅典人現在所能看見的只是他的左翼，而其余的船艦还正在各自环繞这个島赶上来。查門那斯和雅典人以为他們所看見的船艦就是他們守望着从考諾斯来的船艦，所以他們带着不到全軍二十条船艦一半的兵力向敌人进攻。开始战斗时，他們馬上击沉了三条敌艦，破坏了另外一些；在战斗中一般处于优势，直到后来他們看見敌人艦队的主力軍，以及发現他們自己完全被包圍了，才大吃一惊。于是他們开始逃跑，丧失了六条船艦以后，他們带着其余的船艦逃往推特魯薩島，又从那里逃往哈利加納苏。此次战役之后，伯罗奔尼撒人进入奈达斯港口；在那里，他們和从考諾斯航来的二十七条船艦联合在一起了。于是他們带着全部艦

队航出，在塞米建立一个胜利紀念碑后，又回到奈达斯停泊了。

当雅典人听到了这次海战的时候，他們带着他們所有的船艦从薩摩斯航出，駛往塞米。他們沒有向奈达斯的艦队挑战；奈达斯的艦队也沒有向他們挑战。于是他們收拾了他們丢在塞米的海軍船具，到了大陆上的洛利密，然后駛回薩摩斯。

現在伯罗奔尼撒人所有的船艦都集合在奈达斯了。他們进行了一些必要的修补工作。于是十一个斯巴达特派委員和替薩斐尼間的談判开始了；替薩斐尼是到此地来会見这些斯巴达的特派委員的。他們討論了以前的协定中他們所認为不滿意的地方，討論了将来怎样最有效地、对双方最有利地进行战爭的政策問題。利卡斯对于現状的看法特别严重；他說，两次条約（卡尔息底阿斯訂立的和特利門尼訂立的）都不能发生效力的；如果波斯国王現在可以要求他和他的祖先在过去所占有的一切土地的話，这是极其荒謬的；因为那样，就必須把一切島屿、帖撒利、罗克里斯，直到彼奥提亚的一切地方都回复到被奴役的地位，这就意味着斯巴达对希腊人的貢献，不是解放，而是波斯的統治。因此，他建議另訂一个比較妥善的条約；現在的条約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們不願在这样的条件下，接受他的薪給。替薩斐尼因此大怒，憤憤地离开了那个地方，任何事情都沒有获得解决。

罗得斯有一些領导人跑来，請求伯罗奔尼撒人的干涉，現在伯罗奔尼撒人决定航行到那里去，希望把一个极为重要的島屿拉到他們一边来，一則因为它有很多以航海为业的居民，二則因为它有陆軍；他們也認为他們能够从他們自己的同盟国中得到資源，以供給艦队的費用，不必要求替薩斐尼的金錢。所以他們馬上在这个冬季里从奈达斯启航，首先带着九十四条船艦駛入罗得斯領土內的卡密拉斯港中。居民大众，因为完全不知道这次商談，大为惊慌，都逃跑了，特别是因为这个城市是沒有設防的。但是后来，斯

巴达人和林达斯以及爱阿利苏斯两个城市的人民在一起开了一个会議，說服了罗得斯人叛离雅典。所以罗得斯轉向伯罗奔尼撒人一边了。

約在此时，雅典人已經听到这些事情正在进行的时候，馬上带着他們的艦队，从薩摩斯航往罗得斯，想比伯罗奔尼撒人先到达那里。他們在海上已經能够看見罗得斯島了，但是因为他們迟到了一点，所以他們暫时航往加尔斯，后来又从加尔斯回到薩摩斯去了，后来他們从加尔斯和寇斯的根据地，对罗得斯进行战爭。伯罗奔尼撒人在罗得斯筹款三十二他連特。以后八十天中，他們沒有其他活动，他們把他們的船艦拖到岸边。

第四章　亞西比得和雅典人以及和替薩斐尼的阴謀。战爭第二十年的終結

这个时候，甚至还早一点，在伯罗奔尼撒人进軍罗得斯以前，下面的阴謀正在进行中。卡尔息底阿斯陣亡和米利都战役之后，伯罗奔尼撒人覚得亚西比得可疑，他們写信給阿斯泰奥卡斯，要他把亚西比得处死。亚西比得是阿基斯私人的敌人，一般人都認为他是不可靠的。亚西比得在惊慌中，首先跑往替薩斐尼那里；于是他利用他对替薩斐尼的影响，尽力破坏伯罗奔尼撒人的事业。在一切事务方面，他是替薩斐尼的顧問，就是他把軍队的薪給从一个亚狄迦德拉克瑪一天① 減为三欧布尔一天，甚至于这三欧布尔也不是按期給付的。他告訴替薩斐尼对伯罗奔尼撒人說，雅典人在海軍方面比他們更有长久的經驗，他們給自己士兵的薪金也只有

① 参閱第585頁。

三欧布尔一天，这不是因为貧穷的原故，而是防止水手們因为太富裕而腐化了，防止他們浪費金錢以为不正当的娛乐而損坏他們的身体；雅典人也是不按期发給薪金的，扣留他們的欠款以为保証，而防止水手們逃亡。他又劝替薩斐尼賄賂各国（除叙拉古以外）三列桨战艦的艦长們和司令官們，以便和他們訂立协議。这些司令官們中間，只有赫摩克拉底一个人是代表全体同盟軍反对亚西比得的。至于那些来請求金錢的城市，他遣回他們，以替薩斐尼的名义婉言拒絕他們的請求，他說：以开俄斯人而論，他們是希腊最富裕的人；当他們利用外国軍队以保全自己的时候，他們建議不但要别人冒生命的危險，而且要别人提供金錢来解放他們，这只是他們厚顏而已；至于其他城市，他說，在它們暴动之前，它們必須給付雅典很多的金錢；如果現在为着保卫它們自己，而不願意貢献同样多，或者甚至更多的金錢的話，它們完全是錯誤的。他又指出来，現在替薩斐尼以他私人的經費进行战爭，因此，他要节約，这完全是合理的；但是国王一旦把款項送下来給他的时候，他一定馬上付全薪，一定給予城市以一切的援助。

亚西比得又劝替薩斐尼不要結束战爭太快了，不要同意把他正在装备的腓尼基艦队带来参加战爭，不要再給付希腊人以薪金；因为这样做的結果，将使陆地上和海上的势力都归到一个强国手里，最好是讓双方各有其势力范圍，因此，如果波斯国王和一方发生糾紛时，他总是可以招請另一方来反对它。反过来說，如果一个国家同时获得了陆地上和海上的控制权的話，波斯国王将不知道到那里寻找同盟者来帮助他推翻这个国家的霸权，除非他准备最后自己出来，花費更多的經費，冒着很大的危險，作战到底。讓希腊人彼此互相摧殘，而国王只負担一部分的經費，不会冒着任何危險，这样是比較合算的。亚西比得又說，他認为共享权力时，雅典人是比較好的，因为雅典人沒有在陆地上建立帝国的野心；他們

在战爭中的政策和行动是最合于波斯国王的利益的，因为和雅典人訂立同盟的基础是为雅典人征服海上而为波斯国王征服住在波斯国王領土內的希腊人；从另一方面看来，斯巴达人自称为解放者，他們把希腊人从他們的希腊人同胞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之后，他們不会不把希腊人也从异族人的統治下解放出来的，除非波斯国王首先把他們除掉。因此，亚西比得劝他首先使双方疲憊，然后，尽量削弱雅典的势力之后，馬上把伯罗奔尼撒人逐出国外。替薩斐尼大体上贊成这个政策；至少，从他的行动上看来，他似乎是依照这个政策做的。因为亚西比得在这些問題上給他出了一些这样好的主意，他很相信亚西比得。他刻薄地給予伯罗奔尼撒人的軍餉，反对他們在海上作战；他假意說，腓尼基的船艦就会到了，到那时候，他們的战爭可以完全处于优势。这样，他給予伯罗奔尼撒人以很大的損害，引起伯罗奔尼撒海軍的士气和效力更为朽蝕，伯罗奔尼撒海軍的士气和效力以前已經是很坏了的。总之，他很明显地表示不願意在战爭中帮助他們了。

当亚西比得和替薩斐尼以及波斯国王在一块的时候，他向他們献出这个計划来，不仅是因为他認为这是他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計謀，并且替他自己的国家召他回去謀一条出路。他知道，如果他沒有毁灭他自己的国家的話，总有一天他可以說服雅典人把他从放逐中召回去的；他認为他可以說服雅典人的最好的机会就是使雅典人看見他和替薩斐尼有友好的关系。后来，事实也确是这样的。当駐扎在薩摩斯的雅典軍队知道他有左右替薩斐尼的势力的时候，他們采取行动了，主要是由他們自己发动的，但是一部分也是由于亚西比得写信給軍队中主要人物的原故；在信中他請求他們把他的意思告訴軍队中最好的人：假若有一个貴族政治代替那个放逐他的腐敗民主政治的話，他准备回国，和他的同胞在一起，尽自己一分責任，使替薩斐尼成为他們的朋友。这样，在薩摩斯的

雅典船艦的艦长們和軍队中的主要人物就开始作推翻民主政治的工作了。

这个阴謀首先发生于駐扎在薩摩斯的軍队里，后来从薩摩斯傳到了雅典。各种人从薩摩斯渡海去和亚西比得会談；亚西比得表示，只要沒有民主政治，他首先可以获得替薩斐尼的友誼，后来可以获得波斯国王的友誼；廢除民主政治，将使波斯国王更加相信他們。雅典最有势力的阶級的成員，因为他們受战爭的痛苦最深，开始抱着很大的希望，想自己夺取政权，以便胜利結束战爭。当他們回到薩摩斯的时候，他們找着一些适当的人，組織自己的党派，并且公开地对軍队中的士兵說，如果召回亚西比得，廢除民主政治的話，波斯国王将为他們的朋友，供給他們金錢。这些阴謀使軍营中的輿論騷动了一个时候，但是因为有得到波斯国王薪給的可喜消息，他們也就安靜下来了。

寡头派阴謀者把他們的主張向全部軍队宣布后，他們自己和他們大部分同謀者又举行会議，重新考慮亚比西得的建議。一般的意見都認为他們可以相信他的計划；这些計划能够很容易实現；但是福里尼卡斯（他現在还是将軍）完全不贊成。他相信（这完全是正确的），对于亚西比得說来，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完全是一样的，他所眞正要求的只是改变現行的宪法，使他的朋友們可以召他回到雅典来；而对于雅典人自己說来，唯一应当防范的事正是內部的革命。至于波斯国王，現在伯罗奔尼撒人控制着他帝国內的重要城市，在海上是雅典的劲敌；当波斯国王有机会和伯罗奔尼撒人友好的时候，他不会或者不容易和雅典人联合，以造成自己的困难，因为雅典人是他所不信任的，而伯罗奔尼撒人在过去沒有損害过他。至于雅典同盟諸国（无疑地会允許它們有寡头政治，因为雅典的民主政治已被推翻了），福里尼卡斯說，他确信，这样旣不会使那些現在已經叛变了的城市再回到雅典的怀抱里来，也不会使

它們更为忠誠，因为他們宁願在自己无論什么政体之下得到自由，而不願在一个寡头政治或民主政治統治之下作奴隶的；并且他們沒有理由可以認为在所謂上层阶級統治下会比在民主政治統治下好些，因为当貴族政治作恶的时候，这种行为是上层阶級所发动，所执行，所从中获得利益的。这些阶級执政的时候，可以粗暴地处平民以死刑，而不要經过审判；而民主政治使平民获得安全，使上层阶級安守本分。他說，他确信这是这些城市从它們自己的經驗中所得到的教訓，这是它們所想的。因此，在他自己方面，他完全反对亚西比得的主張和这时正在进行中的阴謀。

但是出席这个会議的寡头党人并沒有改变他們的主張。他們采納了向他們提出来的計划，准备派遣皮山大和其他的人作他們的代表往雅典去，他們在那里协商召回亚西比得和取消民主政治，以便使替薩斐尼成为雅典人的朋友。

現在福里尼卡斯知道他們将向雅典建議，召回亚西比得，而雅典人将同意这样做了。因为他在会議中发言反对此事，他恐怕亚西比得眞的回到雅典的时候会报复他，因为他曾經阻止此事。因此，他采取了下面的計划：他秘密地派一个使者往斯巴达海軍大将阿斯泰奥卡斯那里去（他現在还在米利都附近），告訴他說，亚西比得出卖了斯巴达人，使替薩斐尼成为雅典人的朋友了。他在信中泄漏了阴謀中其他的事情，同时对于他自己因为反对他的私敌，甚至牺牲了国家的利益，請求諒解。[①] 但是阿斯泰奥卡斯从来沒有采取行动来反对亚西比得的意思；事实上亚西比得也不和过去一样常常到他那里去了。他反而从海岸边跑到馬格尼西亚去見亚西比得和替薩斐尼，把薩摩斯来信的內容告訴他們，他自己变为一个告密者。据說，他已为替薩斐尼的金錢所收买，他把这个阴謀以及

① 参閱第489頁，亚西比得也利用了类似的借口。

其他的事情都告訴替薩斐尼;对于不发給全薪的問題,他的交涉軟弱无力,也是这个原因。

亚西比得馬上写信給薩摩斯当局,控告福里尼卡斯,說出他所做的事来,請求把他处死。現在福里尼卡斯很为不安,他知道对他告密的結果使他很危險了。他又写信給阿斯泰奥卡斯,对于他沒有保守第一封信的秘密表示抗議;又說,他現在准备給阿斯泰奥卡斯一个机会,可以毁灭駐扎在薩摩斯的全部雅典軍队;他在信中詳細指示阿斯泰奥卡斯应当怎样做,因为薩摩斯是沒有設防的;他說,既然因为他們的原故,他的生命处于危險之中,他做这件事以及其他任何事,以免为他最大的敌人所消灭,任何人也不能責备他的。

阿斯泰奥卡斯把这个消息又告訴了亚西比得,但是有人及时告訴福里尼卡斯,說阿斯泰奥卡斯泄漏了他的秘密,預料到亚西比得馬上就有信来談到此事的。因此,他事先得到这个消息,他告訴軍队里的人說,因为薩摩斯事实上沒有設防,全部艦队沒有停泊在港中,敌人将襲击軍营了;他說,他对于这个消息确有把握,他們应当在薩摩斯尽快地設防,大家都提高警惕。因为他本人是将軍,他有权力使这一切都作到。因此,雅典人开始建筑要塞;薩摩斯迟早是要設防的,但是因为此事,它設防更加快些。不久之后,亚西比得的信来了,說福里尼卡斯把軍队出卖,敌人将来进攻了。但是人家認为亚西比得的証据是不可信的;他参加了敌人的阴謀,由于私仇的关系,他想把福里尼卡斯也牵入阴謀中。因此,他的信并沒有給福里尼卡斯以任何損害,只是証实了他事先所已經說过了的話。

此事以后,亚西比得繼續劝替薩斐尼作雅典人的朋友。替薩斐尼本人害怕伯罗奔尼撒人,因为在亚細亚伯罗奔尼撒人的船艦多于雅典人的;但是如果他有办法的話,他也想轉到雅典人方面来,特别是因为他知道,伯罗奔尼撒人在奈达斯表示不同意特利門

尼条約。[1] 关于这个問題，亚西比得早已說过的論点——即伯罗奔尼撒人将解放所有的城市——被証实是正确的，因为利卡斯說，任何允許波斯国王統治过去他自己或他的祖先所統治过的一切地方的协定是不能容忍的。这个問題是很重大的，因此亚西比得經常和替薩斐尼联系，尽一切力量想把他說服过来。

現在在薩摩斯的雅典人所派遣的皮山大和其他代表們到了雅典，对人民說了話，把他們的計划大概說明了，并且特別指出，如果他們召回亚西比得，改变宪法的話，他們可以把波斯国王变为他們的同盟者，在反对伯罗奔尼撒人的战爭中取得胜利。許多人反对变更民主政治；亚西比得的敌人們听到要破坏法律，使他从放逐中回来的时候，大声叫喊。攸摩尔匹底[2]和塞利西斯[3]两个僧侶家族代表神秘祭祀提出抗議——亚西比得正是为此而被放逐的——以神的名义，不許他回国。在四面受人反对和唾罵之中，皮山大跑向前来，一个一个分別地拉着向那些反对他的人，問他下面一个問題："伯罗奔尼撒人已經有了和我們一样多的船艦在海上作战，他們有更多的城市作他們的同盟者，波斯国王和替薩斐尼以金錢供給他們，而我們的金錢都用完了。如果不是有人能够說服波斯国王轉到我們这一边来的話，你有希望挽救雅典于危亡嗎？"当他們回答說他們沒有希望的时候，于是他坦白地对他們說："好，如果我們沒有一个比較完整的政体，把政权交給比較少数人的手里，使波斯国王相信我們，那么，我們的国家是不能挽救的。目前我們应当考慮的是我們的生存問題，而不是我們政制的形式的問題。（如

① "关于这个条約的爭执早已发生了（参閱第593頁），因为这时候，伯罗奔尼撒人是在罗得斯的。"

② 埃琉西斯神秘祭祀的祭司和瀆神罪的解釋者都是出自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的始祖是攸摩尔巴斯。——譯者）

③ 塞利西斯族的始祖是攸摩尔巴斯的儿子伊利克斯，所以两个家族是相联系的。——譯者

果我們不喜欢它的話，以后我們还是可以常常变动的。）我們必須召回亚西比得，因为現在活着的人中間，只有他一个人是能够替我們做到这件事情的。”

起初，人民对于要建立寡头政治的主張是沒有好感的；但是当皮山大很清楚地說明，再沒有别条出路的时候，他們的恐惧（和他們将来可以再改变政制的期望）使他們讓步了。他們表决，贊成皮山大和其他十个人航海去和替薩斐尼以及亚西比得訂立他們認为最好的协議。同时，因为皮山大反对福里尼卡斯，雅典人免除了福里尼卡斯和他的同僚賽倫尼德的軍事职务，而派遣戴奥密敦和利翁去代替他們指揮艦队。皮山大說福里尼卡斯出卖了爱阿苏斯和阿摩基斯，以破坏福里尼卡斯的声誉；他这样做，因为他認为現在和亚西比得交涉，福里尼卡斯是不恰当的。皮山大又和雅典現有的党派联系，承認在法律訴訟上和选举官吏上，彼此互相帮助。他劝他們联合一致，实行共同的政策，以廢除民主政治。他作了其他一切形势所需要的安排之后，于是和其他十个人一路出发，航往替薩斐尼那里去了。

在同一个冬季中，利翁和戴奥密敦（他們此时早已和雅典的艦队在一起了）进攻罗得斯。他們发現伯罗奔尼撒人的船艦已經拖往岸边；但是他們登陆，把出来抵抗他們的罗得斯人打敗了之后，回到加尔斯。現在他們利用加尔斯作为軍事基地，而不用寇斯，因为，如果伯罗奔尼撒人的艦队有任何行动的話，他們在加尔斯看得更清楚些。

有一个拉哥尼亚人謝諾芬底現在从开俄斯佩达利都那里到罗得斯来，告訴罗得斯人說，雅典人所建筑的要塞現在已經完成了，[1] 如果在罗得斯的伯罗奔尼撒人不以全部艦队来援助开俄斯

---

① 参閱第590、591頁。

人的話，开俄斯的命运是决定了。伯罗奔尼撒人决定去援助他們；但是佩达利都本人带着他自己的雇佣軍队①和全部开俄斯軍队进攻保护雅典船艦的要塞，占領了要塞的一部分，并且获得了一些拖到岸边来了的船艦。雅典人反抗，首先击潰了开俄斯人，其次打敗其余佩达利都的軍队。佩达利都本人也和許多开俄斯人一样，被杀死了。大量武器被雅典人卤获。

此后，开俄斯人在陆地上和海上比以前更紧地被包圍了，城內飢荒严重。

現在雅典的代表們和皮山大到了替薩斐尼那里，开始談判，想达成他們到此地来訂立的协定。但是亚西比得还不十分确实知道替薩斐尼对他的态度，因为替薩斐尼虽然害怕伯罗奔尼撒人比害怕雅典人还厉害些，但是他还是依照亚西比得自己的献計，想要使双方疲憊。因此，亚西比得用下面的計策解除这个困难：即使替薩斐尼对雅典人提出过分的要求，因而使协定不能成立。照我看来，替薩斐尼也不希望协定成功，虽然在他的方面是因为恐惧的原故，而在亚西比得方面，一旦他知道替薩斐尼无論如何不会訂立协定的时候，他要使雅典人認为不是因为他不能把替薩斐尼拉攏过来，而是替薩斐尼已經被拉攏过来，願意和雅典人联合在一起之后，雅典人的讓步不够，所以协議未成。亚西比得当着替薩斐尼的面，为替薩斐尼說話，他提出許多很大的要求来，使雅典的代表們，縱或經过长久的时候，承認了对他們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但是最后还是要負担談判决裂的責任。他首先为替薩斐尼要求整个爱奧尼亚；其次，要求海岸附近的島屿和其他地方的割讓。对于这一切，雅典人都不反对；最后，在第三次会議的时候，亚西比得害怕雅典人眞的发現他的权力多么渺小，所以他要求波斯国王可以建造船艦，随

① 参閱第584、590頁。

意带着无論多少船艦，沿着他自己的海岸的任何地方航行。这一点是雅典人所不能再讓步的。他們看到繼續談判，毫无結果；因为他們認为受了亚西比得的欺騙，憤而离开那里，回到薩摩斯去了。

紧接着此事之后，在同一个冬季中，替薩斐尼沿着海岸航往考諾斯。他想使伯罗奔尼撒人的艦队再回到米利都来，想根据他所能安排的最好条件，再和他們訂立条約，供給他們以金錢，使他自己不致和他們处于公开敌对的地位。他害怕，如果他們許多船艦缺少薪給的話，他們不是会被迫和雅典人作战而失敗，就会沒有水手配备他們的船艦，而雅典人不需要他的帮助，就达到了他們的目的。他还害怕伯罗奔尼撒人会破坏大陆，以求給养。他根据使希腊两个势力平衡、互相对抗的政策，考虑了这一切之后，他派人去請伯罗奔尼撒人来，給予他們金錢，和他們訂立第三次条約，条約的內容如下：

"大流士統治的第十三年，斯巴达亚历西匹达监察官任期內，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和替薩斐尼、亥厄拉門尼以及法那西斯的儿子們在米安得平原訂立一个有关国王和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的利益的条約。

"1. 国王在亚細亚的領土是国王所有的；他对于自己的国家，可以随意采取任何措施

2. 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者不得怀着敌意，反对国王的国家；国王也不得怀着敌意，反对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者。

3. 如果斯巴达人或其同盟者中間有任何人进攻国王的国家，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应当加以制止；如果国王的国家中有任何人进攻斯巴达或其同盟国，国王也应当加以制止。

4. 替薩斐尼应当依照本协議的規定，供給現在在此地的船艦的軍餉，直到国王的船艦到达的时候为止。国王的船艦到达之

后，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如果願意的話，可以負担他們自己船艦的薪給；但是，如果他們願意从替薩斐尼手中取得他們的薪給的話，替薩斐尼应当供給他們的薪給，他們所收到的金錢，斯巴达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应当在战爭結束之时，归还替薩斐尼。

5. 国王的船艦到达之后，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的艦队应当和国王的艦队合作，依照替薩斐尼和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所認为最好的方法进行战爭。

6. 如果他們想和雅典人訂立和約，在訂立和約时，双方各有发言权。"

这是这次条約的內容。訂立条約之后，替薩斐尼准备依照条約的規定，把腓尼基艦队带来，以履行他的諾言。他的目的是想裝作他无論如何是在开始履行他的諾言了。

这个冬季差不多要完了的时候，彼奥提亚人利用內应的方法，攻陷俄罗巴斯，俄罗巴斯原是雅典駐軍所占領的。那些和彼奥提亚人私通的人是一些耶利多里人和俄罗巴斯人。他們也正在阴謀发动优卑亚的叛变。[①] 現在耶利多里人既占領了俄罗巴斯，他們跑到罗得斯去，請求伯罗奔尼撒人干涉优卑亚的事。但是伯罗奔尼撒人想去解救开俄斯人的痛苦，他們領导他們的全部艦队离开罗得斯，航往开俄斯去了。在特利奧宾附近，他們看見雅典的艦队从加尔斯駛出。[②] 两个艦队彼此沒有互相进攻，雅典艦队駛回薩摩斯，而伯罗奔尼撒艦队駛回米利都。伯罗奔尼撒人現在知道，非在海上作战，他們不可能营救开俄斯了。

这个冬季就这样終結，修昔底德所記載的战爭的第二十年也

① "俄罗巴斯正和耶利多里相对，只要俄罗巴斯在雅典人手中一天，它对于耶利多里和优卑亚其他地方，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② 参閱第601頁。

就此終結了。

第五章　雅典的寡头政变。薩摩斯軍队中民主派的反响

下个夏季剛开始的时候，[1] 斯巴达派遣一个軍官阶級的斯巴达人得西利达带着少数軍队由陆地上往赫勒斯滂，想引起米利都的殖民地阿卑多斯暴动。同时，开俄斯人，当阿斯泰奥卡斯沒有方法来援救他們的时候，为圍攻所迫，不得不在海上作战。当阿斯泰奥卡斯还在罗得斯的时候，他們已經从米利都得到一个名叫利翁的斯巴达正規軍官，在佩达利都死后，作他們的司令官；利翁和安替斯提尼一起駛出来。他現在带着过去防守米利都的十二条船艦——五条条立爱的，四条叙拉古的，一条安尼亚的，一条米利都的，一条利翁自己的。于是开俄斯人的全部軍队都出动了，占据了一个很好的地势；同时，他們把自己的三十六条船艦駛出，进攻雅典的三十二条船艦。經过激烈的海战之后，开俄斯人和他們的同盟者虽然頗处于优势，但是他們退入城中，因为天色已晚了。

正在这个战役之后，得西利达完成了他从米利都沿着海岸由陆地上的进軍。赫勒斯滂的阿卑多斯叛变，和得西利达以及法那培薩斯联合起来了；两天之后，拉姆普薩卡斯也跟着叛变了。当斯特罗姆比基德听到了这个消息时，他急忙从开俄斯启程，去营救这两个地方，他带着二十四条船艦，包括一些运載重装步兵的运輸船在內。拉姆普薩卡斯人出来抵抗他，但是他打敗了拉姆普薩卡斯人，一下就占据了拉姆普薩卡斯，因为那里是沒有設防的。他在那

---

[1] 公元前411年3月。

里把奴隶和财产当作战利品，恢复了自由民的家园，然后往阿卑多斯去。但是阿卑多斯的居民不肯屈服，他进攻又未成功；所以他渡过海峡，航到塞斯都斯（这个城市在刻索尼苏斯半島上，曾經一度被波斯人占領过的），把这个地方作为保卫整个赫勒斯滂的根据地。

这时候，开俄斯人控制了較大的海面；当阿斯泰奥卡斯和伯罗奔尼撒人听到了这次海战，以及斯特罗姆比基德带着他的船艦离开了那里的消息，他們获得了信心。阿斯泰奥卡斯带着两条船艦，沿着海岸航行到开俄斯，把那里的船艦聚集在一起，于是带着他的全部艦队向薩摩斯推进。因为雅典人彼此互相怀疑，他們沒有出来和他作战，所以他又回到米利都去了。

雅典人采取这种态度，因为大約在这个时候，或者甚至更早一点，雅典的民主政治已被推翻了。皮山大和其他代表們从替薩斐尼那里回到薩摩斯之后，他們更加巩固了他們在軍队里的势力，他們联絡薩摩斯的上层阶級，想使他們参加建立寡头政治的工作，虽然那时候薩摩斯人剛剛經过了一个反对貴族政治的革命。同时，在薩摩斯的雅典人自己商量，他們决定：关于亚西比得，他們不去管他，因为他是不願意和他們联合在一起的（他也似乎不是那种参加寡头政治的人）；同时，他們要把这些事情亲自負担起来，因为他們已經妥协了，他們要注意繼續进行他們的运动；同时，他們要繼續和敌人作战；他們自願地从他們私人的产业中貢献出金錢以及其他一切需要的东西，因为他們現在所作的困难工作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①

用这种論点互相鼓励之后，他們馬上派遣皮山大和一半代表們往雅典去进行工作，同时命令他們在沿途所經过的屬国中建立

① 参閱第496頁。

寡头政治。其余一半代表們被派遣分往其他屬国。当时，第依特累斐在开俄斯附近，被任为色雷斯地区的司令官，他也被派往那里去就职。当他到达塔索斯的时候，他就推翻了那里的民主政治。他离开那里不到两个月，塔索斯人开始在他們的城市里設防，因为他們認为：当他們天天盼望从斯巴达人手中得到他們的自由的时候，使他們和雅典联系的寡头政治已經不能够再給予他們以任何利益了。有些过去被雅典人放逐的人，現在和伯罗奔尼撒人在一起，他們和他們在城內的朋友們合作，尽力使伯罗奔尼撒人派遣艦队来，引起这个島屿叛变。这些人看見事物的发展正如他們所期望的：他們沒有冒任何危險而把政府改变了，压迫他們的民主政治被廢除了。所以，对于塔索斯，雅典寡头党人所采取的措施达到了和他們的主观企图相反的效果；照我看来，在許多其他屬国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些城市一旦有了权力比較集中的政府，人們的行动不怕受别人斥責的时候，他們馬上就走向絕对自由的道路上，一点也不受雅典人作为"改革"提出来的空想的誘惑了。

皮山大和其他代表們，依照他們所决定的計划，沿途廢除各城市的民主政治。在有些地方，他們征召重装步兵，加入到他們的軍队里；他們这样到了雅典。他們发現，在雅典方面，大部分工作已經为他們的同党人作好了。有些比較年輕的人自己組織一个团体，暗杀了一个名叫安得洛克利的人，因为他是民主党的主要領导人之一；同时，亚西比得之被放逐，主要是由他負責的。[1] 因此，他們暗杀了他，有两个原因：一則因为他是一个民众領袖；一則因为他們認为，他們杀了他，可以討好亚西比得，他們以为亚西比得将从放逐中回来，会使替薩斐尼成为他們的朋友的。还有其他一些

① 参閱第486頁。根据普魯塔克：《亚西比得傳》，19，安得洛克利是一个群众煽动家，他提供了奴隶和异邦人作証，以証明亚西比得是犯了破坏赫尔密石像和汚秽神秘祭的（第443頁）。参閱安多西德：《神秘祭論》。

他們認为討厌的人，他們也秘密地除掉了。他們公开地提出一个政綱，要求除在軍队服务的人以外，一律不支薪金，参加政权的人只以五千人为限，这些人应当是在資格上和財产上最能为国家服务的人。这些只是向民众宣傳的口号，因为将来获得城邦政权的就是这些发动政变的人。

尽管民众会議和依照抽签方法选举出来的議事会① 还是継續开会，但是沒有經过寡头党批准的事情，他們不能議决；事实上，在会議中发言的都是寡头党的人，他們所要說的也是事先由寡头党考虑好了的。人民看見他們就怕了，沒有人敢說反对他們的話。如果有人眞的敢說反对他們的話，他們就馬上用适当的方法把他杀死，沒有人去追究这种罪犯，或向有嫌疑的人提出控訴。人民默然无言，他們是在这样恐怖状态中，以至他們縱或完全沒有說什么話，也以免于禍害而私自庆幸。他們想象的貴族党人数比实际的人数多得多，他們失掉了对自己的一切信心，一則因为城市过大，二則因为他們彼此間的消息不灵通，他們不能知道眞实的情况。因为同样的原因，任何感到自己受虐待的人也不能向任何人訴苦，以便采取自卫的方法；因为他发現他能向之訴說的人，不是不認識的人，就是虽然認識，但是不可靠的人。整个民主党的人彼此怀疑，每个人都認为他的邻人是和这个阴謀有关系的。事实上，阴謀者中有一些人是沒有人能够想到他們会参加貴族政治的。主要是这些人使人民大众彼此不相信任，使少数人获得安全，因为他們在民众会議中，使彼此互相猜疑成为既成事实。

这是皮山大和其他代表們到达雅典时的情况。他們就馬上作了其余的工作。他們首先召集一个民众会議，建議組織一个有全权的十人委員会，起草宪法，在一个指定的日期內向人民提出他們对

① 原文是豆粒議事会，因为希腊人是用豆粒計算票数的，这个名詞是指民众选举的五百人議事会，以示有别于貴族会議（阿砀烏柏果斯）。

于組織一个最好的政体的意見来。后来，指定的日期到了的时候，他們在波賽敦神庙圣地科倫納斯一个狹窄的地方举行民众会議，这个地方离雅典城約十斯塔狄亚。十人委員会就在此地提出一个方案，也只有一个方案，即是允許任何雅典人提出任何建議而不受处罰；凡控訴这种提議者[1]，說他是違法的人，或者用其他方法損害他的人，应当处以重罰。現在是直率地說話的时候了，馬上就有人提議，現行宪法上所規定的公职制和薪金制都应当取消；应当选举五人为主席；这五人选擇一百人，一百人中每人又选擇三人，由这四百人組織議事会，有全权依照他們認为最好的方法統治城邦；他們在他們选定的任何时候，召集五千人会議[2]。

提出这个建議的是皮山大，一般說来，他是最公开地表示要廢除民主政治的。但是計划全部阴謀，使之达到这个地步的，以及对于这件事情考慮得最多的是安替芬，他是当时最能干的雅典人之一。他有最聰明的头脑，有最能表达自己思想的辯才；非万不得已时，他絕对不在民众会議上說話，或在其他公众場所和人竞爭，因为他是狡猾有名的，一般民众不信任他；但是当別人从事訴訟的时候，或者要在民众会議中說明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能够給那些向他請教的人提供最好和最有益的意見。后来"四百人"議事会被推翻，民主政治恢复之后，設立法庭来审判"四百人"的行为的时候，安替芬本人被控告，有帮助建立这个政府的罪行，因而受审判，有生命危險的时候，他的答辯詞是自古到我这个时代最好的一篇答

① 为保障雅典宪法起見，雅典法律規定，对于議事会或民众会議制定的法案，在一年之內公民可以提出違法法案的申訴。如果法庭审查結果，証明該法案确实与現行法律抵触的話，原提案人应处死刑或罰款。（参閱頤曼:《古希腊史》i，第497頁以下。）

② 当时已傳說有选举权的只以五千人为限；就是在这个会議中提出一百人来，确定五千人的名单（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ix，中譯本，第34—35頁）。但名单沒有公布出来（参閱《雅典政制》，xxxii，中譯本，第33頁，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記載，似乎有一点不同，可参閱《雅典政制》，xxix　xxxii，中譯本，第31—33頁）。

辩词。[①] 福里尼卡斯也表现他对于寡头政治特别热心。他害怕亚西比得，他很清楚亚西比得知道他在萨摩斯和阿斯泰奥卡斯的阴谋;[②] 他认为寡头政治是不会召回亚西比得的。他一旦参加了这个运动，他是所有阴谋者中最敢冒险的。哈格浓的儿子特拉门尼也是推翻民主政治的党派领袖之一；他是一个有辩才、有计划的人。因此，有了这么许多聪明的人进行这一件事，它的成功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经过了许多困难；因为雅典人在驱逐暴君之后大约一百年[③] 的整个时期中，他们不惯于受别人统治；而且在这个时期一半以上的时间内，他们是统治别人的，要剥夺这样一个民族的自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

民众会议批准了这个建议，沒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于是就散会了。以后他们就用下面的方法使"四百人"进入议事会会议厅中。因为敌人还是在狄西里亚的原故，所有的雅典人都经常不是在城墙上，就是在各个岗位上，站在武器的旁边。因此，当天他们让那些沒有参加阴谋的人和平常一样回家去，命令他们自己的党人安静地在附近等着，一点儿声色不露，站在离武器不远的地方；如果有人对于刚才所进行的事情有任何反对的表示的话，他们马上夺取武器，镇压他们。那里也有一些安得罗斯人和提诺斯人，三百名卡里斯都人和一些从厄基那来的移民[④]（他们是过去被送到那里去和雅典人住在一起的）。所有这些人都是特别为了这个阴谋的目的，带着自己的武器来的；他们也受了同样的命令。当他们都站在他们的岗位上的时候，"四百人"出来了，每个人身上都暗

---

① 安替芬是《典范》中所载的十个演说家里面最早的一个，据说，修昔底德是他的学生。这里根据伪普鲁塔克:《十大演说家传》，是不可靠的。他有十五篇演说词流传至今。参阅泽布:《亚狄迦演说家》，I. 1。

② 参阅第 598—599 页。

③ 实际上是九十九年，公元前 510—411 年。

④ 公元前 431 年；参阅第 124 页。

藏匕首，有一百二十名"希腊青年"跟在后面；他们需要用暴力的时候，就可以利用这些青年行动。依照抽签方法选出来的议员们正在议事厅中开会，他们跑来，命令这些议员们领了他们的薪金①，离开那里。他们自己带来了所有议员们在其余任期内的全部薪金；当议员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发给他们。

议事会议员们就是这样退出去了，沒有人反对，其余的公民都很安静，沒有人采取任何行动，于是"四百人"占据了议事会的议席，现在他们自己依照抽签的方法，分配职位，处理议事会的事务，② 幷且举行就职时所必须对神祇举行的祭祀和祈祷。后来他们虽然因为亚西比得的原故，沒有召回那些被放逐的人，但是他们对于过去所实行的民主政治，作了很大的变更，他们利用暴力统治城邦。

有些他们认为最好是除掉的人都被杀死了，虽然人数不多；有些被囚于牢狱中，或被放逐。他们又向驻扎在狄西里亚的斯巴达王阿基斯建议，说他们愿意讲和，现在他可合理地讲和，因为他是和他们交涉，而不是和反复无常的民主政府交涉。

但是阿基斯不相信雅典的政局是已经安定了，或者雅典平民一下就会放弃他们自古以来就享受了的自由。他认为，如果他们看到了一支强大的斯巴达军队，他们就会骚动起来的；事实上，他完全相信，就是现在的局势也是不安定的。因此，他给"四百人"所派来的使者们一个不妥协的回答。他派人往斯巴达去请求大兵增援之后，就亲自率领狄西里亚的驻军南下，直向雅典城进军，希望

① 一个德拉克玛一天；参阅柏克：《雅典财政》，i. 327。他们从政府官吏手中取得当天的薪金，这个月中其余的日子的薪金由"四百人"议事会给付。

② 这是依照宪法的规定进行的。在正式的议事会中，十个部落轮流作主席团，负责处理国家事务约三十五天（即一年的十分之一）。现在主席团是四十人而不是和过去一样五十人了，因为新的议事会是由每个部落四十人组织而成的（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i，中译本，第37页）。

引起雅典城內的騷动,使"四百人"更会接受斯巴达所提出的条件,或者可以引起雅典城內和城外的普遍混乱,因而雅典甚至会不战而降。他自信有把握攻下长城,因为长城会沒有足够的兵力防守的。但是当他走近雅典时,雅典城內并沒有騷动的迹象,雅典人反而派遣他們的騎兵队和重装步兵队、輕装步兵队和弓箭手队出来了;他的軍队有些跑得和雅典人太接近了,被雅典人射死,武器和尸体都被雅典人运跑了。現在阿基斯認識了这个形势,他領导他的軍队回来了。他本人带着他自己的軍队留在狄西里亚的陣地上;援兵留在亚狄迦几天之后就被遣回国了。此后,"四百人"还繼續派人向阿基斯建議講和,現在他比較願意接待他們了。根据他的建議,他們派遣代表往斯巴达,商談和約,他們很想結束战爭。

他們又派遣十个代表到薩摩斯去,想获得駐扎在那里的雅典軍队的好感。代表們是去說明建立寡头政治的目的不是危害城邦或公民的,而是想保全整个国家;掌握政权的不仅是四百人,而是五千人,虽然,因为他們的远征以及其他任务使他們居于海外,雅典人从来就沒有举行过一次有五千人参加的公民会議,无論討論的問題多么重大。他們又告訴代表們关于其他方面所要說的話。新政府一成立,他們就派遣代表們去了,因为"四百人"恐怕在海軍中服务的人不安于受寡头政治的統治,叛乱可能在那里发生,結果将使新政府本身傾复的(后来事实証明,这种恐惧是有理由的)。

事实上,在薩摩斯軍队中的意見已經轉向反对寡头政治了。大約在"四百人"組織阴謀的时候,下面一些事件发生了。前面說到,一部分薩摩斯人已經起来反抗上层阶級,① 他們是民主党;后来皮山大到那里去的时候,② 他和那些在薩摩斯参加阴謀的雅典人使薩摩斯人又轉变过来,倒向寡头政治一边去了。薩摩斯人中

① 参閱第579頁。

② 参閱第606頁。

間大約有三百人参加阴謀，他們認为其余的人是民主党人，想向这些人进攻。他們又把一个名叫海柏波拉斯的雅典人处死，他是一个无廉耻的人，被雅典人依照貝壳放逐法驅逐出来的；[①] 他們杀害他的原因，不是因为害怕他的势力或声望，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流氓，对于城邦是一个耻辱。他們动手去掉他是和一个将軍查門那斯[②] 以及一些支持他們的雅典人合作的。这样，他們表示他們对雅典人是忠实可靠的；他們和雅典人也作了其他类似的事情。現在他們准备向他們自己国內的民主党人进攻了。但是薩摩斯的民主党人看到了所发生的事情，把这个消息告訴了利翁和戴奧密敦两个将軍；他們两人为雅典的平民所信任，虽然表面上拥护寡头政治，但不是出自心願的。他們也把这个消息告訴了色雷西布拉斯(一个三列桨战艦的艦长)和色雷西拉斯(他是在重装步兵队服务的)以及其他一些經常最反对阴謀者的人。他們請求这些人不要讓薩摩斯遭到毁灭，不要讓雅典丧失薩摩斯，因为薩摩斯是現在使雅典帝国能够联系起来的唯一联系了。那些听了这些呼吁的人和士兵們一个一个地接触，劝他們起来反抗。他們特别注意巴拉洛斯号战艦[③] 上的水手們，因为他們每个人都是雅典的自由公民；就是沒有現在这个問題发生的时候，他們也是經常坚决地反对寡头政治的。利翁和戴奧密敦，如果他們本人駛往别处去了的时候，也派遣了一些船艦保护薩摩斯人的。結果，当三百人进攻人民的时候，所有这些人，特别是巴拉洛斯号战艦上的水手們，都来援救他們；薩摩斯民主党人胜利了，三百人中大約三十人被杀死，对于这次暴动負主要責任的其他三个人被放逐。他們对于其余的人沒

① 可能是公元前418年。他是阿里斯多芬喜剧中嘲笑的对象。参閱普魯塔克：《尼西阿斯傳》，11；《亚里斯泰德傳》，7；《亚西比得傳》，13。

② 参閱第587、592頁。

③ 关于这条战艦，可参閱第202頁注②。

有采取报复的行动，使他們将来在民主宪法下住在一起，享受完全的政治权利。

薩摩斯人和雅典的軍队馬上派遣巴拉洛斯号战艦，載着阿撒斯特拉图的儿子查里利阿斯（他是一个雅典人，积极地促使薩摩斯人恢复民主政治的）往雅典去，报告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他們自己还不知道“四百人”已在雅典夺取了政权。他們駛入港中的时候，“四百人”馬上把巴拉洛斯号战艦上的两三个水手逮捕起来，夺取了战艦，把其余的水手們放在一条将被派往巡邏优卑亚周圍的运輸艦上。查里利阿斯看見了这种情况，馬上溜走，又回到薩摩斯去了；他向士兵們夸大地說明了雅典的恐怖状况。他告訴他們說，鞭打是通常的处罰方式，沒有人敢說一句反对政府的話，士兵們的妻室儿女都遭受了侮辱，“四百人”正在計划：如果在薩摩斯的軍队不向他們屈服的話，他們将把所有在薩摩斯服务而和他們想法不同的人的亲屬都逮捕起来，关在牢獄中，把他們置諸死地。此外，他还添加了許多并不眞实的事情。

士兵們听到了这些話之后，他們第一个冲动是想对付那些发动寡头政治的主要人物以及和这个阴謀有关的一切其他的人，想把这些人都杀死。但是最后，他們放弃了这种想法，听从了溫和派的劝告；溫和派指出，他們有丧失一切的危險，因为准备战斗的敌人艦队近在咫尺。以后莱卡斯的儿子色雷西布拉斯和色雷西拉斯（他們两人是使軍队意見改变的过程中最为活动的人）現在想要公开地宣布，薩摩斯应当改变为民主政治。他們使所有的士兵們，特別是那些寡头党的士兵們，宣布最严肃的誓言，保証他們要遵守民主宪法，要团結一致，要尽力和伯罗奔尼撒人繼續战爭，要成为“四百人”的敌人，不和他們发生任何关系。所有达到軍役年龄的薩摩斯人都和他們一起，宣同样的誓言；在一切事务方面，軍队和薩摩斯人合作，准备和他們一同担当以后可能发生的危險；因为他們考

虑到，如果他們屈服于"四百人"或米利都的敌人的話，无論薩摩斯人或他們自己，都不会得到安全，一定只有灭亡。

因此，这个时期是一个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軍队想强迫城邦采取民主政治，而"四百人"想强迫軍队接受寡头政治。軍队馬上举行会議；在会議中，他們把那些他們怀疑的将軍們和三列桨战艦的艦长們都撤了职，而选擇新的艦长們和将軍們以代替他們，所选擇的人包括色雷西布拉斯和色雷西拉斯在內，他們两人已有軍权了。他們站起来发言，互相鼓励；除了别的事情以外，他們还說，不要因为雅典城市背叛了他們而感到失望，因为这是少数人背叛多数人；他們自己在物資各方面都丰富些；他們有全部艦队，他們可以强迫其他城市給付金錢，正如他們有雅典作他們的根据地一样，因为他們占有薩摩斯，薩摩斯远不是一个弱小的城市，在过去和雅典作战的时候[①]，他們很容易地剝夺了雅典人的海上控制权；至于敌人，他們作战的根据地还是和从前一样。因为他們占有海軍，他們比雅典城內的人比較容易取得物資的供給。就是在过去，也只是因为他們占据了这个前卫的据点，国內的雅典人才能够控制海道运輸，使之进入庇里犹斯港中。現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如果国內的人不肯恢复宪法的話，薩摩斯的軍队要剝夺雅典人使用海面的权利是比較容易的，而雅典人要不許薩摩斯的軍队使用海面是比較困难的。至于战胜敌人的問題，雅典对于他們的用处很少，或者根本沒有用处；雅典人旣不能給他們以金錢（事实上，士兵們必須自己去寻找金錢），又不能給他們以善良的智謀（这是使国家有权指揮軍队的理由）：丧失了这样的人們不会算是损失。事实上，就是在这一点上，[②]雅典国內政府廢弃了他們祖先的法制时是作錯了的；而軍队遵守这些法制，并且設法使国內的人民也同样地

① 公元前440年。第79 80頁。

② 就是在給他們以善良的智謀方面。

遵守这些法制。所以，如果这是一个要有善良智謀的問題的話，在这一点上，軍队里的人也胜过雅典城內的人。至于亚西比得，他們只要保証他个人的安全，把他从放逐中召回，他就会乐于使他們能够和波斯国王建立同盟。整个形势是这样的：縱或他們在一切方面都失敗了，他們有这样大的一支海軍，他們还有許多地方可以撤退，在許多地方他們可以找到城市和土地。

他們在会議中这样說，这样互相鼓励；同时他們准备战爭也不遺余力。“四百人”派往薩摩斯去的代表們在提洛島上听到了这种形势，他們就留在那里，沒有繼續前进了。

大約同时候，在米利都的伯罗奔尼撒艦队里也发生了一些騷动，那里的人公开地埋怨，說他們的前途希望为阿斯泰奧卡斯和替薩斐尼所破坏了。在早一点的时候，他們的艦队正处于全盛、而雅典的艦队还小的时候，阿斯泰奧卡斯不肯在海上作战；而現在雅典被認为是处于內战状态中，他們的艦队还沒有集中在一处的时候，他也不肯作战。他只要士兵們等待替薩斐尼派来腓尼基艦队，而这个艦队是只在名义上存在的。他只按兵不动，消磨士气。至于替薩斐尼，他不但不把这些船艦带来，而且給付他們的薪金既不按时，又不发全薪，以敗坏他們的海軍。因此，他們說，一定要在海上决战，不能再迟延了。叙拉古人对于这一点特别坚持。

同盟者和阿斯泰奧卡斯知道这些怨言，于是召集一个会議，决定决战。所以，当他們听到薩摩斯騷动的消息的时候，他們馬上带着他們的全部艦队下海，共有船艦一百十二条，开始向密卡尔航行，同时命令米利都人在那里从陆地上进軍。雅典人带着八十二条船艦从薩摩斯来，停泊在密卡尔的格劳斯[①]港中；当他們看見伯罗奔尼撒的船艦走近了的时候，他們立即撤退到薩摩斯去了，因为

---

① “在这个地方，薩摩斯离大陆很近，面对着密卡尔。”

他們認为在船艦数量上，他們的力量不够强大，不敢孤注作战。同时，他們也盼望斯特罗姆比基德带着从开俄斯往阿卑多斯去的船艦[1]从赫勒斯滂駛来援助他們。因为事先他們从米利都得到消息，說敌人有意作战，他們已經派人往斯特罗姆比基德那里去了。因此，雅典人退到薩摩斯，而伯罗奔尼撒人进入密卡尔港中，和从米利都及附近地区开来的步兵一起在那里扎营。次日，他們正想駛出进攻薩摩斯的时候，他們得到消息，說斯特罗姆比基德带着他的船艦从赫勒斯滂駛到了，因此他們馬上又退回米利都去了。雅典人因为已經得到了援兵，于是带着一百〇八条船艦駛出，进攻米利都，希望决战；但是因为沒有人出来抵抗，他們又航回薩摩斯去了。

第六章 薩摩斯軍队召回亞西比得。伯罗奔尼撒人对替薩斐尼的不信任

伯罗奔尼撒人旣然不想带着他們的全部艦队出来进攻雅典人，因为他們認为自己不是雅典人的敌手，現在他們需要金錢来供給这样多的船艦，他們在財政上感覚困难了，特别是因为替薩斐尼不痛快地給付他們的金錢；因此，接着在同一个夏季里，他們依照他們原来从伯罗奔尼撒出来时受到的命令，[2]派遣拉姆斐亚斯的儿子克利阿卡斯带着四十条船艦往法那培薩斯那里去。法那培薩斯請求派遣这个艦队，准备給付这个艦队的經費；同时，拜占庭也提出要求，准备暴动，轉向他們一边来。所以这些伯罗奔尼撒船艦航入公海，以免在航行中被雅典人发覚。在途中遇着風暴，克利阿

② 参閱第605—606頁。

① 参閱第572、590頁。

卡斯带着大部分船艦到了提洛島，后来回到米利都了；克利阿卡斯于是再从陆地上动身，到了赫勒斯滂，他在那里就司令官的职务。同时，他的船艦中有十条，在麦加拉人希力苏斯指揮之下，安全地通过海上，达到赫勒斯滂，促成拜占庭的暴动。此事发生之后，在薩摩斯的雅典人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派遣一些海上援兵守着赫勒斯滂；在拜占庭的附近发生了海战，双方各有八条船艦作战，但是战斗时間不久。

現在薩摩斯的領导者，[1] 特别是色雷西布拉斯（自从他改变薩摩斯的政体以来，他总是堅持召回亚西比得的政策的），最后終于在一个会議中使一般士兵群众接收了这个意見。他們表决，贊成召回亚西比得，并保証他生命的安全；于是色雷西布拉斯航往替薩斐尼，把亚西比得带回薩摩斯，因为他們相信他們唯一安全的希望是他能使替薩斐尼从伯罗奔尼撒人那一边轉到他們这一边来。他們举行了一次会議；在会議中，亚西比得埋怨并悲伤自己被放逐的艰苦命运之后，他詳細說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使他的听众对于将来充滿了希望。他夸張地說他有左右替薩斐尼的力量，他的目的是使国內的寡头政治害怕他，因而使这些政治党派解体，想提高他自己在薩摩斯軍队中的声望，想增加他們的信心，同时也想使那些現在希望他們和替薩斐尼間的关系愈坏愈好的敌人失望。所以亚西比得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他自己之后，他作了下面的諾言。他說，替薩斐尼給了他确实的保証，只要他能够相信雅典人，而他自己还有一点东西剩余的时候，他决不讓他們缺少物資，縱或結果他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床的时候，他也决不讓他們感到缺乏；他将把現在駐扎在阿斯盆都的腓尼基艦队带来給雅典人，而不給伯罗奔尼撒人；但是只有亚西比得从放逐中被召回，作为他們对他的保証的时

① 第615頁所說的那些被他們选举出来的領袖們。

候，他才能够确信雅典人。

雅典军队听了所有这些话以及其他更多的话之后，马上选举他作将军，和以前的将军们共事，把一切事务都委托他去处理。现在军队里每个人都深信他目前有了安全地渡过难关以及报复“四百人”的希望了；事实上，他说话的结果使他们对于他们面前的敌人如此轻视，以至于真的想准备渡海去进攻庇里犹斯港了。但是亚西比得完全反对渡海去进攻庇里犹斯而把他们更直接的敌人留在后面，虽然有许多人极力赞成这个主张。他说，既然他现在已经被选为将军了，他愿意首先渡海到替萨斐尼那里去，和他商量进行战争的策略问题。会议解散之后，他马上就去了，这样给人一个印象，以为他和替萨斐尼之间有极深厚的交情；同时也希望在替萨斐尼的心目中增加自己的身价，给他一个印象，以为他现在已当选为将军，对于替萨斐尼，他可以造福，也可以为祸了。事实上，亚西比得是利用雅典人来威胁替萨斐尼，又利用替萨斐尼来威胁雅典人。

在米利都的伯罗奔尼撒人知道亚西比得已被召回，虽然他们过去已经是不相信替萨斐尼了的，现在比过去更加痛恨他了。事实上，伯罗奔尼撒人，因为亚西比得的关系，已经不喜欢替萨斐尼了；自从雅典人航往米利都，而伯罗奔尼撒人没有出来抵抗他们以后，他给付他们的金钱比过去更为迟缓，因此，伯罗奔尼撒人对他更为不满。于是士兵们，和以前一样，集合成群，并把其他有势力的人带进来和他们一起，不仅是军队里的人。他们开始缕述他们的痛苦：他们从来没有领过全薪，他们所收到的只是很少的数量，就是这少量的薪金也不是按时给付的；所以，如果不在海上决战，或者迁移到另外一个他们能够确实得到给养的地方去的话，水手们都会逃跑了。对于这一切都应当负责的人就是阿斯泰奥卡斯；他为着私人利益的关系，对于替萨斐尼所建议的一切事情，都是唯命

是从的。

他們这样談論他們的痛苦所产生的結果之一就是发生了一次威胁阿斯泰奥卡斯生命的騷动。叙拉古和条立爱的水手們大部分都是自由民，因此更加坦率地圍着阿斯泰奥卡斯，要求他們的薪金。但是阿斯泰奥卡斯很傲慢地回答他們，并且威胁他們；多里阿斯代表他的水手們向他說話，他甚至举起他的将軍杖[1]来打多里阿斯。当广大群众看見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們和水手們一样，不能自制了，憤而冲出，用石头追击阿斯泰奥卡斯。但是他看見这种情况，便逃往一个神坛前躲避，因此这个事件的結果是，他沒有被石头打死。

米利都人也襲击替薩斐尼在米利都所建筑的要塞；要塞被攻下来以后，駐軍就被赶走了。他們这个行动是得到了其他同盟者（特别是叙拉古人）的同意的；但是利卡斯[2]不贊成，他說，米利都人以及波斯国王領土內所有其他的人都应当承認他們是合理地依附于替薩斐尼的，应当討好他，直到战爭滿意地結束时为止。因为此事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米利都人憤恨利卡斯；后来当他病死的时候，他們不許他埋葬在米利都的斯巴达軍队想把他埋葬的地方。

正当軍队里面对阿斯泰奥卡斯和替薩斐尼不滿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来繼承阿斯泰奥卡斯为海軍大将的門达拉斯从斯巴达到了，他接收了軍权。阿斯泰奥卡斯起身回国；替薩斐尼派遣了他的一个亲信，开利阿人高利特，跟着他同往斯巴达；高利特說两方面的話。他将对于米利都人的攻陷要塞提出抗議，同时将为替薩斐尼的行为作辯护，因为替薩斐尼知道米利都的代表們已在往斯巴达的途中，他們的主要目的是攻击他的；同时他知道，赫摩克拉底跟这些代表們一道走，赫摩克拉底是想去說明阿斯泰奥卡斯伙同

① 他依照斯巴达将軍們的习慣，攜带将軍杖。

② 他过去是很坚决地要求（第593頁）和抗議（第600頁）的。

亚西比得，破坏伯罗奔尼撒人的利益，阿斯泰奥卡斯是玩弄两面手法。其实由于不付全薪，[①] 赫摩克拉底总是和替萨斐尼不相和睦；最后，当赫摩克拉底被叙拉古放逐，新的司令官们波塔密斯、迈斯康和得马卡斯来到米利都接收叙拉古舰队的指挥权的时候，[②] 替萨斐尼因为他的敌人已经是一个被放逐者，所以更加猛烈地攻击他；除了许多其他的事情之外，还告发他，说他有一次向替萨斐尼请求一笔款项，他之所以变为替萨斐尼的敌人就是因为沒有得到这笔款项。

这样，阿斯泰奥卡斯、米利都人和赫摩克拉底起身往斯巴达去了。这时候，亚西比得已经从替萨斐尼那里渡海回到了萨摩斯。他回到萨摩斯以后，前面已经说到的，[③] "四百人"派出向萨摩斯的军队说明情况，以图获得军队好感的那些代表们从提洛到了萨摩斯。举行了一次会议，代表们企图发言。起初，士兵们不肯听他们的话，不断地高声叫喊：这些推翻民主政治的人应当处以死刑；但是经过一点困难之后，士兵们终于安靜下来，听了他们所要说的话。

于是代表们说，改变政制的目的不是削弱国家，而是保全它；也不是要雅典向敌人投降。如果要投降的话，在他们统治时期中，当敌人进攻的时候，他们已有投降的机会。他们又说，所有这"五千人"将轮流在政府中分担职责；和查里利阿斯的汚蔑报告相反，士兵们的亲属幷沒有遭到侮辱，也沒有受到任何虐待，事实上，他们都享有他们自己的财产，正和平时一样。

他们又说了许多其他的事情，但是军队不愿意听下去。事实上，士兵们是很愤怒的，他们自己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最普遍的

① 参阅第585页。

②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i 第27页以下。

③ 参阅第612页。

一个建議就是航海去进攻庇里犹斯。似乎正在这个时候，亚西比得为他的祖国作了第一件很有貢献的事，而且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因为正当薩摩斯的雅典人都急于想航海去进攻他們自己的同胞的时候(如果这样的話，爱奧尼亚和赫勒斯滂馬上都会被敌人占住)，是亚西比得阻止了他們。

那时候，沒有任何其他的人能够控制群众了。亚西比得阻止他們航海去进攻雅典，他利用他的口才，轉移了他們因为私人关系对于这些人的憤怒。当这些代表們被遣回去的时候，他自己給他們一个答复。他說，政权在"五千人"手里，他不反对；但是他坚决要求"四百人議事会"应当取消，原先的"五百人議事会"应当恢复；他完全贊成节約的政策，因为节約的結果将使軍队的給养更加充足；总之，他劝他們坚持，不要对敌人讓步，他說，只要雅典城保全了，公民自己內部的两个党派是有易于达到某种协議的希望的；但是如果任何一方(无論在薩摩斯的人也好，在雅典的人也好)被打敗了的話，那么，就沒有人留下来可以訂立任何协定了。

有一些亚哥斯的代表們也到了那里，表示支持在薩摩斯的民主政治。亚西比得对他們表示感激，把他們送回去，并且对他們說，如果有使者来請他們的时候，希望他們再来。亚哥斯的代表們是带着巴拉洛斯号战艦上的水手們同来的。我們記得，[1]"四百人"議事会把这些水手們放在一个运輸艦上，命令他們环繞优卑亚巡邏。当时他們的船上載着"四百人"議事会派往斯巴达去的代表們——雷斯波第阿斯、亚里斯多丰和麦勒修斯；但是当他們在中途达到亚哥斯的时候，他們逮捕了这些代表們，把这些代表們当作推翻民主政治的主要負責人交給亚哥斯人；他們自己不回雅典去，而搭着亚哥斯代表們的三列桨战艦来到薩摩斯了。

---

[1] 參閱第614頁。

在同一个夏季中，替薩斐尼准备往阿斯盆都去带领腓尼基艦队来，并邀請利卡斯一路去。这正是由于他通常的行为，特别是因为亚西比得的被召回国，伯罗奔尼撒人最不滿意他的时候，因为伯罗奔尼撒人認为他現在是公开地和雅典人合作；替薩斐尼想要，或者裝作想要为自己扫除这种嫌疑。他說，在他离开那里的时候，他将留着他的代理人塔摩斯在那里，命令他供給軍队的金錢。对于这件事情，有許多不同的解釋。他往阿斯盆都去的眞正用意是什么？那么，他到了那里的时候，又不把那些船艦带来，这是什么用意？这些問題是不容易确定的。确实有一百四十七条腓尼基的船艦到了阿斯盆都；这些船艦为什么不从阿斯盆都开来？对于这个問題，有各种不同的猜测。有人認为他是按照他想使伯罗奔尼撒軍队疲憊的原来計划而离开那里的；当然，塔摩斯的任务是尅扣些伯罗奔尼撒軍队軍餉，而不是多发些。有人認为他带着腓尼基人到阿斯盆都来的目的是想解散他們，因而以軍餉肥私囊，因为他根本不想雇佣他們了。也有人說，因为斯巴达人攻击他，他想要人家說他是沒有作錯的，因为船艦确实是装备在那里了，而且他确实是亲自去带領这些船艦了。我自己眞的感覚他不带这些船艦来的原因是想要战局悬而不决，因而使希腊軍队疲憊；在他往阿斯盆都的途中以及他在那里等待的时期內，希腊軍队的效力会受到損害；他不专心帮助任何一边，使之处于优势，以保持双方的平衡。如果他眞的有意的話，他的干涉，只要沒有犹疑的态度，就可以使战爭結束。如果他把艦队带来的話，他很可能使斯巴达人获得胜利，因为現在他們的海軍势力对抗雅典人，已經是势均力敌，而不是較弱的了。但是最能判断他的一个証据是他自己对于不带領艦队前来的借口，他說，所已經聚集起来了的船艦还沒有达到波斯国王所命令的那个数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耗費国王比較少的金錢，利用比較少的物資，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这样他一定可以得到更大的

威信。

但是，不管他的眞正用意是什么，替薩斐尼还是往阿斯盆都去，和腓尼基人相見了；因为他的要求，伯罗奔尼撒人派遣了一个斯巴达人腓力带着两条三列桨战艦去，想带着那个艦队来。

当亚西比得听到替薩斐尼往阿斯盆都去了的时候，他亲自带着十三条船艦航往那里。他告訴薩摩斯的雅典人，說他将替他們作出一个很大的貢献：他会亲自带着腓尼基艦队到雅典人这边来，或者，无論如何，他会阻止腓尼基艦队到伯罗奔尼撒人那边去。这可能是他久已知道替薩斐尼根本沒有把腓尼基艦队从阿斯盆都带来的意思；他尽力想在伯罗奔尼撒人的心目中造成一个印象，使他們認为替薩斐尼是他自己和雅典人的朋友，这样，可以迫使替薩斐尼轉到他們一方面来。所以亚西比得启程，向东航行，直往法西利斯和考諾斯① 去了。

第七章 雅典的党爭。优卑亞的暴动。“四百人”議事会的傾复

同时，“四百人”派遣的代表們从薩摩斯回到雅典，傳达了亚西比得的答复，說他劝他們坚持，不要对敌人讓步，他抱着很大的希望，可以使他們和軍队和解，可以战胜伯罗奔尼撒人。就是在以前，大部分和寡头政治有关的人已經不滿意于寡头政治了；只要他們能够得到安全的話，他們很願意退出寡头政治；現在亚西比得的答复使他們更加决心退出寡头政治了。他們开始自己組織一个反对党，激烈地批評当时的行政。他們的領袖們是一些主要的将軍

① 这个次序說顚倒了，应当先到考諾斯，然后到法西利斯（参看昭伊特譯本第一卷，cx 頁）。——譯者

們和在貴族政治下居重要职位的人，例如哈格濃的儿子特拉門尼、塞利阿斯的儿子亚里斯多克拉底和其他一些人；他們虽然在寡头政治中占有重要的职位，但是，他們說，他們害怕薩摩斯的軍队，害怕亚西比得（他們对亚西比得的害怕是很眞实的）；同时，他們也害怕那些往斯巴达去談判和約的人，沒有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会給国家带来一些危害。他們沒有建議完全取消寡头政治，但是主張“五千人”应当指定出来，使这个团体不仅是在名义上存在，而是实际存在；主張政府应当建立在一个比較广大的基础上。事实上，这只是他們政治上的宣傳；他們大多数人是为个人的野心所驅使，他們在以寡头政治代替了民主政治的时候，他們的行动就采取了对于寡头政治最有害的路綫。因为政体一变，每个个人都不滿意于和别人处于平等的地位，以为自己比誰都强得多。反过来說，在民主政治統治下，有人沒有当选为官吏的时候，他总可以用这种思想来安慰自己：使他失敗的[①]不是他的平輩。[②]但是最明显地鼓励反对党的不滿情緒的是亚西比得在薩摩斯的势力，他們不相信寡头政治会維持得长久。因此，他們每个人都想首先成为一般民众的領袖和代言人。

“四百人”中反对民主政治最力的領袖是福里尼卡斯（他在薩摩斯指揮軍队的时候，已和亚西比得发生爭执[③]），亚里斯塔卡斯（他长期以来，是特别仇恨民主政治的），皮山大，[④]安替芬[⑤]和其他一些最有势力的家族中的人。事实上，就在此事之前，当他們取得政权而薩摩斯的軍队叛离他們，建立民主政治的时候，他們就馬上

① 即是大多数。

② 意思說，在貴族政治中，所有的人都是屬于一个阶級的，一个人的提高是对其余的人一个侮辱；但是在民主政治中，失敗的候选人可以說，选民是无知的，或有成見的，而不是他的才德不如人，因而他置之不問了。

③ 参閱第597頁以下。

④ 参閱第598、600頁。

⑤ 参閱第609頁。

派遣代表們往斯巴达去，[1] 尽他們一切的力量，商訂和約；他們也在亚提翁尼亚建筑城牆。但是現在他們的代表們从薩摩斯回来以后，他們比以前更加活动了，因为他們看到，不仅一般民众，而且他們自己党內的成員，过去被認为是最可靠的人，也起来反对他們了。因为薩摩斯和雅典两方面的形势，他們大为恐慌起来，急忙派遣安替芬、福里尼卡斯和其他十个人，命令他們和斯巴达訂立和約，无論依照什么条件都是可以容忍的。同时，他們更积极地建筑亚提翁尼亚的城牆。[2] 依照特拉門尼及其同党人的意見，建筑这道城牆的用意不是想在薩摩斯的軍队企图冲入的时候，可以阻止他們于庇里犹斯港之外；而是想在任何他們需要的时候，可以讓敌人带着艦队和陆軍进来。亚提翁尼亚正是庇里犹斯港入口处的一个防波堤口。他們現在所正在那里作的就是建筑他們的城牆，把它和陆地上現有的要塞連接起来，使他們在港內只需要一支很小的軍队就可以控制入口；因为这两条城牆（在陆地上一边的旧牆和現在正在向海面一边建筑的一条新內牆）的連接处是在狹窄的港口上两个灯塔中的一个灯塔所在地。他們又把一个很大的仓庫包圍在要塞系統之內，这个仓庫和他們的城牆是很接近的。他們亲自管理这个仓庫，强迫每个人都把現存的谷物儲藏拿到仓庫里去，把海外运来的谷物卸在那里；他們出卖时，从这个仓庫中取出。

特拉門尼对于这一切早有怨言；現在当代表們沒有訂立任何协定，从斯巴达回来的时候，他就繼續說，这条城牆将使雅典毁灭。又碰着这时候，有优卑亚請来干涉的四十二条伯罗奔尼撒船艦[3] 已經停泊在拉哥尼亚的拉斯附近，准备航往优卑亚去了。[4] 特拉

---

[1] 参閱第612頁。

[2] 参閱庇里犹斯地图，第629頁。

[3] "內中有从他林敦和罗克里来的意大利船艦，也有一些西西里船艦。"

[4] "这个艦队是由一个軍官阶級的斯巴达人阿哲桑德里达（阿哲桑达的儿子）指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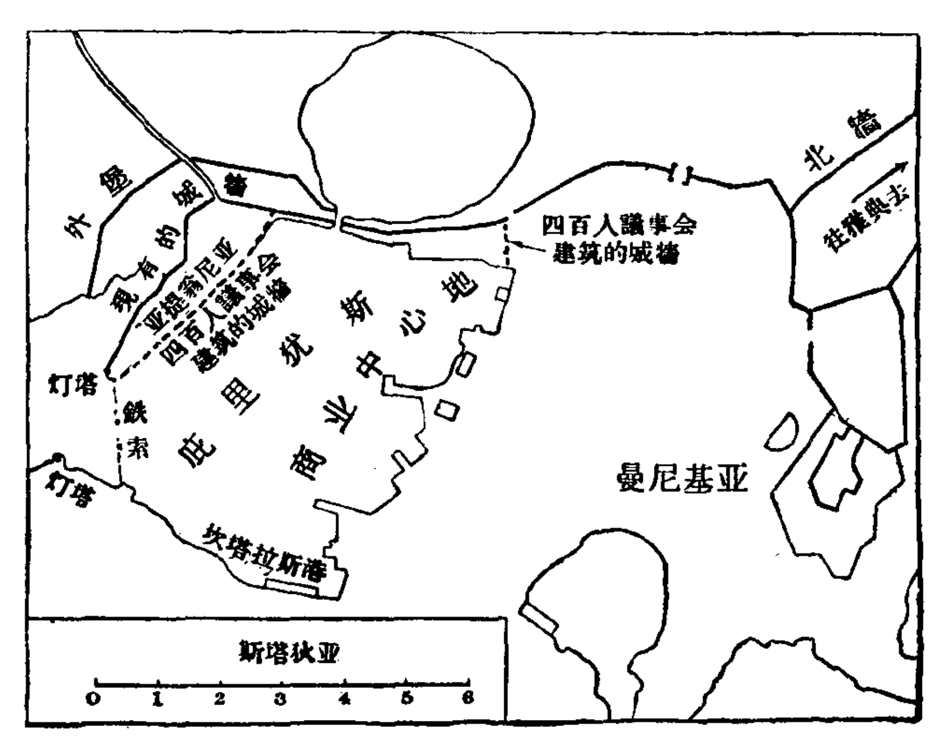
門尼說，这个艦队的用意不是去援助优卑亚人的，而是到那些正在亚提翁尼亚設防的人那里来的；如果不采取对付的办法，那么，当他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雅典城就会丧失了。这种言辞并不是单純地想中伤寡头党人，他所唾罵的那些人真的是在計划一些这样的行动。他們所希望的，首先是保全寡头政治，同时也控制同盟国；如果这点作不到的話，他們其次的目的是想占据雅典的海軍要塞，保全独立；但是，如果这一点也作不到的話，他們一定不願意自己成为民主政治恢复后第一批被杀戮的人，宁願招請敌人来，把艦队和要塞交出，根据任何条件訂立和約，只要保全他們的性命，不管雅典的将来如何。为了这个原故，他們这样忙于建筑这条城牆；这条城牆有很小的后門和入口，有引导敌人进来的道路；他們急于想在他們受到阻碍之前，完成这条城牆。

反对他們的运动起初只限于少数人秘密地进行。但是后来情况变了。福里尼卡斯出使斯巴达归来之后，一个民兵埋伏着等待他，在市場上人最多的时候向他襲击，他剛从議事厅中出来，还走得不远。福里尼卡斯当时被刺死，刺客逃走了。但是他的同謀者，一个亚哥斯人被逮捕，"四百人"拷訊他。他沒有說出主使者的名字，只說，他知道有許多人常在民兵司令官的屋里和其他屋里开会。在这个时候就沒有进一步追究这个案件了。这样使特拉門尼的胆子更大，和亚里斯多克拉底以及其他一些和他意見相同的人（有些是"四百人"里面的，有些是外面的）开始采取积极行动了。这时候，伯罗奔尼撒人的艦队已經从拉斯沿着海岸航行，在挨彼道魯斯附近停泊，蹂躪了厄基那。現在特拉門尼說，如果他們是航往优卑亚去的話，他們絕对不会航入海灣，达到厄基那后，又再回去停泊在挨彼道魯斯的；唯一的解釋是他們是被邀請来，帮助实現他所常常攻击政府的那些阴謀的。因此，不可能讓現況再繼續下去了。

最后，他发表了許多煽动性的演說，引起了对政府更多的怀疑之后，特拉門尼和他的党人眞的采取行动了。在亚提翕尼亚建筑城牆的重装步兵（亚里斯多克拉底也在內，他是上校阶級，带着他自己的部落）逮捕一个寡头政府的将軍亚历西克利，他是寡头党的主要組織者之一。他們把他带到一个屋子里，把他禁閉在那里。在作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們得到了駐扎在曼尼基亚的民兵司令官赫蒙和其他一些人的帮助；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們的行动得到了重装步兵中士兵群众的拥护。

正碰着"四百人"在議事厅中开会；当他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除了那些反对寡头政治的統治者外，他們都想馬上跑到儲藏兵器的地方去。他們威胁特拉門尼和他的党人，但是特拉門尼辯白自己，說他准备馬上去营救亚历西克利，他带着一个意見和他相同的将軍，动身往庇里犹斯去；亚里斯塔卡斯和一些騎兵队的青年們也一同去了。当时一切都在混乱和恐慌中，因为雅典的人民以为庇里犹斯已被占据，亚历西克利已被杀死，而庇里犹斯的人民則料想到雅典的軍队随时会来向他們进攻。年紀大一点的人尽力阻止那些在城中乱跑去寻找兵器儲藏所的人；法賽魯人修昔底德（他是雅典人在法賽魯的利益的代理人，他正在雅典）挺身而起，毅然阻止他們，他大声向他們呼喊，他們不要当敌人近在咫尺，正在伺机进攻的时候，毁灭他們的国家。这样，虽然經过了一些时間，他們終于安靜下来，彼此不动手了。

同时，特拉門尼到了庇里犹斯。他自己是一个将軍，他对那些重装步兵大声喝叫，似乎是发怒的样子；而亚里斯塔卡斯和反对人民的党人是眞正憤怒了。但是大部分重装步兵坚决地要进行到底，沒有改变态度的任何表示。他們質問特拉門尼，是不是他認为这道城牆的建筑有任何益处，把这道城牆推倒是不是更加好些。特拉門尼回答說，如果他們認为推倒这道城牆是一件好事的話，他



庇里犹斯(表示亞提翁尼亞的地位)

个人是贊成的。听了这个答复之后，这些重装步兵和許多庇里犹斯的民众馬上爬上城牆，把牆拆了。他們对民众的号召是这样的：凡是希望"五千人"統治，而不要"四百人"統治的人，都应当来参加这个拆牆的工作。他們还是用"五千人"的名义为幌子，而不直截了当地說，"凡是希望人民統治的"，因为他們恐怕这"五千人"也許是真正存在的，他們可能在不知不覚中对这"五千人"中的人說了一些什么話，因而惹起麻煩。① 事实上，这正是"四百人"之所以不希望这"五千人"存在，同时又不希望人家知道这"五千人"不存在的原因：他們認为，有了这么多的人共同掌握政权，那么，这就和民主政治簡直是一样了；但是不把整个問題确定下来，会使人民彼此互相畏惧。

翌日，"四百人"虽然恐慌了，但是他們还在議事厅中举行会

① 意思說，如果他們向某个人建議发动民主革命的話，那个人本人可能就是"五千人"中間的一个。

議。庇里犹斯的重装步兵釋放了他們所逮捕的亚历西克利，拆毁了要塞，进兵到曇尼基亚附近的道尼修斯戏院。他們在那里把武器放在地上，举行一个会議，在会議中决定进兵到雅典城內去。他們馬上动身，在安那西安①又停留下来了。在这里他們会見了"四百人"选擇出来的一些人，这些人跑来，和他們一个一个地談話，想說服一些他們認为比較溫和的人不但自己不要再前进，而且劝阻其他的人也不要前进。他們說，他們将公布那"五千人"的名单，"四百人"将依照"五千人"的决議，从"五千人"中輪流选出；同时他們請求重装步兵不要采取任何可能毁灭国家或使国家落入敌人手中的行动。他們对許多士兵說了許多話之后，全体重装步兵比較以前鎮靜一点了，他們主要地为整个国家感到恐慌。現在他們同意在指定的日期在道尼修斯戏院中举行一个会議，解决一切糾紛。

这个会議的日期到了，事实上人民已經开始进入会場中。这时候，据情报，阿哲桑德里达所指揮的四十二条船艦正在从麦加拉沿着薩拉米海岸航行。每个人都相信这正是特拉門尼和他的党人所常說的，② 这些船艦正向要塞航行，幸而这个要塞已經被拆毁了。当然，很可能，阿哲桑德里达之所以环繞挨彼道魯斯及其附近航行，在那里等待着，是因为有些預先安排好了的阴謀的原故；从另一方面說来，敌人看見雅典人內部的革命形势，很自然地会留在那里，等待时机，好来进行干涉。总之，雅典人一听到这个消息，馬上带着全部軍队，下往庇里犹斯，覚得这次和共同敌人的战爭比他們自己內部的战爭更为严重，并且和敌人的战爭不是在远地，而是威胁他們自己的港口。有些人把已經在那里的船艦配备水手，有些人使另一些船艦下水，有些人站在城牆上和港口上的崗位上。

但是伯罗奔尼撒人的船艦航行过去，环繞修尼阿姆，停泊在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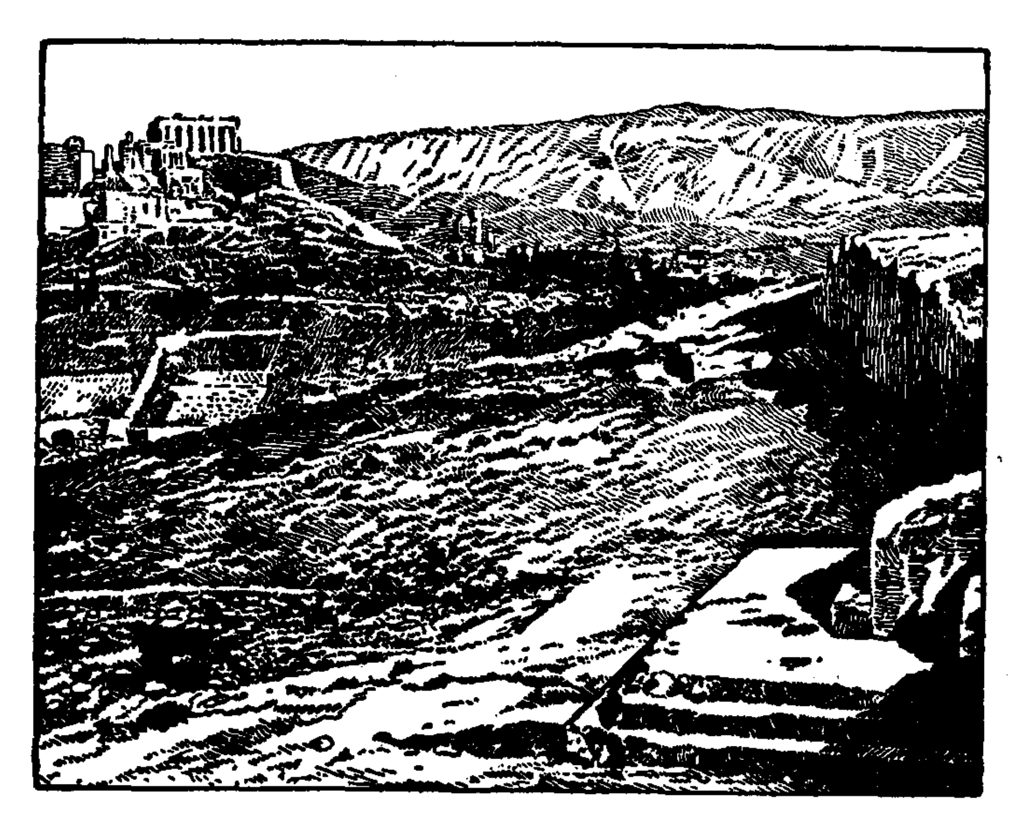
① 带奥斯丘賴神庙圣地。

② 参閱第626 627頁。

力卡斯和普拉西依之間。后来他們到了俄罗巴斯、虽然城內有革命运动，但是雅典人急于想迅速地来营救这个重要的地方（因为他們和亚狄迦的联系既被截断，[①] 优卑亚对于他們是最重要的了），所以不得不匆忙地行动起来，把一切从来沒有經过水手訓練的人都放在船上。他們派遣泰摩查里斯带了一些船艦往耶利多里去；当他們到了那里的时候，連同优卑亚已有的船艦在內，共有船艦三十六条。他們不得不馬上作战。阿哲桑德里达等着他的士兵用了餐之后，即从俄罗巴斯航出，俄罗巴斯离耶利多里城的海上路程約六十斯塔狄亚。当他航出进攻的时候，雅典人馬上装备他們船艦上的海員，以为他們的水手是已經在船边作好准备了。但是这些水手們正在購买食物充餐，他們不是在市場上購买，而是在很远的郊外購买。这是因为耶利多里人有意地使市場上沒有食物出卖，使雅典人不能够迅速地配备他們船艦上的海員，使他們在沒有作好准备的时候，被敌人襲击，使他們沒有准备好也不能不出来作战。耶利多里举起一个信号，告訴駐在俄罗巴斯的伯罗奔尼撒人在什么时候开船。所以雅典人虽然沒有充分准备，但是他們还是航行出来，在耶利多里港前战斗；不顧一切，他們支持了一个短时期。但是最后他們逃跑，被赶到岸边来了。那些相信耶利多里城是个友邦，因而逃往那里去躲避的人，結果最坏，因为他們被耶利多里人屠杀了；其余那些逃往雅典人在耶利多里所建筑的要塞中去的人和那些設法逃到了卡尔西斯的船艦上的人都获得了安全。伯罗奔尼撒人俘虏了二十二条雅典船艦，船艦上的水手不是被杀，就是被俘了。他們建立了一个胜利紀念碑，不久之后，就使整个优卑亚（除奥勒阿斯以外，因为奥勒阿斯是雅典人自己占領的）叛变，把优卑亚島上的事务全部改組了。

① 因为敌人占据了狄西利亚；参閱第516—517頁。

当优卑亚事件的消息傳到雅典的时候，引起了雅典人从来所未曾有过的一次最大恐慌。就是西西里的慘敗（虽然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恐慌）或其他任何事故，也沒有这样可怕的影响。眞的，一切都失望了：薩摩斯的軍队在叛变中；他們沒有船艦，也沒有水手来配备船艦；他們自己內部又有糾紛，誰也不能說，什么时候他們会眞的打起来；現在他們的灾难达到了頂点：他們丧失了船艦，最糟的，是他們丧失了优卑亚，因为优卑亚对于他們比亚狄迦本身还更有用些。現在他們所感覚得最不安的，最迫急的是担心敌人在胜利之后，直接向他們来进攻，渡海来进攻庇里犹斯，他們已經沒有海軍来防卫了；眞的，他們意料得到，敌人是随时可以来的。如果伯罗奔尼撒人更勇敢一点的話，这是他們能够很容易地作到的。那时候，只要他們停泊在雅典城的附近，他們就会引起城內的党派更加分裂；或者，如果他們留在那里圍攻雅典城的話，他



柏尼克斯——雅典民众会議会場

們可以迫使爱奥尼亚来援助自己的人民和雅典城本身，不管它多么仇恨寡头政治；同时，赫勒斯滂和爱奥尼亚，以及海上島屿及至优卑亚为止的一切土地——事实上就是整个雅典帝国——都会落在他們的手中。但是这一次，正如其他許多次一样，斯巴达人証明是雅典人最有益的敌人，因为两个民族性格的大不相同，使雅典，特别是作为一个海上强国来說，受到很大的益处：雅典人的迅速和斯巴达人的迟緩，雅典人的冒險精神和斯巴达人的缺少創造性，成一对比。在这点上，叙拉古人表現得和雅典人最相似，[①] 所以他們和雅典人作战也最为成功。

尽管这样，但是雅典人听到了这个消息的时候，就配备了二十条船艦的海員。他們也馬上召集了許多会議中的第一个会議。会議是在柏尼克斯[②] 举行，过去他們也是常在此地开会的。他們廢除了“四百人”議事会。他們議决：政权交給“五千人”（包括所有可能自备重装步兵的軍备的人在內），担任公职的人不得享受报酬，違者遭到神的詛咒。后来他們举行了許多其他的会議，在这些会議中，他們选举起草法案的人，并采取了其他一切步驟，准备修改宪法。眞的，在这个新政权的初期，雅典人似乎有了一个比以前較好的政府，最低限度在我的时代是这样的，因为这样使少数的上层阶級和多数的下层阶級有了一个合理的、适当的和解；这个和解首先使雅典在遭遇着許多方面的灾难之后，再恢复起来。他們也表决贊成召回亚西比得和其他被放逐者，并派人往亚西比德和薩摩斯的軍队那里去，劝他們尽力对敌人进行战爭。

政府一改变，皮山大、亚历西克利，他們的朋友和所有寡头党

---

① 参閱第536頁，在那里也說到叙拉古人的成功是由于这些原因。

② 这是第一次恢复柏尼克斯为民众会議的場所。上次正式召集的民众会議是在科倫納斯举行的（第609頁）；另一次是預定在道尼修斯戏院举行，但是結果沒有在那里举行（第630頁）。（柏尼克斯是在卫城西边的一个小山上，民众坐在山的斜坡上，发言人面对着海。——譯者）

中的极端分子都馬上离开雅典，往狄西里亚去了。唯一的一个例外是亚里斯塔卡斯，他也是一个将軍，迅速地带着一些蛮族的弓箭手[①]往伊諾去了。伊諾是雅典人在彼奧提亚边界上的一个要塞，現在因为它本身的原因被科林斯人所圍攻，科林斯人又請了彼奧提亚人来援助他們。它被圍攻的原因是由于一些从狄西里亚回来的科林斯人为伊諾的駐軍所消灭了。現在亚里斯塔卡斯和科林斯人勾結，欺騙伊諾的駐軍，他对他們說，国內的雅典人已和斯巴达人訂了和約，他們应当把伊諾交給彼奧提亚人，因为这是和約中規定的一条。駐軍相信了他，因为他是一个将軍，并且他們在圍城中，一点也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因此，他們根据休战条件，退出了那个地方。所以伊諾失陷，被彼奧提亚人占据了。雅典的寡头政治和內爭終結了。

第八章　雅典人在塞諾西馬的胜利

在同一个夏季中，大約和上面所說的事情同时，在米利都的伯罗奔尼撒軍队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們記得，替薩斐尼离开那里往阿斯盆都去的时候，留了一些官吏在那里負責供給他們金錢，这些官吏完全不把金錢給伯罗奔尼撒人；腓尼基的艦队既沒有来，替薩斐尼看上去也沒有回来的样子；和他同去的腓力[②]和另外一个軍官阶級的斯巴达人希波克拉底在法西利斯，他們已經写信給海軍大将門达拉斯，告訴他說，船艦完全沒有前来的希望，他們很受替薩斐尼的虐待。同时，法那培薩斯繼續請求他們的援助，很希望他們

① 一些雅典的奴隶警察或卫兵，多半是西徐亚人(因此是蛮族)。参閱柏克：《雅典財政》，i，第276 278頁。

② 参閱第624頁。

的艦队到他那里去，因为他和替薩斐尼一样，也想引起他的統治区域内那些現在还受雅典人統治的城市叛变，希望从这些叛变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因此，最后門达拉斯把軍队愼重組織好之后，直到出航的时候才下命令，以避免在薩摩斯的雅典人的注意，带着七十三条船艦从米利都駛出，向赫勒斯滂航行。有十六条船艦，在同一个夏季中，早已到了那里，蹂躪了刻索尼苏斯半島一部分土地。門达拉斯遇着風暴，被迫航入爱卡魯斯港中。恶劣的天气使他留在那里五六天后，他才繼續航行，到了开俄斯。

当色雷西拉斯听到門达拉斯已經离开米利都的消息的时候，他馬上亲自率領五十五条船艦迅速出发，想比門达拉斯先到赫勒斯滂。但是当他发現門达拉斯到了开俄斯的时候，他料想門达拉斯会停泊在那里的，所以他安置一些偵察哨兵在列斯堡和对岸的大陆上，使伯罗奔尼撒人向任何方面移动的时候，他都不会不知道；而他本人則沿着海岸綫航往麦提姆那。在那里，他命令把大麦和其他軍需准备好，他的用意是这样的：如果門达拉斯再停留在开俄斯的話，他打算从列斯堡渡海过去进攻开俄斯。同时，他决定去进攻列斯堡的伊勒苏斯城，因为它已經叛变了；如果可能的話，他想攻下这个城市。麦提姆那的主要流亡者已經从丘米带来大約五十名重装步兵（这些人加入了他們的党派），又从大陆上雇佣了其他的人，共有軍队約三百人，由底比斯人阿那克山大指揮，因为列斯堡人和底比斯人在种族上是有联系的[1]原故。他們带着这支軍队首先进攻麦提姆那，但是沒有成功，因为密提林的雅典駐軍及时出来阻止了他們。他們又在城外一战被打敗了；他們横过山岭之后，想設法使伊勒苏斯叛变。因此，色雷西拉斯带着他的全部船艦向伊勒苏斯出发，想襲击那个地方。色雷西拉斯听到了流亡者渡

[1] 参閱第569頁。那里說，列斯堡人向阿基斯求援，彼奥提亚人支持他們；同时，第185頁，又說，彼奥提亚人和密提林人是同族人。

海过去了的时候，已經派了五条船艦从薩摩斯开出，比他先到了那里。他到迟了一点，沒有取得伊勒苏斯，但是他仍然繼續前进，停泊在伊勒苏斯城下。有两条从赫勒斯滂回国的船艦和五条麦提姆那的船艦也在此地和他們联合在一起，共有船艦六十七条。有了这些軍队在船上的时候，他們决定攻城，利用攻城机械和其他一切工具，如果可能的話，他想攻下伊勒苏斯。

同时，門达拉斯和伯罗奔尼撒艦队在开俄斯两天之后，就取得了他們的一切軍需，軍队中每个人都从开俄斯人手中取得三个开俄斯貨币[①]。第三天，他們就尽量迅速地駛出，以避免和在伊勒苏斯的雅典艦队相遇，他們沒有向公海中航行而是由列斯堡的东边向大陆航行。他們进入佛西依德[②]的卡特里亚港內用早餐，繼續沿着丘米海岸航行，在和密提林相对的大陆上阿吉紐西[③]用晚餐。他們晚間从那里繼續沿着海岸航行了一些时候，到了在大陆上和麦提姆那相对的哈馬都。他們匆忙地在那里用了早餐，于是繼續航行，經过勒克敦、拉利薩、哈馬克西都[④]和那个地区其他一些市鎮，在将近半夜的时候到了累提安，累提安已經是在赫勒斯滂的境內了。他們有些船艦也駛入息基昂和这个地区內的其他港口中。

雅典人有十八条船艦在塞斯都斯。他們看到了烽火信号的通知，同时看見敌人所占領的岸上突然出現了許多火光，知道伯罗奔尼撒人航入赫勒斯滂了。他們当晚就匆忙地启航，沿着刻索尼苏斯半島的海岸，达到伊利阿斯，以便进入公海而免受敌艦攻击。他們沒有被停泊在阿卑多斯的十六条船艦[⑤]发覺，这些船艦已經

---

① 可能是金币。——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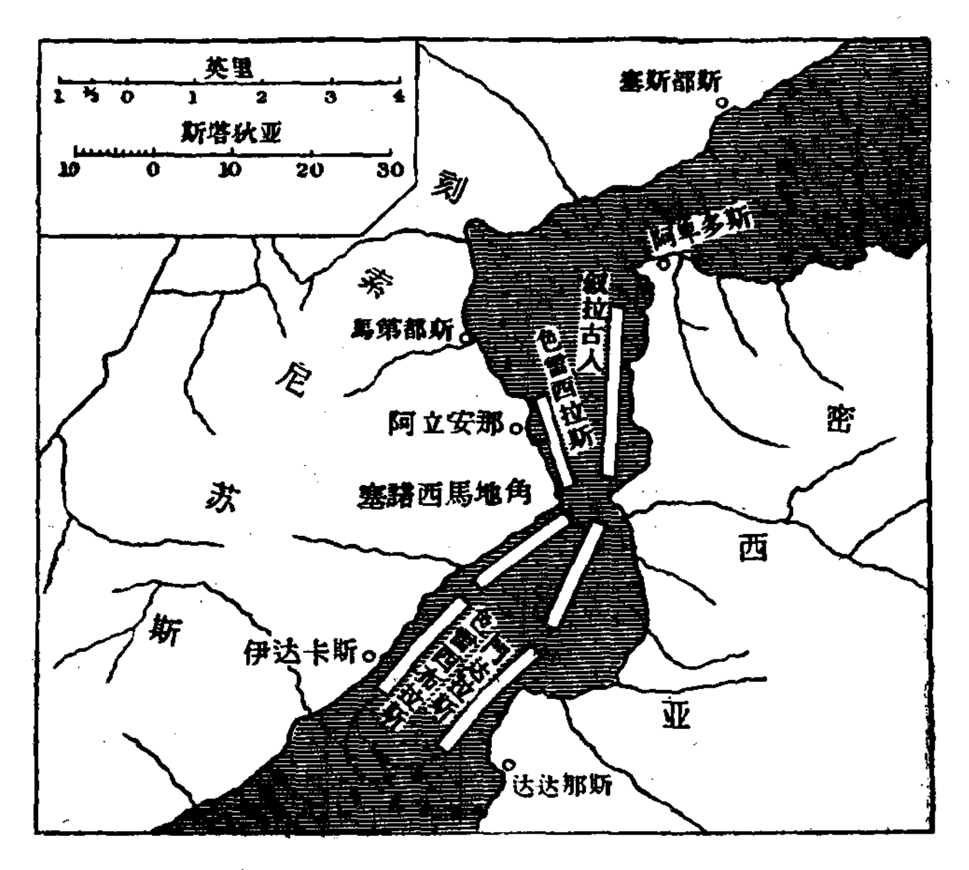
② 即佛西亚領地。——譯者

③ 可能阿吉紐西島的对岸大陆上还有一个阿吉紐西鎮。

④ 应当先到哈馬克西都，然后到拉利薩（斯特累波，XIII. i，47，昭伊特譯本第一卷，cx 頁）。——譯者

⑤ 参閱第635頁。

得到他們行将到来的友軍的通知，要他們监視着雅典人，以防止雅典人出航；但是黎明的时候，雅典人的船艦被門达拉斯的艦队看見了；門达拉斯的艦队馬上追赶雅典人。虽然雅典人大部分船艦逃往音不洛斯和雷姆諾斯去了，但是他們也是受了一些損失才逃脫的。有四条落在后面的船艦在伊利阿斯附近被赶上了。其中一条船在普罗特西劳斯[①]神庙附近擱淺，船艦和水手們都被俘虏了；有两条船艦被俘虏，但是船上的水手們逃掉了；第四条船扔在音不洛斯的海岸边，被敌人焚毁了。此后，阿卑多斯的艦队和伯罗奔尼撒人联合在一起，共有船艦八十六条了。当日他們圍攻了伊利阿斯一天，但是因为这个市鎮沒有屈服，他們又回到阿卑多斯去了。



塞諸西馬之役

① 傳說中，率領帖撒利軍队进攻特洛耶，在登陸时被杀的一位英雄。——譯者

同时，雅典人沒有得到他們原先預料从他們的偵察哨兵那里可以得到的消息，也沒有想到敌艦能够經过他們那里而不被发觉，所以繼續圍攻伊勒苏斯，好象沒有发現什么事情一样。他們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馬上放弃了伊勒苏斯，匆忙地航往赫勒斯滂去和敌人迎战了。有两条伯罗奔尼撒船艦在上次战斗中追逐雅典人太冒失了，进入公海中，和雅典的船艦相遇，因而被雅典人俘虏了。次日，雅典的艦队到了伊利阿斯，停泊在那里。他們把逃往音不洛斯的那些船艦取来，花了五天功夫准备战爭工作。

后来战斗发生了。这次战役是这样进行的：雅典人以縱队队形紧紧地沿着海岸，航往塞斯都斯。伯罗奔尼撒人看見他們来了，从阿卑多斯駛出迎战。这是很明显的，战斗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各自把两翼延长——雅典人带着七十六条船艦，沿着从伊达卡斯到阿立安尼的刻索尼苏斯半島海岸；而伯罗奔尼撒人带着八十六条船艦，从阿卑多斯到达达那斯。在伯罗奔尼撒人方面，叙拉古人居右翼，門达拉斯自己带着航行最快的船艦居左翼。在雅典人方面，色雷西拉斯居左翼，色雷西布拉斯居右翼，其他司令官各分配在全部艦队中。伯罗奔尼撒人的計划是首先进攻，用他們自己的左翼包圍雅典人的右翼，如果可能的話，想截断雅典人逃入公海的道路，同时想迫使雅典人的中軍退到岸边，岸边离陣地是不远的。雅典人知道敌人的用意，他們把自己的右翼向敌人想来包圍的地方延长，使自己的右翼超过了敌人的左翼。这时候，雅典人的左翼已經繞过了塞諾西馬地角。但是这样作的时候，他們的中軍力量薄弱，秩序混乱了，特别是因为他們的船艦比敌人的船艦少些，而且繞过塞諾西馬地角的海岸綫成一銳角，这一边的人不能看見那一边的情况。

因此，伯罗奔尼撒人进攻雅典人的中軍，迫使他們的船艦靠近岸边，于是登陆追逐雅典人。在此地，伯罗奔尼撒人推进得很順

利；色雷西布拉斯所指揮的右翼船艦暫时不能援助中軍，因为很多敌艦向他进攻；色雷西拉斯所指揮的左翼船艦也不能援助它，因为塞諾西馬地角的阻隔，使他不能看見那边所发生的事情，同时又被叙拉古人及其他敌人的船艦所包圍，敌艦的数目和他自己的相等。但是最后，伯罗奔尼撒人相信他們自己是胜利了，开始分散，追逐个别的船艦，他們許多船艦开始混乱了。色雷西布拉斯和他的軍队看見了这种情况，他們不繼續延长他們的陣綫，馬上回轉来进攻那些向他們冲来的敌艦。把这些敌艦击潰之后，他們进攻那些已經取得胜利了的伯罗奔尼撒船艦，趁着敌艦分散和混乱的时候，进行追击，大部分敌艦不战而逃。同时，叙拉古人也受色雷西拉斯的压迫而退却，当他們看見其余的船艦正在逃跑的时候，他們更加急于想逃跑了。

伯罗奔尼撒人完全被打垮了。他們大部分人首先逃往密底阿斯河畔，后来逃入阿卑多斯。虽然雅典人只俘虏到少数船艦（因为在赫勒斯滂海峽的狹窄水面上，敌人用不着跑得很远，就达到安全地带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对于他們沒有什么事情比这次海軍胜利更好的了。直到这时为止，因为几次小战役的失敗，[①] 因为西西里的慘剧，他們已經害怕伯罗奔尼撒人的海軍了；但是現在他們消除了他們的自卑感，开始相信敌人在海上沒有什么了不起了。他們俘虏的敌艦中，有八条是开俄斯的，五条是科林斯的，两条是安布累喜阿的，两条是彼奥提亚的，此外还有琉卡斯的、斯巴达的、叙拉古的和培林尼的各一条。他們自己也丧失了十五条船艦。

他們在塞諾西馬地角树立一个胜利紀念碑，取得了破坏了的船艦，依照休战条件，退还了敌人死者的尸体，然后派遣一条三列桨战艦回雅典去报告胜利的消息。当这条战艦达到雅典，雅典人

① 参閱第592、632、637頁。

在最近受到优卑亚的灾难和国內革命之后，听得了这个意外的好消息的时候，他們的精神大为振作起来了，他們开始相信，只要他們坚决地尽量努力，最后的胜利还是可能的。

这次战役后的第四天，塞斯都斯的雅典人努力修理他們的船艦，航行去进攻塞西卡斯，因为塞西卡斯已經叛变了。他們看見从拜占庭开来的八条船艦[①]停泊在哈巴金和普賴亚帕斯附近。他們向这些船艦駛去，在岸上把敌軍打敗，把船艦捕获了。于是他們到了塞西卡斯，塞西卡斯是沒有設防的，他們恢复了在那个市鎮的統治权，强迫居民付一笔賠款。同时，伯罗奔尼撒人也从阿卑多斯起航，往伊利阿斯去，他們在那里取得了他們所捕获的船艦中还可以应用的船艦，其余的船艦已經被伊利阿斯人焚毁了。他們又派遣希波克拉底和挨彼克里斯到优卑亚去，把那里的船艦带来。

大約同在这个时候，亚西比得带着他的十三条船艦[②]从考諾斯和法西利斯[③]回到薩摩斯了，他带回消息說，他已設法使腓尼基艦队不参加伯罗奔尼撒人一边，他使替薩斐尼对雅典人比过去更为友好了。除了他已有的船艦外，他又配备了九条船艦的水手，强迫哈利加納苏人貢献大批款項，又在寇斯設防。以后，他任命一个总督統治寇斯，因为这时候已近秋季，他就航回薩摩斯了。

当替薩斐尼听說伯罗奔尼撒艦队已經从米利都航往赫勒斯滂去了的时候，他就拆掉他的軍营，匆忙地从阿斯盆都回到了爱奥尼亚。

当伯罗奔尼撒人在赫勒斯滂的时候，安坦德拉斯人（他們是伊奥利亚族）从阿卑多斯取得了一些重装步兵，带着这些步兵由陆地

---

① 参閱第618頁。

② 参閱第624頁。

③ 这个次序說顛倒了，应当說，"从法西利斯和考諾斯回到薩摩斯"。（参閱昭伊特譯本第1卷cx頁。—— 譯者）

上横过伊达山，进入他們自己的城内，因为他們認为受替薩斐尼所委派的官吏波斯人阿薩栖兹的虐待。就是这个阿薩栖兹，过去曾詐称他有不可告人的私仇关系，因而邀請住在阿特拉密提昂[①]的提洛人来，允許他們的主要人物有在軍队中服务的机会。他使他們作为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而离开他們的城市之后，他监視他們，直到他們正在用餐的时候，用他自己的兵士把他們包圍起来，用标枪把他們射死。因为这个罪行，安坦德拉斯人担心阿薩栖兹可能有一天也会用这种行动来对付他們；同时，他又把沉重的負担加在他們的身上，使他們不能負担。因此，他們把他的駐軍驅逐出卫城。

当替薩斐尼所到了伯罗奔尼撒人除了在米利都[②]和奈达斯[③]所作的事情之外（他在奈达斯的駐軍也被驅逐了），又有这种行动的时候，他知道他和伯罗奔尼撒人的关系眞是很坏了，他担心他們还会給他以更多的危害。同时，他想到法那培薩斯得到他們的帮助，用更少的时間和金錢，对付雅典人也許会比他作得更好些，他也煩恼。因此，他决定到赫勒斯滂去会見他們，以便对于在安坦德拉斯所发生的事情提出抗議，同时也想就他們因为腓尼基艦队及其他事情对他所发的怨言尽力加以表白。他首先到以弗所，他在那里祭祀阿提密斯女神……[④]

---

① “在雅典人因为被除提洛島的原故，把他們从他們的家乡驅逐出来之后。”（参閱第354頁。）

② 参閱第620頁。

③ 参閱第588頁。

④ 根据第373頁的記載，著者的原意是計划写到公元前404年的。現在至此突然中止，全書未完。——譯者



附　　录

一、阿基达马斯战争综合年表

公元前	修昔底德所用的季	亚狄迦、中希腊和伯罗奔尼撒东部	伯罗奔尼撒西部及希腊西北部
431	夏季	约三月五日底比斯人袭击普拉提亚(106) 五月底伯罗奔尼撒人第一次侵入亚狄迦(114) 六月底雅典舰队劫掠伯罗奔尼撒沿岸(123) 七月初伯罗奔尼撒军队撤退(123) 约九月雅典侵入麦加里德(126)；占领阿塔兰塔(127)	约八月雅典舰队至希腊西北部(126)
431/430	冬季	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128)	伯罗奔尼撒人在希腊西北部的活动(127)
430	夏季	五月底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侵入亚狄迦(137) 六月雅典发生瘟疫(137) 六月底雅典进攻挨彼道鲁斯(143) 七月中旬伯罗奔尼撒军队撤退(143) 七月底哈格浓航往波提狄亚(143)雅典派使节往斯巴达(144) 九月初哈格浓回国(144)伯里克利免职(149)	伯罗奔尼撒人远征萨星修斯(151)
430/429	冬季	约三月伯里克利复职(149)	雅典人派福密俄往诺帕克都(154)

说明：阿基达马斯战争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初十年。
表中括弧内的数字指本书的页数(下表同)。

爱琴区域及小亚细亚	色雷斯区域	西西里
	雅典人继续围攻波提狄亚(143)；与西塔尔西斯及柏第卡斯同盟(125) 福密俄回雅典(144)	
	八月哈格浓至波提狄亚(143) 伯罗奔尼撒人派往波斯的代表团被捕，送雅典处死(152)	
雅典将军美利山达在吕西亚征收贡税，被杀(154)	波提狄亚投降(154)	

续表

公元前	修昔底德所用的季	亚狄迦、中希腊和伯罗奔尼撒东部	伯罗奔尼撒西部及希腊西北部
	夏季	五月底伯罗奔尼撒人围攻普拉提亚(158) 约七月一部分伯罗奔尼撒军队撤退(160) 九月中旬其余的伯罗奔尼撒军队撤退(160) 伯里克利卒(150) 雅典派往援助福密俄的舰队至克里特(167)	七一八月伯罗奔尼撒军队进攻阿开那尼亚，失利(163) 八月福密俄第一次胜利(166) 九一十月福密俄第二次胜利(173)
	冬季	约十一月伯罗奔尼撒人袭击萨拉米(174)	福密俄在阿斯塔卡斯等地(181) 约三月福密俄回雅典(182)
428	夏季	五月底伯罗奔尼撒人第三次侵入亚狄迦(184) 六月雅典派克莱披底往列斯堡(185) 七月中旬密提林代表团到斯巴达(186) 八月十一一十五日密提林代表团参加奥林匹亚节日庆祝，请求援助(188) 九月伯罗奔尼撒军队在地峡集合，准备侵入亚狄迦；雅典舰队驶往地峡示威(192,193)	约八月雅典派阿索匹阿斯往希腊西北部(187)
427	冬季	一部分普拉提亚驻军突围出逃(194—197)	

续表

爱琴区域及小亚细亚	色雷斯区域	西西里
	五月底雅典人败于卡尔息狄斯(162) 雅典军队撤退(162)	
	约十一月西塔尔西斯侵入马其顿和卡尔息狄斯(175)	
六月列斯堡叛乱(184) 密提林休战和约(186) 九至十月帕撒斯围攻列斯堡(194)		
莱西克利往小亚细亚征收贡税，被开利阿人杀死(194) 二至三月萨利修斯至密提林(198)		

续表

公元前	修昔底德所用的季	亚狄迦、中希腊和伯罗奔尼撒东部	伯罗奔尼撒西部及希腊西北部
	夏季	斯巴达派阿尔息达率海军援救密提林(198) 五月底伯罗奔尼撒人第四次侵入亚狄迦(198) 约六月底伯罗奔尼撒军队撤退(199) 约七月底尼西阿斯袭取米诺亚(216) 约八月普拉提亚陷落(217)	约七月科西拉贵族党人暴动(231) 八月初科西拉附近的战争(235)
	冬季	雅典第二次瘟疫(241)	
426	夏季	雅典人败底比斯人于塔那格拉(244) 斯巴达在特累启斯建立赫拉克里亚殖民地(244)	德谟斯提尼往希腊西北部(244) 约八月德谟斯提尼在挨托利亚的惨败(249) 约十月初伯罗奔尼撒人在阿开那尼亚边界上(251)
	冬季	雅典瘟疫终止(242)	约十一月德谟斯提尼大败伯罗奔尼撒人于奥尔匹附近(256)；又败安布累喜阿人于爱多美尼(258)
425	夏季	四至五月伯罗奔尼撒人第五次侵入亚狄迦(265) 攸利密顿、索福克利和德谟斯提尼出发往西西里(265) 伯罗奔尼撒军队撤退(267) 六月斯巴达代表团往雅典求和(275) 九月雅典人败科林斯人于苏力基亚(293)；雅典占领墨色那(294)	约五月雅典人占领派娄斯(267) 在派娄斯的战争(271) 六月二十日休战协定(274) 七月底雅典人攻陷斯法克特利亚(289) 九月雅典舰队至科西拉(294) 雅典攻陷安那克托里安(296)

续表

爱琴区域及小亚细亚	色雷斯区域	西西里
六月底阿尔息达至提洛(200) 密提林陷落(199) 七月中旬阿尔息达至恩巴敦(200) 帕撒斯在诺丁姆(202)		约九月雷岐兹远征西西里(241)
		西西里北岸附近的战争(243)
雅典人远征弥罗斯(244)		麦散那投降雅典(243) 雅典人在罗克里附近的胜利(249) 叙拉古人在因尼萨附近的胜利(252)
雅典人在提洛举行祓除典礼(251)		雅典派皮索多勒斯至西西里，代雷岐兹指挥军队(261)
	西蒙尼德败于爱昂西部(268)	四至五月叙拉古人占领麦散那(265) 六月麦散那海峡附近的战争(280)

续表

公元前	修昔底德所用的季	亚狄迦、中希腊和伯罗奔尼撒东部	伯罗奔尼撒西部及希腊西北部
424	冬季	十一月雅典增加贡税①	十月底德谟斯提尼在伯罗奔尼撒沿岸
	夏季	六月尼西阿斯占领锡西拉(297)② 八月雅典袭击麦加拉(305) 占领尼塞亚(308)	约八月德谟斯提尼至诺帕克都(312) 十月底德谟斯提尼往西菲(320)
423	冬季	十一月彼奥提亚人大败雅典人于第力安(325,328) 麦加拉人收复长城(333)	
	夏季	约四月二十日雅典与斯巴达订立一年休战和约(338)	
422	冬季	门丁尼亚人与提基亚人战争(351)	
	夏季	约四月休战和约期满(354) 九月初旬克里昂航往卡尔息狄斯(354)	
421	冬季	雅典与斯巴达商议和约(365)	
	夏季	四月尼西阿斯和约(366)	

① 《希腊碑铭集成》，i，63。

② 同上，i，342。

续表

爱琴区域及小亚细亚	色 雷 斯 区 域	西 西 里
雅典人在赫勒斯滂和攸克星海上的军事行动(311)	九月伯拉西达至阿堪修斯(317)	机拉会议(300)
	约十二月伯拉西达攻陷安菲玻里(332) 希腊东北部暴动扩大(333)	
雅典派遣使节往波斯(296)	四月二十二日赛翁尼暴动(341) 五月门德暴动(343) 伯拉西达与柏第卡斯进攻阿拉皮阿斯(344) 尼西阿斯收复门德(349),围赛翁尼(350) 柏第卡斯与雅典议和(350)	
	伯拉西达进攻波提狄亚无功(351)	
	雅典与波提亚人同盟 九月克里昂收复托伦(354) 十月克里昂继续战争(357) 安菲玻里之役，克里昂与伯拉西达均战死(352)	雅典使节斐厄克斯往西西里和南意(355)

二、古代希腊大事年表(公元前500—404年)

公元前	希　　　　　　腊	其　他　国　家
499	爱奥尼亚反抗波斯的暴动［希波战争开始］	
494	爱奥尼亚暴动被镇压	
492	大流士第一次侵略希腊；亚陀斯的复灭	
490	大流士第二次侵略希腊；马拉松之役(15)	
485		大流士卒(13),泽尔士即位 机拉僭主机伦(后为叙拉古僭主)(426)
483	雅典建立海军	
480	泽尔士侵略希腊(15);德摩比利(289)和萨拉米战役(53)	叙拉古败迦太基于希米拉
479	普拉提亚战役(155，217)；密卡尔战役(63)［希波战争第一阶段结束］ 冬,雅典人攻陷塞斯都斯(63)	
478	波桑尼阿斯从拜占庭召回(68) 提洛同盟(68)	
477	塞蒙夺取拜占庭 庇里犹斯港建筑完成(66)	
476	塞蒙在色雷斯的进军(69)	
471	地米斯托克利被放逐(94)	
470	波桑尼阿斯之死(93)	
466	地米斯托克利逃亡(94) 塞蒙大败波斯人于攸利密顿河畔(70) 那克索斯叛变,被雅典镇压(69)	叙拉古建立民主政治
465	塔索斯叛变,雅典人围攻(70)	
464	斯巴达大地震,希洛人暴动［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71)	泽尔士遇刺;阿塔薛西斯即位(96)
463	秋,塔索斯投降(72)	

公元前	希　　腊	其他国家
462	春，斯巴达求援雅典，塞蒙出兵援助斯巴达(72) 斯巴达请塞蒙退出美塞尼亚(72) 雅典与亚哥斯及帖撒利同盟(72) 地米斯托克利卒(97)	伊那罗斯领导埃及人暴动(73)
461	塞蒙被放逐；厄菲阿尔特的改革及其遇刺	利吉姆和赞克利的民主革命
460	科林斯人败雅典人于哈利依斯(73)	雅典舰队驶入尼罗河(73)
459	雅典人败科林斯人于麦加里德(74)；围攻厄基那(74)；败斯巴达海军于西克鲁菲利亚(73)	
457	夏，斯巴达人败雅典人于塔那格拉 (75)［两国公开斗争的开始］ 雅典人败彼奥提亚人于恩诺斐塔(76)［雅典占领彼奥提亚］ 雅典建筑庇里犹斯和法勒隆长城(75)	
456		麦加培扎斯率波斯军至埃及(76)
455	托尔密德远征伯罗奔尼撒沿岸(76) 厄基那投降雅典(76)	
454	提洛同盟金库移雅典［雅典海上霸国完成］	雅典远征埃及的军队复灭(76)
453		雅典、厄基斯泰和哈利赛伊订立条约
451	雅典与斯巴达订立五年休战和约(77) 塞蒙回雅典	
450	夏，塞蒙远征塞浦路斯；塞蒙卒(77)	叙拉古人败西塞尔人
449	雅典与波斯订立卡利阿斯和约［希波战争第二阶段结束］	
448	斯巴达远征特尔斐(78)	
447	彼奥提亚人败雅典人于科罗尼亚［彼奥提亚诸城市恢复独立］(78)	
446	优卑亚暴动(78) 斯巴达王普雷斯多安那克斯侵入亚狄迦(79；121)	

公元前	希　　　　　　　　腊	其　他　国　家
445	雅典与斯巴达訂立三十年和平条約(79)［伯里克利統治的开始］	?雅典、利吉姆和林地尼訂立条約
443		殖民条立爱
440	冬,薩摩斯暴动(79)	
439	春,薩摩斯投降(80)	
437	雅典派福密俄往安非罗基亚的亚哥斯;建立安非玻里城(329);伯里克利远征黑海,移民息諾普和阿密苏斯	
435	春,科林斯和科西拉关于伊庇丹努的争执(21)	
	科西拉人敗科林斯人于琉金密附近(25);占領伊庇丹努(25)	
433	雅典和科西拉訂立防守同盟(35)	雅典、利吉姆和林地尼重訂条約(241)
	九月西勃达之役(37)	
432	波提狄亚暴动(43)	
	麦加拉敕令	
	两次斯巴达同盟代表大会(47,82)	
	雅典卫城正門修建完成	
431	三月底比斯人襲击普拉提亚(103)［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	
	伯罗奔尼撒人第一次侵入亚狄迦(114)	
430	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侵入亚狄迦(137)	
	雅典发生瘟疫(137)	
	六月伯里克利进攻挨彼道魯斯,无功(143)	
	伯里克利受审、被罰(149)	
	雅典派福密俄往諾帕克都(153)	
	波提狄亚陷落(154)	
429	伯罗奔尼撒人圍攻普拉提亚(155)	
	伯里克利卒(150)	
	福密俄大敗納謨斯(166,173)	
	冬,伯罗奔尼撒人襲击薩拉米(174)	
428	伯罗奔尼撒人第三次侵入亚狄迦(184)	
	密提林暴动(184)	

公元前	希　腊	其　他　国　家
	雅典始征财产税(194)	
427	伯罗奔尼撒人第四次侵入亚狄迦(198)	
	夏，密提林陷落(199)	
	普拉提亚陷落(217)	林地尼与叙拉古发生战争；林地尼派哥尔基亚至雅典求援(241)
	九月雷歧兹远征西西里(241)	
	科西拉党争(231)	
	冬，雅典第二次发生瘟疫(242)	
426	德謨斯提尼在埃托利亚的慘敗(249)	
425	伯罗奔尼撒人第五次侵入亚狄迦(265)	
	雅典人占領派娄斯(267)；希洛人逃亡(291)	
	克里昂拒絕和平建議(278)	
	雅典人攻取斯法克特利亚(289)	
	科西拉貴族党的被消灭(294、295)	
424	雅典人攻陷錫西拉和尼塞亚(308)	
	彼奥提亚人大敗雅典人于第力安(325, 328)	夏，机拉会議(300)
	伯拉西达攻陷安菲玻里(332)和托倫(335)	
423	四月雅典和斯巴达訂立一年休战和約(338)	阿塔薛西斯卒(296)；大流士二世即位；叙拉古并吞林地尼(356)
422	克里昂克复托倫(355)	雅典派遣使团往南意及西西里(356)
	安菲玻里之役：克里昂和伯拉西达陣亡(362)	
	和平談判(366)	
421	四月尼西阿斯和約(366)	
	五月雅典与斯巴达訂立五十年同盟条約(371)	
420	三月斯巴达与彼奥提亚訂立同盟条約(382)	
	七月雅典、亚哥斯、門丁尼亚和伊利斯訂立同盟条約(388)	
419	尼西阿斯和亚西比得当选为将軍(394)	
	亚西比得在伯罗奔尼撒的軍事行动(394)	
418	斯巴达人大敗亚哥斯同盟軍于門丁尼亚	

公元前	希　　　　　　腊	其　他　国　家
	(405)	
	斯巴达与亚哥斯訂立五十年同盟条約(409)	
	十月亚哥斯建立貴族政治(410)	
417	七月亚哥斯人推翻貴族政治(411)，恢复与雅典的同盟条約(411)	
416	弥罗斯被迫投降雅典(421)	厄基斯泰与栖来那斯发生战争；叙拉古援助栖来那斯
	冬，斯巴达劫掠亚哥斯土地(421)	
415	厄基斯泰求援雅典(428)	
	赫尔密石像被破坏(443)	
	六月雅典海軍出发，远征西西里(444)	
	亚西比得被召回国，中途逃往斯巴达(460)	雅典人败叙拉古人(472)
414	夏，斯巴达劫掠亚哥斯土地(491)	春，叙拉古之圍(493)
	亚哥斯人侵入泰里亚(491)	拉馬卡斯陣亡(495)
	吉利普斯往援叙拉古(496)	叙拉古人败雅典人，反抗城牆建筑成功(504)
	十二月攸利密頓駛往西西里(508-509)；雅典第二次远征軍出发(519)	
413	三月斯巴达王阿基斯侵入亚狄迦(510)，占領狄西里亚(510)，雅典奴隶逃亡(516)	叙拉古陆軍收复普利姆密里昂，海軍败于大港(513)
		叙拉古海軍败雅典人于大港(526)
	雅典征收五厘进口税，以代貢税(517)	德謨斯提尼至西西里，进攻厄庇波利，失败(528—529)
		叙拉古人在大港中决定性的胜利(547—549)
		九月雅典軍队从陆地上退却(552)，全軍复灭(561)
412	雅典附屬同盟国暴动(569)	
	斯巴达与波斯同盟(577, 589)	
	开俄斯之被圍(580)	
	薩摩斯平民革命(579)	
	伯罗奔尼撒海軍集中于米利都(587)	亚西比得逃往小亚細亚依附替薩斐尼(594)
	雅典海軍集中于薩摩斯(583)	
411	三月雅典寡头政变(605—612)	
	薩摩斯的雅典海軍反对寡头政治(614)；	

公元前	希　　　　　　　腊	其　他　国　家
	召回亚西比得(618)	
	雅典党爭(624); 雅典人敗于邦利多里，全优卑亚暴动(631); 廢除四百人議事会，溫和寡头派执政(633)	
	雅典人在塞諾西馬(637—639)和阿卑多斯的胜利	
410	雅典在塞西卡斯的胜利; 恢复民主政治; 拒絕斯巴达的和平建議	
409		栖来那斯和希米拉的毁灭
408	雅典恢复拜占庭	小居魯士为小亚細亚总督
407	亚西比得回雅典，任將軍职	
406	三月雅典人敗于諾丁姆; 亚西比得引退	
	八月雅典人在阿吉紐西的胜利	
	雅典拒絕斯巴达的和平建議	
405	薩摩斯人取得雅典公民权	
	伊哥斯波塔米之役; 雅典之圍	
404	雅典投降[伯罗奔尼撒战争終結]	大流士二世卒; 阿塔薛西斯二世即位

三、要目索引

（索引中的数字指本書中的頁数）

三画

四画

五画

六画

十一

七画

八画

九画

十画

十一画

十二画

十三画

十四画

十五画

十六画

十七画

十八画

四、譯名对照表

A

Abdera 阿布提拉
Abronichus 阿布罗尼庫斯
Abydos (=Abydus) 阿卑多斯
Acamantis 阿卡曼替斯(雅典一部落)
Acanthian 阿堪修斯人
Acanthus 阿堪修斯
Acarnan 阿开南
Acarnania 阿开那尼亚
Acarnanian 阿开那尼亚人
Acesine, R. 阿塞西恩河
Achaea 亚加亚
Achaean 亚加亚人
Acharnae 阿卡奈 (雅典最大的得莫)
Acharnian 阿卡奈人
Acharusian, L. 阿刻鲁西安湖
Achelous, R. 阿基洛斯河
Acherdus 阿刻都斯
Acheron, R. 阿克隆河
Achilles 阿溪里
Achradina 阿克拉丁那
Acrae 阿克里
Acraean Cliff 阿克里崖
Acraean Hight 阿克里高地
Acragas 阿克累加斯 (卽阿格立眞坦)
Acropolis 阿克罗波利 (卫城)
Acrothoi 阿克洛多依
Actaean cities 阿克提安諸城市
Acte 阿克特 (半島)
Actium 亚克兴
Adeimantus 阿第曼图斯
Admetus 阿德密塔斯
Aeantides 伊安泰德
Aegaleus, Mt. 伊加拉斯山
Aege 伊治
Aegean Sea 爱琴海
Aegina 厄基那
Aeginetan 厄基那人
Aegitium 伊基提昂
Aegospotami 伊哥斯波塔米
Aegytis 伊基替斯
Aenea 伊尼阿
Aeneas 伊尼阿斯
Aeneum, C. 伊尼阿地角
Aeniadae 伊尼亚底人
Aenian 伊納斯人
Aenianian 伊尼安尼亚人
Aenus 伊納斯
Aeolia 伊奥利亚
Aeolian 伊奥利亚人
Aeolian, Is. (或 Is. of Aeolus) 伊奥拉斯群島
Aeolidas 伊奥利达
Aeolis 伊奥里斯
Aeolus 伊奥拉斯
Aeson 伊逊
Aethaean 伊泰安人
Aetna, Mt. (=Etna, Mt.) 厄特那山
Aetolia 挨托利亚
Aetolian 挨托利亚人
Agamamnon 阿伽美濃
Agariste 阿加利斯特
Agatharchidas 阿加塔尔西达斯
Agatharchus 阿加塔庫斯
Agathias 阿吉替阿斯
Agesander 阿哲桑达
Agesippidas 阿基息比达

Agilus 阿基拉斯
Agis 阿基斯
Agraean 阿格里人
Agrianian 阿格里安尼亚人
Agrigentine 阿格立眞坦人
Agrigentum 阿格立眞坦
Agyrium 阿吉里安
Aieimnestus 爱恩尼斯都
Aisimades 阿伊西馬得
Alcaeus 阿尔西阿斯
Alcamenes 亚加美尼
Alcibiades 亚西比得
Alcidas 阿尔息达
Alcinadas 阿尔星那达
Alcinous 阿尔辛諾斯
Alciphron 阿尔西夫倫
Alcisthenes 阿尔西提尼
Alcmaeon 阿克密翁
Alcmaeonidae 阿克密尼德族
Alexander 亚历山大
Alexarchus 亚历撒庫斯
Alexicles 亚历西克利
Alexippidas 亚历西匹达
Alicyae 阿利西
Alicyaean 阿利西人
Almopia 阿尔摩比亚
Almopian 阿尔摩比亚人
Alope 阿罗比
Alpineus, R. 阿尔宾諾斯河
Alyzia 阿力西亚
Ambracia 安布累喜阿
Ambracian (=Ambraciot) 安布累喜阿人
Ameiniades 阿美尼亚德
Ameinias 阿美尼阿斯
Ameinocles 阿密恩諾克利
Amisus 阿密苏斯
Ammias 安密阿斯
Amorges 阿摩基斯
Amorgos 阿摩哥斯
Ampelidas 安壁立达
Amphias 安菲阿斯
Amphidorus 安菲多拉斯
Amphilochia 安非罗基亚
Amphilochian 安非罗基亚人
Amphilochian Argos 安非罗基亚的亚哥斯
Amphipolis 安菲玻里
Amphipolitan 安菲玻里人
Amphissa 安斐薩
Amyclae 阿密克利
Amyntas 阿明塔斯
Amyrtaeus 阿密尔塔阿斯
Anaceum 安那西安
Anactoria 安那克托里亚
Anactorian 安那克托里亚人
Anactorium 安那克托里安
Anaea (=Ania 或 Anaia) 安尼亚
Anaetan 安尼亚人
Anapus, R. 阿那配斯河
Anaxander 阿那克山大
Anaxilas 安那克西拉斯
Andocides 安多西德
Andrian 安得罗斯人
Androcles 安得洛克利
Androcrates 安得洛克拉底
Andromedes 安得洛密德
Andros 安得罗斯
Androsthenes 安得罗斯提尼
Angites, R. 安吉特河
Antandrian 安坦德拉斯人
Antandrus (=Antandros) 安坦德拉斯人
Anthemus 安提馬斯
Anthene 安提尼
Anthesterion 花月(雅典曆)(相当于

Artemis 阿提密斯
Artemisium 阿提密喜安(地角);
阿提密喜安月(斯巴达曆)
Asia 亚細亚
Asine 阿細恩
Asopius 阿索匹阿斯
Asopolaus 阿索波劳斯
Asopus, R. 阿索帕斯河
Aspendus 阿斯盆都
Assera 阿塞拉
Assinarus 阿栖那魯斯
Astacus 阿斯塔卡斯
Astymachus 阿斯泰馬卡斯
Astyochus 阿斯泰奥卡斯
Astypalaea 阿斯泰巴利亚
Atalanta (=Atalante) 阿塔兰塔
Athena (=Athene) 雅典娜
Athenaeus 雅典尼阿斯
Athenagoras 雅典那哥拉斯
Athenian 雅典人
Athens 雅典
Athos 亚陀斯
Atintanian 阿丁坦尼亚人
Atmerdan 阿特麦丹
Atramyttium 阿特拉密提昂
Atreus 阿特里阿斯
Attic 亚狄迦的
Attica 亚狄迦
Aulon 奥隆
Autocharides 奥托卡里得
Autocles 奥托克利
Axioche 阿克西奥克
Axius, R. 阿克西阿斯河

B

Babylon 巴比倫
Balkan, Mts. 巴尔干山脉
Battus 巴都斯
Berga 培加
Beroea 培罗耶
Bisaltia 俾薩尔提亚
Bisaltian 俾薩尔提亚人
Bithynia 俾泰尼亚
Bithynian 俾泰尼亚人
Boeotia 彼奥提亚
Boeotian 彼奥提亚人
Boeum 培翁姆
Bolbe 博尔布
Bolissus 菩利苏斯
Bomian 波密亚人
Boriades 波利阿德
Bormiscus 波密斯卡
Bottiaea 波提亚
Bottiaean 波提亚人
Bottice 波提斯
Brasidas 伯拉西达
Brazen House 黄銅宮
Bricciniae 不利星尼
Brilessus 布里勒撒
Bromerus 布洛馬拉斯
Bromiscus 布洛密斯卡
Bucolion 布科賴昂
Budorum 布多隆姆
Buphras 布佛拉斯
Byzantium 拜占庭

C

Cacyparis, R. 卡西巴里斯河
Cadmeis 卡德密斯
Caedas 塞达斯(山谷)
Caïcinus 卡星那斯
Calex (=Cales) 卡勒克斯
Calliades 卡利阿德
Callian 卡利阿斯人
Callias 卡利阿斯
Callicrates 卡利克拉底

Calligeitus 卡利斋都
Callimachus 卡利馬卡斯
Callirhoe 卡利尔荷
Calydon 卡利敦
Calymna 卡利那
Camarina (=Camerina) 卡馬林那
Camarinaean 卡馬林那人
Cambyses 岡比西
Camicus 卡密卡斯
Camirus 卡密拉斯
Canastraeum 加那斯特勒安
Cantharus Harbour 坎塔拉斯港
Capaean 开帕伊斯人
Capais 开帕伊斯
Capaton 开配吞
Carcinus 卡西那斯
Cardamy 卡达密
Caria 开利阿
Carian 开利阿人
Carnean Holidays 卡尼亚节
Carneus 卡尼阿斯月
Carpathos 卡巴塔斯
Carteria 卡特里亚
Caryae 卡利伊
Carystian 卡里斯都人
Carystus 卡里斯都
Casmenae 卡斯門尼
Casos 卡索斯
Cassibili 喀西比利
Caster 卡斯忒
Catana 卡塔那
Catanaian 卡塔那人
Cathage 迦太基
Cathaginian 迦太基人
Caulonia 科倫尼亚
Caunus 考諾斯
Cavallata 卡发拉他
Cean 西奥斯人
Cecalus 西卡拉斯
Cecrops 西克罗普斯
Cecruphalia (或 Cecryphalia) 西克魯菲利亚
Cenaeum 森尼昂
Cenchereiae 森克里伊
Centorbi 森托比
Centoripa 森托利巴
Centoripae 森托利巴人
Centorli 森托利
Centorlipia 森托利匹亚
Cephallenia 塞法倫尼亚
Cephallenian 塞法倫尼亚人
Cephaloedium 塞法罗伊丁
Cephisus, R. 塞費苏斯河
Ceramericus 陶器区
Cercinitis 塞新尼替斯
Cerdylium 塞狄利安
Ceryces 塞利西斯
Cestrine 塞斯特林
Chaereas 查里利阿斯
Chaeronea 喀罗尼亚
Chalaean 卡利安
Chalastra 卡拉斯特拉
Chalce 加尔斯
Chalcedon 卡尔西頓
Chalcideus 卡尔息底阿斯
Chalcidia 卡尔息底亚
Chalcidian 卡尔西斯人
Chalcidice 卡尔息狄斯
Chalcio 卡尔西俄
Chalcis 卡尔西斯
Chalikiopulon 察利歧奥浦隆
Chaonian 査俄尼亚人
Charadrus 査拉德拉斯
Charicles 査里克利
Charmides 察米德
Charminus 査門那斯

Charoeades 察里阿德
Charybdis 卡立布狄斯
Chersonese 刻索尼苏斯（半島）
Chersonesus 刻索尼苏斯
Chian 开俄斯人
Chimerium 基美利烏姆
Chionis 开俄尼斯
Chios 开俄斯
Choirades 綽拉德（群島）
Chromon 克洛蒙
Chrysippus 克賴西巴斯
Chrysis 克賴西斯
Cicero 西塞罗
Cilicia 西里西亚
Cimolos 塞摩洛斯
Cimon 塞蒙
“Circle”, the “环塞”
Cithaeron 西薩隆
Citium 息提昂姆
Clarus 克拉魯斯
Classen 克雷松
Clazomenae 克雷佐門尼
Clazomenaen 克雷佐門尼人
Cleaenetus 克里安尼都
Cleandridas 克里安得里达
Clearchus 克利阿卡斯
Clearidas (=Cleridas) 克利里达
Cleinias (=Clinias) 克萊尼阿斯
Cleippides 克萊披底
Cleisthenes 克利斯梯尼
Cleobulus 克利奥标拉
Cleombrotus 克利俄姆布罗塔斯
Cleomedes 克利奥米德
Cleomenes 克利奥密尼斯
Cleon 克里昂
Cleonaean 克里奥尼人
Cleondridas 克里昂得里达
Cleone (=Cleonae) 克里奥尼
Cleonymus 克里奥尼馬斯
Cleopompus 克利奥彭帕斯
Clitor 克利托
Cnemus 納謨斯
Cnidian 奈达斯人
Cnidis 奈狄斯
Cnidus (=Cnidos) 奈达斯
Colonae 科倫尼
Colonus 科倫納斯
Colophon 科罗封
Colophonian 科罗封人
Common 康梦
Conon 科濃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Cophos 科福斯
Corcyra 科西拉
Corcyraeans 科西拉人
Corinth 科林斯
Corinthian 科林斯人
Coroebus 科勒布斯
Coronea 科罗尼亚
Coronaean 科罗尼亚人
Coronta 科隆塔
Corycus 科利卡斯
Coryphasium 科利法西安（郎派娄斯）
Cos 寇斯
Cotyrta 科提尔塔
Cranian 克朗尼人
Cranii 克朗尼
Crannon 克拉濃
Crannonian 克拉濃人
Crataemenes 克雷提門尼
Cratesicles 克雷提西克利
Cratippus 克刺替帕斯
Crenae 克勒尼
Crestonia 克萊斯呑尼亚
Crestonian 克萊斯呑尼亚人
Crete 克利特

Derrhis, C. 得里斯地角
Dersaean 得西亚人
Despotodagh 得斯波托达
Deucalion 丢开利翁
Diacritus 提阿克利都
Diagoras 带阿哥拉斯
Dian 第安人
Diasia 第阿西亚节
Didyme 狄狄密
Diemporus 第婀波鲁斯
Dii 提伊人
Diitrephes (或 Doeotrephes) 第依特累斐
Diniadas 狄尼阿达
Diodorus 戴奥多鲁斯
Diomedon 戴奥密敦
Diomilus 戴奥密拉斯
Dionysius 戴奥尼素
Dionysia 道尼修斯(酒神)节
Dionysus 道尼修斯(酒神)
Dioscuri 带奥斯丘賴(兄弟)神
Diotrephes 戴奥特累斐
Diotimus 戴奥提摩斯
Diphilus 狄非拉斯
Dipylon 狄斐隆
Dium 第安
Doberus 德培鲁斯
Dodona 多多那
Dolopia 多罗比亚
Dolopian 多罗比亚人
Dorcis 多尔西斯
Dorian 多利亚人
Dorieus 多里阿斯
Doris 多利斯
Dorus 多拉斯
Drabescus 德拉比斯卡
drachma 德拉克瑪(貨币名)
Dread Goddesses 恐怖女神
Droi 德罗依人
Druos-Kephalae (=Dryoscephalae) 德鲁阿斯-刻法利
Drymussa 德賴繆薩
Dryopes 德賴俄普人
Dyme 岱米

E

Eccritus 厄克里都
Echecratides 爱撒克拉提德
Echedorus, R. 爱撒多拉斯河
Echetimedes 爱撒提米底
Echenades 挨金那提斯(群島)
Edonian (=Edoni) 伊东尼亚人
Eetionia 亚提翁尼亚
Egesta 厄基斯泰(即塞吉斯塔)
Egestaean 厄基斯泰人
Egypt 埃及
Eion 爱昂
Elaeus 伊利阿斯
Elaphebolion 挨拉菲波賴昂月(雅典曆的第九月，現行曆的三月下半月至四月上半月)
Elea 厄利亚
Elean 伊利斯人
Eleusis 埃琉西斯
Eleuthenian (=Eleusinian) 埃琉西斯人
Elis 伊利斯
Ellomenus 厄罗門那斯
Elorus 厄洛拉斯
Elymi 厄力密人
Embatum 恩巴敦
Empedias 恩壁第阿斯
Endius 恩狄阿斯
Enipeus 伊尼匹阿斯
Enna 恩那
Ennea-Hodoi 厄尼亚-荷多依

Euxine Sea 攸克星海(即黑海)
Evarchus 挨維卡斯
Evenus 挨維那斯
Execestes 厄克塞斯特

F

Falconara, R. 法尔康那拉河
Fiume di Noto 阜姆一狄一諾托

G

Gale 蓋耳
Galepsus 伽利普苏斯
Gaulites 高利特
Gela 机拉
Gelon 机倫
Geloan 机拉人
Geraestus 吉拉斯都
Gerania 哲朗尼亚
Gerastius 哲拉斯提阿月(斯巴达曆)
Geta 基提人
Gigonus 基哥那斯
Glauce 格劳斯
Glaucon 格劳康
Goaxis 哥克西斯
Gongylus 龔基拉斯
Gorgias 哥尔基亚
Gortyn 哥太恩
Gortynia 哥太尼亚
Graia 格累亚
Graice 格累伊斯
Great Harbour 大港
Greece 希腊
Grote 格罗特
Gylippus 吉利普斯
Gymnopaedia 机姆諾匹底亚节.(斯巴达)
Gyrtonian 基尔頓尼亚人
Gytheum 基賽阿姆

H

Haemus 希馬斯
Haesa 希薩
Hagnon 哈格濃
Halex, R. 哈勒克斯河
Haliacmon, R. 哈利阿克梦河
Haliartian 哈利阿提亚人
Halicarnassus 哈利加納苏
Halicyae 哈利賽伊
Halieis (=Haliae) 哈利依斯
Halys, R. 哈利斯河
Hamaxitus 哈馬克西都
Harmatus 哈馬都
Harmodius 哈摩狄阿斯
Harpagium 哈巴金
Harpina (=Arpina) 哈宾那
Hebrus, R. 希布魯斯河
Hecatonbacon 赫卡湯姆培康月(雅典曆)
Hegesander 赫哲山大
Helixus 希力苏斯
Hellanicus 赫拉奈卡斯
Hellas 希腊
Hellen 海倫
Hellen 希倫
Hellenes 希倫人(希倫的后裔)
Hellenic 希倫人的,希腊的
Hellespont 赫勒斯滂
Hellespontian 赫勒斯滂人
Helorine road 往厄洛拉斯的道路
Helorum 希洛魯姆
Helorus (=Elorus) 厄洛拉斯
Helots 希洛人
Helus (=Helos) 希洛
Hephaestus 赫斐斯塔斯
Hera 希拉
Heraclea 赫拉克里亚

Ietae 爱伊泰
Iliad 伊利亚特
Ilissus, R. 伊立索斯河
Illyria 伊利里亚
Illyrian 伊利里亚人
Imbrian 音不洛斯人
Imbros 音不洛斯
Inachus, R. 伊那卡斯河
Inaros 伊那罗斯
Inessa 因尼薩
Inessian 因尼薩人
Iolaus 爱奥劳斯
Iolcius 爱奥尔西阿斯
Ion 爱溫
Ionia 爱奥尼亚
Ionian 爱奥尼亚人
Ionian Sea 爱奥尼亚海
Iphian 伊斐亚人
Isarchides 伊薩基达斯
Isarchus 伊薩庫斯
Ischagoras 伊斯卡哥拉斯
Isker, R. 爱斯开河
Isolochus 伊索洛卡斯
Isocrates 伊索克拉底
Isola di Magnisi 馬格尼西(島)
Ister 伊斯特
Isthmonicus 伊斯漠尼卡斯
Istone, Mt. 伊斯呑山
Italus 意大拉斯
Italy 意大利
Itamenes 意大明尼斯
Ithaca 伊大卡
Ithome 伊湯姆
Itys 伊提斯

J

Jalova 査洛瓦
Jowette 昭伊特

K

Kastradu 喀斯特拉部
Kerdylium, Mt. 克底利昂山
Kerkinitis, L. 克金提斯湖
Kitinium 乞丁尼翁姆

L

Labdalum 拉布达隆
Lacedaemon 拉西第梦
Lacedaemonian 拉西第梦人
Lacedaimonius(=Lacedaemonius) 拉西达蒙尼阿斯
Laches 雷歧兹
Lacinium, Pr. 拉辛尼安地角
Lacon 拉康
Laconia 拉哥尼亚
Lade 拉德
Laeaean 雷依亚人
Lamachus 拉馬卡斯
Lampon 兰本
Lampsacene 拉姆普薩卡斯人
Lampsacus 拉姆普薩卡斯
Laodicium 拉奥狄西安
Laophon 拉奥丰
Laphilus 拉斐拉斯
Larissa 拉利薩
Larissaean 拉利薩人
Latimus 拉提馬斯
Laurium 罗立溫
Leagrus 利格魯斯
Lebedus (=Lebedos) 勒比都
Lectum 勒克敦
Lecythus 勒西修斯
Lelantine Plain 利兰丁平原
Lemnian 雷姆諾斯人
Lemnos 雷姆諾斯
Leocorium 利俄科里翁

M

Maritza, R. 馬里乍河
Maronea 馬倫尼亚
Marseilles 馬賽
Massalia 馬薩利亚
Masta, R. 馬斯塔河
Mecyberna 麦西柏那
Mecybernaean 麦西柏那人
Medeon 麦第溫
Medes 米提人
Medma 米第馬
Medmaeans 米第馬人
Megabates 麦加巴特
Megabazus (=Megabyxus) 麦加培扎斯
Megacles 麦加克利斯
Megara 麦加拉
Megara Hyblaea 麦加拉海布里亚(即亥布隆的麦加拉)
Megarid 麦加里德
Megaris 麦加里斯
Melanchridas 梅兰克利达
Melanopus 梅兰諾配斯
Melansus 梅兰修斯
Meleas 美里阿斯
Melesander 美利山达
Melesias 美利西阿斯
Melesippus 密利西配斯
Melesius 麦勒修斯
Melian 弥罗斯人
Melitia (=Meliteia) 麦利提亚
Melos 弥罗斯
Memphis 孟斐斯
Mendaean 門德人
Mende 門德
Menander 米南德
Menas 米那斯
Mendesian mouth 門提西亚河口
Menecolus 門尼科拉斯
Menecrates 門尼克拉底
Menedarius 門尼达里阿斯
Menippus 門尼配斯
Menon 美濃
Meropid Cos 麦罗比德-寇斯
Messapian 美撒比亚人
Messenia 美塞尼亚
Messina (=Messana 或 Messane) 麦散那
Messinian 麦散那人
Metageitnion 麦塔斋特尼昂月(雅典曆)
Metagenes 麦塔眞尼
Metapontine 麦达蓬坦人
Metapontum 麦达蓬坦
Methana 墨色那
Methanaean 美敦尼人
Methone (=Methona 或 Methene) 美敦尼
Methydrium 麦提德里昂
Methymna 麦提姆那
Methymnian 麦捷姆那人
Metropolis 麦特罗玻里
Miciades 密西亚德
Midius, R. 密底阿斯河
Milesian 米利都人
Miletus 米利都
Miltiades 米太雅德
Mimas, Mt. 密馬斯山
Mindarus 門达拉斯
Minoa 米諾亚
Minos 米諾斯
Minyan Orchomenus 万尼安-奥科美那斯
Mistra 密斯特拉
Molossian (=Mossi) 摩罗西亚人
Molycrian Rhium 莫利克里昂的賴昂姆

N

O

Oeta (=Oetaea) 伊塔
Oetaean 伊塔人
Olophyxus 奥罗菲克塞斯
Olorus 奥罗拉斯
Olpae 奥尔匹
Olpaean 奥尔匹人
Olympeium 奥林匹昂
Olympia 奥林匹亚
Olympic Games 奥林匹亚賽会
Olympus 奥林配斯
Olynthian 奥林修斯人
Olynthus 奥林修斯
Onasimus 翁那西馬斯
Oneion 奥奈昂
Onetorides 翁尼脫利德
Onomacles 奥諾馬克利
Ophis, R. 奥斐斯河
Opican 奥匹西亚人
Opicia 奥匹西亚
Oppionian 奥比翁尼亚人
Opuntain Locrians 奥彭梯亚的罗克里斯人
Opuntain Locris 奥彭梯亚的罗克里斯(即罗克里斯东部)
Opus 奥巴斯
Orchomenian 奥科美那斯人
Orchomenus 奥科美那斯
Oreos 俄累俄斯
Orestes 奥勒斯特
Orestheum 奥勒斯提昂
Orestian 俄累斯提亚人
Oreus 奥勒阿斯
Orneae 奥尼伊
Ornean (=Orneate) 奥尼伊人
Orobiae 奥罗比伊
Oroedus 俄里都斯
Oropus 俄罗巴斯
Ortygia I. 奥提吉亚島
Oscius 奥斯西阿斯
Osmyn Aga 奥斯門-亚加
Ozolian Locrians 奥佐利亚的罗克里斯人
Ozolian Locris 奥佐利亚的罗克里斯(即罗克里斯西部)

P

Paches 帕撒斯
Pachynus, Pr. 帕基那斯地角
Paeonia 培奥尼亚
Paeonian 培奥尼亚人
Pagondas 帕岡达
Palaeo-Kastro 佩勃俄-卡斯特罗
Palaera 巴利拉
Pale 培尔
Palean 培尔人
Palermo 巴勒摩
Pallene 帕利尼
Pamillus 帕密拉斯
Pamphylia 旁菲利亚
Panactum 巴那克敦
Panaean 培尼亚人
Panaerus 帕那魯斯
Panagia 帕那治亚
Panathenaea 泛雅典娜节
Pandion 班岱翁
Pangaeus, Mt. 潘給犹斯山
Panormus 帕諾馬斯
Pantacyas, R. 潘塔西阿斯河
Pantaleon 彭塔里昂
Paralia 巴拉利亚
Paralian 巴拉利亚的
Paralus 巴拉洛斯
Paravaeans 巴拉維亚人
Parian 佩洛斯的
Parnassus 帕那薩斯
Parne 巴尼

Parnes 巴尼斯
Paros 佩洛斯
Parrhasia 帕累西亚
Parrhasian 帕累西亚人
Parthenius, Mt. 帕德尼阿斯山
Parthenon 帕德嫩
Pasitelidas 帕息特立达
Patmos 帕特摩斯
Patrae 培特利
Patrocles 帕特洛克利
Pausanias 波桑尼阿斯
Pedaritus 佩达利都
Pegae 培加
Peithias 佩西阿斯
Pelasgian 皮拉斯基人
Pale 皮尔
Pella 培拉
Pellene 培林尼
Pellenian 培林尼人
Pellichas 培利卡斯
Peloponnese 伯罗奔尼撒（半島）
Peloponnesian 伯罗奔尼撒人
Peloponnesus 伯罗奔尼撒
Pelops 彼罗普斯
Pelorus, C. 柏罗拉斯地角
Pentele 彭太利
Pentelicus 彭太利卡斯
Peparethus 佩巴里修斯
Perdiccas 柏第卡斯
Pericleides 伯里克萊底
Pericles 伯里克利
Perierres 佩累尔斯
Perioci 庇里奥西人
Perrhaebia 柏希比亚
Perrhaebian 柏希比亚人
Persephone 柏塞芬尼
Perseus 柏修斯
Persia 波斯
Persian 波斯人
Petra 庇特拉
Phacius 法西阿斯
Phaeacian 腓阿西亚人
Phaedimus 腓第馬斯
Phaeinis 腓伊尼斯
Phagres 法格里斯
Phaeax 斐厄克斯
Phalerum 法勒隆
Phalius 法利阿斯
Phanae 法尼
Phanomachus 法諾馬卡斯
Phanotis 法諾提斯
Pharáx 法拉克斯
Pharnabazus 法那培薩斯
Pharnaces 法那西斯
Pharos 腓罗斯
Pharsalian 法賽魯人
Pharsalus 法賽魯
Phaselis 法西利斯
Pheia 腓伊亚
Pheraean 非累人
Phidias 菲狄亚斯
Philemon 非利蒙
Philip 腓力
Philocharidas 菲洛卡利达
Philocrates 菲洛克拉底
Philoctetes 法罗克提提斯
Philomela 菲洛密拉
Phliasia 夫利亚西亚
Phliasian 夫利亚西亚人
Phliasius 夫利亚西阿斯
Phlius 夫利阿斯
Phocaea 佛西亚（在爱奥尼亚）
Phocaeae 福西亚（林地尼城的一部分）
Phocaean 佛西亚人
Phocaeid 佛西依德（佛西斯領地）
Phocian 佛西斯人

Phocis 佛西斯（在中希腊）
Phoebus 飞巴斯
Phoenicia 腓尼基
Phoenician 腓尼基人
Phoenicus 腓尼卡斯
Phoenippus 腓尼配斯
Phormio 福密俄
Photius 福喜阿斯
Phrygia 福里基亚
Phrynichus 福里尼卡斯
Phrynis 福里尼斯
Phthiotis 泰俄提斯
Phyle 菲尔
Phylides 斐利德
Phyrcus 菲尔卡斯
Physca 非斯卡
Phytia 非提亚
Phytodorus 菲托多拉斯
Pieria 彼伊里亚
Pierian 彼伊里亚人
Pierium 彼伊里安
Pilorus 彼洛拉斯
Pindus, Mt. 宾都斯山
Piraeus 庇里犹斯
Pisa 比薩
Pisander (=Peisander) 皮山大
Pisistratus 庇西斯特拉图
Pitana 彼塔那
Pittacus 彼塔卡斯
Plataea 普拉提亚
Plataean 普拉提亚人
Pleistarchus 普雷斯他庫斯
Pleistoanax 普雷斯托安那克斯
Pleistolas 普雷斯托拉斯
Plemmyrium 普利姆密里昂
Pleuron 普利烏隆
Plutarch 普魯塔克
Pnyx 柏尼克斯(雅典民众会議会場)
Polichna (=Polichne) 波利喜那
Polichnistan (Polichnitae)
波利喜那人
Polles 波尔斯
Pollis 波利斯
Polyanthes 波利安提
Polycrates 波利克拉底
Polydamidas 波利达密达
Polydeuces 坡利部賽
Polyzetus, estate of, 波利西图斯庄园
Pontus 本都(卽黑海)
Poseidon 波賽敦(海神)
Poseidium, C. 波賽敦安地角
Poseidonia 波賽敦尼亚
Potamis 波塔密斯
Potidaea 波提狄亚
Potidaean 波提狄亚人
Potidania 波提丹尼亚
Prasiae 普拉西依
Priapus 普賴亚帕斯
Priene 普賴伊尼
Procles 普罗克利
Procne 普罗克尼
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
Pronaean 普罗尼人
Pronnesus 普罗尼撒
Propylaea 普洛匹利亚(雅典卫城正門)
Proschium 普洛斯基姆
Prospitis 普罗斯匹提斯
Prosteas 普罗斯提亚斯
Protesilaus 普罗特西劳斯
Proxenus 普洛克星那斯
Psammetichus 薩美提卡斯
Pteleum 特利安
Ptoeodorus 提奥多拉斯
Ptychia 提歧亚
Pydna 彼得那
Pylos 派娄斯

Pyrasian 彼拉西亚人
Pyrrha 匹剌
Pyrrhicus 匹希卡斯
Pystilus 皮斯提拉斯
Pythaeus 彼太阿斯
Pythangelaus 毕丹基拉
Pythen 匹特恩
Pythes 派多斯
Pythia 彼提亚(即特尔斐)
Pythian 彼提亚的
Pythian games 彼提亚赛会
Pythium 彼提昂 (彼提亚圣地)
Pythodorus 皮索多勒斯
Pyxus 毕克苏斯

R

Ramphias 拉姆斐亚斯
Reggio 勒格俄
Rhegian 利吉姆人
Rhegium 利吉姆
Rheiti 賴提
Rheitus 累都斯
Rhenea 累尼亚
Rhium 賴昂姆
Rhodes 罗得斯
Rhodian 罗得斯人
Rhodope 罗多彼
Rhoetium 累提安
Rhypae 立比

S

Sabylinthus 薩比林修斯
Sacon 薩康
Sadocus 薩多卡斯
Salaethus 薩利修斯
Salaminia 薩拉明尼亚
Salamis 薩拉米
Salanto 薩兰多
Salonika 薩罗尼加
Salynthius 薩林修斯
Samaean 薩米人
Samian 薩摩斯人
Saminthus 薩門修斯
Sanaean 散恩人
Sandius 散第阿斯
Sane 散恩
Santa Maura 圣大-卯剌
Santa Rosa 圣大-洛薩
Sardis 薩第斯
Sargeus 薩基阿斯
Saronic Gulf 薩罗尼灣
Sarte 薩提
Scandia 斯干狄亚
Scapsa 斯卡普薩
Scellias 塞利阿斯
Scheria 社里亚
Sciathos 賽阿塔斯
Scidrus 細得魯斯
Scionaean 賽翁尼人
Scione 賽翁尼
Sciritis 賽克里替斯
Scironides 賽倫尼德
Scirphondas 斯科里封达
Scolus 斯科拉斯
Scombrus 斯康姆布拉斯
Scyllaeum 西里昂
Scylletium 西里庭
Scyros 西罗斯 (島)
Scythia 西徐亚
Scythian 西徐亚人
Segesta 塞吉斯塔 (即厄基斯塔)
Segestaean 塞吉斯塔人
Selinus 栖来那斯
Selinustine (或Selinuntian) 栖来那斯人
Selymbria 塞林布里亚

Sermyle 塞密尔
Sermylia 塞密利亚
Sermylium 塞密利安
Sestos (或 Sestus) 塞斯都斯
Seuthes 撒西斯
Sicania 西堪尼亚
Sicanian 西堪尼亚人
Sicanus 西堪那斯
Sicel 西塞尔人(西西里的土著居民)
Siceliot 西塞利奥特人(西西里的希腊移民)
Sicily 西西里
Sicyon 西息温
Sicyonian 西息温人
Sidussa 息都薩
Sigeum 息基昂
Sikia 塞玻亚
Simonides 西蒙尼德
Simus 息謨斯
Singaean 新迦斯人
Singitic Gulf 新迦斯灣
Singus 新迦斯
Sinope 息諾普
Sintian 星提亚人
Sinus 星那斯
Siphae 西菲
Siphnos 西夫諾斯
Siris 塞立斯
Skapte Hyle 斯卡普特-亥尔
Sitalces 西塔尔西斯
Sithonia 西敦尼亚
Sithonian 西敦尼亚人
Smila 斯迈拉
Socrates 苏格拉底
Sollium 索利安姆
Solocis 索洛西斯
Solon 梭倫
Solus 索罗斯
Solygia 苏力基亚
Solygian Hill 苏力基亚山崗
Sophocles 索福克利
Sostratides 索斯特拉提德
Sparadacus (或 Spardaccus) 斯巴拉达卡斯
Sparta 斯巴达
Spartan 斯巴达人 (軍官阶級的斯巴达人)
Spartolus 斯巴托拉斯
Sphacteria 斯法克特利亚
Sphagia 斯法吉亚
Spiraeum 斯佩里安
Stadia 斯塔狄亚(希腊里)
Stageira 斯塔吉拉
Stages 斯塔基斯
Stagirus 斯塔基拉斯(卽斯塔吉拉)
Stephon 斯梯芬
Stesagoras 斯泰賽哥拉斯
Sthenelaïdas 斯提尼拉伊达
Stolus 斯托拉斯
Strabo 斯特累波
Stratian 斯特拉托斯人
Stratodemus 斯特里托德摩斯
Stratonice 斯特拉乔尼斯
Stratus 斯特拉托斯
Strepsa 斯特累普薩
Stroebus 斯特罗布斯
Strombichides 斯特罗姆比基德
Strombichus 斯特罗姆毕庫斯
Stromboli 斯特隆波里
Strongyle 斯特龙基利
Strophacus 斯特罗法卡斯
Struma 斯特魯瑪
Strymon, R. 斯特賴梦河
Strymonic Gulf 斯特賴梦灣
Styra 斯替拉
Styria 斯替里亚

thranite（三列桨战艦）上排桨手
Thrasicles 色雷西克利
Thrasybulus 色雷西布拉斯
Thrasylus 色雷西拉斯
Thrasymelidas 色雷西密里达
Threa (Thria) 瑟里亚
Thriasian Plain 色利亚平原
Thrius 特利阿斯
Thronium 特洛尼昂
Thucles 修克利斯
Thucydides 修昔底德
Thuria 图利阿（在拉哥尼亚）
Thurian 条立爱人
Thuriat 图里阿人
Thurii 条立爱（在意大利）
Thyamus 泰阿莫斯
Thymochares 泰摩查里斯
Thyreatis 泰里亚替斯
Thyrea 泰里亚
Thyssus 泰苏斯
Tichium 替基昂
Tilataean 替拉提亚人
Timaeus 提米阿斯
Timagoras 提馬哥拉斯
Timanor 提曼諾尔
Timanthes 提曼提斯
Timocrates 提摩克拉底
Timoxenus 提摩森那斯
Tiryns 太林斯
Tisamenus 提撒曼那斯
Tisander 替山达
Tisias 替息阿斯
Tisimachus 替息馬卡斯
Tissaphernes 替薩斐尼
Tleplemus 特雷波利摩斯
Tolmaeus 托尔馬阿斯
Tolmides 托尔密德
Tolophonian 托洛丰尼亚人
Tolophus 托洛法斯
Toronaean 托倫人
Toronaic Gulf 托倫灣
Torone 托倫
Torylaus 托利劳斯
Trachinian 特累启斯人
Trachis 特累启斯
Tragia 特累基亚
Tragilus 特累基拉斯
Treres 特累里斯
Triballi 特里巴利人
Trinacria 特利納克里亚
Triopium 特利奥宾
Triphylia 特里菲利亚
Tripodiscus 特利波第卡斯
Tritaean 特里提亚人
Troad 特罗阿德（卽古代特洛耶領地）
Trojan 特洛耶人
Trojan War 特洛耶战爭
Trogilus 特洛基拉斯
Trotilus 特洛提拉斯
Troy 特洛耶
Trozen 托洛濨
Trozenian 托洛濨人
Tydeus 泰底阿斯
Tyestes 泰厄斯特
Tyndareus 丁达里阿斯
Tyrrhenian 第勒尼安人（卽伊达拉里亚人）
Tyrrhenian Sea 第勒尼安海

U

Ullrich 烏尔立喜
Utica 烏提卡

V

Vardar 发达尔
Vido 微多